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九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十七卷（四）
〔宋〕朱熹撰 〔清〕朱玉輯
蘇州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八年朱玉重刻本 …… 一

象山先生全集六卷
〔宋〕陸九淵撰 傅子雲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金陵周希旦刻本 …… 二七一

撙齋先生緣督集十二卷
〔宋〕曾丰撰 〔明〕曾自明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詹事講刻本 …… 六一四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十七卷（四）

〔宋〕朱熹撰　〔清〕朱玉輯

蘇州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八年朱玉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十一卷》提要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廨皆老屋支拄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爲亢爽可喜意前人爲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爲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爲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爲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爲浼己而不顧焉故足以爲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無不爲已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爲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若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爲記

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紹興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廷中已事而言於連帥方公曰熹爲吏同安得兼治其學事學有師生誦說而經籍弗具學者四來無所業於其間願得撫府所有書以歸使學者得肄習焉公幸哀其愚不以爲不可即日減省少府

用度金錢屬工官撫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熹與諸生既受賜則相與參議所以斂藏守視出內涼暴之禁戒以復于公報皆施行如章熹竊惟公之舉是賜也蓋將以幸教此縣之人而非私於熹之請熹乃幸得以菲薄奉承懼不能稱且無以垂示久遠故敢具刻公所出教而并叙其指意如此揭之以視縣之父兄子弟與學官弟子之有秩於典領者使承公志永永不怠此熹之職守也夏四月丁丑具位謹記

射圃記

同安縣西北門射圃者監鹽稅曹侯沆所爲也紹興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曹侯與予備西北異時寇至常陷西北然則曹侯與予所守者要衝也侯一日與予登城四望慷慨相語曰是不能守吾屬死無處所不可不勉則分背去行所部循勉慰傷愉意吏士士皆感奮爲用侯又曰兵家有之曲道險阨則劒楯利仰高臨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爲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今蜂蟻之屯雖未能傅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殉戎以死亡我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於是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斥以爲射圃袤六十步三分其袤而廣得一焉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已潰去國困不廢閒往射如初侯請予是圃之作吾二人力也衆人不能見將然其以吾二人者爲無事而勤民矣盍記其意以視後予曰諾哉曹侯字德廣武惠王諸孫世將習兵喜文詞通吏事蓋慨然有志於功名者而予新安朱熹仲晦也時爲主簿於此是爲記云

蘇丞相祠記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爲人以爲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時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爲人屬來爲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爲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爲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怵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爲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祠焉而記其意如此以視邑人云

牧齋記

余爲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嘗間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漬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措諸其身也如此則凡所爲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

甚於介矣而有以自得於已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然也豈以儀累者興其志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爲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廪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榘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

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專爲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官寓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一經堂記

紹興二十三年秋七月予來同安明年乃得柯君而與之游相樂也時君以避地邑居教授常百餘人屬予治學事因得引君以自助君行峻不爲苟合由是衆始有所嚴憚至他事亦多賴以濟焉又明年君將反其先人之廬固舊葺壞以居而取揚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者號其燕居曰一經之堂間謁予記之予謝淺學未久文且下將不能有所發明於吾子之意願更屬可者如是非復一再至今年冬予將辭吏以去而君又以爲請既不得辭乃爲之言曰予聞古之所謂學者非他耕且養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經者何也曰將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學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則意誠心正而大學之序推而達之無難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從事於章句誦說

之間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將以爲耕且養者資也夫豈用力於外哉柯君名翰字國材爲人孝謹誠慤介然有以自守於經無不學今將隱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是蓋終身焉則其造詣之極非予所敢量也姑次比是說爲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辛丑新安朱熹記

芸齋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牕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問名於熹熹故爲農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最爲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使學者即事而思之則內外之分定而力之所非不於人之田矣霜露既繁實而食之之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熹言爲然故書以遺之

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五日癸卯新安朱熹書

畏壘菴記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廨署日以隳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爲請於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涉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委巷中垣屋庳下無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賓友有室可以備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藥盆荷之屬又皆列蒔於庭下亦足以娛玩耳目而自適其意焉予獨處其間稍捐外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拚除井竈之役願留者亦無幾人若常時車馬之客與胥吏之有事於官府者則無所爲而來矣客或謂予所以處此庶乎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因名予居曰畏壘之菴自是閉門終日翛然如在深谷之中不自知身之繫官於此既歲滿而不能去也如是又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當自免歸而陳氏謂予記其事曰使後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于此也予惟庚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既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謂凡周所稱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亡是公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考獨周之書辭指經奇有可觀者予是以竊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畀陳氏陳氏世爲醫請予記者名良傑爲人謹篤周慎能通其家學云紹興二十七年夏六月十一日新安朱熹記

恕齋記

溫陵陳君養正讀書之堂同郡呂君少衛榜之曰恕齋而陳君有請於予曰願有記也予故以是往而觀焉則其垣屋位置與夫几案圖書花藥之列無不合其宜得其所蓋飾不過侈而簡不至陋起居便適而視聽無邪眞若幽人逸士之居者雖予亦樂之將爲之記而問其作興端原則曰此吾居第之東榮也凡茲棟宇皆因所改於其舊惟鑿牖以候明嚮焉而爲是室也此亦何所可記顧吾之所以望於夫子者願聞恕之說而盡心焉耳予聞之慨然曰子之志則善矣而非予所敢當也予不佞少從先生長者游嘗竊聞夫恕之說以爲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而已勉而行之又以爲無難也然克己之功未加而蔽於有我之私勝則非惟未嘗不病焉而何敢易言之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用此辭謝不敢有者幾累月陳君請之不置而呂君亦以爲言予不得以終辭也則歷誦前語而詔之曰以是爲記足以不沒乎爲齋之實而亦可見强恕之難矣惟呂君幸以爲不悖於所以名之之意則庶乎其施也二君皆曰善遂書寘齋屋壁間以視陳君且自警也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新安朱某記

存齋記

予吏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游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爲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爲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翳蓬藋而居焉惟夫子爲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於其間皆竊以爲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

其心者于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
今也以是名予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為庶幾焉可矣而
曰必告予以其名之之説則是説也吾子既自知之予又奚以
語吾子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
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
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
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
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
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説吾子以為
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
屋壁庶乎其有以自礪也予不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
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至樂齋記

盤谷傅公客於泉州城東之佛寺闢即其寓舍之西偏治一室
達其南北以為軒窗極爽塏左右圖史自六經而下百家諸子
史氏之記籍與夫騷人墨客之文章外至浮屠老子之書荒虛
誕說詼諧小說種植方藥卜相博奕之數皆以列置無外求者
公於是日俯仰盤礴於其間紬繹羣書而誦之蚤夜不厭人益莫
窺其所用心而公自以為天下之樂無易此者故嘗取歐陽子
之詩以名其室曰至樂之齋而顧謂某曰為我記之某辭謝不
敏不嫺於文字且不敢為膚人誦說而況敢為是耶既公命之
不置某不得終辭乃承命而退推公意所以然者而書之曰人
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
則盡力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
平而氣和沖融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殆無往
而非吾樂也而況載籍所傳上起羲農下至于茲其間聖賢之
行事問學之源與夫非禦大理亂存亡廢興之故包括籠絡靡
不畢具苟涉其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
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佔畢之間以為
事是以吾之至者既扞格而不入於心惟其粗觕而不平者感
而入焉則其間勃然而鬬而怒矣亦何樂之云哉某惟歐陽子
之詩與公之所以取焉者蓋其指略如此因序次以為公齋記
云紹興二十八年閏月癸卯新安朱某記

歸樂堂記

予嘗為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齋相好也其後
予罷歸且五六年病臥田間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
書來訪問繾綣道語舊故如平生雖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

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
休焉子為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
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睠睠軒冕印紱
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芻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
能忘請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為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為樂哉
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宦之所為有不能無愧悔于心者則
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
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鄉予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
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為勢屈以故浮湛選調行年五
十乃登王官然予觀其簿書期會之餘日益無一日不命賓友
從子姪登山臨水弦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幾微留落

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槩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徙倚館宇之邃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在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興時獲從遊於堂上尚能爲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徽廟初爲御史未幾去爲郡江淮間又退而閒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敷文閣待制延平陳公貫爲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

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爲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祠而以書屬熹使記其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爲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載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熹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竊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皆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俯仰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己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

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輒贅一辭於其間且復掇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恐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熹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具位朱熹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營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

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蓋歸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幾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益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務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豪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泉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

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即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况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與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南嶽遊山後記

南嶽唱酬訖於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癸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群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櫧州熹與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櫧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討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莫熹謂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善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於詩哉然而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然則前日一時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熹則又進而言曰前日

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鬱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群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况乎離群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而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詒毋怠於是盡錄贈處諸詩於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丁亥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代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衆職修理乃眷南顧閔茲遠黎其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爲福建轉運副使而付以[illegible]從使

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既承詔奔走即事則與判官臣某爰暨屬僚博詢審訂具以條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逋負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懽喜北向頓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問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黃金其一爲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爲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弛浮議交熾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假并鹽溲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盜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舊制顧以歲出有常困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爲民病歷年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

既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再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數臣等駑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於下誠歡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廢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尚書所下詔旨刻石臺門以諗來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下躬德神聖天運日新其約已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蓋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謝上蔡語錄後記

熹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稿而或者傳去遂錄本於籍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閑暇復爲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寅熹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

崇安建之巖邑故宮師趙清獻公嘗爲之宰故侍讀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德後學仰之舊矣然數十年之間爲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無能表而出之以化於邑者乾道三年今知縣事温陵諸葛侯始至則將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深以兩公之祠未立爲已病於是訪求遺像因新學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訖功命諸生皆入於學躬率丞掾與之釋菜於先聖先師而奠於兩公之室三獻成禮揖諸生而進之曰學則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而其風聲氣俗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惟趙公孝弟慈祥履繩蹈矩爲政有成民之績立朝著蹇諤之風清節至行爲世標表而諸公之所建開也至於胡公聞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

言笑辯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則諸君豈盡知之乎吾求之於此過不自料常欲與諸君相勵以聖賢之事今幸因吾民之餘力校室以修方將日與諸君者從容俯仰乎其間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欲諸君自其近者而達之是以象兩公於此堂也諸君自今以來益亦望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然後精思熟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庶幾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事是則兩公秋澈後來之本意而亦區區平日所望於諸君也諸君豈有意乎諸生皆拜曰諸生不敏敢不敬承夙夜以思無辱先生之誨於是既退而諸葛侯使人以是說走山間屬熹爲之記熹惟今之爲政者罔已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則徒以祿利誘人而納之卑污淺陋之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今諸葛侯於茲邑既新其學而語之以聖賢之事又能尊事兩公俾學者由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賢於今之爲政者而已哉既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以視同志願相與勉焉以無負諸葛侯之教也是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克齋記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爲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爲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爲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爲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謹記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城南五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

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旣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旣而卒不能歸將歿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旣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閭閻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牓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牓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兪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牓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蹤迹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警後且示子孫蓋

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飮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廢修服行之以無忝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旣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敘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味道堂記

武陽何君鎬叔京一日以書來謁熹曰吾先君子辰陽府君少事東平馬公先生受中庸之說服習踐行終身不懈閒嘗牓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亦取夫中庸所謂莫不飮食鮮能知味之云也今不佞旣無以嗣聞斯道惟是朝夕糞除展居恪處不

敢忘先人之志子其爲我記之以告於後之人而鎬也亦得出入覽觀焉庶乎其有以自勵也熹惟何公實先君子太史公同年進士熹不及拜其牀下獨幸得從叔京遊而兄事之因得聞其學行之懿顧雖不德不文不足以稱述傳信然慕仰之深願得託名於其屋壁之間以爲幸因不敢以不能對謹按公諱兌字太和始爲少吏南方會馬公以御史宣慰諸道一見賢之奏取爲屬因授以所聞於程夫子之門者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詳焉旣馬公以言事謫死公歸守其學終身不少變其端己接物發言造事蓋無食息之頃而不惟中庸是依也鄕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於他經亦無所不學而尤盡心於易作集傳若干卷其忠純篤厚之姿廉靜直方之操得於天而成於學克於內而不累於外世之君子莫能知也晚以馬公後書僭

楚斥使遜位之節列上史官宰相惡其分已功遽槩詔獄剟籍投荒而終不自悔以殺其身此其於道眞可謂飲食而知其味矣惜其知之深是以守之固而行之樂行之樂是以益味其腴而弗能去也然公之所謂道者又豈若世之俗儒習見老佛虛無寂滅之說而遂指以爲道也哉考諸公之中庸亦曰五品之民彝而已熹愚不肖誠不足以窺大人君子所存之萬一然竊意其名堂之意有在於是也是以敢備書之以承叔京之命後之君子得以考焉抑叔京之淸夷恬曠不累世紛旣聞道於家庭又取友於四方以益求其所未至其衛訓嗣事而居此堂也可無愧矣今又欲由是益自勵焉是其進之鋭而至之遠其可量哉其可量哉此於法當得附書因并識於此云乾道癸巳二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劉氏墨莊記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淸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於潭溪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日子澄拱而起立言曰淸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八年旣歿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爲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爲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淸之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書郞徐公兢吳公說皆爲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燕居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淸之兄弟保藏增益僅不失墜以至於今然淸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靑紫車馬之間淸之不肖誠竊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丕揚道義之訓甚大惠也熹聞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爲名家所與通書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體爲尤重顧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茲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旣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爲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語與熹所以不敢當之意而敘次之如此嗚呼非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土之所出處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勘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郎中

貴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於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秘書監若簡嚴識大體有傳於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卽其曾孫也諱其字某官至某仕旣不遭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家裕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九年二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盡心堂記

予友范伯崇始仕爲廬陵屬邑主簿不小其官遇事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請其才奏取以代錄事之病不能事者廬陵民素嚚訟治獄者常患不能得其情伯崇旣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捷於下懇惻以稟於上於是小究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官以無事則以暇日葺其聽事之堂而取君子盡心之云者

傍之又大書盤盂之銘於屏上且闢其後爲方丈之室以會友講學焉一日書來曰願有以記此堂而名其室以幸教我且使來者與有聞焉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爲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密其或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崇既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爲未足又取大易電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戒揭於坐右而以蚤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遽喜者哉然猶懼夫學之未至而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纖微之間有所未察則雖欲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不知所以權之故又爲退食燕居之所於其後以便講學此則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然後爲學此言近是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因請命其室曰讀書之室而悉記其本末如此以遺之伯崇家傳正學於道有聞而其小試之効又已孚於上下如此此其所以讀書者必有以異乎人之讀之矣伯崇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汎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未嘗不喜其溫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不足也今一行作吏其所以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計其當官之效宜可以遠過於伯崇者或乃反不能及予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并書之以風當世且以厲來者於無窮伯崇名念德建安人與予有世舊且有連又相好也乾道癸巳二月丁亥新安朱熹記

蘄州教授廳記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蘄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懼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爲己之學庶以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卽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嘆曰學官宜朝夕于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壤焉請於州願得爲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某實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考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躐不隋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

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及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旣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蘄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礱石於堂考前爲是官者得自某人以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爲迂濶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於後蓋非獨使繼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師帥其民者之所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寘題名之首云九年秋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

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蓋主簿之爲職如此而予嘗竊論之以爲縣之治雖狹而於民實甚親主其簿書者秩雖卑而用人之得失其休戚於民實甚重頃今銓曹所領員以百數既不容有所推擇而爲令者又往往私其政不以及其屬是以官多不得其人而人亦不得其職舉天下之縣偶能其官者計百不一二然亦不過能取夫戶租之版而朱墨之耳若其他則固不得而與焉而亦莫或知其職之曠也建陽縣主簿之廨故在縣治西廡下自建炎中火于盜而寓於浮屠之舍距縣且三里所蓋主簿之不得司其局者四十有餘年矣今右通直郎池陽王君某來知縣事則討復焉而未克舉及主簿括蒼葉君某至而尤

以不得蚤夜其職爲憂乃請於縣而卒成之自經始以至迄事凡百餘日爲屋若干楹其費得縣之羨錢五十萬粟斛百凡故地之入於民居者則皆正於舊籍而不之奪也明年葉君以書具本末屬予記予惟王君之不私其政與葉君之能憂其職也則爲推本其所以設官之意并敘其事而書之以告來者俾無曠於其職既又因葉君之請取孔子爲委吏時語名其東偏之室曰當齋其意蓋與此相表裏云乾道九年秋八月辛酉朔新安朱熹記

南劍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𡼏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門其地隆然以高而山臨流背囂塵而挹清曠於處士肄業爲宜中徙縣北源上後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爲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因短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𡼏始至而病焉顧以役學之初未遑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廊廡庖湢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度作重屋于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殿爲因其舊然亦繚以重欄嚴其陛楯而凡像設之不稱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正焉靡金錢蓋四十萬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吾子亦樂聞之儻辱記焉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是則𡼏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爲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爲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爲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

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游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爲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

于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于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摹宏遠
蓋已超軼漢唐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仲山甫
將明之材不能祗承德意若稽古使學校之所以爲教者卓
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學乎
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脩身窮理以成其性
厚其倫之爲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是
則石君所以敷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
爲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宮而
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以養於外而齊其內非徒以誇壯觀
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敷教作人之功於是爲備惜乎所試者小
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
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

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
是歲冬十月庚申劄記

記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飢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
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
民飢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
事里人方幸以不飢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
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
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嚞知府事卽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
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
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飢亂以死無不悅
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禽矣及

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
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
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
籍於府劉侯與予旣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
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
粟積于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
旣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
僥倖廣儲蓄卽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飢則弛半息大侵則
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
皆施行如章旣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眞沈公度繼之劉侯
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
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

毀其役于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于八月爲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玶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兹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

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

而傚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爲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爲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纔老屋數間卑庳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爲勝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爲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爲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席

之下終夕潺潺久而益悲爲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瀵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敘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詩以識其處且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年月日記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峯上蟠
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坌入則咫尺不
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
因作草堂其間牓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
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
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牓之曰南澗以識
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
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
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
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
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

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
齦齶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
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上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
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
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訇應猶
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
當中而下遠望如匹練視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跳𨂍
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
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
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
面勢爲軒窻可坐可臥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
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穀

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
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
山楹前直兩峯峭發傑立下[illegible]石池東起層嶂其脊可耕者數
十畝亦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開也草堂前
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蕙悄蒨岑蔚南峯
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
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
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
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
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
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即谷口
小山其上小平田畦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

入西菴西菴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
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蔽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
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
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坂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
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方丈餘四隤皆嶮削下數百
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
近環合杉翠雲濤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
澗西巖巔之頂曰懷張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
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
巖木氣辛烈可已瘧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
成坎大如栝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聰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
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𡾊崒古木彌覆藤卉蒙絡最爲山

北奇處士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闕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崖下石崖隙下水滴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灌溉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懸崖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遊且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霑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

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櫃所而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不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

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愁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夫冒色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

資政殿大學士建安劉公某居守建康之明年春某月始立明道先生之祠于學而以書走新安之婺源抵熹曰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顧學之雖不能至而心鄉往之及來此邦屬邑有上元者先生少日宦遊處也考之書記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爲多牖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然問諸故老以稽其實則兵革變故之餘風聲氣俗蓋已無復有傳者矣始至慨然即欲奉祠以致吾意使此邦之爲士者

有以興於其學爲吏者有以法於其治爲民者有以不忘於其德不幸歲適大侵救饑之事方急於今乃克成其志以吾子之嘗誦其詩而讀其書也故願請文以記之既而府學教授孫君某沈君某亦以書來中致公意且具道公始之所以焦勞而未及與今之所以暇豫而得爲者其語詳焉熹發書喟然仰而嘆曰尊賢尚德公之志則美矣既富而教公之政則得矣屬筆於我公之意則勤矣雖然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

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哉區區不敏竊願以是承公之命庶幾於公之志先生之學兩有補焉又惟公之忠言大慮既已效於朝廷今雖在外而其所以救菑卹患者又如此其汲汲也則於先生之所存必有深感而默契于中者矣其祠之也豈獨以致其尊賢尚德之意使民不忘而已哉昔夫推公之志而以先生之所以教者教其人使之從事於爲己愛人之實而無虛言躐等之弊是則孫沈二君之任也歟二君勉旃熹於是其有望焉耳矣淳熙三年夏四月丙申

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灋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牓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虙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塡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庋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藏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嘆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

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建安熊君可量爲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於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爲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脩又已數十年矣於是俯仰歎息退而以告於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爲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宦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功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應圖合禮熊君旣以復于其長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列置門棘扁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舊於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廩食弦誦以時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爲尉本以逐捕盜賊爲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爲如何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爲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爲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爲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閻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爲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爲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敬聞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茲役而并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俾刻焉既以厲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爲師弟子而發于此

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拙齋記

臨川太守趙侯景明視事之明年政通人和郡以無事暇日相便坐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前人所爲秋聲齋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而其傾欹庳狹又特甚意欣然樂之因稍易其腐敗撓折之尤者而日居焉閒獨仰而嘆曰是室之陋非予之拙則孰宜居之哉乃更題其牓曰拙齋而以書走武夷謁予記曰吾之拙甚懼不足以爲理吾子因是而予之一言庶乎其有以自警也方是之時予蓋未始得遊於趙侯也然其直諒之操多聞之美則聞有日矣及其爲政於此邦也奉法遵職不作聰明而吏畏民安境內稱治則又聞之而加鄉往焉今也乃於其言而得其志如此則鄉之所聞者於侯抑餘事也誠竊樂聞其說且復自念若予之鄙樸頑鈍蓋有甚於侯者則亦仰而歎曰趙侯所以名其齋者爲足以見其志矣然而非予之拙則亦孰宜記之哉抑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惟理之從極其言則曰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蓋將進此然其所以託名者則已卑矣且猶不輕自信而必求所以警其心焉則其志爲如何哉若予之拙乃其材之不足而何足以語此顧輒自予爲足以記侯之齋者視侯之爲愧亦甚矣雖欲善其辭說其又何以爲觀省之助乎然侯之所以見屬有不可虛者姑亦書此以致予之意焉淳熙丙申冬十月壬申朔新安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于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

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亦眩於內今也既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凊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眞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敝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

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淳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

齊人之禀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

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輅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栻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夔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痺堙鬱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于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

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圮至于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畫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廡外耽耽翼翼不侈不陋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祟本教以修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敬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

政教皆有明瀏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巳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誅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已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

微脩已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已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旣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嘗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已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掞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荊公安石父子勿祀當時皆不果行

者以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啓如掞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係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栻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果時從容獻納自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

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傳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

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耆寅始斥學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謂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謀於侯之意而知所與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書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故國子祭酒九江蕭公之敏中隆興間以選來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不務爲赫赫名人便安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洙師道曰陳公師錫伯脩曰游公酢定夫皆以學行風節有聞於時心獨慨然慕之乃爲之肖象立祠於學旁曰三賢而率邑之學士大夫以及諸生子弟相與拜而奉奠焉邑人熊君克實記其事今刻在石可考也既公去而仕於朝不數年亦爲御史實踐三君子之跡而其忠言至計所以開上心捄時弊別白是非邪正使爲善者有所恃爲惡者有所懼其功又不在三君子之下也出使江東未幾上思其言復召以爲國子祭酒因事獻言鯁切不少變又使湖南以卒卒時貧甚乃至無以爲家於是士大夫相與益高其節而建陽之人亦皆咨嗟惻怛以爲吾前令升之賢其可以追配三君子者無愧也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聞之歎曰吾於蕭公雖不及識其面然竊其名而鄉往之久矣今辱爲邑長於斯而繼其蹟又聞邑人之所以稱誦之者如此其何以致君之意而慰邑人之思哉於是復肖公象以合食於三君子而更其牓曰四賢既成奠之如公祠三賢故事諸生與執事者退皆喟然太息相勉以節義曰異時出身事主無或爲婾阿容悅以愧乎四賢者而負今侯之教也謂予於蕭公有一日之故來請文記之予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如此因以警諸君使毋忘今日之志又以告來者使相與歎慕興起於無窮也姚侯名耆寅其興學聚書以教學者之意已見於予文矣今爲此祠其意尤非苟然者後之君子亦可以觀政於斯焉淳熙己亥二月己酉新安朱熹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書

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於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遊宦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秦灝也旣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始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置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竊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得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

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為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亡疑矣而猶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邪既不得辭乃敘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為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留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即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為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見出沒於雲空烟水之外敬夫

於是顧而嘆曰此非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卒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綣嘆隱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悲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効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於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佚勃然於胷中怳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

南康軍風師壇記

南康軍故無風師壇而寓其祠於社淳熙六年歲在著雍大淵獻權發遣軍事朱熹始按唐開元禮求其地於城之東北得郡人盛宗廢圃廣若袤若囑其租若檄司戶參軍某星子縣尉某奉攻和斯書築壇三成陛四出東為燎壇南為大門而周垣之

畫祀儀於門之東壁而圖其陳列登降之位於西壁經始十一
月某日而成於某日云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為屋東鄉旣諸生以夫子
不南面於禮為不稱乃徙寘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
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員負而
弦誦報響則亦旣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
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
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墾以
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菜焉門觀顯嚴
宮廬宏敞神位清邃祭用畢脩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
棲宿炊爨拚除之須無一不備旣又為之召墾田立僦舍以給

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宮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
顧嘆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
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
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
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
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
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旣無事而非學於其
羣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
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
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
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
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旣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

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為能而莫或知其
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
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
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
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
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亾特民之秉彝
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
以旣書蔣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
者以為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
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竆蓋嘗有意啓兵
萬里為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辦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
壹切治理為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
子亦將有考於斯焉秋九月丙寅具位朱熹記

記

臥龍菴記

臥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三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菴既無有而劉

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而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夐絕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將已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為賦詩以紀其事然菴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為磴而縈紆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為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為吏民祈賽之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彿徙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歲適大旱因榜之曰起亭以為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illegible]蓋已及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西原菴記

予少好佳山水異甚而自中年以來即以病衰不克逞其志于四方獨聞廬阜之奇秀甲天下而畸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意常欲一往遊焉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此山之陽乃間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石奇怪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君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子虛少慷慨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迹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

得西原菴故址于臥龍瀑水之東縛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蓋年逾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旦為予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臥龍以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君獨嘆曰此奇事也相為經紀其事以迄于成兩年之間相見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多君之為人而重歎其既老無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月之朔予既罷郡來宿臥龍君曰臥龍之役夫子既書之矣顧西原獨未有記復能為我書之乎予曰諾哉於是悉次其說俾刻焉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其

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茲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猶章宜春之祠又皆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發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紳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宮爭爲祠室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閒乎命祀也亦曰有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

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憮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爲記以爲學者識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民禮以俟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癸丑縣人朱熹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

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九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璧既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既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既脩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熹竊惟國家教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

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强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脩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爲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埶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黓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宣教郎直祕閣朱熹記

瓊州知樂亭記

瓊管在中州西南萬里鯨波浩淼之外其長吏常以領護隅中

四郡境撫民夷爲職委寄甚重然以其險且遠也朝廷往往不暇擇人冒而往者意或私有所利固不復知所謂承流宣化爲何等事往以其地今爲王土數百年而舊俗未盡革論者因鄙夷之以爲是果不足以與中國之聲教其人益深恥之而未有以雪也淳熙八年今帥守韓侯始以經略使察廉表行州事而天子許之至則爲之正田畝之籍蠲鹽米之征教之以耕耨灌溉之法而紬其官吏之無狀者民業既有經矣然後日爲陳說禮義廉恥之意以開曉之旣又表其從化之民以厲其不率教者出入阡陌勞來不息行之朞年民吏洽和俗以一變化外黎人聞風感慕至有願得供田稅比省民者於是侯亦自喜其政之成而幸其民之不我遠也乃取莊生濠上之語作知樂之亭於放生池上北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爲歲時瞻仰祝延之地且因其使邦人士女嘉辰勝日有所詠歌鼓舞以自樂其得被變化而不愧於王民也間而以書屬予記之予惟韓侯之於此邦其勤至矣不但一亭之作爲可書也然其爲政本末之序則於此亦有可觀者因爲書之以告後人使凡居侯之位而遊於是者必以侯之心爲心又觀於其政而取法焉則庶乎民生日厚民德日新而王化之純無遠邇矣世豈有終不可教之民哉侯名璧字廷玉長樂人世以淸德顯云九年冬十月庚申新安朱熹記

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　年讀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廹代去不克就溫陵曾君祕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爲屋若干楹殿堂門廡師生之舍無一

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既率其諸生以奠菜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巖爲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爲士者雖或負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聞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爲縣以來今數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業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爲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試令於此乃能深以興學化民爲己任其志旣美矣而曾君又嘗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之士其庶幾乎乃爲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休廹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爲爾夫狗區區目前近小

之私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況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術已專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閎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嗚呼是說也曾君蓋亦嘗為二三子言之乎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斅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江南西路轉運司養濟院在隆興府城東崇和門內轉運副使吳郡錢公某之所為而判官嘉禾丘公　毗陵尤公袤之所徙

也豫章為江西一都會地大物衆而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土者又不絕於道路平時通功易事足以相生養獨不幸一旦有疾疢則惸然無所歸求藥與食或無得焉則轉死於溝壑者蓋不知幾何人而有司者莫之知也乾道九年轉運副使吳興芮公煇始有聞而悶焉去之日留私錢百萬以詒後人稱貸貿易收其贏以市藥物給病者淳熙五年列官開封趙公某復以私錢百四十萬買田東關羨合病者又得以食七年錢公寔來而芮公已為吏部侍郎是年春趙公亦以吏部侍郎召趙公知公雅意亦有樂乎此也因亟以書來諗公則移書芮公請所留錢益以己資百三十萬買田長定而又剏為此院延袤崇和兩門之外使病者有以居焉自經始至落成若干日而就凡為門五間堂三間挾以便房中為丈室東庖西圂左右廡各五間壁深三尋脩七尋有半中設巨榻十有八冬加障蔽以禦風寒暑則徹之以涼燠豫修治有工藥石有劑其不可瘳者亦予櫘櫝以葬職掌之人皆賦以祿俾供厥事又專屬僚吏以時行視而課督之蓋三公所捐皆四方之聘幣不以入于家者合之為錢三百七十萬所買三墅為田千有一百十一畝歲入租為穀九百八十二斛有奇其詳則書之牘藏之有司而院之戒令糾禁亦書而揭之堂上既錢公又列其事以聞詔下施行如章而錢公去矣二公雖至周視錢公之所為者而屢歎之然猶以院在門關之外懼夫病者之有所不便於醫藥也乃相門內得故歸德佛舍之廢址而遷焉凡增屋十有八間并得故僧田六頃又市鍾陵潘城兩墅之田七十畝歲收穀三百餘斛錢五萬有奇以充入之蓋自是以來病而無歸者多賴以全活不幸死者亦賴

目而無所憾焉於是臺之羣屬與郡吏之奔走焉者私相與謀因文學掾黃君某述其事來請文以記予時方罷浙東常平事三復其書而竊有愧焉蓋崇寧之制凡安濟坊漏澤園之政皆領屬常平使者其有贓罰非將漕計者之憂也今職其事者或不能及而五君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職之所不必為至出義錢以輔[illegible]之雖其先後來去之不齊而其閔惻之深計慮之遠泯然若出於一人之心而乎自為之其制愈脩而愈密其惠益墍而益厚於以推廣聖朝昭天漏泉之澤於湖山數千百里之外其意既甚美矣而其學道愛人之効又足以警夫職其事而不能然者以興起之其利豈不又甚博哉固不復辭而為書其本末如此既以著夫五君子之成績而自訟以曉當世又以告後之人使知五君子者相為始終十年之間所以成此者之不

易而不敢壞也錢公又嘗奏免顧吉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爲錢千有一百九十七萬九十有奇兩州之人尤歌舞之今以秘閣修撰知婺州事其救饑之政亦爲諸郡最云淳熙十年三月甲戌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記

慈教菴記

金華潘君時錫及其弟某嘗以書來曰吾先公之葬東萊先生旣幸哀而銘之以告于幽矣惟是祠堂之奉旣作而未名將無以著先德于外者敢請于子何如予不及識時君獨觀伯恭父之銘稱其治家嚴整而所以教子孫者甚篤且嘗以書爲予言之伯恭又非輕與人者予是以知時君之爲人乃取晏平仲之言名其所作曰慈教之菴而君之鄕大夫潘公德鄜聞之以爲然則爲之大書以揭焉錫等旣刻之石而又以請曰名菴而有

以發乎先人之志子則有賜於我矣然無詞以著其實其於久遠懼泯沒而不章也願吾子之遂志之將與潘公之書并刻焉以配吾師之言而信吾父於後世子之賜不愈大乎予不得辭則又書本末如此以遺之嗚呼君之子孫旣多且材歲時相與來拜墓下其有以惕然不忘乎父師之訓而益勉乎其遠者大者則斯名之稱其實又豈待予言之而後傳於遠哉淳熙癸卯四月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

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摹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旣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

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頹巳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爲屋三楹位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愨少浮華可與進于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旣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廸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摳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旣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

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于齋者因不获辭而輒爲論著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郡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彌迫洿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撥政和五禮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治未半而願適

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雨師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三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間繚以重垣甃以堅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練時日屬寮吏脩祀號以告于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

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擧行之而郡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

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務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遺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羸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

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暨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既而學之群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

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去詎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多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毆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行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爲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龠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十一年春正月庚戌具位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頴贈宣教郎徐君揆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泉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

事且爲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考其狀既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爲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讀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教其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褒善貶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擊巨姦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庶幾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絕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爲公恨也至於叔穎罵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宅卿捐軀敵營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儀刑音旨之傳於今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稱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

得其三而遺其二又限其日而不使後人復有勉慕企及之思抑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邵侯於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孳孳之意而撤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其人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岐之惑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又可不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絜矩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

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其爲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爲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備而公家無龠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與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狼狽轉死者已藉藉矣予因竊嘆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爲者聽之民益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百斛者爲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而吾子之所建雖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子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隣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

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發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

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殁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為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㡿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盜賊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群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即夷滅無噍類然愿民良族暴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適大侵姦民處處群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為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為請得築倉長灘廡置之旁以便輸者且

為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為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為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為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糲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窶窶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刻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既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盡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昔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為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為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既為是役而予亦為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為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盃酒從容時以相訾謷而訖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為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効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為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

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為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挨之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為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

招賢里大闡羅漢院之社倉新候官大夫周君某之所為而長灘之別貯也始祕閣魏君之築倉於長灘非擇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粟之委於是而藏焉耳故倉之所在極里之東北兩距

西南之境遠或若千里貸者多不便之而是時率常數歲乃一往來則猶未甚以爲苦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來公之總司其發歛之政而以歲貸收息之令從事既爲之更定要束搜剔蠹弊而以時頒焉民已悅於受賜矣周君因益問以因革之宜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說告者且曰自今以往一歲而往來者再則其勞佚之相絕又非前日比矣周君於是白之宋公而更爲此倉以遞遠近之中且令西南境之受粟者即而輸焉來歲遂以遠近分土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既歲得飽食而又無獨遠甚勞之患於是咸德周君而相率來請文以記其成昔予讀周禮旅師遺人之官觀其頒歛之疏數委積之遠邇所以爲之制數者甚詳且密未嘗不嘆古之聖人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其不可及乃如此及今而以是倉之役觀之

則彼其詳且密者亦安知其不有待於歷時之久得人之多而後乃至於此耶因爲之記其本末以爲役之君子或將有考於斯焉周君字居晦好讀書有志當世之務吏事亦精敏絕人不但此爲可書也倉凡二間高若干尺廣若干尺深若干尺始作以某年某月某日越某月某日成用工若干錢若干佐之者里之人某某也十三年丙午歲七月甲午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爲小官即切切然以天下事爲已憂宣和初一日大水犇至幾冒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爲言者公時適爲左史以爲此敵國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論去數歲乃得召還則敵騎已入塞而長驅向闕矣公復慨然聞上內禪之際誠意感通言未及發而大計已決寇圍既退群小方謀挾至尊以不測爲幸免計公又獨扣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寇兵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論而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聲咨人望首召公爲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回所以脩政事攘夷敵者本末甚備蓋方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牧河東宗澤守京城遂將益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宮之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譖以去而不復還矣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德命教此邦謂公之忠義謀略海內有志之士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能道其萬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肖公之象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妥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

記之熹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以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熹喜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郡之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發憤猶復誤有平日之壯心也十二月癸巳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illegible]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
[illegible]初嘗賜勅額其後乃復
[illegible]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餘矣淳熙
[illegible]侯始因舊址列屋數間以故
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
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
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
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
者蘊侯謂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
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
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
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群居講習之所而爲

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
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
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
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
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
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
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
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
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
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
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
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

記夫嶽麓者詳矣確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論說之言
皆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
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
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十四年丁未
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漳州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
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
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
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論
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

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
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爲小而孟子之
意其亦可知也已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靖康
間遊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留种李爲請用事
者欲兵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
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與政帥守希檜意指其過以屬吏會
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
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繇而遂投檄已歸檜聞大怒奪官
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滾滾無非忠臣
孝子之言捨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魄動神竦其在古縣學者
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
訣別正坐拱手瞑目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

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賢者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囘互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二十餘年延平田君澹爲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風厲其學者問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爲記屬予病未及爲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予惟高公孤高之節旣如彼而諸賢崇立之志又如此則予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爲解强起書之辭不逮意林侯試爲刻之陷置祠壁湻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淳熙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爲邑號有難治之名而吾之爲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爲慮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淸激故寓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鬬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爲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爲羞故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爲者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爲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不能無不悅者而今則驩然無與爲異吾嘗困於事之不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爲也吾將更葺

廳事之東參採賓佐屬詠之什而榜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爲我記之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爲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玉之爲此可以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玉之始至坐于堂皇之上則左簿書右法律日夜苦心勞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興民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哉顧其名此乃若專取乎今日之無事而反厭前日之歷事爲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而汝玉未之思耶抑嘗試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粗之間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於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間

循欲從容於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而卒以究夫無彼此精粗之間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間乎予故邦人且汝王予舊也樂其意爲書本末以示來者使於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尚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記

玉山劉氏義學記

始予守南康鄰境德安有宰焉爲政一本儒術甚以惠愛得其民歲饑爲請蠲租而州家不可顧民狼顧相驚有逃去者則亟使人追止之曰所不爲若等力請於州必蠲十七者令寧委印綬去終不忍使若等爲異鄉鬼也民聞是令下爲之感泣復相與扶持而歸衆乃具以情白州若部刺史竟得如約乃已予聞而竊心善之而問其邑里姓名則曰玉山劉侯也南康屬邑有越德安而縣屬者每遣掾史循行則必戒使謁劉侯觀其荒政

所施以爲法於是劉侯之惠不止行其封內而又波及南康之境竟食新民得無流亡殍死者及予將終更乃得納謁劉侯之館而拜賜焉則望其貌聽其言而有以信其爲君子人也後數歲予以事過玉山則劉侯以待次家居復得相見如平生懽一日慨然語予曰吾家本單貧而入仕又甚晚顧無以仁其三族者間嘗割田立屋聊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鄉人之願學者亦許造焉兄弟之間有樂以其貲來助者而吾猶懼其或不繼也則又出新安餘俸爲之發舉居積以佐其費而凡所以完葺丘壟周恤族姻者亦取具焉既已言於吾州而邦君吳侯樂聞之爲之出教刻符以詔吾之子孫使毋違吾志吾子雅知我其爲我記之以告其嗣且學於此者使知有以勉焉予聞而歎曰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池撞鐘舞女

所以自樂其身者唯恐日之不足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也爲州里災害則足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登六品家雖溫而產未能千金顧其所以用心者乃如此是則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前日德安之政不爲無本而豈徒以聲音笑貌爲之矣乃追本其事而記之如此雖然古人之所謂學者豈讀書爲文以干祿利而求溫飽之云哉亦曰明理以脩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而已矣羣居于此者試以此意求諸六經孔孟之言而深思力行之庶其有以不負劉侯之教也劉侯名允迪字德華今以朝奉郎參議沿海制置使軍事云淳熙十有五年秋九月己未新安朱熹記

漳州守臣題名記

漳以下州領軍事唐垂拱二年用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陳元

光奏置領漳浦懷恩二縣而治漳浦開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在舊治南八十里二十九年廢懷恩入漳浦而割泉州龍溪縣來屬天寶元年改漳浦郡乾元二年復爲州大曆十二年又割汀州龍巖來屬正元元年乃更徙治龍溪唐末五季之亂常爲泉州支郡而僞刺史董思安者至以私諱輒改號爲南州我宋乾德四年泉州陳洪進以二州版圖歸王府始詔復故號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一日洪進入朝請吏遂以衛尉寺丞劉援來知州事而五年又割泉之長泰縣以屬焉蓋凡漳之所以爲州其本末之可考者如此其守將則陳公没而爲神今以王封廟食後乃或見或否以至于劉侯而後始有紀焉蓋其聽壁之記本嘉祐中鄭侯偕之所立逮淳熙中火而復刻則又趙侯公綱之爲也紹熙元年假守朱熹至而觀焉則其木理往往龜裂且其所

覃又太頹悉而將無地之可書也乃爲買石延平磐置亭更爲碑禀省文之法以寫舊記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云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今縣令建安劉炳之所爲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弃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爲人英果明决强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書

局後復轉徙州縣沈淪卑冗以没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没遊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宼暴尤劇莽爲丘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跡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爲之慨然永歎以爲先生之遺烈不建於此邪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卽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妄意爲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哀病零落慨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志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壯節亭記

淳熙己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遺迹得故尚書屯田外郞劉公凝之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予惟劉公淸名高節著於當時而聞於後世暫而挹其餘風者猶足以激懦而律貪顧今不幸饋奠無主而其丘墓之寄於此邦者又如此是亦長民者之責也乃爲作小亭於其前立門牆謹扃鑰以限樵牧歲以中春率群吏諸生而祠焉郡之詩人史驥請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適有會於予意因屬友人黃銖大書以揭焉自是以來東西行而過者莫不顧瞻起敬而予亦自以爲茲丘之固且安可以久而不壞矣紹熙三年歲在辛亥予去郡前十年而

今太守章貢曾侯寔來按圖以索其故則門牆亭牓皆已無復存者爲之喟然太息卽日更作門牆築亭其間益爲高厚宏闊以支永久又礲巨石以培其封植名木以廣其蔭求得舊牓復置亭上歲時奉祀一如舊章且割公田十畝以畀旁近能仁僧舍使專奉守爲增葺費而又以予爲嘗經始於此也以書來曰願得一言以記之使後之人知吾二人者所爲拳拳之意而不懈其尊賢尚德之心也斯不亦有補於世教之萬分乎予曰諾哉曾侯名集字致虛學有家法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如此云三年夏五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水玉堂記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既修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居遺址於郡治之東暇日幷騶馭披荊棘而往觀焉問其北壁

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窊然以下者則詩序
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唯是僅存而其他則
皆湮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為之躊躇四顧喟然而嘆曰凝之之
為父道原之為子其高懷勁節有如歐馬蘇黃諸公之所道是
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遊詩書
圖史之盛既有以自適其適而一時遊且官於此邦者亦得以
扣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傾沼平
鞠為權莽而使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躑躅於其上又何其可
悲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垣
而滿之以合於郡圃累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冰玉
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象於其上且間陳忠肅公
之嘗館於是也則又繪其象以侑焉既而所謂是是堂漫浪閣

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既成使人以圖及書來屬予記予惟
異時承乏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克就今披圖考驗尚能憶
其彷彿固喜曾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
以來人心不正行身者以同流合汙為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
已為長策其聞劉氏父子之風不唾而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
如曾侯一以表賢善俗為心而不奪於世習豈可得哉於是既
書其事而遂有以陳令舉騎牛詩語為奇者因并以遺曾侯請
刻堂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紹熙三年秋九月庚午朔日新
安朱熹記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齊安在江淮間最為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
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韓氏尤致
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
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
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為
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
又不足以夸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
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
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為黃陂尉秩滿不
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
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
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舂陵周公惇頤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
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
於遺經遂以其學為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

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
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
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
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
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
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讒毀之於斯時也苟無遺其
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
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祠於學官於以風厲其
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趣舍動其心其孰
能與於此李侯名訦字誠之其為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
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
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紹熙三年秋九月戊子後

新安朱熹記

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光澤縣社倉者縣大夫毗陵張侯訢之所爲也光澤於邵武諸邑最小而僻自張侯之始至則已病夫市里之間民無蓋藏每及春夏之交則常糴貴而食艱也又病夫中下之家當産子者力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則無所於歸而或死於道路也方以其事就邑之隱君子李君呂而謀焉適會連帥趙公亦下崇安建陽社倉之法於屬縣於是張侯乃與李君議略放其意作爲此倉而節縮經營得他用之餘則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夏則損價而糶以平市估冬則增價而糴以備來歲又買民田若干畝籍僧田民田當沒入者若干畝歲收米合三百斛幷入于倉以助民之舉子者如帥司法既又附倉列屋四楹以待道塗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棲託食飲而無暴露迫逐之苦盡其創立規模提挈綱領皆張侯之功而其條畫精明綜理緻密者則李君之力也邑人既蒙其利而歌舞之部使者亦聞其事而加勸獎焉於是張侯樂其志之有成而思有以告來者使勿壞則以書來請記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爲吏者賦斂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何暇此之問哉若張侯者自其先君子而學於安定先生之門則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遺經以痛哭矣及其聞孫遂傳素業以施有政宜其志慮之及此而能委心求助以底于有成也李君於予蓋有講學之舊予每竊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以老而無所遇也今乃特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粗見其毫末是不亦有感夫故予既書張侯之事而又附以予之所感於李君者來者尚有考云紹熙四年春二月丁巳新安朱熹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禀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已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陷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既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櫝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寘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飫而開發焉其役始於紹熙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萬而取諸廪士之贏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焕章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

而總卿詹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捐金以相焉既成因予之友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己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覩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忘滅聞見爲極摯之歸也因爲之記其本末而并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四年癸丑九月甲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貴溪之水其原東出鉛山之分水北出玉山之鎮頭者合爲大溪自弋陽西流逕縣治南少西迺折而北大溪之南有小港焉出縣東南境上西北流至縣治西南乃入于溪居民行客之往來者故以舟楫爲三渡自縣治西南絕大溪者曰中渡當其西流北折之處者曰鱉石小港水落時廣不過百餘尺褰裳可涉霖潦暴至則其深廣往往自倍而亦爲一渡中溪之舟每以是時過港常爲橫波所蕩擊人力不得施鱉石則水觸西崖回怒騰蹙其險爲尤甚故二渡者歲率一再覆溺邑人病之欲爲浮梁以濟久矣而役大費廣無敢唱者今縣大夫建安李君正通至則陰計而默圖之久之迺得縣之餘財八十萬將以屬工而邑之大姓聞之有以鐵爲連環巨絙千五百尺以獻者有捐其林竹十餘里以獻者州家又以米百斛者佐之於是李君乃相大溪二渡之間水平不湍者以爲唯是爲可久遂以紹熙三年六月始事民讙趨之不百日而告成兩崖礱石爲磴道高者五百尺卑者亦居其五之四橋之脩九百尺比舟七十艘且聯木之上下兩時增益焉又維十舟以梁小港作雙縆以旋巨浸於是東西行者暑夏免漂沒之虞秋冬無病涉之歎其功甚大而費皆省甚其規模節畫一出李君主吏工師拱手受成不能有所預也既又留錢五十萬於明遠浮屠氏使自爲質貸而歲輸其贏五一以奉增葺之費明年李君將去乃以書來道邑人之意請予文以記之予惟李君此橋之功百里之人與四方之往來者固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其才之果藝明達用無不宜又非獨此爲可書也姑爲記其本末以告後之君子使知其成之不易者如此相與謹視而時脩之是則李君與其邑人之志也云爾四年九月戊寅既望新安朱熹記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邵陽太守東陽潘侯燾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永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燾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彷彿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茲中春釋奠于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其學也敢謁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發函三復爲之喟然而歎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于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

諸氏以至于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為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於此乃獨深察而致詳焉蓋之明也儻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本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敘其事而并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既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

之志也耶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熹記

浦城縣永利倉記

浦城縣遷陽鎮永利倉者故提舉常平公事黃侯某之所為也聞之故老某年中黃侯以鄉人泰使木道奏立是倉其里中歲時斂散以賑貧乏且使鎮官兼蒞其事行之累年近村之民頗賴其利後以兵亂廢熄無餘歲或不收民輒告病於今若干餘年而吏部之調鎮官猶冀故號也中間知縣丞王君銘覩邑之仁風諸里社倉頗有成効欲取其法以復此倉之舊而議不克合今知縣事括蒼鮑君恭叔之來乃復有請而使者吳興李侯沐深然之於是鮑君得致其役營度故壞給倉若干楹不日告成督卻舊制遂移縣庾之粟若干斛以貯焉夏發以貸冬斂以藏一以淳熙某年社倉制勑從事蓋凡貸之所及者某里某都之人固皆有以望於其後而無復凶年之慮矣其所未及則亦欣然相告曰是倉息滋而藏羨其肯卒遺我哉鮑君聞之以書來告曰邑人之情如此不忍以無記也予觀黃侯當日之權足以制一道而其後為此乃僅足以恤其鄉鄰蓋未嘗不歎其心之仁而病其不廣以今推之則未必其勢之有不能也是安得以今日社倉之法告之哉若李侯鮑君之是役則既足以使黃侯之心愈久而不泯而又能承天子之詔以廣其惠於無窮是皆可書也已獨後之人能推所餘以徧乎其所未及則有未可必者故特為之書其本末而并以告焉庶乎有所考而不忘也

紹熙五年夏四月己酉朝散郎祕閣修撰新權發遣潭州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　公事朱熹記

信州州學大成殿記

紹熙五年秋九月熹自長沙蒙恩召還道過上饒其州學教授嘉興林君某來見請問所以為學之意甚勤與之語知其平日所用力者皆古人為己之學而進則未已也既乃起而言曰此邦學政其弊久矣士子習熟見聞因仍苟陋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且其屋不時脩亦多頹圮而禮殿之壞為尤甚至於象設衣冠位次又皆不如法式某不自料既為之講以所聞幸頗有知鄉方者又將撤其故殿而一新之僅遂有成願得一言以記之且有以進其學者於將來則幸甚熹謝不敏退而問諸邦人則皆曰林君所以教其諸生者有常業而皆本於所謂古人為己之意其於學之庶務則又巨細必親無所漏失故能當此儉歲既廣其弟子之員且什五六而猶有餘力以及此蓋屬役之初首出餐錢以給諸費而漕臺州家亦有助焉諸生之有職

然者又相與捐俸入以相其事庀木工徒之直一毫無所取於民也熹忘憂之比歸而往視焉則其軒楹宏敞堂室觀深先聖鄉明先師西面左右衆賢以次列坐一如今歲奉當所下新制而其冠冕服製應圖合禮取諸監學所有借差器雖近輔名藩鮮有能及之者熹於是蕭然太息益信林君之學有以充其志而力又有以行其學也歲晚還家甫兩休息而林君復以書來曰殺既訖功將以來歲正月丁亥朔旦謁守貳合群吏率諸生而釋菜以落之前日之請願卒有以賜之也熹惟國家稽古命祀而禮先聖先師於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鄉往而幾及之非徒脩其牆屋設其貌象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爲觀美而已也而今之爲吏者於是數者猶有不及求其能如林君之所爲者則既難矣而況欲其仰

體國家之意以身爲率使其學者皆知古人之所以爲學者而心庶幾焉豈不又難矣哉於是爲記其事使刻諸石以厲其徒且使後之君子有以考焉而毋忘林君之志也十二月辛巳朝請郎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學記

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脩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記而其學之師生廸功郎孫庭詢貢士邵機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廢不治自今明府之來即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其費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缺且籍閑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斥長橋儲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爲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爲講論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嚮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携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齋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之內外煥然一新堂涂門廡靡不嚴備象設禮器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其經理興築之緒爲可書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爲吏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材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之悉書之以告來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也予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者又有成効如此故已樂爲之書矣而況其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有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爲已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鬭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則又予之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爲悉記其語使後

之君子有考焉抑高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弁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美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者類能行其所學而皆出於至誠懇惻之意是以言出其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諭說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慶元元年春三月庚申朝請郎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嚞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

之於[illegible]善參問發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
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
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
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俊九劇流殍滿道顧宜
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猶慮夫貸者之不
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
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
繈屬爭先視貸籍無倫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
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
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
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
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畜故積之三十年則

有十年之畜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
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
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
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
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
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
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
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
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
元元年三月庚午既望具位朱熹記

寧菴記

侍講王公病革顧謂其子瀹等曰生之有死如旦之有暮蓋理
之必然也吾幸晚得歸息故廬今又以正終牖下是張子所謂
存吾順事沒吾寧者復何憾哉汝曹亦無過哀但兄弟友恭敬
奉而母力學自立扶植門庭毋爲吾羞足矣語絕而逝諸子泣
奉其教不敢違未幾而公夫人亦不起疾諸子既奉兩柩合塟
白沙石岡之原乃築祠堂齋舍以奉烝嘗居守者而取公遺語
命之曰寧菴買田百餘畝以給菴費輸王租而斂其遺餘以爲
歲時增葺之備間以告予而請記其所以名之意予感王公之
言足以見其所守之正死而後已又嘉伯海昆弟之能遵先志
而不忍忘也因爲書其本末如此云慶元乙卯六月己未新安
朱熹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爲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

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
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科
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而傳於
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
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礱石刻之寘諸郡學講堂之上以族來
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郗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
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顧士
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厲以自見於斯世則亦
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
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非敢以爲夸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
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有相與讀之而
知所矜也予二復其書而爲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

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貴於已者則又未足以議其教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如何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已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

不唯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顧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于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爲如何也

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魏國錄賜告後記

臣熹伏讀故參知政事龔茂良等所記孝宗皇帝褒贈故太學錄魏掞之事三復以還至於感涕竊惟掞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爲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事以至力退近倖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至是越五年矣而眷念不忘咨嗟悶悼錫命追榮至於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其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如何耶後二十年掞之從子誠之始議摹刻制書立石冢上而臣頃嘗待罪史氏偶得茂良等所記因書畀之請并刻焉以丕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厲而亦勸於忠讜云慶元元年九月九日庚寅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朱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卭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爲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

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爲之益置書史合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

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旣開之以古人敎學之意而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淸明純一眞有以爲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

成於七月之戊戌材甓傭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旣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於旁郡之守趙侯伯瑨十二邑之長陳君孤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朔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爲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爲不可卽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尙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儲之涖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庾外爲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卽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

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嗟歎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遺倫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爲之書其本末旣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爲而不肯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

名子游有禮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
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為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
自孔子之沒以至于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
雖以列得從祀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
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宮講堂之
東偏作為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
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
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
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
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荊蠻始得其民而端委
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
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

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
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
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譏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
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
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
民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
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
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
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
已然也耶然今全吳通為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
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
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為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

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
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
洒夫偷懦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
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
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頒位次又改稱吳
公云五年六月甲申具官封朱熹記

祝文

鄉飲舍菜二先師祝文

敢昭告于先師兖國公先師鄒國公朝廷舉遺興禮使郡縣三歲一行鄉飲酒之禮以廸其士子俾莫不精白以祗承明詔某爲縣長吏敢不以時奉行即事之初以禮舍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以公等配

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

一昨朝廷舉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疏亦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今者賓與有日熹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隅聖制周旋揖遜一如舊章即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禮謹修虔告

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書樓之役工告僝功虔舉修梁卜日惟謹敢以釋菜之禮告于先聖先師至聖文宣王惟先聖先師啓廸衆志畀以有成謹告

告護學祠文

書樓之役工告僝功虔舉修梁卜日惟謹是用告于爾神惟爾有神尚祐衆心以相茲事

奉安蘇丞相祠告先聖文

故相蘇公頌同安人也其道學淵深履行純固天下學士大夫之所宗仰而邑子後生聞見單淺弗克究知父兄閔焉用告有司請即學宮歲時奉祠以建遺烈使學者有所興起今既畢事將妥厥靈敢以舍菜之禮告于先聖先師之神謹告

屏弟子員告先聖文

熹不肖昨以布衣諸生推擇爲此縣吏而得參聽其學事而行能寡薄治教不孚所領弟子員有某某者乃爲淫慝之行以溷有司熹竊自惟身不行道無以率礪其人使至於此又不能蚤正刑辟以彈治之則是德刑兩弛而士之不率者終無禁也是故告于先聖先師請正學則恥以明刑夫扑作教刑而二物以收其威固先聖先師學校之政所以遺後世法也惟先聖先師臨之在上熹敢不拜手稽首

奉安蘇丞相祠文

泉人衣冠之盛自國初以至于今其間顯人或至公卿者多矣然而終始大節可考而知則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惟公著節於熙寧登庸於元祐而幅巾謝事偃仰婆娑於紹聖元符之間然則公之所自任於進退出處之間者可謂無所苟矣是蓋將比古之所謂大臣者豈獨泉人數公而已哉今以邑人之意祠公於學即事之始敢布其衷尚饗

奉安蘇丞相畫像文

惟公始終一節出入五朝高風聳乎士林盛烈銘于勳府猥茲故邑實仰餘光悵親炙之無從幸瞻依之有地是用肖德儀於廟院建遺烈於學宮營表方將儀圖聿至式瞻精宇爰宅神棲既協吉於靈辰敢式陳於菲薦尚饗

準赦謁諸廟文

天子郊見上帝蠲事告成還御路門班癸澤於海內以爾神有功於民載在祀典申詔有司以禮報祭臣某不佞奉承明詔敢不奉制幣潔犧牲駿奔走以告祠下惟爾有神尚克膺天子丕顯休命尚饗

請雨謁北山神文

乃者邑民以歲事有謁于君侯君侯過恩賜之吉卜而許以來日故將有以塡撫綏寧之也民其敢不懽欣舞歌以樂神賜吏其敢不潔齊芬苾以拜神休惟風雨水旱癘疫之不時以君侯之不顯威神是震是祓俾無災害則豈惟斯人專美其賜吏亦與免於曠弛之憂惟君侯之留意焉

春祈謁廟文

間者歲比不登民塡溝壑今幸改歲人得以修其畎畝農桑之務惟是雨暘以時俾無水旱螟螣之災則非人力之所能及惟君侯加惠之則幸矣某祗承祀典敢不齋肅明薦以獻以祈

秋賽謁廟文

今茲蕩羅水旱之數宜不得下孰然頗有所收足以慰夫三農之心而供有司之賦者實神有以祐之也不然民饑而死吏之憂豈有所極哉仲冬之月祗循故事以告謝神不敢愛其潔牲醴酒惟不足以答神之賜而豈敢有所祈

辭先聖文

熹祗服厥事于茲五年業荒行隳過咎日積雖逭厥罰曷慊于心辭吏告歸愧仰罔佴謹告

歸新安祭墓文 丙申

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木興懷實勞夢想茲焉展掃悲悼增深所賴宗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下流凡在雲仍畢霑茲蔭酒肴之奠惟告共衷精爽如存尚祈鑒享

又祭告遠祖墓文

維年月日遠孫熹謹率姪某姪孫某等以酒果告于遠祖二十一公制置府君祖妣林氏夫人之墓惟昔顯祖作鎭茲邦闢我後人載祀久遠封塋所寄奉守弗虔宅人有之莫克伸理茲用震怛顯于有司鄉評亦公遂復其舊伐石崇土俾後弗迷卽事之初敢謝其隨謹告

南康謁先聖文

熹蚤以諸生推擇爲吏中遭疾病卽退丘園乃得其耕耨之餘日伏讀先聖先師之遺書夜思晝行不敢以昧陋自棄者二十餘年於此矣誤蒙聖恩假守茲郡懇辭不獲輿曳而來嚮昔所聞庶幾小試而蒲柳之質衰不待年憒眊支離已深不夢之歎大懼弗稱以辱君師祗事之初敢以誠告惟先聖先師之靈實誘其衷使幸不獲罪於其民而蚤遂歸田以終故業則熹不勝幸甚謹告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具位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昨按國朝故事及郡圖經得白鹿洞之遺址於城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之隱居江南李氏因以爲國學及我太宗皇帝又嘗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學者而淪壞日久莽爲丘墟因竊惟念幸以諸生得奉詔條顓以布宣教化爲職顧弗此圖懼速譴戾乃議復立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學其間意庶幾乎先聖先師之傳用以答揚太宗皇帝之光訓鼓篋之始敢率賓佐合師生恭修釋菜之禮以見于先聖以先師兗國公先師鄒國公配尙饗

白鹿洞成告先師文

熹仰稽國典建此學宮鼓篋之初恭修釋菜之禮惟公發揚聖

茲垂敎無窮丕率故常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

鄒國公云惟公命世修業克紹聖傳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啓蒙吝茲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象作廟學宮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臨鑒之謹告

謁故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祠文

惟公忠順勤勞機神明鑒沒而不朽食此江瀆其亦有以相之使民安於下官給於上而熹也早得收其疾病之軀以幸免於娑姿之嘆則公之賜大矣款謁之初敢以誠告

謁李尚書劉屯田祠文

熹猥承人乏假守茲邦祗事之初以禮見于先聖先師而視其學則有公之遺祠在焉仰惟壯節高風夙所欽慕敢不再拜伏謁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惟公之靈尚克臨鑒謹告

告熊孝子墓文

維淳熙六年歲次己亥五月戊午朔具位熹謹遣某致祭于唐故孝子宜春縣丞熊府君之墓熹叨被誤恩假守茲土視事之始考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太中大夫從事中郎二司馬君以及府君之事蓋皆以孝德聞而府君精誠之感獲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然按圖以求其故迹則二司馬君之墓不可知而府君之墓宅學基猶有遺處謹命有司依準敕令禁樵牧其唐朝旌表舊門亦已復請于朝俟報修立而先遣僚吏敬以酒肴之奠卯告此誠尚其英靈來鑒來享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熹舊讀歐陽子廬山高之詩而仰公之名恨生遐僻不得一來仰其山之高而拜公之墓也茲誤上恩畀以邦紱至止之日望于四郊則山屹立千仞者故在而公之荒壟山丘零落殆盡幾無迹之可尋矣乃訪邦之耆老俊彥得公之墓於城西荒郊廢圃之間其不爲耕耨之所及者蓋已無幾因復作爲門垣而亭以表焉又得嘉名於寓士之賢者書而揭之以見公志庶幾嗣而官於是者有以謹其樵牧之禁東西行而過於是者有以興起其剛毅廉退之心蓋不惟有以少慰夙昔鄉往之私亦可以仰稱聖天子所以使之承流宣化之意也工告訖役一奠致誠公而有靈庶其鑒饗謹告

奉安五賢祠文

熹誤膺朝命來守是邦至止之初得拜劉李二公之像於學欽聳高風考觀正論既有以慰夙心者既又咨訪得陶公栗里故居於郡境且知秘丞劉公蓋嘗祿於筦庫而忠肅陳公又嘗辱爲遷民也永惟數公大節清名危言直道遺烈所在千載如生爰始爰謀合享斯室季月之吉神位告成敢合僚吏率諸生以禮告于祠下蘋藻在列誠意感通羣公有靈尚克歆顧

謁廟文

熹抱病田間不堪爲吏久矣聖天子哀憐不忍終棄強畀符竹使爲此邦與民而來亦既視事以衰耗罷軟之資當民貧財匱

之際大懼曠闕無以克當明恩惟神受職明廷以食茲土其疫命吏專責惟均其亦有以相之使民安於下官給於上而熹也亦得收其疾病之軀以歸老故丘則神之賜大矣敢謁之初敢以誠告乞不敢以有所祈謹告

謁社稷文

熹叨被恩除假守茲土載惟社稷民命所依祗率故常拔行封壝用嚴國典式對神休謹告

廣佑廟祈雨文

大王有功德於此土之人苟有雨暘之憂無不禱于大王其禱之也則無不獲答如影響之隨至斯民之心歸之如父母信之如蓍蔡者有年於此矣間者上天降災陽愆陰伏嘉生百物不蒙滋潤熹等乃大遽亂于厥府祠之事罔克專于大王僻陋弗

虔告由熹等而使千里之民田疇涸枯禾稼槁悴今其甚者有若燔灼矣雖亟走群望懇祈備至而雲氣將交旋即解駁焦然不能有膚寸之合秋陽益驕烈烈殊甚物之紫害日以益深若自今以往三日不雨則千里之民所恃以為生者蕩析無餘而無以為食其老弱將轉乎溝壑而死少壯者將散而為賊盜以爭其旦夕之命其禍亂之至豈有所極哉失今不救三日之後大王雖顧而哀之不可拯已故熹等私竊計議以為莫若奔走歸誠請命于大王之祠下大王若哀其迫切赦其前愆有以惠綏之則三日之內熹等齋宿以俟休命三日而不應則是大王終棄絕之熹等退而恐懼以待誅殛不敢復進而禱矣恭惟大王闔闢造化一雨之恩蓋其餘事誠有意哀此千里之民則願亟憂而亟為之熹等之願也拜伏于庭不勝哀鳴懇切之至謹告

廣佑廟謝雨文

天久不雨苗之秀而將實者秋陽暴之日以憔悴田將無以為收人將無以為食大命近止罔或不憂我父子兄弟是用夙夜不遑啟居更相告語奔走羅拜于祠之庭而請命焉君王顧哀昭答如響禱之明日甘澤沛然蕃雨肯零越五六日而未艾崗陵漸潤草木蕃滋孰是嘉生而不豐好德宏施昔恩大澤深夫豈可以言報顧無以自致其拳拳率循故常祗薦蘋藻惟君王降佑歆享則斯人之願也

豐利侯祈雨文

熹多病不才濫尸郡寄修政不德以干陰陽之和自秋以來天久不雨早稻雖已收成而晚田不免告病吁嗟之禱徧于群望

而茄澤未應風日益高氣日益烈雲既合而復離禾既秀而不能有以實也朝兢夕惕不遑啟居惟侯聰明久食茲土雨暘之柄惟厥攸司日者雖已致祠懼或不能蠲潔以進誠意欲躬走納又限符印之守不克以前謹遣其官奔告祠下而熹祗率僚吏拜送于門西望叩頭再拜以請惟侯哀矜賜之一雨以卒終歲之惠則豈惟吏之不良獲免於戾而邦人父子實蒙其休所以報事侯者其敢有懈也

祈雨文

閒以早災奉詔致禱閏月踰時雨不可得稻之早熟者什失八九而吏之所以為禮樂與辭者亦既竭矣欲取水湫淵請祠祀而專力乎人事之備則又念夫稻有晚出而未就者不能無冀幸於萬一於是感歎憤激不能自已躬詣靈湫而冀于有神祠

後與神爲三日之期以聽休命惟神受職帝庭降食茲土以福其人爲事今人之祭如此神若罔聞亦何神哉若三日不雨雨而不周且洽于四封惟天聰明吾恐神之不得安其室神尚聽之毋忽

秋報祝文

春禱秋報國有令典歲雖不登而有司不敢廢亦不敢以怠比者常禱于神神非不加貺于民也直後時而蒙休者淺爾爰陳嘉薦敬修常事神其顧歆益惠我民

祈晴文

東土之民薦罹水旱其幸免於溝壑者捐二麥以救朝夕之急而又相與戮力事農以冀有秋其得失之幾死生係之非常歲比也乃今天雨不休湖水泛濫小麥之未收者亦既折腐不得以食而新苗未立水沒其顛又將無復四成之望吏民憂懼術無所施惟神威靈作鎮茲土其必以頓而哀之祇掃浮陰錫以晴霽則神之惠也民之幸也熹等濫將使指實分頒憂敢不齊祓再拜以請惟神鑒之謹告（西廟云王威神在天降食茲土）

謝晴文

乃者以水潦之災有禱于神蒙神之休開廓氛翳使麥收稻植人得追其滿篝之憂既有日矣熹等敢不躬拜祠下號薦牲酒以答靈貺惟神歆領終此大恩狎以豐年驅其厲鬼俾我民復得以遂其有生之樂則神之賜於茲土爲無窮其食於茲土爲無愧

祈雨文

熹既不德無以媚于上下以召和氣而禍斯人其所以布主恩救民命者固不惟神之依故熹往者嘗輒有請於神而亦既受其賜矣然方是時霖潦之災獨環越百里之間爲然若今之旱則自浙河以東爲州者七無不告病捐瘠之民噂然日有狼顧之憂乃不齊祓奔走以告于神其將安所歸命敢叩祠庭頓顙屏息以俟嘉應惟神幸哀憐之謹告

漳州謁先聖文

維紹興元年歲次庚戌四月甲申朔二十七日庚戌具位朱熹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總髮聞道白首無成茲荷誤恩復叨郡寄涖事之始載見祠廷永念平生恒焉內疚尚蘄啓佑俾度其心毋悖所聞以速大戾謹告

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先師兗國公先師鄒國公熹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垂世作程靡有終極不幸前遭秦火煨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奧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殽亂遲遲千載莫覺其悟惟易一經或嘗正定而熹不敏又嘗考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爲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刊刻布流以曉當世上以具告熹病卧不能拜起謹遣從事敬奉其書以告于先聖先師之廷神靈如在尚鑒此心式相其行萬世幸甚謹告

謁高東溪祠文

惟先生剛方之操鯁切之言一觸險夷至死不變所謂一世之偉人非獨一鄉之善士也熹敬仰高風爲日既久又幸嘗得執筆編列祠事而今日之來獲拜堂下則於懸忍回互之譏若有

慨焉對香瞻慕欽祗陳祠伏惟先生之靈有以鑒之謹告

又謁高東溪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東溪先生高公惟公志節堅高議論英發不容何病至死弗渝顧我頽業舊勞嚮往肇玆明薦庶激懦貪謹告

謁李龍學祠文

紹興之初公在邇列力開和議見忌權臣出守此邦治行亦著竟以讒口去郡臥家人懷其忠建此遺烈熹愚不肖獲奉餘規永惟先人實同聲氣載瞻劍履感慨增深敢薦馨香尚祈昭鑒謹告

謁三賢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唐相國常公四門助教歐陽公高州刺史周公閩自唐世始有華風惟爾三賢實爲首倡稱思未泯延及于玆報事之處吏不敢廢謹告

謁端明侍郎蔡忠惠公祠文

惟公忠言惠政著自中朝筮仕之初嘗屈玆郡歲時雖久稱思未忘厥有遺祠英靈如在熹雖不敏實仰高風涖事之初敬修禮謁謹告

謁崔統領祠文

惟侯忠有報國勇不謀身厥有遺祠英靈如在我來伊始稽率攸常敢薦有觴用伸恒欸謹告

謁諸廟文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分職任功幽顯無間熹奉制勅來撫漳民永惟明靈實同憂寄涖事之始祗款帥祠敢竭愚衷與神爲誓修身奉法節用愛人熹雖至愚不敢不勉陂除疾癘時節雨暘非人所能是乃神職吏有不吏神得而誅神或不神則又奚咎肴羞在列馨香發聞惟神聰明鑒此心曲

謁社稷文

社稷之神實司民命故先王之法以民爲貴社稷次之而牧民者其重不得班焉肆我國家稽古立制使凡爲守令者始至則親謁于其祠所其所以愛民敬神之意厚矣熹恭承聖詔來守此邦式舉舊章尚祈昭鑒謹告

準御位赦祭神文

新天子端命帝庭光臨大寶敷錫海內咸與惟新虔命有司式稽舊典嶽瀆川后若古帝王義士忠臣悉嚴祀事庶臣分土職在布宣奉酹羞致祠下惟神鑒格歆此德馨永佑我民以對休命

赦後祭　祝文

乃季秋辛未天子有事于合宮樂備禮成放祭澤于宇內凡諸祀壇宇之有功於民者悉詔有司潔嚴報享惟王聖德神功賴及萬世至今天下生人有一日之安者皆王之德也邦有彝典敢或不虔仰惟明靈尚其昭鑒

謁修道州三先生祠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　日謹　遣學生廸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體物穆無窮蒙晨既遠孔孟爲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精蘊之原有賾貌象欲覩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毀告

閔然于衷出金少府往佐其功爰俾諸生敬陳一辭先生臨之有赫無斁尚饗

修三閭忠潔侯廟奉安祝文

惟神爲國上謀遭讒放逐行吟憔悴厥有離騷懷沙自沉勇赴玆水遺祠錫號帝有恩書吏情不供神用弗宇乃今修奉亦旣訖功敢餟靈神敢陳椒醑惟神降鑒永奠厥居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後學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眞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玆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兗國公顏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尚饗

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見上帝於泰畤頒慶宇內凡有列於朝者皆得追榮其先以廣孝治故我皇考班通九列而皇妣號比郡封聖澤所加幽顯咸賴熹愚不肖久深不泊之悲祗奉制書從切哀隕

謹以清酌時羞涓日以告伏惟恩靈歆此休命謹告

又焚黃文

日者天子始郊頒慶宇內熹以職秩得從大夫之後故我亡室錫號有加恭奉制書俯仰悼歎惟爾有靈尚克嘉之謹告

又焚黃文

新天子端命帝庭欽承天序敷錫有位咸得追榮其先有司承詔遂以皇考贈中大夫之命來告于第慈顏永隔餘五十年祗對寵光感涕何極謹因祭歲恭奉制書拜手以告而熹不肖繼忝從班大饗之恩復膺錫命肆我皇妣爰及故嬪亦得拔擢並受祭澤絲綸異數行即薦陳尚期恩靈歆荷亡斁謹告

又焚黃文

恭惟先君天賦異質孝友之行足繼前修雅律之文追古作者爵壽弗稱隕於半塗施及後人叨被寵祿追榮七命始列從班而先夫人亦膺顯號厚德之報不其在玆並命帝庭璽封雙檢賁辭褒異視昔有加唯是音容日荒日遠生我勞瘁追養靡從祗奉命書令爵以告涕泗摧咽不知所云尚饗

又焚黃文

君以辛亥郊恩始受大夫妻之號及今饗齎于泰延列而君之號又踰進焉念昔相從惟艱憔悴君能勤力相我實多豈意奠年寵榮俾至君之季子亦初賞延而君不少須是可悲已奉奠致詔君其聽之尚饗

又焚黃文

熹賴遺訓竊位王朝獲被慶恩追榮禰廟亦有年矣比以鉤黨廢錮憂畏過深以故及今始克祗奉命書以告于寢廟惟我皇

考訓視今古弊有遺情陟降如存尚克歆此丕顯休命顧壹裹頌年沒告休使我皇考未躋極品而先夫人亦未克正小君之號浮根之報無復後期永念及茲痛恨何極仰惟慈蔭俯鑒愚衷尚啓後人不日昌大熹瞻望恩靈不勝感慕摧咽之至謹告

贈官告皇考文

往歲天子用事泰壇上帝降歆福祚昭答慶賜之澤覃及萬方中外幽明罔不咸賴請熹名秩有列內朝降以命書賁其禰廟顧念孤藐祿不逮親祗奉明恩益深哀慕茲用齋祓致告寢庭欽惟神靈服此休顯熹雖不肖敢不敬恭惟孝惟忠無或荒墜嗣有褒賜尚克嘉之覆其後人延于永世

第三男授官告家廟文

熹前任煥章閣待制該遇明堂大禮赦恩奏補第三男在已蒙

聖恩授承務郎祗承先訓蒙被賞延餘慶所覃益深永慕

遷居告家廟文

熹罪戾不天幼失所怙祗奉遺訓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沒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皇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攸伸虔告以妥祖考之靈伏惟降鑒永奠厥居垂之子孫世萬無極

致仕告家廟文

維慶元五年歲次己未六月辛酉朔孝孫具位熹敢因時享昭告于祖考之靈熹至愚不肖蒙被先世遺德獲祗祀事五十餘年歲時戰兢罔敢怠忽至于今茲行年七十衰病侵凌筋骸弛廢已蒙聖恩許令致事所有家政當傳子孫而嗣子既亡藐孤孫鑑次當承緒又以年幼未堪跪奠今已定議屬之奉祀而使二子埜在相與佐之俟其成童加冠于首乃躬厥事共時朝廷祭享遣忠或有恩意亦令首及伏惟祖考擁佑顧歆永永亡斁熹不勝大願其諸家務亦當計度區處分屬埜等及諸孫息使有分職以守門戶尋別具告而施行之熹之衰病勢難支久如以恩靈尚延喘息之間猶當黽勉提總大綱不使荒頹以辱先訓伏惟祖考實鑒臨之謹告

告考妣文

孝子具位熹敢昭告于皇考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府君皇妣孺人贈碩人祝氏熹不孝孤露垂六十年不能以時考次先君行實以表于墓迹其所由雖實有待然而怠緩不虔罪已無所逃矣逮今晚暮衰病侵加攷卜之謀始有定論乃克紬繹遺文傳之時事撰成行狀一通粗以發明先君立朝議論本末而皇

妣德範梗槩亦以附書將以請銘于故相退傳益國周公庶幾有以闡揚潛德昭示後來使子子孫孫勸忠勉孝以無忘考妣啓佑丁寧垂裕永久之意繕寫既成先事以告惟是荒塞之餘不無闕漏熹不勝悲切皇懼之至伏惟恩靈如在鑒此哀誠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告

時祭祝文

粤此季秋成物之始藐茲弱質維望以降（胡江反）永念劬勞莫伸報効昊天罔極悲慕何窮謹以云云

歲祭祝文

氣序流易歲律將更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謹以潔牲剛鬣粢盛醴齊祗薦歲事以某人祔食尚享

祭土地文

敢昭告于土地之神仲秋之月萬寶將成叢神之休幸茲遺免
式陳菲薦用以揭虔尚其顧歆永垂庇佑

又祭土地文

熏窮年奔走茲復奠居老幼無虞以及改歲緊神之賴報事敢
忘尚其顧歆永垂覆祐謹告

又祭土地文

維此仲春歲功云始若時昭事敢有弗欽蘋藻雖微庶將誠意
惟神監享永奠厥居

夏云仲夏應期時物暢茂

秋云維此仲秋歲功將就若時報事

冬云維此仲冬歲功告畢若時報事

歲云歲律將更幸茲安吉若時報事(改末句爲介以春祺)

又祭土地文

春日載陽茲惟仲月式陳明薦用格神休尚其顧歆俾我無斁
(氣序徂遷時維仲夏氣序徂遷 仲秋孟秋冬序告中一陽來復)

墓祭文

歲序流易雨露既濡瞻省(舊石改爲載念)封塋不勝哀慕(舊石改爲不勝感念)謹
用清酌時羞祗薦歲事(舊石改爲祗具常事)尚饗

又墓祭文

歲序流易雨露既濡念爾音容不隔泉壤一觴之酹病不能親
諒爾有知尚鑒予意

后土祝文

茲以暮春修祀先壠(舊石改作按行丘壠)惟神保祐樵牧不驚敢薦馨香
式昭報事尚祈鑒享永賴無窮謹告

又后土祝文

茲以春餘有事先壠(唐石等處改爲丘壠)載惟保祐實賴神休式薦肸蠁
尚祈據饗延于永久無有後艱謹告

又謁李龍學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龍學侍郎李公惟此廟學實公所遷
人到于今追頌勞烈矧惟忠慮抑有前聞薦此芳馨豈專報享
謹告

祭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氣溫質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軔蓬蒿至于臨濟學承于家行著于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束修踵門升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簞我瓢我糟我糠或漁于溪或佃于畝水鯉鮮腴藥蔬豐長以是爲養胡考寧康以是爲樂逍遙相羊我心悠悠歲月于荒華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彌彰乃降命書乃賜冠裳乃命典教于杞于桑學徒莘莘儼立成行謦欬未聞眉睫不揚式訛厥心炳其文章作人之功于今靡忘中秘之官典冊是藏公晚而居

至儲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既壽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嗚呼哀哉惟我先君志行文潔有不吾儕一顧不屑而於我公所愛無斁豈面而朋所趣同轍繼息之言屬以其孤公亦見哀不鄙其愚卜兆使藏卜鄰使居擇術使由求田使餔我壯而頑學無所至悔尤已多視公則愧公不訓然欲終誨之其言諄諄夫豈予欺南風之薰草堂晝寂方侍公言遽問公疾公啓手足我不及知遣使饋藥公猶見之謂我當來命延以入我趨適至則已無及袒跣而入哭于寢門淵氷之戒竟莫得聞嗚呼哀哉惟昔治命三公是託屏山傾頹草堂寘漠幸公獨存爛若星辰今亦往矣誰復儀刑嗚呼哀哉人生百年誰則不死公有令名亦既壽祉余而生之全而歸之公實奚憾後人之思嗚呼哀哉尚饗

祭延平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員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昏蔽侯伯聞風擁彗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

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熹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誾誾侃侃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遊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遺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玆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涙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歿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又祭延平李先生文

山頹梁壞歲月不留卽遠有期親賓畢會柳車既飭薤露悽悲
生榮死哀孰不摧某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
在耳嗟瞻繐帟彌切痛傷築室三年莫酬夙志舉觴一慟永訣
終天嗚呼哀哉

祭芸谷文

維乾道五年歲次己丑三月丁巳朔十有四日庚午廸功郎差
充樞密院編修官朱某敢以香茶酒果之奠託友人林用中致
祭于亡友林君師魯之靈惟昔先君與芸齋先生遊而吾師魯
又不鄙某愚暗不遠數百里過我潭溪之上蓋將從容講學以
共進於斯道也顧以姻喪欲留不可自是一別遂訣終天嗚呼
痛哉志長命短如師魯之才之敏乃不克究其業而止於斯吾
徒二三子失良友之助能不隕涕相弔而況高堂垂白又何以

堪此愁苦耶其形疲道遠不能往哭香茗之奠以累同志遵承
先志收拾遺文幷以屬之庶可無憾嗟嗟師魯尚克鑒此而享
之耶嗚呼哀哉

祭魏元履國錄文

人生而材乃克自貴材者亦多鮮或有志猶歎元履才英氣豪
凌空趨遠志節堅高愛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間四達
迨其中歲攷古驗今訂以經術益宏益深聞人之賢若獲於己
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已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遺
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
誰謂落落乃適其歸歸來考槃于澗于陸悽悽之忠永矢弗告
謂當暫猶尋復爲追誰謂一疾而訖於斯嗚呼哀哉念昔交情
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
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
卒歸此心願託譬厲琅琅其音訶佛詆巫考禮正俗舉承靡他
葬父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
亦兄所許行高文卑秪以爲累日月有時潰緜東匆長慟寢門
涕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來飲來食羹羹在門
往寧厥宮沒而不朽君子之終嗚呼哀哉尚饗

祭何叔京知縣文

程氏唱道英材景從逮羅部黨門館一空惟時東平志道誠篤
請擁爰尋甘委秩祿勁節孤忠遭難而發身沒言存孰嗣其烈
侃侃辰州受業于門舉幡報德亦取斥奔抱負弗施退講于家
兄克承之以振厥華惟兄天資高明峻潔斡父承師允蹈遐轍
稽經訂史取友以端悱閫約守惟義之安孝友靜廉不絿不競

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于湘土茲適問塗云胡不淑而隕其軀
兄未病時過我精舍講道論心窮日繼夜既歸而病函以書來
千萬永訣嗚呼痛哉惟兄之明原始反終罔怛于化以病其公
上念母慈下歎德學惹忠極慮諮簡情懇兒子謂予盍銘諸幽
外期永世知德是求若兄之賢實我所畏惟其不能辭則靡愧
嗚呼痛哉昔我來斯兄出迎門雞列豆觴語笑溫溫今我來斯
奠此空尊長號大慟兄臥不聞嗚呼痛哉

祭劉參議文

惟公文足以取高科才足以躋顯仕踐揚中外三十餘年兵蜀
之鄉自樹而今康新之郡由貳而專白首斑衣內既懽於榮養
朱幡早蓋外益講於承宣旋登王畿出參幕府人謂僶俛而不
偶公獨逶迤而泰然方將告休天朝言歸故里棲神乎香火之

玩意乎詩史之編何一疾之弗瘳遽百年之難料悵輀車之
既駕倐丹旐以孤翩行路酸辛知名悼恨而況邦人與邑子孰
不痛心而涕漣嗚呼哀哉熹以孤童早依仁里無所肖似獨荷
知憐登高寫懷每繳紛而近後探囊搜秘或挈攖以爭先以至
發廩勸分築倉移粟既同憂而共喜如合病以齊瘥惟此好之
難忘感餘生而自悼舉空觴而一慟聊永訣乎終天

祭汪尚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姪宣教郎
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于近故端明殿學
士尚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材高
一世而不自以爲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爲得位高聲重而不
自以爲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

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渟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
而獨立中委棄於諸侯實天脫其羈馽迨壯歲之來歸曰良時
之儻吾及曾墨突之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泊東閩而西蜀亘萬
里而周流騰茂實而愈偉胥神聖之訪求既銓綜於天官又潤
色乎皇猷謂朝夕之疇咨即進陪於廟謀何儇媚之狡天獻功
利之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姦而塱絕事乃謬而不然吾何
爲乎茲列寧隱屏而就閒彈長鋏之遐蹤粵退司於閒館遂遁
反乎丘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而寄懷若與
世乎無心衆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爲有憂之深伊有
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民之咸喜胡彼
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慭遺忽堂堂而逝去與殄瘁之悲詩
熹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誨之殊常始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老

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鄙訶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逖聞於
訃告悵失聲而永號巾素車以即路越閩嶺之崇高行踽踽而
京京孰有如予心之鬱陶跽陳詞而侑奠痛人師之難遭

祭　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九月癸卯朔十六日戊午宣教郎朱某
敢以酒肴之奠告於　太夫人　氏靈筵曰我昔貧病掩關自
休有來自東而辱與遊既往既來十年頓久義篤情親謂我兄
友我相其流以泌其源曰是世德抑母之賢惟母之賢聘于名
族婉德清門慈祥雍睦成其二子學古行修左右致孝色思其
柔顧我者誰曰實其季適翻以翔遽以憂蹶我聞其喪爲歎失
聲孰勤斯誨弗俾其榮往吊不能且悲且愧千里緘辭相此一
酹嗚呼哀哉

祭柯國材文

維淳熙四年二月辛未朔且新安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于近
故柯君國材老丈之靈俗弊道衰士鮮知學東書不觀遊談燕
樂有不其然剽掠爲工乘時射利莫反其躬孰能知君苦心刻
意探討之勤白首不置弗榮于祿弗媚于時自信之篤死生莫
移余少之時試吏君里實始識君敬慕與起致君序室以表後
生弦誦洋洋德義振聲聞焉　反復講評匪同而和肺腑以
傾自茲一別遂隔死生何遽至此　惟君之德剛毅近
仁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居今行古勇莫能奪行行之名不肖所
怛哀哉已矣無復斯人緘辭千里寄此酸辛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

祭姚式文

嗚呼蒼蠅之營然唯子之默然讒利之囂然雅子之澹然貌甚
臞兮病已甚不復與兮歸其全我之來兮問子賢一臂交兮失
九泉念官昔兮若蟬聯從子零兮具此筵

祭吳梅叔文

維君學造深微行嚴繩約交朋友盡切偲之義處兄弟竭怡怡
之歡脫儷芬榮玩心道要方日新而未已遽川逝而不留痛久
辱遊從多蒙規益睽離雖久書疏鼎來忽聞不淑之音實隕無
從之涕屬纊弗愨違寓莫殷莫獲長言以詠潛德臨風一慟永
訣終天

祭劉共父樞密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從表弟宣教
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朱熹敢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

近故建康留守觀文殿學士彭城劉公之靈嗚呼哀哉天胡付
公以瑰奇俊偉之材而不幷假以耆艾期耄之壽胡位公以樞
機藩屏之重而不遂畀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
無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喪皆
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落者也
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嵬科退而自保弗競弗譁屈首
受書與學于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覽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
綢繆訏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渝試以郡紱受鉞
于南荊碩踣閩　熙摩哀恫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
三年鄉曾其風帝曰來歸才秉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
其庸帝慮以聰張磔宏綱塞絕倖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
兩鎮威惲恩漸遊嬉于堂遽哭于苦恩詔起之有棘其驍公司
弗承帝懿其孝曰究汝哀來覲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
于潭亦顯其功乃還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起坐咨方略
既張惠術四施曾是流革化爲克肥帝嘉乃勳加勞進律倚毗
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爲罷朝悼此良弼嗚呼
哀哉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鄙我勸導有加公姿懿鴻我性
䝉瞶豈無異同卒莫疵瑕自公進爲論議慷慨實始斯公高明
光大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迫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
所難幷以誨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闌干還坐以思慨其
永歎念昔帝師爲國死義亟傳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亦豈
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衆咸謂公當訖外庸入贊皇極不蚤
庶工發賢屏姦復壇攘戎內繼祖考畢其餘忠天胡難諶而止
於此邪交變衆正心死矧予之衰竊究終始顧言思公曷其

有已嗚呼哀哉昔誦離騷哭公觴兮今拜以哭酹公堂兮私情
公義兩怛傷兮神靈不昧尙克祭予之衷腸兮嗚呼哀哉尙饗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喪迨茲半期殄瘁之嘆雖久彌新日月有期
佳城將啓惟將親故罔不悼傷矧予孤生旁託恩契道義期許
晚而益親臨絕之音尙所感民厚其爲感惻豈獨常情迫此詔除
懇辭未獲義當引道以俟報聞凡公誨言昭已遵奉倘未即死
尙圖厥終輀車之行不追祖送敢持薄奠以訣終天倥傯悲哀
言無次叙惟公精爽克鑒此心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謹遣男埜門人林允中略具酒肴之奠敬奉
熹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銘章藁告于近故留守觀文樞

密彭城劉公靈几之前曰在昔歲秋公病欲絕自力爲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讎恥未雪冢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遺胄豈碑未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靡貫在列謂我教之宅庶幾謂字書方嚴詞氣凜冽是豈死人而有斯說三復悲號心膂貴徹聞公是日三餔并折拜疏于言忠憤身洩我雖不武實仰奇節生既人英死當鬼傑又惟公家忠孝閥閱紀德銘功孰付時哲公命不亂曷敢凡劣詎以孤生幼罹禍尊棠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略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敘次銷列屬其來西贖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達薦陳之如聽予決想像兩公感涕摧咽顧念滯留崛土羈紲莫祖嗣人講貫剛切以此負公一飯再噎頃爲迎師寄此筆舌此間授受稍契磁鐵尚其不厭督久而悅盡掃童心罔蹈非轍彼齊彼孺悉藉提挈卒大公門綏此憂假山鄖往酹野蔌并設老淚如傾遠寄清血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敬夫殿撰文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群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屬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櫧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公牧于南我遯巖巔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遄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覩于時神理或備提疾雖微已兄深念兩遺問訊閱月而歸叩兩發書敦叱欽歎將友會于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會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繊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乎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爲報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于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

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胥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恭雖隱顯之或殊實貽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遂其心兮亦見蹙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

石曾也傷哉吾道之窮乎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
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
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倘陰有以䘏乎之志也嗚呼哀哉

祭鄭自明文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
時俯仰徇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
諤偉哉自明之爲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群忽見秋天之一鶚
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人主之前則直
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
峣峣嶽嶽明主所爲虛心而嘉嘆羣公所爲變容而駭愕善類
所爲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爲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爲人稟
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怍者也

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悲者喜而喜者
悲紛變乎之交錯嗚呼哀哉若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
義日親逮上饒之草次語肯分而更傑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
一長而自足學今兹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乎心之悃款實
千載以爲期書適往而訃來噭然號其焉及哦殄瘁之悲詩坐
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聊陳情於一酹詞
與淚而俱揚嗚呼哀哉尙饗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
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
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
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
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遂以
辭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
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逝乎辭官而
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
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盍嘆歲以索
居倦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衰屬者乃聞兄
病在床亟函書而問訊并裒藥而携將會往使之未返何來音
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兹之歲非
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歷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
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
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情昏孰泄予哀一慟
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祭黃尙書文

大道既隱澆風日熾氣鍾于人鮮克全粹習而益遠輕肆苟偷
言如可重考行則羞猗歟我公受材特異不假修爲黙與道契
端莊靜一終日欽欽不動而敬神保是臨賓于王庭昌言大對
肅弗順隨久斥于外覲歸獻納正笏垂紳時而後發一言萬鈞
闈闥省曹侃侃禁闥權倖傾之心摧氣奪孝慈都懈未返北征
引經抗疏罷宴請行帝嘉其忠衆服其勇咸惜公行係國輕重
公皆老矣茲復告歸祖帳東門觀者歔欷公在故鄉恂恂翼翼
士大高仰遠邇承式帝曰懷哉耆學之賢乃詔乃訪加璧以先
公拜曰都此帝之德盡言不隱是乃臣職公年雖高不杖不扶
謂當復起駟馬安車一病踰年竟以喪告疏有遺忠當宁震悼
嗚呼哀哉熹以晚學獲游公門望公容貌鄙寬薄敦惟其㗋輕

弗克持久公不鄙焉憮接加厚去歲之春入拜公堂公時已病
去不剛疆正冠肅容不異平日端拱立談教告諄悉豈謂此別
遂隔死生聞訃欲往竹符是縶寫哀陳辭漬綿走酹想像德容
恍若聽對顧惟媮惰不克其躬永言疇昔以此負公

又祭黃尙書文

己亥之春拜公床下嘗辱面命先德是銘自惟晚生弗克堪此
懇辭未獲而公永歸官守拘牽莫追弔哭寓觴一奠無所復辭
於是强顔勉爲叙次卑鄙進越既畢且懇今奉以來怵目陳薦
永惟疇昔慨想音容德盛禮恭不以病懈任重道遠何愧昔人
今茲之亡寧復可見殄瘁之痛豈以其私惟其榛蕪卒無以稱
公靈不昧尚鑒厥衷

祭詹淑人文

熹來會公葬問含修容乃聞夫人遽亦蔑逝其爲駭愕良不自
勝恭惟夫人克有令德作配君子賓敬齊莊化被閨門怡愉肅
穆胡不眉壽以永德聲兩殯在堂行道悽惻一觴奉奠少見鄙
誠敬想淑靈諒垂歆鑒

祭呂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
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
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
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
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
呼伯恭有著述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
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
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
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
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欿然而未
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渟豈澄清
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
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
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
則鴻羽之儀造膝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
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專施何遭時之不遂遽
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開逍遥以曳杖恍
沂上之風雩衆咸壽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
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

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
義綢繆粤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
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若騰陵而
有約豈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懔訃車而偕至考日月
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
耶旣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開尚前言之可
踐嗚呼哀哉尙饗

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于亡妹五十六娘之靈昔妹之亡也
康郡綴病弗及療斂弗克臨歸來撫棺一慟永訣今茲窀穸已
復有期輒具酒肴來哭爾殯兄及老幼共此一哀惟爾有靈尚
其歆享嗚呼痛哉

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辰具位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于近故休齋先生仲佑叅議陳公之靈熹少日遊宦苃貧公遊於泉漳之間蒙公愛予誘掖甚厚其後別去幾三十年而去歲之冬復得見公相與開懷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衰為我置酒談經論義篇什間作亹亹不倦用與追遊蓮華九日京峯鳳凰雲臺之間晝則聯車夜則對榻觀公起居食飲叫呼談噱皆有非後生所能及者謂公壽考宜未艾也然我之還公復載酒餞我洛陽則摻袂分携潸然出涕而有此會難又之悲矣醉中別去慘然不樂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訂而今而後不復得遂此願矣緘詞千里寄此一觴尚惟精爽聽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許順之文

維淳熙十二年四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謹以香茶及賻幣一匹奠于故友許君順之之靈我官同安諸生相從遊者多矣其恬淡靖退無物欲之累未有如順之者也歲予秩滿相與俱歸不以千里為遠其後別去二十餘年中間相見不過一再前歲雲臺一別匆匆未及究其所欲言不意君之遂至此也聞訃悽惺寓此一哀君其有靈尚克鑒此尚饗

祭劉平父文

惟我少日來託君家君時未齔蘭茁其芽誦書琅然意氣英發見者歎嗟謂即聞達逮其冠歲甫蒞一官兩除莫府再值省員世路威夷恥役自聊婆娑林丘始適于懷疏泉成沼種樹著行館宇逶延淵𥧲青蒼穠春素秋風朝月夕把酒哦詩情高意遠流光荏苒素髮星鮮人為君屈君獨超然恨山不高惜水不廣勝日籃輿翩然獨往行樂餘功燕及里閭拊腹宴笑兒女呶呶校考書勞豈惜肉食胡不百年享此休逸一病遠蒂百藥其瘳神理杳冥孰訊厥由親友駿奔行道洒涕矧我於君情實兄弟蓋自卜居餘四十年豈無他人合散風煙惟我與君俱不諧偶跧伏窮山別希會久中念恩契申以昏姻逮茲晚歲情義益親方從君遊遽問君疾代君發棠君詔諄悉何意一朝隻影躊躇扶疾哭君幾不自還一奠殯門酹單餞薄雖此哀誠庶通冥漠嗚呼哀哉

祭陳福公文

惟公德在生民功書信史大節昭然善終善始中興輔相比立豪英曰文曰武各以其名孰如我公道全德備莫得而名緊名之至[墨釘]亦弗自知惟誠惟一衆善畢臻去於見聞以多為富公無不窺不以恃著士於詞章以麗為精公無不能弗以文稱匪清匪濁不戾不惡和不至流廉不至劌論無苟異亦無必同溫溫其教坦坦其恭執法於中不專為直大姦既除國論斯一承流於外不一於寬苛嬈不作閭里自安中坐廟堂宏綱是總于德既修民聽不答從容一言援佞移罷矛納其忠人服其勇晚而告休稅駕還納安車駟馬歸卧里門進不出位退不忘君垣屋雖卑德義日尊羣行兼融尚不勝紀公亦何心有此全美惟其不有道則彌光兩宮之眷四海之望謂當百年再登承弼率惠我民永綏王國云胡不淑奄忽長終臨卒之言不忘

敎忠嗚呼哀哉我從公遊出入三紀晩途間闊遂託知己千里訃至一觴薦誠想公如在酒淚同傾嗚呼哀哉

祭詹侍郎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十有一日癸亥具位朱熹謹致奠于近故經略閣學侍郎詹公之靈嗚呼世之學者衆矣其所以爲學者類不過出入乎口耳之間求其篤志力行以期入乎聖賢之域者則鮮矣惟公粹美之資得於天稟孜孜問學樂善不倦其尊聞行知之效見於日用之間者在家在邦隨事可紀蓋一本於中和而行之以慈恕信乎所謂志於仁而無惡者矣晩登從班出鎭南服急於救弊以緩其民故不暇計百全之利而其害有出於意慮之外者上雖不獲已於積毀之言然暫謫而亟還之則旣有以知公之無罪矣衆亦咸謂商度財利鈎校米鹽本非所以煩儒學老成之士莫不冀公之復起而有以卒究其所學之蘊也不謂歸未及門而遽以病告稅駕未幾而遂至於不起此則有志於學者所以歎息流涕而遺恨於無窮也熹辱知惟舊蒙念亦深聞訃踰年一奠莫致其爲愧負蓋不勝言緘詞寓哀尚祈鑒享嗚呼哀哉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塗家非不足而此老不渝其樂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後而唯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顧世之毀譽而唯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是以其躬行之效內則孝友著於家庭外則仁義信於朋友以至於州閭鄕黨莫不高其峻潔畏其嚴正而不敢以非義加焉雖世之賢士大夫知之者比肩頡未有能引而致之要路之津使試其學以及於人而遂奄然以沒于地也嗚呼哀哉熹愚不肖辱知最深申以婚姻情義愈篤回風聞訃悲不自勝酹此一觴千古永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子澄文

維年庚戌歲　月　朔二十六日　具位朱熹謹致祭于亡友子澄劉兄袁州使君之靈嗚呼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純篤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閭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閑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孜孜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汚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罪於衆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齎志以沒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晩益親然而解袂江幾忽焉十載屢卜再會卒焉無期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而病哀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洒交流尚幸楊兄昔同遊好屬其一酹足寄此心嗚呼子澄其尙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尚饗

祭潘左司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二十有八日庚辰具位朱熹謹致奠于近故太平興國左司使君契丈潘公之靈竊謂論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行者政事之才或未必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醇就使能兼二者之長則於去就出處之大

節又或未必能無所愧也惟公文學之華行義之實既有以成於身而信於友及其典州郡殿藩服則其聰明仁愛精審持重所以惠吏民而讐姦暴者又卓然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爰及晚歲羸疾臥家懇避詔除引義慷慨是其見幾之明守道之固應變從容不可回撓又足以關讒慝之口而奪之氣嗚呼是亦可謂志力之備德業之全而無愧於爲人矣謂當復起及此聖朝卒究所施以慰士論何其奄忽遽即夜臺凡在聞知莫不傷悼况熹不敏辱知最深書疏相尋問遺勤勉勤懇之至久而不忘聞訃失聲涕貫心折顧以衰病復窘王程遝此踰年始克布奠鄉風引首悲恨交并惟公不亡鑒此誠意嗚呼哀哉

祭劉子禮文

從表具位朱熹謹以清酌時羞奠于近故劉君子禮六十七兄

之靈曰自我少日託昏高門得從兄遊於今五十年矣每竊見兄志氣堅彊色莊言厲論議英發滾滾不窮而臨事應變從容裁處不動聲氣目無全牛未嘗不歎其英邁闊達老大多材真有刑君先生之遺風意其必當出應時須以世前烈豈謂中歲事多不諧一旦慨然謝去場屋少肆餘力誅草淮鄉數年之間亦有成緒而兄好義周急不問戚疏肥馬輕裘視猶涕唾遂散其積儲然歸憩止玉山愛其山川之秀風俗之美遊從之盛則遂求田問舍而定居焉曾未幾時遽以病臥易簀之旦神守泰然徧告親朋千萬永訣不亂謂我幅紙丁寧筆勢佹昂亡異平日趣車來止我病亦衰把書長號不能自已嗚呼痛哉以兄之才終以不遇而止於此豈非天乎昏怠支離未能亟往拊棺大慟以發一哀又聞佳城亦既將卜祖奠之日近不踰旬走使緘詞遠寄一尊忽焉精爽如在日前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酹于亡友敬夫侍講左司張公曾兄城南之祠昔從公遊登高望遠指顧茲土水竹之間謂予肯來相與卒歲予以懷土顧謝不能其後聞公開繫亭沼帶經倚狀日遊其間寫景賦詩辱以寄我寂寥短韻幾篇在吟於今幾何歲月奔逝我復來此白髮蒼顏追懷舊遊碩步涕落未具宿草姑即遺祠玉色金聲恍如對接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祭張魏公墓文

惟公功在社稷澤在生民上比列星多歷年所英靈陟降千古如存曰有遺丘乃寄茲土熹夙深宗慕亦謬知憐茲幸分符獲忝守奉瞻言墉首僃奠英靈尚此一觴諒蒙昭鑒

祭南軒墓文

惟公闡道之資聞道最早發揮事業達于家邦中歲閑居益求其志鶴鳴子和朋簪四來我時自閩亦云戾止更互切磨群疑乃亡厥今幾何俯仰一世公逝既久我老益衰何意重來循撫陳迹蕪莚旁蔓拱木荒涼餘魄散亡音徽莫紹世道之感平生之懷交切于中有涕橫落欲推公志據舊圖新衆允未孚唯以告愧一觴往酹并寄此情公乎不忘起聽我語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從孫具位熹敢昭告于故五十六叔祖父奉使直閣府君故五十六叔祖母恭人王氏之墓惟昔吾祖德澔弗升施及後人克濟其美公仗漢節立哭朔庭白首來歸無所汙涅而熹先子亦翔天朝適以

此特遣鐫去國死生契闊遂以終天今四十年矣復來此無所
肖似龍趺橫加能薄幸多仰愧前烈恭惟明詔全節是襃顯弟
乳然亦沾祿仕嚮望封關來拜公祠惟公不亡歆此誠意尚饗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故三叔父崇仁府君故三叔母安人丁氏之墓昔拜叔父于雩
之川粤既南歸遂不復見及拜叔母于帝之鄉告違未幾即以
訃告今復來此雙冢莪然微弟之賢孰襄此事既被先澤行矣
官榮尚與後人無忘嗣慶一觴所酹林長草豐尊靈不亡歆此
誠意尚饗

祭趙丞相文

嗚呼惟公天賦中和家傳忠孝愛君憂國懇懇不忘進秉樞機
適逢變故稟承慈訓援立聖明計定一時功垂萬世夫何不幸

乃困煩言適此退閑忽聞遠役衝風冒雪千里于征行未及休
病遂不起赴車所暨痛憤惟均白叟黃童與言出涕矧予衰鄙
素辱知憐推挽彌縫期於國定何悟反覆接踵言歸我罪未詳
公行先邁臨風一慟雞絮是將精爽如存尚識茲意嗚呼哀哉
尚饗

祭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于內
弟吉州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於便
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
憂予益深有味乎其言如接欬談之適也既又覩其字畫謹好
詞氣安閑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爲喜蓋初不聞
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會君無棣使以書來乃言吾弟
此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嗚呼哀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
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亡
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其年卒
其舊學更相勉厲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緘詞往酹悲
不能文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呼哀哉

祭蔡季通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癸巳新安朱熹竊聞
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羈旅之櫬遠自舂陵言歸故里謹以
家饌隻雞斗酒酹于柩前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蔡季通文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兄
季通輀車祖載將就窀穸門餘素車往助執紼而迫日大病遂

不能前謹遣男埜奉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行也哭而送之
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
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西山之顛
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
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又不能扶曳病驅以視君之反此真
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祭黃子厚文

維慶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己丑雲谷老人朱熹謹遣男埜奉
酒茗之奠告于亡友穀城隱君子厚黃廿八兄之靈曰嗚呼哀
哉與君相逢俱十五六夜諷同聲朝嬉竟逐尋各壯長居又卜
鄰講藝論文笑語日親兄才甚高俯睨一世顧獨謂余許以並
學泛其中間合散不常倏然兩翁顏衰鬢蒼我行既艱歸以病

歷兄老一丘亦困羣吠念昔兄言凡茲並遊雖我與君庶其後凋亦既有徵誹可長保此外悠悠置勿復道孰謂茲今兄去而先邁是一老顧影子然欲往哭兄炙雞絮酒足曳弗前目斷門柳兄雖已矣其存則長流傳滿世傑耆名章兄學有徒願勤收拾庶幾成編追配驂什唯其清苦絕去媮薰誰其知之後世子雲我論有疑亦誒兄決今則已夫琴破弦絕嗚呼哀哉尚饗

祭方伯謨文

嗚呼痛哉久此爲病聞君之訃不能往哭東望涕零又以悲悼之深未暇爲文以侑此奠惟君之行未能悉述英靈炳然當識此意嗚呼痛哉

朱文公序文全集卷九

碑

靜江府虞帝廟碑 廟故有舜亭碑及唐武后象皆斥去之

靜江府故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皇澤之灣蓋莫詳其始所自立而有唐世刻詞在焉有宋淳熙二年春二月今直秘閣張侯栻始行府事奉奠進謁仰視棟宇傾墊弗支圖象錯陳遊以淫厲則竦然曰帝德在人其神在天威靈所加無有遠邇降祠茲土毋有故常而因陋踵訛以至于此弗圖弗華其實懼焉已事則命撤而新之時又方按國典毀諸旁祀不如法者因悉致其美材文石以奉茲役作治逾時訖事以告門觀嚴顯雁雜遠屏外朝內寢惟帝及二妃之神恭已南面儼然臨之秋七月癸未侯率其僚奉承牢醴俯伏灌薦以妥皇靈肸蠁既通拜手言曰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義禮智父子君臣爰及昆弟夫婦朋友是曰天敘民所秉彝失之毫分寄壤易位惟帝躬聖誠明自然慈孝于家仁敬于邦友弟刑妻取人與善從容鉅細各極其極如規之圓如矩之方使凡天下後世之爲人倫者莫不取則高明博厚化育並流孰是遐陬敢私其施惟蒼梧野謂帝所藏寅緣此邦獲恭明祀茲率羣吏嬰於新宮務穆威神不仁者遠敢不再拜稽首惟帝之神賁臨照之於是三獻成禮神人決和吏民駿奔咏嘆興起合辭懇請願著石章俾來謂辭以詔無極熹竊惟帝之所以配天立極法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而傳記所稱南巡不反遂葬蒼梧者又非經言無所考信則皆固敢知惟是天理人倫之際帝之所以幸教後世者益嘗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識其所以然者乃敢

笑而顯詩之俾歸刻焉其詩曰

虞山之土　灘水之滸　誰修虞祀
九歌招舞　有翼張侯　牧此南州
懷帝之仁　答其祐休　載瞻祠宇
顏剝支柱　明靈弗鐲　湑傲駢伍
乃教綱紀　乃夷乃攻　乃堂乃基
峻宇崇墉　帝降不遲　四門穆穆
侯樂其成　來饋來祝　惟帝之德
規圓矩方　即物而則　大倫以光
爰自側微　動植潛被　恭已當天
雲行雨施　惠于來世　億萬斯年
穹天博地　峙嶽流川　煭是卉裳
舊惟聲教　愀然見之　興起則效
子隆于孝　臣力其忠　侯拜稽首
惟帝之功

少傅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秋七月某日觀文殿學士彭城劉侯珙薨於建康之府舍疾革時手爲書授其弟玶使以屬其友朱熹若曰珙不孝先公少傅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蓋猶有待也今家國之讎未報而珙銜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發書慟哭曰嗚呼其父遽至此耶且吾忝失吾父少傅公實收教之其父之責乃吾責也即訪其家得公弟屏山先生所次行狀又得今江陵張侯栻所爲銘以次其事曰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修其先自長安徙建州今爲崇安縣五夫里人曾大父贈朝議大夫太素大父贈太子太保民先皆以儒學教授鄉里而皇考資政殿學士贈太師忠顯公遂以忠孝大節殺身成仁事載國史公其嗣子也少以父任補將仕郎積勞轉宣教郎權浙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入主太僕太府簿遷光祿丞辟河北河東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功轉朝請大夫授直秘閣建炎三年擢充秘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辟川陝宣撫處置使司參議軍事四年除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年領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除寶文閣直學士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三年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四年還故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復爲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宣諭川陝踰年還報復待制知泉州八年落職奉祠尋責散官漳州安置十年以赦得還十一年復故官起爲沿江安撫使知鎮江府十三年復待制進爵子益封二百戶是歲罷復爲太平祠官五年而薨年五十矣公天姿英毅自少卓犖不羣年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守越以羸卒數百破睦寇方臘數十萬衆卒全其城復佐忠顯公守眞定會女眞入寇以大兵圍其城公設方畧登陴拒守數月敵不能下而去忠顯公既以節死公扶喪歸葬號天泣血以必報讎恥自誓朝廷亦素知其材使參御營使軍事時叛將范瓊擁强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一日爲遣張俊以千人度江捕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公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擧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公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

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閬城中附賊迫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國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因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張公由此益奇公及使川陝遂辟以行至泰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敵窺江淮急張公念禁衞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公以非本計爭之張公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敵遇戰不利敵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公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復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

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續後咎奈何乃爲此言乎張公然公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敵諜知我有備引去明年敵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俘馘萬計蜀土以安宣撫司移軍閬州公請獨留關外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軍民之心翕然倚之又明年漢中大饑諸帥閉境自守因有違言皆願得公與連兵張公承制可其請公至鎭開關通商輸粟餫胜鄰授傷兵練卒柵險待敵會敵復入寇將道金商以鄉四川公以書諭金州經畧使王彥使伏彊弩於險以俟之彥習川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公言爲意敵猝至不知所爲逆戰果敗走

保石泉時吳玠爲秦鳳經畧使公聞彥失守亟移兵守饒風嶺且以書趣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請公會西縣計事公報曰敵且夕至饒風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吾當往今又西走不知者謂吾懼而逃御諸將得無解體乎玠得書即復馳至饒風列營拒守敵人悉力仰攻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祖溪關以入繞出玠後玠遽走還漢中且來邀公欲與俱去公不可留玠先柵定軍山以守玠不可公不得已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人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牙木甲噉之遺玠書與訣玠持之泣下欲馳赴公未果其愛將楊政者大呼軍門曰公今不行是負劉公政輩亦且舍公去矣玠乃來會三泉時敵游騎甚迫玠夜不寐起視公方甘寢自若旁無警何者遽起公請曰此何等時而簡易若是公慨然曰吾死

命也亦何言玠慙歎泣下竟不果留公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泉水乃築壘守之儲粟十餘萬石盡徙將士家屬柵中積石數十百萬下臨走蜀道數日敵果至營數十里間一夕候騎報金大軍且至諸將皆失色入問計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邪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至戰地前當山勢據胡床坐諸將追及泣請曰某輩乃當致死於此非公所宜處也公不爲動敵知不可攻亦引退自敵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宣撫司官屬爭告公更爲浮言相恐勸力請張公徙治潼川令下軍士憤怒或取其牓毀之公亦以書力爲張公言此已爲死守敵必不敢越我而南藉令不能守我死行未晚也今一旦輕動若此兵將忿怒恐將有齮齕公墳墓者奈何張公發書大悟立止不行敵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之餘一人使還曰爲

我語羣盜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因復與玠謀出銳師腹背擊之未及期而敵已遁矣蓋方敵未至公已悉徙梁洋官私之積置他所敵既深入無所得而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又聞公之將襲已也懼故遁公亟遣兵追擊之墮溪谷死者不可計其餘衆不能自拔者猶數十柵皆降之是時金大酋撒离喝兀朮華主兵用事計必取蜀以窺東南其選募戰攻蓋已不遺餘力而我之謀臣戰將亦無敢爲必守計者獨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以蔽上流寇退又方相與定計改紀軍政以圖再舉而張公已困於讒公亦相次得罪徙白州矣始吳玠爲裨將未知名公獨奇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至是上疏請還所假節傳棨戟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既

張公入相大議合兵爲北討詔召公赴闕使諭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公還奏敵未可圖宜益治兵廣營田以俟幾會時又方議易置淮西大將且以其兵屬公公乞 不可遂以親老丐郡以歸泉僧可度以賂結中貴人屬戚里陳氏誣奏奪陳洪進守冢寺符州奉行公曰此細事爾然小人罔上如此是乃履霜之漸不可長也即疏其事以聞僚屬相顧莫敢連署公乃獨奏極言之可度等皆抵罪既又大興學校以教其人堂序規模畧倣大學至今爲閩中諸郡之冠已而淮西軍果亂議者反謂公實使然不責無以係叛將南歸之望於是有臨漳之行聞者嗟之而公不自辯也在鎮江會金使渝盟公建議倩野盡徙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擾者嘗得盜劫之乃楚州守其者所爲前後攻劫不可計悉具獄弃之市其者亦

坐遠竄於是境內帖然道不拾遺既而敵騎久不至樞密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此敵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已而果復以和爲請使至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旗有異大懼索之急公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索猶不已乃遣人境外投之會張俊歸奏事上聞公治狀及料敵語於是復有待制之命公以和戎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除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宰相秦檜不悅諷言者論之罷歸遂不復起薨後十有六年和議果敗敵騎直抵采石瓜洲江津幾不守於是人始服公前慮之深而恨其不及用也熹之先人晩從公游疾病寓書以家事爲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見公服

戎開府時事獨見其居家接人孝友樂易開心見誠豁然無纖芥滯吝意好賢樂善輕財喜施於姻親舊故貧病困阸之際尤孜孜焉因嘗從公門下士及一二故將問公平生大節又知其忘身徇國之忠決機料敵之明得將士心人人樂爲盡死事皆偉然雖古名將不能過至其爲政則又愛民禮士敦尚教化决姦擿伏不畏彊禦乃有古良吏風及公既沒然後得其議奏諸書讀之知其痛憤無日不在於讎敵而其識慮之深又如此未嘗不慨然撫卷廢書而歎也公元妃福國夫人熊氏葬拱辰山忠顯公墓次而屏山先生實表之繼室慶國夫人卓氏公沒持家二十餘年細大有法內外斬斬彭城侯雖熊出然其撫之厚而教之嚴所以成就其德業爲多遇族黨親疎曲有恩意薨荆南府舍葬甌寧縣嶺平之原公子三人彭城侯爲長次琉承務

郎出後公弟秘閣公早卒次玶從事郎亦以公命爲屏山先生後孫男二人學雅承務郎學裘尚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次未行熹惟公家三世一心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記而公所處尤艱且勤績效最著人至于今賴之於是旣悉論載其實又泝而爲之銘以卒承彭城侯之遺命其銘曰

天啓皇德　曰陂其平　復男人傑
伻扶厥傾　薄言試之　于越于鎭
卒事于西　亦危乃定　始卻于秦
偏从飄搖　一士之得　厥猷以昭
再獻于梁　莫相予死　亦障其衝
校績愈偉　岷嶓旣奠　江漢滔滔
衡職于佚　我司其勞　曾是弗圖
讒口嗸嗸　載北載南　僞貶其褒
曰和匪同　識微慮遠　豈不諄諄
卒莫予展　我林我泉　我寄不淺
莫年壯心　有逝無反　惟忠惟孝
自我先公　勉哉嗣賢　克咸厥功
豈不咸之　又毀于成　詩勸來者
永其休聲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淳熙十年夏六月[illegible]日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臨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致仕吳公薨于台州仙居縣湖山私第之正寢訃聞天子閔焉詔有司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如故事冬十月癸酉嗣子津等葬公石井中奧之原旣畢事將考令式勒文螭首顯諭公德傳之無窮乃相與謀使仲子洪以公門生臨川太守陳侯庸之狀來即建安山中請其文於熹熹竊聞之當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敵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有意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爲諫諍論議之官者多得直諒敢言之士而吳公者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而老於湖山之下極登臨游泛之樂者十餘年天下莫不高之而其所立之詳世猶有未悉聞者幸今有碑以詔後世是筆所屬丁非其人欲謝不能則又顧念往以使事過公里門公聞其來野服以便輿出見邀於湖上延坐與飲論說平生俯仰感慨遂以身後之傳爲託於時謂公特戲語耳不敢承亦不敢辭今雖極自知其不稱然皆既不及辭於公今又安得辭於公之子耶乃考臨川之狀以次其事如左

公諱芾字明可世爲仙居人上世隱德不仕至公大父贈武畧郎諱允昭始教子孫爲學而公與從兄詠謙遂連取科第及公至大官而贈其父諱師錫至光祿大夫母鄭氏臨海郡夫人公幼莊重嶷然如成人讀書刻苦至忘寢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始爲溫州樂清尉瀕海細民以負販魚鹽爲生業屬更定法有私以鹽越境者尉皆劾免旁縣跡捕紛然公獨若不聞曰此貧民之失業者吾其忍以一身之病而愈歷之耶大治學宮聚其秀民子弟教之其後人材輩出有以直言冠多士爲名臣者更調平江府錄事參軍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遷秘書省正字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是秦已顓政事士夫趨附者衆公處其間獨退然如未嘗相識者公坐旅進寒溫而已秦固已疑之會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薦公自代其狀謂公雖適效一官

曲高蹈之度常若超遊泰見之愈不樂一日謂公曰高自標置見豈長者之爲乎因言者論罷之差通判處州事歷佐婺州紹興府檢察乃得知處州未行丁外艱服除知常州又改處州始至諸邑以例獻錢貨公辭公曰縣經賦猶不足而欲以此自媚得無病吾民乎盡斥遣之民舊苦丁絹重公命損之而以新丁補其額人以爲便踰歲以憂去未終喪而諫官何溥薦公材中御史薦有召命免喪入對即除監察御史時金亮將渝盟公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彼以其力我以吾德則雖强弱之勢不侔而勝負之形已見願今誠能毋以敵之進退爲憂喜毋以事之緩急爲作輟毋下詔令必務痛自悔咎延見羣臣必使力陳闕失慘之心而悉有合於天地發之政而盡無愧於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顧而歎曰何溥知人哉未幾除殿

中侍御史會兩淮戰不利人情惴恐廷臣爭陳退避之計公獨奮然請對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若誤聽此屬之言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喪大事去矣有如六飛未遽行且以建王爲元帥先往撫師其亦可也上然之未及發而亮已被屠中原遺民自望王師之至公數奏請乘此機會決策親征速圖進取既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爲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謳吟未改既聞大駕臨江此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開納會有密啓還東者事下侍從臺諫集議以聞公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之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近議者徒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爲是說以恍其意豈爲國計言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

絕望非細事也然時上下欲歸者衆公言雖苦竟不能奪天下至今惜之高麗綱首詣明州自言其國願得遣使入賀詔將許之公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爲之役屬無故來此安知其不爲間乃詔卻之是時天子臨御既久專以文德厚下故其末流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弊公於是抗疏力陳更化之說欲以救時病强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不若進剛直之士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亦有人矣至於廟堂不守詔條以啓僥倖扈從官吏無功受賞大將失軍長吏失守未正刑典成役方還復行揀點以動衆心凡事有不合於理不便於時者無不悉意盡言補助爲多薦周操陳良翰陳良祐爲御史後皆以諫諍顯在職才半歲用

事者惡之以公有會計名亟白使權戶部侍郎實以解其言職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言今大農歲入視景德盛時什加其四而內藏激賞不與焉則賦不可以有加中外兵籍略比太宗定天下時而糧賜什九於他費則兵不可以更募獨有節浮侈精簡閱使官不虛財而人皆可用則庶乎其可耳俄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時今上初即位公陛辭首陳裴垍對唐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之說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焉未入境先詢邑宰能否去其尤罷懦不任職者人問其故公曰令於民最親苟非其人太守雖有愛民之心亦何自而達乎郡帑空乏軍餉不時負上供課亦以萬計公曰是所謂無政事者也即禁掊克減征賦窒滲漏宦吏之侵漁假貸者悉寘之法不一兩月而公私已皆足矣常患差役不均多致爭訟欲勸民

為義役有言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以次執役者幾二十年矣公聞之喜帥郡佐及縣長吏與致所謂十一人者與合宴于平政堂而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又以鄉之前輩梅公執禮宗公澤潘公良貴鄭公剛中皆以名節才行聞當世乃自為文以醊其墓居無何詔以公治郡有異等之效改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始至宗室子有橫於市者公致之獄宗正司遣吏索之相持詾詾公即自劾以聞詔公無罪而以宗室子屬宗正司施教刑焉一郡竦服會稽民貧賦重而折色為尤甚公以永祐菆宮在焉為奏得視永安縣故事免支移折變邑人便之高麗竟遣使來公聞其至明州亟草奏中前議得卒謝遣城南鏡湖自東漢時潴以溉田為利甚廣中廢不治南豐曾舍人佐郡時嘗為之圖而序之論其利病

甚悉公前嗣其官讀其文而有志焉及來鎮守逢歲大饑上親札命公賑救乃得奏請發常平米募饑民以就其役既成取凡奏請施行之語刻石湖上所以禁防者無不備然公去不一年守臣不能安集流徙反歸咎役湖姦民大姓利於為田亦結權貴騰謗議而湖復廢矣論者惜之前敵騎度浙江郡守以城降而衛士唐琪抱石狙擊其酋帥不中死罵不絕口越人祠之歲久廢壞公為改築宮而記其實以勸忠義除權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猶感勾踐臥薪嘗膽之意願陛下毋恃敵之必和而益求所以自治如勾踐之為者以俟時至而後圖之復不濟矣又言江浙大水乃陽不勝陰之咎因舉康澄六事為獻遷給事中謝日面賜金帶象簡宗室居廣祈恩過制公引前詔卻之不踰月改吏部侍郎會臨安守坐不能詰盜免詔以公為敷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命下之日都人相賀而吏竊罪矣入謝延中內侍省為人求薦及以他郡事為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行以法決之耳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閹高思聰家僮毆傷酒保公命捕論如法以徇于市宗戚貴人私營僦屋錯雜民居藏匿姦盜吏不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仄目而執政亦不悅託以使敵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為副公曰是可與言行事者耶語聞得罷不行而下遷禮部侍郎公力求去乃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始公與今退傅陳福公俱以剛直見忌於時宰至是陳公以書賀公有鴻鵠高翔之語未幾亦引去而中書舍人閻安中乘間為上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云居再歲起知太平州當塗民淳事簡舊為樂土而連年調發凋瘵特甚公一意

拊摩常賦外一毫不以取民城樓圮壞歲調諸縣葺之民病無窮而形制衰削公命撤而新之又維舟以梁姑溪令可度朝命賦甓諸郡以城兩淮公以羨財募陶旅又先事以集而民皆莫之知也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吏民振恐公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有詔褒諭二年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江西地廣多盜而大姓武斷鄉曲為良民害公繩以法不少貸曰根莠去然後嘉穀蕃吾非得已也會歲大札巫覡乘間惑人禁斷醫藥夭橫者衆公命縣賞禁絕集羣醫分井治療貧者食之全活不可計城舊有豫章溝比久湮塞民病塗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泄疫厲所由生也亟命疏瀹民得爽塏以居公凡六為郡政各因其俗為寬猛實惠之可以及人者為多事有關於教化者未嘗不

以爲先曾言爲邪之患欲其有以徧於里閭畢受兩稅之輸爲不可以不謹故所至必擇廉吏以司之省其沿納諸費而揭其所不可已者於場門輸粟者使得自槩量吏無所容其巧人甚便之自常塗及是凡六上章丐閒不允三和陶公歸來之章以見意至是遂以納祿爲請乃復得太平祠官以歸實乾道之六年也公自少即以氣節自負爲人爽塏無城府早歲游太學人已自目爲豪吳矣建炎初宗澤留守東都天下倚以爲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宗公死矣公時未仕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爲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郵亭傳舍處處遍寫讀者至爲感泣識者因是益以奇之自爲小官一時卿相名人見者無不推重歸自冊府徊翔十有八年僚友有先進用居廟堂者公未嘗以一言求薦引居常慷慨謂直道可

必行而勳業可立就中間立朝多骯髒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故嘗小居其鄉石井之西負山臨湖雜蒔華竹築亭館其間延袤數里牓曰湖山清曠窈窕甲於東中至是來歸遂決終焉之計乃作休休之堂而賦詩焉自謂有七宜休者連上章告老不得謝及年七十有一請愈力乃得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於是又作景疏希白之堂而自號曰湖山居士日與賓客浮舟倚杖徜徉其間酌酒賦詩竟日夕不倦如是者十有四年蓋已翛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愛君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中以太上皇帝慶壽推恩故侍臣加以耋老自中大夫特遷通奉大夫薨時年適八十矣娶縉雲郭氏贈潁州興國縣君渢之女累封碩人孝謹和懿治家有法度先公兩月卒子男五人津承議郎通判紹興府事洪宣教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沃承事郎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泊承奉郎永康縣丞深將仕郎女三人嫁承議郎王鑄將作監主簿陳揚善者皆先卒幼未行也孫男女二十人機從事郎樸承務郎餘皆幼曾孫男一人始公葬先大夫於石井而度其旁百許步預爲壽藏至是津等奉公以窆而碩人附焉公性至孝遭喪必廬墓側終制不交人事無嬰衰絰先人貲產悉推與二兄育其孤女厚奩以遣之官其兄弟之子孫二人方爲義莊義學義冢以俟宗族之貧者而未克就尤眷眷於鄉邑過歉歲捐己資合公私之力以賑之䘏所愛好善如己出嫉惡如私仇延接後進多所成就平居嚴毅若不可犯然謙虛好問而樂聞其過不間微賤教子弟尤力嘗語之曰若等從官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必不得已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吾平生

無他長惟不敢以一毫自欺耳蓋其大節之見於朝廷達於四方者已卓然不可掩而其私行纖悉又如此自少至老手未嘗釋卷屬文不事彫刻而豪健峻整指意明白爲詩平淡慕樂天而渾厚非渠又自類其爲人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和陶詩三卷當塗外集湖山遺老傳一卷藏於家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士孰不矜　痾氣與節　方春爭華
未寒先折　有偉秦史　一世之傑
睨彼權利　弗媚而詭　始雖偃蹇
竟佩明哲　彼號我仁　大論橫發
乃贊征謀　乃翊邊徼　言雖弗用
時仰壯烈　中夫朝行　偃息名都
賦不役義　惠達信孚　越城之南

日沽漁夫　思樂鏡水　有龜有魚
天邑巖巖　貴彊屏氣　張旆以行
孰俾吾貳　公顧曰嘻　是足與治
干廟千齋　姑適吾意　姑溪油油
惠澤春流　鍾陵清秀　則廩其秋
我湖空明　我竹脩脩　我倦而歸
其樂休休　大耋之年　從容委蛇
迺始訖終　俯仰奚愧　中興之原
有窅其隧　我銘不刊　以篤來裔

觀文殿學士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夏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府事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彭城劉公寢疾府舍即拜疏言臣病力不任府事願上符鑰歸死故山惟陛下哀之時天子方倚公以重別都且莫日召用之未即聽許而公疾已革矣再疏請老於是上乃深以爲憂亟遣中貴人挾侍醫馳驛診視未至秋七月甲子公召門下生口授千餘言使具爲奏極言時弊根本且薦群臣之可用者異封上之有頃而薨上覽奏驚歎即日出公前請老章使以通議大夫致仕及訃聞益嗟悼詔贈光祿大夫罷朝一日且命有司護致其喪仍給葬事明年某月公之嗣子學雅等遂奉公柩葬於建寧府甌寧縣豐樂里新歷之原而請於朝冀有以易其名者事下奉常以公廉公方正威德克就宜謚忠肅過考功無異詞詔報曰可於是公之終始哀榮無所不備獨墓隧之碑久未克立學雅等懼數相與涕泣來請文熹蚤託公諸父間遂與公相長大知公爲詳而公晩歲相與亦益篤顧雖不文

義有所不得辭也公家唐末自長安南徙遂爲建人世居崇安縣五夫里有諱民先者敦樸有行從安定先生受春秋學晚以累舉得官歸家教授學者至數百人累贈太子太保於公爲曾祖太保生忠顯公諱韐靖康之難秉義不屈而死累贈太師忠顯公生徽猷閣待制諱子羽建炎紹興之間佐川陝軍有功累贈少傅公其長子也諱珙字共父少以恩補承務郎長從季父屏山先生學舉進士一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潭州南嶽廟主管西外教宗院遭少傅及祖母韓國夫人呂氏憂除喪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權秘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人時秦氏用權久士大夫已竊竊言符讖事檜欲因以遥謚其父召會禮官議問其法以公不時至怒而逐之踰年檜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太宗正丞改秘書丞遷尚書吏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避薦者還故官銓曹法密吏姦官不能制公寘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指其違以詰吏人甚便之兼權秘書少監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金亮渝盟天子震怒悉師北伐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劾大閹張去爲忤旨左遷公封還詔書莘老得不去從上幸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時張忠獻公留守行宮衆謂車駕東還必以征討軍事爲寄俄而詔下乃以楊存中爲江淮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奏論其不可上用此特命張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公諭旨且曰再論則累張公矣公曰某爲國家計豈暇爲張公謀哉再論愈力事乃寢其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會詔立建王爲皇太子宣入視草今上即位借禮部尚書使金國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爲鈞敵之禮使者往輒困辱而歸人皆爲公危之公受命慷慨

戒家人悉斐爲兼副以行曰藉令不死歸未可期也上聞副使以隨除吏而公獨無所私手札褒諭甚寵然竟以議禮不決不果行也詔以星變旱蝗大詢闕政公言比年以來綱維解縱有賞無罰外則諸將刻剝軍士以事交結内則朝廷不恤諸路路不恤郡郡不恤縣縣不恤民甚或重爲貪虐以快已私軍民之怨日積于下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擴恭儉日新之德屛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然後信賞必罰以懲近遠以修軍政之闕節浮冗寛賦斂精擇郡守誅鋤贓吏以厚吾民之生則大異庶乎其可消矣間又嘗爲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彊國有不易之策夫曰和曰戰曰守皆所謂應敵之計不可預圖者惟修政事以彊國勢使三者之權在我而用無不利乃爲不易之策耳故將田師中死其家請得賜第京師又有李

珂者以關通貴幸得官而自奏求爲督府掾詔從中下公皆奏以爲不可不聽再奏極論竟皆罷之然由此遂多忤近習意而宰相又有陰忌公者出公爲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未行改知衢州始至委事僚屬一無所問人或以公未更治民意頗輕之旣而欺者得枉者伸羣下斂手不能有所爲始大畏服凡吏員外置者悉罷之受租米使民得自操槩其發鈔消籍皆有程式田里大安乾道元年湖南旱饑郴州宜章民李金以縣抑買乳香悉乘衆怒行起爲亂衆踰萬人分道南出犯廣東西九郡之境還入道州桂陽軍界殺掠萬計連破郴桂兩城數道大震朝廷憂之以公爲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公受命兼行以五月入境則賊衆已數萬人矣亟以實奏請下荆襄發卒弁命且移書制置使沈介曰道遠賊熾比詔下且不及事請以

便宜出師即朝廷以擅興爲罪吾自當之不敢以累公而制置使即爲遣兵而詔報亦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而賊勢愈張陰將口梟盜又數百人乘亂竊發密邇府下人心益搖公簡役兵拳之募民有得盜斬首者皆厚其賞盜所隱賊無多少官一不問不數日悉捕斬無脫者於是賞信刑威士氣大振人知破賊之有期矣六月制置使所遣將田寶楊欽乃以其兵數千人至公所以迎勞慰撫之者甚厚諸軍感奮願盡死力公與欽語知其能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於是欽等連戰破賊諸將後至者亦遣四出以分賊勢遮獲道大軍遂入宜章八月鑿龍岡下賊兵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被髮大呼策馬橫衝之賊分爲兩其前列精兵殲焉餘皆遁走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拱遂執李金

與其腹心黃谷以降欽因窮追深入盡誅其酋豪而支黨脅從竄匿山谷者尚衆公諭欽等郤兵而聽其自詣則皆相率聽命歲盡師還金等數十人皆伏誅餘皆稱詔釋之復故田宅者以千數奏官曹彥黃拱而列上諸將功狀又不以一毫有所私上嘉歎再三進職敷文閣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知有東晉之憂今卿旣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旃以副朕意賊地旣定境内亟清於是公乃宣布上恩力行寛政且爲請於朝曰今以陛下神靈雖幸破賊然不亟擇守宰寛賦斂以安吾民卽一李金死一李金生臣恐湖南自是無寧歲也又奏留鄂兵以戍郴桂而益廣蒐募以補州兵之缺厚撫循嚴紀律而時勸習之於是湖南隱然爲重鎭姦盜屛迹商旅復野宿焉三

年召還見上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弃僉謀狥私見而有獨御區寓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次論扶陽退剝柔餘和糴之弊又以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恣請亟選武臣之齊行伍習戎事者使爲將副責以訓練而嚴游手子弟閤門國信五房出職之輩不得與焉上皆然之以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閒復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高帝之明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躍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止此矣因爲上言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而爲萬事之綱者甚悉上亟稱善是歲小不登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

荒政所宜不者亦使任其無他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備事皆施行十一月遂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公辭不獲乃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材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者破賊栻謀爲多願陛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用焉公入西府日召諸軍將佐從容訪問儲得其材用所宜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公因復讎雪耻誠今日之大計然所以求之必有其道臣願陛下以周宣王爲法側身修行任賢使能以圖內修之實則外攘之効將有不能自已者計不出此而欲淺謀輕舉以幸其成臣未見其可也上悅明年七月詔兼參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圖所以登進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卒成上意之所欲爲者蓋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奏

諸路累年逋負金銀穀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振肅綱紀抑僥倖獎廉退爲已任以是近倖側目而流俗亦多不悅蓋上嘗以久旱齋居請雨一夕而應諸公皆賀公復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此足以見天人相與之際眞有不容髮者矣然則隱微之間纖介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陛下深此而益謹其獨焉則天下幸甚上爲竦然改容稱善龍大淵曾覿既逐去未幾而大淵死上憐覿欲還之公言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而慶盛德之日新奈何遽復爲此且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而賓友接之至使得以與聞幾事進退人材則臣懼非所以隆德業而振綱紀也上感其言爲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嘗密薦士得召用公請其所自上以琪告公退坐堂上呼院吏作頭引召琪至而詰之琪恐懼不能

置對請後不敢乃止遣去無何楊守來言琪嘗檄郡稱受密旨增築新城若干尺公與諸公請之則上未嘗有是命也公未出殿門遣吏馳取其牘琪不得隱遂以罪罷諸公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公即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卽如此則禁中或時須一飲食亦必待奏審然後可得耶公卽以錢糧兵器事對退又與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陛下之朝廷命令者陛下之命令臣等典司出納不敢曠職而已今方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臣等竊爲陛下惜之時諸公雖更進合辭而公尤激切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爲端明殿學士使奉外祠上意尋寤亟詔收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學敦本

節用虛己任賢斥遠邪佞選將撫軍數事爲獻上甇然曰卿雖大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鎮首蠲稅務新領及龍苗倉大斛羈邑奉新有復出租稅攤配諸鄉歲久民窮相率逃去反失正稅不勝計亦奏除之又除二稅合零租米贈耗免役足錢之弊人或爲公憂不足而公量入爲出未嘗有所乏也明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荆襄兵少財匱之狀詔卽諉公經畫公因行視襄鄂兵屯並邊形勢盡得兵實以閱凡冋圖役使詭名虛籍之弊與夫部伍教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荆南兵戍襄陽者累年不得歸公奏爲半歲番休之法春夏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感悅荆襄故有民兵皆農家子敎横豪勇土著自愛且居近邊知敵情輕戰鬭比稍廢公更爲僩閱寬其取丁之數貧

者弛其賦役隨鄉團結而歲閱習焉其資糧械器亦爲處畫各有條理撫循犒賞歲費錢一萬萬而不以一介有取於民也明年遭繼母慶國夫人卓氏憂又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宣撫使遣中使奉璽書卽喪次宣押奏事公引經援禮涕泣懇辭凡五六上不得請時宰相方以恢復大言中上意而政事不修衆[illegible]頗擾識者憂之公乃手疏別奏具言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爲如何而乃外招降附內徙營屯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爲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今不憂元氣之憊而慮四支之不彊非臣之所敢知也上納其言爲寢前詔八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闕見上

言曰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淸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以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進職大學士以行公再臨舊鎮不懈益虔蓋所以自律者愈嚴而所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愈畏服而敬愛之歲旱民饑公亟遣吏行田蠲租如法而檄轉運常平司移粟諸郡且慮姦民乘時竊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且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公盛軍聲以威之而開其自新之路盜多散去其存者蓋無幾人公乃遣兵然猶深以迎戰邀擊爲戒盜意益緩於是一戰敗之而盡擒以歸獨誅其首惡數人餘悉以隸軍籍明年盜之餘黨賴文政等復入境後師欲盡誅之盜因悉力死戰既勦湖南軍遂入江西犯廣東官軍數敗將尉死者數

十人爲費以大萬計於是人乃服公爲有謀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安撫江南東路留守行宫會水且旱公奏閣夏稅錢六千萬蠲秋苗米十有六萬六千餘斛消納他物稱是仍請下漕司遣吏覆視諸州所蠲租其頗未盡者悉以予民禁上流稅米遏糴卽他路有敢違者請亦得以名聞抵其罪詔皆從之以是得商人米三百萬斛散之民間又貸諸司錢合三萬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illegible]民當賑貸客戶當賑濟者戶以口數給米有差村落又皆運米置場平價賑糶而貸者卒亦不取償焉以府佐趙善珏王以寧及寓士李宗思劉煒領其事分遣羣屬循行境中無遠不到公又蚤夜咨訪幽隱畢聞縣給田曆手書告諭誠意既孚而賞信罰必是以人爭效用如辦己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

者上嘉其績賜書褒諭焉公治財寬於民而悉於吏所以禁其漁取察其蠹弊者甚悉自累鎮所施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縣所斂課度不能償者悉以丐之而獨重禁其非法病民者彼旨聽減面以丈計者數十萬用緡錢數萬米千餘斛而役益不及民也上積公勞效手札勞獎賚以鞍馬器物甚厚明年進觀文殿學士益將復登用之而公病不起矣臨歿時所上疏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引恭顯伾文以為戒所薦則故相魏國陳公桂帥張栻敬夫也別以手書訣敬夫而熹亦與焉其言皆以未能為國家報雪讎恥為深恨益其忠孝誠篤雖臨死生之變而未始須臾忘也公為人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母福國夫人熊氏早薨公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官其內弟事繼母禮敬餙備遭喪時

年逾五十盡哀致毀得疾幾殆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為罷燕樂同寮有喪亦如之將薨遺命治喪毋得用浮屠法後諸賢公往往效之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事或小失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大修潭州嶽麓書院養士數十人而屬張子敬夫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為己之學謂明道程公先生嘗官建康屬邑為之立祠學宮而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復辨告其或深自引咎聞者皆失所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動其心而愛君憂國審密持重不肯為僥倖嘗試之舉益其飭躬應事規模科指脫然皆出情實故上則人主知之愈深下則學士大夫望之愈重

以至兒童走卒莫不知公之忠烈而在荊州時北敵亦每使諜者詗公家世益知其忠義之有傳也及薨所臨之邦軍民往往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而建康為尤盛且自數歲以來國家再有四方之故而有識之士相與私憂語未嘗不及公也公薨時年五十有七封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其配曰新定郡夫人呂氏故兵部尚書祉之女新興郡夫人韓氏淑人韓氏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郎學裘承奉郎二女長適迪功郎南劍州劍浦縣尉呂欽次適某官趙崇憲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內外制二十卷藏於家公自少即以文學知名及登朝廷論思潤色當世尤稱其得體然未嘗為無用之文其駁議又多削藁故所傳止此云學雅以公從弟從事郎玶所狀公行事視熹熹受而讀之皆昔所見聞者也因刻

其大者著之石而系以銘銘曰

昔在陽九　失我泰平　東游三紀
沐浴羶腥　帝始靈承　俯仰顧歎
曰汝在廷　孰抗斯難　爰有俊哲
三世一心　忠精義烈　思遠憂深
沬血飲辭　曰此讎恥　乃盟乃歃
顧得無泚　不有家孽　孰慮孰圖
孰秉武節　以行天誅　抑臣有鬪
在周中圮　既修乃撫　厥仆斯起
惟聖將監　利伸否蟠　毋棘其欲
毋溺其安　帝曰俞哉　予欽汝誨
既啓于中　益布于外　澤流威燁

汝則來歸　卒輔吾志　以究汝爲
四鎮十年　帝適西顧　彼皇顯著
胡爲之遽　我最其迹　有孝有忠
有政有事　有言有功　嗟爾嗣人
尚承厥慶　公思不忘　天子神聖

碑

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祕閣修撰荊湖北路安撫廣漢張公卒于江陵之府舍其弟衡州史君杓護其柩以歸葬于潭州衡陽縣楓林鄉龍塘之原按令式立碑墓道而以書來謂熹曰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今不可以不銘熹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

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然又不得盡其所爲而中道以沒不有考焉以垂於世吾恐後之君子將有憾於吾徒也熹之愚固不足以及此然於其學崇流偶獨後死則定叟之所以見屬者又如此其何以辭顧以疾病之不間後五六年乃得考其事而敘之曰公諱某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嗣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

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
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
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
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
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爲也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
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天子新即位慨然以
奮伐仇敵克復神州爲已任忠獻公亦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
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公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
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
奏始得見上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耻下閔中原之塗
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
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焉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

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
異其言蓋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忠獻公辭位去用事者遂
罷兵與敵和敵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
和議至勑諸將毋得以兵向敵時忠獻公已即世公不勝君親
之念甫畢葬事即拜疏言吾與敵人乃不共戴天之讎向來朝
廷雖亦嘗興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以講
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
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
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
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
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
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

功之不成哉疏入不報後六年始以補郡臨遣得復見上時宰
相雖以恢復之說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且妄意公素論
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慇懃公不答見上首言先王之治所以建
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胸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
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
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
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
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其百姓之心
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百姓之心而求所以得吾民之
心者豈有它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
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
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

年召還宰相又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
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
知敵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敵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
又對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
事公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
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
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公因出所奏書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
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詞以討之又不能正名
以絶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其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
者猶以爲憂則其昧陋畏怯又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其或
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
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陳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

稍善至于卅三公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敵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其後又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時還朝未朞歲而召對至六七公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諛之意至論復讎之義則反復推明所以爲名實之辨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公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去國矣蓋公自是退居三年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與國論而晝夜孜孜反身修德愛民討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是天子益知公可用嘗賜手書

褒其忠實益將復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嗚呼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始公出幕府即羅外艱屏居舊廬不交人事會盜起郴桂間蹂躪數路湖南帥守劉公珙雅善公時從訪問籌策卒用以破賊還朝爲上極言公學行志業非常人比上亦記公議論本末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到任問民疾苦首以丁鹽錢絹太重爲請得蠲是歲半輸召爲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左右司侍立官時廟堂方用史正志爲發

運使名爲均輸而實但盡奪州郡財賦以惑上聽遠近騷然人不自安賢士大夫爭言其不可而少得其要領者公亦爲上言之上曰正志以爲今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何傷公對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刻刻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則不過巧爲名色而取之於民耳上聞之矍然顧謂公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公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經筵開以詩入侍因葛覃之篇以進說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以休蠶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見矣既又推廣其言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當時興利擾民之害詳焉上亦歎曰此王安

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誤國事也俄而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指公復奏曰文武之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乃出公知袁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讙譁而說後竟請死云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矣上復念公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絕遠諸州土曠民貧常賦入不支出故往時立法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爲州用以是州得相給而民無加賦其後或乃奪取其息之半則州不能辦運而漕司又以歲額責其虛息則高價卽賣之弊

生而公私兩病矣公始至未及有爲專務以訪求一道之利病爲事旣得其所以然者則爲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臺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以爲諸郡買鹽之本一以爲諸州運鹽之費奏請立法自今漕司復有多取諸州輙行抑賣悉以違制議罪其敢以資燕飲供餽餉者仍坐贓論詔皆從之所統州二十有五遼敻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讎殺喜侵掠間亦入塞爲暴而州兵皆脆弱惰情又乏糧賜死亡輙不復補鄉落保伍亦名存而實廢邕管斗入羣蠻中最爲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爲藩蔽而部選提舉巡檢官初不擇人公知其弊則又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爲効用合親兵推鋒等軍日習而月按之悉禁它役視諸州猶有不足於糧賜若弓戈甲之費者

更斥漕司鹽本羨錢以佐之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諭以討賊自效所捕斬前後以十百數又奏乞選辟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豪諭以弭怨睦鄰愛惜人命爲子孫長久安寧之計毋得輙相虜掠讎殺生事而它所以立恩信謹關防示形制者亦無不備於是境內正清方外柔服蠻府無南鄉之虞矣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積邊吏告病而馬不時至至者多道死公究其利病得凡六十餘條如邕守上邊則類江有買船之擾綱馬在道則緣道有執牽之勞其或道死則抑賣其肉重爲鄰伍之患是皆無益於馬而有害於人首奏革之其他如給納等量支券之姦以至官校柔司名次之弊皆有以究其根穴而革爲之防由是諸蠻感悅爭以其善馬來歲額率常先期以辦而馬無滯留人知愛惜遂無復死

道路者上聞公治行且未嘗叙年勞乃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秘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湖北尤多盜州縣不以爲意更共縱釋以病良民公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破膽相率遁去公又益爲條教諭以利害俾知革心開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其餘禁令方略大率如廣西時於是一路肅清善良始有安居之樂郡去北邊不遠雖頗有分屯大軍而主兵官率常與帥守不相中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民兵若干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公旣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亦無不至於是將士感悅相戒無輙犯公令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諭以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按驗而加賞罰焉

其後團教則又面加慰論勉以忠義而教以敦睦首領有捕盜者爲奏補官由是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會有獻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爲義勇者公慮擾民聽且致流亡亟取丁籍閱之命一戶而三丁者乃籍其一以爲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它悉無有所與且爲奏言所以不可盡取之故闔境賴焉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募游惰號刀弩手蓋欲以控制諸蠻而實不可用中廢復修議者多不以爲便詔與諸司平處列上公爲奏去其病民因上者數條詔皆施行人亦便之並淮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公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則屢赦之事不宜使數負吾曲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爲有人矣信陽守

劉大辯者婺州人也怙勢希賞誘致流民而奪見戸熟田以與之一郡洶洶公爲遣吏平章乃定及是聞北人逐益有近淮者聞又虛驚夜弃城郭謀室而走數十里軍民復大擾公方劾奏之而朝廷用大辯請以見戸荒田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公復奏曰陛下幸哀遷民前詔占田已墾者不復追檢其未墾者二年不墾乃收爲管田德至渥也今未及期而大辯不務奉承宣布反設詐謀斷國大信以濟因虐且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虛奏且十倍請并下前奏論罪如法章累上大辯猶得易它郡以去蓋方是時上所以知公者愈深而惡公者忌之亦愈力公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乃得之然比詔下以公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卒時年四十有八柩出江陵老稚挽車號慟數十里不絕訃聞上亦深

爲嗟悼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靜江之人哭之尤哀蓋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從義則又奮厲明決無豪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害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益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弟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猶慮其未徧也則又刋文以開曉之至於喪葬嫁娶之法風土習俗之弊亦列其事以爲戒命問井各推耆宿使爲鄉老授之夏楚使以所下條教訓厲其子弟不變然後言之有司而加法刑焉在廣西刑獄使者陸濟之子弃家爲浮屠鬪父死不奔喪爲移諸路俾執拘以付其家官吏有犯名教者皆斥遣之甚或奏劾抵罪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絕之蓋所毀淫祠前後以百數而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它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

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公之州里世系已見於忠獻公之碑此不著其配曰宇文氏朝散大夫師中之女事舅姑以孝聞佐君子無違德封安人前卒子焯承奉郎亦蚤世二女長適五峯先生之子胡大時次未行而卒孫某某尚幼後數年胡氏女與某亦皆夭嗚呼敬夫已矣吾尚忍銘吾友也哉銘曰

闕尹之忠　文子之清　匪欲之徇　而仁弗稱
孰的孰張　以詔後學　公乘厥機　如縣斯覺
自肆厥後　動罔弗欽　孝承考志　忠格天心
惟孝惟忠　惟一其幾　惟命有嚴　豈曰爲利
羣邪肆誕　公避而歸　兩鎮餘功　以德爲威
帝曰康哉　汝忠而實　姑訖外庸　來補來拂

上天甚神　曷監而遺　彼頑弗夭　此哲而夭
徂昔茫茫　來今不盡　求仁得仁　公則奚恨

直秘閣贈朝議大夫范公神道碑

紹興之初天子痛念宗社阽危之辱久而未報寤寐俊傑以圖事功既得趙忠簡公張忠獻公而相之又俾兩公博求天下之英材以備官使於是忠賢畢集讜言日進國以大競仇敵讋焉其後兩公相繼去位秦檜遂以講和誤國脅主擅權一時諸賢率以異議擯逐二十年間堙阨淪謝其幸及檜死復見收用者什不二三然亦往往進暮奄忽而不及究其所為矣嗚呼此豈獨士之不幸也哉若故直秘閣范公則其一人已公諱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縣人曾大父履謙大父補之皆隱德不仕父舜舉始登進士第官從事郎以卒其學行志業延平楊文靖公實

銘之以公故贈左朝議大夫母胡氏葉氏皆封恭人公生數歲遭母喪哀毀如成人未冠而孤奉繼母尤謹撫弟妹曲盡恩意有人所難能者從舅氏胡文定公受春秋學鄉舉類試皆第一對策廷中極論人主正心立志之方以譏和議宴安之失言甚壯切張公時為考官讀而異之第以為選首而同列有病其言者抑寘乙科授左從事郎武安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公白其誤帥為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時敵騎已陷長沙湘中大亂公崎嶇避地艱苦百罹而志業益修開口論議皆切當世之務諸公多訪以事而文定亦亟稱之辟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除秘書省正字改宣議郎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會秦檜力建和議金使將來而朝廷草創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以處之公亟見趙公曰秘府謨訓所藏平時以館好使猶不可況今日之仇敵而可使腥羶之乎趙公竦聽即為改館既而使至悖傲所議多不可從者中外憤鬱公與同省十餘人合議拜疏爭之既具草而驟擽引卻者衆公乃獨手書抵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不病狂奈何一旦為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世矣檜以是怒而公所議奏草卒與史官六人者上之未幾金歸河南以嘗我檜方自以為功公曰是亦安能久有顧今日之義則有不可不為者乃因輪對言曰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萃民志上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立命遣使於是檜以公不先白己也益怒公亦以先墓久寄荊門中更變亂乃謁告奉柩歸葬故鄉飯

帶經往返數千里既窆即以病告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前後三請杜門讀書不與人事者十餘年尋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荊南府事荊南戶口舊數十萬寇亂荒餘無復人迹朝廷為蠲口賦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而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可使稍輸什二而歲增之吏不能供額無敢言者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催貢亦數十萬戶部日下書責償甚急日不且有譴時檜晚節悖亂喜怒不可測為戶部者又其姻黨凶焰赫然帥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塞責公持不可曰吾寧被譴此不忍為也無何孫去公言於後帥王公師心悉奏蠲之時檜已死公所與同時去國者多召用公亦被命入對上猶記公前議勞問久之公因進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為本語甚切至又論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

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上善其言時陳文恭公知政事亦欲留公朝著而同列有以榆黨暴起秉事者忌公前輩不肯媚事巳乃以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出之公辭行復奏言今日屯田之法廢之所援官盡征之而田卒紛衣廩食如故使力耕者絕寇除之望惰農者無飢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是以歷年久用力多而無成功謂宜舉籍荆淮曠土畫爲丘井倣古助法酌令之宜別爲科條以令致役則農利修武備飭而復古亦有漸矣章下任事者或笑以爲迂闊寢不奏公平時所至詢究利病搜訪人材汲汲如嗜慾至江西論奏數事皆一方久遠之利舊臨川宰陳鵠有古循吏之風聞者亦以爲當改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以病復請爲祠官以歸時宗藩並建而儲位未定道路竊竊有異言公雖在遠外獨深憂之嘗

剟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至是裘封以獻且言曰願陛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人或以越職爲公危之公不顧也上感其言以語輔臣而歎之曰如圭可謂愛君矣遂留陳公決定大計卽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因復起公知泉州公辭不得請而行既至環大徽盡下情擇丞史任之郡以大治獨屬縣負課久不能償者什三四度其力而寬與之期縣感公誠意輸將惟謹財用以紓泉地瀕海通商民物繁夥風俗錯雜而經用常不足人始以公不更治民理財爲憂至是乃大服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爲暴前守不敢詰至奪賈胡浮海巨艦其人訴於州於舶司者三年不得直占役禁兵以百數復盜煑海之利亂產鹽法爲民病苦公皆以法義正之則大沮恨密爲浸潤以去公

遂以中旨罷公領祠如故邦人涕泣欲相與號訴於朝公禁之不得行遂卽武備舍以居門巷蕭然士大夫益高仰之遠近學者多從質問經子疑義公亦孜孜引接朝夕不倦屬疾移書政府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以中原未復民力未蘇遺賢未用爲寄戒諸子强學且毋得用浮屠法治君喪以紹興庚辰六月十八卒享年五十有九後兩年今天子遂由青宮受內禪卽皇帝位父堯子舜海內大安而公已不及見世亦莫知公之嘗有言也近歲士大夫頗有見紹興日曆及陳公手記者然後乃知公之忠精爲不可及公爲人篤厚易直不飾邊幅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于家所議屯田嘗別草具其施行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其後張公攄師江淮奏下公家取其書而公壻罷亦不果行識

者恨之公累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娶龔氏封安人後贈恭人公繼母之弟右文殿修撰宗諤女也靜淑儉素配公無遺德後五年卒與公合葬建陽之渭曲村公始嘗欲卜居逺也子男三人念祖通直郎知撫州宜黃縣致仕念德今爲朝奉郎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念茲早卒女二人適直郎利州路提點刑獄折知常從事郎劉玶其婿也始公之葬不及銘既葬諸孤始屬其故賓客魏君掞之狀公行將蒿文於上饒汪公而刻石以表其隧又未及而汪公薨則公之同時輩流已無復在者矣乃本其書泣以屬熹熹惟晚出何以及此然惟先人爲史官時實嘗與公連名奏事及罷而歸又與公同日艤舟國門外其相與期於固窮守死之意晚而愈篤先人既沒公所以憐熹者亦益厚至於親爲請書反復拜告甚惟恐其迷昧没溺喪失

所守以辱其先人也此意豈可忘哉乃受其書考之而論著其
大者如此且系以銘銘曰
嗚呼惟公　廣博易良　不耀其章　不匱其力
斤斤其容　坦坦其行　懇懇其言　循循其政
剛毅勁切　以時發之　賁育雖强　孰能奪之
晚彌厥猷　遂啓明聖　萬世之傳　一語而定
凡今有慶　孰匪公功　我銘斯闕　以詔無窮

朝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黃公神道碑

宣和之末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中外無事乃有二三弄臣竊國大柄建取燕雲以召非常之變有識之士已私憂之而衆莫之覺也捷書日聞宫吏相慶獨信德府司錄事邵武黃公有憂色人問其故公蹙然曰太平日久軍旅踈與廪無兼歲之儲不取

於民將何以濟頋今歲饑餓民死無數况河北天下根本又可重困之邪聞者莫不笑之俄而河北盜賊果蠭起信德城守屢危金人乘之遂不能支官吏相與匍匐拜降唯恐居後而公獨奮然誓死不屈敵既入城放兵四出有挺刃脅公以降者公厲左右訶之而遁變姓名匿里巷中敵退乃出則先降者皆以抵罪而宣撫使獨奇公節俾行府事公亦撫摩瘡痍期復按堵未幾以內禪轉朝議大夫則以資高不當屈佐郡而省罷以歸矣靖康元年還次京師遭圍城之變而明年欽宗出幸敵營敵遂以兵威脅城中擁張邦昌而立之一時公卿繇千百數相顧俛首唯唯聽命公獨感憤義不辱身即日移檄致其事而去蓋當是時不約而去此者亦四十人然不數日而公竟以病卒矣二年二月丙子也嗚呼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斯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熙寧以來奉小相師滅理窮欲以逮于茲適已六十年矣士大夫酣豢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爲憂取媚迎降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也而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人至深且遠者亦豈不於此而少見遺餘哉公卒時年始六十有三夫人林氏携其諸孤奉公之柩崎嶇兵火亂離之中川陸五年乃能達於故里紹興乙丑之歲然後始克葬焉而公之子永存寔以材能有聞於世上聞其名召以爲尚書郎軍器監出爲淮南轉運副使俾修農戰之業以爲北向之漸前後贈公至光祿大夫而夫人自公時已封宜人又以子貴屢逢慶恩得賜冠帔累封至始興郡太夫人淳熙乙未八月五日年九十七而薨

又以郊恩贈蘄春郡夫人而副使歸自淮南則使人以同郡徐君復之狀來謁新安朱熹曰吾先君之德如是而葬久未銘且先夫人率履持家克享上壽世鮮及之亦當得附先君遺事以垂後世子其圖之熹受書考之具得光祿大夫蘄春夫人行事本末歎息久之因論其大者如此并記其州里世次閥閱公諱中美字文昭其先自潮入閩居建之浦城徙邵武遂爲郡人焉曾大父夔臣大父偁皆有隱行至公父棠始舉進士後贈中奉大夫中奉娶施氏生公七年而卒後贈令人中奉没時公年甫冠厲志爲學而貧不能得書常假於人以讀率一再過而歸之則已成誦而不忘矣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眞定府左司理叅軍知邢州平鄉縣皆善其職以守正不阿忤上官罷退久之貧甚不以爲意親友强起之乃更調鎭西軍節度推官職極邊城守

武將觀法令條屬蔑如也公不爲撓事有不可必庭辯之守愧
屈焉改宣德郎知濟州衙縣令縣民有被誣殺人者公察其冤
縱之同列有害公者謂公故出死罪守疑之公不恤也會河決
收數郡詔諸令長各護丁夫疏鑿隄障縣獨不擾而集以功轉
奉議郎除河北都轉運司屬官北京留守辟以爲真定府錄事
是時河北連歲不登民多相聚爲盜而郡守歡燕敖逸如平時
公獨憂之每嘗集輒辭不與守問其故公對以實守默然不說
於是乃移信德而遂去以卒爲其爲人坦易不事邊幅而與人
交必以誠當官不爲赫赫之名而於事細微無不謹旁郡有疑
獄部刺史多奏以屬公往往得其情樂施予不問識否人雖負
之不悔有求輒復周之在鎮時府丞陳紹夫死公以俸錢遣其
喪女兄寡居迎養三十年始終如一日故人有通貴者招致之

謝不往都轉運使呂公頤浩及他使者多知其材欲薦之未果
而竟沒論者惜之公初娶宛句劉氏贈和義郡夫人蚤卒其繼
室也延平人贈少師積之女夫人渾厚靜專歸黃公甚貧處之
自若晚雖豐泰亦未嘗改其度也事公之女兄如姑公之沒而
歸其喪教其子務以忠言直節立其志使卒爲聞人以大其家
歲幾滿百而神明不耗起居不衰又似有道者家人百口撫之
一以慈愛而教告勉飭隨之未嘗見其有嚴厲之色而中外整
整莫敢越軌度鄉黨傳以爲法公葬邵武縣仁澤鄉寶隆山之
源夫人葬永城鄉黃溪係銅青山下相距蓋十里子男五人曰
端愿端平皆有俊才丱角已與薦送而皆早卒次端方亦卒次
永存今爲朝請大夫主管武夷山沖佑觀次永年右儒林郎知
靜江府理定縣亦先卒女五人其壻宣德郎朱康年保義郎朱
郁修職郎趙舜臣迪直郎杜鍔進士李先之也孫男十八龍朋
儒林郎格鈸南卿範偵勤夏欽鈞皆未仕而格鈸欽亡矣孫女
六人其壻周敦書李厖李徽將仕郎吳時蔚上官琫上官揚曾
孫十七人大正大時大椿大全大猷大學大昌大淵大　大聲
大部大受大駿大任大用餘未名女十四人其壻任斗南林杞
李价餘尚幼玄孫男六人公霞公升公顯公回公煥公章嗚呼
是亦盛矣黃氏之昌阜於世也其可量哉銘曰

暨暨黃公　逢時之危　跡隨衆兆　思厲貽微
之死弗汙　以全其歸　溫溫夫人　克相其夫
人詔其子　以成厥家　壽考尊榮　百歲而徂
寶隆之阿　黃溪之壩　東西相望　兩闕對起
子孫盈前　曾玄滿後　尚有寵靈　不遠來又

旌忠愍節廟碑

紹興三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得家恩部符假
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
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藏皆在郡境蓋聞在昔
靖康之難敵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逡巡前却莫有
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銳甚每戰必克乃
以廟算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
必存宗社爲己任事復不就則遂閉口絕食而以身殉焉其後
金人分兵西闚關陝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愍者獨
以孤城憊卒嬰其乘勝猋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金兵大
至鄰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爲存亡城陷
之日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

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褒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典蓋非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大訓而史惜失職修奉弗虔忠文雖得即墓為祠以嚴貌象然而僻在永豐壟鷲深山之中既無以侈上恩厲衆志至於感慤葬祭在馮翊者道既阻絕而其故鄉玉山東郭有墳無廟則行路之人所為愴惻而臣不佞尤竊懼焉謹已相地兩縣之境通涂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為雙廟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忠義仰稱遂炎紹興明詔之遺旨請宜假以光寵定其名號策書申命以詔無極臣不勝大願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咸謂二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官議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為額於是尚書符郡主者施行如章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侯既屬役於玉山令芮立言永豐令潘

友文又以書來請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復使人來申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而詩之俾侯廟成礱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永嘉人自少魁壘有奇節嘗為壽皇聖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悅其言欲大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為政知所先務固宜如此其詩曰

皇皇后帝 降衷下民 君臣之義 父子之仁
臣之事君 策名委質 報生以死 身豈遑恤
若魚熊掌 取舍之間 是孰使之 其性則然
林林之生 孰無此性 利害刼之 或失其正
文武張公 授命重圍 擁孤弗遂 視死如歸
侃侃鄭公 逍遥孤壘 城亡與亡 其節亦偉
方時大變 衆潰如川 二公相望 砥柱屹然
誰恨臨危 一心如水 實全其天 萬世不死
忠魂作主 帝有閔書 吏惰不稱 神用弗居
孰見孰聞 孰嗟孰歎 孰忝孰背 孰克用勸
守侯請命 奠此新宮 煌煌巨扁 合薦增崇
麗牲有碑 螭蟠龜負 我其銘之 過者必下

紹熙四年五月戊寅具位新安朱熹撰

熹既銘此碑明年祗召造朝道出祠下將往拜焉則貌象未設而屯役亦未訖功問其故則曰王侯既去而歲惡民飢兩令尋亦終更而今玉山宰溫國司馬君迈始將終之也君文正公肖系其大父忠潔公亦以扈從北狩守節不汙沒其身宜其有感於二公之事不待州家之命而卒有以成王侯之志也十月壬子以訖事來告熹以為是亦宜得附書因紀其

事使寫刻于碑之左方

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王公神道碑銘

孝宗皇帝嗣服之初慨念陵廟之讎恥未報中原之版圖未復寤寐俊傑以圖事功而群臣驚下曾莫有以當上意者蓋十餘年乃得金部郎官王公於奏對間慫然異其言既退又出手札以訪焉俾悉其詞以對公自以孤遠一朝得見人主論天下事便蒙開納而詔墨下論其勤又如此誠為不世之遇遂極言無所隱上益嘉歎詔兼崇政講官夜直必召反覆咨訪屢移晷刻大臣忌之啓以為淮東帥上不許曰王某諫官御史材也由是忌者愈側目則使人通慇懃更以美官啖公公不為屈彼計無所施而猜懼益深會公與本曹尚書爭職事乃潛相表裏為巧詆以中公使出補郡蓋公自是轉徙於外幾二十年而孝宗

念公終始不替數對近臣及公猶有眷諫語北復召還則已迫移御不及對矣以是公訖不得復與朝廷議以没有識為公歎恨而公處之怡然無幾微見言面其所以言於上者亦未嘗以一字語人雖親子弟莫得聞焉蓋公之為人於此可見其梗槩而君臣之際從古所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公世為婺州人八世祖始自義烏之鳳林徙居金華郡城下曾祖　祖　父　皆不仕而父以公貴贈中散大夫母賈氏亦贈令人公諱師愈字與正一字齊賢生七年逢兵亂從父嬰城誓死不暫去其側少長讀書郊外精舍鄉先生潘舍人義榮出游見而異之指巷前竹命賦詩公遂謝一再操筆立成其卒章有願堅素楨操同保歲寒心之句潘公大嗟賞之命刺其語竹上後復以書論為文養氣之法於潘公時年甫十三而義正詞達意象和雅蔚然有

成人之度潘公益可之召致門下教視均子姪與見龜山先生楊公受易論語之說公又自從東萊呂舍人居仁問知中朝諸老言行之懿二公皆器許之於是益自刻厲大肆其力於六經子史百氏之書手抄口誦晝夜不息俄遭父喪貧不得窆族姻欲使從俗為火葬公號泣不食者累日見者感動合力助之乃克襄事終喪家益窮空敎學以養母而自奉甚薄人所難堪其教飭子弟極懇欵與其父兄言亦未嘗不依於孝弟忠信而閭巷田野之間情僞休戚皆習知之其所以動心忍性拂亂增益而進於日新者又非他人所及知也年二十有七乃登進士第調建州崇安尉未行遭母喪哀毀骨立得疾幾殆服除調臨江軍軍學教授江西之俗布文詞而左學行及公之來諸生見其色溫氣和言動有法固已深敬服之及開講席則又告以學為

君子之說聞者亦動心焉其不率者教詔懇惻亦多自悔改行僧杲有時名竄嶺外得歸所過士大夫爭先禮敬至臨江郡守延致俾升高坐說佛法而率其屬往聽焉召公與俱公謝曰彼之說其所不能知然以儒官委講而北面於彼某縱自輕奈辱吾道何守不能强識者韙之再調和州教授軍與官省更授提點坑冶司幹辦公事未赴改潭州南嶽廟益居閒又七八年生事益落而德學益進朋舊間有去登要路者視之漠如也尋改京官知潭州長沙縣事其為政一以仁恕安靜為本而綱目嚴整守之有常人亦莫得而犯也民以事至廷中降意循撫辨告詳悉事有難處為之反復計慮深遠不以一旦決遣快健為已能而要以民不受弊於數十年之後為已安人始而或笑其迂久而後服其存心之厚愛人之周也里正之役困於科擾故多

隱避吏又操先後予奪之柄以導其爭而又久不為決使必破產而後已公至罷諸無名之歛人已欣然就役至有當代則又第其丁產之高下停年之近遠先期下之俾自推擇定當役者以告於是民無以役訟至常平使者之臺者臺吏病之反白使者下書詰公為亂法猶情者公不為變楚俗尚巫鬼窮山中有叢祠號影株神愚民千百輩操兵會祭且欲為亂郡議發兵討之公曰此非所以靖亂也退密召語一二土豪貼以財士出其不意往悉禽其魁桀以送州而散其黨與因撤其廟禁勿復祠民間疾病婚嫁皆决於巫史俗以甚弊而官利其多鬻乳香不之禁也公復下令毋以香而於巫其為奇衺以惑衆者必罰無赦俗為少變時汝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公以暇日與之遊從容講質所造益深遠一旦莫府所下文書有不便

於民者公以利害爭之不得退將引去敬夫疑之曰行而無資
奈何公曰吾之來也固已慮此而先辦歸裝矣豈待今日而後
計邪敬夫面歎加敬而事亦竟得寢帥守張安國舍人知公深
旣剡薦之及移荆州又奏取以爲屬而公已有召命矣入對首
論人主不可自用其聰明以失委任之體又論災異之來當恐
懼修省以盡應天之實言甚剴切上皆嘉納公復進言辛巳之
變天實授我以中原而我無以待之坐失機會今當亟爲修德
惠民搜羅俊傑屯據要害之計庶幾異日幾會復來有以待之
因及邊事甚悉上意良悅問卿何以知此公對曰臣在長沙戍
將往來臣必詢之故得其實上益喜曰卿爲縣乃能留意於此
耶除知嚴州先是張敬夫守此邦民安樂之旣召還而請公難
其代故特以授公公至一遵其故迹無所更改民又益喜敬夫

嘗奏請蠲丁鹽紬絹之稅得免一年至是公又奏曰州土窮瘠
雖產蠶桑乃不取其紬絹而使折錢已非任土之意而所折又
太重是以民尤苦之今未能盡罷而但免其一年不若但令歲
輸本色猶足以少紓民力也會歲旱爲請於朝得移婺州米五
千斛以糶且俾糶於秋成以償公又奏曰郡無良田多水旱有
如異日復致饑饉而後奏請俟報則恐有不及事之悔況郡素
少米使糴以償亦非計也願詔有司異時嚴州饑則移婺州之
粟如今歲所糴以其直歸之則於事爲兩得矣詔皆從之公爲
政大略如長沙時然於權豪則用法無所貸大姓倚勢合黨貧
賴民田公數其罪杖之而奪田歸其主此姦民大駔詐冒侵誣
皆下吏案驗恐置之法賞信罰必威令肅然姦凶帖息不敢犯
而善良獲安其業郡人畏而愛之至今猶曰安得復如王奉議

時也然嚴距行都密邇士大夫往來無虛日公莊正自持接遇
以禮不以形勢有所低昂以故多不悅者因謂公政過嚴相與
騰口以撼公會上饒騎兵讙譟臺臣因露章請移公守信以彈
壓之蓋名以材選而實非善意也然公威望素孚驕兵聞風畏
讋不敢復爲故態公至更爲申明紀律而壹以寬惠撫之遂以
無事歲復大旱它郡流民就食者衆公先事定計時方仲秋卽
議發廩以糶或咎其太亟恐後無以繼公曰此非若所知也救
之早則民心安而流移少且各愛其屋廬生業而無與爲亂剝
吾已致米二十萬斛矣不患其無以繼也卽命揭榜賑糶始自
今日以訖來年八月而後已時民間米價已騰踴公命官糶之
直財少損之使不至大相絕視私價自平則又益下之故無冒
濫之姦而私價亦不得起於是人心帖然而富室自知無所牟

大利莫復有閉糴者頗有以佐縣官者聽之而亦弗之強也公
又益以金錢致船粟來者舳艫相銜日糴千斛而猶不乏常平
司下書俾移五萬斛於番陽官吏皆言勿予父老亦遮道泣訴
公曉之曰彼與若曹皆國家赤子吾食旣有餘矣亦何忍視彼
之孳死而不之救乎亟具舟輸之番陽賴以濟明年流民欲歸
其郡者復予行資以遣之蜀人黃鈞仲秉知名士也聞其事貽
書贊美以爲富公青社之功不是過以是政譽日聞有旨召對
除金部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七年也公時年已五十餘
矣數召對言事上所賜書若曰比間奏對頗及治道之具而未
詳也尚有可裨政體而宜於今者亟復條奏其眷待之渥一時
在廷之士莫得望焉執政皆憚以財利進而前在版曹貸內府
緡錢數千萬未有以償一日上以問戶部尚書楊倓倓不知所

剗退取諸郡積逋緡錢七百萬付金部使督之公曰此錢徒有名耳督之未必有得而文移一下所擾者不知幾何人且中外一體若邦計未裕不若歸誠君父以幸寬免豈宜舉此虛籍以罔上而病民耶持其事不下俟六不樂乃密言於上曰王某以學術自負不肯屑意金穀事而曾懷亦畏公在上左右斥其短又譖公漏洩省中語上始怒詔罷公而臺諫有爲公辯明者上復問懷所洩何語懷不能對上悟遂改知饒州待次兩年以例入奏所論縣令守以三年爲任事亦施行當軸或欲留公以自助公遜辭謝去上命更以公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公以楊俟方帥湖北兩路事多相關不欲行乃卒赴番陽番陽久廢不理公私凋弊公到郡爲振綱維决滯訟政始有經察弊源革浮蠹財用有紀郡歲輸米十二萬斛於建康儆藏之資取之民者有常

數後多爲總所移它處而道里或過倍則其費無所取郡常毁它錢以續之以故郡日益貧而綱運亦有愆期折閱之患至是公力請於朝凡綱運皆無得改撥有不獲已卽先期告下俾得預辦其費以行朝廷從之綱運遂得無耗失而郡歲省緡錢六七萬云郡故多盜妖賊酋帥韓政黨衆日盛且爲亂公設方略禽捕獲之及將受代淮何劇賊劉五從惡少五千餘人轉掠入境殺人縱火與官軍遇輒以九人分三隊以逆敵其鋒不可當或被圍則合其衆爲圓陣外向潰出所殺傷官軍民兵甚衆公不以當去自諉調兵定計命毋得與賊戰但嚴守津要而日驅逐之晝夜毋得休息一旦乘其憊盡獲之於是羣盜屏懾其後累年猶相告戒以番陽爲不可犯也就除本路轉運判官時諸郡多賢守而政事之才不能無短長有訟不决而訴於臺者公

爲吏互委屬而陰喻以意要使訟者得伸而聽者無所貶一路稱治會歲大旱奏請出椿積米百萬斛分予諸郡使爲賑糶以安民心人以爲便而用事者靳之僅得其什一又奏閣婺夏稅免甲札牛皮馬穀諸賦詔皆從之饑民賴焉改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而湖北之旱甚於江東公究心賑恤奏請規畫曲盡其至遂得寒疾得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除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未行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始至承乏之後入不支出公念一路之寄獨仰漕司而經費猶不給奈緩急何卽爲校索源流整飭程度節冗費檢吏姦要使歲用之餘常有倍積而後已行之有常不徐不疾未幾帑藏日充而民不告病後之繼者皆莫能及也閩上四州官鬻鹽以給歲費始皆爲民病後屢改法三郡得少蘇而汀之爲郡獨以兵寇之餘田稅隱陷故公私

百計皆倚鹽以辦而鹽所自來則官運遠而私販近故官價高而私直平又以距諸使治所皆絶遠故抑配刼假之公行而民無所訴困極無聊數起爲亂輒見夷滅議者欲變官鬻爲鈔引以救之公獨言鬻鹽固不能無弊然異時鈔或不售則科買之害必有甚於鬻鹽者今但盡蠲汀州宿負漕司緡錢若干而下其鹽直斤十有五錢其當送漕司以轉餉者若干分隸諸司者若干皆丐之以足留州之用則一歲之間公私所損合爲緡錢五萬有奇矣若更精擇守令一意奉行自爲悠久之利而法亦不必改也然鈔議既寢而公說亦竟不行汀民之病迄今不得瘳議者捴兩惜之孝宗猶念公不忘屢欲召用而輔臣以宗屬爲嫌竟不果垂满乃詔公以直秘閣居故官年餘上更用宰相乃除公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促召入對會孝宗已厭萬幾

所見今壽康皇帝即奏宜體付託之重勿忘未報之讎并及中
外輕重大勢上亦褒歎再三始至即發平江通守姦贓累鉅萬
幾盡肅然然公於是時已決退休之志未數月即上章乞閑詔
進職一等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公從容還家燕閒自適讀書玩
理教誨後進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明年紹熙改元七月七日
以疾終于居第之正寢時年六十有九矣階至中奉大夫職直
煥章閣爵金華縣男邑戶三百蓋公爲人沈靜篤實簡淡和粹
得之天資平居莊默不妄言笑雖在暗室如對大賓其於接物
溫恭誠信充積有餘而出之謹嚴如有劑量使人可親而不可
狎嘗念親在時貧無以養食飲服用終身不忍有所加歲時祀
享輒哀慕如弗勝書史外泊然無所嗜几案間無一長物居官
取予問法如何推達賢才不爲勢屈其見於施設者大要以聖

賢之言爲必可行師友之論爲必可信雖其中所以自守者凜
然有不可奪之操至於稱人之善則又色愉神暢如己有之雖
劇繁治劇剔蠹鋤姦隨事制變各有條理然仁厚之意惻怛之
誠藹然行於其中則又有非一時長於吏治者所能及晚年更
練益精涵養益厚渾然不見圭角病革猶爲諸子誦說前賢事
業勉勵訓飭辭氣而逝其見於死生之際又如此公於文不苟
作議奏又多制槀今次其存者若干卷藏于家娶同郡俞氏封
令人其父特國倜儻有遠志舉以文試有司不合遂放意山水
間自號溪西老人令人歸公時公甚貧佐公養親盡其力斥奩
中裝以遣諸妹無少吝後公居閑累年相與攻苦食淡處之甚
安使公得以脩志德業而無內顧之憂者令人之力爲多也及
公官達而令人儉素勤力不改平日之舊治家甚整教子甚嚴

遇族姻甚厚奉祀享嘗甚敬而潔至是哭公過哀後三月亦不
起疾子男四人長瀚從事郎新武當軍節度推官次漢廸功郎
新臨安府仁和縣尉次洽未仕次濡廸功郎新紹興府會稽縣
主簿女五人長適進士陳思次適太學上舍生蔣涇次適進士
俞袞次適進士葉紹彭次適將仕郎潘晉孫孫男六人桐集操
餘未名明年十月諸孤奉公及令人之柩葬于金華縣白沙鄉
石筍原之臺山後三年乃以太府寺丞呂君祖儉之狀來請銘
某與公雖同年進士視公爲前輩自公在長沙時始獲從遊固
已敬愛其爲人及公入閩而聞其議論觀其行事又益熟義不
得辭且讀呂君之狀事皆詳實不誣乃刪其要而系以銘銘曰

天賦之奇　又粹以溫　篤行敏學　有本有文
誠意所通　上服民信　入告于廷　帝有清問

孰媒而合　孰隙以離　歛其餘功　梟凶哺饑
白首來歸　謂諧囊契　時與事違　卒不大試
白沙之里　石筍之原　一丘之閟　萬世之安
石筍之原　白沙之里　執詔無窮　視此哀誄

義靈廟碑

慶元元年春二月勅以台州士民所請故直秘閣滕侯之祠爲
義靈廟州人老稚聞是命卜驚喜讙呼奔走迎拜導致祠下酌
奠以告大書扁牓金朱煒煌揭於門楣廟像上賜而其耆艾學
士大夫葉君聖耕等四十餘人亦會祠廷相與言曰往歲盜起
幇原連陷六州戎兵所加民無噍類而吾台人獨得全其室家
仰父俯子傳世不絕以至于今者滕侯力也沒而弗祀固無以
慰吾民之心祀而弗命又無以彰吾侯之德今則廟額既修而

乃奏蒙上恩列祀典矣顧無金石以著本初共何以昭報事於
長久且當日弃城冒賞之人其子孫猶有存者蓋嘗肆爲妄說
欺衒其祖以遂僥誣之計吾州之人亦斥其僞以控于朝而報
紬之矣然或久而不傳則未敢必其無後患也乃以書來請篆
其事熹以衰朽欲謝不能而復自念往使浙東留台最久固已
熟聞玆事而有感於中矣矧以諸君之請之力其何可辭則應
曰諾而病未能也乃今太守周府君侯又因鄞縣主簿趙生師
邦踵門以請則爲考按台人前進士陳君思恭所爲日記及故
吏部侍郎陳公公輔諸人之銘序贊頌皆言聞亂之初郡震
恐太守趙省道郡丞李景淵咸愕眙不知所爲謀欲遁去乇吏
根顧亦無敢出一語者侯方司戶曹事乃獨慨然請任其責有
異議者輒面叱之卽日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

舍悉召州人諭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亟下令發夫守
險增陴濬隍除器募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柵爲死守計日夜循
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遁去久
矣既而山民呂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導以攻城前後數四
侯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纔厥渠帥賊遂退走卒全
其郛凡所存活以大萬計參伍其說一無異詞是則侯之爲烈
章章明矣攷諸史籍則見當時賞以守城破賊爲丞之功進領
郡符就加職秩乃與所聞不類而於妄說反有助焉於是更卽
諸書以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雖遁而侯於所下文書猶
必存其位號寇退圍解亟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已不預焉丞恭
熙豈故家諸子又皆嘗仕故得獨冒顯賞塵策書而侯反下從
補掾七人之比僅改京秩初階移官旁郡以去是則閭尹擁兵

賊臣柄國之所爲而後來浸誣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哉
萬世向非台之文獻有足證者民吏稱思久而不怠則亦何所
質正而決其是非哉嗚呼是又可歎也已滕侯名膺字子勤後
保南都守陳蔡以抗狂敵乘勝炎銳之鋒勳績尤盛擢進大元
帥於濟州所陳又皆當時天下大計切中機會其於建炎紹興
之史法當立傳而熹於是昔蓋嘗受詔忝筆削矣是以因書此
碑而并覈其眞僞如此不惟少紓台人之意亦使後之執筆者
有以考焉廟數遷徙今在城西北隅永慶寺東實侯所再築而
功載破賊處台人迎侯繼室趙夫人及諸孫仲宜等使居其旁
通判州事呂君祖儉謀爲買田以養奉守未就而去識者惜之
然以台人之德侯如此吾知其繼而成之者無難也是歲八月
癸丑朔具官朱熹撰

朱文公序文全集卷十一

行狀

朝散郎致仕陳公行狀

本貫泉州同安縣永豐鄉感化里曾祖珠故不仕祖彥嗣故不仕考禧贈右朝請郎妣吳氏封安人公諱汝楫字濟夫政和八年上舍出身補官迪功郎建州工曹椽屬官省不行調南劍州順昌主簿秩滿權漳州司戶參軍行長泰事代爲漳巖主簿丁內外憂終制陞從政郎爲汀州司法參軍未行改宣教郎轉奉議郎知汀州寧化縣丞追榮其考妣以承事郎孺人告第四加至今官封而公自寧化罷歸歷承議朝奉朝散郎凡十年不調晏如也年六十一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公自始屬疾即使其弟爲奏上請得致仕郎未報疾革召親戚

常所往來者告語屬其子而逝既尚書下公請事如章而公不起矣公在事以廉勤自約勑所至有能聲爲大府部刺史所知事有他吏所不能辦者皆以諉公公爲辦治日以謹力在長泰直歲不收公力爲言得蠲田租什之三在漳巖尉老病不任事以公代易會民余勝蘇居羣黨擾敓爲姦公悉會取寘之法民乃又安朝廷嘉錄其功改中都官而龍圖林公適守南劍翰林綦公崈禮守漳州皆嘗論薦之在寧化興學校治複屋聚經子史氏羣書以敎其人始寧化以武爲俗民不見義至是學者彬彬焉公自是歸杜門里閈非歲時慶問未嘗出入閭巷詣公府鄉人欽愛而仕者安之公亦自適恬不以進趣于其意可謂善人君子矣而壽不遐於公猶爲有憾也公兩娶黃氏皆封安人後安人左宣義郎致仕某之女亦先公卒子男一人忱以公恩補將仕郎女一人未笄熹先君子吏部府君與公同年進士也熹之來此不及拜公矣公嗣子忱將葬公於某山之原以公行事授熹序次將以求志於作者熹謝不能而其請不已既不得辭乃取忱所論篹具著其大者如右時紹興歲次乙亥八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主管學事朱熹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諱纁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諱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

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葢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于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爲遣參議官王君伯庠觀察推官謝公倣護喪事躬視棺斂禮意甚具無不周悉居數日

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旣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旣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

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食飮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

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

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倦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

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焉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益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絶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絶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

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歿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孤方謀窀穸之事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蘊使具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勒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考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爲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爲不詳然未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耳謹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狀上

本貫漢州綿竹縣仁賢鄉武都里

曾祖文矩故不仕贈太師沂國公

曾祖妣沂國夫人楊氏

祖紘故任殿中丞致仕贈太師冀國公

祖妣冀國夫人趙氏王氏

父咸故任宣德郎贈太師雍國公

妣秦國夫人計氏

公諱浚字德遠本唐宰相張九齡弟節度使九皐之後自九皐徙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勤克勤生綍綍生紀紀生璘卽公五世祖仕僖宗時爲國子祭酒從幸蜀

因居成都壽百有二十歲長子庭堅以蔭爲符寶郎後不仕符寶之子卽沂公也沂公蚤世夫人楊氏攜三子徙綿竹依外家遂爲綿竹人長子卽冀公也冀公幼慷慨有大志不肯屑屑爲舉子業於書無所不通慶曆元年詔舉茂才異等近臣冀公薦詔以公文五十篇應詔召試祕閣報聞時西鄙方用兵冀公謂公曰天子以西事未寧宵旰求賢惟恐不及子其可在草野乎僕嘗復舉賢公卿共薦論不敢隱也遂與程公戡以公慶曆秦戎策三十篇上公之策大抵謂唐之所患節鎭兵盛今之所患中原兵弱邊節有警無以禦敵良由四方藩境無調習之帀兵無親信之士卒兵以衆合將以位克行陳部伍都無倫理何異敺市人而戰古者兵出不踰時今五年矣民困財匱黠科不息生盜賊心爰憂未可量也可不速有改更圖所以爲靖民威敵

久遠之計乎今當以陝西四路河北三路河東一路割兵屬將公選其人不拘官品爲擢文臣通曉者二人爲軍謀而使各得自辟其屬丁壯之目財賦之用悉付之勿使中官援其事勿使小人分其權而通置采訪使二員分部八路提其綱領糾其姦非如轉運提刑運判監軍可悉罷去庶幾事權歸一戎敵可遏而人民可蘇也有旨下國子監詳定以聞召試西掖張公方平奏公論議優長天子嘉之授將作監主簿實二年之冬事載國史程公允器重公及帥涇原辟公掌機宜事移高陽復辟焉改秩知雷州時黎人擾朱崖朝命委公自四明遣兵數百浮海道往鎮海隅公至不鄙其民撫綏安靜寇亦旋息除管幹都進奏院公年踰六十即浩然思歸致其事自號希白先生築希白堂一時賢公卿皆爲賦詩公親教授雍公雍公字君悅中元豐二

年進士第歷官州縣職事之外覃思載籍諸子百氏之說無不貫穿而折衷於六經其爲文辭奇偉條暢元祐三年自華州學官以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奏篇爲天下第一比閣試乃報罷時太皇太后垂簾哲宗未親庶政自宰相百執事皆選用名彥更張前日王安石政事之弊排斥異議沮抑邊功公念明時難遇而內有所懷思以補報旣不得對無路上達宰相呂汲公大防方貴重用事公作時議上之大畧謂今民和時雍守成求助而戒飭警懼不可以忽況大憂未艾深患未弭博禍未去所謂大憂戢兵之說也所謂深患差役之說也所謂博禍行法之說也戢兵之說其憂有三有損勢耗財之憂有沮軍愛民之憂有滋敵玩兵之憂差役之說其患有三有貧富不均之患有州縣勞擾之患有簿書侵撓之患而二者之本則在朝

廷惟朝廷之上去私意公是非明可否一本於大中至正法之可行無問於新之與舊議之可用無問於今之與昔除日前之害消冥冥之變則所謂大憂者可轉而爲樂所謂深患者可轉而爲安所謂博禍者可轉而爲福今日之治斯可維持於永世矣汲公不納而議者歎公先見之明且遠云公歸又六年復召試考官以公文辭傑出寘高等宰相章惇覽其策不以元祐爲非且及廟堂用私意等事無所回互甚不悅數日公往謝之惇嘻笑曰賢良一日之間萬餘言筆鋒眞可畏因授宣德郎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人爲公不滿意而公處之恬然惇於是奏罷賢良方正科而更置宏詞科初祖宗立制舉招延天下英俊俾陳時政闕失天子虛己而聽得士爲多自熙寧六年用事大臣惡人議已始令進士御試用策而罷制科司馬丞相

輔元祐初政以求言爲先務遂復置焉至是惇惡雍公辭直又廢之而立詞科詞科之文如表章贊頌記序之屬皆習爲佞諛者以佞辭易直諫蠹壞士心馴致禍亂而人不知其廢置之源蓋在此也公晚得異夢若有告者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未幾而公生故字之曰德遠云公生四年而雍公沒太夫人年二十有五父母欲奪之誓而弗許勤苦鞠育公能言即教誦雍公文能記事即告以雍公言行無墮刻令去左右故公雖幼而視必端行必正坐不欹言不謔親族鄉黨見者皆稱爲大器年十六入郡學講誦不間晝夜同輩笑語喧譁若弗聞者未嘗一窺市門教授蘇元老嘆曰張氏盛德乃有是子吾觀其文無虛浮語投詣未可量也甫冠與計偕入上庠太夫人送之拊其背而泣曰門戶寒苦賴爾立當朝夕以爾祖爾父之業爲念凡數十

條書之策以授公公去親側常若在旁無一言一動不遵太夫人之教京師紛華每時節游觀同舍皆出公獨在遂州老儒有殿磨者時亦遊大學見公之爲咨嗟愛重磨嘗學易有得遂以乾坤之説授公公中政和八年進士第知樞密院鄧洵仁蜀人也與雍公有雅舊謂公來見當處以編修官公竟不苔調山南府士曹參軍以歸奉版輿之官山南大府事夥帥重公才識悉以委焉公爲區處細大各有條理治獄明審務得其情至從犴木索沐浴食飲亦必躬治之寒暑不廢以故軍民歸心訟于庭者皆願得下士曹治其受輸盡去舊弊使民得自執權概人又便之公事罷歸即對太夫人讀書至夜分乃寢故同寮之賢者莫不親之其不肖者亦往往革面憚公不敢爲非蒲中孫偉奇父名士也時過府與帥飲至夜分帥命繼酒于公所公謂其使

曰此爲何時而欲發鑰取酒酣飲乎郡人其謂何某不敢也復命帥未應奇父整冠拱手曰公有賢屬如此某罪人也問公姓名志之即登車而去又兼權成固縣事秩滿郡人遮道送者以千計畫公像特以送公者至百餘轉運使數日爲小官得人之情如此使得志於時又當如何耶調襄城令辟熙河路察訪司幹辦公事到官徧行邊壁覽觀山川形勢時猶有舊戍守將公悉召與握手飲酒問以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疎遠一旦當樞筦之任悉通知邊事本末蓋自此也有旨以夏人爭地界事委察訪司命其屬往視分畫公以十數騎直抵界上所謂鬬關者夏人始張旗幟騎乘於谷中意不可測及見公開誠遂數語而定歿秩至京師調恭州司錄以歸會靖康改元尚書右丞何㮚薦公同胡寅召審察先是㮚以中丞論事罷去寓居鄭州公調官歸過鄭念㮚亦蜀人粗有時望因見之告以國事阽危宜益自重思經濟之圖無爲淺露㮚心重公及執政首薦焉公到闕聞㮚益輕儇浸失人望初見對以剴子規之辭切厲㮚不悦不復使對止除太常寺主簿未幾而寇至城下公在京師獨與開封府判官趙鼎虞部郎中宋齊愈校書郎胡寅爲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方與所以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候見至再三定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二聖出城公以職事在南薰門有燕人姓韓者仕金爲要官往來南薰稔識公面一日謂公曰大人輩（金人呼貴酋爲大人）以京城之人不肯盡出金帛翌日當洗城指

城一角曰至時吾立大皂旗于此爾來立旗下庶可免公笑謂之曰公宜爲大人輩言京師之人若盡死金帛誰從而得乎姓韓人喜若有得色他日復値之謂公曰比日以爾言説諸大人已罷洗城之議矣此事世莫知也逆臣張邦昌乘時竊僭公逃太學中聞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即位南京星夜馳赴至即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會上以初履寶位登壇告天公擬太常少卿導引上見公進止雍容靜重心重之即欲大用詰朝以語宰執時中書侍郎黃潛善嘗在興元知公治績因稱述焉上簡記他日除公殿中侍御史先是宰相李綱以私意論諫議大夫宋齊愈腰斬公與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既入臺首論綱罷之駕幸東南道途倉卒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軍人劫掠

作通遏逃宜正言盧臣中墜水死公以雖在艱難搶攘中豈可
廢法奏乞其卹典表劾世忠擅離軍伍致使師行無紀士卒散逸爲
盜乞正其罪有旨從贖公重論奏及乞追捕散逸爲盜者上爲
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肅然知有國法至維揚即勸上無忘二
帝北狩常念中原汲汲然脩德去弊以振紀綱每奏事上未嘗
不從容再三問勞迄及爲治之方輙至日旻公所論専自人主
之身以及近習內侍戚里以爲正天下之本在此乃奏崇觀以
來濫授官資乞盡罷正戚里邢煥孟忠厚不當居侍從宜換右
職駙馬潘正夫不待扈從先來維揚請治其罪內侍李致道誤
國爲深不當引赦敘復尚書董耘獨以藩邸恩賞緣通顯宜即
退閑皆蒙采納時以藩邸舊宮錫號升賜至維揚內侍占官寺
爲之公奏方時艱難行幸所至豈宜爲此以重失人心此必從

行宮吏欲假威福妄興事端借御前之號爲奉己之私耳乞行
罷止上從之遷侍御史賜五品服公感上知眷益思效忠時車
駕久駐維揚人物繁聚而朝廷無一定規摹上下頗觖望公奏
近日軍民論議紛然彼得藉口爲說者益二帝遠在沙漠而陛
下乃與六宮端居于此何恠人之竊議願明降睿旨以車駕不
爲久住維揚之計曉諭軍民仍乞朝廷早措置六宮定居之地
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以慰九廟之心下以
副軍民之望他日奏事上謂公曰朕於直言容受不諱近有河
北武臣上書不知朝廷事體詆毀朕躬亦不加罪公請以所得
聖語布告中外激勸言者庶幾有補於國上嘉納焉又奏中原
天下之根本也朝廷中原之根本也本之不搖事乃可定願降
詔旨勅東京留守司略葺大內及關陝襄鄧等處常切準備車

駕巡幸及以今來行在所止不爲久居之計庶幾內外和悅各
思奮勵以圖報國宰相浸不悅又論御營使司屬猥衆俸給獨
厚資格超越而未嘗舉其職乞行沙汰使僥倖者無以得志注
行自近軍氣必振又論無謂寇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
寇至遂大咈黃潛善等意公以孀母在遠乞外補除集英殿修
撰知興元府公已登舟候朝辭有旨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召
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
爲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朕留當專任用張慤及
卿公頓首泣謝不敢言去慤時爲中書侍郎未幾而卒上一日
復謂公曰郭三益可與卿共事未幾而三益亦卒公念敵騎必
至而廟堂晏然殊不爲備率同列力爲宰相言之潛善及汪伯
彥笑且不信公嘗以疾在告獨上眷遇益深除公御營參贊軍

事撥魯珏楊周等所部兵令同呂頤浩教習所謂長兵者公親
往點閱籍其鄉貫年齒與所習藝能復被旨同頤浩於江淮措
置未幾敵騎自天長逼近郊公從駕渡江至平江朝議東幸詔
朱勝非留吳門禦賊問誰當佐勝非左右莫應公獨慷慨願留
遂以本職同節制平江府常秀州江陰軍軍馬車駕遂東時建
炎三年二月八日也公行平江四境規度可控扼敵所來道決
水溉田爲限立烽堠召士豪與議時禁衛班直及諸軍潰歸無
慮數萬衆乏食所至焚刼一夕知府事湯東野倉皇見公曰城
四外焚廬舍火光並起柰何公笑曰此必潰軍之歸正當招集
問府藏銀絹有幾即日勝非便宜出黃牓及旗于門以聖旨招
集支賜銀絹各若干令結甲而入且令市人廣造食物以俟頃
之潰兵皆以次入既得賜又市食無敢譁者明日令伍所結甲

出盤門赴行在所違者斬如是數日不絕而公舊所教習長兵至者亦近三千人二十日朱勝非召赴行在公獨節制三月八日東野忽復遣告公聞有赦至公慮時方艱難事變莫測命東野先遣親信官馳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乃明受赦也衲以示公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公謂東野令發譙門宣有旨犒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九日有自杭持苗傅劉正彥檄文來者公慟哭念王室禍變如此戴天履地大義所存雖平江兵少力單而逆順勢殊豈復强弱利害之是較便當倡率忠義舉師復辟誅討叛賊以濟艱難雖孀母在遠身無嗣繼而義有所不可已也亟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至驗之且激以忠義二人感激願助因祕其事夜召哲以防江爲名盡調浙西弓兵令東野密治財計十日得省劄召公赴行在時承宣使

張俊領萬人自中塗還公遣問之乃云傅等勑俊交割所總人馬赴秦鳳路總管任公念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使東野啓城撫諭諸軍俊立詣公所公獨留俊握手語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傅正彥欲危社稷語未終泣下交頤俊亦大哭曰有辛永宗者來自杭備爲俊言適徧諭將校輩且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處置公慮俊意未確復再三感動之俊曰只在侍郎若官家別有它虞何所容身公應曰某處置已定當即日起兵問罪俊大喜且拜曰更須侍郎濟以機權莫令驚動官家公給俊軍衣犒幷及其家皆大悅公召辛永宗問傅正彥所與謀爲誰曰歸朝官王鈞甫馬柔吉舊聞侍郎嘗識鈞甫等請以書先離間之是夜公發書約呂頤浩劉光世兵來會時頤浩節制建業光世領兵鎮江公慮書不達復遣人賫

蠟丸從間道往公已再被赴行在之命知爲傅等姦謀而兵未集未欲誦言戒東野哲各密奏寇未退斬賊數萬衆窺平江若張其朝就道恐夕敗事公亦奏張俊驟回平江人情震讋臣不少留恐生事因命俊遣精兵二千扼吳江而奏曰俊兵在平江者多臣故分屯以殺其勢益懼傅正彥覺勤王之謀先出不意遣兵直擣平江故也十一日附遞發奏臣伏覩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朕即位以來强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臣伏讀再四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不能恭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臣獨有一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

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沖幼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强敵侵凌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付託之重思二帝嚮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勢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靖江左如此則國家大計自爲得之如以臣言爲然乞行下有司令率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臣契勘伏覩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大位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別生它虞更乞睿斷詳酌施行并具因依申尚書省伏望朝廷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及具咨目報苗傅劉正彥其久病無聊日思趨赴行在緣斬寮人馬過平江平江之人各不安居守貳日夕相守不容出城朝夕

率衆即便登途邇者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塗炭之故避位求抑足見聖心仁愛之誠然當此多難人主馬上圖治之時若睿聖謙冲退避上無以副宗廟之寄次無以慰父兄之望下無以副四海之心某嘗備員言官日竊見睿聖皇帝聰明英斷意欲有爲止緣小大臣發誤國至此某叨竊侍從益亦誤國之人適至過江事出倉卒向使將相有人睿聖豈肯輕發今太母垂簾皇帝嗣位而睿聖乃退避别宮若不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共濟艱難中興之宗未易可圖二公苟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當念祖宗二百年涵養之舊今所恃以存亡惟睿聖皇帝況皇帝天資仁厚從諫如流願勉爲之再三懇請睿聖宜無不允也又與柔吉鈞甫書曰此事當責在二公是日公再被促赴行在之命有進士馮轓者後更名康國與公爲太學之舊來平江相從公察轓慷慨氣義人也夜四鼓呼轓具道所以且云已具奏及移書令若得一人往而悉此意大善轓激厲請行詰朝即就道是日再以書促頤浩光世報所處分次序十三日以所奏檢報諸路復督頤浩光世速選精銳來會平江而張俊再被赴秦州指揮且命諫思恭總其兵思恭知逆順信用公言奏不敢交俊兵十四日公被命除禮部尚書將帶人馬疾速赴行在公復奏不可離平江狀十五日傅正彥遣俱重賚詔書撫諭且來吳江代張俊公召重至平江重初桀驁以秘計恐之重迷避既而公得請兼領俊兵有報韓世忠海船到常熱岸者俊喜曰世忠來事濟矣即白公公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號慟十八日見公于平江相對慟哭世忠曰某願與張俊身任之偶甄援自杭來詭稱睿聖面令促諸軍公使爾諭俊世忠及至鎮江喻光世

及部曲等衆皆號慟十九日馮轓至自杭傳正彥答公書皆不情語柔吉鈞甫亦以書來是日頤浩光世報軍行二十日公大犒俊世忠將士令世忠奏以兵歸行在而密戒世忠急至秀據糧道候大軍至酒五行公親呼諸將校至前厲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我順賊逆公復厲聲曰若某此事違天悖人可取某頭歸苗傅等聞傅等以觀察使及金鉅萬求某得其者可即日富貴不然一有退縮按以軍法衆感憤應諾世忠軍自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軍勢甚振是時逆黨傳聞已自震懼有改圖之意矣公又恐賊急邀車駕入海道先遣官屬措置召募海船亦甚集二十一日復遣馮轓以書行且令轓居中幾事相應會得傅等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任非侍郎其誰當之公不勝忠憤度傅等已覺公義兵動而我兵勢既已立遂因遣報之其略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是以見君輅馬必加禮而致恭蓋不如是無以肅名分杜僭亂也廢立之事非常之變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者哉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于天下一旦遜位豈所宜聞自處已定雖死無悔嗚呼天佑我宋所以保衛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則敵人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與誰能廢之況祖宗在天之靈豈不昭昭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終爲不義不忠之人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傅等得書怒遣赤心軍及王淵舊部精銳盡駐臨平而韓世忠之軍已扼秀州矣公作蠟丸帛書云不得驚動聖駕募人賚付主兵官左言以下八人及知廬安

府庫允之皆遣又作手榜遣人間道曉諭臨安居民曰訪聞前
日睿聖皇帝遜位軍民撫泣各不聊生足見軍民忠義之情世
忠既抵秀州稱病日令將士造雲梯脩弓矢器械傅正彥麗駁
亟除世忠俊節度使指揮略云世忠俊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
某詿誤二人皆不受命傅正彥又令朝廷降指揮諭公其詞曰
張某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授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仍令
平江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二十四日頤浩以兵至公
逆且勉之握手噓嚱頤浩亦曰事不諧不過赤族翌日光世亦
至二十七日傳檄內外辭曰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
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
貫首開邊禍遂致敵騎歷歲侵凌逆臣苗傅躬犬彘不食之資
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
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
儉志在愛民閫亂登門再三慰諭而傅等陳兵列刃凶談彌天
逼脅至尊蒼黃遜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
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愕人情孰不憤怒況傅
等揭牓闤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
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某治兵於
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溥各領精銳辛道宗陳思恭總率舟師
湯東野周杞扼據衝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糧揭
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
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
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幽廢之辱
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傅等僞命及專

擅改元仰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二十八日張俊光
世相繼行閤行在已有復辟之議矣初公遣馮轓投以計策傅
正彥聞平江之師將至甚憂恐轓知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
勝非曰張侍郎之意蓋以國步艱難政當馬上治之主上盛年
乃傳位襁褓之子聽斷不出簾帷天下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
謙虛固執內禪之論此猶有一說焉主上受淵聖詔爲天下兵
馬大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爲主睿聖稱皇太弟依舊天下兵馬
大元帥嗣聖當易稱皇太姪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治兵征伐
于外此最爲得策勝非令轓與二人議轓反覆告之傅正彥有
許意遂與同議都堂轓同傅正彥鈞南四人並引見太后勞問
曰卿等皆忠義之臣轓遂奏曲折議定乞賜傅正彥鐵券詔宣
百官少頃畢集宣詔云二十五日苗傅劉正彥等四人上殿奏
事奉聖旨睿聖皇帝宜稱皇太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
皇帝宜稱皇太姪百官退詣睿聖宮上御殿引見傅正彥詞色
粹然問勞有加傅等出宮以手加額曰不意聖天子度量如此
既而傅正彥歸軍逆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王世脩尤大
悖三鼓詣勝非府變其事復欲改正嗣皇依舊而睿聖之名止
稱處分天下兵馬重事勝非不能奪轓次日力爭勝非云勿與
較其實一也轓遂歸而勸王之師已悉至秀州三十日公被命
同知樞密院亦不受四月二日公次秀州奉復辟手詔而傅等
大兵屯臨平公進發三日次臨平世忠當前俊次之光世又次
之逆黨立旗招喻世忠等世忠與戰軍小却世忠親揮刃突前
曰今日不爲官家面上帶幾箭者斬之衆爭奮賊黨苗翊等大
敗傅正彥相繼逃遁是夕皇帝聖旨除公知樞密院事翌日公

與顧浩等入內朝見伏地待罪泣下再三慰勞宣喻云晷在脅
羣兩宮幾不相通一日朕方嗟羨小黃門直趨前傳太母之命
曰張浚早來不得已安置郴州朕不覺覆羹于手今其迹尚存
自念卿旣被責此事誰任公嗚咽奏臣蒙陛下眷遇之厚久歷
臺省不能補助致敵騎憑凌禍變竊發臣之罪大敢復論功上
再三稱歎獨留公引入後殿過宮庭上宣喻隆祐皇太后知卿
忠義欲一識卿面目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公惶恐頓首謝
上屬意欲倚公爲相公辭曉進不敢當益公意以關陝爲中興
根本欲請行矣上曰顧無以見朕意解所服玉帶命內侍覆去
龍飾賜公曰此祖宗御府所寶也公重辭元樞之命詔書曰卿
以小宗伯之職贊天營之事乃能總合諸師來赴行在之急俾
姦宄不敢輒肆威聲旣振妖孽宵奔致朝廷於安平無事之地

卿之功大矣宜勿復辭傳正彥旣敗走與死黨直趨閩中公命
世忠以精兵追之並縛于建州檻至行在所及其黨左言張逵
王世脩等伏法建康市初公起義師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
外間警備亦甚嚴忽有刺客至前將間出文書乃傳正彥遣來
賊公賞格甚盛公顧左右皆熟睡見其辭色不遠問爾欲何如
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者況侍郎精忠大節
感通神明某又安忍害侍郎耶特見備禦未至恐後有來者故
來相報耳公下執其手問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徼後
利頗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遂揖衣而去其超捷若神公翌日
取嘉禾死罪囚斬以狥曰此苗傳等刺客也後亦無它公私識
其人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盜薛慶嘯聚淮甸兵至數萬附者
日衆公以密邇行闕一有滋蔓爲患不細且聞慶等無所係屬

欲歸公麾下請往示大信以招撫之渡江而斬賽等率兵隨遂
徑至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膀示以朝廷恩意慶
感服再拜始公入賊壘外間不聞公信浮言疑動頗造等遽罷
公樞筦及聞公訖事還上歎息即日趣公歸且詔就職公辭上
撫勞再四復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公有曰願同越勾踐焦思
先吾身其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仍題其後曰卿看
畢可密藏恐好議者以朕爲意篇什也其眷待如此公素念國
家艱危以來措置首尾失當若欲致中興必自關陝始又恐敵
或先入陝陷蜀則東南不復能自保遂慷慨請行詔以公充川
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賜親筆詔書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
艱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竭力自效共拯艱危今
遣知樞密院事張某往諭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

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狥國無貽名教之
羞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勳公行有日矣
會御營平寇將軍范瓊來赴行在瓊自靖康圍城與女眞通及
京城破逼脅后妃及淵聖太子宗室入敵中又乘勢剽略爲亂
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罪狀非一至是聞二兇伏誅始自豫章
擁衆入朝旣陛對悖其衆感悖無禮多所邀求且乞貸傳正
彥逆黨左言等死公奏大畧云瓊大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
吸群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它
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臣任樞筦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陝啓
行有日適心腑若不盡言乞伸典憲死且不瞑上深然之公
獨與權樞密院僉許文字劉子羽密謀夜召子羽及選密院謹
飭吏數輩作文書剳榜皆備鎖吏于府中翌早公赴都堂召瓊

議事瓊擁兵衛甚恐衆自若坐定公數瓊罪瓊愕眙命縛送
大理寺劉子羽已張榜于省門外親以聖旨撫勞瓊衆曰聖旨
只正瓊罪汝曹皆御前軍也無所預衆頓刃應喏瓊諭死兵分隸神
武軍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義率諸將誅傳
正彥乘輿返正復誅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矣自武夫悍
卒小兒竈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名盎然歸仰忠義之
感實自此也公辟子羽參議軍事遂西行獨念上孤立東南朝
廷根本之計未定蚤夜深思苟有所見不敢不納忠以身在外
而不言也嘗奏曰前日餘杭二兇鼓亂彼豈真惡內侍哉當此
艱危人情易搖欲爲不順借此以鼓惑衆聽耳然在我者有隙
可指其事乃作願陛下謹之察之於細微未萌之事剴切致意
使姦逆無以窺吾間又曰臣累具奏謂前此大臣不肯身任國

事意謂事苟差失衆言交攻取禍必大惟因循度日萬一得罪
而去亦不過謂庸繆落職領祠而已此風誤國有素願陛下臨
朝之際不惟厭指與大臣決議繼自今必使身任其責脫或敗
事誅罰無赦又奏曰聽言之難自古記之書稱先王之盛有曰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夫僕從之微也而亦必嚴擇蓋其朝夕在
君側浸潤膚受言爲易入苟使小人得售將何所不至夫小人
進讒說以快其私經營窺測投隙伺間固不正名其事顯斥其
人也或因獻談諧之說或假託市井之論夤緣附會其端甚微
人君一或忽之則忠賢去國億兆離心其禍有不可勝言矣臣
謂欲盡聽言之道莫若親君子而遠小人不然雖有過人之聰
明而朝夕所狎近者既皆非類漸漬以入其能無過聽之失乎
又奏曰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體乾剛健而能底其志者也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法天莫大於此少康氏有
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夏后之業復振蓋其經營越四十年向使
其間一萌退縮之意則王業無自而興矣漢高帝困於鴻門屏
於巴蜀敗於滎陽京索間屢挫而愈不屈終滅項氏以啓漢基
此二君者豈非剛健不息而卒能配天乎今日禍變可謂極矣
意者天將開中興之基在陛下體乾之剛身任天下而已願陛
下以至公至誠存心惻怛哀矜思天下之所以困窮生民之所
以塗炭自反自咎身任其責便佞之惑耳者去之美麗之悅目
者遠之以至於衣服飲食亦惟菲薄之務淡然漠然視天下無
足以動吾心者而專以宗社生靈爲念苟言之非有益於宗社
生靈者弗言也苟思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思也持之以
堅行之以久乾乾不息則上可以動天下可以格人由近及遠

由內及外民雖至愚豈不感化少康漢祖之事業又何難哉臣
於陛下分則君臣情則父子故雖遠去天威而區區愛君之心
不敢不思所以自效上手書賜公曰卿自離闕曾未幾時奇畫
深規忠言讜論著之簡牘已三上矣虛懷領覽嘉歎不忘時渡
江大赦獨李綱以言者論列貶海外不放還公論奏逆黨如吳
开莫儔輩反得生歸綱雖輕疎亦嘗爲國任事乃不得叙天下
謂何上用公奏綱得內徙始公嘗論綱罪至是獨爲伸理其用
心公明無私好惡類如此云公自七月離行在經歷長江上及
襄漢與帥守監司議儲蓄之宜以待臨幸先是上問公大計公
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乞別委大臣韓世忠鎮淮東令
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行與秦川首尾相應朝
廷議既定公行未及武昌而江浙士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公

以十月二十三日抵興元奏曰竊見洪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臣
頃侍帷幄親聞玉音謂遊令中原必基於此臣所以不憚萬里
間關自效庶幾奉承聖意之萬一謀於興元理財積粟以待巡
幸願陛下鑾輿早爲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
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勢斯可定矣始公未至
敵已陷鄜延鄜延帥郭浩寄治德順軍敵驍將婁宿率衆於九
月二十九日引大軍渡渭河犯永興知軍郭琰遁去敵兵四掠
而諸帥方互結仇怨不肯相援人心皇皇公到才旬日即出行
關陝復奏請早決西來之期以係天下心至陝訪問風俗罷斥
姦贓而尤以搜攬豪傑爲先務一時氣義奉勇之士爭集麾下
吳玠及其弟璘素負才畧求見公願自試公與語奇之時玠方
修武郎璘尚副尉公獎予不次擢用命玠爲統制璘領帳前親

兵皆感激誓以死報諸帥亦惕息聽命會諜報敵將寇東南公
即命諸將整軍向敵使婁宿不得下已而敵果大入寇江淮車
駕浮海東征四年二月公以敵勢未退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
德音知敵既北歸矣乃復還關陝奏曰陛下果有意於中興之
功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渚臣當料率將士奉迎鑾輿永爲
定都大計又奏曰臣竊惟國家不競患難薦臻寇敵憑凌海宇
騰沸二聖久征於遠塞皇輿未復於中原而敵國交兵方興未
艾郡邑半陷於賊手黎元悉困於塗泥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
此之比必欲昊穹悔禍兆庶獲安自非君臣之間更相勉勵痛
心嘗膽修德著誠大誅姦邪頓革風俗親君子遠小人去讒佞
屏聲色節嗜慾崇節儉則將以上應天變下懷民心四海黔黎
殆未有休息之日也若昔黃帝遭蚩尤之亂大禹罹洪水之災

卒能平夷終歸安治者正以君臣上下苦心勞形杜邪枉之門
開公正之道天人響應遐邇協謀故能平難平之寇成不世之
績上手書報公以敵退奏狀且曰卿受命而西大恢遠畧布朝
廷之惠意得將士之歡心積粟練兵興利除害去取皆當黜陟
惟公而又雅志本朝嘉猷屢告眷惟忠懇實副倚毗是月敵大
帥粘罕復益二萬騎聲言必取環慶路公率諸將極力捍禦敵
勢屢挫生擒女眞及招降契丹燕人甚衆時聞兀术猶在淮西
公懼其復擾東南使車駕不得安息事幾有不可測者即謀爲
牽制之舉始公陛辭上命公三年而後用師進取至是上亦以
敵欲萃兵寇東南御筆命公宜以時進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
擣敵虛公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八月十三日收復永興
軍敵大恐急調大帥兀术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

十間與粘罕等會而五路之師亦以二十四日至耀州富平大
戰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先薄敵陣自辰至未殺獲頗衆會環
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而諸軍亦退舍
公斬哲以徇退保興州時陝右兵散各歸本路宣撫司獨親兵
實從官屬有獻議退保夔州者公堅駐不動以扼敵衝獨參議
劉子羽毅然與公意合廼劾與議者遣子羽出關召諸將收散
亡將士知宣司在興州皆相率會子羽于秦亭凡十餘萬公哀
死問傷錄善咎已人心悅焉廼命吳玠聚涇原兵據高扼險于
鳳翔之和尚原守大散關斷賊來路命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
階州大潭一帶命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
州以固蜀口敵見備禦已定輕兵至輒敗不敢近公上疏待罪
上手書報公曰卿便宜收合兵散養銳待時但能據險堅壁謹

守要害隘以保固四州之地又能牽制南下之師則惟卿之賴
公奉詔益厲諸將嚴備待敵紹興改元五月敵帥烏魯折合統大
兵來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敵敗走三日間連戰輒勝敵逗
留山谷人馬死亡十之四八月粘罕在陝西病篤召諸大帥謂
曰吾自入中國未嘗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
不能取蜀爾曹宜息此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出而怒曰是謂
我不能耶粘罕死即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玠及其弟
璘與合戰出奇邀擊大破之俘馘頭領及甲兵以萬計兀朮僅
以身免亟自髠鬚髯狼狽遁歸得其麾蓋等自敵入中國其
敗衄未嘗如此也先是上以公奉使陝右捍禦大敵制加公通
奉大夫公念自靖康中召赴京師更歷變故出身爲國遠去太
夫人色養於茲七年乃奏迎太夫人自廣漢來閬中版輿就養

又思所以悅母意遂乞以通奉恩命特封外祖父母優詔許焉
二年上謂公來至西方時敵已陸梁蹂踐關陝及引師而歸勢
誠不敵而保護衝要迎挫大敵蜀賴以全聚兵至十五萬勤勞
備至制加公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賜手書曰朕非敢與取
秦穆之效而卿自修孟明之政是用夙夜歎嘉今遣內侍任源
往宣旨源歸公附奏謝且密奏曰天下之事每當謹微一失於
初末不可救夫其顯者微也常情謂爲微而忽之明智以其著
而謹之唐元宗惑女色而致祿山之禍憲宗任內侍而啓晚唐
之禍其初二君之心皆以爲微而不加察也孰知其貽害之烈
至此哉願陛下於事之微每深察焉則天下幸甚是歲公亦遣
兄滉及官屬奏事行在所上嘉恩意有加公在關陝凡三年以
蜀兼之軍當方張之寇蚤夜勤勞親加訓撫其規模經畫皆爲

遠大恢復之計以劉子羽爲上賓子羽忠義慷慨有才畧諸將
歸心任趙開爲都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
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敵不敢
近而西北遺民聞公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形勢
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然公承制黜陟悉本至公雖鄉黨親
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紛然起
謗議於東南矣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任副總管逼逐帥臣王
庶奪其印又方命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張忠彥等降賊皆端腹
心實知其情公送獄論端死而謗者謂公殺端及趙哲爲無辜
且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爲非是朝廷疑之三年春遂遣王似來
副公公聞即求去且論吳玠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
加其上公雖累乞去而以負荷國事至重未嘗少忘警備會敵

大帥撒离喝及劉豫叛黨聚大兵自金商入寇公命嚴爲清野
之計分兵據險前後撓之敵至三泉掠無所得乏食狼狽引遁
大軍躡之人馬死曳滿道所喪亡不減鳳翔時是時公累論奏
王似不可任而似與宰相呂頤浩有鄉里親戚之舊頤浩不悅
又武告朱勝非以公唱義平江時嘗有軋勝非語勝非陰肆誣
毀詔公赴行在公力求外祠章至十數上上弗許四年二月至
行在御史中丞辛丙嘗知潭州公在陝時調丙發潭兵赴湖北
丙怯懦不能遣反鼓唱軍士幾致生變公奏劾丙且令提刑司
取勘丙憾至是遂率同列劾公誣以危語始公在陝嘗以秦州
舊驛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東陝西失職來歸之士給以衣食
令一人年長者主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請於朝廷往反動經
歲恐失事機即用便宜指揮鑄以給之然後以聞而丙謂公設

權閫以崇儲擬倚方而鑄印公初被命還闕奏歸上冢取道東歸夔峽慮淺安遠近之心而呂頤浩又以書來言若一離川陝事有意外誰任其責宜以事實告上萬一欲倚留宣司當爲開陳如請公不顧也而丙反謂公不肯出蜀意有他圖公恐懼亟以報詔書進呈上始愕然即詔宣押奏事公竟稱疾待罪而論者亦不已六月遂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福州居住公知寇既犇川陝之患必將復萃師東南不敢以得罪遠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已盛講和好之議乃具奏曰臣竊觀此寇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蹙即言和勢烝即復肆前後一轍請姑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粘罕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勅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爲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余視作辦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覩之

難稍息則復大集番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敵困饒風進退未皇先是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上敵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辭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輟行敵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舒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爲難從之事也竊惟此寇傾我社稷壞我陵寢廹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至深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況劉豫介然處於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於敵借使暫和心實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辭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既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爲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蚤夜深思豈爲備

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爲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戍邊者無懈惰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斥遠和議用定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關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爲統制後皆有聲時服公知人公即日赴福州從者皆去府與才兩人既至閩門以書史自娛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引敵大兵繇數路入寇騰言侮慢上下恟懼上思公前言之驗罷宰相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亦建請車駕幸平江召公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不許辭免日下起發手書賜公曰卿去國累月未嘗彌忘考言詢事簡在朕心想卿志在王室益紓籌策毋庸固辭便可就道夙夜造朝

嘉謀嘉猷佇公入告金書疾置絡繹於道公即日行中途條具戰守之宜甚悉且乞先遣岳飛渡江入淮西張聲勢以牽制敵大兵在淮東者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見玉音撫勞加於疇昔即日復除公知樞密院事公奏曰人道所先惟忠與孝一虧於已覆載不容自昔懷姦欺君妬賢賣國當時閭巷細民莫不深怨嫉憤恨不食其肉者至若一心事上守正盡忠雖天下後世皆知企慕稱歎思見其人焉蓋理義人心之所同故好惡不期而自定臣以區區淺薄之質幼被家訓粗知義方平居立身以此自負偶緣遭遇寖獲使令陛下任之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於臣者攻毀之備至有求於臣者責望之或深上賴聖智保全微躬臣奉使無狀豈不自知至於加臣於大惡之名陷臣於不義之地隳臣子百世之節貽痛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咽痛憤無已

今陛下察其情僞保庇孤忠許以入侍旋擢樞筦在臣毀首倂身無以論報然而公議之所劾訓詞之所戒儆之天下副在史官臣復何顏敢玷近列上親書詔曰張浚愛君憂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彼百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爲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然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怪比復召浚置之賓客而觀浚恐懼怵惕如不自安尚慮中外或有所未察與夫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時太史局占明年當日食正旦公奏曰臣聞太史推測天象以來年正月之旦日有食之臣竊惟天之愛人君必示以災變使之恐懼修

省勉求爲治人主修德畏天則天心眷佑享國無窮如其怠忽不省歸之時數禍有不可勝言[illegible]然而應天之道在實不在文當求之於心考之於行心有未[illegible]之行有不善者改之如天之無不公如天之無不容如天[illegible]無私而不失其信則何憂乎治道之不舉何患乎賢才之[illegible]至哉公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大酋兀朮擁兵十萬于維揚朝廷先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軍前還夜與公遇于中塗公問以寇事及大酋問答良臣繪謂敵有長平之衆且諭良臣等當以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尅日過江決戰公密奏使人爲敵恐怵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須令更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爲彼得上然之公遂疾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既部

分諸將遂留鎭江節度之令韓世忠移書兀朮爲言張樞密已在鎭江初敵諜報公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書押色動即强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敵背遁士馬之食狼狽死者相屬遣諸將追擊所俘獲甚衆上遣內侍趣公赴行在所五年二月十二日宣制除公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除左僕射先是公在川陝念上繼嗣未立以紹興元年八月十五日上奏曰臣荷陛下恩德之厚事有干於宗廟社稷大計臣知而不言誰敢爲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死臣恭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念爾宮倚託之重夙夜憂勤不近聲色不事玩好是宜天地感格祖

宗垂佑受福無窮決致中興臣之區區亦冀依日月之末光獲保終年少效補報臣竊見西漢之制人君即位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陛下時詔大臣講明故事仍先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至是入謝復陳宗社大計莫先儲嗣雖陛下聖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係天下之心不可不早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見養二人長者藝祖之後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公出見趙鼎都堂相與仰歎聖德久之自是與鼎益相勉厲同志協謀以爲爲治之要必以正本澄源爲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尊安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褻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意焉嘗奏曰王者以百姓爲心修德立政惟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翕我將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不世

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弘幽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
策以獻上嘉納焉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
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為治道之本莫大夫辨君子小
人之分聖意孜孜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
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
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
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
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
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
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
之剛正不撓無所阿狥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

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
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
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
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
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者
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己者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
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己者而稱
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
惡不公以至於忘身忘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
嗜欲清明其躬以臨照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上
還臨安公留相府未閱月復出江上勞軍至鎮江召韓世忠親
諭上旨使移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即日舉軍

渡江公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
躍思奮時巨寇楊么據洞庭重湖朝廷屢命將討之不克公念
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形
勢為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
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于泊中而盡驅其衆四出為暴
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
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合之固已疲於奔命又
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之憂黨與必攜可招
來也雖已命岳飛往而兵將未必諭此意或退兵殺戮則失勝
筭傷國體遂具奏請行上許焉公在道念國家任事不顧身者
常遇禍而畏避祟虛譽者常獲福以為國之大患奏曰今未有
疾於此正在膏肓膚髓畏縮方且戒以勿吐勿下姑進參苓而

安養之雖終至於必死主人猶以為愛己也乃若良醫進剖胷
洗腸之術旁觀駭愕指以為狂至其疾良已尚不免於輕試之
謗自古掠美附衆者得譽常多而骨鯁當權者負謗常重澶淵
之役寇準決策親征功存社稷事定之後姦臣乃謂其輕棄萬
乘今合天下之力以誅天下之不義雖湯武復生亦必出此而
顧乃為恐懼顧慮之計何由而事功可集哉蓋公所以自任者
始終如此故每因事為上言之行至醴陵獄犴數百人盡楊么
遣為間探者帥席益傳至遠縣囚之公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
晉俾分示諸寨曰爾今既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餓死矣
早降即赦爾死數百人驩呼而往五月十一日至潭州於
寨首領黃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誠等屢嘗殺招安使命
疑不安公遣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其黨大恐

相繼約日來㪫丁壯至五九萬老弱不下三十萬公一切以誠
信撫之六月湖寇盡平乃更易郡縣姦贓吏宣布寬恩上手書
賜公曰覽奏知湖寇已平非卿孜孜憂國不憚勤勞誰能寬朕
憂顧奏到之日中外歡賀萬口一詞以謂上流既定而川陝荊
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乎於是公奏
遣岳飛之軍屯荊襄圖中原遂率官屬吏兵泛洞庭而下時重
湖連年舟楫不通公舟始行風日清爽父老歎息以為變殘賊
呻吟之區為和氣也始公定議令韓世忠屯承楚於高郵作家
計及公出征而廷議中變公復請去上悟俾[illegible]計公既
兩發儲嗣之議至是聞建資善堂皇子出就傅喜不自勝以為
當以擇師傅為先遂具奏薦起居郎朱震秘閣修撰范冲可任
訓導之選公雖在外常以內治為憂每有見輒入奏其一謂自

昔人君命相與之講論天下大計次第而施行之故日積月累
成効可必譬之營室先度基址次定規模付諸匠者以責其實
一有不合安可輕委自建炎以來陛下遴用大臣未知責以何
事而大臣進說於陛下未知何以奉詔臣但見一相之入引進
親舊報讎復怨以行其私意而已欲望國家之治安其可得乎
其二謂祖宗置臺諫本慮夫軍民之利害人才之善惡官吏之
能否廟堂不能盡見而周知臺諫得以風聞而論列不幸大臣
不得其人則臺諫力爭明辨以去之耳今乃不然陰肆揣摩公
為反覆或伺候人主之意或密結大臣之私措摭細故以示其
公人主不可以不察也其三謂祖宗時郎曹之選非累歷親民
不以授自臺閣而為守貳者十嘗七八蓋使之更歷世故諳曉
民情養成其材以備任使今則不然事已記者可至言官弄文

采者皆升館職日進月遷驟竊要位一居京局視州縣為冗官
故有為大臣而不知民情之休戚財用之盈虛軍政之始末者
有為侍從而不知州縣所宜施行者況責以任天下大計哉上
嘉納焉公自岳鄂轉淮西東諸將大議防秋之宜直至承楚偏
境震動上念公久勞于外遣中使賜手書促歸制除公金紫光
祿大夫公力辭至四五乃許特封公母計氏秦國夫人賜公兄
浞紫章服及五品服二人官公親屬兩人公以十月十一日至
行在上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
殺之仁卿之功也公頓首謝曰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臣得效
愚計上親書周易否泰卦以賜焉公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
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
道同故其所趣向亦同會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

引本圖利廢說詐之蹤莫可跡究或故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
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
原其用心而已矣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
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
茹以其彙貞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
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所心則朋
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
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自是
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
三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以生焉當今時
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
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為

上嘗召公獨對俾毀問所宜爲公退奏曰臣竊惟二帝皇族遠
處沙漠艱難無聊與夫輕侮受辱可想而見也尚忍言之哉臣
嘗痛揣計之如此者蓋三千晝夜矣虎狼用意實欲摧折而消
磨之也雖然此尚以陛下總師于南耳異時或一有差跌其禍
可勝言乎今事雖有可爲之幾理未有先勝之道蓋兵家之事
不在交鋒接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得天下之心則士氣百倍
忠叛歸服雖然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心念之間一毫有差
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弟之心須臾不忘寢食
之間父兄在念當思共爲陛下雪讎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
位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譖說不行邪言不入市井之
談不聞道義之益日至則內外安心各服其職而有才智者悉
思盡其力矣皆曰吾君棄珠玉絕弄好輕犬馬賤刀劍金帛之

寶不以予幸倖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以至吾君言動舉措俱
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望教化之可行矣如是則將帥
之心日以壯士卒之心日以奮天下百姓之心皆以歸夷狄雖
號巷服然非至若愈歎也問陛下之盛德知中國之理直則氣
折志喪小大雖與戰必不力衆必不屈則陛下何爲而不可成
乎或有不然疑似之說毫髮著見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
怒與目事乖勢去禍亂立作如覆水之不可救也蓋隙見於此
則心生於彼不易之道自古爲君之難非特今日也一言之失
一行之非或失色於人或失禮於人或一小人在側便足以致
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徒陳兵闕下旁引他
辭其監不遠也爲人上者其可不兢畏戒懼耶其警戒深切如
此上皆嘉納且命公以所見開具條來上公承命條列以進號

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立國之本用兵行師之道君子小人之
情狀駕馭將帥之方均節財用之宜聽言之要待近習之道以
至既往之得失郡縣之利病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六
年正月上謂公曰朕每以事幾難明毋意精思或達旦不寐公
奏曰陛下以多難之際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系慮之誠
是也然臣嘗聞之聽雜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
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君人者修己正心惟使仰
不愧于天俯不怍於人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實爲所當爲會
不它卹陛下聰明睿知灼知古今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
往而不濟乎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和澄靜心氣庶幾利害紛
來不至疑惑以福天下以建中興公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
復據中原爲謀叵測不　皇寧處于朝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

將以觀機會上許焉即張榜聲豫僭逆之罪以是月中旬啓行
公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殺澠閒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
軍在前雖有它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
也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論者多以前
後空闕敵出它道爲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
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爲可安乎既以此告于
上又以此言於同列惟上深以公言爲然至江上會諸帥議事
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揚命劉光世屯合淝以招北軍命張
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佐俊命岳飛
進屯襄陽以窺中原形勢既立國威大振上遣使賜公御書裴
度傳以示至意公於諸將中尤稱韓世忠之忠勇岳飛之沉鷙
可倚以大事世忠在楚州時入僞地叛賊頗聚兵世忠渡淮擊

敗之直引兵至淮揚而還士氣百倍上手賜書公曰世忠旣捷
發冝還屯進退合宜中外忻悅毎患世忠發憤直前沓身不顧
今乃審擇利便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宜明審虛實徐爲
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支吾不暇以逸待勞時飛母死
扶護葬廬山公乞御筆敦趣其行飛奏詔歸屯公身任輔相雖
督軍在外朝廷有大差除不容不預議而孟庾除知樞密院及
高世則除節度使皆不知始末具奏以爲如此則臣不當在相
位上親筆喻指焉公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
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臨安僻居一
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奏請車
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公又渡江遍撫淮上諸屯
屬方盛暑公不憚勞人人感悅時防秋不遠公以方畧諭諸帥

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乘幾擊之六月制加公食邑食實
封時公所遣人自燕山回知徽宗皇帝不豫又聞欽宗皇帝所
貽金人書奏曰臣近得此言不勝臣子痛切憤激之情仰惟陛
下處天子之尊遭父兄之變聖懷惻怛勤切于中固不止坐薪
嘗膽也臣願陛下至誠剛健勉强有爲成敗利害在所不恤彼
藉姑息之論紓小忠之說者爲一己妻孥計耳使天有志於中
興陛下沓然決爲躬冒矢石事無不濟使天無意乎中興陛下
雖過爲計慮以圖一身之安曾何補於事乎但當盡其在我一
聽天命而已况夫孝弟可以格天仁厚可以得民推此心行之
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七月有詔促公入覲八月至行在時張
俊軍已進屯盱眙三帥鼎立而岳飛遣兵入僞地直至蔡州焚
其積聚時有俘獲公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力論同者極鮮

惟上斷然不疑車駕以九月一日進發逮至平江公又請先往
江上諜報叛賊劉豫及其姪猊挾敵來寇公奏敵疲於奔命決
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公旣行而邊遽不一大將張俊
劉光世皆張大賊勢爭請益兵自趙鼎而下莫不恂懼至欲移
盱眙之屯退合淝之師召岳飛盡以兵東下公獨以爲不然以
書戒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盡勦何以立國平日
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時楊沂中爲張俊軍
統制公令沂中往屯濠梁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
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某不敢私諸將悚懼聽命公至江上知
來爲寇者實劉麟兄弟豫封麟淮西王兵凡六萬人冦已渡淮
南涉壽春逼合淝公調度旣已定矣而張俊請益兵之書日上
劉光世亦欲引兵退保劉豫又令鄉兵僞胡服於河南諸州十

百爲群由此間者皆言處處有敵騎趙鼎及簽書樞密院事折
彥質惑之移書抵公至七八堅欲飛兵速下又擬條畫項目乞
上親書付公大畧欲俊光世沂中等退師善還爲保江之計不
必守前議公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淮
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向若叛賊得據淮西因糧就運以爲
家計江南其可保乎陛下其能復遣諸將渡江擊賊乎淮西之
冦正當合兵掩擊令士氣益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
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願陛下勿專制于中
使諸將不敢觀望上手書報公曰朕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問於
卿今覽卿奏措置方畧審料敵情條理明甚俾朕釋然無復憂
顧非卿識慮高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是時內則廟堂外則諸
將人人畏怯務爲退避自全之計雖公遠策之忠始終不貳然

握兵在外間隙易生向非主上見幾之明不惑羣議則諸將必引而南大勢傾矣及奉此詔異議乃息而諸將亦始爲固守計既而賊大張聲勢於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楊沂中亦以十月四日抵濠州公聞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人情恟動晨夜疾馳至采石遣諭光世之衆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公來采石大恐即復駐軍與沂中接連相應劉猊分麟兵之半來攻沂中是月十日沂中大破猊於藕塘降殺無遺猊僅以身免麟援寨遁走擄獲甚衆得糧舟四百餘艘於是公奏車駕宜乘時早幸江上上賜手書曰賊豫阻兵梟雛犯順夾淮而陣侵壽及濠卿獎率師徒分布要害臨敵奮壯仗義直前其張翼舒風馳電掃遂使凶渠宵遁同惡自焚觀草木以成兵委溝壑而不顧昔周瑜赤壁之舉談笑而成謝安淝上之師指揮

而定得賢之効與古何殊寤寐忠勤不忘嘉歎公奏曰逆雛遠遁尚稽授首之則金寇方强未見息戈之日臣之罪大何所逃刑願陛下念十年留滯之非數雙馭還歸之晚儻爲民而勞已當有神以相身無使自謀擇利之言得惑至高無私之聽又上奏以賊臣遁者輒入邊塞今雖勝捷而渠魁遁去殺戮雖衆亦吾赤子致彼操戈而輕犯由臣武備之弗嚴願賜顯黜以允公議上深嘉歎焉有旨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諸色人等備見勤勞可令張杲等第保奏公奏驅馳盡瘁職所當然賞或濫加上將解體乞上保奏戰功庶可旌勸軍士又遣內侍賜公古端石硯筆墨刀劒犀甲且召公還及至平江隨班朝見上曰卻賊之功諶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乞去方公未至平江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曰昨日獲聞聖訓惟是車

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蓋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爲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思戀王室逆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爲之先臣懼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欲下巡幸詔書誰能深信而不疑者何哉彼知朝廷姑以此爲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況陛下親臨大江氣當百倍苟士不効力人有離心陛下雖遇自爲計將容足於何地乎又不過

日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何爲此論者特可紓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使年年爲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當自怨望難乎其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而下變故不測夫襄漢我所有也賊舟何自而來使逆叛事力有餘果然淩犯水陸偕進自上而游陛下雖深處臨安亦能以安乎矧惟陛下負四海之重責有爲而未成天下猶矜憐而歸心於陛下不爲而坐待其盡其爲禍可勝言耶要須剛大志氣恢廓度量以拯救天下爲心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度事而爲審時而動先謀自治利而誘之致而破之何難而不可濟今臣侍陛下以還歸在臣之謀無所任責臣亦得計矣而爲陛下國家計則爲不忠是以披心腹露肝膽反復一二言之惟陛下詳教而曲諭焉庶幾君臣之間得盡其道不貽萬世之悔上翻然從公計十二

尸趙鼎出知紹興府專委任公公謂親民之官治道所急而比年以來內重外輕祖宗之法盡廢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于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郡守監司有治狀任滿除郎郎曹資淺未經民事之人秩滿除監司郡守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名同日較其治効優加擢用治民無聞者與閑慢差遣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郡守殿最如前仍乞降詔又以災異奉復賢良方正科上皆從之七年正月上以公去冬郤敵之功制除特進公懇辭再四先是十二月以祿令成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公辭不得命求回授兄滉至是上謂公曰卿每有遷除辭之甚力恐於君臣之義有未安也公乃奉命

行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illegible]下

公與趙鼎當國時議徽宗在沙漠嘗遣宿通問遂遣問安使何蘚等行是年正月二十五日蘚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上僊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公奏天子之孝與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讎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為晚也數日後求奏事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上命公具草以進親書付外其詞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士民之上勉求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于我家天地崩裂諱問遠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臣庶尚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中外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兵卹民輔朕不逮皇天后土實照臨之無或自暇不卹朕憂又以公諭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公退又具奏待罪曰仰惟陛下時遇艱難身當險阻圖回事業寢食不遑所以思慕兩宮憂勞百姓未嘗一日忘也臣之至愚獲遭任用在諸臣先每因從容語及北狩事聖情惻怛淚必數行臣感慨自期願殲深讎十年之間親養闕然愛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志拯生民塗炭之難則臣之事親保家庶幾得矣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illegible]罔極之思哀復何言罪將誰執載念昔者陝蜀之行陛下丁寧告戒且曰我有大隙于金刷此至恥惟臣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賊無憚況以沙漠之墟食飲憂慮兩宮處此

遵豫固宜今日之禍端自臣致尚叨近輔實愧心顏伏願明賜
罷黜亟正典刑仰以慰上皇在天之靈俯以息四海怨怒之氣
上降詔起公視事公再上疏待罪不獲請車駕以二十七日發
平江三月十一日至建康府公總領中外之政會車駕巡幸又
值國郵幾事叢委公以一身任之至誠惻怛上下感動人情頼
公以安每對必深言讎恥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
上方厲精克巳務自損節戒飭宮庭內侍等無敢少有越度者
事無巨細必以咨公覘諸將詔旨往往命公擬進未嘗易一字
四方有災異公必以聞祥瑞則皆抑不奏知果州宇文彬通判
龐信孺進嘉禾九穗並鐫秩放罷而四方皆知朝廷好惡所在
矣四月公行淮西撫諭諸屯築廬州城治東西關且申防秋備
自公來東南太夫人留蜀及再入政府遣人迎侍太夫

蜀未即出上爲降旨召公兄滉俾迎侍而來又遣內侍
往諭意五月始達建康而公亦自淮西歸上疊遣中使勞問太
夫人賜予稠疊公戴星而出經處國事至暮入侍色養委曲奉
承中外觀感歆慕傳相告語以爲美談自公與趙鼎在相位以
招來賢才爲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百執事奔走效職不
敢自營人號爲小元祐而公尤未嘗以恩讐私親戚仲兄滉上
知其賢累欲加以異恩公輒辭及賜進士第後省官繳駁公非
惟不加忤且奏不當以臣故沮後省公議外舅宇文時中政和
中爲郎出守大藩舊以寓直萬里召赴僅進職知湖州舅氏計
有功久在幕府得直徽猷閣公止乞就秘閣人服其公公以人
主當務講學以爲脩身致治之本薦河南門人尹焞宜在講筵
有旨趣赴闕會旱災且自太夫人以狄閭門悉卧病公力求去

至再四不得方車駕在平江時公歸自江上奏劉光世握兵數
萬無復紀律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宜賜罷
斥用警將帥上然之罷光世而以其兵盡屬督府公命參謀兵
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公又自往勞之人情恊附上下帖然
而樞密使秦檜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握兵爲督府之嫌奏
乞置武帥臺諫觀望繼有請乃以王德爲都統制卽軍中取酈
瓊副之公歸以爲不然奏論之而瓊等亦與德有舊怨與其下
八人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爲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爲制置
判官以撫之此軍自聞王德爲帥往往懷疑而酈瓊遂陰有異
志唱搖其間八月八日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行欲渡淮歸劉
豫祉不肯渡詈瓊等碎齒折首以死公遂引咎力求去位上不
得留因問可代者公辭不對上曰秦檜何如公曰近與共事始

知其暗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公擬批召鼎既出檜謂公必薦
巳就閤子與公語良久上遣人促進所擬文字檜始錯愕而出
後反譖鼎上召公而張丞相進留至上使人促始進入檜之交
諜類此公本以檜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天
下事而一時仁賢薦檜尤力公遂推引同朝始覺其顧望包
藏故臨行因上問及之先是公遣人賫手榜入僞地云劉豫本
以書生被遇太上皇帝曾居言路主上嗣極擢守鄉郡當山東
之要衝任濟南之委寄眷禮殊厚責望至深俄聞率衆以請降
旋乃失身而據位詳亦迫於畏死姑務偷生如能誘致金人使
之疲弊精兵健馬漸次消磨茲誠報國之良圖亦爾爲臣之後
効更須愛惜民力勿使傷殘儻或永懷異心自致顯戮豈惟皇
天后土有所不容抑恐義士忠臣終懷憤疾金人用事者見此

徬已疑豫八月豫聞王師欲北向遣韓元英告于金謂南宋張
某總領烏合之兵或過宿亳或窺陳蔡或出襄陽増修器甲起
浙軍裝其志不小先起制人後起制於人欲乞兵同與金得此
報謂豫眞欲困已益疑之會瓊等叛去公復多遣間散持蠟書
故遣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瓊等降而豫又乞兵于金十
月金副元帥兀朮徑領兵來廢豫惜其機會之來公已去位矣
葢公以九月五日得請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左司諫王縉奏乞罷公即日補外都官郎中趙令衿繼上疏
亦罷去而御史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誼交
章詆公未已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
住於是趙鼎復當國而車駕自江上還臨安矣公出任國事每
以不得從容盡子職爲念及既去國太夫人以公退處欣然從

之八年二月抵永左右侍旁凡所以順承親意者無不曲盡太
夫人安之不知其爲遷謫也然公自以爲上遇我厚竄流離遠
屏亦未嘗一念不在朝廷作草堂旁近以奉版輿游歷命以三
省爲文紀之曰予作堂于寓止客館之東隅僅庇風雨取曾子
三省之目以名之其省謂何思吾之忠於君孝於親修於已者
恐或未至也士大夫學聖人之道當求所以通天人之際乎之
三省將有進於斯而愧其未能也則公之所深省而自得者遠
矣是歲秦檜已得政始決屈已和戎之議九年正月詔書至永
公伏讀恐懼寢食不安移書參知政事孫近大畧曰管仲進不
尊秦爲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葢知帝秦之禍遅發而大
况我至讎深隙遽欲脩好而幸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
不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后廢置大臣起罷兵之議

建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某是以復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
思審以啓沃又聞故人李光自洪州召入政府復以此意移書
抵之懷不自已又具劄子以奏曰恭覩詔書之頒再三伏讀通
夕不寐今日事之虛實姑未論借令敵人有故上下分離天屬
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將來人情益解士氣
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
何詞以對顧事理可憂有甚於此者陛下焦心勞慮積意兵政
精誠感格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仇聽其號令遊說之士取功
於一時忠勳之臣置身於無用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且欲
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矣今從約之遽
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說答猾敵之詭秘措置失緒不勝寒心
願陛下思宗社之計圖恢復之實遏之以太勢庶乎國家可得

而立臣罪戾之餘一意養親深不欲論天下事顧惟利害至大
至重不忍緘默以負陛下之知惟陛下留意二月以大霈復宣
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公復具劄子曰竊惟今
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強勉圖事而已陛
下進而有爲則其權在我且順天下之心問雖艱難終有莫大
之福陛下退而不爲則其權在敵且咈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後
將有莫大之憂夫在彼者情不可保在我者心不可失外猾敵
國內羅實害智者所不爲也仰惟聖慈深計審慮茂圖大業永
福元元又自作謝表云敢不專精道學黽勉身修求以事親方
謹晨昏之養庶幾報國敢忘藥石之規視此則公許國之忠爲
如何哉居旬日又具劄子曰自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歲時聖心
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確專意和議庶幾休息莫不幸其將成

矣臣嘗不辭以思屈指而計金人與我讎釁之深設心措意果欲存吾之國乎抑願其委靡而遂亡也臣意其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勢盛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然則紛紛異議可端拱而決矣料金上策還梓宮復母后與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懽以好以怠我師遲之數年兵無釁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妃后將何以塞請金出中策則必重遂求責繳禮失約爽信近在朞年中原之地將有所付如梁武之立北魏王顥者尚庶幾於前金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懼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是月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大使公以太夫人念鄉不欲東去力辭至再三四月公奏前論講和事未蒙開納又具劄子曰竊惟陛下建炎初載嘗厤大艱天意至深益

彰聖德前事不忘後事之鑑伏願亟收人心務振士氣權勢尊制操縱自我外之醜敵易發敢侮之謀內之羣帥益堅盡節之志天下國家我所自定宋之社稷永永無窮夫理有近利亦有深憂有天下者當察機會度人情斷大義持柄握權不以與敵腐儒寡能遠見事至而悔將何及焉況夫今日事機尚可因權適變速於救藥惟望聖慈斷以無疑則天下幸甚八月聞金遣使來以詔諭爲名則又具奏曰臣近者累輸瞽說仰瀆聖明誠以憂君過慮不能自息竊惟天下之事有置必有廢有與必有奪金以詔諭爲名持廢置與奪之大柄且其蓄謀起慮欲以沮人心奪士氣而坐傾吾國臣之所憂不但目前也劉先主曰濟大事以人心爲本此存亡之大計願陛下考臣前後所奏留神毋忽焉福州之命既累辭不獲公念時事多虞惟在近或可以

補報爲一遂受命而東九月至閩中閩素號健訟難治公謂人心一也正由臨民者先有逆詐億不信之心是以不能感格入境一切諭以義理飭守令誠意民事令鄉里長老知書者率勸後生及獷悍者無爲鄉黨羞民皆感仰每出觀者至升屋登木如堵墻十年正月上遣中使撫問公附奏謝且曰願陛下全養精神剛大志氣惟果惟斷見幾微察彊弱於言辭之際轉禍福於談笑之間無使噬臍爲天下笑時金中變盟約復取河南公奏曰臣竊念自羣下夾回鑾之議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金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金必深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寖微異時釁端卒發何以支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敵懷反復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爲福用天下

之英才操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定大勳可集臣又有聰見當燕山親復朝廷恃郭藥師爲固一旦醜敵敗盟藥師先叛何則賣國無恥之人本無它長難與共事願陛下每以爲鑑制御於早無忽纖間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道舟舡利害上嘉公之忠遣中使獎諭公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在郡細大之務必躬必親人人感悅和氣藹然訟事清簡山海之寇招捕無餘間引秀士與之講論閩人化之十一年三月劉錡大破兀朮于順昌錡本晚出公一見關陝奇之即付以事任錡亦感慨自立公歸薦之上謂錡才識諸將莫及而一時輩流嫉其材能出己右百計沮遏公旣平湖寇即薦知岳州已而召赴行在左右扶持付以王彥軍且擢爲騎帥至是錡竟以所部成大功方欲進兵乘敵虛而

檜召錡還疾錡還朝上見之首曰張某可謂知人檜遣耶官蓋
諒來諷公使附其議當即引公爲樞密使公答檜書歷言和不
可成敵不可縱且面爲諒言諒歸檜怒特募將等歸自金朝廷
復遣劉光遠等奉使而公亦力請祠奉觀矣十一月除檢校少
傅崇信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去福之日軍民送者咨
嗟號泣相屬於道公以蜀遠朝廷不欲徑歸遂奉太夫人寓長
沙十二年太母鑾輅來歸制封公和國公具劄子以賀且曰與
或爲取安必慮危夫惟務農而疆兵乃可立國而禦侮願勤聖
慮終宪遠圖公恐太夫人念歸乃即長沙城之南爲屋六十楹
以奉色養太夫人安焉築堂牓曰盡心親爲之記大意欲益求
所以盡心於君親者居閒玩意六經考諸史治亂得失益思前
事之機徵憂時之志一飯未嘗忘也檜既外交仇讎罔上自肆

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侈靡愚弄天
下獨忌公甚中丞万俟卨希檜旨論公卜宅僭擬至似五鳳建
樓上不以爲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察驗且
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歎息
反密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奏其實檜黜秉信十六年公念檜欺
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
夫人年高言之必致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
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
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至三公意遂決乃言曰臣
聞受非常之恩者圖非常之報拯焚溺之急者乏徐緩之音竊
惟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
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

獨謹察情僞豫備倉卒猶之奕棊分據要害審思詳處使在我
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
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不能一
夕安也儻非陛下聖德在人獲天地之祐承祖宗之慶有以照
察其心臣亦何所逃罪事下三省檜大怒將公又以天申節手
寫尚書無逸篇具劄子爲賀曰臣嘗潛心聖人之經有可以取
必於天膺大福獲大壽決然無疑者輒輸丹誠爲陛下獻臣伏
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
荒寧高宗嘉靖商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於日
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三君者非獨身享安榮而有國長久後世莫加焉商自祖甲之
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是以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天道昭然其應如
響古之聖人以一身莅天下惠澤四海無不如意未嘗少有憂
懼退怯之懷凡以天道可必吾無愧歉于心而已臣不勝臣子
祝頌之誠願陛下兢兢業業勉之又勉永堅此心以奉天道天
之所以報吾君者宜何如哉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上上以
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樊川周勤者氣義人也
自公貶永即來相從公帥福唐辟爲屬公來長沙勤亦從居焉
檜累書招勤不得恨之乃謂公與勤誹謗時事亦削勤官竄連
州公被命即行自夫人以下皆留侍獨挈子姪往太夫人送之
曰汝無愧矣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公至貶所月一再遣人
至太夫人所日夕讀易精思大旨述之於編親教授其子栻遹
爲州景物甚勝暇即策杖遊歷連人愛重公爭持肴果以迎所

至必爲曲留終日時檜益肆凶焰遷謫者不絕于道四方視望
公處之恬然形氣益充實太夫人亦安居長沙公在連作四德
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
相與鑱之於石家傳人誦焉己巳歲嶺南瘴疫大作日色晝昏
官于連者自太守而下死凡數人郡人無不被疾哭聲連巷絲
落至有絕爨者公和藥拯之病者來請日至千餘人惟公家下
至僕厮無一人告病過者咨歎莫不以爲天相忠誠也居連凡
四年二十年九月移永州湖湘之人見公歸喜甚爭出迎望見
公所養勝前退皆歎息相賀公遣人迎太夫人以次年四月至
永母子相見强健如初永舊所嘗居人情尤相安而公兄徽猷
公遠以疾終方公官于朝及在貶徽猷公常留太夫人左右悅
適其意太夫人鍾愛之至是悲慟殆不能爲懷雖公解釋備至

太夫人亦年高多疾矣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自脩若
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咨嗟
太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金人憚公尤甚歲時
使至金邦其主必問公安在方約和時誓書有不得輒更易大
臣之語蓋懼公復用云至是秦檜寵位既極老病日侵鄙夫患
失之心無所不至無君之迹顯然著見意欲先剪除海內賢士
大夫然後肆其所爲尤憚公篤正論宗主使己不得安欲亟加
害命臺臣王珉徐嘉輩有所彈劾語必及公至彈知洪州張宗
元文始謂公國賊必欲殺之有張柄者嘗奏請令檜乘金根車
其死黨也即擢知潭州汪召錫者娶檜兄女嘗告訐趙令衿遣
爲湖南提舉官俾共圖公又使張常先治張宗元獄株連及公
以爲未足又捕趙鼎子汾下大理獄備極慘酷考掠無全膚令

自誣與公及李光胡寅等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
惡者皆與獄上會檜病篤不能書判以死時紹興二十有五年
也上始復親庶務先勤檜子熺致仕盡斥群兇公迹稍安而太
夫人遽薨有旨復公職觀文殿大學士除判洪州公已在苫塊
矣哀苦扶護以治命當歸葬雍公之兆奏請俟命長沙獨念天
下事二十年爲檜所敗壞人心士氣委靡銷鑠政事無綱邊備
蕩弛幸其一旦殞斃當汲汲惟新令圖而未見所以慰人望者
且聞完顏亮篡立勢已驕豪必將妄舉可爲寒心自惟大臣義
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五月具劄子曰臣夙負大罪自謂必
死瘴癘之地仰惟陛下優容之矜憐之保全之死骨復生盡出
聖神之造自今以往皆已死之日而陛下實生之臣今雖居苫
塊中安敢恝然遂忘陛下恩德且顧惜一己而默不出一言庶

幾有補萬一哉惟陛下察其用心恕之而已臣聞自昔忠臣事
君莫不欲其主之聖莫不欲其主之名顯日月功蓋宇宙彼知
夫國家安榮則其身亦與有安榮故犯顏逆指而不敢辭也姦
臣不然惟利是圖不復它卹導君於非使重失天下之心而陰
肆其邪志始則曲意媚順而欺蔽人主之聰明終則專事擅權
而潛移生殺之大柄跡其包藏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身滅國
亡族覆世絕見於史冊歷歷可攷天下後世詛之曾犬豕之不
若彼誠果何所利耶惜乎至愚而莫之思也日者陛下法乾之
剛而用以沉潛施設中幾天下四裔孰不畏服是臣可言之秋
也臣疏遠不復預聞朝廷幾事而伏自思念今日事勢極矣陛
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慱謀密計求所以
爲長久策臣誠過慮以爲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

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將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爲策方祖宗盛時嘗與敵通和惟力敵勢均而國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天下文武之才世不乏人是故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之後靖康大變事出不意禍亂之大亘古所無論者猶恨夫恃和爲安而不自治之失今天下幾何譬之中人之家盜據其堂安居飽食其間而朝夕陰伺吾隙一日之間其舍我乎然則陛下不可不深思力圖於此時也或謂敵嘗有弑立之舉夫弑立之人天地所不容人情所甚惡誠能任賢選能脩德立政斷然爲吾之所當爲曰不絕和而實以勢臨之彼必有瓦解之憂借使敵不量度輕爲舉動第堅壁清野以持之明示逆順其衆自離敵之危亡可立而待何則人心必不肯附逆而忘順假之五七年而敵之君臣之分定彼國有人得柄用事

雖有賢智莫知爲陛下計矣願陛下精思審謀無忘朝夕無使眞有噬臍之歎夫約和衰弱之時謂不能久而强敵之變荐生於內是天棄陛下違天不祥陛下其承之臣聞人主之俯仰天地間所以自立其身者不過忠孝二字此天下之大義不可斯須少忽也而臣行負神明孤苦餘生親養已無所施矣事有大義所當爲者不過盡忠於陛下顧雖頭目手足有可捐棄而爲陛下用者所不當顧惜而況親逢聖明極力保全恩德至大使臣有懷私顧己匿情慮禍之心則是陛下不負臣臣實負陛下天地鬼神其肯容之哉是以不顧嫌疑不避鼎鑊不邮讒毀爲陛下陳之陛下勿謂軍民之心爲可忽忠良之言爲可棄夫治天下譬如築衣一決而潰有不可收拾者矣陛下其念之哉臣行年六十死亡無日非若紛紛互持和戰之說惟恐其說之不

勝而身之不獲用貪目前之得忽久遠之圖臣知爲陛下國家計耳陛下安榮臣亦預有安榮臣之自謀亦豈有不審邪幸未即隕得終禮制陛下不以臣爲愚而卒棄之願陛下許臣居嚴陵間優游養痾爲陛下謀盡心腹之臣以畢愚盡忠庶幾有補萬一臣之志願足矣惟陛下廓乾坤之度以精求天下之賢無忘祖宗國家之恥父兄宗族之讎盛德大業昭著後世臣猶幸及見之繼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八月行至荊南會以星變詔求直言公念金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吾方溺於宴安謂敵可信蕩然無備沈該万俟卨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顧伏在苫塊經歷險阻死亡無日不得爲上終言之懷不自安乃復奏曰臣受陛下更生大恩今至憂廹身涉險萬里常恐一旦死塡溝壑終無以仰報萬一思以展盡所懷瞑目無憾臣

嘗病世儒索於戰和異同之說而不知實爲一事或者竊儒爲姦不知經史之心切切焉利祿是圖而有以欺惑陛下之聽也又其甚則大姦大惡挾敵懷貳以自封殖其家簧鼓曲說恐弄天下敢畢陳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蓋非嚴凝之於秋冬則無以敷榮之於春夏然則秋冬之嚴凝乃生物之基也在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泰之九二爻辭曰包荒用馮河泰萃之世聖人謹於武備如此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況時方艱難而可忽略不省啓大禍于後反謂是爲得哉若夫一時之和則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權矣商湯事葛矣而終滅葛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周太王避狄矣築室于岐未幾謀以却敵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卒伐之詩曰昆夷駾矣維其喙矣越句踐事吳矣坐薪嘗膽

竟以破吳越語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彼皆翕之乎始而張之乎終汲汲乎德政修立而以生利爲心未嘗恃和爲安自樂其身而已也漢高祖與項羽和羽歸太公呂后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良平進言今楚兵罷食盡釋而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帝與匈奴和曾無間歲之寧漢文全有天下可謂和以息民方丸時百姓猶不免侵凌之苦至武帝始一大征伐之其後單于來朝漢三百年間用以無事唐太宗初定天下有渭上之盟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犁其庭係其酋海內始安焉茲豈非以和爲權而亦得之哉若夫石晉之有天下則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桑維翰始終於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觀釁而動動無不成若有深謀者然考其君臣所爲名實不乎于

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姑息賞罰失章施設繆戾權移於下政私於上無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之臣往往昏于酒色厚于賦歛果于誅戮以害于百姓朝廷莫知所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畢無實事維翰所陳殆爲空言姑欲信其當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契丹窺見其心謂晉無人須求凌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始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而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天下之勢已去天下之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亟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强其國急於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無一夫爲之發矢北向者至今爲天下唾笑言君臣委靡不振服役者必曰石晉云仰惟陛下聰明聖智孝心純一卽位以來簡用賢才金人聞風而畏之於是有議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爲重且

幸徽宗皇帝梓宮之亟還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肆意利欲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敵而陰蓄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圖德政俱廢而專於異己之去意果安在哉夫敵日夕所顒望者欲我之忠良淪没耳欲我之盡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將士解體其氣不復振作耳欲我之懷於宴安以甘于酖毒耳前日用事者一切徇其所甚欲而畢爲之不幾乎與敵爲地歟身死之日天下酌酒相慶不約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其背天逆人不忠于君而天下之心重惡之如此且彼曾不思敵之於我其愛之而和乎其有餘力而肯和乎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其欲圖之於後而和乎臣謂敵有大讎大怨不可復合譬夫一葉之分今日之和必其酋帥携離人心睽異姑爲此舉以息目前而圖囘江淮以去除後患

之心其中未嘗一日忘也惜夫昏庸姦賊之人豢於富貴閒於政事曾無尺寸之効以上報於國家毫髮之惠以下及於百姓分列黨與布在要郡聚歛珍貨獨厚私室爲身謀爲子孫謀而不知爲陛下謀不知爲國家天下謀坐失事機者二十餘年誤陛下社稷大事有識之士誰不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責成受命於敵適足以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魯仲連所謂彼將有所予奪梁王安得晏然乎而甚可痛恨者也敵國之人何自而畏敵國之心何自而服敵國之難何自而成進以歲月百姓離心將士喪氣亦危亡而已矣臣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唐漢四君之事以保圖社稷深思大計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以觀機會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

理事必有成臣不孝之身親養已絕含毒忍死其亡無日徒能
爲陛下言之而已又伏以祖宗之德在天下至大至厚太平之
治多歷年所三代盛時有不能及恭惟皇帝陛下稟乾剛之資
輔以緝熙之學何爲而不成何治而不致願陛下充其志氣擴
其聰明必使清明在躬如太虛然惟是之從以進賢才以修德
政以大基業天下幸甚又以所著否泰卦解義進之奏曰臣往
待罪相位陛下賜臣親書周易否泰二卦辭其後臣謫居連山
益遠天日葵傾之心不能自已遇朔望必取再拜伏讀竊不自
揆爲二卦訓釋久欲獻之以備乙覽而負罪積畏無路上達今
謹繕寫昧死以進顧坐井之見豈足以仰禆萬一惟臣子愛君
之誠則不能自已焉竊惟易謹君子小人之辨而二卦則其効
之尤深切著明者也其事則本諸一心惟陛下留神上付前奏

三省宰執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大怒以爲敵初未有釁
歲時通問不廢如膠漆而公所奏乃若禍在年歲者或發以爲
狂臺諫湯鵬舉凌哲闘之章疏交上謂公方歸蜀恐搖動遠方
有旨復令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公自扶櫬西歸抵綿竹卽
卜日治太夫人葬附雍公之兆賓客紛至自朝及夕哭泣應接
不少倦子姪交諫尊年不宜致毀而公孝誠自天不能已也太
夫人既葬十日而謫命至且有朝旨促迫甚急公卽日就道服
闋得旨落職以本官奉祠居永公自爲表謝曰念君臣雖分於
異勢而利害實係於同舟其憂國之誠拳拳不捨蓋如此云公
自是不復接賓客日紬繹易春秋論孟各爲之說夜則閱司馬
氏通鑑如是者又四年而宇文夫人亦終焉自庚辰秋冬朝廷
頗聞敵有異志公卿大夫下至軍民無不內懷岌岌日願公還

相位表疏不絕三十一年春有旨令公湖南路任便居住時臨
安積陰命下之日廓然清明上下欣傍公歸至潭五月奉欽宗
諱號慟至不能食又聞敵有嫚書不勝痛憤上奏曰孝慈皇帝
訃自北來又聞金逆兵動凡爲臣子孰不痛憤臣往叨任使孤
負眷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無所逃罪臣又度今日敵勢决無
但已九月十月之間必有所向願陛下與大臣計議早定必守
必戰之策上安社稷未幾而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十月復公觀
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敵騎跳梁兩淮王權兵潰劉錡引歸鎮
江兩淮之人奔迸南來沿江百姓荷檐而立遂改命公判建康
府兼行宮留守金書疾置敦促甚遽長沙在遠傳聞不一人人
危懼公被命明日卽首途曰吾君方憂危臣子之職戴星而趨
猶恐其緩至岳陽遇大雪亟買小舟冒風濤泛長江而下且欲

經歷諸屯慰接將士未至鄂有士大夫自江東來者云敵焚北
采石煙炎漲天南岸人不復可立公毋庸進也公歔欷曰某被
命卽携二子來正欲赴君父之急今無所問惟直前求乘輿所
在耳長江是時無一舟行獨公以小舟徑下遭大風幾箔北岸
又近敵兵從者憂懼甚公不少顧過池陽聞亮被殺然餘衆猶
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公渡江往勞以建康激賞犒之
一軍見公以爲從天而下讙呼增氣金諜報惴恐一二日遁去
顯忠乘士氣銳追之多所俘獲公至建康奏乞車駕早來臨幸
聞已進發乃督官屬治具不半月而辦風采隱然軍民恃以安
上至建康公迎見道左衛士見公至以手加額無不喜公復用
而悲公久處瘴癘形容之瘠也車駕入行宮首引公見問勞再
四公頓首謝上更生骨肉之賜且曰方秦檜盛時非陛下力賜

保全無此身矣上亦爲之慘然曰檜之爲人既忌且妬後六日再引對公奏國家譬如人之一身必元氣充實然後邪不能干朝廷元氣也今邪氣得以干犯必是元氣之弱或汗或下邪氣固暫退然元氣不壯邪再干之恐難勝任用人才修政事治甲兵惜財用此皆壯元氣之道上改容開納時車駕將還臨安欲付公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更留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俾專措置臨發復引公對公奏陛下當京城阽危之際毅然請使不測之敵後復受任開元帥府以孤軍當敵鋒當是時不知陛下之心遂知有禍福生死否上曰朕爾時一心家國豈知有禍福豈知有死生對曰是心乃天心也願陛下試反此心而擴充之何畏乎敵哉上首肯焉且勞公曰朕待卿如骨肉卿在此朕無北顧之憂矣卿久在譜籍聞甚清貧郊祀合得奏薦及封邑當盡

以還卿繼遣內侍賜公黃金及象笏筆公皇恐不敢辭秦檜二十年間所以譖公者無所不至有臣子所不忍聞者獨賴上主張不至死地至是上見公辭和氣平無淹滯之歎而溫乎忠愛之誠爲之感動對輔臣嘉美再三車駕既還或有勸公求去者公念舊臣它無在者而國家多虞之際人心尤以己之去就爲安危不忍舍而遽去日治府事細大必親時敵騎雖去人情未安朝廷賴公屹然增重兩淮之兵渡江歸息而奔走瘡痍之餘重以疫癘自三衙諸軍皆留建康死者日數十人公親爲分課醫工置曆診候自帥司給藥餌及它費遣官屬監示至日暮公親視曆考其勤惰得失而賞罰之全活甚衆四月楊存中罷公被旨兼措置兩淮總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駐屯軍馬時金以十萬衆圍海州甚急鎮江都統制張子蓋提兵在

淮上欲前救聞當受公節制士氣十倍而公受命之日亦即爲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奇乘敵弊子蓋率兵力戰大破敵衆得脫歸者無幾公謂去歲淮上諸軍奏功例不以實有功者損不錄而庖人厮役悉沾濫賞輕名器費財用亂紀綱使軍士不復知所勸激奏今海州上功當有以深革其弊使可爲後法於是令諸大將戰勝則命統制官以下至旗頭押隊公共保明限三日申稍有繆僞重寘典憲公德威表著將士望風畏愛至是復總兵權當軍政二十年廢弛之後問疾痛卹勞苦撫孤遺禁刻剝勉將士俾知忠順於是人人勉厲慨然有趨事赴功之志公念軍籍日益凋寡中原之人久困腥羶思慕我宋欲因茲特乘敵事力未彊頓兵淮甸要處以招集忠義來歸之人內以壯軍勢實購士外以警敵情系人心奏曰金人退兵之後士馬

物故幾半飲馬長江之志固未敢萌也而用事羣酋人各有心日夜備具似有欲窺淮甸之謀先事預圖理不可緩我之甲兵方之西北之士所存無幾而又去歲捍禦大敵傷折逃亡繼以病死十亦四五馬因同之以今歲事力比量酌度夫人而知其爲弱也議者或欲弛兵息民以治在我此說近是也誠恐敵之圖事未肯但已一旦倉卒何以待之又况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爲可使然則乘機及時內堅守備外疑敵心左牽右制使之首尾奔趨人情搖動斯爲成算不可忽也淮甸要處我不先圖異日彊敵起侮渡淮先據形勢則事有難處者矣又奏曰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虫大作米價踴貴中原之人極艱於食欲乞朝廷或撥米糧或鏺物付臣措置招來吾人人心既歸敵勢自屈公又以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因擾之後

當收以爲兵又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彊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困於金寇亦已甚矣讎敵欲報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甲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自彊敵恣爲殘虐十室九空異皇來淮各無所歸臣恐一旦豪夫鼓率千百爲羣别致生事謂可因其憤嫉無聊之心而招集之欲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彊壯年十八以上四十五以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前彊弩効用爲名各給文帖書寫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爲一甲十甲爲一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寨安泊詔皆從公請公即下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擄掠不能相保今議爲必守之計復恥雪怨人心所同有願充者宜相率應募至於淮北久被塗炭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勳

業於是兩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彊勇可用公親訓撫之又奏差陳敏爲統制敏起徼賤聲迹未振公擢於困廢中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絶衆論始定公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制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敏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振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即具奏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以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有旨下福建選募張子蓋自鎮江來謁公與之語見其智識過人謀慮精審與圖規取山東之計奏子蓋才勇而性剛氣直願優容之且乞益以精甲裝以財用俾屯淮上措置招來會今上

即位公首奏建康行宮當罷工役華采之事據今所當足備臨幸有詔從之上自藩邸熟聞公德望臨朝之初顧問大臣亦嗟歎息首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託以眇然一身當萬幾之繁夙夜祗懼未知攸濟公爲元老被遇太上皇帝禮遇之久羣臣莫及宜有嘉謀至計輔朕初政方今邊疆未靖備禦之道實難遥度思一見公面議其當使了然如在目中緊公是望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太上皇帝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隕無二遂就道未至國門敦促再四至即引見上見公改容禮貌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內侍賜公坐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惟嗜慾私溺有以亂之失其公理故必須兢兢業業朝夕自持使

清明在躬惟是之從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讎敵自服上竦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宜每事以藝祖爲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見上天錫英武每言及兩朝北狩八陵廢隔兆民塗炭讎恥之大感痛形於詞色因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軍馬進封魏國公太上皇退處德壽宮羣臣希得進見獨再引公見輒移時以秋防復往江上留臨安旬日中使問賜飲食等不絶禮遇冠一時公舟行出國門見蝗自北來飛長數里即具奏曰災異之起必有所因陛下即位之初憂勞庶政豈容有此伏願益修敬畏以答天心弭天之變陛下殆將有以警勉於初助成聖德也更乞延見近臣咨問時政必使惠澤實及軍民先是公謂新

政以人才爲急人才以剛正爲先因數當今小大之臣有經挫折而不撓論事切直者凡十數人薦於上且乞以間暇時數引賢者自近賜以從容庶幾啓沃之間有所廣益復薦陳俊卿汪應辰可爲宜撫判官有旨差俊卿又奏前國子司業王大寶可備勸講論思上遂命召大寶公至江上復奏曰直言不聞非國之福自秦檜用事二十年間誣以乜罪賊殺忠良不知幾何人願下明詔以太上之意條具往以直言獲罪之人各加恩施其誣之以事而身已淪没許本家開析事因經朝廷雪訴庶幾寃憤之氣得申今日又奏乞盡天下之公議以用天下之才時洪邁張掄使金回見公於鎮江具言初到彼中鎖之寓館不與飲食令於表中換陪臣字公奏金主恃彊彌壓諸國今日之事惟修德立政寢食之間無忘此讎上慰天心下從人欲不當復遣

使以重前失翰林學士史浩建議欲築瓜洲采石城上下公議公謂今臨淮要地俱未措置高郵巢縣家計亦復未立而乃欲驅兵卒但於江干建築城堡豈不示敵削弱失兩淮之心隳將士之氣或有緩急誰肯守兩淮者不若先城泗州便上以公言爲然浩已爲參知政事力主初議其餘公所措置浩輒不以爲是公以張子蓋可任使鎮淮上圖山東而子蓋所陳浩輒沮抑百端至下堂劄詰責又深過海州之賞公方招來山東之人至者雲集而浩不肯應副錢糧且謂不當接納以自困公奏乞上幸建康而浩專欲爲懷安計公治舟楫于東海所圖甚遠而浩輒令散遣凡公所爲動皆乖異蔡與唱和實繁有徒子蓋西人負氣竟以成疾公遣官屬勞問不絕且乞上親諭之上賜手書撫存備至而子蓋卒不起山東前所結約者皆失望浩遣其腹

心司農寺丞史正志來建康專欲沮招納事公論奏曰竊惟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頼陝西及東北之人不忘本朝率衆歸附以數萬計臣自爲御營參賛目所親見後之良將精兵往往皆當時歸正人也三十餘年扞禦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遽欲絕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棄絕之意必盡失其心一也人心既失變爲寇讎內則爲敵用外則爲我寇二也今日處分既出聖意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淮歸我者人迹既絕彼之動息無自而知間探之類孰爲而遣三也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於敵者三十餘年日夜望歸如赤子之仰父母今有脫身而來者父母拒戶棄絕之不得衣食於天理人情皆所未順四也自往歲用兵大軍以奔疲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慨念及此命諸將再行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復再渡所

募之卒何自而充五也尋常諸軍招江湖一卒之費不下百緡而其人柔脆多不堪用若非取軍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也若果絕之人心一失大事去矣國家所系人心爲本惟陛下恢廓聖度同符天地信順獲佑其理必然上見之感悟事得不罷正志又受浩旨聚兩路監司守臣往瓜洲相度築壘事及見公恃其口辯欲爲浩遊說公折大義正志乃愧恐不敢言將行公復謂之曰歸致意史參政秦檜主和終致誤國參政得君無蹈覆轍浩聞之悚然時浩已遣使使金報登寶位公奏陛下初立方欲圖回恢復而遽聞遣使懼天下解體前日洪邁敵中供伏事狀尋聞金酋備坐告諭資北諸國金借我和議之名以廹脅諸國類如此願毋遣浩竟遣之然敵計已行亦竟責舊禮不納也十一月有旨召宜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栻赴行在公

而後卿等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駕親臨建康則決不能盡革僞弊一新令圖鼓軍民之氣動中原之心臣自太上時已爲此謀嘗江南形勢實在於此舍而不爲未見其策又奏曰漢文帝初立有司請早建太子以尊宗廟其爲天下國家計甚遠願陛下留意焉公於九月中嘗具奏以謂近聞吳璘之兵在德順曾未幾月與敵大戰不可不爲之深思也使此敵得志於西則氣焰必熾脅制蕃漢聚兵邊陲逼我臣屬事固難處令持久不決有大利害存焉儻坐視不問臨變異時非計之得也當令兩淮之師虎視淮壖用觀其變而遣舟師自海道搖山東及多遣忠義結約中原疑惑此敵使有左顧右盼之慮而德順之師知我有奉制之勢將士當亦賈勇自奮至是復令俊卿等力言之時浩已發詔命璘棄德順蓋浩志專欲亟和以自爲功謂德順既棄

則非徒璘無能爲亦同撓公之謀矣上見俊卿等問公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上已有欲幸建康之意矣而浩殊不以爲然上遣內侍黃保躬賜公鞍馬手書曰卿以元勳特爲重望慨風塵之未靜仗忠義以親行首固邊防徐謀關拓俾朕昇尊無復軫慮緬思忠赤益用歎嘉俊卿等歸公知車駕來建康之期尚緩深慮有失機會復具奏曰人心向背興亡以分建康之行一日有一日之功願仰稽天道俯徇衆情亟定行期以慰中外之望時契丹酋窩斡亦起兵攻金爲金所滅其黨奔潰驍將蕭鷓巴耶律适里自海道來降公以爲女眞一國之兵其數有限向來獨以彊力迫脅中國之民及諸國之人爲用是以兵盛莫敵今當招納吾民厚撫諸國則女眞之心自生疑惑中原諸國莫爲其用敵可亡也奏乞厚撫鷓巴等

上從之詔公擬官賞施行仍賜手書勞公曰卿以文武全才副朕倚毗宣威塞垣厥功益茂夷敵來歸中外帖然今賜卿貂帽等時金以十萬衆屯河南多張聲勢欲窺兩淮公以大兵屯盱泗濠廬敵不敢動但移牒三省密院及移書宣撫司虛爲大言欲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等公奏此皆詭詐不當爲之動卒以無事隆興元年正月九日制除公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且命即日開府視事始公命諸將築泗州兩城至是而畢隱然爲邊塞重鎮時金將蒲察徒穆及僞知泗州大周仁以兵五千屯虹縣都統蕭琦以萬餘人屯靈壁積糧修城遣問不絕公謂至秋必爲邊患當及時掃蕩若破兩城則淮泗可奠枕也且蕭琦素有歸我之意累遣親信至宣撫司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獻擣二

邑之策公具以奏上上手書報可三月召公赴行在公中道具奏曰今之議者孰不持戰守之說其下則欲復蹈舊徹重講前好以臣觀之戰守之說是也然而戰守之道本於廟勝君天下者誠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用之戰則克用之守則固理有決然者矣今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于天下揆之廟籌深有可疑臣願陛下發乾剛奮獨斷於旬月之間大布德章一新內外盡循太祖太宗之法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于後人心既孚士氣必振于以戰守何往不濟既至復伸前說上再三歎美謂公當先圖兩城邊患既紓弊以次革乃命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令參議馮方隨往犒勞公亦自往臨之將行念軍事利鈍難必恐或小跌傷上有爲之心謂諸葛亮建興六年所上奏其言明切

曲盡事機乞上置之坐右當觀覽焉又出旗牓軍前曰面奉聖
旨大軍所至務安秋毫不擾專以慰安百姓為事敢有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達於聽聞所不赦公渡江閩李顯忠至靈壁而
蕭琦中悔以衆來拒顯忠大破之琦所將萬五千人降殺殆盡
邵宏淵亦進圍虹縣顯忠會之徒穆周仁寡歷率其衆降亦以
萬數公又遣戚方將舟師趨淮陽慮顯忠輕敵深進則親帥官
屬前赴盱眙從使近得以指呼顯忠金蕭琦至宿州近城琦與
家屬及千戶頭領等百餘人降遂直抵城下金偽元帥者遣二
萬餘人來戰大破之進攻城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中原震動
歸附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數十年來無此克捷
公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
達偽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大兵至顯忠等恃勝不復入城但

於城外列陣以待士卒頗疲矣偽帥令於陣前打話謂爾若破
我當盡歸河南之地既戰兵引卻明日復來戰我師小不利統
制官有遁歸者軍心頗搖顯忠等率兵入城敵衆進攻城復殺
傷而退居數日得諜者報金大兵將至顯忠等信之夜引歸金
亦不能追也時金名帥勇將降執系道精甲破亡不翅三倍是
後不復能為靈壁虹縣之屯矣方初退師公在盱眙去宿不四
百里浮言洶動傳敵且至官屬中有懷檄以歸者亦有請公亟
南轅者公不答遂北渡淮入泗州城軍士歸者勞而撫之視瘡
痍拯疾病存錄死事旌有功人情胥悅凡數日上下始知敵初
無一騎過宿者人心始定時公獨與子栻留盱眙幾月俾將士
悉歸甦而後還維揚具奏待罪上手書撫勞公復奏曰今日之
事明罰為本而罰之所行當自臣始上手書報曰卿屢待罪欲

罰自卿始卿此言至公豈不感格朕委任卿未嘗少變卿不可
以此介意正賴卿經畫他人豈能副卿有旨降授特進更為江
淮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素主和議者乘時抵巇非議百出
上又賜手書曰今日邊事尤倚卿為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懷
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獨任此事今日亦須朕與卿終任
此事切不可先啓欲和之言又荐遣內侍勞公於是公又第都
統制官以下乞以次行罰時朝廷遣楊存中以御營使行江
上守備首途有日公謂命令不一將士觀望或敗國事身死無
益遂論奏之上即日詔存中毋行公留真揚大飭兩淮守備命
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
縣兩城為大兵家計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
壽春廬州大抵敵人來攻泗州則糧道迴遠城中兵二萬餘足

以守乘其弊足以勝如其出奇自淮西來則清野堅壁使無所
掠既不得進合兵攻之可大破也然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保
公命栻往建康挈家屬來維揚衆情大安兩淮群縣悉增葺屋
宇人物熙熙以至鄉落亦皆成聚上復召栻奏事公附奏曰自
古大有為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不容
秋毫之間然後上下響應影從事克有濟如伊尹之於湯太公
之於周其次管夷吾之於齊諸葛亮之於蜀書傳所載始終可
考不然作舍道邊何自而成而況安危禍福之幾其應不遠可
不畏哉今邊隅粗定軍旅粗整敵以傷敗之故其勢未能為竭
國之舉而臣以孤蹤跋前疐後動輒掣肘陛下將安所用之願
深惟國計精選天下忠實之賢付以中外大柄任之專信之篤
如前數君所謂謀出於一不使小臣得以陰間不使異議得以

輕搖先內後外以圖恢復庶幾日積月累太平可期載惟陛下
當至艱至難之時遇自古未嘗有之强敵若非君臣相與爲一
朝夕圖回不數利鈍終期有成誠恐歲月易流後悔難追甚可
痛惜也臣老且病望陛下矜憐賜以骸骨使之待罪山林無令
出處狼狽取笑天下後世上覽奏謂栻曰雖乞去之章日至朕
決不許朕待魏公有加終不爲浮議所惑公聞之不敢復有請
時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
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八月有旨復公都督之號金都元帥
僕散忠義與志寧並貽書三省密院索四郡及歲幣等且云今
茲治兵決在農隙以恐脅我公奏金力强則來力弱則止初不
在夫和與不和之間使其有隙可乘有機可投雖使人接踵于
道卑辭厚禮無所不至亦莫足以遏其鋒也今僞帥書蓋知江

南之士欲和者衆離間吾心腹撓亂吾成謀坐收全功以肆其
忿毒于後惟陛下深察之臣誠過慮竊恐腐儒之論不知大計
遂爲冀和曾不知三數年之後敵馬日蕃人心益定我之將士
解體怠墮方是時何以枝梧然今日內治未立人多懷私只貴
謀身不思爲國軍民之弊漠不加意不求之此而區區於末恐
無益也時朝廷欲謝却歸正人已至者悉加禁切且不欲公多
遣間諜恐生邊釁公奏曰自昔創業中興之君圖回天下初非
有夙任之將素養之兵舊撫之民爲之用也攷其施設事非一
端或取之群盜或得之降敵或以夷狄攻夷狄莫不虛懷大度
仰憑天道俯順人心以成大功後世仁德之不孚措置之失宜
驅致降人多有背叛此非使人事之謬蓋亦天命之不歸也今
陛下紹隆祖宗方務恢復乃於降者而首疑之則左右前後與

夫今日軍旅之衆孰不可疑而況它日進撫中原必先招徠事
乃可濟若處之失當反激其怒它日人自爲敵計之出此豈不
誤哉陛下將有經營四海之心推誠待人如天如日豈比固陋
之士姑爲保身之謀獨無天命之可信哉又奏金之於我有不
戴天之讎挾詐肆欺不遺餘力自宣和靖康以來專以和議撓
亂國家反覆詭秘略無一實今敗盟如此而朝廷尚蹈覆轍號
爲信義恐生兵隙臣所未喻也昔宋襄公謂君子不重傷不禽
二毛而卒敗於楚得無類是乎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本檜死
黨尤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李栻持書報金並借職事官以往
公又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上因其辭戒勿許四郡而宰
執則令仲賢等許之無傷栻至境託故不行獨仲賢往僕散忠
義懼之以威仲賢遂鼠伏拱手狀稱歸當稟命許四郡願持書

復來仲賢見公謬稱金有數十萬之衆近邊若不速許四郡今
冬必入寇我無以當其鋒且公重臣不宜在江外當亟渡江公
知仲賢爲金所脅即謂之曰某在此邊備已飭借使敵來當力
破之況諜報日至敵之屯河南者不過十萬計議得無爲敵游
說耶栻復被旨令入奏公命栻奏仲賢辱國無狀但所謀事未
知有無出朝廷之意臣實不預此議栻至上即召見首問仲賢
事栻具奏其狀且曰仲賢不可不明正其罰朝廷與爲表裏不
可不察上怒下仲賢大理寺思退等惶懼反謂仲賢能說金削
去君臣之禮止以叔姪相往來爲有功百端救之至與左相陳
康伯等叩頭殿上乞去上不悅猶錮仲賢官思退及其黨懼益
大唱和議建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副公在遠爭不能得
見諸軍惶惑歸正人尤不自安即出牓諸軍謂金人妄有邀索

如輒敢渡淮當約日決戰朝廷聞公出此牓皆大恐獨上以爲
然公又奏曰伏聞朝廷遣使甚亟思慮反復實不遑寧伏念臣
項居謫籍幾二十年流離困苦加以憂患狼狽萬狀所以養愛
此身不敢卽死亦以臣子大義負不戴天之深讎終幸一朝得
伸素志瞑目無憾幸遇陛下龍飛之始英武奮發慨然有澄淸
天下之志臣是敢受任而不辭今將士人情日以振作而敵寇
作於內師老於外少稽時月形勢畢見戴惟此敵若勢力有餘
內無掣肘則秋冬之交必引兵長驅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
遣書約期勢實畏怯其狀甚露縱令敢以偏師深入自淮西來
爲我則利爲彼非福盡三百里之內野無芻粟抗以不戰又何
能爲而直爲此急急也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見所爲迂濶寡合
自度賦分單薄無以勝任國事方欲俟歲晚力求休退惟臣所

愛者陛下之聖德聞於天下有有爲之時惟臣所憂者夸敵之
姦計得以肆行而後悔何及不然臣年餘幾何豈不欲姑就安
逸以畢此身而固爲異同於今日也又奏今歲守備甚嚴自秋
涉冬初無一事向若金不貽我以書固自若也不幸因金以一
介持書慢我而朝廷忽遽遣人自招紛紛緣此內外之情各不
懷安於國體所係甚大今玆使行事體尤重豈宜更復草草惟
此敵若必欲侵凌我雖懇請百拜有不可遏如其不能亦何由
而動況專幸忿讎之不我侵急急然徒爲懇免苟安之計臣之
所未諭也上賜手書諭意將以首相待公公奏力辭未幾遂召
公赴行在奏事公初議答金書事以爲但當輕遣一介往觀其
情僞而爲之所至是乃聞朝廷遣之望等十一月二十五日行
至鎭江上奏曰近者竊承朝廷已定遣使之議臣身在外初不

預聞竊惟徽宗欽宗不幸不反亘古非常之巨變凡在臣庶不
如無生而八陵久隔赤子塗炭國家於敵大義若何況逆亮憑
陵移書侮嫚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歲今議者不務
力爲自彊之計而因敵帥一貽書遽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貽書
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裒吾民之膏血以奉讎人用猶
子之禮以事讎人欺陛下以欵之之名而爲和之之實其說固
曰吾將欵之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
將士積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
欵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撤重以
歲幣之費金使之來復有它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欺陛下
以欵之之名實欲行其宿志也彼方惟寡與之是立惟宗室之
是顧惟富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爲心哉況兩朝鑾輿之望已

絕宗室近親流落金廷戕賊殆盡猶欲與之結和不知於天理
安否臣實痛之臣年老多病所論與朝廷略不相合豈可蒙恥
更造班列以重敗其素節且陛下廟堂之上豈容狂妄不合之
臣溷廁其間臣雖至愚亦誠不忍與今日力主和議之臣並立
於朝伏乞早降指揮罷臣樞政臣見力疾至前路秀州聽候指
揮上賜手書曰覽卿奏欲在秀州候指揮甚非朕所望也卿忠
誠爲國天下共知和議事專俟卿到面盡曲折卿宜速來繼遣
內侍甘澤賜公手書曰卿赴召入覲何爲中道遽欲引嫌自陳
軍國大事正要卿同心協濟已差甘澤宣卿宜體朕意疾速前
來公以上意厚甚不敢固辭復上奏曰臣竊聞道路之言謂今
玆議和非陛下本心事有不得已者詢之士大夫多以爲然惟
臣昔嘗力陳和之不可爲秦檜所擠瀕死者屢賴太上皇帝保

全保護獲有餘生今日之議臣以國事至大不敢愛身力爲陛下敷陳不知陛下終能主張之否又有事之大者人才混殽風俗陵夷綱紀久弛上下偷安巨細積弊內治自彊未見端緒若力圖所以革之一繩以公不卹浮議則謗讟之言投隙伺間巧爲傷中事必無成若因循不革日復一日何以爲國國政不立何以禦寇不知陛下能立斷於中果行於外君臣一心無間可乘以濟此疑難之業否臣是以食不遑味寢不遑處拳拳憂心有如轍日思所以爲陛下計爲社稷計須臾不敢忽也不然臣年老數奇粗知學道豈敢叨踰榮寵竊位於朝以負陛下社稷哉臣到闕日願賜淸間之燕俾盡區區度其是否使之進退有據不違其道不勝幸甚旣至入見上首論公以欲專委任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爲止晳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

由義先往諭敵帥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而上與公密謀若敵帥必欲得四郡當遂追還使人罷和議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而思退亦轉左僕射上諭當直學士錢周才以注意在公故思退雖爲左相而公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公與語又時召栻入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退等素忌公至是益甚公旣入輔首奏當旁招仁賢共濟國事上令條具公奏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即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馬騏行任盡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秬莫冲張宋卿議論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太上時即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上初即位公入對又首言之及摠師江淮務申前

說至是復力言於上曰今不幸建康則宿弊不可革人心不可回王業不可成且秦檜二十年在臨安爲燕安酖毒之計豈可不舍去之而新是圖大抵今日凡事皆當如藝祖創業時務從省約而專以治軍卹民爲務庶國有瘳不然日復一日未見其可上深感悟通書官胡昉等至宿州僕散忠義以不許四郡之故械縶廹脅昉等不屈忠義計窮更禮而歸之上聞之亟召栻語之故令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事當歸一矣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詔之望等還上批出曰王之望龍大淵并一行禮物並回思退等大駭更約翌日面奏及至漏舍思退等競執前說公折以正論輒居是日三月朔旦上當詣德壽宮未登輦召宰執議事思退及參知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洪遵叩頭力爭上怒聲色頗厲及自德壽宮回復批出曰追回之望等

劄子宜速進入適詣德壽宮太上皇帝亦深怒此寇無禮卿等不可專主和議恐取譏於天下思退等懼遂以劄子進入發金字遞行公奏胡昉等能不爲敵屈當加賞而向者盧仲賢擅以國家境土許寇與僇宜有重罰有旨仲賢除名勒停編管郴州又奏宜牓示諸軍諭以僕散忠義械縶使人加以無禮使各奮忠義勉勵待敵趨赴功名庶幾諸軍知曲在彼且知和議不成激昻增氣上令都督以此旨降牓兩淮荊襄川陝數日之間號令一新中外軍民皆仰上英斷思退計窮復奏力主和議且請上以宗社大計奏禀太上皇帝而後從事上親批其後降付三省曰敵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之議論秦檜之不若故事宰相日一人啓御封是日適公當啓啓畢即轉示思退思退大駭藏去先是上旣決幸建康之議思退等

初不與聞後奏事上前語屢屈因請曰和議不成敵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决幸建康思退等失色及又見壯語乃陽為皇恐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為傾陷之計蹤跡詭秘人不得盡知也居數日俄有旨命公按視江淮 公知一日出外姦人必得肆意然趣行之旨屢下而事之成敗則又有非人力所能為者乃行既出國門思退遂與右正言尹 穡通謀日夜汲汲益求所以間公者公未抵鎮江道遇王之望等還見之望力主和議因客奏之而思退等亦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公不可去和不可成乃令之望等盡毀守備一無以待者又陰以官爵誘諸將令入文字稱敵盛彊為畏怯語而穡專主其議百計毀公甚公受任江淮兩年有半念國家多虞醜敵未靖憂恐計度寢不遑安食不遑味祁寒盛暑勞撫將士接納降人講論軍務未嘗少倦少

年精力有不能及而公忠義奮激曾不以為勞諸軍感悅有不待號令而從者計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彊壯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淮南軍士知泗為兩淮要塞皆願以死守至挈父母妻子往焉要地如海泗高郵巢和六合等皆已成築其可因水為險處皆積水為櫃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金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為虛聲脅和至再至三皆有約日决戰之語泗州將士日望敵至成大功而敵亦知吾備禦甚設卒不敢動反為防我計及是公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無不踴躍思奮軍聲大振金聞公來亦檄宿州之兵歸南京淡退清野以俟淮北歸正者日來不絕山東豪傑悉遣人來受節度公曉之曰淮北山東之人慕戀國恩厭苦虜政除據山險抗拒賊兵于今累年首領冒難遠來備述爾等忠勤為之惻痛已具奏皇帝記錄汝等百姓將來大兵進討則掎角為援晝驚夜刼抄絕糧道如是賊兵深入便當連跨城邑痛勦賊徒勳績儻成節鉞分茅皆所不吝但當觀時量力無或輕動反墮賊計今本朝厲兵秣馬以俟天時汝等亦宜訓習以待王師之至公又以蕭琦乃契丹四軍大王之孫沉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大意謂本朝與契丹有兄弟之好不幸姦臣誤兩國皆被女真之禍今契丹不祀皇帝無日不念此爾能結約相應本朝當敦存亡繼絕之義金人益懼遂為間書鑄板摹印散之境上頻後周所以間斛律明月之意督府參議官馮方立朝有直聲臨事不避難遍行兩淮築治城壘最為勞勤思退等以其効力尤多尤惡之使穡論方不當築城費財凡再

章而方罷又論公所費國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間探給官吏等二年半之費實不及三十萬緡其餘為修城造舟除器招軍等用上出公奏思退穡議屈於是始謀更造它事撼公殿前後軍統制張深守泗有勞軍士安之俄有旨放罷而以趙廓之子廓代之公至淮東詢問知狀奏留深而穡指公此事為拒命厭匿思退等又相與謀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罷公但先罷都督則公自當引去穡奏論如思退計而公自聞馮方罷已上奏乞罷督府詔從 公請而公亦封章力求還政矣穡連疏詆公愈力左司諫陳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遍喻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素同良翰議主是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仕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二

十有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棄地求和之議且命宣諭司及統領司磨治督府文書錢物吹毛求疵卒不可得乃已公力辭恩命上不許至五六除醴泉觀使公雖去國不敢以嫌故有隱奏尹穡姦邪必誤國事又奏勸上務學親賢故舊門生或勸公當勿復問時事後雖有召命亦無庸起公忼然語之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況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不言上復欲用某某當即日就道敢以老病爲辭如公等言復何心哉聞者聳然公以連年疲勞比得退休已覺衰薾且畏暑未能遂還長沙行次餘干假宗室趙公頊之居而寓止焉所居之南有書室公名之曰養正而爲之銘曰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

夕日誦易更定前說且曰庶幾未死於學有進也又取易象題坐右曰謹言語節飲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親舊來訪者輒與講論古道終日不倦益其心純一無出處動靜之間如此孟秋既望公薦享祖考既奠而跌公起歎曰吾大命不遠矣手書家事付兩子且定祭祀昏喪之禮俾遵守曰喪禮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耻不欲歸葬先人墓左即死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猶爲饒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銘有曰沉視萬物心則惟一如何須臾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至二十有二日始寢疾二十八日疾病日晡時命子栻等坐于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日暮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先是六月末有大星隕于趙氏居養正堂之北光芒若晝趙氏一家盡驚翌日得公書欲來寓居

云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有旨贈公太保栻等不敢違公志扶護還潭州以是歲十一月辛亥葬于衡山縣南嶽之陰豐林鄉龍塘之原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未嘗爲無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論當世之故聞四方利病休戚輒書之册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它人方畏避退縮則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爲和議其賢者則不過爲保守江南之計夸敵制命卒歐逼人莫知其爲大變公獨毅然以敵未滅爲已責必欲正人心雪讎耻復守宇振遺黎顛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復際遇主義益堅雖天奪其功使公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

以異於四夸人類之所以異於鳥獸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公論事上前務盡道理期於聽從不爲苟激其在官守事無細大必以身親視國事如家事視民疾苦如在己身至誠懇惻貫徹上下平生四被譴命處炎方幾二紀拳拳念君之心遠而彌篤見朝廷一舉措之善則喜溢詞色一事不厭則憂思終夕不寐嘗因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蓋其忠義自壯至老或用或舍未嘗有斯須之間也事太夫人先意承志婉愉順適曲盡其心奉養恭恪寒暑不渝家人婦子見公身率莫敢不敬或時遠去侍側每覺意緒不佳則曰太夫人得無有疾乎遣人候問則其日果太夫人服藥也太夫人方嚴或顏色不和則公拱立左右踧踖若無所容俟太夫人意紓乃敢安坐自廊下至白首如一日太夫人既沒見素所

服用之物未嘗不泣下起葴起孝孝誠篤至上自宮禁下至閭閻無不咨嗟歎息縉紳軍民聞風而興起慕用與夫愧悔改行者不可勝計也於兄徽蔚公友弟篤至教養其子與己子不少異置義莊以贍宗族之貧者以至母族喪葬婚嫁亦皆取給焉歲時祭祀必預戒小大使各嚴恪滌牲治具必親涖焉及祭肅乎如祖考臨之時節嘗新必先薦于廟而後敢食器皿擇精潔者備薦享不以它用素能飲酒至斗餘及既連山太夫人日南方地熱宜省酒節不敢飲及再見太夫人命之飲乃飲遂終身不踰三爵於器用取具不問美惡平生無玩好視天下之物泊然無足以動其心者燕處飲食皆有常度雖在閨門無戲言無惰容未嘗偏倚而坐未嘗疾呼遽行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盛德日新至老無息及在餘干未發疾間温恭朝夕無絲毫倦怠意

經筆二銘于今讀之猶能使人悚然起敬則公之心雖未易以言語形容然於此亦可以少見其幾矣蓋其天資粹美涵養深厚以至於德成而行尊非强勉所能及也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嘗論易數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二之也分爲二而七八九六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爲十總之爲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乎中中故變變故其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闔闢變化之幾皆在於我而動靜莫違焉中其至矣又嘗論剛柔之義示子姪曰君道主剛而其對也用柔故乾動則爲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爲乾矣故夫必欲遠聲色必欲去小人必欲配

帝王必欲定社稷必欲安民人必欲服四夷乾之剛也君則之於內而主斷也至於禮臣下下賢才撫四鄰愛百姓卹孤寡虛心取善舍己從人其動莫非柔矣不敢唱始不敢先事謹禮法循分守安進退守職業坤之柔也臣得之於內而有承者也至於犯顏敢爭捐軀盡節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千里之命可殺不可辱可困而不可使爲不義守忠義之大訓弭患難於當年斷大計定大疑正色立朝華夸讋服其動莫非剛矣故夫善觀易者必觀夫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或得或失或悔或吝或吉或凶可以類推矣不知剛柔之用不可言易也胡絲求公序其所著春秋傳者公告之曰春秋所書莫非人事章章者作之於心見之於事應之於天毫釐不差夫子叙四時稱天王以謂順天則治生物之功于是與

逆天則亂生物之功于是息爲千萬世訓至明也故一言以斷春秋之義曰天理而已矣嗚呼使王知有天則諸侯知有王大夫知有諸侯陪臣知有大夫馴致之理得之自然禍難孰爲而作哉蓋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彼列國諸侯雖曰彊大敢違天不恭以重拂天下之心而自取誅滅耶周道既衰王之不王不能正身行禮奉承天心以大明賞罰於天下春秋爲是作以我褒貶代天賞罰庶幾善者勸惡者懼亂臣賊子易慮變心不復接踵于後天地之大德始獲均被萬物聖人先天心法之要蔑有著於此書者矣公於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謂近三代氣象又以寇忠愍富文忠范文正之事爲可法嘗曰萊公自澶淵還恥於城下之盟蓋勸上修德立政既不獲用乃有東封西祀之

說鄭公使遼還以和議爲恥以自治爲急務而不受樞庭之賞
文正自西鄙入參大政勸仁祖開天章閣俾大臣條時務大修
政事文正所具二十條無非要切然亦不克施使三公獲盡其
猷爲則王業必不至二百年而中微也興時歸老山林當作三
賢堂於弊廬之側庶幾朝夕想像如見其人豈三公所爲適有
契于公心也與每訓諸子及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
又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見人有
一善爲之喜見辭色子姪輩言動小不中理則對之愀然不樂
人自感動公初娶楊國夫人樂氏旬日被命召卽造朝及爲侍
從或以公盛年勸買妾公曰國事如此太夫人在遠吾何心及
此遂終身不置妾再娶蜀國夫人宇文氏賢明淑順與公同志
事太夫人盡禮雞初鳴已冠帔立寢前俟太夫人寢覺夜則俟

太夫人寢至息勻寐安乃去食飲湯藥一一親之太夫人常曰
吾兒孝天賜賢婦以成其心內外宗族敬仰無間言起居飲食
亦皆如公有常度不渝相對如賓公方貴未嘗言及宇文氏私
門每訓諸子曰吾朝夕兢兢履地如履冰惟恐一言之失一事
之差蓋其德誠足以配公焉先公五年薨葬衡山與公同兆異
穴生子男二人長杙右承務郎直祕閣次杓右承奉郎公奏議
務坦明不爲虛辭率口誦令子姪書之皆根於心不易一字有
紹興奏議隆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解四卷易解弁雜記共十卷
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詩書禮解三卷文集十卷惟公忠貫
日月孝通神明盛德隣於生稟與學妙於心通勳存王室澤在
生民威震四裔名垂永世平生言行非編錄可紀謹掇其大略
以備采于君父下之史官傳之無窮且將以求當世立言之君

子述焉謹狀乾道三年十月日左迪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
朱熹狀

行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公行狀

曾祖安中贈中大夫

妣太恭人鄧氏

祖畸朝請郎右文殿修撰

妣宜人張氏宜人陳氏

父彥溫右從事郎知建州甌寧縣事贈右承議郎

妣太孺人鄧氏太孺人黄氏

公諱博文字宗約一字宗禮南劍州沙縣人

羅氏世爲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爲沙縣尉以卒者子孫因家焉至五世孫覺始擧進士中其科再世而得右文公以懿文清德

顯重於世又再世而得公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有聞於時然位早數促曾不及究其用而死識者恨之蓋公幼有異質生歲始周家人示以晬盤公一無所顧獨扶服前取書之論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歎異爲文以記其事且曰是兒當復以文學大吾門且復闡道而不爲章句之習也十餘歲遭甌寧府君之喪哀毁如成人治喪葬又皆必誠信有法度用右文公奏補將仕郎授右廸功郎福州司户參軍治倉庾謹出納盡去宿弊後皆可法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桂管爲嶺徼以西一都會民物繁夥常時幕府已不勝事至公爲當路所知事待公決者尤多公裁處從容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而事無不各得其理者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牾意竄斥係踵南來道出府下者公悉善遇之至竭廩奉則留衣以濟其乏用薦者改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轉宣教郎始至歲歉公度民且饑則先事爲備多所儲積及饑發廩賑贍事無鉅細必躬臨之不以勤勞爲憚其至誠惻怛雖壹主於惠愛無所計惜而厝置纖悉辨察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邑人既賴以全而公又請推其餘以及旁縣縣故多盜公飭巡徼設方畧得渠帥數人寘諸法而境内帖然在官餘九月會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雅器重公請以爲幹辦公事用上嗣位覃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得數千人以歸和糴建康以實軍又以公與其事未幾得穀亦巨萬計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公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王山汪公制置全蜀奏辟公參議官以行軍府之政必以咨焉汪公既虛心好問公亦推誠啓告反復殫盡必歸於至當而後已成都之政遂最天下公之助爲多也嘗啣命漢中勞

撫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遺爲錢三百萬公不欲受而難於辭卻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不能就以五十萬予之餘悉輸成都公務取河南程夫子之遺文與他名臣論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鋟板用之略盡而横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公訪得之爲言汪公延置府學蜀士知所勸焉東方士大夫遊宦蜀土貧不能歸或不幸死不克葬者公皆出捐俸金以振業之賴以濟者甚衆累遷承議郎秩滿自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命下而汪公亦召還公復從東至嘉州宿留與同舍會集笑語如常時一日忽語人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憾也遂就寢酬酢從容了不異平日獨無一語及其私俄而遂化乾道四年四月十有三日也蓋其年五十有三矣同舍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槖中獨有書數十帙餘金足以歸其喪

而已相與咨嘆以爲不可及遂以柩歸其年冬十有一月葬于沙縣嚴地祖塋之旁公娶陳氏了齋先生之兄孫女先公卒子男二人曰問曰闊孫男八人女七人皆幼公資稟和粹沉靜寡欲其處已待人一主於誠敬平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愠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可及乎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乏如切其身經營周救必盡其力年未三十即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慾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以是凡四方之名山勝槩多所登歷而於佛老子之學亦往往能道其所以然者或者遂意公誠篤好之而不知公之所志與其所學有不在是也蓋嘗從張忠獻公問行已之大方張公爲手書所爲敬說一通以授焉公受而行之終身不懈又從同郡李愿中先生遊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而嘆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間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在桂州時汪公益方通判州事知公所爲日就公語且亟稱道其爲人故卒引以自助而今刑部員外郎劉公芮亦方隱居州之西山躬耕勵志人罕識之公獨以坐曹決事之餘日往從之遊劉公名家子及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顧獨恨得公晩及聞公卒哭之慟爲寢疾不食者數日此豈勢利之使然哉抑公才志行業之美固當有爲於世而充養有素神觀清明人亦不謂其止於此也嗚呼其可謂不幸也已熹嘗受學李先生之門先生爲熹道公之爲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閎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時熹未識公也及先生沒乃獲從公遊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爲知人然公自是入蜀相望數千

里書問歲亦一再至所以勸厲從吏者殊厚日夜望公之還旆得復相與講其舊學而公乃以疾歸熹既痛公之不幸不及大爲時用又傷吾道之不幸而失此人也亟往哭焉諸孤既號哭受弔則以公從弟顯所叙官閥梗槩一通授熹使狀之將以請銘於作者熹誼不獲辭既退以就事矣惟是從遊之晩於公之行治有不盡知大懼闕漏放失將無以備采擇爲罪伏惟立言之君子有以財之謹狀乾道五年五月日迪功郎新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狀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公諱良翰字邦彥早孤事母孝遊鄉校以謹厚莊重爲人所稱讀書務通大指爲文俶博有氣紹興初舉進士甲第授左迪功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主簿秩滿循從事郎知明州慈溪縣事歲凶民饑公諭富室發廩以糶籍貧民授券以糴上安下濟邑人賴之導德門三鄉之渠溉田甚廣吏寬敬即知溫州瑞安縣事轉奉議郎瑞安俗強梗號難治或謂公宜厲威嚴以彈治之不然不濟公歎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蔇況奮其武怒以懾威之彼亦何所恃耶催租不下文符第揭通戶姓名通衢爲之期日民樂於不擾如期皆集聽訟多得其情或問其術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如虛堂懸鏡而物之至者妍醜自別耳罹內憂去官邑人送者皆泣涕而返免喪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修身篤行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語言之間轉承議郎用殿中侍御史吳公芾薦爲御史臺檢法官權監察御史上即位覃恩轉朝奉郎時金亮敗盟既斃而歸其嗣主新立復遣使來約以舊禮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率來歸詔問所

以處之者公上疏曰經費之民皆吾赤子去墳墓離親戚捐生業而來歸我其義不可以不納然若許以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索索而歸之傷向化心納之不便其必定計在我以自治爲先而和與不和付之泛應然後乃可納耳二者在陛下聖志如何願熟計之尋復有詔問時務所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修軍政核兵籍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競內外之官皆久其任賞罰輕重務合衆心上嘉納焉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用故相張忠獻公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爭獻防江之說公於是上疏極論以爲備邊之要在固藩籬專委任而已今欲捨淮防江却地奪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任閫外之寄臣竊以爲誤矣上然之除右正言入謝首陳納諫修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

之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爲心語甚切於是金人再移書求復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許之公入見上極陳前日講和之失使山陵隔絕疆場無備北方忠臣義士來歸我者反爲敵用而致怨於我皆秦檜之罪今不可以復蹈其失且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寇盜據竊況唐鄧海泗又逆亮渝盟之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爲言我亦何說而歸之乎既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栻持書幣賜金國大臣主兵者公爲上言仲賢輕儇無恥栻自北來其蹤跡不可知宜罷勿遣姑報以書徐觀其變而爲之所上鄉公說而宰相力爭竟遣二人行公又論今廟堂督府議論不同凡邊奏上聞廟堂皆陽爲唯諾無所可否而陰實百方沮敗其計萬一爽於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以公語語宰相時楊存中爲御營使悉總殿前諸軍公言存中自太上皇帝時提禁旅二十餘年權勢極盛中外憂疑賴太上聖明威斷罷使就第今又無故假以使名授以兵柄陰凝冰堅不可以不戒願陛下爲宗社計亟罷存中使以兵屬三衙如故事則天下幸甚疏三上論者再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疆敵迎勞如禮朝廷上下皆喜以謂和議決可指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議於金人有大利四而在我有未可必者五蓋罷兵講和則彼得以中原休養民力威制小種銷伏羣盜此皆金之大利而我欲與爲敵國請復山陵又必其不求四郡不索降人不疑邊備此則殊未可必願陛下毋惑羣議先定久遠之規以應其變上欣然開納既而李栻竟不敢涉淮公奏論奪其官獨仲賢辜亦輒許以疆土歲幣輸敵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因極言邊

備不足恃和好不可不修上不得已復遣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閤門事龍大淵使金公遂與侍御史周公操請見力言前遣仲賢已辱國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聽決卻衆謀不謂秦檜復見於今且彼書要我罷四郡屯兵而以其地歸之如此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爲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而後予之庶幾猶爲有名今計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不止仲賢而已願先馳一介往議堅決行未晚也上以公奏示宰相宰相請召侍從臺諫議之詔可公上議如前一時侍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手詔之望大淵使議陵寢梓宮降人邊備四事利害以聞二人奏上上燭其姦凡語之依違轉脫者皆墨識之以示臺諫公因復伸前論上乃從之時歲十二月也

除左司諫會長秋宮建官其內外之屬若干人公上疏論之且
請節他冗費始自官掖以奉邊軍詔諸以長秋爲官者損其七
人他亦頗有所減省如公請既而昉及由義與金議回邪不合
大爲金所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議正言尹穡素以諂事龍大
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黨陰附思退以撼督府公因疏論思退
姦邪誤國宜早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之
言搖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責後効卿其
置之至魏公則今日人材物望孰有出其右者朕豈容有此意
正使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路有異意者卿爲朕諭之公
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古難其人正使
不得全才寧取椎頓朴實之人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
大癡恐誤陛下國計且警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法也退

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是以王之望爲諫
議大夫罷公言職以直敷文閣知建寧府越兩日而有詔張公
罷兵還朝又兩月張公竟罷相印去而和議遂定如思退等之
策矣時隆興二年六月也初公惡穡姦邪面擧韓魏公富貴易
求名節難保之語以警切之穡大愧恨至是既得陰結近幸以
售其姦遂連中外之力先排公去之然後罷督府退張公召還
四郡戍兵毀撤兩淮守備務以强敵勢孤上心而冀其說之必
用不復能爲宗社計也金於是乘勢大入幾不可支上亦悔悟
而太學諸生數百人前後伏闕再上疏請召用公及胡銓王十
朋等而斬思退之輩尹穡洪适以謝天下謂之四姦思退等由
是始敗然邊備遂弛不能復張天下至今恨之公至建寧一以
惠愛撫其民如爲縣令時掾史以死囚獄具至録問輙不承請

循故例即訊而已公不可曰録囚于庭法也吾何容心哉既亦
卒無稱冤者求幾就除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聽覽不倦幽隱
畢達欲行部輙先移文所至毋得治道路飾供張諸州以例致
餽一不受作觀風七詠以示敦本厚俗之意轉朝散郎除江東
路提點刑獄公事移浙西轉朝請郎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權
太常少卿侍立官給事中除兵部侍郎時朝廷欲調沿江數郡
民兵列屯江津以備敵公力爲宰相言敵未嘗窺邊民兵未嘗
練習無故點集恐徒擾而無益語聞事寢以足疾求去不許會
浙東有風水之災秋稼盡廢州縣不以聞公以白上上即遣漕
臣按視蠲租賑流冗官吏蔽匿者皆抵其罪尋詔公同修國
史轉朝奉大夫除右諫議大夫命下之日中外翕然時杭帥周
淙多創擅局以私親故秀守徐藏遣吏持錢買燈都下聞之恐

懼皆亟罷之公入謝陳四事曰畏天曰愛民曰脩政曰官人因
言治効未易遽言而治象可以立見陛下誠能盡取天下賢才
寘之列位自然壯觀朝廷而治象可見治象見則治效因可卜
矣上曰善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午大雨雪公求對極陳
祇畏天戒飭正庶事之說時東宮久未建復奏手疏言之上皆
嘉納時上已深悟前日和議之失思欲亟致富强以爲恢復之
漸而小人乘間爭售其說有王天覺者以貨結左右陳聚斂擊
剌之術皆狂妄乖剌上未之察以爲樞密院編修官臺諫攻之
不能動公極論之上始開悟逐去史正志者素以傾巧進至是
當帥成都憚遠役說使其黨請復置發運使而以己爲之上然
其說公入奏曰祖宗本建此官蓋沿唐制轉東南以餉京師今
已居東南而衣食其租稅矣又頗分給武昌建康京口諸軍應

上供者數亦無幾而虛立此官甚無謂況正志反覆小人誕妄有素不過欲假此重權割剝州縣侵牟商賈以自爲功耳自今以往法之既容者不復寬法之未容者日加容臣恐數年之間民愁盜起有以勞聖慮也疏三上且面論之益切上亦知正志之妄謂公曰吾姑試之耳公於是退而求去上封還所奏手札諭公若曰都俞吁咈前聖所不免卿豈可輕去爲高耶公復求對面請益力上留公亦益至已而發運司爲公私之病果皆如公言正志遂以罪竄而發運官屬皆罷矣公嘗爲上言曰蜀漢之兵可以窺關陜荆襄之衆可以趨韓魏江淮之師可以搗青徐三者之勢相爲犄角不容有偏今蜀道既委大臣開府節制而荆淮之郊東西數千里未有任其責者願擇重臣分以委之則久遠萬全之計也上曰武臣爲之可乎公曰文武固無異道

但必得眞才宿望足以服軍民之心者然後可以濟國事耳上曰善公言曰中興之初諸將領兵者皆別選精鋭數百人自爲一卒優其廩犒以故驍勇競勸所向有功韓世忠所謂背嵬張俊所謂親隨劉光世所謂部落是也今養兵雖衆而諸將未聞有能爲陛下拔尤取類以生其氣勢者願陛下之有以詔之也上欣然曰此朕意也即下其書諸將尋以與修玉牒成書轉朝散大夫再上章求去不許七月除給事中會節將成閔冒請眞俸事覺詔罪官吏之出納者而置閔不問閤門王抃招納妄人蕭顯矯稱密旨出境生事詔抵顯等罪而亦不以及抃公皆處駁議乞正典刑章上翼日除禮部侍郎公力辭不拜遂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去七年詔起公知婺州辭不獲命再踰月始就道未至除太子詹事兩詔趣行仍令州郡敦

遣公遂入見上慰藉甚厚屬以調護之意公亦竭誠輔翼凡所以告太子者無非規戒之言一日召對東華門賜坐從容訪以治道公論士大夫苟且欺謾之弊及江湖荒政甚悉上皆納之因出手書唐太宗與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語而書其後俾公極陳今日所未至公拜謝退上疏曰臣聞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効也大有爲之君務其本而効自至未有無其本而有其効者也陛下鑒觀古事親御神筆深詔愚臣以求今日所未至此堯舜之心也臣敢無辭以對臣竊觀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間作數千里間流殍萬計是所以承天意者未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寨屋民不聊生死凍餒者不知其幾是所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下欲任賢能而張栻一言遽從外補正直之氣鬱而不伸是所以任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

小人而正志方逐張某繼之張某適罷韓玉又進是所以退小人者未至也至於欲擇將帥而內外諸軍朘削士卒專事交結不修軍政欲卹軍情而移戍江津措置失當使其老幼狼狽失所欲擇監司而以辟刑之寄付之武臣欲吏久任而或到官旬日即行或易凡此八者一有未去則於陛下深仁厚德不爲無累臣恐功利之効未易可致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爲難而忘爲治之本無以功利爲易而速爲治之効欽崇奉若以承天意哀矜惻怛以結民心任君子必盡其才去小人必絕其本廣搜智略以司閫外之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之氣罷監司之非人申久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功利烜赫將與唐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爲者矣疏奏上嘉歎再三出以示輔臣詔以公兼侍講公以足疾有加求去甚苦上固留之詔聽五日一參公

力辭不許十二月以病劇請致其事上始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遣使賜以告身衣帶公還家病間已而復作再奏告老遂以八年四月癸丑卒於正寢自疾革即屏醫却藥湛然無怛化之意七日而終享年六十有五詔轉一官致仕訃聞贈太中大夫公質實無僞莊毅有守而色和氣溫不露節角人有片善稱歎不已小有不善必面規之自起寒素以至通顯奉養益薄無所嗜好不治生產財利祿賜隨用輒盡不爲毫髮計留自罹內艱不復入私室誨督子弟接引後進孜孜不倦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爲良吏及登朝廷直言正色遭值聖明開獎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倚以爲重隆興中協贊廟謀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當是時國勢幾振不幸爲小人所間以去比其復來則事已異於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蓋公嘗爲人言先儒有論爲貧之仕者曰俟吾之饑餓不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此孫言也而聽者不諭則其弊將無所不至夫饑餓而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尚何計之爲哉公敬遜誠愨非欲以大言夸世者而其語如此足以見其所存之素定而所立之非偶然也少時聞潘左史良貴廷叱奏事官竊獨歎曰潘公愨矣曷若退而疏之之爲得體乎族父某部侍郎公顯聞而賞之曰子少年而議論及此異日立朝當必有可觀者願子自愛至是卒如其言所爲奏議及他文若干卷藏于家娶朱氏封碩人子男四人元壽右迪功郎耆壽右承務郎彭壽太學生廣壽勅賜進士出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郭蛻進士吳洎孫男七人女三人皆幼元壽等將以是年九月壬申葬公于義娥鄉壘石山之原以熹辱公知待寓寵之厚俾

次其行事將以求誌於作者請謚于太常且備異時史氏採錄熹不得辭謹第錄如右謹狀乾道八年八月日前右迪功郎朱熹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君諱翌字晦叔世爲建寧府建陽縣忠孝里人曾祖惻祖深父從周皆不仕君早孤踰冠遊學衡山師事五峯胡先生聞其所論學問之方一以明理修身爲要遂捐科舉之學曰此不足爲吾事也先生既沒又與先生之從弟廣仲從子伯逢門人張敬夫遊既誦其所聞於先生者而又上稽前古聖賢之言中覽前世儒先之論下引四方朋友之說參伍辨訂去短集長其左右出入雖不專主於一家然其大要以胡氏所傳爲宗也其爲人忠信明決通微曉事教撫諸弟曲有恩意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告語切至而不失其和以是朋友多賴其益而樂親之雖或不能從而亦不厭其言之盡也衡山人葉公賢君爲人妻以其女君因教其子定使知所趨又見之敬夫而俾受學焉定以是爲修士鄉郵稱之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衆亦無不往來從君參決其所疑者長沙故有嶽麓書院國初時郡人周式爲山長教授數百人後更變亂院廢而山長罷五峯方辭秦氏禮命時嘗請爲之不報乾道初帥守建安劉公珙始復立焉猶虛山長不置至是轉運副使九江蕭侯之敏始以禮聘君請爲之君曰侯之意則美矣然此吾先師之所不得爲者豈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辭不能蕭侯亦高其義不强致也時君方買園築室於衡山之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因取程夫子澄濁求清之語榜之曰澄齋日與賓客從容其間講道讀書間出詩篇以詠歌其

所志蓋脩然有以自樂然不數月而病不起矣淳熙四年八月三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君娶葉氏生一男曰傳纔六歲一女亦尚幼君既沒葉夫人以君遺命請於其父使弟定與君之外弟游霖游彰等以九月三日葬君衡山之東海僑之原於是君之外弟游彬居故里踰月而後聞君之喪泣而言於熹曰吳兄之終彬獨以遠不得奔走其葬今將狀兄之行而請文於桂州張先生以表于墓願吾子之文之也熹與晦叔有朋友之誼不可以辭乃論其行事始終大者如此以備采擇然敬夫與晦叔學同師居同郡其遊久於熹所以知之必將有深於此者請并列而具刻焉謹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先生諱憲字原仲姓胡氏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文定公從父兄之子也祖罃父淳皆不仕先生生而沈靜端愨不妄言笑稍長從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文定公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公彥質范公冲朱公震劉公子羽呂公祉本中共以先生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先生以母老辭既而折公入西府又言於上促召愈急先生辭益固乃授左廸功郎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先生猶不欲

起郡守魏公扞爲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先生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於先生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然尊信悅服而先生猶以爲未足也郡人程君元以馴行稱龔君何以廉節著皆延致之俾參學政於是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太夫人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居累年間嘗一爲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禁鹽私販者雖銖兩必重坐先生爲陳法義請寬之而帥守顧不悅先生於是有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白以先生爲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人謂先生必不復起而先生一辭即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爲怪會次當奏事殿中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敵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皆爲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者雖或頗以爲說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至先生始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即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衆以故二公卒召用而先生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葬於建陽縣東田里先生兩娶劉氏皆白水先生之女弟又娶嚴氏子男一人愉蚤世女一人適進士詹炳孫男親仁治進士業先

生質本恬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𠊓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較也其讀書不務多為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己說與他文章藁藏於家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遊更相切磨以就其學而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既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嘗得供洒掃之役而其事先生為最久先生葬時親仁尚幼不克銘乃今屬熹使狀其行將以請於當世之君子熹不敢辭謹件如右以俟采擇謹狀淳熙五年七月日門人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狀

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營田使兼行宮留守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光祿大夫劉公行狀代平父作

本貫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

曾祖民先故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

妣黃氏彭城郡夫人

祖韐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諡忠顯累贈太師

妣李氏秦國夫人繼呂氏韓國夫人

父子羽故任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傅

妣熊氏福國夫人繼卓氏慶國夫人

公諱珙字共父其先蓋長安人唐末避地入閩遂為建人六世至忠顯公仕始通貴靖康中守真定有功京城失守金人得之欲以為將相義不辱而死少傅公紹興初佐川陝宣撫使軍事保障梁益為中興名臣公其長子也生有奇質英悟絕人少長從季父屏山先生受書知刻苦自勵屬文敏有思致一時鄉先生皆歎以為不可及始以忠顯公死節恩補承務郎舉進士一上中紹興十二年乙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監潭州南嶽廟以歸杜門讀經史書討論纂述益務其遠且大者秩滿差主管西外敦宗院未赴遭外艱既禫而韓國夫人棄持重終喪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人時秦丞相當國用事一日微示風旨欲為其父作謚以公不亟

奉行也怒風言者論去之踰年秦丞相死乃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大宗正丞未就職改秘書丞兼權吏部郎官卽眞尋除監察御史避薦者復還故官公前在銓曹時苦吏爲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天子悅焉且聞其能檢柅吏姦故因其引嫌復委以選事兼權秘書少監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會金人渝盟天子震怒將悉銳師北向以雪讐恥復土疆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感奮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旣擊侍醫王繼先逐之又論宦者張去爲遂以忤旨左降公不草制奏留之莘老得不去從車駕視師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旣而車駕將還臨安江淮軍務未有所付張忠獻公方典留鑰衆望屬之而詔乃

以楊存中爲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不書錄黃奏論其不可上怒顧宰相曰劉珙之父爲張浚所知其爲此奏意專爲浚地耳宰相召公諭旨且曰再繳累且及張公公曰珙爲國家計故不暇爲張公謀若爲張公謀則不爲是以累之矣命再下執奏如初存中命乃寢未幾眞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召入草制立建王爲皇太子今上皇帝旣卽位詔公借禮部尚書使金國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爲鈞敵之禮敵意不可測公受命慷慨不復問家事入辭母夫人戒家人悉喪葬具副以行曰藉令不死歸未可期也副使其者以選置官屬不公抵罪上以爲辟召無所私手札褒論之尋以議禮不決未出疆而還然公於是時固以其死許國矣在掖垣凡三年事有不便者知無不言嘗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以擇將帥核軍實爲對甚悉嘗有太白經天旱

蝗飛蝗之變詔復聞近臣闕政公又奏曰太白兵象也旱蝗螽氣也今仇敵窺覦哆然未厭而國家因仍縱弛有賞無罰諸將專事刻剝以媚權倖取官爵士卒怨之有甚於仇敵者且與土未復地狹民貧而費用日滋征求日廣爲監司者不䘏郡爲郡者不䘏縣爲縣者不䘏民至或重爲貪虐以肆其心則百姓之苦於官吏亦不異於士卒之仇將帥也然則天人相與之際夫豈偶然而已哉欲救其失唯當信賞必罰以肅將帥之心痛懲刻剝以固士卒之志節浮冗錄軍實精擇郡守誅鉏贓吏以厚吾民之生而是數者之得失則又係乎人主之心誠與不誠耳陛下審能擴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常使日用之間有以養吾之誠而無害焉則夫數者固將有所依以立而災異之變庶乎其可銷矣間又嘗爲上言應敵

無一定之謀而彊國有不易之策今曰和曰戰曰守者皆應敵之計因事制宜不可膠於一說者也若夫不易之策則必講明自治之術博詢救弊之原毋事虛文專責實効使政事修舉國勢日彊然後三者之權在我唯所用之無不如志今議者自紛紛於末流而於其本未有言者臣竊爲陛下憂之上皆納焉故將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沒入王繼先園第爲賜詔許之公以師中久竊兵柄無尺寸功貪贓刻剝爲國家斂士卒之怨不當予方爲繳奏以聞而其家復以請公以錄黃稽程被詰亟奏俟罪而持之愈力於是乃不果賜有廸功郎李珂者以關通近習得祠官而自奏求爲督府掾詔除已下公奏曰珂名品至卑不繇召見敢以劄子非分祈恩非所以嚴堂陛之勢杜邪枉之門也且今邊鄙大計方倚督府爲重官屬尤當審擇如珂小人非惟

不堪此選政恐或能妄作以沮撓其事機也奏上改除珂樞密院編修官公論執益堅乃罷之然亦竟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而宰相亦有陰忌公者隆興元年冬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明年改衢州始至委事僚屬一無所問人以公未更治民意其情於事或不屑爲者旣乃一旦悉取而自爲之辨察精明區處的當羣下斂手不能有所爲人始大服先是吏員猥衆公視員外置者悉罷之受租米輒使民自操量槩其發鈔銷簿亦皆有法人甚便之會湖南旱饑官吏不之恤而郴州宜章縣方抑民市乳香期會峻迫有李金者乘衆怨奮起爲亂衆餘萬人南逾嶺徼分道犯英韶連廣德慶肇慶封梧賀州之境旁入道州桂陽軍殺掠萬計州縣不知所爲至斂民間金帛賂之以免由是賊勢日盛而帥守監司更其蔽匿不以實聞賊遂犯宜章陷桂陽

聲震遠近朝廷憂之以公爲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是歲乾道元年也公以五月入境則賊衆已數萬人矣公聲言發鄰縣兵討擊且檄鄰道謹斥堠守隘塞聽期會而亟以實奏請下荊襄發卒奔命又度此章下或已歷旬時失幾會則移書制置使沈介曰請毋須報而亟遣以來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不敢以累公也介爲遣兵詔亦報如公請然皆未有至者賊勢愈盛而湘陰縣橋口鎮羣盜劉花三李無對者又竊發距城郭僅六十里人情益震公亟簡州之役兵得三百人使部將趙彥帥之合巡尉兵以行下令戕舟發粱募有生得盜者錢若干得其首者錢若干凡盜所挾贓無多少悉給捕者不數日彥等擒捕三十餘人公悉以便宜誅之梟首於市餘盜走多溺死其散入墟落者又爲村民縛以送府又悉誅之奏將尉有功者皆

被賞於是威聲大振吏士用命人心少安六月制置使所遣遊奕軍統制田寶乃以千人至居數日鄂州亦軍統制楊欽又以千五百人至公知其暑行疲怠悉爲發夫迎之數程之外代其任負以行軍士固已歡呼感激及至撫勞犒賜又皆豐餘過望諸軍益喜盡死力欽故羣盜楊么部曲公知其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下令境中凡軍民討捕有功者皆以率受賞其賊所誘脅能相捕斬以詣吏者亦除罪受賞有差是月晦田寶大敗李金於郴州城下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七月楊欽敗賊黨田政尹寬等於桂陽鄂將谷青王璺又各以二千人至公遣扼宜章大路以分賊勢通糧道而欽連戰破賊遂入宜章八月壓龍岡下賊兵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被髮大呼策馬橫衝之賊分爲兩其前列精兵殲焉餘皆遁走進

至莽山賊徒曹彥黃拱遂執李金與其腹心黃谷以降欽因窮追深入盡誅其酋豪而其支黨脅從者尙衆皆竄入山谷間公諭欽等卻兵而使人實牓聽其自請則皆相率聽命歲盡師還李金黃谷等數十人皆伏誅其降者公皆稱詔給據納兵復故田宅盡以十數曹彥黃拱皆奏補官而厚撫之旣乃第錄諸將功狀列上又盡得其實不以一毫有所私上嘉歎再三詔以爲敷文閣直學士且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旣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甚副朕意卿其益勉之哉賊地旣定境內正清公乃喟然歎曰吾豈樂殺人哉向者軍興令不可以不肅而今而後庶有以亮吾心矣吾豈樂殺人哉自是一意於撫摩之政且爲請於朝曰今欲懲旣往之失銷未形之患莫

若擇守宰寬賦歛以安吾民而已不此之圖一李金死一李金生臣恐湖南自是無寧歲也奏留鄂兵戍郴桂而益廣蒐募以補忠義親兵之缺厚其恩意嚴其紀律而時訓習焉於是湖南隱然爲重鎮方地數千里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潭州故有嶽麓書院真廟特賜以敕額給田與書經亂蕪廢公一新之養士數十人延禮修士彪君居正使爲之長而屬其友廣漢張侯栻敬夫時往遊焉與論大學次第以開其學者於公私義利之間聞者風動三年召還見上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弃僉謀狥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稅涓退剩羨餘和糴之弊又論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恣

宜遴選武臣之耆舊行伍習戎事者使爲將副而貴游子弟閤門國信五房出職之輩不得與焉則州郡之軍政庶乎其可修矣上然其言以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開復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唯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剛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上亟稱善是歲小不登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畫來年

荒政所宜不者亦使任其無他又奏州兵管伍教戰之法甚備上由是益知公學問精深忠義慷慨可任大事十一月擢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公辭謝不獲乃就職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材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陛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用焉公以西府本兵柄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制官下至裨佐日召三數人從容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公奏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易可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柰何拘此曠日彌久之計且漢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修政之功哉公曰高光雖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

所顧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勢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爲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修政事而已其終至於外攘戎狄以復文武之境土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爲也上以公言爲然四年七月詔兼參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圖所以叙進人材寬養民力計理軍政務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蓋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蠲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振肅朝綱抑僥倖獎廉退爲己任進則盡言無隱退亦未嘗輕以詞色假人苟清議之所不與不以親故而有所私也以是近倖仄目而流俗亦多不悅公者先是潛邸使臣龍大

淵曾覿者憑恃舊恩暴起富貴公論不平者累年上一日發竊逐去之未幾而大淵死上顧憐覿欲還之公力陳其不可且曰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今引以自近而寵爰接之至使得以與聞機事進退人才則臣懼非所以增盛德之光華飭治朝之綱紀也上納公言爲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謁告至淮上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諸公相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公曰薦士吾徒之責可不知耶明日請曰此人名微位下陛下何自知之上以琪告公又請其所以薦上曰卿自問之公退坐堂上呼吏作頭引追之琪至公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懼不能置辭久之公乃叱使責戒厲狀而去無何揚守來言前琪過郡稱受密旨增所築新城若干尺諸公請之初未嘗■是命也公旣與諸公合奏請其罪罷之因奏自今聖旨不

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公卽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卽如此則或須一飲食亦必奏審乃得邪公卽以藝祖熏籠事對退又與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陛下之朝廷命令者陛下之命令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典司出納而已非敢有所專也今方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竊恐小人有因疑似微以姦言上激雷霆之怒者願陛下察之上不悅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者耶時諸公雖更進懇請而公言尤激切故獨罷公爲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學敦本節用虛己任賢斥遠佞邪選將撫軍數事爲獻上蹙然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隆興承前帥

刻剝之後場務皆增新額而輸徧更用方斛視省量率多斗餘公首罷之屬邑奉新有復出稅錢三十五萬有奇租六百二十八石攤配諸鄉多有視正稅且什四歲久困不能輸相率逃去田畝榛莽所攤固不可得而失正稅又數倍公奏蠲之又除二稅合零租米暗耗免役足錢之獘人或爲公憂不足公量入爲出用度未嘗乏也暇日咨訪賓僚講求利病率常一二延見使得從容各盡所懷以故下情宣通舉無過事而其人之器識短長亦無所隱訟訴有久不決者取其案牘藏之旬日輒召會官屬之賢可委者合坐堂上人付一二事使平決之有司供具飲食如法至暮白所予奪而退其大事則公先閱視默有所處然後參衆說以決焉以故多得其情無不厭服明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荊南湖北路安撫使始至條上荊襄兵少財匱之狀詔卽

諉公措置公因行視襄鄂兵屯沿邊形勢盡得其實以聞凡圖回役使詭名虛籍之獘與夫部伍教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荊南兵戍襄陽者累年不得歸父子至不相識公奏爲半年番休之法春夏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感悅荊襄故有民兵皆農家子敢樸豪勇又有土著常產自愛惜且居近邊知敵情輕戰鬬比稍隳廢公更爲簡閱寬其取丁之數貧者弛其賦役隨鄉團結以七十五人爲隊隊有長四隊爲步部有將縣置總首都副各一人嘗教則郡爲選官訓練已事而罷之至於資糧械器皆爲處畫各有條理撫循犒賞歲費錢一萬萬而不以一介有取於民也明年遭內艱又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宣撫使遣中使奉璽書卽喪次宣押奏事其書曰朕以荊襄上流宿師尤重欲以軍民之寄付卿其任重矣奪情臨

民國有常典況吾大臣義當體國毋以家事辭王事也公六上奏辭不肯起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且孝之與忠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而可奪則他日所以事君可知矣況陛下方以天下奉兩宮之驩而以衰絰不祥之人還迹二三大臣之間殆非所以全孝治之美且使仇敵聞之亦必以爲中國乏材乃至於此而敢肆其輕侮此臣所以受恩感激反覆思慮而卒不能逆也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者矣臣其敢喋無一言以塞明詔哉乃手疏別奏以聞其畧曰

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摹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爲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荊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荊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荊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顧亦何足恃哉以今而慮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上納其言爲寢前詔八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闕見上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

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傳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進職資政殿大學士以行湖南公舊鎮威惠之在人者久而愈深及是再至蓋有不待教令而孚者而公所以自律者愈嚴所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愈畏服而敬愛之會安南貢馴象所過發夫一縣至二千人除道路毀屋廬數路騷動公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忍爲也哉歲旱公亟遣官吏行視蠲放田租聞郴道桂陽民饑則檄轉運常平司移粟賑之且慮山谷姦民乘時竊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一旦茶鹽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公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乃處處

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大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之食盜果散去獨餘五百許人公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毋遏其塗不去者乃擊之耳於是盜之存者無幾進兵擊之盡擒以歸公獨奏誅首惡數人餘悉以隸諸軍明年盜之餘黨賴文政等復入境後帥曰此前日養寇罪也吾必盡誅之盜聞其言悉力死戰既勦湖南軍遂入江西侵擾數州官軍數敗將吏死者數十人爲費以數萬計於是人乃服公爲有謀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始至孔目吏有爲姦利險惡數十年者杖而黥之一郡稱快會歲水旱高下田皆不收公首奏倚閣下三等戶夏稅爲錢六十萬紬絹二千疋綿三千兩分遣官吏行用蠲正租米十三萬七千八百斛雜折米又二萬八千七百斛豆草蒭茭布租稱是又奏下漕司遣吏行屬州

覦其所蠲租頗求詳者悉以與民又奏禁止流稅米遏糴違者劾治如法即在他路亦願得以名聞請其罪詔從之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措管及總司錢合三萬萬遣官糴米上江又得十四萬九千斛又奏禁州縣毋得督舊逋以重困饑民借常平米付圩戶堤塞缺漏籍農民當賑貸者若干戶十口以上一斛六口以上八斗五口以下六斗客戶當賑濟者若干戶五口以上五斗四口以下三斗又運米村落從本價賑糶合十餘萬斛而貸者卒亦不取償焉置局府中以通判府事趙善珏觀察推官王以寧前蘄州教授李宗思新楚州教授劉煒領之而分遣屬循行境中窮山僻壤無所不到公又憊心疲精廣詢博訪夙夜不少懈凡官吏奉行之不謹民間竟苦之無告幽隱纖悉無不畢聞縣給印曆親書所聞告諭獎詰絡繹於道無不切中事

宜者蓋本之以誠意輔之以賞罰是以人人爭效其力如辦己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上嘉其績賜書褒諭焉公治財寬於民而急於吏二稅之入所以禁其漁取察其蠹弊者甚悉自累鎮所施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縣所負課不能償者悉以丐之而禁其非法病民者至於蠲租振廩其實又數十巨萬而軍吏糧賜皆隨月遣給無不豎者被旨甃城面丈以萬計者數千用錢八千萬米千五百斛而役不及民又償前帥所負內庫錢三萬上積公勞效賜手札獎賚以鞍馬器物甚厚府學四十年不葺弊甚公一新之以明道程公先生嘗主上元簿即學祠之且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建康大軍所屯盜賊常竄迹尺籍中吏不能禁公耳目跡捕每發輒得繩以重典餘皆相戒

遁去市里晏然道無拾遺者明年進觀文殿學士五年閏月屬疾再請奉祠未報則請致仕上意公疾病亟遣中使挾侍醫以來公亦知疾不可爲不復得見上矣即草遺奏千餘言首引恭顯伾文以爲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饑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願亟加屏遠以幸天下若羣臣之賢臣所知者則然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陛下亟召用之則衆賢彙進而羣小黜伏矣既又手書屬敬夫及其故友新安朱熹仲晦父及從弟玶皆以國恩未報國恥未雪爲言然後以家事爲寄七月甲子疾革命取前所草奏封上之遂以是日薨于府寺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五訃聞上爲震悼始從公請轉通議大夫

致仕贈光祿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致其喪建寧府給葬事公娶呂氏兵部尚書祉之女贈新定郡夫人繼韓氏贈新興郡夫人又娶其季贈淑人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郎學褒承奉郎二女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六年二月乙巳葬于甌寧縣慈善鄉豐樂里新歷之原公所命也公爲人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事繼母慶國夫人禮敬飭備遭喪時年逾五十執禮盡哀以致毀得疾幾殆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爲罷燕樂聞同寮有喪者亦如之福國夫人蚤薨公哀慕無以自致出疆侍祠再當得任子恩欲奏官其內弟輒不遂竟三奏然後得之所治有骨肉之訟皆召至前諭以恩意責以義理反覆詳盡至或深自

引令詞意懇切聞者悔悟感泣往往入其所爭而去遺命治喪毋用浮屠法平居樂取人善不啻如己出與張敬夫朱仲晦父游久而益敬信之居官樂受盡言事小失中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以是得南豐曾樽於湖南幕府厚遇之公去擢爲後帥所惡誣奏奪其官公在建康力爲辨理得伸而要路有忌公者奏劾之益其意不在樽也公不悔遇樽益厚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其忠義奮發不以死生動其心蓋得乎家世之傳而論事之際務在審密持重不肯爲僥倖嘗試之舉其侍上語每及恢復大計必以修政事固根本爲先辭起復手疏盡發當時用事者大言不顧罔上誤國之姦大臣蓋不悅而上獨深察其忠其在方鎮愛民戢吏平訟獄理財用治軍旅除盜賊皆有科指而尤以敦教化厲風俗爲急務蓋其生質雖高聞譽雖蚤而

德成望尊尤在晚節故天子知之久而益深增秩賜金勞問狎至蓋將有意復用之也士大夫之賢者平日固多歸附其不能無私意異說者晚亦相與歸重及聞其喪無賢不肖莫不慘然相弔恨國家失此洪毅忠壯忘身憂國之臣也所臨數鎮民愛之如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者至於諸軍將吏外暨夷狄則於公家威名義烈服習蓋久莫不想聞其風采軍士固敬愛之而從諫者至荊襄亦每詢今劉公於延康爲何屬也延康蓋忠顯公舊官云公自少即以文學知名於時及登朝廷入禁掖論思潤色當世尤稱其得體而平居未嘗敢爲無用之文間有應酬之作隨輒棄去後皆駁議又多削藁故今存於家者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內外制三十卷而已然公之所以自立於不朽者有不在於空言也玶謹按令甲考公品秩實應請行易名之典其

姓名事迹又嘗得書信史以示來世故敢狀其鄉里世系歷官行事之實如右以告於太常考功并移太史氏而其事關國體軍機之重者猶弗敢盡著尋第錄別上謹狀淳熙九年四月日從弟從事郎玶狀

行狀

□□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

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奉大
夫曾祖妣張氏贈碩人

祖裕之故任朝請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濟源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戸祖妣錢氏封恭人

父寀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制累
贈少師謚忠肅妣趙氏封清源郡太夫人贈秦國夫
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鄭州人自曾伯祖獻簡公以清直仁勇
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有聲在哲宗時遂聞國政
益始築草堂於濟源之□□□□至忠肅公遭靖康之難實以
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有
至性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思慕若成人事太夫人愛敬飭
備一舉動惟恐失其意遭亂離轉側兵間遇父友故參知政事
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奇愛之北之勝撫其頂曰長必以文名
天下因自誦其詩之傑句以詔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
賦玉界尺詩語意警拔故參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
以女旣乃定居于泉州家貧甚夜□蓺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
達旦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爲文輒數千言初朝廷
以忠肅公死事錄其孤□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乃爲
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公愨性剛介好面折
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悉以訟牒委焉間相見則摘其
事以問公具條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所遺李公喜甚自是
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手輒報可他人爲之則多
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兵禽漳浦賊華齊及其黨與以
獻而安撫司以便宜指揮檄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
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受之朝廷不司無所預今乃施之於
安撫司可乎李公悟命悉械繫諸縣分鞫之獄成以法誅其首
數人餘悉以畀軍中蓋全活幾百人已而乃闕得主管台州崇
道觀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劉公才邵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
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乃大
歎服郡事非公不決間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每語人曰

自傅君至吾始知有爲郡之樂時山獠跳踉未已而太守與統
兵官陳敏不相能餉或不繼軍幾變公調護其間甚力且爲移
書轉運判官得錢二萬緡以贍其軍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率
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傅公成就吾軍如此而未嘗以
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眞清矣故聞公喪偶欲遣其愛妾挾重貲
來奉公公亦竟不受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爲郡所逮縣
忽告有盜入境請兵爲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爲申和地耳已
而果然陳敏亦爲和請公弗從竟捕寘于法而後以畀軍中後
十餘歲公自融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獻者問其姓
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曩者罪當誅公
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罪而家得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爲
笑而飲之歸漳公寄居時例外致餽守貳甚厚公獨不受一錢

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不取蓋餘千緡還郡泉州事公居泉久及武郡事洗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榷郡酒酤公格弗下吏郎恐獲辜公曰泉人中産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而五是决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于使者事竟寢有賈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賈貲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于部使者請以屬公使者爲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即日撤之而後以當撤報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造朝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戶齊民探其懷出金十兩以獻公曰其爲金戶郡官貿金無藝且多不償直獨公未嘗市分毫爲賜厚矣此乃升藥所化爲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以壽公而非敢以爲

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素號難治前守聽訟或纔以囑事猶有不決者公剖决如流廷無滯訟發姦擿伏猾吏束手日未午棠陰無一迹矣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飲酒爲樂而郡以大治初秦丞相檜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學問有文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爲已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召試博學宏辭科又已奏名而黜之及泉代歸乃問語公曰故事三丞得通用蔭補人而吾宗止者例以玉牒奏補得爲郎況公之文今從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顧公太剛耳盍亦思少自貶乎公默揣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居閩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便郡歸養秦丞相以是始怒而其黨又或陰中公以爲有傾望持兩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應典州而僅得莆陽

軍壁成歸然公亦既朝辭而行有月矣會通判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衿誹謗且有及丞相語臺諫徐嘉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秦丞相因以上旨命公體究令衿在泉時納賄事公以嘗同官辭丞相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隙今又力辭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回惑乃不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即不復窮竟然猶慮不免爲累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祖舜而問焉黃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恕可也尉然其計既上其事又爲請得毋更置獄會廷尉獄成令衿已坐謗奏上不過追納所受金而已方事作時戶部胥泳刑部韓仲通實主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死泳被逐仲通恐禍及已乃以體究事劾公朝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

遂罷公郡事公在郡不半歲罷去之日父老邀遮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慟哭而別者後兩年諫官抉舊怨復以前事爲言遂奪公官徙融州爲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爲親憂痛自咎責聞命即卻酒肉屏賸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門讀書益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之而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豪軒冕意特一念親闈在遠不獲日夕左右則涕泣竟日會黃公給事東省知公前事首末力言於故丞相魯國陳文恭公啓公亦素知公遂以上聞得內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右通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復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觀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中前命未幾故樞密林公安宅又力薦於上且具白公前被

狂狀除知漳州又爲言者所持事竟中寢未數月今少傅福國
陳公入爲吏部尚書推知公之爲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
公事親孝居官廉博學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
其罪遂再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爲無一字不實也
降辭論尉利病益之貨麦執平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
未竟輒遽曰今之儒者例以不殺爲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
皐陶稱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
不辜者豈可殺与意亦悟即連稱曰不辜則不可不辜則不可
公退以語宰相時朝廷方議重强盜之法以公言而止公前治
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復奉安輿以來闔郡之
民垂髫戴白爭迎車下歡呼之聲滿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
民恣以挾持郡縣爲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遯公條

教素信於民不動聲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寓白金於其族
兄已而誣以盜獄更數政不决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旣
懃長者之風金或誤持又愧同舍之誼聞者感歎悚服且傳誦
其語以爲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太夫人有疾供
佛燃燈以禱旣而太夫人竟不起郡縣賻金餘千緡公辭曰家
雖貧幸足以葬豈可以此汚吾親皆却弗受而父老奔走闕下
以公治狀白于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爲書于籍公性至孝以奉
太夫人故仕宦不肯出閩中太夫人小有疾則憂形于色在漳
時官舍有池亭日奉太夫人飲焉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
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太夫人不樂爲不飲者數日公
禱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乃復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
來集矣比公去廼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聽以

爲孝誠所感云至是服喪毀瘠甚免喪言及輒涕下初造朝知
識見之無不嗟悼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天官
素號劇繁侍右尤甚吏雖文爲姦爲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旣入
即召令吏而下語之曰吾久詳州郡利病於省曹事體初不熟
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州郡者治之耳吏懾伏不敢欺
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爲遂請于朝願竭
力外官上喜其意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副使陛辭玉音褒諭
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贓吏故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即
奏治道去泰甚閩中去朝廷遠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
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首肯之時閩部上四郡行鈔鹽法歲
入悉輸大農漕計爲窘而州縣科擾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廩稟
然有朝夕憂公奉命疾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參伍其

說大抵皆以爲官不鬻鹽則無以爲歲計然縱州縣一切科之
於民則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之鄉若非籍戶定數使民必鬻
於官則私販公行官鬻不售豪強得以侮法幸免而貧弱顧獨
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所宜爲法而奏行之且寬
其宿負以本錢蠲增鹽錢數十萬緡州縣之力以寬而公又
爲之樽節用度一毫不妄取乎漕計亦遂饒足泉州兩稅外負
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葵王公十朋皆
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爲言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他
郡錢俾之和糴而禁其科擾泉民感公恩生祠之蓋公爲治大
率以愛民爲主而保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亦未嘗輕有所
按治其罷軟不勝任者多奏處以祠祿畀如公前奏語然其條
視極精明風采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闕守公以郡屢易

將爲禦寇之且歲饑不登亟聞于上乞選能臣以治之上素知公郎除知府事建寧當孔道部使者多寄治民健訟爲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竟絕公手無不立辨且後無能易者今戶部尚書王公佐爲轉運判官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間相知耳歲小不登公發倉振濟有嘯聚欲爲寇者傍屬請出兵以捕公特以文檄俾鄉官諭之皆帖伏不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捕治而他縣獲逃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言府公疑有姦命鞫其實果吏教殺人者重賂逃卒使爲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皐亦止於流因并論吏如法移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簡公亦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事濶官有爲專知所恃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官贓皐公曰是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

立命械治窮其流皐將論決初其背則有涅文爲皇帝萬歲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蔵者雜刺涅使不成文乃論如法明日闔郡士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于鄉者前太守屢欲治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間去此一害公曰法當然吾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而止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公將去郡猶請于朝蠲租十餘萬斛既去累年後守偶閱公務之籍見某年齋閣迎新供帳獨無一不存者怪而問之則公所留也因大歎服矜以語人蓋公平生涖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因事而顯耳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郡縣小有水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糴耗諱之公奏請募海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貴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權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御指公以爲可

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會觀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出示其詩數十篇且請公訓近作公辭以憂患廢忘將其亡而往報之及爲郎復嘗遇於客次觀詑數從官曰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公遜謝而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閤門官子弟有使本道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便室則觀及從官數人皆在將方置酒公飲一卮辭腹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赧色觀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宦當自結明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俛首此曹以求進邪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行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介疾惡不能容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間上章丐閑不允得移浙東兩浙今號封畿多有力者部使者例不

案事公入竟受訴牒日數千紙一一親爲剖決所至決遣囚徒臺無留事至於糾劾懲違繩治姦墨或望風解印綬去常山令爲民所訟公素不輕案吏先面戒之而執法殿中者親黨多在其邑令事之素謹亟馳書求援其人即論公前使閩時推行鹽筴非是今又欲逐令而使其親黨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過建寧父老捧薰鑪以迎者夾道數里而浙東人亦至今稱思之然公益自知果不爲世俗所容乃復求爲祠官得主管武夷山沖佑觀秩滿復除知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獲已單車引道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泉守爲罪則又以沖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妄與人交居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無他爲中間乘軺車持使者節亦且十餘年訖未嘗以一事扱州縣太守之賢者如宋叅之才

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共禮而公月不過一詣郡每
留語談說道誼而已至是居間益無事唯讀書不輕客至觴酒
論文道說古今唱酬詩什以相娛樂蒼顏白髮意氣偉然未嘗
以留落不偶幾微見言面也前居喪哀毀得脾疾至是益侵然
猶日誦書數卷既病則屏卻藥餌獨飲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
善前昭武守黃君維之新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固內與訣既
而劇談諧笑歌呼如常將翌日遂不起時淳熙十年秋八月也
年六十有八積官朝奉大夫其配李氏有賢德先公三十餘年
卒今贈安人子男五人伯壽朝請郎權知道州軍州事伯成宣
教郎新知福州閩清縣事伯詳將仕郎卒伯瑞迪功郎新漳州
龍溪縣尉伯甚業進士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四人長適承奉
郎知湖陽縣丞李謙次適進士李中之繼室以其季俱早卒次

適進士黃知白孫男五人充業進士育良尚幼餘未名孫女六
人長及嫁餘尚幼公於書無不讀少治春秋有聲場屋間中年
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聞爲子弟論說多得詩人
本意故太常丞吳公棫來官泉州公聞其博通古學著書甚富
日從之遊相與博約往復不倦吳公悅之請公序其論語十說
今行於世謫居讀易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繹久之紙
爲之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嘗過目者亦皆略成誦也識慮高
遠機警絕人少時聞朝廷務劉光世軍吏遣偏臣代將數日是
必且敗事矣亟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如唐罷馬燧郭
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之將以白宰相未及
而酈瓊等叛書已聞矣參知政事李安簡公亦忠肅公執友也
罷政居會稽公往見之李公例以通家子弟待公問曰予以老

夫今日之龍爲何如公曰得失相半公問其故公曰公初附和
議而終以非合去豈非得失相半乎李公起握公手曰公職爲
不亡矣金寇淮甸公以書抵樞密黃公論備禦方略因策金有
十敗且言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金人完顏亮果爲帳下
所殺黃公以示諸公且報公曰何其策之明也曾覿自福州召
還公發書丞相陳福公爲言覿入必留留必爲善人正論之害
其後亦皆驗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爲文得其指授之微意既長
益從當世先達遊又日求其所未至刮磨灌溉以迄有成則其
氣骨雄健而關鍵謹嚴波瀾浩渺而語意精切有非當世文士
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歎曰吾文有傳矣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
及尚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汪公藻中書舍人張公嵲尚書郎
新安朱公得其文皆愛重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

之士雖多而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爲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
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學宏詞科一既入等而黜于中
書遂不復應科舉而誨諸子甚力伯壽伯成皆及太夫人無恙
時登進士第伯壽復中詞科而公晚歲始自次輯其文定爲三
十有二卷藏于家今伯壽等將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
南安縣唐興鄉田豐里之雲臺山以熹嘗以先人之舊辱公知
顧甚厚見使狀公行事以請志銘固承久熹竊惟公孝友之行
潔廉之操精緻之識雅健之文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略
亦復過人遠甚勁不屈威猛而人自畏服不爲一時小惠以干
虛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愈深獨以蚤年未能深自晦匿不幸
見知權臣辭幣得官遂以中廢然當時識者固有以知其非公
所欲其後論言於朝曰公無罪者又多一時正人莊士且明天

子亦既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比年來殊無他端乃復重以前事橫遭口語乍起乍仆以沒其身既不得盡志竭才以布宣仁聖之德澤於遠邇而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是則豈不有命也夫故既歷叙其世家行事之詳而復具論其本末大致如此伏惟當世立言之君子幸賜采擇以乘永世謹狀淳熙十年十二月日具位朱熹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魏國公贈太師諡正獻陳公行狀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感德鄉胡公里

曾祖　贈太師沂國公

妣黃氏贈徐國夫人

祖　贈太師蜀國公

妣李氏贈蜀國夫人

父　贈太師冀國公

妣黃氏贈越國夫人卓氏贈冀國夫人

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世蓋出潁川晉永嘉之亂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將逵南遷泉江始爲閩人其居莆田者歷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孫眞二十二世孫嶠沆始班　班見於碑碣

然世遠不可得而詳矣公之家自沂公以來皆以好施周急聞於鄉里公生而莊重不妄言笑七八歲自知爲學冀公薨執喪如成人少長益自刻厲紹興八年以鄉舉試禮部知舉朱公震張公致遠得其文讀之歎曰公輔器也將寘首選而同列有異議者乃屈居其次授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不以科第自高同寮宴集常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太守汪公藻走視之則諸掾屬方相從飲某所而公之輿卒亦或假之以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責公亦唯唯擁謝已而汪公廉知其實始召公慰諭且問其故公曰某也不能止同寮之行而又資其僕御亦安得爲無過且是時公方盛怒某也其忍幸於自解而重人之罪乎汪公歎服以爲不可及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第二人再調即爲館學清官是時秦丞相檜用事察公意不附已乃以爲

南外睦宗院教授終更趋朝中途心悸夜不得眠公曰吾它日未嘗如此意者吾親其不康乎翌日馳歸則冀國夫人果以是日得疾矣遂丧服除添差通判南劒州未行而檜死乃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在館歲餘非時未嘗一詣東西府時今天子方爲普安郡王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宰相爭欲置其所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端厚靜重者爲之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郎在邸二年講說常傳經義以規戒言簡理精以王好鞠戲誦韓愈之言以諫王敬納之王左右親吏故多與諸府寮狎公獨正色出入未嘗私交一談歷司勳禮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除監察御史始公嘗與國子監丞朱倬隣居朝夕往來及倬爲言事官公一賀之遂不復往倬以是敬公既遷中司欲薦以爲御史而先以告公力辭之後

數月汪徹爲殿中侍御史乃密以公名進命下然後謝公曰恐公復辭不敢告也俄遷殿中侍御史首爲上言人主以兼聽爲美而存心必本於至公人臣以不欺爲中而論事必達於大體反復推明引今附古詞指溫厚而正直之氣凜然不可犯上固異之又論御下之道惟恩與威不可偏廢今主兵之官率無遠慮惟事驕侈其志不過聚歛以肥家其術不過交結以固寵其所以侵漁百姓刻剝軍士陵鑠州縣輕侮朝廷者無所不至而任事者未嘗一詰何之則將不知有威矣養兵之費月計百萬而虛籍太半不可稽考軍士疲於私使困於回易大率以奉主將之私而所得衣糧隨手尅蠹羸瘦單寒有可憐之色而主將恬不之恤則士不知有恩矣陛下誠有以抑將之驕而替其病作士之氣而收其心則紀綱正而號令行三軍之士孰不感戴

上恩而効死以報國者哉上亦稱善再三公遂劾奏韓仲通本以獄吏諂秦檜冤陷無辜今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何以懲惡劉寶總戎京口紀律不嚴哀歛特甚朝命分兵屯戍輒拒不遣亦不可不治於是二人皆抵罪公論快之宰相湯思退秉政無狀公論沸騰會冬無雲而雷公與同列共奏論之同列爭持撫苟翻公曰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是固當罷何以它爲乃獨奏言思退文藝有餘而器識淺狹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詔罷思退以大學士奉外祠同列復議請褫其職公曰事貴適中而已思退非有大罪特以不堪宰相而罷之則祖宗時免相恩禮未可殺也且思退雖不才然視沈該不有間乎今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遂不復論金人自燕徙汴諜遂入寇中外震恐而楊存中久握兵

柄尤以裒歛交結得幸士卒嗟怨三十一年春正月旣望大雷雹已而雨雪凝沍旬日不解公引春秋所書雷雪之變且言當時兩異相距八日其變有漸聖人猶謹而書之矧今一日並見其異甚矣蓋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而復雪是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用而爲物害也以類推之是爲敵人將陵中國臣下將竊威權之象所以應之恐非虛文常禮所能及也今敵勢駸駸恭已可見備禦之計未知所出而大將官保傅總兵戎殖貨財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其力足以奔走死士其威足以杜塞衆口道途側目中外切齒久矣養之不已將有指大於股之患此最不可不深慮至於開言路用人才別能否正紀綱信號令廣惠澤亦所以應天消變之術而不可緩者惟陛下幷留聖意因遂劾奏存中罪狀語益切天子爲罷存中奪其兵公又言去冬

無雲而雷今春巳雷而雪聞者日闇無光而淫雨不止前日又
有地震之異變不虛生實應人事豈賢才有未用而賞罰有未
當歟備禦有未脩而賦斂有未節歟近習有撓權而大臣無任
責者歟左右阿諛者衆而忠讜之論不聞歟何冤氣之不應也
傳曰聽之不聰厥罰常寒願下求言之詔以審政事之闕而深
詔大臣念咎引慝以答天戒又言部使者多不舉職請令自今
表諫論列一道歲中四人以上臺司檢舉議罪以聞又言近世
例以小廉曲謹文采醞藉取人而於識量深沈智畧慷慨之士
未有以爲意者所以多士盈庭而臨事嘗有乏才之歎謂宜廣
收博采舍短錄長用之繩墨之外責以事業之成勿拘小節勿
課近効庶其有得以濟時用會詔以災異數見令臺諫侍從條
上計策公言金人窺伺其意不測而兩淮之籓籬未固荊襄之

聲援不接宜擇近臣有威望者盡護荊襄諸將之兵而假以它
用陰遣間使往來江上密問諸將計策或令各遣腹心赴堂稟
議使諸大臣從容延問詰難往復以盡其情參酌去取以定其
論庶幾緩急內外相應不失事機其它則選練犒賜以作士氣
擇吏蠲賦以輯鄉兵脩城築壘以嚴保障亦事之不可緩者而
揔其大要則在朝廷處置得宜有以服人心者而推其大本則
又在陛下益堅睿斷先定規模無以變疑自爲退沮而已又言
命令之出不可不審內外之任不可不均又言今日之急在節
財用而冗官妄費實爲今日財用之大蠹且如添差總管鈐轄
一郡或不下十數人月俸大者百萬小者不下五六十萬公使
人從而又倍之其間又有連爲數任而不替者有更歷數州而
不已者宗戚生朝賜物尚依承平舊例外命婦亦請內命婦俸

給有旨裁抑而或兩年不罷有旨減吏員而三省密院御史
臺不減大禮淨費以巨億計樂工五百人教習百日食錢至二
萬綿修與服器仗不過增飾而戶工兩房兩部將作軍器兩監
文思事務兩院以至儀仗等庫官吏添給食錢日五六百者不
知幾人自四月朔以至禮成爲錢不知幾許大率一有興爲無
問大小稍有關涉行遣文書一字以上無不支食錢者而一歲
之中無慮以十數凡若此類乞令後省取索立限裁損而陛下
以身先之始自宮掖如寶元慶曆熙寧故事則邦用足民力寬
而人心不患於不服矣又言諸州將兵例供私役教閱不時緩
急不堪倚仗故令諸州往往有大軍留屯皆截上供以給其費
宜詔有大軍處即令將兵通共教閱無大軍處即令旁近大軍
分遣將吏就州教之勑以厚賞禁其私役異時習熟則所屯大

軍漸可抽回以省截留之費是時金人侵軼之勢巳形而江淮
備禦之方未講大小惴惴莫敢發言公又力言宜蚤置統帥使
擇間諜遠斥堠謹烽火修城池以待其變而當是時莫有堪其
選者中興舊臣惟張忠獻公獨無恙而方困於讒口謫居湖湘
中外物情翕然屬之上心益以爲疑不肯用也公乃上疏曰竊
惟今日事勢可謂危且迫矣而竊聞之軍民士夫之論則皆曰
張浚素懷忠義兼資文武且諳軍旅之事可當閫外之寄臣素
不識浚且亦聞其爲人意廣才疏其初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
功然陷陝服散淮師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
今居謫籍杜門念咎未嘗不追悔前非老而練事稍非曩日
之比今事勢危迫如此而在廷之臣又未有能過之者雖有射
鉤斬袪之仇猶當置而不問況浚嘗爲陛下腹心之臣勑未嘗

育北虞乎竊聞諜者言其陰有異志又以放棄之久疑沮蓋深猜懼以禮恐漸難制臣請有以明其不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爲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則人將去之詎復與爲變乎臣願陛下察其讒誣特加辨白且與除一近職以係人心庶幾緩急之際可以相及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意乃悟首肯久之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之策且陳避狄之計公遂抗言去爲竊弄威權虧損聖德今復沮撓成算請按軍法斬之以作士氣上愕然曰卿可謂仁者之勇矣明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如公策既而邊報益急王師如北渡江屯據要害而用兵之意猶未決也公言今守禦略備士氣亦振以此待敵何慮不勝若得金人便離巢穴送死而來則中原塗炭之民與其種類怨叛之衆爭欲起而圖之者何可勝數

但以吾之重兵與之相持而別遣銳師分出間道以擣其虛則敵之成禽必矣臣之所慮獨恐其知吾有備僞爲甘言復以和議誤我耳然彼或出此而吾能益嚴備禦之計修築營壘大開屯田以爲久駐之基俟其退歸巢穴然後姑與之和此斷然爲中策但恐淺謀之士苟於目前更勸陛下受其甘言反以今日之計爲非是而遂斂兵於僻陋其計中則爲無策而大事去矣金兵尋果渡淮公受詔措置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公因勸上進幸建康號令諸將指授方畧上然其計戒嚴未發而金軍自亂殺其主亮而歸詔公措置淮東軍務既而公行所過勞來安集流遁稍復舊業金人更立新酋遣使來申舊好朝廷方議酬答之宜而議者或謂得故疆者實利也正名分者虛名也朝者多附其說公聞之亟上奏曰陛下前日奉天之討

益非得已今此使來正係事機正名分之日也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則得之而未必能守是亦虛名而已豈若因此先正名分名分一正則雖未能即復中原還謁陵廟然亦足以作頹墮之氣慰神靈之心矧今金人挫衂之餘急於自定汲汲求和情亦可見是豈能復以彊大之勢取必於我如前日之爲哉當此機會臣以爲非獨名分可正而歲幣亦當可減惟在朝廷先定規模有以俟之則復中原謁陵廟亦不足以爲難也公又以爲和好果成尤不可以無備因陳選將練兵之策并圖上兩淮戍守屯田事宜所以爲保江之計者甚悉又請戒諸將申嚴逃叛之法毋得互相招誘又請擇文臣有膽略者以爲諸將參佐使察軍政除宿弊因習戎務以儲將材又言淮北流民自相剽畧吏不能禁宜加區別撫其柔良而收其暴桀者畜之軍中策以紀

律至於敵中形勢彼雖或能言之然皆務爲可喜之言以冀投合不可輕信而吾之虛實險易彼皆得之則又不可以不爲之防大抵但當益增屯兵多遣間諜以偵得其情狀之實然後乘其機會量力以應之耳今天子受羣公入對陳戒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固當以嚴守備練將卒戒貪暴省浮費信賞罰抑僥倖爲急然此事也非事之本也清心寡欲屏遠便佞使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詞詖行不接心術則庶乎用志專而見理明功業可就而邪正可分矣又言爲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賞功曰罰罪而所以行之者一曰至公而已故古人善爲國者賢不以讎而棄愚不以親而用賞不以遠而遺罰不以近而免蓋不敢以一己之私廢天下之公也若以生殺予奪人莫予違而惟好惡喜怒之私是徇則不惟示天下以不廣而其偏黨反側之害於

政事方臣無不至矣昔太祖皇帝坐太寧宮使闢重門而直視
之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必見之此陛下家學也願留聖意
以幸天下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本職充江淮東西路宣撫判
官參稽建康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有復境土雪讎恥之志方
屬張忠獻公以閫外之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教奮
發而沈鷙有謀故有是命公力辭建康不允乃辟材吏通判府
事分理民政而獨與張公協規并力大飭邊備是時蜀漢之兵
北征秦隴雖頗畧定城邑而勝負久不決公爲張公言請襲金
以分其勢張公然之公因上奏曰吳璘孤軍深入而金人悉衆
拒戰兩軍殺傷雖畧相當然久而不決則危道也兩淮戰士今
雖且當固守然事勢已急豈可不爲牽制之舉臣竊以爲莫若
分遣舟師出其不意直擣山東中原豪傑宜有應者則彼必還

西師以自救而璘得乘勝以定關中我又及其未至長驅深入
潰其腹心不世之功可一旦而立也若其有備回驅轉栰信宿
可還彼亦將如我何哉此不唯救急之計實因敵制勝之一奇
不可失也奏入會朝廷有力主和議者已詔璘班師而公計遂
不行識者恨之公又極論軍中虛籍冗占擺鋪營田差借之弊
且請戒諸將毋得以回易資傾衡結權要十一月召入奏事既
對遣中使面賜金帶會給從臣筆札條上時弊公陳十事一曰
定規模二曰振紀綱三曰勵風俗四曰明賞罰五曰重名器六
曰遵祖宗之法七曰杜邪枉之門八曰裁任子之恩九曰限昭
官之數十曰蠲無名之賦其杜邪枉之說曰比年以來左右近
習稍有以名聞於外者士夫奔走趨附將帥納賂買官遠近相
傳道路以目願深察而痛懲之無使或爲聖德之累也隆興改

元都督府建改參贊軍事力辭建康得免別除禮部侍郎領職
張公初謀大衆北征公以爲不若養成觀釁俟萬全而後動張
公從之會諜報敵多聚糧邊臣諸將以爲如此則其勢秋高必
來不可當不若先其未動舉兵擊之以破散其衆張公又以爲
然乃請於朝而出師焉幕府次盱眙大將李顯忠邵宏淵連下
虹縣靈壁遂將乘勝長驅公曰[illegible]著輿師深入敵國皆兵家所
忌宜亟還不然師老力疲遇敵恐不可用也張公然之亟以檄
召顯忠班師則顯忠等已進破宿州而金大發河南之兵以來
矣顯忠身出鏖戰城下殺傷過當會夜兩軍不相聞知各驚潰
而道路流言以爲官軍失亡數萬賊且乘勝南來素主和議
者又從其說以搖衆心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稍來
歸計其實所亡失數千人張公檄公亟入奏且勸上勿爲浮議

所搖公見上具道其事且曰勝負兵家常事願勿以小衄而沮
大計上曰朕任魏公不改也張公抗章待罪公亦奏請從坐上
不得已詔皆貶秩兩等湯思退復相公以嘗論思退請罷不許
諫官尹穡陰附思退建議罷張公都督使復以宣撫使治揚州
公上疏曰朝廷果以浚爲不可用則罷之而更屬賢將可也若
猶欲責其後効則貶官示罰亦古法也今乃使之去都督甚重
之權居揚州必死之地凡所奏請臺諫又從而沮之如此則人
情觀望無不解體浚方爲賊餌之不暇尚何後効之圖哉且浚
近盡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險清野可挫賊鋒陛下既許之矣今
議者之言乃如此雖浚卽以家行有死無避然浚負天下重望
一有蹉跌人情震駭臣恐江上之事將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
惡浚而欲殺之乃不復爲宗社計此陛下所宜自憂也願下詔

壽張浚中外相與協濟使浚得以畢力自效贖其往愆如復其終不可用則請先治臣阿黨之罪而後改圖無使浚它日復誤使令而臣亦得不言之罪也疏上未報公又奏言陛下必以浚爲不可復用則請速詔中外別求智勇可代浚者而拔用之不然則幸且勿加沮撓使得支吾畢此殘歲詞益懇切上覽奏感悟即詔張公復開督府卒召相之然不數月竟爲思退穡等所擠遣出視師遂不復返而公亦累章請罪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復以自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及思退貶死上乃思公言而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拜疏請起公詔復命知泉州未至召赴闕以乾道元年正月入對上撫勞再三公引歐陽脩司馬光之言極論朋黨之弊以爲紹聖崇觀以來此說肆行實基靖康之亂近歲宰相罷黜則其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

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也願詔大臣一以大公至正爲心並用恩仇兼忘物我惟才是任毋恤其它則植壞羣散而人人得以自效矣又奏敵騎既退兩淮屯田假不可緩前此行之而不見效其失在於任人不久而責效太速耳爲今之計莫若擇二大將使以建康鎮江之軍分屯兩淮而就兼一路之帥使擇軍中裨將各以所領分屯沿邊諸州而就兼一州之守境內財賦得自用以爲屋廬耕牧之費或致新軍或取舊人之不入隊者授田使耕不盡其利則人爭趨之遲以數年而成效可睹矣又勸上察羣情之所甚欲者行之所甚惡者去之捐其所甚愛謹其所可戒務真僞辨忠邪從諫任賢以格天心以作士氣庶幾戎狄畏威不敢侵侮除吏部侍郎尋兼侍讀同修國史首言本朝之治惟仁宗爲最盛願陛下治心脩身之道專以仁

宗爲法而立政任人之際必稽成憲而行則慶曆嘉祐之治不難致也又言今日積弊千條萬端朝廷非不知之而不能革者蓋大臣受任不專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當衆怨而風俗頹弊人各有心上所建立有不便於己者則興訛造訕百計傾搖必罷之而後已願詔大臣力任此責合羣議而討論之力行堅守必冀有成則風俗變而紀綱立矣又言人才者國家之命脉也而論人才者又當以氣節爲主祖宗盛時作成涵養名公巨人傑立角出爭以氣節相高頃自蔡京秦檜用事以來摧喪既畧盡矣太上更化之初力拔其弊而士狃見聞未能盡革臣願陛下深以爲念氣節之士雖有小過猶當容之佞邪之人雖甚有才猶當察之庶幾有以作新人才興起頹弊於是上傾公甚厚益有意於大用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

相與上疏斥之皆爲端禮所逐工部侍郎王弗陰附端禮建爲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公抗疏力詆其非且爲上言本朝無以戚屬爲宰相者今若此懼不可爲子孫法上以爲然端禮聞之密遣門下士語公曰聞兩宮皆許相已即相當引公共政公不答退而終日不樂謂所親曰此言奚爲至於我哉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又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無使天下後世有以此議聖德者上首肯久之端禮之客亟馳報之端禮由是深忌公諷使求去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漳州改建寧府中書舍人閻安中封還詞頭力請留公命復下安中不能爭然亦竟得罪以去而端禮卒不相時右正言龔茂良方以排擊近習黜守建而未上公言茂良前以言事補郡且臣故交今往奪之於義有不安者不得請乃之官衛郡期

年當以實補省節厨傳官無浮費然人服其清亦莫之毀也三
年勸政請從公帥江東上稱公鯁亮俾召赴闕既至入對上諭
公曰卿前去國蓋有譖卿者卿今日無一語自辨朕益知卿厚
德也乃授吏部尚書入謝之日奏曰銓綜事有成法臣固當謹
守第愚淺之見或有不及願陛下時警勅之蓋君臣之分雖嚴
而情不可以不通上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當盡言公曰
唐太宗唯能導人使諫所以致貞觀之治今陛下導臣使諫臣
敢不奉詔上曰朕每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觀德宗之忌刻不
樂受言亦未嘗不鄙之也公對曰聖言及此天下幸甚遂從容
爲上言今日人材衰少士氣不振若必求全責備而後用之則
遺賢多矣要當君臣一意公聽並觀略人細過而取其大節去
已私意而徇夫至公則人材彬彬出爲時用矣又言爲政而不

行甚者必改而更化此先儒之格言也然臣竊以爲一時之微
政可更而祖宗之成法不可改也就所當更亦必討之審議之
熟然後可更既已更之則當守之不變而不可以屢更也又言
州縣之間號爲能吏者往往務爲急刻專以趣辦財賦爲功而
視撫字聽斷爲不急其間又有聚斂以爲羡餘之獻者增市征
則害商賈督逋賦則病農民甚或侵移常賦貽患後人朝廷不
察反謂有才願有以深戒飭之則天下之幸也時上猶未能屏
鞠戲又將遊獵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漢威靈唐敬穆及司馬
相如之言以爲戒後數日入對上迎謂公曰前日之奏備見忠
讜朕決意用卿矣公再拜謝上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爲忠臣矣
十二月受詔館北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首薦陳
良翰林栗劉朔等五人恬退有守可爲侍從臺諫之儲時龍大

淵曾覿以舊恩竊寵士大夫頗出其門言事者語或及之往往
獲罪及公館客大淵爲副公見外未嘗與交一言大淵造門納
謁亦謝不見至是中書舍人洪邁來見語公曰人言鄭聞當除
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公曰不知也公徐何自得之邁以淵覿
告公明日至漏舍語諸公曰外議久指此兩人漏洩省中語而
未嘗得其實狀故前此言者雖多而不能入今幸得此不可以
不聞諸公皆以爲然入奏事畢公乃獨進具以邁語質於上前
曰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其竊伺聖意而播
之於外以竊弄陛下威福之權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
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爲卿逐之公再拜謝退未及門已有旨
出二人於外矣中外快之至或舉酒相賀云一日出省還第有
飲馬道周而不避者公問爲誰曰戚里某官也公遣直省吏白

二相此輕侮朝廷不可不治卽使詰之且具以聞上怒曰朕在
藩邸時出逢相車未嘗不避此輩乃敢爾耶明日以白高宗下
臨安府捕繫其從者重坐之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入謝德壽宮
高宗語之曰卿與陳俊卿同在樞府俊卿極方正非如它人面
從而退有後言也公以兩淮藩籬未固言於上曰備邊經久之
計不過屯田積粟增陴浚隍訓卒練兵以爲不可犯之基而已
然今日任人之弊大抵太拘而邊郡爲尤病謂宜廣求人才勿
間文武使陳所見與定規模悉如太祖皇帝所以遇李漢超馬
仁瑀輩者分之以兵使自爲守饒之以財使自爲用仍詔臺諫
略其細過使倜儻之人得以行其志而自效諸使唯監司爲不
可廢自餘皆可且罷而間遣使循行諸郡按閱稽考以行賞罰
數年之後守備必固敵人知之自不敢犯萬一有之亦可責諸

將以必寄而無與時望風奔潰之虞矣荆襄諸郡亦宜放此大率不過得十數材力任事之人便可集事唯陛下留意圖之金使來庭公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覿其狀花書而不名公使却之䇿饋倔白公恐生事公使語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巳前故事耶使者詞屈乃問公爵里甚悉而易狀書名以進曰特爲陳公屈耳自是遂爲例云金又移書邊吏取前所俘畧人上顧輔臣議所以應之者公曰此不可以力爭而可以理勝彼方逞奸安有遠謀設欲用兵亦不必假此爲詞今當且如常時泛然報云已下諸處根刷俟至三四然後報以諸處所申皆無其人或是軍前一時殺戮或是後來節次死亡且誓書之文俘畧叛亡自是兩事俘畧從過已多叛亡自不應遣且如本朝兩淮之民昨來上朝兩次俘略亡虜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者誠恐破壞和

議使兩國邊境之民皆不得安也如其不聽或至交兵則曲直之勢勝負有所在矣從臣有怯懦爭言不可不許者議久未決公復上奏曰敵知此輩皆在軍中故遣官臨境揭牓招諭欲以搖我人心冀或有變而以兵乘其隙此計深矣今留不遣彼必藉此以起兵端然臣竊料彼無信義專恃暴彊盡發亦來不發亦來初不以吾之從違爲作輟也但發之則吾國中先自紛紛而彼乘其弊其禍甚速不發則其侵軼尚在一二年後吾但堅壁勿戰絶其糧道彼亦安能持久況兵之勝負亦有天理今我直彼曲安能逆知其必不能勝而遽爲此忽忽乎況介守上饒以上供負課罷郡鐫秩公爭以爲不可鎮江軍帥戚方刻剝役使軍士怨言者及之公奏外議內臣中有主方者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并治左右素主方者以警其餘卽詔

罷方而以內侍陳瑾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贓狀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欲且遣王抃至彼稽察姦弊留數月而後歸庶幾新帥之來不至循習公奏曰今但遴選主將則宿弊當自革矣上曰政患未得其人耳公曰苟未得人更宜精擇既已委之則當信任今未得其人而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況軍中積弊不在乎此特患交結之風未革所以有裒剋自營之事今陛下既赫然罪其尤者而又并及譽阿之人中外之情莫不震慴何事於此而後可以除宿弊乎且軍中財賦所以激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它當一切聽之今檢視苛細動有拘礙則誰復敢出意繩墨之外爲國家立大事乎況朝廷所以待將帥者如此使有氣節者爲之心先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猾之徒則其巧思百出倣隨

日滋又安得而盡防耶今不慮此而欲獨任一介單車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猶失體而無益況不得人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上納公言罷抃不遣金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之內不當用樂公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者公又奏請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薄彼自當悅服矣上可公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爲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因執前議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喻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於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夷之而遂自爲失禮以徇之也蔣芾指守前說公

爭效力上願公曰可即諭閤門行之公退復爲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鄙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它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焉既而上以嘗郊有雷震之異內出手詔戒飭大臣宰相棄職求祀坐免公亦從罪不獲命越數日遂除參知政事公辭謝不得已就職首言於上曰執政之臣惟當爲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有司者自此當日有以省之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當務之急上甚然之一日審察吏部所注知縣有老不任事者公判令吏部改注吏曰例當奏知公曰此豈足以勞聖聽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聞上可其奏時有以四明銀礦獻者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公奏曰陛下留神庶務克勤小物至於如此

天下幸甚然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況彼懼其言之不副則其鑿山愈深役民愈衆而百姓將有受其害者又不可以不慮乎夫天地之產其出無窮若愛惜樽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民安歲稔國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之明州使取其羨餘以佐國用則亦不至於甚擾民矣從臣梁克家莫濟俱求外補公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蓋近列中有以騰口交鬬致二人之不安者於是遂與同列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人主左右罷斥之已而宰相蔣芾以憂去公遂獨持政柄尋兼知樞密院事即言於上曰臣自昔執政之列每見三省密院被內降指揮有所不見必皆密奏多蒙開納爲之中止然比及如此已爲後時今以參預首員奉行政令欲乞自今內降恩澤有未允公

議者容臣繳奏不示同列即時繳奏或次日面納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每勸上親忠直納諫諍抑僥倖肅紀綱講明軍政寬恤民力用人之際隨才任使未嘗求備異時統兵官不見執政無以別其能否公曰召三數人從容與語察其　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減福建鈔鹽歲額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且錮諸道累歲逋負金穀錢帛以巨億計當是時上於公言多所聽用大抵政事頗歸中書矣既而龍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之公曰自陛下出此兩人中外無不稱誦聖德今若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得先罷去上納公言遂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命召之公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王琪稱其有才公曰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上曰卿等可召問之公退召琪責之琪

惶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昨琪傳旨增築州城今已訖事公請於上則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曰若爾即琪爲詐傳聖旨此非小利害也容臣等熟議以聞退至殿廬遣吏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公亟草奏言曰王琪妄傳聖訓移檄邊臣增修城壁此事係國家大利害朝廷大紀綱而陛下之大號令也人主機務至繁天下情僞百出豈智力所能一一防閑所恃紀綱號令賞罰耳今琪所犯如此考其案牘及所置對前後牴牾姦僞明審此而可許則亦何所不可爲也哉臣等不勝大懼謹按律文詐爲制書者絞惟陛下奮發英斷早賜處分於是有旨削琪官而罷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與聞有禁官張方者以其事發覺公方與同列奏請自今百司承受御筆處分事宜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未報至是因琪事復以爲言上乃悅

而從之事下兩日則又有旨收還前命公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與為之耳即具奏曰三省密院所以行陛下詔命也百司庶府所以行朝廷號令也詔命必出於陛下號令必由於朝廷所以謹出納而杜姦欺也祖宗成憲著在令甲比年以來漸至隳紊臣等昨以張方之事輒有奏陳及此踰月又因王琪姦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後降出聖慮亦已審矣聖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不歎服而昨日陛下諭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而今又有此指揮夫臣等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令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令戶部取財則三省不可不知耳豈為此宮禁細微之事哉況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出內陛下命令耳凡事奏審乃欲取決於陛下臣等非敢欲專之也況此特申嚴

舊制亦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收中外惶惑且將因循觀望并舊法而廢之為後日無窮之害則臣等之罪大矣或恐小人因此疑似陰以為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聖明深賜體察翌日面奏上色甚温顧謂公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語切遂忤上意既退御筆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公即藏去密具奏言前日奏劄臣實草定珙與王炎畧更一兩字即以投進以為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寬之則珙之除命臣未敢奉詔也明日復申前說且曰陛下即位以來容納諫諍體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乃以小事忤旨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諛順旨為持祿固位之計非國之福也上色悔久之公又言珙正直有才畧肯任然臣所不及願且留之上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公曰珙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

進退之禮上然之乃以珙為江西帥公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上手札留之公請不已上曰卿必欲去朕當勉從然亦且在四明或平江一兩月復來可也公以平江繁劇辭上使自擇兩浙近地公因以四明為請上乃許之公退即家居俟命而翌日上遽遣中使召公入奏事迎謂之曰朕昨思之卿乃可去且臺官陳良祐亦奏留卿是非獨朕所不可公議亦不以為可也卿其勉為朕留公請益堅上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也公退復上疏上親書其後曰卿之忠實朕素備知而辭位無名屢留愈懇公論所協宜勿再陳公遂不敢復請越數日上諭且相公公懇避再三上竟不許遂以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為相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尤抑奔競獎廉退或才可用而資歷尚淺即密

薦於上退未嘗以語人有忽被召對改秩除用而不知所自者每接朝士及牧守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見給舍必勉之曰朝廷政令安得每事盡善主上從諫如流公等意有未安勿憚舉職朝廷唯是之從初不以為忤也又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奏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稍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而又言於上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淮有此策可保

邊而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詞天下之
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不憚勞苦善
加拊循則教習有方自不至大擾矣上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
然竟爲衆論所持公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邊民待亞擁衆
來歸北帥移文取索公以爲但可說諭令其北歸不可捕遣以
快彼意上意猶欲粗遣百十以塞其意公曰粗遣一二已失其
心使懷憤怨而敵知其然求索必不遽已竊料兵端必起於此
是始欲兩全而終不免於兩失之也此事本末曲雖在我然彼
亦豈得爲直若且悠悠勿遣彼必虞我有備未敢遽動萬一不
免用兵卻可全山東歸正之心士氣自倍矣於是卒從公計一
日御札依祖宗舊制復置武臣提刑公言此職自景德以來置
復不常今用文臣一員亦無闕事員外添置徒爲煩費無益也
乃止時虞允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宰相上卽召允文爲樞
密使至是拜公左相遂以允文爲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
既相建議遣使金國以陵寢爲請公既面陳以爲未可復手疏
曰陵寢幽隔誠臣子之痛憤然在今日彼方以本朝意在用兵
多方爲備若更爲此以速之彼或先動則吾之事力未辦不知
何以待之況使者旣行中外疑惑果得所請猶爲有名苟或未
從然失國體且天下之人亦以爲陛下舍其大而圖其細也若
欲必遣則俟侍衽事定或因遣使賀正令王抃偕行先與彼之
館伴者議之或令因見金主面陳此意彼若許遣則有必從之
理若其不許則願陛下深謀遠慮舍其小而圖其大它時恢復
故疆陵寢固在其內今日爲之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臣竊爲
陛下危之上感公言事得少緩既而上御弧矢有弦激之虞公

以不能先　陳戒深自克責密疏言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
語籍籍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以致驚動聖躬虧損盛
德非細事也前日已嘗面奏俟聖體未寧未敢復請然區區
之愚不敢一不先言之冀或有以感寤宸衷則臣歸死司敗無復
憾矣臣聞自昔人主處富貴崇高之極志得意滿道不足以制
欲則游畋聲色車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爲全德之君
陛下憂勤恭儉清凈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能免者一切屏絕
頓於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也蓋
神武之畧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以激士氣耳
然誠如此臣亦竊以爲過矣夫弧矢之利雖聖人所以威天下
然本非帝王所嘗親御也一劍之任吳起且羞爲之而況萬乘
之主乎趙王好劍而莊周說以天子之劍楚王好弋而莊辛說
以王霸之弋陛下既有志於武功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
仗武猛之材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卒恢信義以懷歸附則
英聲義烈不出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遠遁震疊於千萬里之
遠矣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太祖皇帝深卻手槍之
獻蓋有見於此矣又況陛下承祖宗積累之休膺太上皇付託
之重一身之動靜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自重以爲天下
無窮之計乎今者之事尚賴天地祖宗密祐覆佑卽獲痊愈使
其萬一有甚於此則貽太上之憂念駭四方之觀聽雖誅左右
執射之人亦何益乎故臣願陛下常以今日之事永爲後來之
戒不惟志之聖心而又書之盤盂銘之几杖不使須臾忘之則
天下幸甚且古之命大臣者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德繩愆糾繆
以格非欲其有以正君之過於未形而不使著見於外也唐太

宗嘗臂鷂見魏徵而遂止憲宗莛藂之遊憚李絳而不行此
其效也臣人微望輕無二子骨鯁强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
於外今誅將及身而後乃言亦何補於既往之咎哉雖然欲蓋
者益彰於蓋傷桃者或戒於來弓矢之技人所常習而易精然
猶不免今日之患況逃竄之戲本無益於用武而激射之虞銜
橛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乎聞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
蒙省錄今茲之失乃天之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因其小而戒
其大誠宗社無疆之福也陛下誠以弦斷之變思之則向之盛
氣馳騁於奔蹕擊逐之間無所蹉跌蓋亦幸矣豈不爲之寒心
哉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戒飲遷
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王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己
厲行一以太祖爲法罷毬鞠之會屏騎射之習謹威儀之節玩

經典之訓則盛德輝光將日新於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日月
之明哉既而曾覿官滿當代公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總
管處之上曰覿意似不欲爲此官公曰前此陛下去此兩人中
外無不歡仰感德今外間往往竊議以謂覿必復來願陛下且
捐私恩以伸公議上猶善久之已而又以墨詔進覿官公復持
不可曰必爾亦當有名會當賀金國正旦乃請以覿爲副還奏
因以例遷其官而竟中浙東之命覿猶遷徊不去公戒閤門趣
覿即日朝辭覿快快而去樞密承旨張說欲爲親戚求官憚公
不敢言會公在告請於右相得之公聞勑已出詰吏留之說惶
恐詣公謝右相亦愧甚然猶爲之請公卒不與說以是亦深怨
公永陽郡王居廣欲爲其客求歡詞先使人伺公意公曰宅官
則不可歡詞無傷也然居廣憚公竟止卒不敢發吏部薦賞

汪應辰舉李垕應制科有旨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機言垕詞業
未經後省平奏且獨試非故事公奏元祐中謝悰亦獨試機蓋
爲人所使耳上諭公詰之乃機與諫官施元之密謀以是沮應
辰而對上又不以實公因極論其姦遂詔暴二人朋比交通之
狀而罷之中外稱快然應辰竟以與右相議事不合求去公奏
應辰剛毅正直士望所屬當有以留其行者因遂數薦應辰可
以執政上初然之而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益向允文
而公亦數求去矣明年允文復申前議一日上以手札諭公曰
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
以爲如何公奏曰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痛念陵寢思復故
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廣雪國恥然性質頑
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爲嘗試之舉是以前者

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
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
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
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
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惟陛下察之繼即杜門上疏以必
去爲請三上乃許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
使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　泛使未宜輕遣然
公既去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而曾覿亦召還遂建節旄
歷使相以贈保傅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矣公至福州政尚寬
厚而嚴於治盜明年定海水賊倪郎侵軼閩廣海道騷然公召
統領官鄭慶授以方略慶頗逗留以風爲解公植旗於庭視其
所鄉慶知公不可欺晝夜窮追遂悉擒捕海道以清上嘉其功

將遷銀青光祿大夫力辭不許始公任政建言選人獄冊無事
者錄又理考任狀文此太僥倖且非祖宗舊法奏請革之人以
爲當而權貴多不悅扇爲浮論游說萬方公持之不變衆亦自
定計一歲可省冒濫改官者三十員至是不悅者幸公去卒
奏改之公猶抗疏辨理然事已行不及止也簽書節度判官事
尚大仲以事忤提點刑獄鄭與裔與裔尿得其罪以語公公卽
以屬吏驗問不竟憲屬張位擅呼獄吏諭以意旨公劾奏位并
大仲罷黜之與裔勢大沮惶恐託它事出按旁郡以避公轉運
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公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
不同蓋淮浙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食之者衆
販之者多百貨可通故其利甚博福建八州下四州瀕海已爲
出鹽之鄉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士無重貨非可

以他路比也且四州每歲舊額當運鹽千三百萬觔而實運僅
及九百餘萬蓋食鹽之民有限其勢不可以復增也然漕司以
此歲得三十餘萬緡而四州二十餘縣供給上下百費皆取於
此二三十年以來州縣稍無科擾百姓亦各安便此則官自賣
鹽亦不爲不利矣今欲改行鈔法比於它路且於額外更責以
增羨額而又陰奪州縣歲計以充其數此不可之大者也而
或謂官鹽不行由私販之不禁今若稍嚴必倍其利此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者福建民貧上四州猶甚性復强悍輕生喜亂農
桑之外多利私販百十爲羣操持兵仗官不能禁託名魚鹽
收稅錢而已貧民旣有此路可以自給則不至輕於爲非官司
又得此錢亦足少助經費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
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爲盜夫州縣

闕用則必橫歛農民稅務虧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旣起則未
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
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配民戶本以利民而
反擾之此恐皆非變法之本意也欲望朝廷更下有司熟議或
令建議之人一以身任責必有以見其决然可行者然後行之
則庶乎其不悞也當時諸公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又明年力
請閑退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歸第敝屋數楹湫隘特甚怡然
不以屑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辭不得請乃行民習其政不
勞而治始至帑藏空竭公節省浮費用亦不乏會有旨盡發本
路海船及揀中禁軍土軍公奏曰陛下厲精爲治約已利民於
軍須之用亦無取之民者獨於海舟尙藉民力蓋不獲已然自
頃邊事際息率三分調一以備守禦非有緩急不盡發也此意

亦已厚矣今乃但以教閱之故而使三番併發彼不當番者旣
已遠出豈能遽歸則必徒使其家有追逮係累之擾至於梢師
水手其技素習初不待教但其平日類皆轉移執事今固不容
拘以名籍則又安知今日所教必爲異時所用之人哉何補於
事而傾擾如此且去歲朝廷疑州郡有所隱漏遣黃飛英點集
拘留半年始得放散商賈固已失業今而併發寧不重困畧計
本路所發五百七十艘用梢師水手萬四千人留屯五月犒設
借請朝廷費緡錢六十餘萬緡米六七萬餘碩衣裝器甲
與夫州縣之費又不在是推此一路以觀兩浙則其費又當倍
之矣又況民力不可不惜大衆不可輕動無事而發玩習爲常
一旦有急或反誤事曷若盡以教閱付之州縣或令且發一番
當亦未至闕事而船戶旣蒙優恤異時或有緩急雖赴湯蹈水

亦不避矣其揀中禁軍已行起發但本路帯山瀕海民俗悍
强販鹽所在有之全頼土軍控制之力向來威世刑街命揀
選但欲數多未嘗精擇福州十二寨合千九百人而揀中者已
千七百餘人所餘逐寨不過十人今若將揀中人盡行起發則
州縣表裏空虛姦民得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欲乞許留其半
以備緩急詔皆施行如章公又嘗奏本路上四州軍及江西湖
北諸郡豪猾之民多由衣食不充相結爲盜盤據險阻官軍多
不能制近者茶寇雖平其類尚多有之與其縱使爲盜不若籠
以爲兵詔宜專委逐路帥憲選間居官員有方畧者及土豪有
信義者毋拘以文使風喻此曹今各以其技自獻官爲格試收
而籍之或刺其手置寨教閱厚其衣糧拔其猶異補轉資級因
事立功更加優賞或布小寇責之收捕決可討平異時或欲起

發亦必感奮爲用此銷盜賊嚴武備固根本之一策也既而州
境大旱失火延燒且有星隕地震之異公悉以其事上聞且曰
一夕之間變異兩見臣愚不學莫原休咎之端惟劇震恐竊計
陛下必欲聞之不敢不奏上感其言適州校有部綱至在所者
上忽召入問公治行甚悉即降親札撫勞賜以帯笏香藥甚厚
三年太上皇帝聖壽七十頒慶宇内公以紹興從官特轉金紫
光祿大夫四年復累章告歸上欲許之而難其代爲遲回累日
乃除將進提擧洞霄宮五年五月池判臨興府未視事改判建
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且詔赴闕奏事既至都人
聚觀無不咨嗟喜公之將復用也入對垂拱殿上爲改容加敬
命坐賜茶宣問款至公因從容言曰擇將多由公選臣聞諸將
多以賄賂交結而得之如此大壞軍政上曰大將交結恐或因

乃知統領官以下皆朕親選前日鄭鑑亦有是說朕再三詰以
無是事矣鑑公壻也故上語及之公即奏曰臣在遠亦聞鑑以
小臣敢論朝廷事陛下和顔聽納中外莫不仰服聖明從諫之
美然諸將交結之弊則陛下不可以不察蓋主兵者得之不以
材能而以貨賂則其下不服必致誤事上曰誠然公又奏曰陛
下選用人材當辨邪正然又必由朝廷乃合公論如聞曾覿王
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外間口語籍籍恩盡
歸於此輩謗獨萃於陛下此非宗社之福也上曰小小差遣或
勉徇之至於近上差除此輩豈敢干預公曰此輩未必敢於陛
下之前明有論薦或恐探知聖意而傳報於外耳大抵禁中事
外間無不聞皆此曹所爲大非美事願嚴加戒約上亦然之公
又奏曰比來出令多不審暗即變更祖宗故事固不能守而陛

下初政力去弊事可以爲後世法者今亦不能守矣上問何事
公曰如未銓試不得注官未歷任不許堂除之類今皆以内降
放行矣上曰此誠一時不思之過公又奏曰贓吏最可惡比亦
有已經勘結而亟降内批改正者如此天下何所懲勸上曰恐
無此事公曰臣知其人但事已往不欲斥其姓名耳此皆左右
害政之大者陛下不可不每事加察防其微漸上曰卿言甚當
朕若知之決不容也既退上遣中使賜金器犀帯香茶明日朝
辭上曰卿遠來得相見氣貌不減往時今年幾何矣公對曰犬
馬之齒六十有六矣上曰極清徤可喜也公因奏曰臣去國九
年重入修門見都下穀賤物平人情安帖惟是士大夫風俗大
變上曰何也公曰向來士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
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有顧忌矣人才進退由於私門

大非朝廷美事上曰非則不敢觀雖時或有請朕亦多抑之自
今不復從矣公曰陛下之言雖如此其如外間喧傳某人由某
人之薦某人出某人之門此曹聲勢既長甚諂侍從往往多出
其門顧指如意朝廷亦惟命是聽無敢爲陛下言者天下靡靡
風俗日趨敗壞柰何臣昨所奏將帥賄賂交結又爲特甚不惟
士大夫言之雖軍伍使臣朝廷胥史下至走卒亦能言之獨陛
下以爲無有臣恐小人姦計百端巧爲彌縫使陛下獨不悟此
不可不深察而嚴禁也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
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臣實痛之願陛下勿忘
臣此四言者常留聖慮則天下幸甚上曰卿到建康見兵將有
如此者一一奏來公又奏諸路監司亦望精擇須稍諳練有風
采之人乃可用若膏粱子弟未更民政權要子姪親故率皆貪

勢妄作爲一路之害上因語及人材問公識某人否公對曰臣
素知之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則所謂猛虎在山藜藿
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願陛下留意上爲沈思久之上
初欲爲公設宴會小疾不果乃命二府飲餞于浙江亭公去建
康至是蓋十五年父老喜公之來所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
如見親戚公爲政平易寬簡悉罷無名之賦府有軍屯異時多
爲民害公爲出令犯者當取旨以軍法從事諸軍肅然行宮局
鈐轄以宦者主之留守待之如部使者之禮時節按行廨中則
宦者置酒自坐東偏而留守顧爲客甚或邀去就飲其家公悉
罷之宦者浸不樂而不能害也建康距淮南一水間每聞邊面
利害無不言嘗奏北界群盜百餘焚掠淮陰殺人繇因執縛官
吏此由跳河盜爲之徒有以致之請加嚴禁而於沿淮諸縣量

增戍兵以防之其自北方來歸者則慰諭而勿受也又奏密院
昨下諸郡造甲自有程限而諸郡爭先希賞不無迫集之擾乞
行戒諭以安農業且自頃罷兵至今十五六年諸軍造甲當已
足用而御前軍器所甲匠又凡三千五百人若以百工爲一具
則以歲計之今不啻十四五萬具矣行宮之甲見管四萬今諸
郡所造計亦不下三萬欲望試加檢括苟可足用即逐州常年
合納甲葉歲炭之類或可間年量與裁減亦寬民力之一事也
又奏日者陛下深念諸軍有口衆而廩假不足以自贍者特降
緡錢三總領司各付以二十萬俾之回易歲取息錢五分以爲
優給甚大惠也然商賈之利不過什一今以總所之權奉朝命
用禁令而責五分之息其勢必至於盡籠商賈之利陰奪場務
之課使道塗嗟怨公私困竭而淮西總司歲以十萬緡者散之

兩軍多者不過兩千少或僅得千錢以朝廷黃榜措置使此曹
終歲仰望而所得不過如此得者既未足爲惠而不得者又有
怨言甚無謂也請亟罷之而歲指支于三十萬於一司以其半
給諸軍之口衆者以其半大閱而激犒之不惟名正惠周亦可
少振士氣而數路細民商旅受賜又不貲矣是時御前多行白
劄子率用左右私人齎送而迎送饋遺體同王人至是樞密承
旨王抃遣所親以白劄來吏自故事公悉罷之因上奏曰號令
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間有軍國機密
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寶行下此所以示信而防僞也今乃直
以白劄傳旨處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則臣不知其可矣其間
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付之省部今用白劄雖無甚害然白
劄既信於天下則它時緩急或有支降錢物調發軍馬處置邊

防于國家大利害事其間豈能保其無偽若嚴重知體之人必須參審則往來之間或失事機若庸儒無識之人即便施行則誠為不分豈不誤事況祗禀文字只付差來人或令閏申元承受處到之與否不可得知此必事體猶為非便惟陛下審察而改之上為手札獎諭愧謝其子公辭上章請致其事答詔不允上又出手札付三省除公少保加恩判建康府如故宣制之日亦上所自定蓋異禮也公力辭以為曾公亮嘗言司空非賞勞之官卒不拜受今之少保即昔之司空也況又無勞其敢受乎上手札敦諭至于再三公乃受命時江東諸郡皆旱而南康廣德為猶甚上詔公預講荒政公奏曰薄征緩刑已責勸分之屬不敢不勉亦已揭膀招誘米商嚴戒場務毋得征稅但恐未到之間民已流散不可復收欲乞於本路諸州朝廷樁積數內借

米三十萬碩穀二十萬碩分給州縣賑糶而又糴以常平之粟仍先揭膀諭之使細民不至流移富家不敢閉糴商旅不敢邀價又奏乞除放淳熙四年夏秋逋賦權罷淮東和糴倚閣畸零夏稅申明納粟賞格上多從之惟所借樁積米穀前後三奏詞甚懇激而猶嘗有不樂公者才得三萬斛人皆為公憂而公處畫有方無粟四集境內帖然民無流徙咸仰公德為八年正月復上告老之章累詔不允而公請益堅二月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將歸薦本道守令耿秉等五人皆以次擢用九年正月公之年已七十矣元日即謝醴泉之俸復上疏申前請凡表五上上又手批其奏卻之是歲親祠召公陪位公力辭又三表懇請告亦不獲即為手札以請上不得已詔以少傅致仕進封福國公有司以法當給全俸公按富文忠公故事獨受少傅之祿

餘悉辭之十一年十月七日上以公生朝遣使賜手詔金器香藥十二年又詔公陪祀南郊且以增太上尊號來歲當行慶壽之禮上論宰臣曰陳丞相久不相見宜趣其來若赴陪祠不及亦可赴慶壽且是禮之行尤以元老在廷為重也公拜疏辭行上復手札催促書其末曰付陳少傅而不名也公竟懇辭慶典告成冊拜少師進封魏國公公辭避再四乃受十三年十一月屬疾二十一日疾革夜半手書一紙示諸子曰予病恐不能自還生死大數無足悲者白屋起家致身三少報國無功叨榮有覥襚死牖下尚復何云遺表只謝聖恩無得祈求恩澤死之後百日入葬不用僧道追薦等事吾欲以身率薄俗汝等不可違也無功無德無得立碑請謚汝等力學善為人惟忠惟孝可報國家此外無可祝命婦女出寢門顧謂中子守曰遺表惟以選

用忠良恢復境土為請可也翌日整冠斂衽神氣靜定安臥而薨先是郡之鎮山壺峯大石崩墜聲聞數里是日地復大震鄉人異之公生二十有六年而仕仕三十年而相相二年而去去十三年而老老三年而薨薨之年蓋七十有四矣上聞其喪對輔臣嗟悼久之再輟視朝贈太保令本路轉運司給葬事後數月有旨賜謚遂以靖共其位文賢有成二法謚公曰正獻而以制可告于第公孝友忠敬得於天資為人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病見子孫必衣冠肅儀坦然遇人無少長一以誠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恂恂言若不出諸口而在朝廷危言正色分別邪正排斥權要無所顧避論事上前指切時病如請起張忠獻公乞斬張去為按逐龍曾議復奏審及極論近習弄權開路薦賢將帥之弊皆卓犖奇偉為天下安危治亂之所繫一

時上意嚮求即開納公必懇請再三然心平理順色溫氣和無激訐近名之意上多說而從之處國家顧大體務持重不為幸勝苟得之計在中書尤以愛惜名器裁抑僥倖為事故小人多不樂而聖主獨深知之是以居外積年眷禮彌厚歲時錫賚存問不絕年六十七即告老于朝上所以留之甚至且屢稱其忠誠不欺為當今賢相公子守嘗以宗正寺簿奏事殿中上顧問公甚厚陪祠之召蓋將有所咨訪而公疾不能行天下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非為公私恨也公性寬洪簡淡無私喜怒於天下士泛然若無所親疎而好賢之心實篤於內於一時人材薦達甚衆然皆不以語人有如熹之不肖公蒞後蓋嘗三薦之而赴建康時對語尤切然熹皆莫之知也雅善故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敷文學士李公燾嘗曰吾待罪宰相所以幸無過舉者

二公之力也於人無所怨惡錢端禮嘗沮公洪邁亦與公不合至入相皆以名藩大郡處之治郡崇尚風教民有骨肉之訟親以義理反覆譬之爭者亦悔悟感泣而去所至民必相率為生祠且立碑以頌公德公聞之亟命禁止而碎其碑平居自奉甚約言談舉止不改鄉閭之舊食不過一肉而衣或二十餘年不易晚歲築第不為華侈僮使不過數人皆謹愿忠朴門庭闃然過者或不知其為公相家也俸賜入門多以施與撫愛宗族恩意甚備內外緦功之喪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不受饋遺建康諸司例有月餉公不欲異衆別儲之以周貧士之往來者將去所餘幾萬緡悉歸之公帑於外物澹然無所好獨喜觀書史疾病猶不釋卷其學一以聖賢為法於浮屠老子之說未嘗過而問也嘗有詩曰吾方尋丘軻未暇師桀可此足以見其志矣有

遺文二十卷奏議二十卷娶鄭氏封唐國夫人子男五人寔朝奉郎通判泉州事守承議郎權發遣漳州事定承奉郎有志於學而蚤卒熹嘗銘其墓以哀之宓符皆承事郎女四人長適進士黃洧次適故著作佐郎鄭鑑再適太常少卿羅點次適奉議郎通判漳州事梁億幼未行孫男四人垕承務郎址坦皆承奉郎埶未官孫女六人長許嫁修職郎泉州司戶趙善綽餘幼初公歸自金陵即預為棺衾嘗遊鄉縣之保豐里龍汲山妙寂僧舍愛其山水相羊久之命作壽藏既葬諸孤悉遵遺戒惟百日而窆懼於不懷則以十五年七月二日奉公之柩葬焉謂熹蚤蒙公知晚歲尤篤授以家傳使最其迹以告于太史氏熹不得辭謹書其事如右以俟采擇謹狀淳熙十五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朱熹狀

行狀

奉使直秘閣朱公行狀

公諱弁字少章其先與郡人中徙歙之黃墩唐末有諱古僚者爲陶雅偏將以兵戍婺源因家焉其後世有隱德至奉直公始爲儒尤以沈默自將足迹未嘗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穎悟讀書日數千言十歲能文既冠遂通六經百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内舍生客食諸王家會景迂晁公說之爲宮學教授一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介汴洛兩都之中一時故家遺俗蔚彬彬焉公游其間聞見日廣文章日進益厭薄舉子事遂不復有仕進意靖康之難家碎賊手南歸及淮甸光堯太上皇帝已承大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大夫

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擬袂而起撫髀太息即日奮身自獻闕下宰相以聞詔補修武郎借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副使以命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效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公受命即日與使者王公倫張旜誓衆直犯兵鋒以行實建炎戊申正月也行遇金相黏罕于白水濼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雲中餽餉如禮而實以兵守之公復屢與書具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壬子之歲金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而道之所爲耳吾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今日乃覬幸於先歸者哉願使長亟詣軍前受書歸報天子遂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如前日臨遣詔書本指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

也於是王公行有日公請焉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者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推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懷之臥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盜據京邑金迫公仕豫且誘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於是金人亦知感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換金官公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金用事人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

忠宣公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被刧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涙緣睫不能仰視公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也金知公終不可屈遂不復强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憤鬱愁歎無聊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歲久成集號曰聘游彼中名王貴人亦多遣其子弟就學公以此又得時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詠流行北方者亦甚衆得之者相誇以爲榮焉王公還朝太上賜公守節不屈因其再使使賚金銀綾絹爲賜歲在丁巳金諸酋相繼死滅公陰使從者李發求得河陽人董孝祥等密疏其事及彼中虛實

使臣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其後王公復歸又以公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脩草護西湖於當年絕塞殊鄉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數馬角之未生竟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太上讀之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與田五頃顏亟稱張忠獻公俯以寄指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明年金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詔公子櫟及司馬倬入館見之仍許附以家書且賜黃金三十兩以寄思謀等見櫟稱公忠節嗟歎久之至以手加額云紹興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洪忠宣公及歷陽張公邵皆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輶軒集今行於世人境倚肯促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命中使梁璋引入便殿延見勞苦嘉歎再三公頓首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

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母又其次則歸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矣而譎詐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且敵國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公又以彼中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書畫爲獻并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五臺僧寶真丁氏晏氏女閻進朱勣等死節

事狀及故宮屬姓名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太上尚其節壯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資且有進用意詔曰朱某奉使數久忠義守節理合優異特賜銀金千兩而宰相秦檜方以論和爲功惡公言敵情俉上意奏以初補官換右宣教郎直秘閣主管佑神觀有司校公考十有七年應遷數官檜又尼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六日遂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故山不果則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與其子鄭老皆死于兵再娶王公倫之女弟與晁氏皆封孺人子櫟仕至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以卒女適里人王佇以公恩補承信郎孫勳早卒熙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之爲者其氣質雄渾援據精博明白疎暢曲盡事理識者以爲深得其體於詩酷嗜李義山而詞氣雍容格力閑暇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聘

游集凡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皆藏於家熹先大父於公爲三從兄弟先子初登第時嘗往拜公滎洧之上公送以詩意寄甚遠其後先子仕於朝時公已在北方比南歸則先子不幸是歲已弃諸孤矣後六年熹始得拜公之殯而讀其遺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復得官浙中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方將爲謀葬故而遽以臯還今寄院檢詳允公袞臨安帥守張公杓聞而悲之相與悉力經紀其事而太學錄張君體仁又爲得吉卜於錢塘縣積善峰之下書來日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人祔焉熹竊惟國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爲不厚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苟圖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狂圖誤國招讎

使君父棠廬起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而一時遺臣貴將降敵之儔接迹於朝靦然相視乃無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命之祿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質之威以嘗不測之寇而守死不屈至於十有六年之久卒不升僞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風喻從臾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爲功還朝所建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爲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若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讎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上賴太上皇帝深照其衷前後褒嘉賜賚甚寵而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今葬有日宜有銘刻以告于幽因訪其家得公外孫王炳所記行實一編參以舊聞第錄如右而敬以請於尤公伏惟幸哀而終惠之以覆賴其後人且詔太史氏筆削以爲萬世臣子忠義之勸謹狀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公行狀

本貫徽州婺源縣萬年鄉松巖里

曾祖振故不仕

妣汪氏繼汪氏

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父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公諱松字喬年以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生於邑里之居第未冠貢郡學貢京師以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循左從政郎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左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領史職如故與修哲宗實錄書成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出知饒州未上請閒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再請命下而卒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也公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遊學校爲舉子文即清新灑落無當時陳腐卑弱之氣及去場屋始放意爲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閒暇超然有出塵之趣遠近傳誦至聞京師一時前輩以詩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蹙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嘗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顧而歎曰是則昌矣如夫道愈遠

何則又發憤折節盡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事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爲者既又得浦城蕭公顗子莊劍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盡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以自警飭蓋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稱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豪釐於機括之間則差尋丈於百步之外矣又嘗以爲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

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其意豈特爲目前之慮而已哉是時宣和之季士之千世至是已無可言者矣旋屬靖康之變中朝蕩覆公時在制一日方與客語忽有以北狩音問來諗者公聞震駭投袂而起大慟幾絕既而建炎再造王室漂搖未有所定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固不暇於博求幽遠以盡一世人材之用而公抱負經奇尤恥自售以求聞達以是困於塵埃卑辱鋒鏑擾攘之中逃竄假攝以養其親十有餘年以至下從筦商之役於嶺海魚鰕無人之境則已無復有當世意矣會詔出御史胡公世將撫喻東南公乃因謁見而說之曰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之計以爲子孫萬世之業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朝夕曾不爲終歲之備而可以爲國者也今日廟堂之議固必有

所謂一定之計矣然未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荊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蓋嘗聞之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荊淮東南不可保唐唯不失關中故更三亡不失舊物而吳孫氏東攻新城西攻襄漢乃所以保建業其後桓溫劉裕雖能以江漢荊楚西入河渭然既得之而不能守則亦僅足以保東南而已然則天下之大勢可知已今進既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荊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東嚮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荊淮以爲固守之計而但蹙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前不能有尺寸之利後又無所保以爲安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胡公奇其言壯其策歸即以聞於朝而泉守資政殿學士謝公克家隨亦露章薦公學行之懿不宜滯筦庫於是乃得召試而發

策者以中興事業之難易後先爲問公即對言自古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難易蓋天下國家有至計而國勢之强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開蹙不與焉唯能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則天下之事將無難之不易惟上之人惜時愛日而亟圖之反覆馳騁辯說縱橫出入古今證驗精博日未昳奏篇已上累數千言而文不加點高宗覽而異焉趙忠簡公方以元樞受詔西督川陝荊襄軍事欲奏取公爲屬會太夫人屬疾不果既遂遭喪以歸而趙公卒亦不果行也再召入對時上已用張忠獻公之策進次建康指授諸將計日大舉以復中原國勢亦小振矣公始進見欲堅上意以遂中興之業即奏言曰陛下以聖哲之資撫艱難之運側身焦思累年于茲而民困兵弱寇僞侵凌戡定之勳久而未集意者陛下殆當抗聖志於高明而輔之以睿智日躋

之舉垂拱延訪孜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持久之計中興紀律崇獎節義而又以民心爲基本忠良爲腹心則臣有以知寇讎之不足憂而恢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唯漢之光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爲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爲戒反覆切至而猶慮夫計畫之間或未精審無以服衆心而成大功也則又言曰人主操大權以御一世必有所以處此者有以切中於理然後足以深服天下之心是以無爲而不成今萬機之務決於早朝侍立逡巡之頃未有以博盡謀謨之益使其必當事理以服人心謂宜畧放唐朝延英坐論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給札之規延訪羣臣博求至計然後總攬參訂以次施行則政令之出上下厭服天下之事無所爲而不成矣顧又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

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鈌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則又奏言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厲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變暴之衝則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强固矣上悅其言而於光武晉唐之論尤所嘉歎明日以諭輔臣且論元帝肅宗之失而尤以元帝區區僅保江左畧無規取中原之志爲請乃詔改公京秩仍典校中秘書則當是之時聖志所存亦可見矣不幸適有淮西殺將叛兵之變中外恫疑異議蠭起張公至爲解相印去而國論遂變至欲盡撤兩淮之戍還建康以自衛公深以爲不可因率同列拜疏言曰淮淝東南之屛蔽昔

人之所百戰而必爭者今皆幸爲我有而無故捐之以資敵非計之得也若彼乘吾之卻長驅以來不信宿而至江津人心一搖則建康雖有甲卒十萬亦將無所施矣且其新民衆歲安集亦既有緒今乃一朝而棄之使其老稚狼狽而南來丁壯忿懟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貽後患抑又甚焉矣以宿衛單寡必行今策則願毋盡撤而使合肥盱眙兩戍所留各不下三萬人則亦足以固吾圉而折敵衝矣疏奏不省而劉豫果數求援於金以乘吾隙議者方以爲憂而金反忌豫强將不可制一旦執而廢之遂不暇以我爲事不然則亦殆矣自是之後廟筭低回上下解弛北伐之謀日以益衰顧望中原坐失機會而明年車駕遂還臨安矣御史中丞常公同薦公恬尚有守可任大事因復召對公卽抗言當今國論不過兩端喜進取之謀者旣以行險

妄動而及於敗爲待時之說者又以玩日愒歲而至於媮二者不能相通而常墮於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見而均受其弊故臣嘗謂能自治以觀釁則是二者適爲一說而無所偏廢蓋能夙夜憂勞率厲衆志則未嘗不待時而不至於媮審知彼己必順天道則未嘗不進取而不及於敗謀人之國者誠能如是以求逞於讐敵而有不得志者臣不信也然臣竊迹近事則夫往年江上之捷日者僞劉之廢中原之釁可謂大矣而吾終未肯求所逞豈非以行險妄動爲不可以不戒而於吾所以自治其國家者將益求其至歟今日之勢雖未至於危機亥急亦可謂迫矣謂宜斷自聖志深思昔人愛日之義憂勞爲政無少怠忽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存亡者悉歸之有司而日與輔相大臣一心戮力明禮義正綱紀除弊政振媮俗撫循痌瘝之民

濟斷士大夫而責之職業凡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後謹察時
方之釁投隙而起安受其燼以致天地之至則雖有智者亦不
知爲敵謀矣初劉光世守淮西御軍無法而寇至輒謀引避既
正其罪而奪之兵矣尋有叛兵之變廟議反謂由罷光世使然
更慰藉而寵秩之張俊守盱眙方撤戍時猶命分兵留屯而俊
不受命悉衆以歸朝廷亦不能詰公於是又言陛下有爲之志
未嘗少衰而天下之事每每病於不立使中興之烈未有卓然
可見之效臣竊不勝憂憤而深惟其故以爲陛下誠能並進忠
賢修明紀律懲陵夷委靡之禍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詔大臣號
令所出必務合於天下之正義而毋鄙匹夫狗私之怨則威令
必振國勢安强雖桀驁之敵亦將斂衽而退聽尚何病於事之
不立哉上亦不以爲忤特命除郎兼昇史筆而常公猶以爲此

非所爲薦論之本意再論上前言甚懇至然事已行不及改也
公至史院會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實錄而宣仁附傳實公所
分所以辨明誣謗分別邪正者於體爲尤重而公考訂精審直
筆無隱論者美之其後顧亦不免頗爲他官所竄易是以讀者
猶有憾焉既而金人亟遣使來請和趙公以議小不合亦罷去
而秦丞相檜始顓政事遂決屈已和戎之議矣金使名稱既不
遜而所責奉承之禮又有大可駭者於是衆心共怒軍士至洶
洶欲爲變夜或揭通衢指檜爲金諜都人洶懼一時忠智之士
競起而爭之公亦亟與史院同舍胡公珵凌公景夏常公明范
公如圭五六人者合辭抗疏言曰金人方據中原吞噬未厭何
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哉蓋其狃於薦食之威動輒得志
而我甚易恐故常喜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畜銳

俟時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耳若金人
和使卽秦之衛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衛人割地
之無厭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金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
勝言哉而執事者顧方以爲吾爲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遂
不復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而輕從之使彼得濟其不
遜無稽之誅而藉躪以逞將焉避之哉昔楚漢相持之際項羽
常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爲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
爲之屈則自爲一身且無處所尚何太公之可還哉唯其不信
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鴻溝之上使其兵
疲食盡勢窮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其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其
言之切如此蓋出公與諸公之意而成於胡公之手檜雖持其
議不少變然金人狂謀因是亦有不得盡逞者論者莫不壯之

然自是之後邊備遂弛士氣益衰而興復之謀上下皆以爲諱
正墮公等所憂撓我之計檜顧自以爲得上心始謀以次盡逐
諸異議者公因是亦數自求引去而參知政事李莊簡公又嘗
欲引以寘近班以是檜尤忌之固留不許及金使再至獨許歸
我河南地公因輪對又言陛下踐艱難之運十年于茲雖有大
有爲之志而於天下國家所以經遠持久之計多有所未服者
今者天啓戎心盡地數千里以歸于我此雖異時之變未可以
豫知意者天其以禮悔禍使陛下問於憂虞而大有爲之志將
有所伸此萬世一時也然天下之事每病于難立者正以徇一
夫獨見之言而畧衆口異同之論是以謀始太銳而用計有未
詳也願考漢廷雜議之法自今發政造事陛下既與大臣謀謨
於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慮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後總攬羣

策而裁處其中將擧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爲而無不成矣此於前日講和之議猶欲三致意焉又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强不可令事勢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擧責實用必其洞曉韜鈐長於綏御者以備將帥之才下而郡選號勇悉遣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亦皆當世之急務久長之至計反復惓惓不能自已其於請建大學明大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偸媮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所謂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課試文墨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十年春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

陽爲辭遜爲異而出之外郡然公去未幾而金果敗盟復奪我河南地悉其銳師數道大入如公所謂未可測知者於是中外大震檜亦不知所謂周章回惑至於視師之奏援引乖錯而不自知聞者莫不竊笑而深憂之幸而一時將卒猶有前日柬拔蒐練之餘以故關陝順昌柘皐之師逆戰大捷敵乃引退復議講解而梓宮母后始得南歸又如公等所論楚漢强弱之勢然檜遂掩已失而自以爲功公等主議肆然無復有所忌憚矣公固不能復爲之留遂自請爲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虔益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澹如也舊喜賦詩屬文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氣則更爲平緩而詩律亦益閒肆視諸少作如出兩手矣然公自是不復起年未五十而至大故善人之類莫不傷

之其後十餘年間檜遂顓國柄大作威福諸與公同時被逐之人大者削籍投荒小亦棄置閒散迨檜死敗其幸存者乃起復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見矣嗚呼熹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無違友愛諸弟委曲將就有人所難能者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撫孤甥教之學而經理其家事曲有條理人無間言接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兇頑傾賢附勢之流與己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至其所以施於吏治者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顧熹生晚不及於聞見之詳故不得而記也晚歲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之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憲原仲劉公勉之致中劉公子翬彥沖屬以其子而顧謂熹往受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

嚮者又如此云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於家始時吏部尚書徐公度欲爲之序略言少日多見前輩而自得從公及正平張定夫遊始得爲文之法會病革不及脫藁而今序則直秘閣傅公自得之文也其論以爲公詩高潔而幽遠其文溫婉而典裁至於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亦爲得其趣者公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贈碩人其父處士確有高行碩人性慈順孝謹佐公事太夫人於窮約中未嘗一日不得其懽心承接內外姻親下逮臧獲僮使曲有恩意後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熹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女子嫁故瀏陽縣丞劉子翔孫男三長塾亦蚤卒次埜將仕郎次在承務郎女三其壻修職郎劉學古迪功郎黃幹進士范元裕曾孫男五鉅鈞鑑鐸銓女九長適文林郎趙師夏餘或許嫁而未行也公卒之

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傾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鋪東寒泉塢然公所藏地勢卑濕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某月　日奉而遷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蓋公之詩嘗有鄉關落日蒼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嗚呼此豈其識耶不肖子熹追慕攀號無所逮及竊惟納銘幽堂具著辭烈以告萬世蓋自近古以來未之有改而公增官通議大夫正第四品準格又當立碑螭首龜趺其崇九尺刻辭頌美以表于神道用敢追述其平生梗概行實之大者如右以請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聽而擇焉謹狀慶元五年十二月日孤朝奉大夫致仕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熹狀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玶涕泣爲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玶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于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雖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嘗學於先人盍以所見聞者爲我書之熹竊伏原念所以得遊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飮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于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爲已任以故熹獨得朝夕于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穉所以敎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竊辭此事以相茲役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駑劣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以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玶重以大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于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翬而彥冲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于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負奇才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輩以父任

稼承務郎碑真定蔡府旋罹禍亂忠顯公甍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丞開沼遝蒞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丐閑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弃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睠望哀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人盡誠敬兄弟之間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㓜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他所與遊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之心未甞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

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微即入諸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皆官舍業之既已則日與學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彌留賦詩澹然如平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爲言之汝尚勉哉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爲文集二十卷娶陸氏封孺人先先生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蓋先生不再娶則以侍郎公之幼子坪爲後今爲右脩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爲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珙則與有責焉熹讀之矍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而系以銘銘曰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孰操其機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既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子仕我止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與後人仰止遺烈

朝奉劉公墓表

淳熙五年正月丙辰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公卒于豫章

之私第四月癸酉嗣子孟容等奉其匶葬于臨江軍清江縣思賢鄉安陽里全塘之原明年孟容衰絰來見予廬山下奉公族弟鄂州通守清之子澄之狀泣而以告曰孟容之先人不幸不及從先生遊而孟容顧得問學承教於左右惟是先人之墓當有碣而未有文以刻焉敢介叔父以其狀爲請惟先生幸哀憐之予與子澄故友善今孟容來又謹然自好學問有方固知其故家遺業之傳爲有自來讀其狀又知公德性履行之詳如此問之嘗識公者皆如狀言不誣則亦自恨其不幸而不及識公也既乃爲序其事而銘之公諱靖之字且老其先從李氏朝京師始自袁州臨江徙其籍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吳兒村遂爲開封人公之曾祖公非先生諱攽以文學致大名元祐中爲中書舍人卒祖方雄州防禦推官贈右通奉大夫父褒右朝請大夫

贈朝議大夫公以從祖奏爲將仕郎又以大夫公奏爲從事郎調峽州司戶參軍遭喪不赴改臨安府錢塘縣主簿歷道州軍事判官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事通判沅州主管台州崇道觀累階朝奉郎賜服五品而卒其爲人靜重純篤十三歲遭母吳夫人喪哀慕如成人從大夫公居番陽餘二十年日以讀書作文爲事無故未嘗出齋扉鄰里或不識其面大夫公性嚴與人多忤公左右承順唯謹退而接其鄉黨族姻又皆曲盡其情以故其不能無憾於大夫公者亦往往銷釋無復芥蔕皆曰公之能子也少時銳意決科稍不遇即舍去居常晦默不自矜伐謹嚴拘畏無一毫自放繩墨之外所居一日必葺服器一物必整盛夏衣冠褸履不暫釋居閒亦必雞鳴而起處闇室如對大賓待童僕小人亦盡誠慈所居之室必書謹獨正心字揭

之座右錢塘今爲赤縣公爲主簿時秦檜方用事鄉黨姻舊或以文字見知登顯仕者謂公曰盍亦求之公不應退治簿書益謹至他職事亦多與貴要人接公益自閉匿以故得竟秦氏敗無所汚人以爲難在道州太守季公南壽深知公既以政事文詞薦諸朝比去懷其餘章以授後守日判官賢而不求人知恐君或失之也故留此以俟惟君留意後守許諾及其去又如之公以是改官在武陵獨以寬吏有罪則立治之不少貸然亦不求其過也縣境田多荒凡耕者衆其健者與吏爲一侵漁詐訟展轉不止公爲推窮本始必見端緒而予奪之訟爲少息楚俗右鬼其淫祀有曰滿仙翁者歲時集會擬金鼓鞉戈矛迎而祭之公命髠杖師巫撤壇毁像收其兵刃罪其倡之者衆然後定縣十年不升降戶籍賦役不均歲以爲病公始爲改造版籍

民無異詞部使者相與以其治行聞于朝有旨記姓名中書然公秩滿則詣尚書銓注官以歸卒不一見丞相也沅並邊蠻人侵掠無寧歲公佐郡時群獠大動守懼求去公攝其事按邊防舊法訪問財處立爲條約以授邊吏明諭威禁而以無事鎮之蠻果帖服公佐州常言長貳失和多由下有勝心以駕其上故雖善意亦或不得伸惟盡吾所以事長官之禮而行吾所以佐長官之義則庶其見信矣晚見孟容從子澄學聽其論說而悅之謂子澄曰君言之善吾亦且將從事於此頗恨晚矣一日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曆書吾殆止此汝曹勉旃毋爲門戶羞也因誡以誠實詳審謙禮撙交嚴分守察細微數事藹然皆長者之言居二年而病既病猶扶掖以哀家祭病革孟容泣而請其平日正心之訓則微視而頷之蓋其爲人始終之槩如此嗚呼是

亦可謂善信人矣而其官不遂壽不長又如此其可悲夫公娶昌黎韓氏生兩男子孟容爲長免喪舉進士中其科授廸功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孟將以公遺澤補將仕郎一女孟蓁未行予觀孟容固賢而聞孟將亦好學然則公世之興蓋未艾也其又足以少慰也夫其銘曰

吁嗟劉公篤世休道雖曉聞德丕修長途方騁歲不留志業有嗣無除變清江之曲全塘幽方跌圭首于千秋過者視此式其丘

按會要臨江軍以筠州清江縣置新喩自袁州新淦自吉州來隸而歐陽公作主客集賢墓碑皆云吉州臨江人今狀又云袁州臨江人恐有差誤請更詳之

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　字復亨徽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喜聞之扎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脩身爲學之要君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旁記覽爲詞章思所以大其門者然君爲人坦夷跌宕不事脩飾好讀左氏書爲文輒倣其體不能屈意用縣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徙居外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於杯酒間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聳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如領族至於放臣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流漣也庸夫孺子從旁竊覩時或笑而侮之君磬然不以爲意蓋其中

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託此以自遣至它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没遂合葬于懷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安婺陽信安諸程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婺源者又自歙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爲封今尚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恭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師皆不幸蚤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没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既又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爲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亹亹不能自休

既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談嘯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吿君學從李君縉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顧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涼倒無以副君疇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尚勉之哉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姪具位朱熹述

曹立之墓表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間獨爲予道餘干曹立之之爲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爲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已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

予欺也欲留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誰可爲師者予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干趣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炯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惜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與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夭没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之相弔也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爲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

弃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illegible]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爾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眞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

弃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爲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然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若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傍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即書之冊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爲他文甚[illegible]病中欲舉而焚之延叔恐既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裒自論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顧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昔娶婦不能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延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志郎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識于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于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晩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日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illegible]益致思焉至於群疑

並與處貧不豈然後始當驟進耳龜山既沒後進多從之遊後與遺逸召對辛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爲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渫之子母安仁縣君陳氏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兄也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論薦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即妻以女既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爲叔父將仕郎庚之後中間游大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爲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爲右廸功郎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對恩特改承務郎及免喪會秦丞相檜

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爲意然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閩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既至人謂公且不屑爲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戚休利病以告其長而能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爲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樂頗見色詞公即移病告老帥悟慚謝公爲強起二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五矣公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嘗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嫂如母教孤姪遣嫁女皆如己子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雖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稾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于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有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講飭子孫整齊內外皆中禮法後公十六年卒子揆成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者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壘鄉孫男開闢閎闡女適某人闡於是以廸功郎爲全州州學教授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識焉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儌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乎是以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尚有考也淳熙

十有二年秋八月己卯具位朱熹述

太孺人邵氏墓表

金華時鎬既奉其母夫人邵氏之柩祔于循理鄉九里原先府君之墓使其子源以永嘉葉適所爲行述及別記事實各一通來告曰先人之喪先師東萊夫子幸與之銘而吾子書之矣今又以不孝罹大禍間雖幸畢藏事惟是幽堂之刻所以垂永久者未有所屬敢介前憲亟拜以請予時病臥田間起受其書讀之曰夫人婺州金華縣人曾祖璵祖悅父之才嫁其縣清江時君汝翼時君世昌樂而魁厖沉厚方臘之亂剽燔略空君一一自建置盡絕其前人夫人能左右以敏無荒事焉家既成時君遂用法度嚴內外文學訓子孫立信務與鄉重郡間夫人又能奉承以恪無違志時氏族艮家巨子孫蔚於文科舉上其名人

皆尊愛時君以及夫人時君沒夫人亦將老矣具呼家人與爲條約親爲刻之辭使合居有禮燬食無專以不忘時君之法淸江東南畦戶數百臨水而芟舍時漲出其上民往往墮水自救有浮去者夫人始命舟楫飯拯之歲以爲常豫蓄棺告皮死者以歛人懷其惠晚遭太上皇帝皇后慶壽恩得封大孺人加賜冠帔淳熙十年七月庚寅卒年七十有一三子鎬錡綜二女適劉晏陳襄孫濤源淇濱溱瀠瀟潭渠瀉孫女其二適陳之望汪叔貽餘尙幼曾孫槃槊梟梨女莊葛藪葉君所敘云爾其於夫人始終之際詳矣而別記手書條約之詞一曰子孫謹守家法毋得違悖二曰晨興鳴板長幼詣影堂早參次會中堂敘揖三曰男女出入財貨出納僕妾增減必稟家長四曰凡爲子婦毋得蓄私財五曰女僕無故不許出中門蒼頭毋得輒升堂室入庖

廚則予於是有以知夫人之所以敎者得齊家之要至其又謂夫人天性儉質不狥華靡服御有常未嘗追逐時好有所變易歲時奉祭甚謹嘗以冬享割肉手寒刀墮諸婦請代而弗許也毋何晚得末疾歸省輒惓惓不忍去比卒年幾六十矣猶蔬食以終喪女兄孀居貧病護視周悉遇其子弟恩意有如時君篤於敎子一時髦俊多客其門夫人日飭饌具必躬臨之雖勤劇無倦意則予於是又有以見夫人之所以敎者蓋以其身而不專在於言語之間也嗚呼是可尙已旣以病不果銘姑記其實如此以授源使歸刻石表墓上淳熙十有二年冬十月戊辰新安朱熹撰

董君景房墓表

番陽董君景房者諱爲良世家德興之海口大父滓始仕至宗正少卿父元一秀州司法參軍君少有大志嘗學於江山徐公誠叟先生之門受其說而歸益務求友講而脩焉不數年遂以文行聞於州鄉再試禮部不第退處于家讀書講學不復以舉利榮達爲事鄉人相與益高仰之而君之學蓋日進月益而未可量也淳熙十一年九月一旦得疾卒年甫五十有四士友聞者莫不哀之蓋君爲人儻蕩無城府家故饒給兄弟始求分異君力止之不可則盡聽其所擇而獨取其所遺及故書數篋藏焉既而兄弟或破其產君極力資奉不計有亡死者葬之而撫其孤焉族姻鄉黨之貧無歸者衣食之罷不能者敎誨之不幸而有急難者救護之皆極勤懇鬬訟之不決者爲曉譬以義理往往心服失其所爭而去歲饑姦民肆掠物情大恐君爲官畫策以便宜發廩振貸而密以兵掩其渠帥寘于法人賴以安雅

有當世之志於官政民俗弛張之際尤孜孜焉嘗記其見聞思慮所及者作活國書一編其言質愨詳盡不爲華靡而所規畫常以厚下周本爲先識者韙之恨其不得見於用也君娶周氏子男二人從起從治女六人其三已適人進士齊節程矩齊牧其壻也君卒之明月葬其里之黃栢原沙隨先生程公可久雅知君實銘其壙而從起又以君友人太學生程端蒙之狀來請文以表墓上予故家君旁縣頃歲還里中君以所論經子諸說來見別後又數以書來有所問辨時君猶有四方之志予因以所謂古人爲己之說告之而君不以其言爲迂也然則其可無詞乃取程生狀撮其可紀之大者書以授從起俾歸刻之嗚呼君則已矣而予言不沒則百世之下於此尙有考也淳熙丙午三月庚辰宣敎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新安朱熹述

令人羅氏墓表

故左司郎中張公之配曰令人羅氏南劒州沙縣人世爲縣望姓家法嚴整令人生二十有二年而歸張公事姑羅恭人以孝謹聞恭人愛之如己女張公故貧初仕將遣其女弟而無資令人悉出橐中裝以衣之無吝色事公二兄旦暮率諸幼稚以次問起居無一日闕禮子姪執學歸沐輙具湯餅會諸娣姒男女語次從容問所學業勞勉諸姪以勵其子油油如也羅恭人嘗苦末疾令人靜夜必露香致禱願損己壽以延姑年如是者數月恭人疾頓平而後三年令人一旦暴卒恭人哭之慟至老念之不能忘與人言必稱其孝至於泣下且歎曰不意吾見先此內助之賢也令人性儉約躬下好禮法有識度嫁時篋中有縣邑絲衣忌日輙被以奉祭稱慼如儀常所服禮衣橫帔如民間

法或告以張公且通朝籍盍改用命服令人曰此非拜恩何敢服也卒以禮終生以政和戊戌卒以紹興癸酉葬劒浦縣吳張氏大墓之左若干步後三十八年嗣子士佺來訪予於臨漳請銘左司公之墓一日復來令人之事涕泣以請曰吾母之賢孝如此而不幸蚤終士佺兄弟生不及養已負終天之痛矣今又不能述其德善以垂久遠其何以見於地下惟吾子哀之予不忍辭也既受其書而讀之因竊惟念孝愛和謹婦道之常世猶有難之者而令人至委身以代姑死守禮以終其身是其賢於人也遠矣其可以無傳也哉因爲叙此以表其墓令人生二男士佺今爲朝奉郎通判融州事其弟士倜嘗爲修職郎監藩封酒庫以卒四女進士宗大同謝舒宜義郎陳善慶文林郎黃東其婿也紹熙二年二月日朱熹述

程君正思墓表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番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

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惓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誦學議政有所未安輙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蒙繼而賤名檢者見修士即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爲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扶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既歸即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亟就羣書以俟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

卒究情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遂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既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間於死生之際如此爲之悄惜久而不能忘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於其鄉之某處使其二弟端端錄本狀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同縣盧濤而亡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少謹信畏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語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它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紹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程君公才墓表

紹熙二年冬番陽程君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識其墓予既哀正思之力學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賢如此而無所聞於後世則其將死深悲之屬不在它人是固不可以無言也按正思言府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絕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退而謹伺之意解復諫卒聽從乃已母得末疾三年衣不解帶居不入室躬共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失溲之役不以累它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佚遊府君懼數兄過以貽親憂委曲其間彌縫甚至卒以無間言親沒析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焦雖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恂恂謹敕不忿而人敬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或負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飭或欲沒入其貲產爲告官立後至今不絕處家慈愛而能嚴子弟不敢爲纖芥非理事今沒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出涕者嗚呼玆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己者乎是乃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此而字畫謹細如常府且謂它行之懿猶有不及書者今問其家得其世系則番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唐乾符間有名維者以金紫光祿大夫海州鹽鐵使將兵討巢賊不利始居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析爲德興縣故今爲德興人自鹽鐵十二世而生府君之父諱宏亦有鄉行娶齊氏生府君府君娶　氏生二子曰晟曰易晟先卒易今以修職郎致其事而又有正思爲之子意者程氏其將興乎今正思雖不幸而二弟亦知爲學是固未可知也乃書此碑刻石墓左以俟墓在　鄉　里某處晟之子曰端友曰信雲易之子曰端誠曰端棠曰端臨曰端本正思即端棠也予亦已別識其墓云三年壬子秋九月丙子新安朱熹書

安人王氏墓表

國子博士成都范君文叔以書致其母夫人之事於熹曰仲黼不天蚤失先人之教先夫人撫育成就甚艱且勤以及于玆而葬不及銘無以發其潛懿吾心愁然不敢寧也敢拜以請熹讀其書既蹙然不敢當又讀其狀益惟文字之蕪淺而無以信夫人之德於後世顧文叔之賢未及識面而心已敬之且其所以爲我者又如此其重也乃不敢辭而按其狀則夫人書東川節度

判官廳事盧君蹈之所述也其言曰夫人成都華陽人姓王氏祖曰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延姚文安郡夫人句龍氏父曰左朝議大夫諱輔妣宜人何氏夫人自幼以專靜才明稱於其家年甫笄歸同郡范君諱濋蓋范氏自蜀郡忠文公中書榮國公從姑諸子至是始還故鄉文獻未遠子孫皆有典刑非清門淑質不易作對夫人一踐其庭禮容肅穆纖悉中度雖在房闥禮敬自將燕私之言無一不可道於外者范君始為仙井監錄事參軍後以宣教郎知雅州盧山縣事夫人居家儉約不以出內細故累其君子范君閱具獄晨夜寒暑不少懈夫人猶從旁從臾之曰毋憚淹晷之勞而使彼負沒世之冤也故范君為吏以清白著其治獄以平允稱夫人蓋有助焉范君既從宦不復問生理身後家事益落落夫人慨然自力以濟其艱使二子得以盡

力於學繼踐世科人以為榮而夫人不色喜顧語之曰吾悲汝父之不及見也雖然汝家世以清德直道為門閥汝曹問學宜知所本仕不患不達患無以稱耳藜糗吾能甘之毋遂以三釜為也二子以是益自厲於學而仲黼杜門幾十年不汲汲於進取蜀人高其行東游吳楚張敬夫呂伯恭一見皆歎賞具以其學告之今在朝列尊守所聞不徇世習而忠君愛國悃款無已識者皆倚重焉此又夫人之教有以成之也初范君仲兄洪雅君蚤卒無子范君將以少子仲芸後之未及而終後六年仲芸奏名南省夫人大合族黨申范君之命以告于祖禰而卒使奉其祀焉聞者皆以為難洪雅之妻前已更嫁至是乃卒人以其服為疑夫人曰禮不為嫁母服而律有心喪三年之文且是嘗為洪雅祀得不為芸母乎卽日命仲芸服喪如律當[illegible][illegible]以為難歲時典祀身親饌羞待賓客接宗姻曲盡禮節而御下一以慈恕至其平居教諸子孫援前言往行又皆有本有末甚可書而論也卒於淳熙八年六月甲辰葬於十三年八月丙申墓在雙流縣宜城鄉曹池山實從盧山君之兆始以夫封孺人後以子贈安人仲黼今以通直郎為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仲芸嘗以從政郎為彭山令而先卒女五人一適王騰孟一適程師夔一未行餘皆夭嗚呼夫人之所以相其夫而成其子者盧君狀之詳矣然猶事之常也至其出少子以後仲父既又使之服其所後嫁母之喪則處變事而不失其權有當世士大夫之所甚難而深愧焉者嗚呼賢哉茲其所以為吾文叔之母也歟嗚呼賢哉紹熙三年玄黓困敦秋九月戊子具位朱熹述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其曾大父諱滋起身農畝以進士高第仕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大父諱照朝請郎再世皆有清德中歲卽休官退處以大耋終父諱元振始不仕然亦以馴行稱先生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為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為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囊下帷然膏潛抄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卽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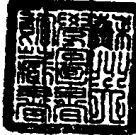
未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濁跣履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劉公尤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它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刻久不息久而若有得焉則嘆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已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劉公彥沖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纖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

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劒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劒徠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蓋如此既至會秦丞相檜已顓國柄爲其事非已出不能平時又方決留已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卽日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將遣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其去未幾卽遭譴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於是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先生

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既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惻怛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爲移書具陳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爲數歸省恩禮益備議以少息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遊相好先沒深以後事爲寄且戒熹往學焉及喪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既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羇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娶連氏無子以從兄之子思溫爲後二女子其長歸于我次適朝

奉郎范念德思溫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澄後之建州於今爲建寧府先生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崇玉鄉三桂里之學士原其葬時不及銘遠今且五十年後生之及見先生者日加少熹懼其益久而遂將無所考也乃追記其世家學行之最而伐石以表焉慶元戊午正月己亥朔旦門人朝奉大夫致仕朱熹述

墓誌銘

范直閣墓記

宋故左朝散郎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范公諱如圭字伯達
曾大父府君諱妣阮氏大父諱之妣李氏並氏父舜舉從事郎累
贈左朝議大夫妣胡氏繼葉氏俱贈恭人大父以上世家建州
建陽縣之舊原先大夫始居漳濱遂爲荊門軍當陽縣人以崇
寧元年玄默敦牂九月己丑巳時生於舅氏胡文定公荊南學
官廨中既孤自奮從文定公受春秋學舉進士建炎二年對策
廷中語切直張和公將爲考官第爲首選同列不可於是以乙
科賜及第授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以母喪解職服除從外
舅秦公辟爲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召試館職除祕

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illegible]紹興十年春詔告如荊門遷奉先
大夫恭人之柩歸葬建陽[illegible]論[illegible]與宰相意不
合至是遂請奉祠差主管[illegible]秩滿輒復請由是歷十
載三爲祠官十[illegible]滿差通判荊南府賜緋
二十七年召赴行在[illegible]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
事歲餘除[illegible]上書論宗元大計有人
所難言者[illegible]二十九年秋起
知泉州[illegible]不以爲便俄
有旨與[illegible]月始被命卽日罷歸四月受
敕復爲[illegible]已病矣六月乙丑卒于邵武軍寓居
之正寢[illegible]是歲紹興三十年上[illegible]也公娶
[illegible]八子男三人長念祖右廸公

郞次念德次念慈念兹後公十八日而亡年十有七矣女二人
長適右承務郞折知常次適登仕郞劉玶孫男四人女一人皆
尚幼其年九月甲申諸孤奉公喪歸葬建陽縣渭曲山謹次公
姓系爵里始終梗槩納諸壙中以藏若經術行誼出處之詳則
將請于先生君子深知公者刻辭墓左以明示後世云從表姪
左廸功郞監潭州南嶽廟朱熹謹記

皇考左承議郞守尙書吏部員外郞兼史館校勘朱府
君遷墓記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曾祖諱振祖諱絢妣
皆汪氏考諱森妣陳氏三世皆不仕考妣以府君故贈承事郞
孺人府君生於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性至孝有高志大節落
筆語輒驚人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授廸功郞建州政和縣

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而遊宦往來閩中始從龜山
楊氏門人爲大學中庸之學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
鎭稅循左從政郞紹興四年召試除祕書省正字丁內艱服除
召對改宣教郞除祕書省校書郞遷著作佐郞尙書度支員外
郞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轉奉
議郞以年勞轉承議郞丞相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深知府君
未及用而去秦檜以是忌之而府君又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
便檜益怒出府君知饒州去赴請閒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十
三年三月辛亥卒于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所爲文有
韋齋集十二卷娶同郡祝氏處士確之女封孺人後二十七年
卒男熹嘗爲左廸功郞差充樞密院編脩官女嫁左廸功郞長
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埜塾埜在女巽兌皆幼初府君將沒欲葬

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擢覺曉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于里之白水鵝子峯下熹攀慕號頌痛貫心骨惟先君既不得信其志以歿而熹又無所肖似不能有以顯揚萬分敢次叙姓系官閥志業梗槩刻而揜諸幽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隧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尚書吏部員外郎朱君孺人祝氏壙誌

先妣孺人祝氏歙州歙縣人其先爲州大姓父諱確始業儒有高行娶同郡俞氏以元符三年七月庚午生孺人性仁厚端淑年十有八歸于我先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逮事舅姑孝謹篤至有人所難能者以先君校中秘書賜今號及先君卒熹年才十有四孺人辛勤撫教俾知所向不幸既長而愚不適世用貧病困蹙人所不堪而孺人處之怡然乾道五年九月戊午卒年七十生三男伯仲皆夭熹其季也嘗爲左廸功郎差充樞密院編脩官一女適右廸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埜在女巽兌皆幼越明年正月癸酉葬于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天湖之陽東北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不孝子熹號慕隕絕敢竊記壙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熹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覘於容貌詞氣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既又獲見于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者顏色俯仰蓋與先生不異而溫厚誠質則又過之因亦甚敬愛其爲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己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日無怠惰偃側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纖悉有條理問而及於先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顧而歎曰吾之不復見此也久矣夫熹於是退而每爲朋友道之以爲前輩氣質淳厚悃愊無華而其謹於禮法粲然有文又如此蓋不惟其天資之美抑亦昇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風其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儇浮靡反無以異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既葬其子某狀其行以授熹使爲之書以表于墓道熹按府君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朝請郎諱某爲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卽致其事以歸父某明經厲行不仕以卒

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讀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勇公所爲志其墓者也府君於兄弟爲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教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淸貧至先府君時食口益衆府君經營纖密而不失大體蓋凡春秋晨夕之奉婚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放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遊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爲一世之聞人名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跡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翛然獨往其所以自樂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五以乾道癸巳正月　日病卒于家而葬於宅之西南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

有賢行前卒于男茉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潤女三人凡狀之所載如此與熹前所竊譣者質相發引謹敍而并書之以爲之銘銘曰士學口耳弗誠以身觚俳以儇汙我冠紳孰如丈人庸信庸謹詞無支葉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其陰我銘斯刻以詔來今

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掞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伯出遊從之所孫則故待郎胡公寅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偏從鄉之儒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

簡公鼎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誚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聞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于朝時相尼之又不得召後數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燁遂帥其寮與帥守六人者共以元履行誼爲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奬歎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月視其居有壞者或幾壓焉則請于朝得緡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藏常分時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自宰

謂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它日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它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辭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授元履自少則有志于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聞獨喟然嘆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艮齋至是日處其間方將條理舊

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遊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則盡以終事爲寄而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入矣娶同郡劉氏徵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繼室虞氏子男二人孝伯國學進士孝朋尚幼所爲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于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畧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尤有恩歲饑爲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移粟於它邑里賴焉又嘗請督郡人之不葬其親者官予錢貸予費而掩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爲文以戒生子而不舉者

所全活者亦甚衆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如此故嘗有病其爲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偷日以營者耶至或嘗其近名則瞿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則爲善之路絶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爲如何哉孝伯將以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涖其卜孝伯泣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文爲請予惟元履垂絶之言若有及此者顧雖不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掇其大者序而銘之銘曰

謂天嗇之則畀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隧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術業之蓋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蕩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孫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問予友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澀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疲於術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來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竁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牀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既絶矣夫豈不足以顯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蹶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勉躬蹈履前覺天不肯之以駿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巔于祔于宅兆全其歸視此幽刻

何叔京墓碣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臺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者曰何君名鎬字叔京予獲從之遊相好也今年冬過予於寒泉精舍留止

泱何歷而爲疾既病則手書來告款語不及私獨以不獲終養
卒學爲深念而於當世之慮亦眷眷不忘也將予別君甫踰月
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逝矣跽入哭盡哀明日君
之親戚門人以予辱皆往來會哭相與議語葬故若嗣子琰亦
衰絰杖出拜伏哭固以銘墓爲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
子又哀以請如是其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皆曰
君家臺溪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皐考諱允始仕爲左朝奉郎
通判辰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
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傳暮歸則不復去親側誦書日數千言爲
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
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
太史許秦檜下吏竄南方危死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

君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
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柱門終日澹然若無所
營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
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與事濟衆則
又懇惻憂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
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
溪主簿未赴爲男祚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
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
部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願郡事爲不理囚繫
或累歲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
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
夙夜疚思爲所以均之之說甚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

力而守輒不從君即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赴上杭也安人
以齊衰爲擇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事一再歸省每行
輒不忍恃秩滿計其月十有四悉歸其夥於有司一時學士僚
友高君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無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
獨以年格循資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有八淳熙乙
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爲人清爽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
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
者晚築書堂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已志疾病召子弟教
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
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
山先生者也子男琰爲長次某長女適吳大同次馬棣次未行
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琰等葬君東碭之原予

既書其最納壙中然聞嘗竊目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
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德澤而惠鰥寡今乃僅得一
縣令而又不及試以死此爲重可哀者乃復敘次其詳刻石表
墓且系以銘銘曰
清直而溫爽易而方惟學不懈厥猷以光孰啓子家而尼于邪
孰豐其粹而嗇其長帝閽弗衷氣或交沴既欽厥承君則奚憾
莫尊匪德莫久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

知縣何公壙誌

君姓何氏諱鎬字叔京邵武軍邵武縣人父諱兌左朝奉郎母
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以朝奉公致事恩
補將仕郎更授右廸功郎泉州安溪縣主簿辟江南西路安撫
司書寫機宜文字調汀州上杭縣丞陞從政郎潭州善化縣令

乎上以淳熙二年十一月丁丑晦卒于家年四十有八娶同郡
李氏子男三人琰某某女三人長將吳大同次馮棣未行也
君天資夷曠康靜寡欲有過人者始朝奉公學於故殿院東平
馬公伸受河南程氏中庸之說篤信力行沒身不忘而君又得
其門培殖從容克篤前烈作邑有惠愛著書數萬言琰等將以
四年三月某日葬君藍溪東碭之原其友新安朱熹為識壙中
如此且將叙次其詳以表于墓上云

夫人呂氏墓誌銘

夫人姓呂氏建寧府建陽縣長平里人其先世於唐為河東著
姓乾符中有侍御史行立者避地始家建陽入宋餘百年乃有
顯人而夫人之父希說亦進士中第剛介不苟合晚乃為鄧浦
令以卒夫人生愿慤不妄戲笑未笄失其母鄧浦俾治家事撫

弟妹如成人辭以歸邵武饒君偉事舅姑甚得其懽心餘年生
子幹甫晬而寡夫人誓志秉節毅然不可奪無何鄧浦及皇舅
漳州府君亦皆卒而姑氏因前沒饒氏因清貧諸叔妹皆幼稚
夫人以孀婦抱弱子持守門戶奉承賓祭和輯上下內外斬斬
無間言其出內用度不以一錢自私文簿整整雖倫合分寸無
所漏少或遺亡則為之躊躇不懌者累日指馭僕妾接鄰婦里
媼咸有恩意於幼特愛之甚拊視澣沐一不以委他人及少
長遣就學則程其術業譏其出入交遊之際未嘗輒借以顏色
幹亦孝謹敦實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間中淳熙二年進士第
人謂夫人盛年苦節以有斯子今且享其報矣始夫人女弟為
劉氏婦早卒　至是其子與之與幹偕選夫人為其母之不見
併及之未嘗不悲嘆　人又以是知夫人之薄於榮利而厚
於孝慈也幹調吉州吉水縣尉將行夫人屬微疾一夕遂不起
聞者莫不哀之歲丁酉秋七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有六明年
幹卜葬夫人於其鄉之思順里而奉其友江州錄事參軍游九
思之狀來請銘拜起涕泗嗚咽不能言予哀其志亦雅聞夫人
行實如游君言因刪取其大者叙而銘之曰
皇皇后帝哲三綱制婦繫夫陰從陽盛衰倚夭初莫豈有繫弗
攸茲厥常吁嗟夫人仁且莊祇若帝訓篤不忘疚我艱棘慕欲
偕卒濟厥子後以昌玉鑑金盤此淵岡納詞誄行告幽荒山爽
淵寶無壞傷

劉樞密墓記代劉平父

公諱珙字恭父姓劉氏世為建寧府崇安縣人曾祖諱民先故
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妣黃氏彭城郡夫人祖諱韐故任資

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諡忠顯累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
繼呂氏韓國夫人父諱子羽故任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
累贈少傅妣熊氏福國夫人繼卓氏慶國夫人公生於宣和四
年二月十日卯時建炎三年以忠顯公致仕恩補承務郎紹興
十二年中進士第調紹興府在城都稅務未赴改監潭州南嶽
廟十五年差主管西外敦宗院十六年磨勘轉承事郎十月丁
少傅公憂服未除而韓國夫人薨公以嫡孫承重二十一年服
除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二十四年四月權秘書省校勘書籍
官又權禮部郎官六月權中書舍人十二月磨勘轉宣教郎二
十五年五月罷二十六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十八年召赴
行在除大宗正丞不赴二十九年磨勘轉奉議郎改秘書丞三
十年兼權吏部郎官四月除吏部員外郎改監察御史十一月復

爲吏部員外郎三十一年正月兼權秘書少監六月除起居舍人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十月兼權直學士院從車駕幸建康三十二年三月除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五月正兼直學士院八月以皇后恩轉承議郎今上登極覃恩轉朝奉郎借朝議大夫禮部尚書奉使大金上以公辯治官屬公當特賜御札獎諭時始議與金人爲敵國之禮未與以故未出疆而復隆興元年二月磨勘轉朝散郎十一月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未赴二年二月改衢州乾道元年三月除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以平郴賊李金功賜御札獎諭又除敷文閣直學士三年正月召赴行在八月到闕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以郊祀恩封建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一月除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七月兼參知政事八月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

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五年四月除資政殿學士知荊南府荊湖北路安撫使六月被旨措置荊襄邊防六年九月丁慶國夫人憂七年三月起復同知樞密院事進封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戶實封一百戶公再辭不允又除荊襄宣撫使依舊同知樞密院事差內侍省內侍殿頭徐偁賜以御札宣押奏事公又四辭乃得終喪八年十二月服除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進爵加食邑實封如前九年三月赴闕奏事進大學士以行淳熙二年正月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未幾復以恩徙封彭城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七月以脩城功轉一官公辭不受十月又以岸發禁軍教閱轉一官許回受三年三月以慶壽恩加食邑三百戶實封一百戶六月又轉太中大夫七月以賑濟事畢賜詔獎諭十一月又賜御札鞍馬器物四

年三月以居守績效顯著除觀文殿學士四月以三年郊祀恩加食邑三百戶五年閏六月以疾再請奉祠不允遂乞致仕詔遣內侍省西頭供奉官陸彥禮宣押翰林醫痊診御脈周昭眡治公疾未至七月三日薨享年五十有七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應副人夫津發又詔建寧府應辦葬事身後恩數令有司具條取旨公娶呂氏兵部尚書祉之女追封新定郡夫人繼室韓氏魏國忠獻公之元孫追封新興夫人又娶其女弟追封淑人子男二人曰學雅承務郎曰學裘尚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公所任也次在室卜以六年二月乙巳葬於甌寧縣慈善鄉豐樂里顯揚妙湛禪寺之南從公志也玶惟公平生大節顯於朝廷傳於海內固已不待夫記述而傳矣然其謀猷行治曲折精微之際則又有不可不詳載

以俟後世者方將討論撰次而請銘於作者顧又未及就焉而葬日已迫謹略叙公始終閥閱如右刻而納諸壙中乞所欲論著者尚見於隧道之碑云從弟從事郎玶涕泣叙次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邵武軍光澤縣東里所有地曰烏洲李氏世居之爲郡著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鐸始以文行知名鄉黨生太常博士諱始登進士第卒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賢之稱其眞率樂易有古人之風其仲子深紹聖間以論斥時相之姦與任公伯雨等俱入元祐籍季曰處士濟隱居不仕而其葬也右文殿修撰李公夔實銘之蓋自其先世所與交游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子弟見聞開廓趣向高遠不與世俗同若特奏府君諱㙫字得之者則處士之長子也少治周禮學兼通左氏春秋爲文能古

不逐時好弱冠遊太學薦而不第舍法行當充貢又不果行意
以累試禮部恩奏名天府將入奉延對前一日卒於臨安之客
舍實紹興五年八月十八日年才五十有二歸殯宅之東岡三
十二年其子呂乃更卜兆于烏君山下御子嶺之原奉其柩而
遷焉淳熙六年呂始見予廬阜之陽如舊相識一日泣而言曰
呂不孝先人之沒二十七年而後克以禮葬塋又十有九年矣
而未克識將無以爲幽遠無窮之計惟吾子幸而予之銘因出
其親友崇陽大夫游君䀌之狀以請予辭謝不獲乃次其事如
右按狀又言府君爲人事親孝謹友愛其弟甚篤之死不少衰
過族黨有恩意少有忿爭則爲居間極力平處不令入官府不
幸死喪則爲經理其家事而任其婚嫁之責嘗有死上庠者遣
仲弟護其喪以歸里人有以惡聲至者未嘗與之校至周其急

則輟衣食不顧也諸弟嘗問善人之道府君語之曰臨事而無
陰謀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八事有當爲力雖未及亦勉爲
之若必有餘而後爲則終無時矣此其行身及物之本意也平
居方嚴不妄戲笑而遇事輒應無所凝滯從弟西山先生嘗面
數曰兄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思終無以易此
非諸弟所能及也性尤敦厚質實發言處事不以幽顯物我爲
間樂聞人善而務掩其惡所與交皆巨人長者無不愛而敬之
縣嘗以民兵爲屬府君爲制戰陳擊刺之法而以時閱習之甚
可觀也令欲以聞冀爲府君得勳賞府君笑謝去不復有所預
時海內多虞舉人有不能試禮部者往往以恩直補官人有勸
府君盍自言者府君不答老之將至婆娑丘林吟詠書史迺然
自適未嘗有不足之歎也嗚呼予生晚不及識府君而游君不

予歎也則府君者可謂好德有常之士矣乃不得少見於用以
沒其身其亦可悲也夫夫人上官氏朝議大夫合之女繼室黃
氏曲江令銓之女子男三人呂爲長次某次某女四人游君與
將仕郎高志旻從政郎何鎬保議郎上官賓其婿也孫男女於
今二十有六人而呂之彊學既有聞又教諸子皆有法天之所
以報府君者其將在於此乎乃爲之銘使刻寘上以俟其詞曰
利不自予惟義之取義則靡爲惟仁之歸孰長其源不豐其委
斯丘斯藏有起無墜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學士黃公寢疾于邵武故縣之私第
熹往問其起居謁入公正衣冠舉扶起坐顧中子瀚召熹入至
則又扶以立揖與揖讓爲禮其坐食飲恭謹不懈如常時卒食

又扶而起稱泣爲熹言曰中也先考妣之藏久未克識甚不敢
輕以屬人今以累子子其爲我成之熹頓首辭謝不敢當而公
命之不置熹懼以久勞公則不敢辭而受命以出歸又以書辭
未報而公薨諸子遣使來訃且致遺命以同郡李君呂之狀來
熹既哭公盡哀且念今則無所於辭乃考其狀而附以所聞爲
列其事曰謹按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黃公諱崇字
彥高其先光州固始人十一世祖膺避地閩中今爲邵武軍邵
武縣人曾祖辰有隱德爲鄉里所尊號以子仕登朝授太常丞
以卒故知制誥呂公夏卿實銘其墓後以孫優爲尚書右丞累
贈司徒祖汝臣不仕父豫用右丞奏爲右承務郎皆以孝謹聞
於鄉黨公自幼力學日誦千言人謂是且大其門矣既長學務
公任以家事於是無復進取意既孤而貧悉力治生不以累其

畀余而所以爲禮者無不備觀者歎息母孫夫人春秋高性嚴
而多病公致養勤劬得其驩心鄰家有李永者尚氣節雅敬慕
公察公養親之意有餘而力不足請助公以經紀公亦信之不
疑焉皆倚之一不問其出入如是者十有五年李銜公德將死
感慨執公手曰子吾父也公之兄客遊以疫死人無敢往視之
者公獨毅然告行千里還哭視其棺得餘貲尚百餘萬悉奉以
歸其　嫂不以一毫自私平居恭儉自守不妄取予至其教子
擇師雖綴衣食無所愛由是二子皆舉進士及公時取高科以
德業風槩各有聞於當世既又並登朝列遇郊慶奏公爲右宣
義郎而致其事公乘安車東西就養二子皆孝謹篤至諸孫滿
前晨夕所以奉養娛樂公者甚備鄉黨榮之紹興癸酉正月十
九日以疾卒于南劍州沙縣之寺舍享年八十有一其年十月

葬于九盤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先卒亦以二子故追封孺人
一女適貢士劉紀公卒時端明公方以某官通判建州事而季
子章亦以某官知沙縣事其後端明公被遇太上皇帝擢館職
郎曹史官攝贊書命兼司業祭酒侍講歷工吏兵禮部侍郎又
以府教授給事中兵部尚書事今上皇帝侍讀禁中正色立朝
聲烈甚茂以顯謨龍圖閣學士退老于家天子又乞言焉卽拜
端明殿學士忠[illegible]列[illegible]而海內有識之士亦莫不歸心焉沙縣
歷宰劇邑有能稱然不肯媚事權豪後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薦
入臺爲主簿又以持論不阿而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知台
州所至聲績皆可紀以是累贈公至金紫光祿大夫夫人亦啟
封本郡而孫曾仕者又十餘人然後鄉人知公所以遺其子孫
者爲無窮也李君又言曰以壻公孫女嘗得拜公堂上間竊覸
觀公之爲人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危坐竟日無惰容辭退藏[illegible]
不妄言笑自少至老如一日熹以是又知端明公之德之盛所
以沒身於禮而不倦者爲有自來也嗚呼公其亦賢矣哉敬爲
作銘銘曰司徒之德浹于州鄉矧其孫曾弗俊以良光祿之賢
克篤其慶隱耀弗章及子而盛其盛伊何學士尚書介也英英
亦假節符國處所覃遠其考廟紆紫垂黃天子有詔匪爵之貴
惟德之褒保而弗墜有積彌高我思古人忱其對揚承命作銘
用亶來葉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邵武
黃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士諱中台州史君諱章之所追
爵也世爲建州建陽縣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希古父儀皆不

仕而有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族母阮氏以婦德爲女
師夫人幼嘗學焉受班昭女訓通其大義至它組紃筆札之藝
皆不待刻意而能輒過人早孤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
姑承祭祀勤勵不懈舅喜賓客佳辰令節親舊滿門夫人供饋
唯謹未嘗頃刻自逸而委勞於娣姒也姑性嚴諸婦侍旁有二
十年不命坐者夫人獨能順適其意盥櫛溫凊禮無違者姑有
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每因事指言以爲諸婦模楷邁舅喪大夫
公素貧昆弟相顧謀鬻田以葬夫人曰毋鬻爾先業爲也退斥
橐中裝以奉其役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衆而襄大事大夫
公爲人誠慤莊重夫人以柔順堅正佐之相敬如賓謀無不協
其待遇族姻謙謹有禮樂道其美而不喜聞其過至其貧困則
賙之必盡其力日誦女訓及它經言以自箴警亦頗信浮屠

法娠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儒佛書不疾呼不怒罵曰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稍能言則坐膝上授以詩書少長即爲延師擇友教詔諄悉從兄御史先生學於河南程氏行業淳懿爲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足以爲良士矣紹興壬子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病革大夫公流涕之夫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戚爲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必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于鄉天子圖勞以手書遣信使奉璽書就而問之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又皆可紀人以爲夫人之遺教也台州嘗爲御史臺主簿亦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聞於時二公前後凡累逢慶恩得追榮其母至今封里

人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壻也卒之明年葬于邵武縣石岐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其行而未有所託銘後四十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熹其語具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文劉其大者書而銘之銘曰

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于世乃里其仁女士攸宜壼彝是式配德娠賢慶餘善積尚書刺史之德之才湯沐之封本邦是開煌煌命書賁此玄宅伐石篆辭永世貽則

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姓黃氏諱中字通老其先有諱膺者自光州固始縣入閩始家邵武至公間十有二世矣公之曾大父汝臣不仕大父祿假承務郎父崇贈金紫光祿大夫母游氏追封建安郡夫人公生而穎悟端愨少長受書不過一再讀退輒默然危坐竟日問之則皆已成誦矣未冠從舅御史先生定夫愛其厚重手書爲夫人賀踰冠入太學會京城失守僞楚僭位號公即日出居于外既而邦昌畀還學官致僞詔尊抑勞問諸生公以前出故獨無所汙建炎再造丞相潛善公族祖父也雅器重公薦諸朝詔補修職郎御營使司幹辦公事紹興五年舉進士對策廷中極論孝弟之意冀以感動聖心天子異其言擢置上第名次舉首授左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改宣義郎主管南外敦宗院代還秦丞相檜方用事察公意不附己差通判建州事罹外艱服除復差通判紹興府事時公登第二十有餘年矣轉從外服士友歎其滯淹而公處之泊如也檜已死公道稍開上記公姓名乃召以爲秘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遷司封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滿歲爲賀

紹興二十八年充賀金國生辰使與賀正使秘書少監沈介相先後明年公還獨言敵作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自爲計時約和既久中外解弛無復戰守之備上聞公言矍然曰非但爲離宮耶公曰臣見其營表之日官綴悉備此豈止爲離宮者以臣度之敵勢必南敵南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事勢已迫惟陛下亟深圖之上是公言而宰相皆不悅傾詰公曰沈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獨爲此殊不以爲意踰月公復往抑之且曰帥不以鄙言爲可信請治其罪又皆憮然莫應而右相湯思退怒甚至以語侵公公不爲動已乃除沈吏部侍郎而徙公秘書少監以抑之公猶以邊備爲言不聽則請補外上不許曰黃某可謂恬退有守矣除起居郎賜以鞍馬非故事也踰月兼權中書舍人顯仁太后崩百

宫朝臨將遜辰日公以非經且引唐太宗哭張公謹事爭之已
而下詔曰適在權制釋服之外有司議百官以吉服陪位公又
論之曰君喪制服在易月之內則曰百僚各服其服啟殯在易月
之外則曰各服其初服今殯避過期獨不得以啟殯例之而服
其初服乎且喪與其易寧戚爲禮古定制有以伸臣子之至情
者則幸甚尋差同知三十年貢舉權工部侍郎奏御前軍器所
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
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不報金人來賀天申節充接伴使
故事錫宴使者辭於庭中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宇下公持不可
乃如故事遂爲送伴使還又言聞金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
屯中州宜有以待之明年兼侍講又兼吏兵部侍郎會將有事
于明堂公請毋新幄帟毋設四格以節浮費詔從之既而金使

復以天申來賀方引見遽以欽宗皇帝訃聞且多出不遜語諸
公愕駭不知所爲至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
喪公聞之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
天下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公又率
諸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事衆莫有同者公乃獨陳備禦方畧
且曰朝廷與仇邦通好二十餘年之間我未嘗一日言戰敵未
嘗一日忘戰以我歲幣啗彼士卒我日益削敵日益彊今幸天
誘其魄使先擧言以警陛下惟陛下亟加聖心焉蓋公自使還
三年每進對未嘗不以茲事爲言至是上始入其說然不數月
而金亮已擁衆渡淮矣遷權禮部侍郎入謝因論淮西將士不
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既而殿帥楊存中以御營使行公又率
同列論存中不可遣狀甚力敵騎至江[illegible][illegible]臣震怖爭遣家逃

匿公獨晏然如平日家人亦朝暮請行公曰天子六宮在是吾
爲從臣獨安適耶比敵退唯公與左相陳魯公家在城中衆皆
慚服於是車駕將撫師建康而欽宗未祔廟留守湯思退請省
虞以速祔公持不可上納用焉而議者獨謂凶服不可以即戎
上曰吾固以緇素詔中外矣卒從公言而行月朔留司百官當
入臨思退復議殺其禮公又力爭得不罷比祔主當瘞重公又
以初服請右相朱倬不可曰徽考大行有故事矣公曰此前日
之誤今正當改之耳倬因妄謂上意實然臣子務爲恭順可也
公曰責難於君乃爲恭耳金既易主明年復遣使來通好議者
皆曰土地實也君臣名也先實後名我之利也公又奏曰君臣
之名既定則實將從之百世不易者土地則其得失取予非有
定也安得反謂之實而先之乎上然之詔公去權號會有詔問

足食足兵之計公以量入爲出爲對且曰今天下財賦半入內
帑有司莫能計其盈虛請悉以歸左藏且引唐楊炎告德宗語
曰陛下仁聖豈不能爲德宗之爲哉上亦善之然未及行也未
幾今天子受禪登極公始蓋嘗與聞其議至是自以舊學老臣
且察左右有以術敬惑上聽者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傳
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說爲上敷陳甚悉會詔給筆札侍臣論
天下事公既條上且申前奏極論內帑之弊於是有詔更以內
藏激賞爲左藏南庫明年兼國子祭酒詔以旱蝗星變命近臣
言闕政公曰前給筆札群臣悉已條對今什未一二施行夫言
非難行之爲難願陛下力行而已無以多言爲也已而有旨自
今太上皇后令皆以聖旨爲號公以故典爭之不得宰相建遣
王之望使金約和公又論之亦不從俄兼給事中明年天申上

壽議者以欽宗服除將復用樂事下禮官公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弑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今欽宗實未葬也而遽作樂不亦失禮違經之甚乎退復以白宰相且引永祐龍輴未返時事爲比左相湯思退曰時已遣使奉迎今則未也公曰此又誰之責耶右相張魏公亦曰今乃爲親之故不得以前日比公曰太上皇帝於欽宗親弟昆且常北面事之有君臣之義尤恐非所安也退具草將復論之詞益壯厲尋有旨集議而廟堂聞遣禮官來偵公意公出奏草示之知公議正不可屈乃寢公在東臺不半歲詔勑下者問理如何未嘗顧已狗人小有所屈內侍李綽徐紳賈竑梁珂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公壹不書讀繳奏以聞左右已深忌之會復有旨賜安穆皇后

家墳寺田而僧遂奪取殿前選鋒軍所買丁禩田以自入軍士以爲言事下戶部尚書韓仲通以爲不可而侍郎錢端禮覬望得奏予之公復封上曰今若奉行前詔則當以官田給賜不當取諸軍家所買若謂丁禩得之非道軍家不應得買則亦當還直取田不當遂乾没也疏奏群小相與益肆媒孽公遂以特旨罷中書舍人馬騏上疏留公未報而言事官尹穡希意投隙詆公爲張公黨騏後亦不能自堅而公竟去國矣明年乾道改元公年適七十即移文所居邵武軍引年告老除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久之上亦寢悟思公言將復用之五年因御講筵傾侍臣曰黄某老儒今居何許年幾何矣筋力彊否於是召公赴闕公辭謝不獲明年乃起公以老成宿望直道正言去國七年至是復來觀者如堵入對內殿問勞甚寵時居事者方

以權譎功利曰肆欺罔公因復以前奏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者爲上請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計而言戰者復爲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爲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耳上皆聽納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每當人直上常先遣人候視至則亟召入坐語極從容如是數月月必一再見公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罷天申錫宴也初公在禮部論止作樂事公去踰年卒用之然猶未設宴也至是將錫宴公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須臾不可無也欽宗梓宮遠在沙漠爲臣子者未嘗以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盡矣陛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已而詔遣中書舍

人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爲請公又奏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豈欽廟梓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雖夷狄之無君其或以是而窺我矣上善其言而不及用金於是果肆嫚言人乃服公論之正而識之早也公又嘗奏請命有司作乾道會計錄以制國用能去發運使及它民間利病邊防得失數事公前以不得其言而被讒以去其復來也將有以卒行其志而上意鄉公亦益厚至是不能卒歲又以言不盡用浩然有歸志然猶未忍決去也乃陳十要道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材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爲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贓吏者恤民之要

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畧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省
財之要道也言皆切中時病并奏一篇上未嘗不稱善公遂從
容乞身以歸詔旨堅確上不能奪乃除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入謝且辭上意殊眷眷內出犀帶香茗綵賜既歸
再疏告老遂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淳熙元年上意猶欲用公以
公爲老不致召渕上手爲書遣使詣公訪以天下利害朝政闕
失遣職端明殿學士且以銀絹將之公受詔感激拜疏以謝累
曰朝政之闕失多矣其尤失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出多門
言路壅塞廉恥道喪貨賂公行也天下之利害多矣其尤害民
者官吏貪墨賦斂煩重財用匱竭盜賊多有獄訟不理政以賄
成也臣願進君子退小人精選諸道部使者以察州縣則朝政
有經民不告病矣公之復歸又十年雖身安田里老壽康寧無

復它念然其心未嘗一日忘朝廷間語及時事或慷慨悲辛不
能已聞者爲動心焉然尚冀公之復起而卒有以寤上心也七
年八月　竟以疾薨于家之正寢先是屬疾踰年手草遺表
猶以山陵境土欽廟梓宮爲言而戒上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
左右言尤剴切至是上之上聞悲悼輟朝特贈以正議大夫
告其第亨年八十有五累封江夏郡開國侯食邑千五百戶實
封百戶娶熊氏詹氏又娶詹氏封淑人三男源通直郎瀚承務
郎浩從政郎六女承議郎倪治通直郎吳應時宣教郎謝源明
承事郎張鑄承事郎陳景山其婿也第二子及第二女皆夭孫
男七人女五人公天性莊重終日儼然坐立有常處未嘗傾側
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苟笑它人視之若有所拘絷而不
能須臾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在燕私亦未嘗須臾變也

居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信淡而久苟非其
義一介不取諸人亦不以予人少時貧窶夾然或不繼而處之
甚安至其力所可致則亦不使親與其憂也晚歲宦達而日奉
簡薄不改於舊惟祭祀則致豐絜細大必身親之仕州縣奉法
循理敦尚風教在朝廷守經據正思深慮遠不爲激訐之言表
襮之行以矜已取名然誠意所格愈久而上下愈信服之上雅
敬重公屢有大用意而公卒不少貶以求合上問進取必謹對
曰先自治問理財必謹對曰量入爲出始終一說未嘗少及功
利至於忠孝大節敬終追遠之際則深有所不能忘者蓋自始
對詔策已發其端而痛夫欽廟梓宮之未返則論之終身至於
吞絕之言不釋也嗚呼悲夫推公此心可謂無歉於幽明而其
法戒之所存雖與天壤相弊可也尤恬於勢利興廢之間人莫

見其喜慍之色爲郡從事時驗茶券有僞者吏白公當受賞公
謝却之罷停宗而造朝也臨安學官與試貢士公以朝命攝其
事府見官外猶有缺員用事者故以嘗公已而試事畢公即解
印去其人曰所攝寔缺員耳亦自言以嘗之乎公竟不顧用事
者以是惡之在王府時龍大淵爲內知已親幸它教授或與過
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它教授多蒙
其力公獨不從官爲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武學官吏請以聞
公不答則陰圖以獻宰相召長貳而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
奏何耶祭酒勸公結末對公指所畫對曰治世何用此爲周退
語人曰黃公之言情切倘當惜不使爲諫諍官也六和塔成宰
相命諸達官人寫釋氏四十二章之一刻之壁間公謝不能請
手刊終不與其不惑異端又如此所居官人莫敢干以私然公

初未嘗有意固拒之也蜀士有仕于　者同列多斬侮之獨感
公遇已厚然公亦未嘗有意獨厚之也尤喜薦士王詹事十朋
張舍人震皆公所引張忠獻公劉太尉錡之復用公力爲多然
未嘗以告人諸公或不之知也致仕里居前後十五年收死恤
孤振貧繼絶家賴者衆而公未嘗有自德之色平居門無雜賓
邑里後生有來見者躬與爲禮如對大賓諄諄教語必依於孝
弟忠信未嘗以爵齒自高而有懈意惰容也蓋公之爲人生質
粹美天下之物旣無足以動於其心其學於天下之義理又皆
不待問辨而已識其大者若其誠意躬行則又渾然不見其勉
強之意而謙厚慤實尤以空言爲恥以故當世鮮克知之然親
炙而有得焉則未有不厭然心服者嗚呼所謂訥言敏行實浮
於名者公其是與明年將葬嗣子源使其弟翰狀公行事屬熹

以銘熹辱公知顧甚厚且皆受命以識先大夫先夫人之墓矣
不復敢辭乃敬叙其事而銘之公墓在邵武縣仁澤鄉　里
　弟之壯日　原葬以十二月初五日其銘曰
天下國　[illegible]本身則其處事物之理指數其窮
肖其大者維孝與忠我觀黃公天畀淳則植本自躬有大其識
儼其若思履循蹈從盛德之表見于聲容烝烝于家懇懇于國
敬終厚遠靡有遺貸根深末茂綱舉目隨行滿當世言爲寶龜
出入兩朝初終一意酬酢佑神表裏一致用而不究君子惜之
刻銘幽宮維以質之

墓誌銘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綦字夢周有宋太宗皇帝之六世孫也其曾大父某大父
某皆爲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王韓成二國事皆見國史父
某舉進士中第未及仕而卒贈中奉大夫公生睦親宅以郊祀
恩補成忠郎少孤能自植立刻意爲學欲以文字成名於世遭
亂轉徙不克遂其志年甫冠調監常州宜興縣稅是時寇難未
夷道路艱棘公治征算不以苛激爲事往來便之在官獨居一
室日以讀書鼓琴爲事一無他嗜同寮莫測其所爲至使人陰
伺之已乃信服參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爲饒州永平
監舊法課卒淘土取弃銅以益鑄用數登萬斤輒書勞受賞前

後相承程董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瘠人肥已吾弗忍也
亟罷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耘賢之且愛其詞章薦於朝請
爲易文資不果去居信之弋陽一時名勝爭迎致館轂且遣子
弟從之遊久之自請爲祠官得主管華州雲臺觀始來居邵武
時中書舍人王洋知軍事尤深禮敬與酬唱往來稱嘆不置秩
滿爲建昌軍兵馬都監郡守知其廉辭藏出納悉以諉之復監
泉州都使訶譏事公知前積弊歎曰踵是則吾固不能正之
則當其辜者必衆吾豈爲禍始乎因力辭之旣而有求代其任
者果不免開者數輩晩復爲福建路兵馬鈐轄累官至武經大
大夫年七十有三淳熙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公配恭人滿氏
某官中行之曾孫女子男五人善俊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廬
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善佐朝散郎知常德府事善儀秉義

郎善任承節郎𦤎傑忠翊郎而善任孫卒女七人亦夭其五人
則從政郎鄧祖攸廸功郎揚理李絪黄造司馬遵其壻也孫男
女各二人皆幼明年諸孫將奉公柩葬于邵武縣新市西宅之
原而書其事狀如此使人來請銘熹雅聞公爲人恬淡寬博自
少以廉謹自將平居未嘗有慍色尤不喜言人過以急難告者
必周之未嘗計有無也生長太平公族間不爲華靡之習從宦
所至輒以仁恕惻怛爲心雖勢卑不得盡行其志然其隨事及
物亦足以見其胸中所存矣諸子皆以文學稱
而雅西常德連中進士第皆及公無恙時被遇通顯知名當世
公晩更得閑適因不復問家事頗用棊酒自娛而老壽以没嗚
呼是亦可以無憾也夫乃考其狀叙而銘之銘曰
雖紆人之勞卑卻已之進豈曰已之廉而速人以病仁夫趙公

有畢其宫我銘斯石以詔其終

夫人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温州瑞安縣人世隱德不仕夫人生柔順静正父母
愛之擇所宜歸以配鄂人張君某既歸事舅姑盡禮晨夕敬問
衣服食飲寒煥之宜而節適之舅姑未食不敢食未寝不敢寝
姑性嚴重事有不可其意終日不懌左右莫能近夫人獨從容
娛侍所以開釋其意者萬方俟其語笑復常乃敢退如是者十
有八年鄰里親族觀之不見其一日解也舅姑没哀毁不勝衰
張君家故饒則喜賓客中歲少窶約然不以屑意朋舊過門輒
飭庖具饌相與樂飲如故時館客於家至或旬月不厭夫人節
衣食以奉其費無難色不使張君知其有異於前也佐張君教
諸子皆有文行既而其長揚卿遂登進士第仕州縣以教模詳
績爲諸公長者所知張君由此亦以太上慶壽恩補承務郎而
致其事老壽家居子孫滿前鄉鄰以爲榮而夫人已不及見久
矣蓋夫人以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　卒享年五十有五
凡生三男三女揚卿之弟曰振卿曰　鄉女伯季蚤卒仲適成
忠郎監左藏西庫林鏞孫男八人女六人卒後四年乃克祔於
先姑周氏之塋又二十有五年而揚卿以從政郎爲南康軍學
教授與予聯事相好也一日狀夫人之行以告曰揚卿之祿已
不得逮其母日夜痛予厥心如又不能有以表其行實之懿於
方來則不孝之罪死有餘責敢敬泣拜以請夫子幸哀而予之
銘是使揚卿得以不死其親而免於戾也予辭謝不獲而未及
爲明年去郡揚卿又以書來請不置乃序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既孝既敬又儉以勤天昌報之予秀而文生短慶長儲豐饗嗇

銘以訂之百世其澤

劉氏妹墓誌銘

新瀏陽丞建安劉君子翔彦集之妻吴郡朱氏者先太史吏部
府君之女而熹之女弟也爲人質實易良自幼不見其有妄言
愠色生五年而失先君先孺人愛之年二十有一以歸劉氏事
皇舅大夫公禮敬飭備下及旁側侍御委曲進將尤有人所難
者大夫公没佐彦集理家事勤約不懈撫教諸子愛而有節其
逮下有恩意門内之治雍如也淳熙八年年四十有三二月乙
未以疾卒子男二人瑾瑱皆將仕郎女二人未嫁彦集將以是
歲十月辛酉藏其柩於崇安縣西三里大夫公塋左若干步請
於[illegible]曰子盍銘諸予寡兄弟先君之遺女惟此妹予既杜門山間
而妹亦幸不遠嫁一歲中率再三見其違別悵從其宗之官将

為慾然不一二歲輒歸復相見今其病死而予適從吏役歸則不復相見矣獨與彥集相持大慟而彥集又為予道其將死時與家人訣別付託兒女狀尤使人不忍聞嗚呼孰謂吾妹而遽至此邪老病且衰不能文彊書此以識其壙且為銘曰

哀哀吾弟歸藐其丘毖此遺德後人之休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友先生名邁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季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進士得官為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得封其母為太安人蓋將有以

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庠塾間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上以為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為亦不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李高為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留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丧終制調隆興府南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披輯舊聞以修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以資深為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餘屬帥守以聚斂為急諸邑奉承唯謹而資深獨無所屈常歎曰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忍為也帥守以是於資深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既去父兄子

弟相與送之數里不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請曹校考嘗改京秩會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教學以滫甘旨教撫弟妹而婚嫁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疇數畝中隱君既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疏果桑竹暇日挾册吟哦其間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藁云資深娶同郡黃氏生三男五女男曰棖曰機曰楙女所適曰嚴亨甫曰饒祁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檄書便道過我予雅聞資深名一見即知其長者既去遊武夷山

水間得予所結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慙也顧未及酬而聞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棖等既葬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來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之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為之銘曰

惟君家世隱淪藏其德之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隕厥身藏於斯從隱君陵為谷訂此文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已者皆誣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部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蒙之護其喪一日

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眞之法而陰使人跡
苞吏并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
獮徧取美官翁君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
翁君度傑意非不但已或更屬它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卽密告
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
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寅當
時草詔罪狀傑者益怒乃誣翁君它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爲尚
書郎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徙
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它而傑遂廢不復用當是時天下
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爲人者今天子卽位
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秩再除中都官皆以
省員補外晚乃歸爲司農寺丞未幾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

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水村大父彥深宣和中爲祕書
少監兒師成欲一見之不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
太常少卿以集英殿修撰歸老于家父揆文林郎賓州司士曹
事亦以文行知名登第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尉
常山移婺之蘭溪吏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
架閣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攺　　郎監登聞鼓院出爲江南
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澇疫君以檄按行拯療極力
全活甚衆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值歲凶君
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龔公茂良與諸使者合言於朝
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二月十三日也君自
幼卓犖不群背偶敬惲而孝謹順悌事集英及母兄無間言兄
没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

予從祖弟履之家居不問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
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卽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
憚也歷陽張晉彥以子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逮繫
廷尉親舊畏禍及已莫與通求所以爲槖饘費者無所得君聞
之獨慨然謂其兄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乃解後
張氏父子俱官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遊亦毋規
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琦奔父喪病
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輿致其家蚤莫躬治粥藥琦得不死它
所爲類此人所難者甚衆不勝紀平居食客滿堂莫非有求於
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紹興史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
從祖兄誠之之子槫年爲後一女適修職郎王仲君家自集英
時有別業金陵君卽居之既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祔以李氏

後數年君之甥豫章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
未克申而不幸至此其高節馴行有不可以弗識者子盍識諸
吾且刻其墓上予婦家與君有連姻得蚤從君游相期甚厚讀
其書爲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
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實有其儔偉哉若人躬此達德
俛哉終身靡有回適無曰斯丘四尺之崇志私起懦千載高風

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銘

公姓郭氏諱份字仲質其先自吉水徙新淦曾祖晝祖麾皆不
仕父彌約始仕有能稱至朝散郎以卒誄其行者皆當世達官
名士公幼沈毅能自力學問甫冠中進士第爲辰州道州南雄
州州學教授荊湖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湖南自軍興治戰艦
積材於場久而腐敗相承役丁卒守視不已公白之臺毀材爲

蓰歲省衣糧萬計官有羨緡數千萬議欲獻諸朝公曰此非可繼也使者爲止醴陵有豪族取民田以治居室上流有古陂轍徙之田以蕪廢訟數十年不息公曰是不難辨以地比與圖視之一訊而決還陂於上流溉田如初用轉運使黃鈞等薦得通判常德軍府事賜緋衣銀魚常德在湖北爲望郡吏二太守無善狀公至委曲扶持之蹟獠于紀王師討之公主督運山行旣艱而水道經若水寨遡流百餘里尤險惡漕幾不通公命輕葉淺舟水陸俱進軍用不乏師還第功遷秩擢守興國軍至郡承前守罷去之餘帑庾空乏北軍以廪假不時至或譁譟府下公奏留上供萬斛以寬郡計而申著令以戒有司凡給俸賜以下爲先衆乃悅服未久以憂去免喪奏事闕下即日除知岳州又積年勞轉朝散郎還至豐城暴得疾卒於館舍年五十有七公

娶李氏再娶喬氏男曰蒙今爲廸功郎新贛州瑞金縣東尉女二人長適彭浩前卒次未嫁公性純儉被服如寒儒家人習慣不知爲驕奢居官斂晦不爲赫赫之名然所至爲上官所推舉平時溫溫不妄喜怒及其遇事破姦發伏人亦不能罔也公最樂義亦勇於有爲有疏屬之女受鬻于人公聞之遽投牒遣幣贖而嫁之鄉人有旅死者公爲棺斂歸其柩于家有舊同僚之官地遠貧不能行公爲裘遺之雖靴袍巾幞之類畢具周人之急皆此類嘗因講治道以義役節目授其門人李伯賢令推行之自其鄉始今江西諸郡義役公實發之嘗謂門人曰九重有規恢之志而文武士不任其責寬恤令屢下而百姓無固結之心北軍就食東南布滿州縣無以善其後是三患也嘗因賜對進言常德當夷獠出沒之衝比年復有苿寇之警而屯兵財二

百人不足用以彈壓湖北一道北被邊南控溪洞多寇賊而城壁皆不治尤非所以備不虞者請以荊鄂千人戍常德而諸郡城惡者亟治之便又言獄者人命所繫故推吏賦祿厚而受賕輙以重法論至獄卒陰操木索笞箠輕重之權慘虐尤甚而今以無祿故爲姦利者得從輕坐甚亡謂請詔有司議廪獄卒而重其法義倉歲賑矜寡孤獨甚厚然其惠偏於市井而不逮山谷請即鄉落寺觀分置居養院以活遠民之無告者蓋公雅有當世之志而於吏事尤不苟其所欲爲固不止數事然即此而觀亦足以見其所存矣使究其用當如何哉天資樂善見當世德人莊士必慕與遊在長沙善故張侍講敬夫敬夫稱其靖端有守數爲延譽諸公間居鄉厚今劉常州子澄子弟皆從之學有立志公沒而蒙愈自力於爲善嘗以田二頃爲義莊周貧族

人以爲猶用公平日之意也公卒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葬以九年正月乙酉墓在吉水縣同水鄉赤石源之原蒙以子澄之狀來曰吾先君子甚高下風之義顧不幸不得卒共定交之願以死蒙又不孝無以慰其泉壤之思唯是表墓之碣未有以書敢介常州以請吾子惠而許之則爲有賜於吾先矣予聞其言而悲之讀其事狀又知公之爲人如此亦恨前此之未始得從公遊也旣次其事又作銘以系之銘曰

端而靖足以有守敬而敏足以有爲胡嗇於年不究其施惟後有人克堂厥基我銘斯石以詔無期

宜人王氏墓誌銘

右朝請大夫任公諱賢臣之妻宜人王氏明州慈谿縣人故朝奉大夫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諱庭秀之女年十七歸任氏

任氏世爲眉山人後徙蔡州靖康之亂大夫公昆弟始奉其母魏國太夫人犇走南渡生理蕭然宜人嫁時奩甚厚盡捐以佐朝夕之用事太夫人盡愛敬甘旨無闕供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遇有疾衣不解帶粥藥嘗而後進與大夫公相敬如賓所以輔佐之者甚至大夫公嘗通守武昌久攝郡事前例攝事者受俸給與諸司問遺往來皆如眞太守大夫公疑之以語宜人宜人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幸粗足何以是自汙爲哉大夫公以爲然皆謝不取大夫公歷守數郡晚歲奉祠以歸或以其精力未衰猶可以復仕而宜人深以止足爲戒大夫公乃不行宜人治家嚴而有法歲時祭祀先旬月戒具至期齋肅每事必親雖疾亦強起中饋酒食之事㮣終身不以諉人教飭子孫甚嚴未嘗假以言色而視其飲食時其寒燠皆有條理遇下有恩意然儉衣袴亦不妄與既病猶治家事不廢中外肅然者十年以淳熙九年十一月三日卒享年　　子男三人璜宣教郎知江州德化縣事玠承務郎知臨江軍淸江縣事皆先卒璋廸功郎袁州萬載縣丞女一人適通直郎通判容州程說之孫男七人希夷舉進士調廸功郎建寧府浦城縣主簿圖南廸功郎嚴州建德縣尉斗南應南鵬南摶南女三人璋希夷將以十年七月　　奉宜人之柩葬於邵武軍邵武縣長樂之原使其友方士繇述宜人閫閱事狀來請銘予先君子嘗與大夫公昆弟游義不可辭而希夷士繇又皆嘗來學其言宜不妄乃刪取其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奉饋高堂恭敬此佐夫于治成厥美肅如嚴君秉周禮考終卜吉藏於此上平川衍山㟴起長樂之樂詒孫子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吾友石君子重諱憝其先世爲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避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廸功郎以汝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群年十二即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廸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之業常語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稱其口乎守怒未已遣幕府官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爲不當蠲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薦君君既行視歸即揭牓諭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廨中使鄉爲一牓戶列所蠲與其當輸之數既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㪅宣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决者君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它邑滯訟多請屬君以决郡守欲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其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亾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詆其從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日治

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共譽莛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內之際要為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闤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賈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為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為學君至乃命其友古田林用中承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克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為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為脩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負外諸生數十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為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克入之既成為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為文以訓

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鄉為仇敵者君為榜以諭之即斂手聽命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為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象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為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實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喪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為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族黨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己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弃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焉其為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錄疏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為迂回避就之計其為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劉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遊相好尤篤也晚名

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為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氓學子為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剡饑民轉入台境甚衆亟以屬君君即慨然以為己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徵繼綸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尚幼君為文明白徑切似其為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徵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臥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敘其事而銘之

其詞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醻也時若可俟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坡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榮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會稽李安簡公之配曰榮國夫人姓管氏其先齊大夫敬仲相桓公霸諸侯有功世祀於齊中徙秣陵後避五季之亂復徙處州龍泉縣久未有顯者及夫人之曾大父諱大忠以子師仁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子少師始爲郡著姓樞密之弟師醇贈承事郎生子時可以明經飭行爲鄉里所宗遠近受業之士甚衆嘗有欲薦之朝者謝而不許竟不仕以卒鄉人皆以先生稱之後亦贈承事郎夫人其季女也生有淑德族姻稱其婉嫕李公聞而聘之時公方以侍御史言事謫官貧甚夫人入門泰然無纖芥不樂意後公復爲時用入參侍從出殿藩維遂登廟堂位亞丞相祿賜豐矣而夫人處之以約食飲居處所以自奉者不少異於前日也從公守郡輒戒家人無得買官下一物在宣城時巨盜猝至攻圍甚急公方悉力拒守而夫人以免乳得疾危甚公以爲憂夫人曰死生命也公宜一意捍賊無念我公壯其言厲氣循城賊爲解去及公以忤秦檜謫嶺外遂浮海南居儋耳久不得還家留故里日復窮空夫人至斥賣簪珥以給用度身不肉食者十餘年而亦無甚戚戚也檜憾公不釋捕公子孟堅繫廷尉誣以私史遣吏索其家或以告曰夫人亦且逮矣閨門悯懼夫人獨夷然不爲動曰禍福之來非可避就自是無愧斯已矣已而卒無它始夫人嫁不及舅姑以爲恨歲

時祠祀齋潔嚴敬凡滌濯烹飪之事必身親之比老愈篤諸子女多出元妃黃氏夫人獨生二男二女而撫愛均一人無間言公南遷時二男者皆方數歲夫人教之學既冠皆以文行稱公及見之喜曰吾自教之亦不過如是耳待諸婦如己女遇左右寬而有節有所不及務掩覆之平居端莊靜一舉動有常度內外親黨皆法象其賢嘗從容語諸子曰凡人處心宜公待物宜恕吾雖不學然於此若有得焉行之終身不敢一日忘也蓋李公平生以剛直聞晚歲遭讒去國投荒蹈海九死不悔而夫人之德所以配之者如此亦可以無愧矣累封縉雲郡夫人以淳熙二年二月某日薨享年七十有二十月丙申葬會稽縣太平鄉官漾之村後以子孟珍請貤所遷官以益封於是乎有榮國之贈子男五人孟博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孟堅右宣義郎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公事孟醇不仕皆先卒孟珍通直郎權發遣江陰軍事孟傳從事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女五人長適左朝散郎曹粹次適登仕郎陳汝楫次適進士陸權之次適承直郎沈程再適奉議郎章騶次適朝奉大夫潘時孫男八人知常從事郎早卒知微從事郎知言知易皆承務郎知退知孝知和皆未仕女十一人其四已適人曾孫男女各一人皆幼初大理卿章貢曾公逢以女妻浙東從事深知夫人行事之實既爲之狀將以請銘而未有所屬也會公卒江陰使君乃以狀授熹熹既晚出又滯窮鄉不及升堂盡敬以觀夫人門內之治而曾公又先達也初不敢當顧先君子實嘗爲安簡公所知則義又有不得辭者敬爲之銘銘曰
婦德之美維順以柔不以辨之其德乃脩人曰夫人匪慈則孝

我相其中不可屈撓貧安富節執禮務私逢世之紛蹈險若夷維其堅剛以一其度俾易其艱以燕以譽惟公夫人合德殊施此內而安彼外以危要其所終兩絶慚愧匪篆匪辭昭詔冥昧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績字伯玉濟州巨野人故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少師諱琢之孫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邴之嗣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玘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軾之門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中爲起居舍人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間及參建炎大政又以忠節爲詔所褒退而老於江海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益高仰之公生有奇質警悟絶人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㠯與月相吞之

句故相何㮚一見嗟賞既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爲詞章其言典雅靚深有非一時文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性至孝事太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承務郎監南嶽廟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再除轉運司主管文字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強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兩易主管敦宗院以歸未幾丁內外艱服除通判宗官舊秩及爲崇道祠官退處于家不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檜當國猜暴叵測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棲遲冗散猶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潛晦息絶交遊雖親戚少見其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園於第之東結廬種樹翛然其間自號𥪕如居士而爲之傳其詞曰居士少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洽浹如當世儒者然亦無所不讀其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逕情直行不屑毀譽雖仕宦連蹇不遂親一時儕輩官尊祿厚而不肯一動其心爲敦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貧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當官及家居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之者常出於意外少樂阮思曠向子平之爲人既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畝爲屋數楹植花數十本竹百箇而置常所閱書數十卷朝夕徜徉於其間雖金石絲竹之音婉孌環珥之飾車馬旌旗之列五鼎方丈之食不以易其樂性懶甚不喜爲文酒酣興發時爲詩以舒懷至其行意擊節慷慨自以爲未後於古人性謹密而胷次蕭然無所適莫頗不喜與俗子語稠人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杖幅巾率然乘興訪高人勝士於閑暇時談世外法至或忘歸間問祖師西來意

旨僅識其趣不能悟解也其胷懷本趣蓋如此然知公者猶以爲文不足而實有餘也秦丞相死衆賢稍稍登用丞相陳魯公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白以爲通判福州事而公已病矣速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以事公曰食焉而怠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居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也公娶趙氏寶文閣待制思誠之女再娶馬氏中大夫安仁之女皆封宜人子男二人諫承務郎穎慧秀發年甫十三而讀書作文有兼人之功公奇愛之不幸蚤卒公哭之哀久而不能平也詠今爲從事郎福州長樂縣主簿女四人其壻右通直郎徐梼文林郎劉琁進士周庭實承信郎陳時可孫男一人啓宗將仕郎始公葬太師公泉州南安縣石鼓山而指其北百餘步曰此吾之所歸也卒之明年三月

某日訥奉公柩藏焉文集公所爲文十卷梅百詠一編藏于家
熹之先君子太史公嘗獲從太師公遊而辱知焉及熹試吏泉
之屬邑又得拜公函丈每白事府下退輒詣公公必爲置酒留
連竟日論說古今商略文字皆極其趣下至吏道物情利病纖
悉亦無不盡至於有所難言則其悼歎閔惻之情未嘗不藹然
見於眉睫之間熹以是知公非眞無意於世者意公猶且進而
有爲也後三十年再至溫陵而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
爲之流涕益不雅荒煙野草之悲亦以重歎公之終不遇也於
是訥狀公行來請銘熹不得辭乃爲銘曰
石史之德冲澹淵黙太師之文洪爲忠勳公承厥家克篤其慶
惟德與文旣積而盛胡不逢遇達于事功浩其永歸閟此幽宮
萬如之篇公實自贊銘以昭之不遐有歎

夫人虞氏墓誌銘

建陽縣崇政鄉百樂里有君子居焉曰左宣教郎江君諱琦字
全叔以學行有聞所與遊多當世鉅人長者沒而縠猷閣直學
士胡公黃實銘之其夫人虞氏亦有賢德後公四十有一年卒
其嗣子明將以淳熙甲辰二月庚申朔且葬于其居里普光之
原而使介子嗣孫書及承議郎同里賈君應之狀來請銘予家
建陽崇安間距夫人之居不百里燕得與夫人二子遊因得講
聞夫人之行事而獨高仰之獨恨未及進拜堂下而夫人沒今
乃幸得託名立石以詔後世其何敢辭夫人諱道永字無盡本
劉氏女其父處士某同産有適虞君㑺者自夫人之幼而愛之
携以歸鞠虞氏因冒其姓少長聰明識義理不樂爲世俗華靡
事往來兩家愛敬曲盡恩義兩得兩家父母皆憐之擇其配以
歸江公入門時舅姑年皆甚高禮法峻整諸婦少得當其意者
獨夫人左右奉承禮無違者凡調膳烹飪之事旣躬服其勞而
薪火之節亦必謹候視務爲斂給以稱微指旣進饋則又退屏
側立䠞踖以聽唯恐小不中度至或陰儲它饌以備更索雖在
亂離顚沛乏絶之中亦必多方營致不使有纖芥不滿之意皇
舅朝奉公年九十餘每語人曰是善事我其居家事夫教子皆
有法度閨門之內肅然以莊雍然以和江公性剛直居官遇事
有可否必極力論辨人有過失至面質責之夫人視其或過甚
者輒從容諷解江公敬焉江公沒時諸子皆幼夫人年甫四十
以禮法自將持守門戶教督諸子親授經訓歲時薦享細大必
親江公從官時先疇之入悉兄弟衣食無所問旣沒夫人命諸
子悉推與之且別其籍曰此前人之志也虞君老且失子夫人

歸養益謹送其終哀戚甚盛不沐浴不鹽酪者三年且爲之選
於宗人以奉祀而歸其貲産江公女兄適人旣老且貧夫人迎
以歸厚其養給禮敬餘備十五六年不少懈旣又爲之窆其子
焉聞人之善如出諸已見人疾病困窮閔惻調護唯恐不及性
喜觀書讀易論語得其大意下至練養醫藥卜筮數術無不通
曉平居處事詳練縝密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詞甚簡而理
無不足族姻內外咸高其行服其言有疑必就咨焉事有難平
者衆口方讙呶不解有告曰夫人之言如是則往往翕然以定
晩學浮圖法一旦脫然若有會於心者卽屛蓍珥卻酒肉布衣
蔬食以終其身遭淳熙慶壽恩當得封諸子言於有司將上其
事夫人聞之曰吾已棄人間事何以此爲且命而不謝是爲欺
君吾敢安乎竟留其[illegible]不復上九年歲在壬寅夫人年八十矣

一日語諸子曰我將行矣諸子驚遽呼醫進藥皆揮去曰毋勞
我蓋甘寢六日而沒三月十五日也子男四人曰渙曰明曰紹
曰嗣渙紹早卒明嗣皆以文行知名嘗以選士貢京師孫男五
人女四人賈君所狀夫人之行如此大抵予所逮聞也蓋嘗竊
謂夫人資禀高明器宇恢廓凜然有烈丈夫之操使其生於治
古禮義隆治之時習聞姆師之誨以盡夫人倫物理之精微則
其所以自立於世者詎止於此然今以其所就而論之則爲子
孝爲婦順爲妻正爲母慈嗇於奉而豐於施厚於義而薄於財
於人之所以爲人者亦幾可以無憾是則可不謂賢乎哉而世
或以佛學稱之亦淺乎其爲言矣爲之銘曰
士誦聖賢以沒其世孰不有聞鮮克身詣豈如夫人弗學而知
知之所至其行亦隨俾究而窮局內而外藉令不然亦寡其悔
彼幽者禪此明者天有如不信訂此豐鐫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戊寅崇道趙公善應卒于餘干私第之
正寢明年葬縣東北華林岡後六年今少傅福國陳公乃大書
其碣之首曰皇宋篤行趙君彥遠之墓於是趙公嗣子汝愚方
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克福建路安撫使涕泣手疏使人奉其
書及故荊州牧張侯栻鄂州守羅君願所序行實若狀兩通致
之新安朱熹曰請得銘而刻于下方熹竊惟念平日所聞太宗
皇帝之元子漢恭憲王實以至德高行爲宋太伯後世雖屬籍
疏遠爵秩寖微然猶多法象其賢者蓋歷七世而得公則又以
孝友仁厚被服儒雅克篤于家而聞于邦卓然爲宗室儀表雖
工大夫之賢而有禮者皆自以爲不及益敎其子移孝爲忠對
策廷中無所諱避天子異之擢以爲天下第一後歷館閣侍從
奉使典州皆以忠節惠愛有聞於時然天下不以賢其子而曰
子直之能爲此嗟乃其父之敎也嗚呼其眞可謂篤行君子者
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是法宜銘顧陳公書法之嚴已足
傳世而熹愚賤又所不當得爲既禮辭不獲命則敬考其書而
悉次第之蓋公之曾大父曰開府儀同三司建寧軍節度使建
國公仲企者恭憲王之曾孫也實生東頭供奉官士虔供奉生
成忠郎不求成忠娶濟陽晁氏生公公生於政和戊戌卒時年
六十自建炎初補承信郎八遷至修武郎歷監秀州崇德饒州
餘干安仁縣景德鎮之酒稅潭州南嶽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
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後五年汝愚逢宗祀恩始更贈爲通直郎
公資純篤孝謹少時父病訪醫行禱暑不解帶遭喪不內勺飲

既殯居廬歠粥既葬乃食菜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母益兢
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公遽止之曰無恐吾母爲
也露坐達旦門啟而入以母畏雷夜或聞雷必披衣走其所視
門隙有光則扣而入否則屏立以待官薄食貧諸弟未製衣不
敢製已製矣未服不敢服雖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諸妹遠嫁
者極力致之相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貴賤且百口菜羹疏
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從姊妹之遠而貧者亦以令分俸給之
遭母喪時年五十有五矣始侍疾時嘗刺血和藥以進至是哭
泣嘔血毀瘠柴立終日俯首柩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凡食之
可於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於體者不必華采聲之悅於耳者
不必音樂皆弗忍以身接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
也三年之外生朝必哭于廟有欲爲禮者號泣卻之其後累年

言毋及親猶未嘗不揮涕晉陵尤袤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父以肺疾終終身不忍以諸肺爲羞毋生歲直卯諱兎卯辦亦終身不食也墓戶有不能事其母者觀公之爲惕然悔悟遂以孝稱識度超曠不計有無平居自奉甚約而汲汲然惟以愛人及物爲事故人陳珪死家貧女無所歸公即聘以爲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夔者同僚後至其鄉首問之則死久矣貧不克葬而子亦謀食于外即往哭之還其子予貲使葬它若是者不勝紀道見病者必收養躬爲煑藥比癒或解衣遺之歲饑設粥於庭毋食先舍其半家人繼之則取以濟饑者其用心之微密至於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爲人謙和坦易與人語惟恐失詞色至誼有不可則嶄然無所顧雖以公族疏遠留落江湖而憂國之深如在廊廟聞當世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近或水旱則憂見顏色辛巳江淮之警爲流涕不食者數日同僚有會飲者公獨悵然北望曰此豈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詳選三十卷幸鹿見聞錄二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所程督而躬行之實所漸漬而興起者甚衆居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涵容氣灑掃應對是其入處也汝愚從屬籍冠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爲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聞其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於其守上饒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其境訪問民情閱信宿意無所忤因稍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爲人大略如此顧宗室之在右列者例不得爲京官故其事業無以見於世至其潛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人又有不得而言者

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其配夫人李氏丞相文正公七世孫家號西李司馬公所謂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也方承平時宮宅婚姻皆勳侯貴戚公父子獨再世娶儒家令人明達剛果居家以孝聞既嫁事姑如母嘗刲股以愈其疾公罷崇德歸時晁夫人尚無恙篋有餘金將出以獻而探之不獲蓋令人已奉而致之姑矣服飾之具擇其新美以奉公諸妹而躬取其故敝者公既勤其家不吝一錢而令人安貧自力所以成公之志爲多先公十二年卒葬縣西雕峰距公墓三十里所子男四人汝愚既爲時名卿次汝拙承信郎汝魯保義郎汝恩未仕亦皆斤斤謹質能守其家法女三人長適宣教郎逢維石次適將仕郎路希傳季未行也孫男十二人女七人而其長曰崇憲亦舉進士中其科云熹聞公之名蓋久而不及識居常以爲恨今乃獲敘德美以賛誄事而附於陳公所書之石則既幸甚然毋讀行實之書而於呂伯恭氏之言又未嘗不廢卷太息也因頗采其意銘以系焉銘曰

漢邸之別去本而支心融迹泯世莫予知建土分封再世弗振逮公而顯匪爵其仁孝不老衰惠不約弛忠不遠忘以畀厥子篤行之表華林之臯惟其不愧日遠彌高嗟爾後人盍謹毋怠

出者難工德友所戒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銘

淳熙十有一年秋八月廸功郎致仕番陽王君彥暉卒冬十月葬其家山先塋之右既卒哭其子安豐衰經走謁予於崇安潭溪之上拜泣且言曰安不天往歲失吾母東萊先生既不鄙辱而銘之今重不幸而失吾父則東萊亦既沒矣兄弟聚謀大懼

不朽之託無所於歸敢使安也介東萊之文以爲重而謀於下執事惟吾子之有以哀之也予以病衰久廢筆硯四方知舊文字之屬所拒者無慮數十家旣以例謝不能而視安之來布衣蔬食重趼十舍踰越險阻蒙犯霜雪所以不死其親之意有非人所及者不忍使之徒手而歸也且吾伯恭父之病矣而亦旣銘其母焉我其得辭之耶則應曰諾於是安乃出其友安遠節度掌書記章涞之狀以視予曰王氏唐末避地始爲饒州德興人中有名申甫者以能雅歌補郡博士弟子員晚歲教授縣東二十里所曰柘溪者樂其山水之勝邵諸生歲時脯脩而易其地以居焉生四子其仲曰纖隱居自放里人高之其後子孫益蕃昌遂盡有柘溪地人因以里名其家纖生之純之純生居立君居立之子也字子充少孤自植立以勤儉持家娶程氏生四

男子曰賓曰安曰憲曰宗皆教之學斥家貲爲市書史聘師儒日釀黍爲具博延四方名士使與之接雖殫貨詘力不計旣而安業獨先就鄉里父兄賢之多道子弟從之遊郡有司亦以其程試應書再送禮部未第會天子奉觴德壽宮勞賜耆老而君夫婦皆以安故相先後得官封君卒時年七十有二四子皆儷然服儒冠獨兩女前卒而孫男女已十有四人矣君性脩潔嚴重不苟所至必拂拭正席乃坐及將去猶徘徊周視乃行生平謹禮北老益虔鄉鄰慶弔必先雖幼賤必躬造族姻有喪戒門內毋食肉以骨親疏爲日久近有差輕財好施樂成人之美人有未善苟知之必告誡以買惜不自悔更爲竊歎如已憂其嫁姜氏二女事則伯恭父已書之程氏之墓矣蓋君之志而其室有以相之也予雖不及識王君然竊嘉其子之能脩身以幸於

先生君子也又哀其能始終勤劇以覬顯其親於無窮也而旣諾之矣今又觀於王君之行事如此蓋亦庶乎孔子所謂十室之忠信者是以三復其書而歎息焉因輯其事而詩之俾歸刻墓上旣以表王君之德而又申伯恭父之遺意以厲其後之人其詩曰

鹿鳴先生詩禮傳我此柘溪祀甌綿遠君教子子能賢千里丐我銘君所至哉我友授予言昰昰業業無窮年毋忌所屬非華軒有能力此榮其先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君諱介字邦直姓江氏曾大父時大父夢符父衍世居嶽之婺源未有仕者至君始居饒之德興以鄉舉中第至通朝籍而贈其父宣教郎遂爲德興人君少穎悟年十五六治舉子業鄉先

生亟稱之君不自多一日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所學不過爲利祿有不足爲者亟走謁衢州徐先生誠叟以書道其所志而請業焉徐讀書謂其徒曰此可與共學矣居數年而歸吏以其說授學者多所興起初仕迪功郎興國軍司戶參軍先是受俸米者率倍其劵君獨不取其子人也亦然郡將試以難事又皆從容以決遂以廉吏薦之歷從事郎調隆興府進賢令將行會天旱民饑度比至官且不及事亟移文諭民廣糶弁麥民知君之愛己也聞其且至爭相扶攜拜迎馬首旣至不暇燕饗倍道趨府極陳所以拯救之策甚備富民舒氏當出穀餘萬斛以糶而自請以緡錢輸府冀得免糶規賞君爭之力帥守龔公茂良不悅而君執議愈堅龔公始悟從君計而君不俟報已先諭舒氏出其穀矣視饑民尤困急者收養

療治賴以全活者甚衆既而旁邑官吏多以救饑受賞或諭君盍自言君曰民饑而令食之猶子饑而母乳之也敢幸賞乎會詔蠲民田半租君白部使者程公大昌曰常時輸租雖合勺之畸亦必使就盈數今若但減其半則全戶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實猶輸一升也若自全戶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程公以君語聞詔從之程公喜舉酒屬君曰君宰百里而惠加一路可謂仁人之言矣君始至官有旨新沿道廨置時民方餓瘁聞是令下欲相率逃去君諭以不得已之故且爲率温戶金伐道旁木徹廢佛屋以助其役民喜趨事而執牽者亦便安之未幾客院又須新剏漕臺趣使改爲甚亟君言前役未既後役復興民且不堪況廣西之馬歲不過三十綱綱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爲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爲乎且馬之息耗在芻秣之盈虛今不察兵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豐其屋尤非分之所安也使者是其言縣得罷役而旁邑亦有賴以免者天子以逝歲旱饑詔吏勑民脩築陂塘以爲之備吏惰不供而畏罪以希賞至有未嘗一施畚鍤而以訖事告者君獨出入阡陌推上德意喻民以利害之實而身勸督之民感君誠意作治如法後雖惡歲猶得半稔君又深以獄事爲己憂籍逃田收其租爲繫囚食飲醫藥之費言於憲臺而刻其事於石暇日延見學子教以孝弟忠信亹亹不倦且祠唐故隱者崔君於學以風厲之改宣教郎知興國軍永興縣事君舊爲郡掾習知其俗到官移書諸臺爲陳五事一曰税重之弊二曰椎衣之弊三曰續起上供之弊四曰累年不放水旱之弊五曰魚池榷税之弊其言明白懇切覽者動心然卒無有能行之者盜劫民尹惠政家殺其奴

而逸尉恐負課脅惠政使自誣爲殺奴者知君不可欺辭吏發鞫覆獄君條其可疑者九事毅然以去留爭之惠政乃得免永興田多水少君以水種豐凶不可期則兼課陸種立賞勸募父老傳誦至於感泣天申錫宴舊例百物皆取之民吏緣爲姦費且數倍君白太守和市予直民甚便之郡當通衢使客接踵而力役不均有一歲而數役者有終身不一行者君至始爲籍以均之他所以便民者多此類也轉奉議郎四川總領司主管文字總領王侚大軍平時未嘗與民事至是東川大饑君言於其長太府卿李公昌圖請得庫之羨錢往賑之李公以爲然得緡錢五十四萬以行漕米勸分極力拯救既又盡蠲被災郡縣田租而以所貸官錢代輸水浮陸走衛負者踵至感疾以歸而果合昌普廣安數郡之民爭繪像立祠以報其德金州民千餘家以貨茶相逮繫者十餘年不得釋君一旦白除之無不鼓舞感泣而去遂寧守李公蘩聞之以書遺君曰公兩邑之政可比古之循吏而見於文字者又皆如絲麻穀粟之有用於世今來佐饋軍而幕府施設有忠厚之稱蓋賢者之助多矣秩滿將歸而諸使者留之使從外銓調補通判恭州事非其志也因以檄書至武昌已事而歸舟次江陵則不幸而以疾卒矣卒時年五十八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君爲人誠慤敦重不妄言笑意所與合開心見誠卽與異趣雖對之終日如未嘗有人少時貧窶祀祠不完而處之怡然不妄以一毫取諸人也喪親毀瘠甚事兄敬愛有過人者自奉省約而周贍族姻甚厚徐先生之喪爲位以哭遇諱日爲却酒肉以報居官廉直不可屈撓孜孜焉以愛民爲事興利除害如已嗜欲至於身之利害則未嘗

有辜奚顧藉意也於上官有所不合爭辨反復詞旨慷慨始雖
小忤然以其發於誠心卒多聽納或遂爲知己如龔公尤相愛
重還朝欲薦之迫銓法當試邑不果君於聽訟折獄察見底蘊
而風猾剛誘卒多歸於仁恕所治兩邑獄空皆歲餘它日道出
其竟民老稚相携持羅拜道周有府涕扶輿而不去者送之或
越竟而後反君爲文不務雕刻而辨說縱橫詞氣卓犖曲盡事
理有玉汝堂集藏於家君之配孺人胡氏子男四人元恭仲恭
叔恭懿恭女二人其壻舒竦汪升之也君卒之明年元恭等乃
克以君柩還里中又明年二月壬戌遂反葬於婺源瀛山大田
之原元恭以予之與君善也使君門人程端蒙狀其行事來拜
泣請銘其事皆予素所聞者且哀君之命止於此而不得盡其
用以厚其澤於吾民也爲之銘曰

學以爲已仕以爲人廉直不撓有志必伸惠滿一同溢于四鄰
士飽餘功野殍懷仁才雄氣剛一言萬鈞退省其私嘸嘸恂恂
宜登天朝正色垂紳嬰鱗折角卒惠我民云胡不弔隕于中身
欲考其德訂此墓文

墓誌銘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建安劉
君平甫卒于家予往哭之再三其兄子學雅與諸孤學古等遂
以墓銘爲請予初嘗受學于平甫先君子之門因得與平甫相
長大其後平甫諸兄遊宦四方平甫多家居不從以故予於平
甫又獨得久相與於今四十有餘年矣然予長平甫八九歲又
以勞悴早衰而平甫優游彊健雖少年有不及豈意今乃反哭
平甫而遂銘其藏哉顧與平甫遊最久而知之深莫如予者不
忍辭也平甫名玶建之崇安縣人屏山先生諱子翬之子而贈
太師文安忠顯公之孫也忠顯公以忠義死國著名靖康建炎

之間國史有傳生三子長曰寶文閣直學士贈少傅諱子羽而
屏山先生其季也少嘗一仕爲莆陽郡丞秩滿即稱疾奉祠以
歸樂道著書十有七年而卒其書皆傳世平甫以少傅公幼子
爲之後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一日仕州縣雖其避逅不遭事
有適相似者抑其家法之傳亦有自也蓋平甫自始仕即爲南
嶽祠官嘗調諸路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福建路安撫司
準備差遣皆未及赴而以省員罷最後從兄忠肅公強使出爲
莊官得邵武軍司戶參軍則平甫山林之趣已成不能俛首從
吏役矣亦會忠肅公薨平甫遂決長往之計力請諸公復得爲
祠官超然自放以歿其身蓋其年少時氣甚豪自再貢禮部即
自知其不偶而先廬屏山之下前帶潭溪館宇靚深竹樹蒙密
顧而樂之不忍去也因以暇日身其觀游種木疏泉上下澗谷

竟日不厭自以爲退隱于家兼農圃漁樵之役而䆁祿閲世復善脩身又庶幾古人日損日益之意則自名其室曰七者之寮而刻文辭間以志其月中葬其妻武夷東南十里許即預卜壽藏其旁因山田闢臺館以遊于溪上良辰勝日徃來兩山之間弦琴觴酒屬客賦詩共樂雖與人同而其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韻與夫當世之儒先長者之雅致泯然有以會於其心而遡於其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勢利之可悦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天資孝友事世母慶國夫人及忠肅公甚謹服其喪皆過禮嗣主家政聚族衆多而法度修整恩意均洽少有逸才而不肯事舉子業賦詩甚敏而工然亦未嘗深留意也爲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取具無所擇而蒐輯先世遺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數千校讐課督皆有程品爲州縣董社倉斂散爲帥司賑貧民

舉子者詢究利病鈎校簿書其夙夜之勤居官者有不及鄉人德之而論者於是乃知平甫非漠然無意於世者於其死也莫不哀之以爲使得試用所立當何如也平甫娶同郡范氏直秘閣如圭之女無子而撫愛諸子如己出事慶國夫人孝愛尤篤苟可以已其疾雖體膚無所愛也先平甫十六年卒平甫有六男七女學古廸功即泉州同安縣主簿學博將仕郎學圃尙幼而學古學箕學稼皆出爲諸兄後其次女亦嫁而夭云平甫卒時年四十八葬以是歲十二月十二日墓在范夫人塋東十有八步其銘曰

嗚呼平甫寧其材之不信而不忍其志之詘也寧其躬之不燕而不忘其鄉之鄙也嶬亭之南其川渙渙岡巒崇也生樂其遊死銘其丘彌百世而不改也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某日知贛州軍州事朝請郎趙公某卒於官明年二月某日歸葬所居邵武軍城西南樵嵐山其友沅州呂使君勝已實銘其行內壙中而其弟善僚以書來曰仲兄之志蓋常欲有以自見於當世今不幸蚤死未有以償其平日之願士友之相知者莫不痛之其所以告諸幽者既雖幸有沅州之文矣而所以表其墓上使百世之下過者讀之而想見其爲人則未有託也仲氏蚤從張荊州遊而晚交於子子其哀之予發書慨然曰吾交於佐卿固久而自其守贛知之始深今其弟以是爲屬其何可辭蓋始佐卿赴鎮時嘗以書來問政所宜先予以所聞告之佐卿至官未幾往來者稱其政不容口久之乃來告曰鼎所聞者至是訪之皆如言既一二罷行之矣顧所以

病吾民者猶不止於是也如某事如某事吾代而歸將以告於上而革之則一方永久之利也予聞之喜甚蓋不獨爲佐卿喜又爲贛人喜也然未久而聞佐卿之訃則又爲之悲歎出涕而不能已佐卿素彊健至是暴得疾項刻遂不可救州人聞之驚佈啼號老稚相扶携走哭府下皆失聲退相與畫其象而祠之嗚呼是豈人力之可爲者耶因考呂使君所記則曰公六世祖商恭靖王某我宋太宗皇帝之第　子也曾祖仲　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封成王祖士峕舉進士中第未仕而卒父不褒武經郎福建兵馬鈐轄贈朝散郎母滿氏太碩人鈐轄公恬淡寡欲太碩人名家子有賢行閨門肅穆爲士大夫所稱公天資閑爽好學遊庠序有聲名同業者皆自以爲不及以宗室子試有司選中其科初補承節郎改授左承務郎知南劍州將樂縣

丞簽書武安軍判官廳公事差通判鎮江府未赴改知泰州徙
知常德府以家難不行及是爲贛州踰年年甫五十有二而逝
以卒嗚呼是可哀已其佐湖南軍時帥張公孝祥深知之沈公
介亦奇其材迹與轉運副使黄公鈞合章薦之爲郡牽扶愛民
以勤儉自約節不妄費公家一錢千請無所應雖有挾而至者
不爲動也在贛遇旱禱祠賑貸必盡其力節遊宴罷土木勸民
藝麥濬水竟諸縣逋負損市人酒課人甚便之常時州郡刑以
使臣掌牙兵公能之而歸其職於兵官責以嚴紀律謹訓練未
幾營部肅然吏士皆可用鮮犯禁者塚吏必先衆變權貴請屬
皆置不問吏服其公於是州人相率以其治行數千言於使者
之臺公聞亟踰止之日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布宣聖天子寬大
之詔使旱至此父老不以爲有罪則已幸矣何善之可稱父老

其亟歸教子弟孝於親弟於長忍小忿敦大信使太守之政爲
能善其俗者則父老之賜厚矣天暑道遠毋苦父老爲也聞者
感歎益相告戒毋違公令在長沙從張敬夫遊受其學以歸其
後待次遭憂閒居累年尋繹舊聞講習不倦而尤究心於易築
室所居之南旦夕讀書其間疏泉種樹有以自樂其於進退得
失之際有未數數然者人亦不意其壽之不永而遂葬於此也
初娶于氏寵建安撫參議康功之女再娶黄氏湖南轉運判官
洧之女皆先卒子男一人汝楫尚幼公沒三年太碩人故康寧
而伯氏龍圖公數典石端亦以寬惠見紀蓋其家法傳有自云
予惟公之志雖未克大施於時而一邦之政所以及人者已廣
以其拘迹且無門人故吏之記故不得書其與予嘗論覈事者
又逸不存而不得附見以俟後之君子則予於此不獨爲公恨
之又爲贛人恨也爲書其事使以刻於其碣且爲之銘銘曰
於皇上聖哀此下民吏埀其流澤盎以屯惟時若人有問于古
肆其所臨霖若膏雨章貢之間禾黍油油公胡遽歸瀟嶽之丘
我銘其阡用勸來者毋以惠文易此章甫

郭德誼墓銘

東陽郭君德誼之墓新安朱熹銘之其詞曰
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於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乎一鄉
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州閭識孫弟之方霍然其變豪俠之窟
煥乎其闢禮義之場是則其思百世而長勿替繩之有永觴昌

夫人許氏墓碣銘

夫人許氏其先太岳之後在三代爲姜姓國於陳鄭之間其後
子孫居高陽者爲望族中徙丹陽又徙永嘉至唐宋有令褒者

仕江左爲集賢院學士貶山陽令謫居建州關隸鎮因家所謂
梧桐村者關隸今爲政和縣而梧桐之許特盛其散漫四出者
無慮數百家猶以天祐保大譜牒相傳世次尚可考也夫人父
名傚娶同郡丘氏丘亦儒門令族故夫人生而靜淑治絲枲鍼
縷皆過人生十九年嫁邑士黄君朝佐嫁八年而卒嘗生一女
失之又生一男曰石幾二歲而夫人屬疾自度且不起指以屬
其姑曰新婦即死願以是兒爲託然教之必嚴勿以其無母而
厚於慈也使其幸而有立則新婦爲不亡矣既而石長遊太學
有聲稱遂擢進士甲科以歸中外長老始相與傳誦夫人臨絕
之言而歎其識之遠也夫人始葬屋山之東遭亂不保再遷得
某鄉某里延福僧舍之左石嘗教授某州學又教授敦完院丞
紹興之上虞年甫若干以末疾致其事自從政郎特遷通直郎

賜緋衣銀魚以還故里予一日過之見其病雖廢而神氣不衰出故鄂州教授吳君特所狀夫人世系行實一通泣語予曰石生不幸不及識吾母無以解終身之憂猶冀行身不辱有以卒顯吾親於無窮也今病若此恐又不克其志且墓道之銘未立吾子其有以哀之語未旣復感慨嗚咽泣數行下予亦悲不能仰視亟許諾受書而出不忍無以慰其心也乃序而銘之銘曰

夫人系家出高陽世祀有牒存餘慶毓化閨但音琅琅教而弗愛後以昌賢乎孝哉遠弗忘我最其實崇斯圖

潘氏婦墓誌銘

新海門尉金華潘友恭以書來曰友恭少受室于穀熟之王氏於今十有五年矣與之俱從家君以適南海而不幸疾病以沒二親哭之過時而哀友恭亦不自勝其悲也惟王氏婦自居家

時事親孝親愛之年十有九而嫁移所以事親者事舅姑舅姑亦愛之處娣姒長幼之間肅穆無間言御下寬而有節爲人簡靜莊重恭儉信實於婦功不少懈然不務爲纂組華靡之習所以謹嫌微安貧約又有人所難者喜讀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略通大義每語人曰吾嘗自省終日之間承上接下幸無一失然後得以退休而少安此意日新而未已也淳熙丙午某月某日卒年甫三十有三今將以其柩歸葬會稽上虞之徐山惟先生幸哀而與之銘則猶足以少慰也王氏曾祖牲光祿大夫祖令洙朝議大夫父琮奉議郎封孺人潘氏王氏婦友恭生子曰覺孫用家君奏補將仕郎年十有三矣予昔從友恭辱君湖南公遊見其施於官者治友恭兄弟皆來學見其飭於身者嚴履孫七歲侍立王父之旁見其視聽專一而進退有度今讀友恭之書而以是質之知其婦之賢不疑也爲之最其語而銘之曰

越江之潯徐山之阜孰藏斯斤恭叔之婦匪婦則然是實良友我銘畀之百世其久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予始仕爲泉州同安主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代之一見傾倒如舊相識旣去聲問往來無虛月間以其詩遺予語亦淸麗奧博非常人所及也予後數以檄書往來莆中君必爲予置酒留連款曲其後數年予以病不能事奉祠里中而君來爲建獄掾又得相見握手道舊如平生懽又二十年而予復以事至莆則君塚上之木已拱矣其子洼來見且爲予泣出君州里世系官閥之狀一通請銘君墓予固悲君之不遇而又歎交舊之零落

蓋凡三十餘年之間而同安寮友所繼所同無一人在則不忍辭而受其書以歸顧以病未及作而洼數使來請其詞益悲乃出其書而敘之蓋方氏之先有諱某者始家莆田六子官皆通顯遂爲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禮部郎中仁逵之八世孫也父諱

母林氏君諱士端少苦學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利益務記覽不顧爲舉子業以授室宗即補登仕郎試吏部復高選授右廸功郎調主同安簿攝尉得盜當受賞辭不顧遂爲建寧府左司理參軍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淸縣事福淸故號難治令多以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公勤自厲曰是豈不可爲哉然不一歲竟亦以公事免君不戚戚歸家日治具召賓友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後雖以恩得還舊秩而君已無復仕官意矣乾道六年閏月八日遂以疾卒年四十五夫人漢國趙氏武略大夫士績之

女後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於楓嶺三山之原子男三人洋清江浩業進士而清當以承節郎試禮部與江皆蚤卒女四人其婿林瓘林叔子鄭擇李未行也孫男女各四人皆幼嗚呼君之才不後人而仕竟不偶既退而休矣又不得永終壽考以遂其優游閒適之願是可悲夫爲之銘曰

猗君之才足以自奮仕而不遂樂亦無悶乘除有數奚又不年尚覆來者百世之延

女巳誌銘

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哌失恃十有五適笄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得翁意臨絶言孝友悌從母藏亦其志父汝銘毋汝覼汝有知尚無畏

宋淳熙歲丁未月終辜壬寅識

江君清卿墓誌銘

淳熙十有四年春二月庚午鶴山江君清卿卒冬十有一月庚申葬于其里少東夏嶺之原前期其弟嗣以書致今臨江通守賈侯應之狀來請銘予幸蚤得從清卿游然家居相距百餘里不得日暮相與切磋琢磨以究其學也然毎一相見則心愈益敬愛之及聞其死以病未克赴弔至是乃與疾而往哭之入其門望其几筵像設見其子甚幼纍然服喪撫其匱於西廂不自知其慟也歸乃發賈侯之狀又附以予所知者而具論之君諱明清卿其字也江氏家建陽縣北樂里曾大父諱測以學行教鄉黨仕止將作監主簿而贈官至太中大夫大父諱立左朝奉郎以吏治循良受知於司馬文正公父諱琦左宣教郎永州州學教授辛思春秋之學通山先生楊公見其書而稱之尤以文學行義知名當世娶同縣虞氏而生清卿焉清卿生有異稟書過目輒成誦作文操筆立成皆有思致見者驚歎以爲江氏有子矣以童子見張魏公即開戶論天下事儼然如成人公亦奇之年十七遭外艱執喪如禮既冠益從諸長老遊讀書問學探討不倦而不肯輕爲論說持守踐行造次必以規矩而不務過爲崖異斬絶之行其接物藹然以和然亦未嘗苟然有所阿徇鄉人無不悅而親之然其恬曠虛遠之懷安靖篤實之操誠於中而形於外者人亦望而敬之不敢有以加也始教授公無恙時嘗欲盡以先世遺業奉其兄未及而卒清卿卒成其志自處雖約不以爲慮母夫人有賢行自寡居即布衣疏食以終身及春秋高遂抱羸疾清卿左右奉養無違既沒葬祭如法父同産有適人而老且貧者迎養周給以立其家始終不懈鄉人有死於

遠官者爲之料合親故還其喪而窆之有以昆弟訟其先人之遺澤而累歲不決者諭以恩義之重一言而解蓋其志行之所以信於人者非一日也嘗以進士試禮部不合而歸遂無復有進取之念而獨於脩身進德益華學焉不以歲年之晚疾病之侵而少有自安之意也始亦嘗有意爲浮圖學至是乃喟然曰徒亂人耳卒時年六十有二葬無完衣以斂而一子宗老才七歲鄉人無問親疏賢否哭之皆出涕退而相與咨嗟悼歎者無異詞也妻吳氏先卒二女適翁益李懷祖其遺文十餘卷藏於家嗚呼江家先三世以儒學起家從官而皆不大顯至君而學益明行益修人因是必且爲世用而有以大其門矣而又不位不年以沒于地於是人莫不以是疑於造物之理而爲君惜之予獨有以知君之志其所以爲欣戚者有不在是也然則文卿之托銘於予祖豈不有以也哉銘曰

不同乎今人者君之樂不及乎古人者君之憂蓋其所樂者人以爲戚而其所憂者我以爲休銘焉不慙子孫是取

轉運判官黄公墓碣銘

公諱甫字清臣姓黄氏建寧府人其先世相傳自光州固始入

閑居悲歎之水東後從嚴寧之濱乎曾祖執知胤伯堅贈承議
郎父鋭朝請郎提點江淮荆浙福建廣南坑冶公事公以遺澤
補官調筠州高安尉時江西群盜充斥王帥討捕相繼公以射
士爲大軍前行數與賊遇已事例受薄賞不復以功自言論者
多之郡獄治盜詞有白金若干藏其處檄公取之得金數倍從
者請私其餘公不可悉以送官人服其廉秩滿授興化軍司理
參軍問事既得其情即復告以法所當得之罪且問若此寧有
冤乎必反復無異詞已乃具獄上府以是凡公所鞠雖重辟皆
合爪押額自以不冤軍院官謂公曰兩獄一也即有移鞠幸勿
爲異吾亦不敢自異於公也公愀然曰事惟其是而已況司獄
人命所繫吾固不敢以徇公公亦安得以徇我乎自今理院所
移有不當者幸公改之勿以爲嫌也部使者私欲出一重囚公

持不可乃因行部慮問釋之公白太守復致之獄而竟按其罪
太守汪公待舉以是賢公待遇有加一郡之事必咨而後行公
亦益爲盡力境內稱治監紹興府錢清鹽場改宣教郎知福州
候官縣治以寬簡先教後刑訟者反復曉譬之或失所爭而去
民爭先爲里正曰官無賦斂里無盜賊吏不敢躡跡村落間此
時不可失也母夫人江氏故家福州族黨累盛歲時往來親親
之意甚厚而無一人敢以私事爲請者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
廳公事郡守李公茨臨鄧公於范公如圭皆當世賢大夫咸委
重焉秩滿造朝給事中黃公祖舜薦公材堪治劇清可律貪欲
留官中都公辭母老求通判福州以歸未上而太夫人物故執
喪哀毀治葬勤劇家益窮空當路有欲周之者顧非其義不取
陳正獻公時在從班應詔舉公可奉使典州喪畢除知南雄州

郡小用度不饒舊常法外重賦以取贏且榷酒酤增稅㮣民告
病矣而官用猶不足公至一切罷之人以便安而郡亦未嘗乏
事也州故與建饒贛州代輸坑冶司歲貢白金各若干兩故事
皆取於民以辦公請以郡大小爲差詔悉蠲之郡人賴焉改廣
南東路提舉市舶帥守市買胡香不償直公舉法發州帥愧且
懼亟召歸之更爲轉運判官屬學租禮名士益勸諸生以學番
禺令近在帥守諸司治所肆意爲姦無按舉者公素聞之至是
諄厲之不能改乃捕其吏鞫劾之一久而獄具奏上閲實抵罪
以去其餘不循法度以病民者隨罪大小以次繩治於是一路
肅然官吏始知有法守矣市人困於官估丐奪之擾公爲移書
一路罷官估除市籍百賈得職物價爲平復上奏請均其法於
諸路詔施行之丁籍久失開收口賦之逋均及鄰伍流亾日衆

公選吏分行覈其實而除之一路所蠲凡十有五萬口流亾浸
復瀕海蛋戶數萬生理至微亦有役於州縣公悉免之按行所
部雖炎瘴荒遠無所憚訪問疾苦伸理冤抑不可勝計革外銓
匿闕徇私之弊人無怨言江浙歲饑有旨發二廣義倉米航海
詣永嘉往時嘗有此役吏並緣以擾民而米不時達公處之有
方且幷西道所發轉致之不踰月而至永嘉者八萬斛永嘉之
人焚香迎拜步下曰此廣東運使活我也史正志爲發運使專
以括取諸道羨錢爲己功諸道承風聽命不暇公曰嶺外貧薄
安得視它路財予緡錢千數正志怒欲陷公以罪有以公爲人
告者乃已改使荆湖南路首論諸州以租米饋荆鄂襄陽諸軍
地里之遠近不同則運致之費出於民者宜有多寡今諸州不
能前知所當詣因悉以遠地爲準而取其費如潭州歲輸三十

[illegible][illegible]則就外當歲輸錢十萬稽民力安得不重困請宣詔總領所前期下諸州使知所當輸而隨其遠近以收運費庶以少蘇民力與時郡縣預借民田租稅及它非法取民如茶租如曰札如戶帖如乳香如茶引之屬者壹禁絕之官吏或奏抵罪撫州守勸民益廣陂塘貸以金穀不越月而所脩復以萬計詔須諸道以爲法嘗有訴永毆令程資忠貪殘不法事敗而逸者又有訴背吏挾私枉法黥配十人者公以屬吏則其事乃連提舉常平官胡仰貨賂關通證驗明白公不得已具以上聞仰黨援衆反得美遷而去公力不勝獄囚久不決辱以被旨按行諸郡入桂陽界聞郴桂饑民相聚剽劫即日還車披山通道不一二日而至郴州問賊所巢乘夜冞入群盜不意公來之速相顧駭愕一夕潰去公又召其酋豪譬以禍福而慰安其餘衆檄州運米

躬視賑給遂以無事兩郡之民德公之爲悉畫其象生祠之還臺未幾一日得疾遂卒積官朝散郎享年六十有二乾道元年五月十七日也久之臺臣乃有論胡仰姦狀者於是仰抵罪而公言始信公早孤事母孝持身廉介謹密輕財重義貧苦之絕有人所不能堪者而處之泰然益以暇日誦書史從當世賢人君子遊孜孜問所以脩己治人之術一時先達無不推重器許之爲人內剛外和接物謙卑雖奴隸無所忽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至論天下事有不可其意者則未嘗有所假借也居官聽斷分別枉直詳審愜當雖累歲不決之訟案牘如山一閱盡得其情平居未嘗少自暇逸雖疾病不謁告與家人言亦必依於孝弟忠信久官不進益以廉直自將戰雖小試然亦未究其用而忽焉以沒死之日家無餘財還其鄉妻孥無所託宿上大夫之賢者莫不傷之葬所居慈善鄉豐樂里下原之陽娶李氏文定公孫朝散大夫知建寧府佩之女封安人子男四人概今爲文林郎監文思院門格鄉貢進士次棫次椃女七人長適同郡張伯愈次適朝請郎知贛州事趙善佐次倚幼而某與張趙氏女皆蚤卒孫男九人孫女一人概等以公之與予善也狀其事來請銘予自少從公遊察公始終表裏殆所謂俯仰無愧怍者又按公官第七品當立碣乃敘其事而系以詩使刻寘公墓上以示公之子孫與凡鄉人之從官者使知有所畏慕而興起云其詩曰

嗟若黃公懷瑾握瑜半生下僚坦其舒舒晚使于南志則少攄乃其清剛之死弗渝威讋權豪澤流鰥孤而其永歸柩靡所廬故山北東有坎其墟我最其蹟圭首方趺咨爾後人勿迷厥初

過者考德亦式其車

朝散黃公墓誌銘

始予試吏泉之同安聞旁邑永春有賢令尹曰黃公公廉強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它縣民有冤訟率請護公以決其條教科指操驗稽決人皆傳誦以爲法間嘗以檄書案事涉其境道傍小民稱說令尹不容口其禁令要束大抵皆敦禮義厚風俗戢吏姦恤民隱之意其言明白簡切其達之也遠近幽隱無不暨焉過門入謁則公方危坐堂上閱學官弟子程課廷中闃然無人聲問公所以爲此者公不鄙告語甚悉恨所案事有程不得久留聽公語也泉之士大夫爲予言永春自故司諫江公民表爲令有善政民俩思之以爲無能繼者今黃君節守始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密有過之者予既罷歸聞近臣有薦

公首天子擢以爲監察御史謂公得以行其志矣未幾聞其以
病去去之不復起識者恨之後十餘年屏居里中有書生來請受
學思苦業精久而益篤問其出則公之季子也一日出其兄東
之書與其母之外弟今提舉廣東市舶江君文叔之狀泣而請
曰先君子幸相𢼸有一日之舊敢請銘以賁其幽予不得辭也
公諱㮚字德澡其先世居福州長樂縣青山下後乃徙家郡城
之東爲閩縣人六世矣曾祖徽祖時皆不仕父南仲七試禮部
不偶以公故贈朝奉郎而妣陳氏亦封太安人公中紹興八年
進士第初任爲饒州司戶參軍提點鑄錢官欲市冶工餘檯以
規贏利强公高其估公不可則怒欲中以法而求其罪無所得
乃更欲爲之公謝不受歲旱郡檄視屬縣民田當免租者公請
免之什九而行它縣者以什一告太守洪忠宣公以爲疑邦公

所上文書俾吏之公曰官可罷此不可易且吾已聞之諸使者
矣既而洪公使視諸縣則公所行縣民獨無流徙乃使善公所
爲而爲之罷官貧甚與一力徒步以歸更調湖北轉運司主管
帳司使者向公伯奮一日謂公曰人皆求薦君獨未嘗一言何
也即袖中出奏牘上公可親民者且以心源淵靜夷險一操目
之公於是改官而人亦以賢向公焉及來永春承寇亂蠹弊之
餘田業多荒民力凋瘵公至首蠲其宿負民有鬻業而稅籍不
除者悉爲正之其文書或不具則履畝而均其稅於是豪民無
得幸免而貧弱以蘇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其間獨揭其姓
名於市爲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間不一歲流庸盡復賦入
再倍其初公又疏以廉儉自約飭凡例所當得公庫錢悉輸之
官到罷挈家法當計傭受直亦不取至於燕遊饋遺之費又皆

一切屏絶而鈎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吏無所容其姦於是廩
有餘粟庫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如淨
鹽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爲損其虛估之直宗子
米則以它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右翼軍自漳徙屯郡下當治
營屋郡分以屬縣它縣征調輸載民不勝擾公獨出庫錢僦丁
徒取竹木其陶瓦而分寓便宜以往爲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
知也里正舊以誅求破産前後相屬當役者畏避百方惟恐不
得脫至是乃有投牒爭先爲之者嘗有寡婦負租而逃公寬其
期以召之來則使之傭織於人以漸償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
輸負租者公閔然曰奈何使汝失一歲之計今春姑以丐汝秋
成而輸未晚也其人欣然聽命及期果如約蓋其及民之大者
既已周浹而於其細者又皆曲盡如此獨豪宗大姓侵刻細民

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他所聽斷發擿隱伏人以爲神而卒亦
歸於仁恕也大治學舘闢其衢路斥去喧雜作亭其前而刻詞
以厲學者語意甚偉延擇脩士課試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於
學講學之外一豪之私不敢及也有儒冠而以博訟者爲設席
聽事之旁課以論孟通者能讀否者呼其父兄懲以二物由是
俗爲一變始至歎訝萃祀以文告曰令有昏墨神其殛之視社
稷祠壇縣敝甚即命改爲而又植以名木至今人猶指以思公
名之曰御史林遺愛出俸錢具牲酒躬走羣望窮極幽險不以
勞爲禱雨爲立應愚民奉佛往往私立塔廟僧以是得雜處市
里間亂倫敗俗爲良民患公按律令盡撤之且禁僧無得復居
外宿弊頓革丞有女病者有物憑之者巫曰故邏卒某也死而
役於城隍之神實爲祟公怒曰是安敢然杖其土偶而投之溪

流女病即愈始時縣人頗神事之丞史因託以爲妖至是乃息
云以郡守諸司薦去爲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有耕籍公田之
策者檄公視之歷諸郡盡得其多寡輕重不均之弊還極言其
非便且曰公田歲入若干而畜牧芻藁取具焉今一旦籍之計
其獲不過數歲之入自是以往能無横斂於民乎貴將楊存中
請地以廣其營寨規爲觀游以奉權幸公又以檄往視還曰營
卒若干人度地若干畝而足今所請地且數倍若從其請是壞
民田廬家墓不知其幾而獨爲存中結驩於一武臣也不可予
卒皆罷之權秀州華亭縣事歲惡民饑公白常平使者請發廪
以賑焉使者以當俟奏報難之公曰民命在朝夕苟可以生之
雖重得罪不悔退即發常平廪粟之在縣者全活萬計而使者
亦不能有以罪也吏部侍郎汪公應辰侍御史汪公澈交章薦

公材中御史除御史臺檢法官未幾擢監察御史而公已病矣
告滿請外除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未行徙轉運副使視事
旬日改知漳州旋丁內艱免喪請就閑養疾得主管台州崇道
觀乾道四年八月二日卒年六十官自左廸功郎七遷至朝散
郎即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懷安縣靈山鄉長箕山公娶桑氏中
奉大夫大任之女封安人五男子杲亦以進士選官至宣教郎
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後公十二年卒東從政郎南劍
州沙縣丞杳樂皆業進士柄亦丞卒二女子長適承議郎江淮
湖廣路總領司幹辦公事任文茂次適奉議郎知泉州同安縣
余元一而餘即來學請銘者也公資剛介自少即刻苦自厲家
貧常趨於市而挾書隨之苟非其義雖寒且饑不可得而衣食
也閩俗多火葬公遭父喪親黨欲援其貧俾使從俗公哀號不答

盡歸家人衣具卒葬以禮事母兢兢惟恐少傷其意即有譴責
未嘗敢自辯數也自奉簡薄而於奉親極其厚至於兄弟族姻
之間周貧振乏亦無所愛其力官番禺時有邑子爲糾掾以職
事不相中痛以憂去公極力調護之其人初不敢以此望公滿
泣漸謝爲舉子時書皆手寫成誦爲文不追時好爲吏一心營
職其清苦之操非人所堪而聰明仁愛所以惠於民者亦非人
之所能及也平生一以直道自任未嘗小降色辭以希薦寵爲
御史時嘗病甚臨安守趙公子淔亦以廉節著被旨視公家事
見其篋櫝蕭然衣無兼副俯仰歎息者久之卒之日家亡餘財
凡此皆人之所甚難而公之所甚易人固多能言之顧其中猶
有大於此者不幸未試而人亦莫之知也蓋公在臺時與殿中
侍御史杜公莘老雅相好每以節義相勸勉一日杜以公疾來

問訊連呼不應乃大呼曰吾今日擊去王繼先矣公矍然起坐
曰君能任職吾不病矣探枕中片紙示之乃疏繼先罪狀甚悉
繼先者以醫得幸罪惡盈溢公意蓋有待也居無何杜以論官
者張去爲不効求去公就與別喟然太息曰君厚自愛吾亦從
此逝矣即日上疏請去以此視公之志豈但欲爲其所已爲者
而止哉是宜伐石刻辭以告後世之君子乃爲之序其事而銘
之銘曰

我觀黃公古人之風其剛方而潔廉者義之操其慈愛而惠利
者仁之功其仁雖僅得施於十室之聚其義則未及折乎百王
之幾遽抱其餘以息乎此尚有以啓厥後於無窮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維潘氏世居括蒼之竹溪已號著姓後徙金華益爲聞家君之

曾大父諱某贈右朝議大夫大父諱某始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父某以右朝散郎致仕累贈大中大夫君諱景憲字叔度幼穎悟日誦數萬言年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許特試禮部且賜束帛後入太學益自刻厲一時學官如汪公應辰芮公燁王公十朋皆推重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調荊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為南嶽祠官秩滿宰相知君之賢欲留以為中都官君獨力請太平州學教授遠次以歸宰相問其故君曰本無宦情以汲汲於一官政欲以慰親望耳今二親俱老得遠次倘可日從容於其側乜非所望宰相歎息以為不可及君與東萊呂祖謙伯恭父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而學焉既而遭太中公之喪廬於墓者三年毀瘠骨立未嘗見齒寢與食飲皆以

古禮為節服除遂不復仕日遊呂氏之門躬執弟子之禮誦詩讀書考貫史氏下至于孩庸不該覽而尤於程氏之易為盡心焉至它書史老訂蒐觕日有程課鈆黃朱墨未嘗去手為人峭直耿介與世俗少所合而事親從兄友愛諸弟怡愉肅穆人無閒言家本富樂躬率儉素布衣蔬食一室脩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堪者而君處之甚安以是中外化服不敢為纖芥浮靡事族黨皆慕尚之而君自視歉然常若不足也始嘗學浮屠說既而學於呂氏晚再悼亡因葬金華之蒹山而廬其中以自處築室其旁取朝聞夕死之意命之曰可菴暇日往而遊焉復取舊詩詞之悠然自得不知儒釋之有閒也買田備書以待四方之學者又嘗取建寧社倉法出私穀數百斛歲斂散自棊由以至大中公故居大墓之下各為一社期歲廣之及九而止

予嘗為記其事然亦未及盡如其志也君既無當世之願士友知其心者如韓尚書元吉張左司栻曾卿逢鄭卿伯熊皆愛敬之而不敢有推挽意獨曾侍郎逮嘗引以自代頃年諸大夫薦天下士之賢者三十餘人於周丞相君姓名亦在數中而丞相不能用蓋諸公或未始識君而君亦漠然無所問人或扣之乃獨喟然以曾鄭兩卿為知己人莫測其意也紹熙庚戌君之子自覺以進士試禮部中選君聞之曰此足以代我矣即目列於有司請致其事遂請得改京秩命甫下而君已卒矣是歲六月己亥也君先娶邢氏故龍泉主簿邦直之女繼室朱氏其父翌新仲紹興間為中書舍人子男二人長即自覺其次自擴女三人長適朱塾次適蘇彪次適邢文郁孫男二曰問學問禮益自覺嘗調蕭山主簿而彪今為臨海主簿君卒時年五十七病不

伏枕比終猶斂襟端坐而沒語未嘗及其私也自覺將以十月丁酉葬君蒹山之藏而以書來屬予銘予始因伯恭父以識君志同氣合遂結婚姻之好往年以江西使事入奏舟過蘭溪蘭溪距金華不百里金華親故往往來相勞問獨君以書來曰甚願一見以慰離索然予今日之行名為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比以口語罷歸君又以詩來若曰予今幾過七里瀨矣可以已乎其來耶予不能答而嘗以是愧其為人乃為之銘銘曰

介剛之節為世玉雪退省其私敬順怡悅却掃耽書貶身訪道
忘食與憂以遂于老昔本不出今復何歸與世同心子平孝威
蒹山之陽上盈下坎我銘不亡君則奚憾

右司張公墓誌銘

公姓張氏諱維字振綱一字仲欽南劍州劍浦人世以長者[illegible]

施予門於鄉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而父以公故贈朝議大
夫母羅氏亦贈恭人公弱不喜弄自力於學朝議公知其有立
常撫而誨之曰貴仕不足言要當以清白大吾家耳未冠而孤
羅恭人躬服儉素而悉力以奉公學中紹興八年進士第調賀
州司理參軍不行從汀州軍事推官事有不可未嘗不力爭郡
以故鮮敗事盜起屬邑附從爲衆抄掠三郡之境公護巡尉兵
會大軍討平之身履巢窟撫其餘衆而歸第功當爲第一而賞
不及公不以爲意也秩滿更爲漳州龍溪丞改左宣教郎知福
州閩縣首定差役條約貲倍者半其停年民以爲便然以公致
不苛多欲及公時爲之無爭承者已而制下更定役法適與公
所議合今遂定著令云官募丁匠舟楫於民無度而不均公與
民約一歲丁匠之役不過三日舟別若干爲甲甲直旬日滿則

縱之唯所適縣賦故多取其於僧坊公爲區畫使其徒自相督
僧得無吏卒之擾而輸益辦今亦爲例僧歲以芻子餉州縣公
一謝卻曰豈可以口腹易吾操耶積餐錢數十萬義不自取會
淫潦敗官舍匠役或過前約悉取以償之曰毋使吾失信於民
也民服其公而受其廉號之曰張太淸見御史家以勢奪僧田
公當受代矣趣吏具案閱之以田予僧而去御史怒思有以中
傷之求其過纖芥無所得乃已以便親自請得主管崇道觀以
謁舍廉正薦公知建康府辟公通判府事事無大小悉委又遣
攝守當塗吏戢而民安之朝廷亦知其治行擢以爲廣南西路
提點刑獄公事自寇再通好公毎謂符離之役失於輕舉而人
心終不以爲非四郡之棄急於休息而人心終不以爲是先嘗
告執事者宜將順正救使上意於起居食息不替坐薪嘗膽之

誠修明政事使人心曉然知朝廷未忘中原及對遂以立志開
上心且引益之所以戒舜者爲言以謂今日正當汲汲以自治
不可狃於小康便謂太平語甚切上曰朕何敢望舜公對曰有
爲者亦若是願陛下加之意而已上嘉納之且俾察郡內守令
臧否以聞公到部按行周徧郡縣南薄瘴海陳船欲渡吏卒扣
頭更諫公不顧半濟風作舟師震駭公又不爲動所至邊氓歎
嗷以爲百年未始見使者旌節官吏有望風解印綬去者還臺
條上件臧否若干人即日施行且著爲令未滿歲就除直祕閣
知靜江府主管經略安撫司公事公爲政平易近民拊循周洽
間召長老從容與語授以教條使轉相告戒禁吏妄賦奏減經
總之額滯訟或數歲不決者取故牘置便坐暇日躬閱視予奪
咸得其情民以便安而治軍甚嚴有暴橫若亡匿者立命誅斬

亡所貸使者得盜百數檻致之府欲盡殺之公爲區別誅其渠
率數人餘悉遣去郡學廡下諸生議徙它處咸以故始安郡治
爲宜不久爲浮屠氏之宇矣至是遺火燔燒略盡公取其地以
爲學使者惑異教陰沮止之不得至移以禍福公又不聽乃卒
就功而益之田以饟廩食學者用勸禱祠不於釋老房祀始至
按故典新社稷風雨雷師壇壝月遣官屬潔除爲圖以著其兆
域陳脩登降之位甚飭水旱輒齋宿致禱無不立應南丹猺莫
氏以賂結永樂王氏籍兵以逐其兄而自立既立而背其約王
氏以兵攻之莫氏困急請輸並塞田及銀冶稅場以乞師寮屬
皆以爲受之便公曰莫王連兵正坐貪此爾又將以啗我耶矧
國家爲莫夏宗主羈國不奉條約正當以義詰之顧反以利而
動彼且有以窺我矣於是遣一小校持檄諭之二酋頓顙受命

即日釋兵去莫氏前此數爲邊患至是帖服自請導羅殿馬以
報國恩又遣子弟效名馬爲公壽公受而歸之郡廐且厚遣之
或告昭州故盜甘文誠者謀叛去郡給而縛之欲致之死公察
其非辜撫而遣之未幾象郡徭反使者欲調兵逐捕公曰以官
兵入箐歷險與猿猱角勝負非計也遣裨校戍山口且文告之
徭曰前年殺凌鐵往年殺王宜今年又殺甘文誠是非從若招
者耶誰敢聽命公遣文誠示之則皆大喜亟遣子入謝罪江湖
游民並海趨漁鹽所過或掠爲盜急之則羣盜合朝廷以爲憂
至遣荆州軍屯守之公奏創効用軍五百人悉募偷輩爲之陰
銷盜本且賴其用悉上還荆州兵帥司舊以回易備邊法久浸
弊公至始爲經理均節初年錢不過四千萬季年乃以累萬萬
計其後數年再平剽賊皆以効用取勝而軍無乏興皆公力也

朝廷知公可用屢擬除代而難其人乃進直徽猷閣留鎮五年
上方謀北略移軍建康使者謀作屯營不如指士卒暴露乃召
公爲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趣入面對獎公治績且屬以營
屯事公更營高燥以遠濕潦屋凡二萬三千間先爲一間于治
舍用是計徒庸慮材用令役賦功僂指而定前使者苟於就事
幹植脆撓又以蘆葦費二萬萬公易以瓦深廣堅緻於前而費
半之府司分作屯營以情弱軍中先以辦聞屬吏欲劾之公曰
一椽未集是亦欺君吾不能也會軍帥亦與公議不相中密白
公稽緩遣近璫持詔詰責公以狀對上大喜曰朕固料張某必
辦此遣再獎諭就加祕閣脩撰以寵其勞江東歲和糴以備儲
積先是嘗糴三十萬石以予直太高而損其半公力爭不能止
至是復以命公而詔問所以經畫狀且曰監前失毋傷民公即

條奏曰前事之失民以陛下爲不知故獨歸其怨於有司今既
知之乃曰姑以爲鑒而不能　則天下將有以空言疑明詔者
矣且江上糴貴於吳中而其直反下陛下一視同仁何愛十數
萬緡而獨使江上之民觖望乎諸司餉遺一不受有不可却者
別儲之積至三百餘萬會和糴有未償之直而失於上聞者即
以爲之請召入奏事因訪軍務得失時頻年調諸郡兵團教帥
府公言南方兵宜安靜不當數調發以搖人心江東團教五閱
月費緡錢且二千萬諸道計不減此宜擇將分兵戍諸州俾就
閱習以息大費折姦萌使廟堂之議得專意以圖北方又言兵
無奇不足以取勝今兵雖多未必人人皆勇宜詔諸將精擇驍
銳別籍而厚養之以備緩急之用上深然之留爲尚書左司郎
中遇事有未便輒詣都坐白或某曰璅璅辦切非朝官體公曰

都司助調鼎實幾微所關若視吏牘擬即涉筆書不置可否安
用我輩邪居月餘丁內艱初對因及西南徼外夷落道里廣袤
上令爲圖以進至是圖成未上而去服除召見乃奏之序言周
公戒成王立政勿以憸人惟吉士然後可以詰戎兵陟禹蹟服
海表言蓋有指意切而辭不迫識者知其忠蓋明年除司農少
卿奏諸道糧綱歲凡百數用官舟者多負而雇商船者不虧蓋
商人自愛其舟故不爲姦檣夫率募遊手衣食於官無所顧藉
歲率虧三萬斛細民勺聚撮累以輸公上而一歲之間輒損三
萬斛以惠姦豈不甚可惜哉且運脚與租同輸官不償運運脚
之利州郡私之侵漁之失大吏任之孰若悉運脚以償商船之
爲便乎復爲左司郎中熙豐行義倉法獨不及南方公守桂嘗
以爲請不報至是歲適爲饑朝廷方講荒政公又以爲言乃得

請榮頒臘薰酒羌不蟹其利而課入大增歲羨錢百餘萬會課
當遷官公辭不獲命方請貤之其壻會執政有能去者譏者意
公其與也又知公屢與權幸忤因借他事若夫之先時公已結
廬延平溪南山水之間疏泉發石號曰盤澗至是徜徉其間縱
觀古書以自娛尤玩意於春秋謂經有貶而無褒傳者未盡得
聖人意方且緒正其說而未竟也既而有知公去國之所以然
者爲請祠官之祿得主管武夷山沖佑觀公不欲受逡巡數月
乃拜命秩滿踰年不復請期以明年七十致仕未及而卒淳熙
八年六月癸亥也始時桂人爲公生立祠至是聞喪相與哭於
其下後有賢牧守如李公浩張公栻多視公時行事以爲法而
刑獄使者鄭公丙問其決事故牘欺曰此判不可移端如南山
矣其爲名流所推伏茲如此云累階朝請大夫娶羅氏再娶宗

氏皆封恭人子士佺今爲朝奉郞通判融州事次士倜嘗以修
職郞監潘酒庫而卒又次士佃修職郞常德府司戸參軍士
儼承信郞女適進士宗大同謝舒宜義郞陳善慶文林郞黃東
所爲文有盤澗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士佺等葬公太平鄕天
竺里大貧嶺蟠龍山之原而以故右司郞中何侯萬之狀來請
銘予嘗一見公於閩縣後不復相值然公之行事則皆接於耳
目知狀爲不誣矣何侯又謂公姿禀端裕不見喜慍家無姬媵
祿稍以班族里平居接物甚恵剖劇之節遇事乃見意謂當然
怨怒不避也中不自快顯寵不願也敭歷中外聲績藹然爲朝
廷所寄重獎寵者固以此然天子知之士論與之卒不能與世
合不大見於設施者抑亦以此歟在江東時郵命獎諭者皆寵
脫信臣力是以進退人者公無所恕媢再還朝也雖近知上意

廷所親道上所稱賞語且致願見之意或勸一見卽近用
不往計臣斡利以羨餘獻者往往見謂材被進用執政數
諭公以酒羨課獻內帑公笑而不答退曰一錢盡公家物朝廷
欲用當自取之吾寧以獻自媒邪天官虛席上閱班簿謂執政
曰張某資歷高宜勞久且將用公公於內外既兩無所詭附竟
莫有爲助者遡公所守與世相違如是則夫難合而不盡用者
公已逆處懸斷於胷中久矣不足爲公憾此又爲知公之深者
予以是益恨前日之不獲蚤自附於交遊也而士佺從予亾友
張敬夫官學有聞驗其操執將能信其有似公者乃悉序次其
語而銘之銘曰
張公廉正蚤發問聽明仁愛又斂文中歲仗鉞西南奔百蠻震
讋民懷恩入椽宰府贊經綸因事納諷忠且勤一朝翩然謝垢

氛演仙仙去孰與羣貸嶺之阜水清淪佳城鬱鬱芘仍昆我銘
不滅公長存

墓誌銘

通判宋公墓誌銘

公諱若水字子淵成都府雙流縣人其先唐相文貞公裔孫且以給事中從僖宗入蜀遂家府之彭山生五子散居成都邛蜀之間號五房宋氏雙流其一也公之曾大父右言大父傑父維皆不仕其父以公故累贈奉議郎母龔氏亦贈安人公自幼即知刻苦爲學邑之賢令如任公淵李公燾皆愛其文行屈輩行與交及將就舉有欲移公試漕臺者公曰欺君誣祖吾不忍也卒從州舉試外省得奏名對策廷中切直無所避考官不能猶以進乙科授左迪功郎嘉州龍遊縣主簿未上丁外艱吏調龍州仁壽縣主簿監永康軍青城縣味江鎮稅兼合同場先時茶

禁甚急而私販益多商算甚重而歲額反耗公至弛禁薄征而積弊頓革課入大增或勸獻其羨以規賞公曰獨不爲後人計邪歲旱民爭水泉之利群聚相毆擊且欲爲亂公單馬諭之皆釋仗聽命公又爲禱於靈湫一夕不雨而水溢溝澮皆滿焦槁以穌物情乃安明年薦饑民又相聚剽掠以求食有期以某日掠鎮民某氏者公召諸豪語曰饑民求食此易與耳私販之徒負勇玩法一旦乘之合非小變也今能出力以致其黨使爲一境之衛不惟是以消其姦心僥民知吾有備亦憚不敢進此一舉而兩得也諸豪皆應曰諾悉出金帛椎牛釃酒召致其徒雜於居民保伍之間日以兵徇于市公亦帶劍躍馬其間衆皆畏服而饑民遂不敢犯且曰是皆爲我禱湫出泉者吾當楚楚之耳鎮故無學公爲作孔子廟考古制器率諸生行釋奠禮造師儒躬詣諸士子競勸詔 朝廷公暫[illegible]使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知神泉縣始至承寇攘之餘首罷追胥之擾但以幅紙書負租與民爲期無敢後者不數日盡償前令宿逋爲吉州家使得善去邑產黃雀歲供諸司至以百萬計公請罷之民用不擾而物生亦遂至今爲法諸司知其治行徙知嘉州犍爲縣神泉民相率詣之不能奪也公於二邑皆治其學校如味江所爲民有訟者躬以義理恩意辨告諄悉皆大感悅無復犯者其尤無良不聽令敢以武斷病齊民者乃捕劾之上獄千州罪至流徙於是閭里正清善良皆得其所改宣教郎幹辦諸司糧料院擢太常寺主簿齊宿必虔濯溉必潔同列愧歎以爲非所及新祭故有藝祖神御蜀帥請改築宮于成都事下太常公聞其且將大興土木窮極侈麗使民不得安爲處駁議事乃得寢遷國子監丞再入

墓誌卷二十 二

太常爲博士轉而爲丞兼吏部考功郎官改兵部除祕書丞復兼吏部三館將以故事爲暴書會而上方閔雨避殿降食公爲官長言君父焦勞如此而臣子相與燕樂誠有不自安者官長是其言白罷之以旱故詔館職條上闕政公爲書數萬言歷數當時刑賞之繆以爲是所以干陰陽之和者宰相聞之怒出公提舉江東常平等事上稱公誠實俾移福建閩俗故多不舉子公與帥司合議按律令嚴保伍爲所以禁防誨誘之具甚悉全活者衆汀州遠且多盜又名瘴鄉常時使者按行多避不往至是寇盜甫平死傷橫道疫癘大作又非常歲之比公獨慨然引車深入齎藥自隨親問病者飲之民爲盜所攻劫與能捍禦奮擊以助官軍有勞効者皆弛其租汀民大喜人人知戴公德建陽招賢里故嘗別貯常平米數千斛因歲發以賑民本隱士魏

君擇之所爲而歲久陳腐出納不時反以病民有以版曹所下
社倉法告者公喜立約役書吏屬鄉人士君子廢飲散之一方
尤賴其利除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建人老稚邀遮戀慕至竟日
不得發湖南尤多盜皆晝伏竄民家抵夜輒出以故發不時得
公至申明保伍之令使相收司盜無所容至有扣頭車下請得
召保復歸農業者公皆撫而遣之又檄諸郡精閱禁旅按行所
過察視激犒如法月調諸縣弓兵校其藝而誅賞之由是皆樂
爲用盜發輒得奏獄官毋得兼攝他職又條七事以申儆之於
讞法尤兢兢焉每論死刑必齊戒露香要質于天然後敢決決
日輒罷燕設所以致其欽恤之意者無不盡也屬郡大札遣吏
挾醫載藥馳以救之衡山浮戸有與士人不相中者詣闕言衡
山國之壽嶽祠城東故有溪並城南出後或鑿城北地導水使

西不能無斷地脉請築山夾水使復故道下公平奏公言水西
出歲久故道皆爲民居今欲東之則是數百家者不無蕩析離
居之苦且壽嶽之云無所經見就如其言則國家中興慈皇壽
考皆在西流之後尤不宜妄有改作事乃得已衡州故有石鼓
書院蕪廢亦久前使者潘侯畤始復營之公成其終爲增置弟
子員以永嘉戴溪爲之師割田置書教養如法又知處士劉某
之賢與郡守劉清之交章論薦詔特補官於是學者乃知公好
賢尚德之意不獨爲科舉計也被旨攝帥事飛虎軍素驕悍自
盡掠人吏不敢問公一以軍律繩之賞信罰必士民以是得安
其居而軍吏亦皆悅服會久不雨請禱遍勤遂得疾改除江南
西路轉運判官而江西是歲亦大旱下車首問荒政所宜發廩
勸分蠲租乞米以次施行其奏請者亦多報可又行帥事事益

叢委公自力不少休家人有諫止者皆麾而却之遂以大病然
夙興猶視事如常時夜過中遂不起淳熙十五年二月甲子也
年五十有八方病革時民相率爲公禳禬無不至晨夕走府門
偵起居狀及卒皆縞素吊哭行日號泣挽車哀送數十里不絕
湖南吏民聞之有千里來赴義者恭公資禀醇厚篤於孝友處
內外族姻長少存沒之間不見其少有遺恨爲學勤恪不懈既
厭場屋益玩意於聖賢義理之學近自周程張馬之言以達于
經傳諷辨說未嘗虛日推以及人〻以仁愛惠利爲心聞善即
行如恐不及故所臨涖士民愛戴見於風謠非一時諛說空言
也其在朝廷据經守正不爲苟合雅爲廣雍公所知其爲之言
不過用人材嚴守備以俟敵人之釁而已嘗因輪對請戒羣下
懷私立異迎合紛更之弊損宗戚歲時賜予貴臣給使宣借百

司吏祿之費及減畿甸房稞以惠貧弱上皆稱善公因極論恢
復大計反覆數百言上益喜顧曰卿當相與赴功名之會耳事
下有司不得盡施行而房稞之惠遂及於天下他議貢舉銓注
之屬又皆廣恩優老革薄從厚之意而其應詔言事則直指宰
相挾私罔上之失無所避雖以是不得久於朝廷不悔也壽皇
知公深嘗語近臣斯人乃能於奏對間得之其在湖南益嘗有
召用意宰相以前忿尼之識者恨焉而爲文汪洋融液務極事
情晚歲乃更造約尤好讀易嘗夢有問易之一經孰爲門戸者
應曰陰陽兩書非易門戸也耶其精詣純熟蓋如此所著書有
經解五卷書小傳十卷史論十卷古今詩百卷雜著三十卷奏
議五卷前安人張氏蜀之故家漢御史綱之後歷千餘年而譜
牒可考不紊安人性賢孝讀書史善筆札通古今識義理而不

脩爲詞章文歧嘗華永康劇以嚴治安人每陳古誼以諫旣歸
公事畢辦敬奉祀兆肅和叔妹有禮遇族黨有恩勇毅悉力佐
公辦治如法人以爲難公居閑久上官有欲使攝局者安人不
懌曰吾之貲尙足以支伏臘猶祿從人得無累素志乎公善其
言爲謝不往其方直之操士夫或有愧焉不但爲婦人之賢而
已先公十九年卒後安人宇文氏宣教郎隲之女子男三人之
源之潤之汪皆嗜學而有文女一人適熊應早卒皆張出也之
源等以十六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公及張安人於成都縣楊侯
鄉癸山先墓之次遣人來建安請銘踰年乃達而予適有臨漳
之役使者以書還明年復來則値予哭子悲甚言不能文顧與
公相得晩而相知深其爲社倉書院皆嘗爲記述又重之源兄
弟之請越數千里連歲再至而不倦也勉爲之銘以致吾意銘

曰
資之厚兮學之博退循循兮進諤諤三力一節思無斁九原歸
臥不可作我銘其居詔冥漠欲知斯人視斯石

太孺人陳氏墓誌銘

太孺人陳氏建陽縣三桂里人父安世强學博聞嘗立義齋縣
南從而學者甚衆娶何氏生太孺人年十有七歸同里周君周
君爲人愷和樂易不以家人生産爲事太孺人佐以勤敏持家
儉而有法訓督諸子甚嚴至待姻黨遇隣曲則又咸有恩意少
時喪其親哀慕不懈及嫁亦不逮舅姑而歲時烝享執事必親
訖事常嗚咽流涕晩好浮屠法得其大指遂不復問家事惡衣
菲食逾二十年而發人之憂賑其厄窮病苦雖極力不倦中子
舉進士登王官再逢慶恩周君得以承奉郎致仕太孺人後以
其祀需澤亦錫令號鄉人榮之而太孺人所以自處者不少異
於平日也紹熙元年三月某日以疾卒于家卒時精爽不亂享
年六十有八周君名誼字少賈前五年卒加贈至通直郎三男
子明佐明仲明作明仲嘗以承議郎差知邵武軍光澤縣事讀
書處事精敏絕人所至未可量也女五人其壻陳錞蕭思濟程
必顯陳瀏而季未行孫男二人巽亨震亨女三人尙幼明年某
月某日諸子葬太孺人縣西新嶺天湖之陽東距周君廣平山
之墓才數百步明仲以銘來請予雅知之不得辭也銘曰
母之賢足以成其子子之賢足以顯其親西嶺之阡百世而新
我其銘之以相後人

宜人丁氏墓誌銘

濠州使君劉侯仲光以書來曰惟吾考妣皆有賢行而祿壽不

配其德仲光旣不幸蚤孤又不能勉進德業以求無負於明訓
徒賴遺澤得階末第從宦積勞至叨郡寄祿賜豐厚足以飽妻
孥飫童僕而慈顏永隔不及少伸區區烏烏之養每一痛念不
如無生獨幸累年以來數逢國家大慶累贈皇考至朝散大夫
皇妣至宜人尙有以少慰人子罔極之思者而先宜人之銘久
未克立自念老矣或遂泯沒而無聞則後生小子將不復知前
人立家本末顧此不孝且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惟吾子幸哀而
與之銘則仲光知免矣敢泣血再拜以請余讀其書不能終篇
爲涕下不自禁時方臥病因閒氣息奄奄筆研廢棄久矣然感
其意不忍辭也乃考其事狀而次第之宜人姓丁氏世爲永嘉
大姓以積善好施聞於鄉父諱瑜尤長者兄弟皆以進士官州
縣陳達有能名宜人早歸同郡劉君諱某字元默而劉君之爲

人亦誠實無表襮樂善愛士起居有常雖甚暑不袒裼家無蓄
摒之具喜賙人急遇下有恩然其居家嚴未明而起內外井井
教子弟尤有法而宜人配之無遺德焉始入門時舅姑皆亡恙
晨昏無違禮內睦娣姒諸姊諸姑外接親戚鄉里恩義俱稱
重輕有則於是翕然稱爲賢婦久之舅病瘫宜人侍養尤勤羨
非手調不進舅亦非宜人所進不嘗也姑爲比丘尼與宜人年
相近病迎歸與共臥起扶掖飲食終歲忘勞姑每感涕謂曰病
愈當終身事汝如母臨没又謂曰即死當報汝地下幸復爲人
願爲汝子孫以事汝姻舊間有過失輒爲曉譬諄復甚或垂涕
泣而道之聞者感悟遷革乃已劉氏與同里胡氏有舊好宜人
遇之恩意尤篤胡氏長老至今以爲言里人有子好讀書欲爲
儒而父難之其母以告宜人既好諭之又資以金錢使與其子

俱試大學以遂其志其人後常以語人且歎息曰今人不復有
此風矣大夫公既嚴於教子宜人又能彌縫其間教諸女以身
爲法自未笄時已令夙興備盥櫛奉藥餌夜嘗躬視扃鑰灑埽
竈輒令持燭行前既笄則教之酒漿烹飪蓋藏之事祭祀賓客
之奉且戒之曰爾曹毋厭吾言異日當蒙其力耳以故諸子皆
以文行稱而女適人者亦能持其家某年某月日以疾卒年四
十有九葬于某縣某鄉某里子男三人長曰那入太學被薦未
第而卒次曰某亦早世其季即仲光今以朝散大夫權發遣處
州軍州事女五人嫁周氏葉氏潘氏餘未行而卒孫三人曰邈
曰適曰遲曾孫七人曰仁實仁近仁守仁及仁仕仁愿仁履也
滁州行篤厚早以文學吏治著美稱仕於朝且通顯一旦求遠
郡去有捲而留之者弗顧也士大夫莫不高其廉靜而服其明

識不知其母之賢所以資之者如此其遠也然則宜人之行其
可以不銘銘曰
順尊卑睦姻黨力豈多惡能廣勤夙宵謹微細男敏學女恭饎
賁幽壤暨閔肯季之賢恭有餘銜深悲考潛德授我銘詔無斁

宜人黃氏墓誌銘

宜人黃氏今宣義郎致仕陳君衡之配也世爲福州候官人曾
祖紹祖遷父仲文皆不仕宜人性淳質不解世俗機事數見欺
不自悔既嫁事舅姑夙夜惟謹相其夫理家事甚劬躬勤儉以
衣食撫教諸子甚恩故諸子皆得以自力於學而仲氏遂以進
士中第補婺州戶椽宜人見其閱具獄必戒曰人命至重毋使
有冤聞當笞人必戒曰輕之毋使重傷見其校徹考貢士必戒
曰詳之毋忘汝爲寒子時也初好佛書讀誦拜跪終日忘倦一

旦忽屏不事曰不在是也無愧心足矣以慶壽恩三錫至今號
紹熙二年七月乙卯卒年　子男六人孔夙嘗貢于鄉孔碩
文林郎處州州學教授孔易亦嘗預貢籍孔時先八年没女五
人長壻潘子修蚤世次適脩職郎泉州司戶參軍趙彥夔季尚
幼而二男二女皆夭孫男四人女一人而女亦夭諸子以宣義
君之命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宜人某縣某鄉某里某處而孔
夙孔碩皆嘗從予遊狀其行事如此來請銘不得辭也其銘曰
有婦之德爲母之則無愧其心反此眞宅

亡嗣子壙記

宋朱塾字受之其先徽州婺源人大父諱松紹興史官也父熹
今爲鴻慶祠官母劉氏聘士勉之之女塾於紹興癸酉七月丁
酉生紹熙辛亥正月癸酉卒娶潘氏生二男長曰鎮次曰鉅老四

女歸邵稜滿鎮滿皆天明年十有一月甲申葬大同北麓上實
天淵其父為之志嗚呼痛哉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董為德興著姓世有登儒科者君
之曾大父　左朝奉郎太常令大父林右從政郎處州縉雲縣
令比兩世皆以才稱父陸始不仕而亦以氣節聞君生有英氣
務為倜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縉雲君憂其過名之曰執柔而
字以順之曰以是為西韋絃之戒君佩服惟謹及更今名而猶
以舊字行示不敢忘也年二十五始從鄉先生韓溪程公受春
秋學程公命設几案日與對誦春秋左氏及近世胡氏傳時時
為說大義稍以禮法開之君自是寖若有省痛自刻厲雖垢以
風義自許而不復事少年豪習矣義役法行首出田粟倡之事

以時定里人賴之晉卜壽藏既得吉而所知有貧不克葬者舉
以畀之無吝色少嘗從程君倜及其弟舟學二君沒久遇其子
若孫恩意不少衰其好義多此類晚得諸公家祭禮讀之日是
固可勉自是歲時祀饗齋潔灌薦跪起如法比老不倦既絕意
進取漸屏家務即所居旁雜藝花木蔬果以自娛客至開尊命
酌劇談終日間及世事而處其是非成敗則雖老於朝市者不
逮也淳熙十二年天子奉觴德壽宮推恩耆老以子銖故授迪
功郎致仕紹熙三年八月庚寅以疾終年七十有六謚君為人
精悍議論貴決曰不為摸稜合胡能有所喜怒若茹物不下必
吐出乃已然已過則夷然未嘗宿怨人或待以橫逆往往更結
以恩欲使自愧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其不肖者傾事之及其
卒也皆傷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既涉世不偶又頗聞先

生長者餘論乃更折節為儒生自力於善識之者謂其視昔
猶兩人也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昔人
嘗恨之如君者使少有所遇合以其才頡頏一世可量哉娶周
氏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鎬銖錫鎡女三人嫁余柞程徹王中
皆周出也而鎬鎡及程氏女亦前卒孫男三人女二人明年銖
將葬君湖山之原以周氏祔且屬新吉州錄事參軍程洵允夫
狀君行如此來請銘予不及識君而韓溪先生者先君子之內
弟允夫即其子也銖又來學故聞君之行事為詳何可辭始君
自恨知學晚教子甚力故諸子多材而鎬銖皆舉進士銖尤好
學自立庶能成君志者銘曰
才之良氣之剛有求必予義之方能不試老其鄉嗚呼歸哉此
其藏

直顯謨閣潘公墓誌銘

公諱時字德鄜姓潘氏婺州金華縣人曾大父諱宗簡大父贈
中奉大夫諱祖仁父贈通奉大夫諱良佐始以儒學教受諸弟
皆從受學而中書公良貴遂以清直致大名公生穎悟少長莊
重如成人既孤中書公愛而收教之欲使後已公以親沒無所
受命辭乃任以為登仕郎為娶李莊簡公女李公亦器許焉初
調袁州分宜主簿躬校簿書蚤夜寒暑不少懈田里賴以安監
臨安府造船場部使者以為能多屬以事皆迎刃立解且不以
上官喜怒為向背御史杜莘老聞而賢之欲引以為屬會去不
果公亦未書求薦而當路爭知之改通直郎宰相欲留官中都
公固求奉祠以去已而差提轄雜買務雜賣場嚴禁防謹次第
大官要人無敢干以私皇城邏卒挾恃干紀公按致其罪不少

貴人爲公危之然公以廉白自將其黨雖怨之卒無以報也終
其宰相又欲留之不可遂出知興化軍莆俗險健多訟公至究
其利病施置之方爲科條以屬吏簡易嚴密無所偏倚郡以大
治時郡學宮召諸生而教飭之遂無敢以事至廷中者女官道
士託妖妄求物賜以表其居挾簽樞張說書屬公上其事公不
可說復諭意部使者以撼公公卒不爲動歲旱禱雨不應公慮
獄有寃亟往訊焉果得二人破械遣之而歸其獄於吏車未及
旋大雨立至郡故有洋城陳霸二斗門及木蘭陂溉田數萬頃
歲久廢壞公爲興築壯固牢實民至今詠歌之適歲荐饑募客
舟予錢博糴而寬其期人始莫諭其意既而糴者得以其間往
返一再然後及期則糴價久已自平而民不饑矣人始服公爲
有謀也請蠲歲輸丁米錢千萬久之未報輒移屬縣緩其輸漕

司不悅督愈峻公訴於朝竟得罷乃巳召還賜對公言郡縣者
朝廷之根本而百姓又郡縣之根本也今不計州縣之事力而
一切取辦又不擇人材之能否而輕以畀之欲本固而邦寧其
可得乎上善其言欲留以爲郎而公有所不樂力請外乃除提
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至則罷中都饋餉之不如法者豪
貴巳多不悅而平江庫錢失漏守因是誣富室以取償一郡大
擾有死者公㩁罷之守以是怨陰以禁兵給白直而誅它司上
其事公坐削一官移江西未行又移江東入境發贓吏一人故
相有爲請者不聽竟按逐之列城震聳行部所過延見父老使
縣別爲輩以次召問所疾苦及吏治得失戒州縣毋得除舍館
飾供張鈐鍵吏卒所過肅然父老歎息以爲未始有也池守趙
粹中恣橫不法遷卒廩給不時有盜發遂奏竄匿名書以訴者

詔以屬郡郡中恐怒捕繫卒汪沈訊治強服亟奏誅之刑獄佗
者丁時發遣郡閩其究取具獄闊之將發其事粹中遣其學實
入傳令郎凡間奪去稷罵陵折一郡大駁公時出按旁縣馳歸
與時發具劾之會時發改使湖北事久不報而公繩之愈急章
三上追與俱罷後得眞寘書者朝廷始罪粹中而捕清家尋復
起公提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事入奏為上言北年戶部謝度
不繼部賦苛急監司州縣希意避罪不服役以百姓為心下失
人私上千天變其原在此願詔有司悉蠲州縣民間售逋而內
出禁發以補上供之缺其招衡卒除戎器皆許留經總制錢以
充貲不則且止以後他年吏詔大臣遴官賞局考校詔與以求
出內之會參互省齋繼積補助為經久計常使戶部支計有餘
則州縣覓而民力紓和氣應矣上聞公言數息請善且口狀於
戶部應副多之民間逋租內藏積久亦巳因放鄉言州縣擾民
之事狀亦闊矣蓋所猾黃紙放白紙催者召已蠲之而又責於
戶部此誠何益正當一一與補還耳因諭所以寄任之意甚悉
宰相猶欲留公典遴公力辭之部承水旱之餘教輸懲戢安集
賑捄曲盡其力民又病疫則遣醫視療家至而日課之以其死
生多寡為毀量由是全活者衆俗書焚戶公敎諸縣各治叢家
焚者有禁民莫敢犯剛北多陂擇官不障故使貧民得漁其間
頼以食者甚衆既而或以輸租自占而顧其利則民固已病之
至是議者請復增租而吏緣爲姦盡斥貧民所漁以給富家失
業狼狽者不可計公爲申明其法悉以還之未幾改南路提點

刑獄公事將行猶爲條奏本道荒政數十事詔悉施行行之日
士民自言諸司乞留公者以千數出境猶遮道攀戀涕泣不肯
去有盜殺人而誣指賈人梁晚四爲罪首論當誅死前後七推
具伏錄問輒不承最後至公親鞫則方盜殺人之時晚四實在
他所參驗行由印曆晷刻不差乃得其究狀即理出之而劾官
吏失入者上大喜可公奏下諸路以爲法又奏新法獄經再鞫
詞或少異必取初鞫官吏承伏而并按之追逮往返或淹旬歲
再鞫官憚於留滯雖或有冤亦弗敢白以此獄少平反枉濫者
衆請得復用舊法上亦可之除直祕閣知廣州兼主管廣南東
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將行猶奏郴州用度不足多橫賦以供軍
馴致巨寇前後非一請下漕司通融補助以息後患廣東地接
郴桂汀贛之境四州之民歲一踰嶺貿易折閱即相聚爲盜大

羣至數十人公入境適捕得渠帥八人即斬以狗曰三日而去
者死不得㳟期外不去復捕如初於是皆散有梁氏兄弟者招
納亡命前後殺人無數而掠其貲以致富交通州縣吏不敢詰
民患苦之號爲四彪公捨捕誅殺汙瀦其居宅盜望風破膽大
奚山斗入海中冠攘所聚雖良民亦以漁鹽爲命急之則散入
賊中不可禁所從來久至是新置部鹽使者銳欲禁之檄水軍
逐捕公曰水軍專受帥府節度非它司可得而調也且爭小利
起大盜將誰使任其責耶卒拒法不爲發良民既得少安乃陰
募其酋豪使以捕賊自効由是盜發輒得有功者爲奏補官闕
死即官其子而重責其坐視不赴救者官屬不幸死者厚賻遣
歸存没老稚無一人流落如是者三十餘家士族女失身非類
贖而歸之上聞公究心獄事詔特轉朝議大夫進直徽猷閣知

潭州安撫湖南復值凶歲精禜禱廣咨詢蠲稅租弛逋負民得
小康饑不爲害飛虎軍驕横不可制有恃醉挾刃傷人者案軍
法誅之於是帖服無敢犯明年召還以疾辭進直顯謨閣知太
平州未上又明年除尚書左司郎中竟辭不就乃申太平之命
未行而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三累官中大夫爵金華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户其配李氏諱孟瑛字文靚孝友聰明識趣高遠莊
簡公南遷時年未及笄已能刻苦自厲甘忍貧薄周恤親黨雖
凶事無所憚既歸公諸姊多未行奩具所須推予不少靳奉祭
祀必誠敬事公以義衣必親製食必親嘗藥必親煑從公居官
未嘗問外事買市物而門内之治雖細必親條理精審如嚴官
府每能官治裝皆一日辦警敏絶人而不爲苛察治家嚴整而
御下有恩縫紉必精澣濯必潔而不爲組繡華靡與公言未嘗

以爵秩進退爲欣戚其教諸子亦然有識高之累封令人後公
三年卒子男友端友恭皆力學有志操友端擢以進士高選今
俱爲從事郎女友松嫁太常寺主簿史彌遠孫男殷孫將仕郎
女二人皆幼友端等葬公紹興府上虞縣永豐鄉張溪之原以
令人祔公少從中書公學長娶李氏又得莊簡公爲依歸中年
遊張敬夫呂伯恭門切劘不倦晚歲讀書厲志彌篤自爲小官
即以治行有聞治郡先教化而訟獄期會無不謹務施舍而出
納纖細無所遺興利除害皆有成績爲部使者糜置不避權門
糾劾不憚大吏咨詢撫摩無隱不達至典方面養威持重務大
體不細苛精擇丞史隨才授任治民訓兵禁姦除暴無一不可
法者蓋嘗自謂吾之爲治主於寛而不使有寛名輔以嚴而不
使有嚴迹唯其綱維總攝而脉絡通流是以坐走百吏而我常

無爲也有所弛張必先究見利病本末然後出令恥爲姑息小
惠以掠虚譽每言欲寛民力先恤州縣州縣足則科歛自息而
田里安矣謂榷酤茶鹽非古法不忍盡以律令從事於犴獄尤
兢兢然亦未嘗縱釋有罪也所至必問人材興學校潭州嶽麓
衡之石鼓皆一新之學者用勸薦士唯公論是與不私親故不
受請屬有所薦輒閉閤草奏勑吏莫敢言雖被薦者亦事下然
後知伯恭聞而嘆曰潘公薦士可謂盡善盡美矣所部水旱盜
賊無巨細必以聞以祥瑞告則抑而不省其愛民如子馭吏如
童僕按察屬如朋友惜官帑如私財治公事如家事事有不便
於文法輒身任之不以累其下是以人爭爲盡力所至稱治近
世士大夫間號精吏道有科指而寛猛適宜大小中度者無出
其右其持身尤謹飭言笑有常度其仕進不即人而人即之然

有小嫌輙避不處曾覯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貴絕不與通使
人來致慇懃輙不報以書請亦不從歸自江東壞堵蕭然彈
琴讀書有以自適未嘗一與諸公貴人通聲問晚歲召還益將
有以處之而公病矣亦會有謀傾宰相者陰尼之遂竟不獲究
其用論者莫不歎息而公處之超然少喜學書得歐顏楷法勁
挺嚴密如其爲人雅不信浮屠詭異之說嘗著石橋錄以斥其
妄喪祭不狥流俗平居無所嗜好既病神明不衰起居莊敬如
常時顧諸子誦曾子易簀時語而絕是則世之所以知公者猶
未足以議其方也熹從公遊雖不久然相知爲最深友端等又
來學故於其葬來請銘不得辭也銘曰
十忠不學學患不行口榮身悴物重身輕偉歟潘公夙有奇尚
晦履密微老益堅壯湖清海謐百辟儀之歸歟億矣道固委蛇
唯其德學知者蓋鮮我銘其幽以告悠遠

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公諱椿字壽翁洺州永年縣人曾祖安祖泰皆不仕父升進士
起家爲吏以廉正稱累官朝奉郎贈大中大夫毋楊氏趙氏張
氏皆贈碩人靖康之難汴都不守大中公以衛父見傷父子偕
卒公年尚少葉殯佛屋深竄而詳識之奉毋南走湖嶺間備嘗
艱窮而竭力以養毋子相慈孝人不知其趙出也用遺澤補官
調潭州衡山尉摘姦發伏人不能欺決事問理如何不爲勢奪
再調桂陽監司理參軍盜發臨武將尉縛六十餘人以獻公辨
理之才六人抵死它所活亦甚衆以數爭獄事失守意求去不
獲守悟乃更相知逮復臨武縣論以不作者二十年從衛州軍
事判官守與部使者交惡公談止之不聽後闔郡半劾去公獨

免邵民有告來八爲盜者郡得其一將寘之法而囚家訴免公
被檄鞫之使召告者則無其人問其同從則已斃於路矣閱故
牘則斃者是夕乃在他州有左驗囚乃得釋從寧國軍節度推
官豪民執僞券取陳氏田陳父子斃于獄妻又將斃矣公辨其
僞奪田歸陳氏虜亮將渝平丞白守將修城壁葺軍械料民兵
甚整人侍以安張忠獻公節制兩淮軍馬辟準備差遣及拜宣
撫都督皆以自隨盍公始見胡文定公退與其諸子遊從容言
曰椿願天下之人無不唯是之求耳胡公聞而異之其子仁仲
後見公所論富川六事亦謂有經濟才張公知之故取以爲屬
談以經畫淮甸事公爲奔走兩路綏集流民布置屯兵察廬壽
軍情相視山水寨險要凡四五反詳密精審所助爲多它如謂
督府當鎮無爲請制戰車以易拒馬之屬未及行者尚衆至於

事有不可則固未嘗爲苟同也宜司訖事議請第賞官屬公曰
今未有功而遽求賞已非所宜且先將佐則無以勸士卒薄及
之則無以待有功皆不便張公然之爲止不上後諸將有以北
討之議聞者事下督府將從之公在外亟奏記張公曰復讎討
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
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
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雖得其地
不能守也書未入而師已行則又言曰大將勇而無謀顧援成
算俾進退可觀毋損威重既而果無功張公悔之一日喟然歎
實材之難得公徐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可厚
誣誠欲致之豈不惡逆耳而北遜志則庶乎其肯來矣張公復
拜右相公知其不可爲勸之去明年春又出視師公曰小人之

棠已勝而公無故去廟堂此必爲復中前議甚苦張公心是之
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計也未幾果罷公出幕府
得辭登聞鼓院在職數月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
對首請復廣西州縣運鹽而罷折稅和糴招糴之擾二請無汰
去軍中百戰之士以壯軍勢覽郡縣三請以墾田爲課最而吏
賦法效祿令多以穀帛少以錢皆當上意除知鄂州再對請令
墾荒田者三分其租三年乃增其一三增而畢輸請罷經總制
錢悉爲上供一其帳目以省吏姦上可其墾田說至鄂行之復
戶數千贍土大辟鄂地重而守權輕賦薄而用廣公交際以誠
調度從約未幾遽振而瀕嚴火備禁姦盜皆有方晷軍民之爭
一決以法主將悅服移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廣西舊遊習
其民情之欲惡有所更革不戒而孚官吏有罪免之而已無所

窮治求竟之獄一以蟄平所縱釋數十百人盛夏按行慮問諄
悉退閱文書一夕千紙奏罷發運司所復昭州金坑請禁仕海
南者無得市土物事皆施行移判湖南路轉運判官俾入奏事
行及近甸嬖幸忌之促便道之部適歲大侵官配民備賑糴民
爭糴米踊貴復抑米價商船不來公至損配數除米估人用不
饑奏請罷歲糴代發二分米出糶錢權楮幣和糴米宜用市直
毋使太賤傷民人以爲便自爲少吏時已病監司行部從吏卒
擾州縣至是當出輒前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月以行而罷諸
常從者所至州取吏卒使令凡以例致餽一不受自是人多效
其所爲言事者亦請下諸道以爲法召爲吏部員外郎復論廣
西鹽法上是其說俾條施行之日以上遂改法焉其後二十年
鹽法雖屢變而折苗和糴招糴之擾竟罷民賴以安除樞密院

驗詳諸房文字小吏持南丹莫氏表來請於宜州市馬因簽書
張說以聞公語說邕遠宜近人孰不知其前日故遷其塗豈無
意哉況今莫氏方橫乃欲爲之除道而擅以互市之饒誤矣小
吏妄作將啟邊釁請論如法說又議諸郡招軍宜立法以課殿
最公語之曰頃吉建劍等州民與俗悍雖多募不難致淮漢荊
湖凋弊未復若限以額恐有抑捽之擾積二事忤說說怒語人
曰吾乃無一可耶公聞之求去上問知之亟令慰諭去職未幾
說免乃遷公左司員外郎密禪國論深抑吏姦號爲稱職嘗言
三衙御前之兵有用當益諸州廂禁兵無用當銷銷之之術死
亡勿補二十年之後無復無用之兵矣屯時寧壹以御前兵分
屯諸州可也始公在督府嘗建軍民雜耕之策既而詳其利病
乃欲盡捐以予諸軍使歲分半卒以耕而益其食至是亦爲上

言甚悉尋復請外除直龍圖知隆興江南西路安撫避祖諱改
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至未一月移都大提舉四川茶馬既復歸
故官建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歲萬二千
緡而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免戶部配鬻乳香諸路併
得免訖今不復配衡嶽廟火公言廟洊火天寔厭其非制請毋
復屋而築壇以望用遵禮典省財力不報茶寇作帥以失律免
公攝其事時江西兵已集寇勢窘謀復南走公亟收散亡分守
要害寇不能越故江西得壓而擒之姦民有規聚徒應賊者公
募土豪捕其魁桀誅之餘悉散走事平請於朝歲分卒戍產茶
處盜以益衰又言茶商買券於官而復市茶於園戶與鹽商買
券而即受鹽於官者殊科今一其賈是以茶商獨困而私販多
歲額不敷而民被擾甚則鬬敓攻刼爲羣盜前日之事亦可驗

矣請損其直以便事而有司斉出納乃析小劵以一爲六實無
所損而重以煩數人益病焉召還見上首論軍政之弊曰屬者
鄂渚大軍三千捕茶寇數百亡失過半小寇尚爾如大敵何臣
嘗求其故矣大抵將不得人馭衆無術廩食既薄又苦侵漁老
成習戰之士一以疲老被汰則挈其强壯子弟以去軍中唯有
抑勒寄招之人又皆不習戰陳而不可用至於待遇復不均嘗
使吾老舊之卒自傷其不及歸正之人而歸正者又自以爲待
之不如俘虜之厚也誠亟圖之反此數者則軍聲振而國勢張
矣因復力陳茶法之弊乃得頗增鹽數而公意未已也政府白
擬司農少卿上自用公爲正卿京師月須米十四萬五千石而
省倉之儲多不能過兩月公請給南庫錢以足歲糴之數又糴
洪吉潭衡軍食之餘及鄂商舡并取江西湖南諸寄積米自三

總領所送輸以達中都常使及二百萬石爲一歲備久之不行
公以不得其職求去不獲又以白宰相曰今豐儲倉南上庫皆
移東就西以眩主聽而使朝廷戶部自分彼此告借索還有同
市道願革而正之凡百政事各付攸司委任而責其成則名正
而實舉矣臨安擇守公在議中執政或謂公於人無委曲上曰
正欲得如此人遂兼權臨安府事守比非其人日走權門奉約
束耳民事悉付吏手吏得銜勢爲姦公既視事親閱文書躬自
予决要人請囑一無所聽府故以官者爲承受公事守至側謟
之公不往怒因喻旨故遷延以相沮傷公白政府無所用承受
請罷之市有火近臣璫所居舍怒不專救護遣兩卒暄厲公所
公奏其狀下兩卒大理獄大理觀望覆逮府吏卒公即家居自
劾詔杖兩卒釋府吏卒勿問倖倘豪貴立私宇至百數會有以

姦臟事覺抵罪者因悉以令沒入之而逐僧還所隸事在府三
月竟以權倖不便亟解去而民至今稱之公在朝遇事輙言執
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言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爲當位而詞多
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爲不當位而詞多吉蓋君以剛健爲體而
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
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陛下得虛中之
道以行剛健之德矣而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
事陛下者也願觀象玩詞求剛中之臣遠柔佞之士以應經義
起治功由是執政滋不悅沮公茶議使不得行公益論事自若
久之求去復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陛辭上曰卿未可遠去收
知婺州進祕閣修撰上意猶欲留公而公亟言軍政敝武備弱
必誤事不合旨乃之郡居數月郡以大治會詔市牛筋五千斤

公奏一牛之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
前詔且思公前言召以爲吏部侍郎公又爲上言民貧多盜非
國之福願詔中外有司各條所部冗費可省者以聞上善之而
亦不果行也在吏部與吏史約予奪命士所陳身計當悉疏著
令堅定其可否乃行既行而有遺若未允者重坐吏以此不能
肆其姦秀邸館客特注州掾公言其人未試且衝待次人請更
受員外置不簽書公事執政建議欲有所私而託以吏部所啓
公言是事雖小所關則大請究治上嘉納焉上親慮囚命公與
知閤門事張掄次比其辜以聞掄自以官承宣使欲列名公右
公不可白之丞相亦右掄公奏言臣固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上
但使事以閤門副侍郎耳故所被旨臣實先掄唯陛下財幸上
不直掄罷之公以上嘗獨攬機務而羣臣偷安苟免乃按易象

爲上言乾首坤腹而六子之卦各象其事故聖賢之訓皆以君爲元首臣爲腹心股肱耳目喉舌各有攸主今君勞臣逸非治之體且使出令用人或有未善則過歸於上而政亂於下願觀易卦之象體乾剛健而使腹心股肱耳目喉舌之臣各任其職且察臣下有遊近習之門者嚴禁絕之而益以公道用人名節取士則士風振而人材出矣一時弊事如衛兵壞僧廬掠都市而朝廷不深治言事官彈劾不勝去職而取從風聞者坐黥隸軍中結邏卒開鋪以撫主將皆極言之又建白凡選監司若大郡守宜使侍從集都堂公舉所知而宰相拔其尤者以聞皆切治體又請凡應輸義米者皆置倉鄉社以藏而凶歲還以予之亦便於事然皆不得行獨衡州監牧諸軍回易竟罷如公言又嘗抗言往者閹寺之盛卒階靖康明受之變今復盛矣請抑制

之不使寖長官置甕室限其進子之數官高者使被外而門禁宮戚之外乞毋得有所預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則上下俱安而禍變潛弭矣上聞靖康明受語嚬蹙久之曰朕亦聞此因納疏袖中以入最後極言邊備不可以不豫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口花靨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其形勢之緩急兵力之多寡計策之利鈍皆歷陳之如指諸掌又論應城四達之衝宜屯一軍以爲襄陽近援荆南兵戍襄陽宜徙其家屬營江南毋使爲虜所襲以病請祠不許面請益力乃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數日改太平州賜尚方珍劑以遣焉當塗重地甚以一面爲寄公因自請以時行視圩埠有機事得以密疏直達上皆從之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募橫江水軍千人以

爲濡須東關采石聲援采石水軍舟多卒少宜以步卒之半爲水戰之用使可舟可陸往來巢湖爲必保濡須之計而凡沿江津渡宜使皆隸南岸比來和州利商筭輒穿支港以内舟首尾皆爲之江此爲自棄天險邊民盜虜馬或爲乞盜來歸者有司不問甚或賞以勸之皆不便上納其言亟命塞港乞亦頗施行居年餘年六十九即上章請老上初惜其去三請乃許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以湖南兵役之餘公私困敝上下恫疑思有以鎮安之謂公厚重可倚復起公以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判湖南路安撫使私禮免繫帥銜以避家諱公雅無復出意再辭不獲乃勉起至無幾何悍者蘇疑者釋氣象一切如盛時復稅酒法人以爲便前此官市民物不予直者悉爲償之斗酒千錢不妄用故人賓客薄少周助率以私錢州宅火徐葺之不調

一夫而復其舊諸縣有羨賦州竭取之縣以不可爲公歸其半曰歲饑用不足少須之當悉歸矣歲旱賑廩勸公糴租十一萬給常平米二萬糶又數萬民以不流死飛虎軍新立或以爲非便公曰長沙一都會控阨湖嶺鎮撫蠻徼而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已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民財力不可計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異論乃息郴民輸租吏所加賦幾再倍力請裁之三去其一民以小寬前在兩州再言配法之弊請使凡應配者秪坐加役流法髡鉗居作三年而免毋或黥涅使得自新免竄逸免遞送庶至恩召和氣至是計長沙一歲所遞配卒千二百五十餘人復申其說朝廷爲下其事而議者狃常或笑以爲迂不能革也未滿歲復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歸老衡陽故居野塘之上淳熙十年十一月旦日

熙寧年七十有三公生十有五年避地南來貧無以爲養不得
學力於學年三十始學易兩鞠郡獄須慮問者呆旬不至因得
晝夜研考乃若有得遂樂玩而沒身焉其言於朝廷措諸行事
無適而不於是也尤惡佛老邪說在臨安被詔擇靈隱寺主因
復于上曰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
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曷爲求之他他時僧或宣對
後死復疏其失請崇先王之道正人倫之本漸汰游惰歸復農
桑其在當塗申法禁戢詭誘出教喻民語極諄悉至是病革題
詩一章以示諸子沐浴正衣冉而逝人以是益知公之於易非
徒誦說而已也公莊重簡淡凝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見
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疏而中夷易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
應事存心悉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權倖然非有意以矯厲

爲高也在六院時淵靚寵方盛同舍日走其門公恥之自引去
晚登從列靚已位使相竟不往謁它一二輩職事所及輒與忤
又嘗爲上指言其姦其徒相與聚而訕公有言太尉獨不奈李
某何者其人復之日誠無奈其不顧官職何耳賴上知公深屢
歎其樸直故小人無以行其計公於中外鉅細知無不言其尤
致意焉者邊備軍制賦法祿令茶鹽屯田經總制錢揀汰歸正
配法也蓋自少日親罹兵難復歷邊事盡悴州縣乃登使守乃
踐省寺於大小之務皆身履而心喻焉非如它人剽聞掠說而
籍口嘗試者也其從違忤合雖不可常然持其見終身不易言
之懇懇至於四三其才通其識遠不阿主好不詭時譽無書生
之輕俗吏之陋其所綢齋使得宜究斯世其庶乎公娶龐氏早
沒繼室以韓氏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皆贈令人男二人毅夫

承務郎後公三年卒正夫宣義郎廣南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
公事女二人長適朝散郎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臨川
吳鎰次適郡鄖劉全孫男八人大有大來皆修職郎大謙迪功
郎大用大臨大鼎大觀大飛未仕女二人尚幼公居家有常度
不惰替亦不嚴厲約不戚豐不泰終身一致在官儉而法官燭
不入中門家人不用公家供張初臨有新帝募必撤而藏之存
以迎新去之日不私一物焉家至今無有敢帷蓋凡例所饋餉
私不應法之入率積之公帑以供公不應法之用餘則委置而
去門內化之蕭然清素素篤風誼嘗僚章貢李燮死于安陸有
女棄民間公贖而育之雜令人愛之如巳子以歸士族初仕亦
嘗從衆投上官爵里狀心怵然不寧自是不干請嘗獲盜委曲
可以被賞置之弗問既循資則曰吾老於職官耳年五十有二

乃改京秩自是出爲時用然未嘗忘歸志未始携家入中都亦
不至畿郡仕五十年上爲人主敬信下爲士大夫尊慕無纖謗
微累出入中外數四其入也皆以特召其出也皆以力請年至
亟歸不得巳而勉起起又竟歸以終素志而沒出處之義特爲
全盡以是年閏十一月十一日葬于衢州花光寺之山後二里
與龐令人同穴以葬日迫不及識而吳鎰狀公行大略如此後
十年正夫乃以其銘見屬熹不足以銘公然熟公聞望蓋久中
間一再通書荷公見予良厚今又得吳狀及公平生議奏讀之
觀其行身如履繩蹈矩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論事如絲麻穀粟
無一言之不適於用而其忠厚純篤之氣又有藹然溢於行事
言語之外者未嘗不廢書三歎而悚然心服也乃最其事而系
以銘銘曰

大易之縕微妙不窮就窺其表而測其衷懿彼李公心潛躬詣
逮其渙然隱顯一致進矢于廷退諗于私迎知失得不假蓍龜
閔天越民忠君及國在古有訏曰庶常吉胡不百年以究其施
長言鼓缶奄畀其雖衡山之陽非其故土竁而弗銘曷詔終古

滕君希尹墓誌銘

君姓滕氏諱洙字希尹世家徽之婺源蓋莫詳其始所自來中
間有見故翰林學士達道者扣之乃知與東陽之族同原而亦
不能言其遷徙合散之所由也君曾祖谷祖爲父惸皆不仕而
叔父愷蚤以文學論議有聞於時起進士官信之戶掾以卒士
友惜之君幼聞家學緒餘長從鄉先生俞君宋祐及一二知名
士游益務記覽其蓄甚富爲舉子文亦精緻有程度而數以不
偶卽棄去不復爲獨教諸子爲學而不專爲場屋計平居厲以

篤志力行之訓甚悉及二子登科從仕則又時時爲道平日聞
里閈所聞見情僞失得之變以開曉風切之以故二子皆以能
自樹立有聲州縣間晚得末疾猶手抄孔孟言仁梗槩一編日
夕玩誦而又大書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語於壁以自警其好
學檢身雖老不倦如此病革却醫藥手書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兩言以示諸子而卒紹興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有五
夫人胡氏有賢行前君二年卒五男子璘從政郎鄂州州學教
授珙迪功郎寧國府旌德縣主簿瓘珵皆業進士琇前卒二女
子嫁進士程萬頃程楨之孫男七女四君爲人恭儉質實遇人
無少長俛首接語如見大賓凡世所謂少年豪習饒樂放縱事
未嘗一接於身自奉甚薄終身如一日不以豐約易其度居家
事親誠心孝愛委巷之禮薄俗之態雖於强之不忍爲也爾逢

悉壽恩或勸增年以應格君不可或問之則曰欺君而受爵亦
何榮之有哉有士族女未亂落倡家君謀贖之倡儈知君貧立
僞券高其直以難之君未有以爲策也會璘預薦書郡致金錢
若干爲勸駕禮盡以予倡得女嫁之不復詰其僞縣宰張安中
賢之爲書其牒以表焉君之爲人大抵如此嗚呼是亦可爲善
人君子矣然其志與材旣不得少自見於當世其壽命又不得
究於高年獨諸子旣能順承其志而又將有以顯揚之則人或
以是爲天之報施果不繆也璘等將以明年五月二十四日合
葬君夫人於萬安鄉龍陂四牡之源使珙奉吉州錄事參軍程
君泂之狀以來請銘余以疾病久衰謝不能而珙請益堅余竊
哀之乃爲次其事而銘之銘曰
行之躬學之力積之豐施之嗇謂天夢夢請視斯刻

承務郞李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趙公說知漢州事
余時言其以州人李君之行義聞於朝未報而四川宣撫使王
炎安撫使薛良朋轉運副使王璠判官趙不憑相繼表上孝宗
皇帝聞而嘉之乃九年閏正月丁酉制曰務禱勸分有司之爲
政發廩賑乏仁者之用心爾以布衣居于下土因年饑之不足
動義槩以有聞屢出私藏多所全活與計偕而已老從官牒則
徒勞勉服官榮歸教鄉里可特授迪功郎致仕里之人高君之
行而飽其惠旣相與嗟歎而詠歌之君沒之後十有七年其孫
寅仲入祕書省佐著作會進史得增秩因請貤以及君於是又
詔特贈承務郞人以是益知君積書之報爲未艾也又後數年
著作君乃自其家使人以書致君行述一通於予請以是銘君

之至于故求得交君父子間又以病廢譽久欲謝不能而惟閩
蜀相望數千里云作君乃近舍其鄉之先生君子而遠以屬我
是其可以辭哉乃最其書之言曰君諱發字浩然其先隴西
人唐明皇帝逃難入蜀過漢小留其近屬之從行者因或家焉
君其後也世居什邡縣邑順鄉後徙長原曾祖保榮祖有賢父
世通皆隱不仕君資稟高邁自少倜儻不羣讀書有大志傲睨
場屋謂功名可立致以鄉貢入辟廱補內舍久之未第宦者梁
師成方貴幸士之不得志者類賓以得官或以是休君君正色
拒之京師被圍疏陳大計不報即棄錄牒歸養于家其先府君
晚厭人事常獨居一室家務一以諉君君節衣縮食暮已以崇
義買書閣館迎脩士以教子孫而於忠孝立身之大義尤致意
焉不專爲覓舉干祿計也親疾療治不遺力雖毁傷無所憚免

喪既久諸及親猶泣下廬墓側再踰歲弟沒亡子遺腹生一女
婦服未竟輒謀私其槖以行君以義正之其家愧恨欲以危法
中君君不爲屈吏又偏主其詞而卒不能有以汚也已而撫其
遺女如已生且厚資之以歸名族無纖芥餘憾自其少日生理
未裕之時以至于老而豐殖推財讓產恤孤懷幼賙人之急自
兄弟族黨以及于疏遠之無告者無不必盡其力而退無自多
之色平生折券棄責不勝計里人有鬭訟者就以求直聞其言
皆失所爭而去其微至於病者予藥石產者給薪米亦久不懈
歲旱祀烈日徒步數十里爲鄉人致禱雨爲立應人尤德之歲
或不登輒爲食以食餓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饑
甚官爲振廩勸分而就食君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流殍未
復而荒政以罷民愈困弊數百里間扶老携幼挈釜束薪而以

君爲歸者其衆又倍於前蓋君之爲此自紹興之丙辰至此三
十餘年歲以爲常所出捐不知其若干斛所全活不知其幾何
人矣及是而恐益廣續愈茂以故州郡及諸使者始上其事而
蒙顯賞焉君初不欲而不能止也既起拜命因摘詔語牓其所
居爲義槩之堂曰姑以示吾之子孫使之無忘聖朝所以褒勸
之意而益勉於及人也蓋於是時君之年七十有七矣明年屬
疾且革猶顧左右問今日所飯凡幾人既沒所活餓人過其門
者無不流涕也嗣子蟻既葬君其鄉古魁之原又次君行事如
此而論其槩曰君才雖高而動以繩墨自守凡有所爲必問禮
律如何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者唯於義之所在則奮然以身先
之雖壓以公卿之勢弗奪也臨大患難瀕死而氣不少沮季子
以言事得罪至徙嶺表君不爲動與人交開心見誠不逆其詐

尤謹然諾不爲利回人有小善稱之不容口不則必面折之而
亦不復留胸中也故從之遊者莫不愛敬而嚴憚之或者至以
俠名歸之蓋不知世之以武犯禁者正君所深恥也雖無官守
之責而聞四方水旱疾疫輒憂見言色論天下事激昂慷慨利
害曉然聽者忘倦故相魏國張忠獻公雅知君書疏往來未嘗
不稱歎其賢張公都督征討君移書爲陳量力慮勝之戒甚切
嗚呼君之爲人如此使及强盛之年得用其力於當世則其所
立宜必有大過人者今既不獲施用而其餘功猶足以活千萬
人之死命雖其存沒幸嘗再被寵褒然天之所報君者豈若是
而休耶君卒之歲淳熙甲午二月丙寅葬以辛丑五月之壬寅
君夫人同郡楊氏先卒二子蟻以累舉得官著作佐朝籍累封
宜教郎致仕賜緋魚袋蚑以進士第至宣教郎後公數年皆卒

一女適朝散大夫知嘉州王禋孫男五人寅仲爲長次賓仲次
敢早世次憲仲次寅仲寅仲賢而有文辭今爲奉議郎知普州
所以爲君之慶於無窮者將於是乎在予雖不及識君而於君
之事無所疑者獨以行爲可信又讀義樂諸詩而企稱名士
無不在焉益知行述之果不誣也乃悉論次而系以銘銘曰
德而不才德雖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賢哉若人抱道隱居
振廪之功日活萬夫茂實既騰帝俾其績命服命書于以往錫
既寵于堂又賁于幽惟是聞孫益鴻厥休我銘其藏千古不泐
義槩之名永世無斁

宣教郎致仕陳公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衡字公權曾祖確祖　父禧皆不仕世爲福州候
官縣人及君之生質直嚴重謹然諾寡言笑飲食起居有常度

寒暑不易危坐終日對妻子未嘗見齒雖嚴于家而與鄉人處
則歛退樂易唯恐失色於人虛懷待物不疑人欺遭詐取直無
慍貴逋於人愧若己負以故不能治生而安於貧嘗曰吾不怨
人亦莫余怨不侮人亦莫余侮也中歲益貧迺闔門以教子爲
事奉養漸漸而資其子使從師友講學至解衣無吝色起居晨
夜必以身率之其勤約人所不堪而君處之裕如也已而諸子
舉進士有名仲子孔碩登科從官所涖多可紀人意其繩約少
寬而君訓飭彌厲未嘗假以言色其平居所以告語之者隨事
不同而要其歸必出於守道循理愛人及物之意孔碩爲邵武
宰方以聽明慈愛甚得其民而君遽以疾終于寺舍市里聞之
無不失聲嘆咤如悲親戚紹熙五年十二月丙寅也平生不喜
佛道巫覡祈禱之說及病遺戒悉蠲不用蓋其天資有過人者
故雖未嘗謁學而卒能有以自拔於流俗乃如此初以慶壽恩
授某官致仕既再遇登極及明堂恩累階宣教郎賜五品服娶
同郡黃氏封宜人先卒而葬于閩清縣賀恩里大將之原至是
孔碩等將奉公柩以合焉亟以書來曰諸孤不孝荐遭閔凶前
日先生既嘗幸哀而賜之銘矣今而闕焉是使孔碩兄弟無以
見先人於地下也敢泣以請惟先生憐之時予方以負罪杜門
俟譴不敢復近筆硯爲辭章然讀其狀於中若有愧焉因竊叙
而銘之其子孫男女已具前志此不復出銘曰
言之出不踰閾行之長不滿鄉人莫我尤我豈人憂載此餘驩
以適其丘吾淺之爲丈夫者又安能窺其際而涉其流乎

丁復之墓記

復之名堯姓丁氏建寧府崇安縣上梅里人父名愛母某氏復

之爲人篤厚慈良深有志於爲己之學從予遊數年不幸早死
朋友莫不哀之有子二人曰某某淳熙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
日卒　月　日其父葬之某處友人蔡君季通實相其事新
安朱熹記

陳君廉夫壙誌

陳廉夫名址莆田人故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贈太保魏國正獻
公之孫今朝請大夫新提舉福建路市舶寔師是之子厚重明
敏自幼即有志於學正獻公奇愛之用致仕恩奏授承奉郎轉
承事郎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未赴丁母憂再調監泉州南
安縣鹽稅慶元三年七月二十有二日卒享年二十有八娶兵
部侍郎岳公霖之女女子一人師是將以慶元四年十一月三
日祔廉夫龍溪山正獻公大墳之右以其嘗學於余也俾來謁

銘余以老病久廢筆札亦悲廉夫之賢而不克就其志也不能文姑記其實請刻石納壙中十月己卯既望新安朱熹記

事實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郡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權[illegible]

語莫違教命蓋不唯以抵辠爲恥貧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

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

皇祐二年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

嘉祐四年已亥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

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稱首

元豐八年乙丑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

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實錄○按
温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劉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
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
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
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
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
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
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
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
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
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
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

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
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
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
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
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幷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
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
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聰人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
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
生再辭尋召赴闕

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
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
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召闕下四方俊乂莫
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
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
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
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
相招而爲朝廷出矣

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
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王巖叟奏云臣伏
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
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
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
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

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
言以新聖德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
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得無
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
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
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
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
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
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
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
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

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見劉子三疏○
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
而先論事爲是非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
已精矣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
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
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
誨以輔上德見文集
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
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
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
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

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
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見文集○舊實
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講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
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
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
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
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今更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
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
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
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於上體非宜

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
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
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
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
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
意以感上心皆不報
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
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
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
如鼓院染院之數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
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
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

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
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
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
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
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
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
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
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
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
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說常
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

其後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
講罷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
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
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
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
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
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卽
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
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
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
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
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見聞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

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
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
日講罷未退上或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
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
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
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
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
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
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
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
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
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

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旣而諸
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
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
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
曰吾生平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無此事文潞
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
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
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
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
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
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
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

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
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
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
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
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
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
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
然以麤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
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
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素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
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
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

進退八方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
浮薄爲其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
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言
集下有與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
日進講倚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
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
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
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
仲因奏先生汙下險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不分
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
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
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

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
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
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
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新錄
皆删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
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
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
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
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
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
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
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
走交結又謂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
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
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
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
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
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
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
憾矣

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
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受官不當
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

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

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
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
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
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
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
非毀頤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財進禀便
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
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
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

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

九年即紹聖元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
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

聖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 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

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

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見由制皋集 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

建中靖國二年郎崇寧元年監供職不久郎嘗致仕也未詳 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

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辠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敘復過優亦未詳 今後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 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

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 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

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 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曰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始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更有今日事矣

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爲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是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

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温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温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授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遺事

外大父祝公遺事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於州鄉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號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瓌瑋經亂而逸熹小時見外大父猶能頗誦其辭至諸舅則皆已不復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一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少時聞父母將爲謀婚逃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猶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爾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誦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日有常課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皆親徃致其喪徃反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柩旁不忍跬步離去路人皆爲歎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爲涕泣貶譬不能奪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獨罄已貲以遣之其一歸同郡江公勃汪公後登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賢之歲大疫親舊有盡室病卧者人莫敢闖其門公每清旦輒擕粥藥造之徧飲食之而後反日以爲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行學試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請錄其學事時三舍法行士子無不繇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間若無所爲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先君子於時亦爲諸生年甚少未爲人所知公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學致大名世乃以公爲知人方臘之亂郡城爲墟鄉人有娟事權貴者挾墨敕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地下湫濕輒平地數尺衆皆不以爲便將列其事以訴諸朝者

二千人而莫敢爲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忽疾復取特
者某至以遺御筆之舁公爲變姓名崎嶇逃遁偕下諸路逐捕
不獲如是累年時事變更羣小破散然後得免而弗治亦遂收
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貲事力不能復如往時矣然終不
以爲悔也比其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
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莘娶張氏其先以治
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次即先夫人德性特
似公其行事自見家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長從先君子遊關
伊洛之學而悅之然求舉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既先卒叔舅
後公十餘年亦即世今唯伯舅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
孫囘居劒之尤溪而康國二子已總髮能誦書矣熹惟外大父
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已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而康國母家所

積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將在於此乎竊感陶公作孟府君
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記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因書
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厲其子孫又記嘗聞
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豪俠不羈嘗從黃太史遊黃公謫黔中
因以客從黃公賢之爲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與之諷詠書
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爲書柳如京皇考志世或傳其墨本姓
字尚可見耳先夫人及叔舅少時猶及見其道說黃公言行甚
詳酒酣悲歌感慨悽切絕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黃公
之遺辭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熹既叙此事將書以遺濟之弟未果而濟之復以疾不起
其二子百癸相從於建陽因書畀之俯仰今昔爲之流涕
不能已慶元戊午臘月既望書

傳

劉子和傳

劉子和者江南人名某五世祖式仕太宗朝爲某官國史有傳
十八傳氏有賢行遠識子孫多爲聞人海陵胡瑗先生所爲紀
舉其者也至子和之父某官稍不遂然亦好學修飭能守其家
娶長垣趙氏實吳興孫倅先生外孫女讀書能文生子和子和
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
孝友尤篤也自少即以經學文行知名中進士第調吉州戶掾
邵武尉皆能其官更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
求其所未至者益自音讀訓詁先儒之說以及近世先生長者
之論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公祠後廢而生祠
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子和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

者今或廢於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果何爲哉命悉撤
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
也子和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之諸生固已風動於是子
和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晨入寓直之舍諸
生迭進問事子和諄諄辨告如教子弟至暮乃罷日以爲常其
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修身爲主曰此古人爲己之學
也至於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於是而出焉
於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理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
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警恥徇時俗者皆弃
不錄於是學者又知所懲其於有司之事所以謹出內窒罅漏
者亦皆精審嚴密間斥其羸以市圖史至若干卷視諸生老者
癃殘之貧者周給之疾病者與之藥死喪者加之賻所以恩勤

之者莫備至於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久業稽諸公論
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子和如事父兄服習其教之
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
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推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
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覓錢焉
呼化匕者以至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鄉之人至者嗟
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教官迨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
今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爲記其說於聽事之壁子和既去改
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故諸生哭之皆失聲益相與尊其言倍
其道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清之以卒業者亦數人子和平
日閉戶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强附而搢紳先生多慕
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於朝成都劉焞稱之

曰國朝鉅人門戶一再世凋落者何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
歷嘉祐元祐盛際莫不有人逮子和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
峻忠厚雍睦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矣及卒丹稜李
燾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栻爲刻銘納壙中是數君子
者蓋或未嘗識子和也新安朱熹曰自周之衰司徒樂正之官
廢爲士者未嘗知有學也士未嘗學而强使教焉則其所以教
者可知已予亦不及識子和而識其弟且得觀諸生所記讀之
觀其所以修於身行於家者而知其所以教於學者有餘矣使
得其年究其施則其所立豈可勝道哉爲之掩卷太息因刻其
大者著于篇

庭訓附從學帖

家政

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士君子脩一家之政非求富益之也
植德而已崇積善而已爾父子欲其孝慈兄弟欲其友恭夫婦
欲其敬順宗族欲其和睦門闌欲其清白帷簿欲其絜脩男子
欲其知書女子欲其習業婚姻欲其擇偶婚嫁欲其及時祭祀
欲其豐潔用度欲其儉節墳墓欲其有守鄉井欲其重遷先業
欲其不壞農桑欲其知務賦稅欲其及期私負欲其知償私恩
欲其知報私怨欲其不逞私忿欲其不蓄親戚欲其往來賓客
欲其延接里閈欲其相歡故舊欲其相親交游欲其必擇行止
欲其必謹事上欲其無諂待下欲其無傲公門欲其無擾訟庭
欲其勿臨非法欲其勿爲危事欲其勿與官長欲其必敬桑梓

欲其必恭有無欲其相通凶荒欲其相濟患難欲其相恤疾病
欲其相扶喪葬欲其相哀喜慶欲其相賀賻財欲其勿苟見利
欲其勿爭交易欲其廉平施與欲其均一吉凶欲其知變憂樂
欲其知時內外欲其相諧忿恚欲其含忍過惡欲其隱諱嫌疑
欲其知避醜穢欲其不談奴婢欲其整齊出納欲其明白戲玩
欲其有節飲酒欲其不亂服飾欲其無侈器用欲其無華廬舍
欲其葺脩庭宇欲其灑掃文籍欲其無毀門戶欲其勿汚鞭笞
欲其勿苛賞罰欲其必當如是而行之則家政脩明內外無怨
上下降祥子孫吉昌移之於官則一官之政脩移之於國與天
下則國與天下之政理嗚呼有官君子其可不脩一家之政乎
家政不脩其可語國與天下之事乎

父之所貴者慈也子之所貴者孝也君之所貴者仁也臣之所貴者忠也兄之所貴者愛也弟之所貴者敬也夫之所貴者和也婦之所貴者柔也事師長貴乎禮也交朋友貴乎信也見老者敬之見幼者愛之有德者年雖下於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於我我必遠之慎勿談人之短切勿矜己之長讐者以義解之怨者以直報之人有小過含容而忍之人有大過以理而責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人有惡則掩之人有善則揚之處公無私讐治家無私法勿損人而利己勿妬賢而嫉能勿逞忿而報橫逆勿非理而害物命見不義之財勿取遇合義之事則從詩書不可不學禮義不可不知子孫不可不教婢僕不可不恤守我之分者理也聽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於身體飲食之於口腹不可一日無也可不謹哉

不自棄文

夫天下之物皆物也而物有一節之可取且不為世之所棄可謂人而不如物乎蓋頑如石而有攻玉之用毒如蝮而有和藥之需糞其穢矣施之發田則五穀賴之以秀實灰既冷矣俾之洗滌則衣裳賴之以精潔食龜之肉甲可遺也南人用之以占年食鵝之肉毛可棄也峒民縫之以禦臘推而舉之類而推之則天下無棄物矣今人而見棄焉特其自棄爾五行以性其性五事以形其形五典以敎其敎五經以學其學有格致體物以律其文章有課式程試以梯其富貴達則以是道為卿為相窮則以是道為師為友今人見棄而怨天尤人豈理也哉故怨天者不勉尤人者無志反求諸己而自尤自罪自怨自悔卓然立其志競然策其功視天下之物有一節之可取且不為世之所棄豈以人而不如物乎今名卿士大夫之子孫華其身甘其食談其言傲其物遨遊燕樂不知身之所以耀潤者皆乃祖乃父勤勞刻苦也飲芳泉而不知其源飯香黍而不知其由一旦時異事殊失其故態士焉而學之不及農焉而勞之不堪工焉而巧之不素商焉而資之不給當是時也窘之以寒暑艱之以衣食妻垢其面子鬻其形雖殘杯冷炙吃之而不慚穿衣破履服之而無恥黯然而莫振者皆昔日之所為有以致之而然也吾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遺不肖子弟蕩覆殆盡斯可鑒矣又見河南馬氏倚其富貴驕奢淫泆子孫為之燕樂而已人間事業百不識一當時號為酒囊飯袋及世變運衰餓死於溝壑不可數計此又其大戒也為人孫者當思祖德之勤勞為人

子者當念父功之刻苦孜孜汲汲以成其事兢兢業業以立其志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遷之我獨不移士其業者必至於登名農其業者必至於積粟工其業者必至於作巧商其業者必至於盈貲若是則於身不棄於人無愧祖父不失其貽謀子孫不淪於困辱永保其身不亦宜乎

童蒙須知

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縧或帶束腰脚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食照管勿令汚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脱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汚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着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澣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用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着短便愛護勿使損汚

凡日中所着衣服夜卧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卽敝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是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喧鬨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大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嘿久却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却當疾走而前不可緩舒

灑掃涓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輙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抄録主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汚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黥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册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册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

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强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册須要愛護不可損汚縐摺濟陽江祿書讀未完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汙手高執筆雙鈎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揩着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誤

雜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凡喧鬨鬪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謂如賭博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禽等事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飢不可闕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爇衣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妄誕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聲響凡衆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凡侍長上出行必居

路之右住必居左凡飲酒不可令至醉凡如廁必去外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嘻笑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伏首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於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始舉其畧然大槩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脩業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讀書法

今讀書緊要是要看聖人教人做工夫處是如何

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爲雜文學古人能不爲自己受用而反做外面事者有何益哉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此心常存横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耶

世間凡事須臾變滅皆不足以寘胷中惟窮理脩身是究竟法耳可記可記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就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

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某之爲學乃銖積寸累而成

誦數以貫之古人讀書亦必是記遍數所以貫通也

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今人未嘗讀得十遍便道不可曉可戒可戒

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說得也響今學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會有益

因言讀書之法曰且先讀十數過過了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三二分矣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

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却自首尾相貫

嘗看橫渠讀書多遍成誦之説最爲捷徑

學以靜爲本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明昔伊川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門人問何謂也伊川曰這箇却是一身總要處他日長進亦只是在這裡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裡識得道義條理脉絡自有貫通處

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云亦須是聰明曰須是聰明亦須是靜靜方運得精神蓋靜則心虚道理方看得出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册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得其看文字精審要如此方是有本領

讀書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看所以不子細故學者且於靜處收拾教意思在裏然後盡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

讀書須靜着心寬着意思沉潛反復將久自會曉得去

讀書覺得困倦時即瞑目靜坐使神逸氣定

覺得閑思雜慮起來纏繞即當掃除靜定使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則思慮自息矣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章子厚欲問康節先生傳數學康節曰必相從林下二十年而後可與語數學既能靜坐二十年則數學不待傳靜坐之久而虚靈不昧凡事自可知之昔延平先生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兩三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二三年者尚得如此受用而況二十年靜乎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裏面一段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去看方好

書須成誦惟精思多在夜間或靜坐得之

讀書看義理須是胷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胷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曉只略略加意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得物

只合看自家底留心去看不是自家在了思量

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

學者讀書須要歛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底也當看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

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
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
益

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
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一
章更不得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不得
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濫無統
雖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看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
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別法

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
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
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
乎況有郎讀書時亦收不得心者深爲可戒

初學于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那知覺處
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
心不走作

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而師友只是發明得道
理人若不自向前用工師友如何着得力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
始學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是當
初不立程限之故

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證
詧至于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
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
意便不定𤼵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裡不相干突兀
孳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
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
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
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

讀書須是編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畧寧下無高寧拙毋巧
寧近毋遠

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
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皆無
由明耳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
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
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
有補於學者

勉學箴

百聖在目千古在心妙者躬踐傲者口吟（讀好書）
莠言虛蔓蘭言實芟九蘭一莠駟追不回（說好話）
聖狂路口義利關頭擇行若游急行若郵（行好事）
孔稱成人孟戒非人小人窮冬鉅人盛春（作好人）

與長子塾至婺州從學帖（受業呂伯恭先生諱祖謙）

途中凡事不可縱恣如在父母之側逐日食後上下午間三兩

次下轎徐行以寬僕夫之力登高歷險皆須出轎以防不測遇
津渡切勿爭先舟中人已多寧少隨後戒飭僕從勿與人爭尋
店不可太廹巖險及侵水際晚間少食夜間蚤睡留親僕在房
內以防寇盜過州縣市井擇曠僻清静店舍安泊閉門静坐不
得出入雖店中亦不必行勿妄與人接尋常到店肆自有一種
閑人來相問勞但正色待之勿與親接可也或共與飲食或同
行出入未有不為所誤者可戒可戒博戲之場酒食之肆皆不
可輙入推此類則其餘可知不得妄費錢物買飲食雜物

到婺州事師如事父凡事咨而後行聽受其言切須下氣怡色
不得輙有爭辯

朋友年長以倍丈人行也十年以長兄事之年少於已而事業
有賢於已者厚而敬之

初到便稟先生合做甚工夫自寫一節目逐日早起夜眠遵依
趲趂日間勿接閑人說閑話雖同學亦只可說義理文字而已
專意辦自已工夫則自然習熟進益矣課冊隨衆起了不得拖
延怠慢

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
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
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合見
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

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耻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
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酧答於先生之
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
於先生聽其指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
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
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已從善
則益者不期疎而自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
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
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
熟看或抄錄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

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切為汝
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
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
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
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
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
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焉
不然則徒爾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在家
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
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到婺州先討店權歇泊定即盥櫛具刺去見呂正字初見便
稟某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先生講席之下禮合展拜儻蒙

收留伏乞端受便拜兩拜如未受卽再致懇云未蒙納拜不勝皇恐更望先生尊慈特賜容納况某於門下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厚切望垂允又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某晩學小生久聞先生德義道學之盛今日幸得瞻拜不勝慰幸坐定茶畢再起叙晩學無知大人遣來從學之意竊聞先生至誠樂育願賜開允使某得早晩親炙不勝幸甚又云來時大人拜意有書投納卽出書投之又進說大人再令拜禀限以地遠不得瞻拜卽中公几筵今有香一炷令某拜獻今豢拜之初未敢遽請容來日再請門下令弟宜教大人亦有書并候來日請見面納揖退畧就坐又揖而起如問它事卽隨事應答如將來宿食卽云大人書中已具禀更聽尊旨次日將香再去仍具剌并以剌謁其弟看問同居有幾子弟皆見之只問門下人可知也見其兄弟皆拜茶罷便起禀某昨日禀知乞

詣靈筵瞻拜更俟尊命如引入卽詣靈前再拜焚香又再拜訖拜其兄弟兩拜進說大人致問昨聞郎中丈丈奄弃明時限以地遠不獲奔慰不勝慘愴之私今某拜禀切望以時節哀爲道自愛又再拜趁出如問就學宿食去處卽說昨蒙賜潘丈教授許借安泊大人之意不敢以某久累其家恐兩不穩便已自有書與之只欲就其宅借一空閑房舍或近宅屋宇安下不知尊意如何見瀟丈亦如此說大抵禮數務要恭謹詳緩不要張皇顛錯切記

何丈托問婺州寄居前輩有姜子方者是李中書之甥在婺州住建炎間曾從馬殿院伸辟爲撫幹司屬官今其家有何子弟

問見先生說吾問宗留守家子弟閤多有在婺州者其家記錄留守公事頗詳不知可借傳一本否墓誌亦是曾侍中作

呂家必有也

家居要言

黎明卽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撿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粒恒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儉約宴客切勿留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勿營華屋勿謀良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奴僕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艷妝。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其質樸訓子要有義方。莫貪意外之財莫飲過量之酒。與肩挑貿易毋佔便宜見貧苦親鄰須加溫恤。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倫常乖舛立見消亡。兄弟叔姪須分多潤寡長幼內外宜法肅詞嚴。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重貲財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擇佳壻

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計厚奩。見貧賤而生驕態者賤莫甚。見富貴而生諂容者賤可恥。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勢力而凌逼孤寡毋貪口腹而恣殺牲禽。乖僻自持悔悞必多怠惰自甘家道難成。狎暱惡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則可相依。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愬當忍耐三思因事相爭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暗想。施惠毋念受恩莫忘。爲善必求人見不是真善爲惡惟恐人知乃是大惡。人有喜慶不可生妬忌心人有禍患不可萌喜幸心。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家門和順雖饔飧不繼自有餘懽國課蚤完卽囊槖無餘自得至樂。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守分安命聽天順時爲人若此庶乎近焉

附讀管氏弟子職

一學則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所受是極必虛其心然後能有所容極謂盡其本原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弟毋驕恃力驕吐蕭北反○驕而恃力則蹇羊攄蔚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行下孟反○虛謂虛僞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也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一蚤作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拚弗運反盥音管漱素茂反○拚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共音恭席叶祥俞反○共盥謂共先生之盥器也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謂廣拚內外不止席前也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客叶音恪鄉音向○作謂變其容貌

一受業對客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長丁丈反否叶音鄙○謂先從長者教之一周之外不必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必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行下孟反○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以此為紀綱然後可興也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客見上讓叶平聲行叶音抗○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者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受命為先生命求雖不得必以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

一饌饋

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醬七故反悖布內反○饋謂選具其食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叶音郎○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在醬前其設要方胾側吏反別彼列反要一遥反○胾謂肉而細者遠胾近醬食之便也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其飯是為卒左酒右醬醬當作漿○是謂設食也禮三飯乃食殽而辯殽皆畢又用酒以酳用漿以漱故言飯終而食終乃言酒醬明在殽外也鄭注二禮兩引上文皆作漿字又此上文已云殽在醬前則此醬不應復在殽外矣今本誤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二句用韻不叶未詳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挾古協反還音旋嗛苦簟反○三飯食必二斗斗也挾猶箸也匕所以載鼎實者貳謂再益也食盡曰嗛有盡者則益之禽先之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也豆有柄長尺則立進之此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漱既食畢斂祭未詳拚掃席前并授斂所祭也

一乃食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要平聲○所謂食坐盡前恐汙席也飯必捧擥羹不以手擥音覽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咡覆手覽隱於靳反飽叶補苟反咡音二○不以手當以挾也隱附則太伏也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絜也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摳苦侯反鄉音向席客並見上立未詳○振衽謂振其底衽以掃席之汙賓客食畢亦自徹其餽并謂并藏去也

一灑掃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記作揲又作葉並以涉反○攘袂者恐濕其手為拘以灑揲舌也既有水將拚之故執箕以舌自當而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左側貸他得反○謂倚箕於戶側凡拚之道必由奧始奧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之舌反○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從前而掃卻退聚其所掃糞穢於戶內也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扱讀時以手排之適已向已也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遂出棄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

一執燭

暮食復禮餔後朝食之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坐上聲錯見上所叶蹤果反櫛莊乙反○總束也古者束薪蒸以爲燭故謂之總其未然者則橫于坐之所也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句古侯反下叶音戸○句曲也舊燭既盡則更使人以新燭繼之一橫一直其兩端相接之處皆曲如矩則方正不邪也蒸細薪也言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可以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下未然者居上則火易然也緒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無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叶音緒去上聲○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於椀中至其櫛漸短有墮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於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

一請衽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奉芳勇反俶昌六反否見上○俶始也謂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

一退習

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友叶音以所上聲長丁丈反儀叶五何

一墨蹟

文公所題墨蹟隨處皆有間或後人託名摹倣真贋難辨茲以錫之巖石見聞所及並家乘中所載者謹錄左方

二字匾

泮宮 建陽縣學
匙澗 考亭資化寺山麓
容膝 爲考亭陳氏題
歲寒 爲麻沙祝伯和題
覽翠 崇安營嶺文定書院
敦義 爲甌寧門人童伯羽題
鍚工 浦城大石渡口
闡讀 福清
西齋 爲古田門人余偶題
瞻仰 同安書院
復軒 漳州署
風雩 廬山雙劍峯下
釣臺
枕流 俱白鹿洞
悅齋
濯纓
逸老
水月 俱西安縣
溪山 龍泉葉味道祠
拙齋 潮州金山文惠堂

三字匾

建陽縣 縣門
清遂閣
汲古井 俱考亭
起賢山 雲谷
百丈山 本山石壁上
黃楊山 菴門
水竹居
六經堂 五夫潭溪
會仙橋 五夫里
平川橋 崇安縣溪南
風泉亭 爲吳楫題勻水山下
醉經堂 爲甌寧章氏題
讀書處 長樂
蒼霞亭 福清靈石寺
經史閣 同安學
君子亭 漳州治
[illegible]亞亭 漳州內署
廓然亭 晉江九日山

思古堂九日山寺　黄公亭玉山黄家祠
雲風堂餘干東山書院　鼎山堂仙居桐江書院
小樊川台州　壁翠亭爲台州杜𤓰村角仁兄弟題
明倫堂吉安府各府州縣倣此　直節堂南康治
玉喬洞廬山石門　自潔亭
貫道橋俱白鹿洞

四字匾

溪山深邃　溪山第一
滄洲晚築　滄洲精舍
文明氣象　源頭活水
天光雲影　鳶飛魚躍
景星慶雲　寒竹風松

靜觀物我　與造物遊以上俱考亭
芹溪小隱爲洛田王子野題　屏山書院五夫
南溪樟隱麻沙祝氏居　光風霽月福州府學
耕雲釣月福州　石室清隱福州石皷下文公祠內小泉池石上
天風海濤鼓山屴崱峯　螺峰書院
院溪書院俱古田縣西　藍田書院爲古田余仁格題
小山叢竹九日山　上帝臨汝江西
石室書屋爲星子縣陳氏題　白鹿洞館洞門
風泉雲壑　文行忠信俱白鹿洞
清淨退菴南康西澗　濂溪草堂爲淳安方氏題
蘇魏公祠　趙忠肅公祠俱同安
祁

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台州臨海高士徐中行子庭筠文公行部拜墓下特表之
宋東萊先生呂伯恭之墓金華武義　蔡國博墓建陽黄華山
嗚呼有宋蔡季通父之墓建陽縣崇泰里

聯

佩韋遵考訓　道迷前聖統　愛君希道泰
晦木謹師傳　朋誤遠方來　憂國願年豐　俱滄洲精舍
兩漢帝王胄　八閩上郡先賢地
三劉文獻家　千古忠良宰相家　五夫劉氏
面山臨水地　瑞日祥雲彌宇宙　水雲長日神仙府
積善讀書家　春風和氣滿乾坤　禾黍豐年富貴家　俱贈人
縱遊湖上襟懷豁　數枝老幹凌霄漢
坐對花間笑語喧　一派清流接泮池　二聯寓豐城龍光書院爲賴漁淨題

一竅有泉通地脉　寶信南巖寺
四時無雨滴天漿　文公讀書處
神光不昧萬古徽猷
入此門來莫存知解　泉州花天寺法堂門
卿師僚庶居安宅而立正位
濟濟多士由義路而入禮門　建寧府學明倫堂
十八科解元勳業文章天地老
五百年故址壺蘭山水古今新　贈莆田顧氏
學成君子如龍虎之爲變而麟鳳之爲祥
德在生民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　松溪學明倫堂
十二峯送青排闥自天寶以飛來
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　文公知漳州日建書舍於天寶鎮山開元寺後頂題此
東牆倒西牆倒窺見室家之好
前巷深後巷深不聞車馬之音　爲漳州一士子題

讀聖賢書行仁義事 克己復禮清心寡慾
存忠孝心立修齊志 居敬行簡夙興夜寐
道通天地氣象雲雷 鳥識玄機銜得春來花上弄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魚穿地脈挹將月向水中吞

題刻

九曲棹歌武夷洲歌考亭 書劉子翬十七景詩刻御淡石上
易有太極大幅蔡元定刻 復齋銘 濂溪拙賦俱考亭藏版
反石臺記閩憲吳公築滿祠築屏山先生作記文公於淳熙乙酉過肇慶登臺詠記仰景高風拜書以遺公孫子濬
簡黃商伯帖石刻嵌白鹿洞明倫堂 分水嶺題詩詩載集內五卷
脫去凡近以遊高明勿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勿為終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勿求人知而求天知勿求同俗而求同理大幅考亭藏版

邵堯夫先生遊伊洛四絕句 條幅

倘抱瑤琴過玉谿琅然清夜月明時幾回擬鼓陽春曲月滿虛堂下指遲 條幅

琴到無絃聽者希古今惟有一鍾期只今已是無心久却怕[illegible]而尚負知 曾祖可作文公愛其句書 條幅

書目

文公編著俱公海內有分載於他集者亦有重刊而散取者未免散碎殊失本來學者務披全集而讀之俾無遺前失後之憾

資治通鑑綱目 序載集內八册二卷
學庸章句 序刻學庸章首並載文集內八册二卷
學庸或問
中庸集解 序載集內八册二卷
中庸輯略 上下二卷有刊
論語纂訓 序載集內八册一卷
論語要義 序載集內八册一卷
論語訓蒙口義 序載集內八册一卷
論孟集義 序載集內八册一卷
論孟或問 各分上下二卷有刊
周易本義
易學啓蒙 刊入性理大全序載集內八册一卷
太極圖傳 序載集內八册二卷
參同契解 說一篇載集內七册三卷
蓍卦考誤 載集內七册二卷
通書西銘解義
詩經集傳 序載集內八册二卷
孝經刊誤 載集內七册六卷
小學 上下二卷滿中丞鬼山先生重刊
困學恐聞編 序載集內八册一卷

[illegible]

近[illegible]錄十四卷[illegible]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序載集内八冊一卷

程伊川先生年譜載集内八冊二十一卷

家禮刊入性理大全序載集内八冊一卷

楚辭集註序載八冊二卷

楚辭後語

東歸亂藁序載集内八冊一卷詩入全集四卷

編次禮書

八朝名臣言行錄序載集内八冊一卷

三先生論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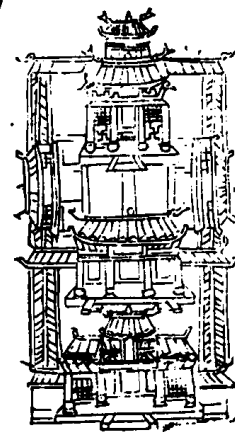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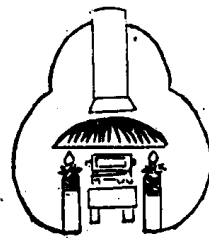
韓文考異序載集内八冊二卷

朱子學的張中丞孝先先生重刊

朱子經濟文衡

朱子語類一百卷

朱子文集大全原正集八十八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今為百卷并瀾爲八冊合一百一十卷

朱文公建陽嘉禾墓堂圖

文公墓在陽邑西二百里嘉禾唐石村九峯山下大陵谷朱慶元六年十一月壬申日辰時與

劉夫人合葬穴坐辰向戌墓前享堂坐向同今

邑侯許公重建享堂于乾隆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午時修墓于十月初九日辰時前後相去五百六十九年復覩重光　文

祀迺

侯誠非偶然謹書于圖末俾將來留心墓堂者咸知所考據云

按墓堂原址湫隘制亦卒畧今填高二尺許傍益以田畝縱九丈一尺橫三丈二尺為門二重堂階廊廡之制悉備黝堊丹艧牆垣甃以磚石爽塏堅緻迥非昔比越半里作神道碑亭方廣丈餘亦頗崇煥于亭畔置田數畝租入存為祠墓朔望香燈搢紳工食更以隨時修葺之費守墓者毋得遞問

邑侯許公營庵吾心備藉以[illegible]後之觀榮思德者

乾隆十五年二月朔日考亭文公十六代孫[illegible]謹識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十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朱玉編玉建陽人朱子十六代孫也是編以朱子正續別三集合而爲一俾諸體各以類從每體之中又以編年爲先後分爲八冊一冊爲道學淵源世系題贊事實年譜祭文行狀褒典祠廟及門人姓氏附錄凡三卷二冊爲賦詩詩餘凡十卷三冊爲封事奏劄凡二卷四冊爲政蹟宮觀經筵表文疏文凡十一卷五冊爲書劄凡十四卷六冊爲問答凡三十五卷七冊爲雜著凡十五卷八冊爲序記祝文碑文行狀墓表墓誌事實年譜遺事及庭訓墨蹟附編著書目凡二十一卷每卷各爲之引述其用力頗勤然割裂煩瑣究不及大全集之原本爲能存其舊也

象山先生全集六卷

〔宋〕陸九淵撰　傅子雲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金陵周希旦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象山文集六卷》提要

象山先生全集叙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

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

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説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

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亾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

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説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

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

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

顧一倡羣和剿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叙畢

象山集序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卽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爲奇俗學卽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

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與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

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擗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是而亦不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

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辯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旣以玄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辯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

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虛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辯此心之眞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辯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辯博乎以儀爲心予惡夫哀欽之無從也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

丕闡理學以淑士類乃攺刻焉而命沐爲序辭不獲曰取象山言之粹者檃而諡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巳

大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五月吉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前奉

勅提督江廣兩省學政刑部郎臨海後學王宗沐書

重刻象山先生全集叙

象山先生之學得之孟子求放心先立其大其初年與朱先生異者蓋朱先生之學原由聞見入意欲先博古今窮事變然後使自得於心陸先生所以議其乃支離也蓋學以事心爲

主本孔子以不失忠信爲好學以主忠信爲學之固以不事安飽而敏慎就正爲學之篤以不遷怒貳過爲學之符未聞以博物洽聞爲學也然則聞見可廢乎考古訓效先覺亦學之印正耳胡可廢也故朱先生鵞湖之

會後三年詩曰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至是亦覺其非無復同異之可言矣或者又譏其爲禪學夫禪學外人倫物理以爲事者也陸先生兄弟六人而先生爲最少兄弟自相師友家道雍肅合門千指九世

共爨宋孝宗皇帝嘗稱其滿門孝弟眞所謂本諸心而見之躬行之實者且其倡道東南及門受業者不知幾千人或稱爲江西三陸或稱爲二陸而先生爲獨著自宋迄今愈久彌光謂其爲禪學可乎先生生於金谿青

田之鄉吾家子雲與先生同里其受知先生爲最深故愚亦得竊聞其緒焉文集已經七刻殊無善本友人周希旦氏孝友人也慕先生之高致乃求全集而刻之金陵以廣其傳且

聖朝道學大明而先生之學益彰當必有知而好之者集中不敢删削一字雖其瑕瑜不相掩然去聖益遠論人於千百載之下求其如先生人品之高心學之正亦不可多得子故表而出之以俟後之覽者考鏡焉

萬曆乙卯夏金谿後學傅文兆識

象山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男持之伯微編錄

年譜

卷之二

先生幼悟心學

鵞湖會講學

白鹿洞書院講學

象山書院講學

國子監講學

荆門軍講學

語錄一 計二百二十一條

門人傅子雲季魯編錄

語錄二 計七十七條

門人楊松松年編錄

語錄三 計六十一條

門人周清叟廉夫編錄

語錄四 計十四條

門人李伯敏敏求編錄

語錄五 計二百四十條

門人包揚顯道編錄

語錄六 計二十七條

門人詹阜民子南編錄

語錄七 計五十八條

門人黄元吉荆州日錄

卷之三

程文 第一場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解試

黄裳元吉黄離元吉 解試

使民宜之 解試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省試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省試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省試

程文 第二場

孝文大功數十論 解試

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解試

智者術之原論 解試

房杜謀斷如何論 解試

劉晏知取予論 省試

政之寛猛孰先論 省試

常勝之道曰柔論 省試

程文 第三場

問制科 解試

問料敵 解試

問賑濟 解試

問唐取民兵建官 省試

問德仁功利 省試

問漢文武之治 省試

策問 十六道

問局量

問唐虞三代及兩漢之得失

問異端

問六經

問義利

問科舉取士

問盡信書不如無書

問相業

問知人
問逢蒙殺羿
問師古
問德政
問夢卜求賢
問小學大學
問孔門言仁
問人才

奏表
删定官輪對劄子 五通

荆門到任謝表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雜著
講晉卦
講大壯泰卦
講易不可遠
講相得有合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學說
論語說
孟子說
武帝謂汲黯無學
張釋之謂今法如是

拾遺
好學近乎知
學問求放心
主忠信
毋友不如已者
人不可以無恥 二
思則得之

君子喻於義
求則得之
里仁爲美
則以學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保民而王

續書何始於漢

言必顧行策一道

卷之四

書

與邵叔誼書　與曾宅之書

與胡季隨書二　與趙監書二

與鄧文範書二　與姪孫濬書

與李省幹書二　與王順伯書二

與朱元晦書三　與吳顯仲書二

與童伯虞書　與劉深父書

與張輔之書三　與曹挺之書三

與曹立之書二　與黃日新書

與黃元吉書　與喬得占書

與諸葛受之書　與李德遠書

得解見提舉書　得解見權郡書

得解見通判書　與諸葛誠之書二

與王德修書　與劉淳叟書二

與趙宰書　與胡達材書二

與潘文叔書　與彭世昌書

與曾敬之書　與符舜功書三

與符復仲書　與周廉夫書

與呂伯恭書　與呂子約書

與戴少望書　與舒西美書

與高應朝書　與楊敬仲書二

與項平父書　與舒元賓書

與徐子宜書二　與趙子直書

與辛幼安書　與傅全美書二

與傅子淵書三　與傅聖謨書三

與包詳道書七　與包顯道書二

與包敏道書四　與吳伯顒書

與吳仲時書　與吳叔有書

與勾熙載書　與彭子壽書

與邵中孚書　與顏子堅書

與張季忠書　與胥必先書

與朱元晦書　與吳仲良書

與詹子南書三　與陳倅書二

與包顯道書四　與周元忠書

與蘇宰書　與程帥書

卷之五

書

與張春卿書
與宋漕書
與陳教授書
與趙推書
與蘇宰書
與王謙仲書
與錢伯同書 二
與楊守書 三
與黃監書
與林叔虎書
與陳君舉書
與李成之書 二
與應仲寔書
與張季海書 二
與張元鼎書
與黃康年書
與胡無相書
與朱益叔書
與路彥彬書
與涂任伯書
與董元錫書
與倪濟甫書
與黃彥文書
與劉志甫書
與邵叔誼書
與江德功書
與曾宅之書
與周元忠書
與詹子南書 二
與吳顯仲書
與朱濟道書 三
與吳子嗣書 八
與傅季魯書
與陳宰書 二
與李宰書 二
與趙景昭書
與王順伯書 二
與尤延之書
與豐宅之書
與趙然道書 四

與趙詠道書 四
與陳正己書 二
與張誠子書
與張輔之書
與饒壽翁書 七
與倪九成書
與張季悅書 二
與劉伯協書 二
與黃循中書 二
與郭邦逸書
與郭邦瑞書
與李信仲書
與潘文叔書
與朱子淵書 三
與薛象先書
與羅春伯書
與鄭溥之書
與馮傳之書
與朱元晦書 二
與包詳道書
與包敏道書 二
與嚴泰伯書 三
與傅子淵書
與羅章夫書
與廖幼卿書
與傅齊賢書
與胥必先書 三
與蔡公辯書
與張德清書
與高應朝書
與姪孫濬書 四
與陶贊仲書 二
與孫季和書
與唐司法書
與傅克明書
與章茂獻書
與羅春伯書
與薛象先書 二
與朱子淵書
與劉漕書

與吳斗南書　與章茂德書
與張元善書　與張監書二
與豐叔賈書　與鄧文範書
與致政兄書　與張伯信書
與似清書　與沈宰書二

卷之六

詩

聞鶯　鶯六言
晚春出箭溪二首　子規六言
蟬　贈化主

踈山道中　挽石子重
挽張正應　和黃司業喜雪
游湖分韻得西字　和楊廷秀送行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二首
送勾熙載赴浙西監　題慧照寺
贈畫梅王文顯　簡朱幹叔諸友
書劉定夫詩軸　玉芝歌

記

敬齋記　宜章縣學記
荊公祠堂記　經德堂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武陵縣學記
本齋記　臨川簿廳記

序贈

送毛元善序　送宜黃何尉序
送彭子壽序　送楊通老序
贈吳叔有　贈俞文學
贈二趙　贈僧允懷二
贈曾友文　贈汪堅老
贈丁潤父　贈黃舜咨
贈汪彥常　贈陳晉卿

示象山學者　贈金谿砌街者
贈湯謨舉　贈陸唐卿
贈踈山益侍者　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題翠雲寺壁
朱氏子更名字說　二張名字說
格矯齋說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記祚德廟始末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祭文

祭呂伯恭文　代致政祭姪槱之文
代教授祭神文　石灣祈雨文

謝雨文
望壇謝雨文二　荆門祈雨文
東山刈鶩禱雨文　東山禱雨文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行狀
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宋故吳公行狀
誌銘
黄氏墓誌銘　張公墓誌銘
陸公墓誌銘　黄公墓誌銘
黄夫人墓誌銘
楊承奉墓碣
葛致政墓誌銘
吳伯顒墓誌銘
陸修職墓表
謚議
文安謚議
宣敎郎太常博士孔煒撰
覆文安謚議
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端祖撰

象山先生行狀
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簡狀

象山先生全集目録終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宋文安公金谿陸九淵子靜　著

宋門人傅子雲季魯　編次

明後學傅文兆維行　校閱

金陵周希旦元宰　梓行

年譜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姓陸氏陸出嬀姓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于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通曾孫烈爲吳令子孫避爲吳郡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昭宗卒諡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解橐中資裝置田治生貲高里閈爲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田第四子諱有程先生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諱戩爲第四子趣尚清高不治生產考諱賀字道鄉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于家弗用異敎家道整肅著聞于宇內贈宣敎郎生六子長九思次九叙次九皐次九韶次九齡最後則先生諱九淵也

長九思字子彊與鄉舉封從政郎第梭山撰行狀右

家問朱子爲跋略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第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殷勤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强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

次九叙字子儀公正通敏時賢稱曰處士善治生總藥肆以足其家先生撰墓表

次九皐字子昭少力學文行俱優與鄉舉晚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學者號庸齋先生有文集先生撰墓表

次九韶字子美不事場屋兄弟共講古學與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極圖說非正又因其奏立社倉之制行于鄉民甚德之與學者講學於近地名梭山梭山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號曰梭山居士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臨終自撰終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

次九齡字子壽生而穎悟能步移則容止有法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嘗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知名士無不師尊之登進士第授桂陽敎授以不

便迎侍陳乞不赴改興國教授未滿丁艱服除授
全州教授未上而卒爲時儒宗道德繫天下重望
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名齋曰復學者稱
復齋先生有文集行于世嘉定間撫州守高商老
刋文集于郡治自爲序先生狀其行呂成公銘其
墓朱文公書其碑
次則先生與復齋先生齊名稱爲江西二陸以比河
南二程謹序次家世本末大略于此而先生之道
德事功則表年以繫之于後云
宋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二月乙亥辰時先生始生是

爲第一歲
先生有祖壠地名大嶺虎形去家僅里許當時堪
輿家爲扦此地記云大嶺一隻虎牙藏爪不露若
還牙爪露占斷江南路聊開左孔透出江南秀氣
鶻鶻突突生出一箇大孔夫子先生實應運而生
紹興十年庚申先生二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先生三歲
幼不戲弄冬十一月十五日母孺人饒氏卒葬鄉
之楊美嶺
紹興十二年壬戌先生四歲
靜重如成人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
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
食總角誦經至夕不寐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指
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灑掃林下宴坐終
日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
紹興十三年癸亥先生五歲
入學讀書紙隅無捲摺
紹興十四年甲子先生六歲
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先生年
十三舉禮經以告乃受

紹興十五年乙丑先生七歲
先生嘗云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
心不愛戲
紹興十六年丙寅先生八歲
讀論語學而即疑有子三章及看孟子到曾子不
肯師事有子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等語因
嘆曾子見得聖人高明潔白如此又丱角時聞人
誦伊川語云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蓋
生而清明有如此者梭山嘗云子靜弟高明自幼
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窓櫺

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紹興十七年丁卯先生九歲

先生善屬文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

紹興十八年戊辰先生十歲

復齋入郡庠侍諸兄誦讀衣冠未嘗解弛先生往侍學焉文雅雍容衆咸驚異有老儒謂前廊吳茂榮曰君有愛女欲得佳壻無踰此郎因以爲婣

紹興十九年己巳先生十一歲

從幼讀書便着意未嘗放過外視雖若閑暇實勤攷索伯兄總家務嘗夜分起見先生觀書或秉燭

檢書最會一見便有疑一疑便有覺後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嘗云向與復齋家兄讀書疎山寺止是一部論語更無他書或問曾見先生將聖人與門人語分門各自錄作一處看先生曰他是幼小時事

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

與李侍郎及權郡書皆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宣敎公訶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有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及此心此理皆同之語其啓悟學者多及宇宙二字語具幼悟心學篇內

是年復齋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門除卻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

復齋嘗於窗下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反覆誦讀不已先生偶過其前復齋問曰汝看程正叔此段

如何先生曰終是不直截明白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復齋大喜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先生與徐任伯書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嘗云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偕字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十六歲
嘗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
將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
了
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
病
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辯二聖之讐豈
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
居優游亦可爲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
實說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十七歲
作大人詩云從來膽大胸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
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妥帖哮吼大嚼無
毫全朝飲渤澥水莫宿崑崙巔連山以爲琴黃河
爲之絃萬古不傳音吾當爲君宣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十九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二十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二十二歲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二十四歲
秋試以周禮中鄉舉第四名初先生未肯赴舉復
齋素善臨川李侍郎浩每爲公言之是年春俾姪
煥之侍先生同試公觀其贄見之書大奇之留
數日力勉其赴舉歸則題秋試家狀者在門閱其
籍則諸家經賦咸在惟無周禮先生即以此注籍
蒲節後始精考周禮求程文觀之及期三日之試
寫其所學無凝滯考官王景文質批曰毫髮無遺
恨波瀾獨老成拆號日先生偶過梭山方鼓琴捷

吏至曲終而後問之再鼓一曲乃歸先生第四名
外舅吳漸第九名
見舉送官啓末云某少而慕古長欲窮源不與世
俗背馳而非必將與聖賢同歸而止忘己意之弗
及引重任以自強謂先哲同是人而往訓豈欺我
窮則與山林之士約六經之旨使孔孟之言復聞
於學者達則與廟堂羣公還五服之地使堯舜之
化純被於斯民云云
先生嘗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
只是直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

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

又嘗云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之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辯物之美惡眞僞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

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二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冬十月二十七日丁父宣教公憂葬饒州安仁縣崇德鄉之毛源即今之管峰其墓碑大字乃朱先

生所書云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二十五歲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二十六歲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二十七歲

有與童伯虞書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二十八歲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二十九歲

冬成嘉禮孺人吳氏始大歸也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三十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三十一歲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二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

秋試以易經再鄉舉考官批義卷云如端人正士衣冠佩玉論策批如其義鄉試程文載後

得解見提舉書

八月十七日子持之生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

春試南宮奏名時尤延之袤知貢舉呂伯恭祖謙爲考官讀先生易卷至狎海上之鷗遊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

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擊節嘆賞

又讀天地之性人爲貴論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倘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乎愈加嘆賞

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遂以內難出院乃囑尤公曰此卷超絕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囑考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

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會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
之教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
徐誼子宜侍學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宮試
論出天地之性人為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却
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
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
夏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先生既奏名聲振行
都廷對考官意其必慷慨極言天下事欲取寘首
列及唱第乃在末甲或問之先生曰見君之初豈
敢過直識者稱其得事君之體云

在行都諸賢從游先生朝夕應酬問答學者踵至
至不得寢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
强聽其言者興起甚衆
時永嘉蔡幼學行之為省元連日無所問難似不
能言者先生從容問其所志乃答曰幼學之志在
於為善而已先生嘉嘆而勉勵焉
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
於先生及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之問如
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
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卽是本心對曰
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
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于庭敬
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
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卽敬仲本心敬
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敬仲每云簡發本
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答簡忽省此心之
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
仲可謂一日千里
復齋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
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才高宗商應時孫應朝

季和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亹亹篤學尊信吾
道甚可喜也
先生六月二十九日復如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
富陽十六日至家遠近風聞來親炙初以存名讀
書之齋與曾宅之書云某舊亦嘗以存名讀書之
齋家之東扁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猶存
乃學徒講學之地又堂東有陋室西有高軒北窓
南窓東有隱室又曰留軒西有玉淵又近家之西
有茅堂
與包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

輝者今夏來處茅屋西南有八石寺與顏子堅書云向者在八石寺嘗納匾匾之忠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后至者相觀而化蓋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

又曰今天下學者唯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同里朱桴齋道弟泰卿亨道長於先生皆來問道與人書云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學者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令人歎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陳正己劉伯文皆不爲文字也肝江傅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己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己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辯志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辯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辯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領略終念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蘇醒嘆曰平生多少志念精力却一切着在功利上自是始辯其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箇入頭處

嘗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辯志復問曰何辯對曰義利之辯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

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工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于晦庵晦庵曰僊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庵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答諸葛受之書

答舒西美書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

春閏二月十四日答陳正己書

三月十七日和王弱翁銓閣中詩冬十一月送毛原善序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

三月赴部調官過四明遊會稽浹兩旬復至都下授廸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五月二十六日訪呂伯恭于衢

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自三衢歸陸子靜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與徐子宜書

秋八月十二日第二子循之生

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三十七歲

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于信之鵞湖寺有墟墓興哀宗廟欽之詩語具鵞湖講學篇中

復齋與張欽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能無疑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朱文公于信之鵞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留止旬日鄒斌俊父錄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亹亹言之大略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辯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辯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

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卽能入之矣二公大服

朱亨道書云鵞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云鵞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

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
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
更欲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
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
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
學之懿兹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别去彼此之懷
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還家
無便寫此少見拳拳
冬十一月十五日作敬齋記
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

與王順伯書再書
淳熙四年丁酉先生三十九歲
春正月十四日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葬鄉之官
山先生事繼母與諸兄曲盡孝道嘗聞
孝宗皇帝語云陸九淵滿門孝弟者也
淳熙五年戊戌先生四十歲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
先生丁繼母憂服除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
淳熙七年庚子先生四十二歲
先生因居之南五里有園林屋宇扁名滋瀾與包
顯道書云今歲與朋友讀書在滋瀾
春聞張欽夫卒
與包顯道書
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復齋臨終云
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更相與切磋見此
道之太明耳先生嘗曰復齋先生涵養深密躬行
篤實冬十一月望日作復齋行狀十二月己酉葬
于鄉之萬石塘
朱元晦與林擇之書云陸子靜兄弟其門人有相
訪者氣象皆好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謂只在

此講道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
至人倫日用最切近處都不得毫末氣力不可不
深懲而痛警之也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
春二月訪朱元晦于南康時元晦爲南康守與先
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
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
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
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
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

生書講義尋以講義刻于石
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
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
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静義利之
說否曰未也曰這是子静來南康熹請說書却說
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
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
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秋作祭呂伯恭文
丞相少師史浩薦先生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堂

審察陞擢先生不赴薦云陸某淵源之學沉粹之
行華行推之而心理悟融出於自得者也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
項平甫來書略云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
往得交於傅子淵暫發柔惰自此歸向取師之意
始定奉親之官越土多見高第及門子弟愈覺不
能自已雖未得親承於謦欬然受沾污渥亦已多
矣獨念心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布萬一伏乞加
察一二年來數鉅公相繼淪落任是事者獨先生
與朱先生耳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除國子正秋初先生
赴國學與陳倅書
始講書八月十七日講春秋六章九月享明堂為
分獻官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
二月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日講春秋五章
十一月十三日講春秋四章諸生叩請孳孳啓諭
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
冬遷勑令所刪定官先生在勑局同志之士相從
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

與漕使尤延之書略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
之聲元晦之政亦誠有病然恐不能泛然以嚴病
之使罰當其罪刑故無小遠可以嚴而非之乎某
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而泛然為寬嚴之
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
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
浙中親舊書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槩浙人殊賴自
劾一節尤為適宜其誕慢以侥寵祿者當少阻矣
至如其間言事處誠如來諭所言者云
嚴陵詹子南侍學阜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

大指云凡欲學者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

又云孔門弟子如子游子夏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以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屏棄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則曰某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此後有事在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先生

舉孟子釣是人也一章云須先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此心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

淳熙十一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

在勑局春祀祚德廟爲獻官

朱元晦書略云勑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令中極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得一二亦佳中薦程可久於法令甚精可以入局中然此猶是第二義不知輪對班在何時果得一見明主就緊要處下得數句爲佳其餘屑屑不足言也謙仲甚不易得今日尚有此公差強人意元善爽快極難得更加磨琢沉浸之功乃佳機仲既得同官乃其幸會當能得日夕親炙也浙東諸朋友想時通問亦有過來相聚者否立之墓表今作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三月十三日答朱元晦書

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戊申歲先生兄梭山居士欲立社倉于青田先生與趙監書

上殿輪對五劄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卽對

講究武略先生少時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與國人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用太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爲曰雲少時嘗欲率伍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豁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爲人矣先生平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奬拔奇才亦多

論醫國或問先生見用以何醫國先生曰吾有四

物湯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論駁中外奏對不可行者
答蘇宰書
朱元晦書時有言奏劄差異者元晦索之先生納
去一本元晦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良
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
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嘆然於我何病
邪語圓意活混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
但向上一路未曾撥着
答朱元晦書略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揚奬譽之厚

俱無以當之深慚疎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
書寫而見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着之疑豈待之
太重望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改授承奉郎以修寬恤詔令書成與樞密使王謙
仲語及孟子辟土地充府庫一段因云方今正在
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爲之色變又舉柳子厚捧
土揭木而致之廟堂之上蒙以紱冕翼之徒隸而
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事之勞苦哉聖人之道
無益於世凡以此也謙仲爲之默然先生嘗云當
時諸公見上下相安内外無事便爲太平氣象獨

鄭溥之有一語極好而今只要爲虜人借路登泰
山云耳
秋九月既望作外舅吳公行狀末云某在童穉時
爲公所知後妻以其女尤延之作吳公墓誌云陸
君子靜數爲予道其婦翁吳公之賢居亡何有墨
服踵門而求見者則吳公之子顯若也袖子靜之
狀且告曰敢因子靜以請誌予不識吳公然子靜
信人也其言有證乃叙而誌之夫能識子靜於童
幼之中而能以子妻之其賢可知矣後敬仲作孺
人吳氏墓誌云孺人諱愛卿吳公茂榮諱漸之長

女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目不忘公
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焉先生爲國子正刪
定勅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字併假
於館中饋百需先生不一啓齒孺人調度有方舉
無缺事暨先生奉祠歸囊蕭然同僚共贐之還里
之明年經理象山孺人捐奩中物助之云云
作本齋記爲成都郭醇仁作
淳熙十二年乙巳先生四十七歲
與尤延之書略云此間不可爲久居之計吾今終
日區區豈不願少自效至不容着脚手處亦只得

且退而俟之職事間又無可修舉覩見弊病又皆須自上面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胸臆對班尚在後年鬱鬱度日而已或勸以小人闖伺宜乞退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爲去就耶

詹子南子南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

淳熙十三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

在勅局夏五月作格矯齋記

朱元晦通書畧曰傅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

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以爲然近覺當時說得亦未的疑其不以爲然也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劑否道理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

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駁十一月二十九日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

初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退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班五日除監丞

先生與李成之書

和楊萬里廷秀送行

既歸學者輻輳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觀縣官爲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

·與朱子淵書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

春如臨川先生訪倉使湯公思謙公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乍歸方欲與諸後生說些好話此事亦由天亦由人公曰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公曰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騶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

俗庶幾可回矣公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戸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公曰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作朱元瑜名字說

登貴溪應天山講學初門人彭興宗世昌訪舊于貴溪應天山麓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精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

答江西程帥叔達恵新刊江西詩派劄子

答沈宰書

包敏道跋江泰之所收劄子墨蹟云象山先生論詩又出吿往知來以意逆志者之外蓋其精鑑如權度舉天下之輕重長短毫髮絲粟不可得而加損也豈特於詩爲然哉當程君劄送詩至時僕在席下先生顧諸生曰誰能代答須臾呈藁者數人先生嘆曰將紙來一筆寫就云云

夏五月答馮傳之書

初冬答朱元晦書

元晦答書略云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敎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辯無極太極始此

無營齋說

冬十月庚辰葬仲兄子儀于臨川之羅肖峰下作子儀墓誌十一月作宜章學記

十二月與漕使宋若水書言金谿月樁之重及臺郡督積欠困民之弊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歲

在山間精舍春正月作荊國王公祠堂記

與薛象先書

先生嘗云讀介甫書

答倉使趙汝謙書

易應天山名爲象山學徒結廬先生旣居精舍又得勝處爲方丈及部勒羣山閣又作圓菴學徒各來結廬相與講習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廬

者甚衆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郡
勤羣山氣象亦偉云云
居仁齋由義齋養正堂張伯强明德張行巳志道周季先
儲雲伯强行巳佩玉張少石愈高倪伯珍規齋祝叔才蕙林周元
忠達誠朱叔幹瓊芳傳季魯學徒馮泰鄉初名梅窓以季魯家諱先生爲改今名
濯纓池浸月池吳子嗣彬齋先生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當爲書
之封庵少石批判先生書于世昌之堂各因山勢之高原塢之佳處爲之
三月與江西帥王謙仲書
五月與錢守伯同書
郡縣禮樂之士時相謁訪喜聞其化故四方學徒
大集

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馮元質云
先生嘗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簥至會揖
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
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
齊肅無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
諸生皆俛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也
間舉經語爲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
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辩或以學自負或有立
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
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爲之說宛如其所欲言
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奬進之故
人皆感激奮礪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
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詞及古詩文雍容自適
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誨
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
讀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錄
每講說痛快則顧傳季魯曰豈不快哉季魯齒最
少坐必末嘗掛一生于側間令代說時有少之者
先生曰季魯英才也

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始歸中間亦往來無
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與陳宰書
云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細繹簡編商畧終古粗有
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
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倘得久於是山
以旣厥事是所願幸
傳季魯云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
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
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多有興起
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自是虛說此是時文之見

常曰今天下學者有兩途惟朴實與議論耳毛伯
剛必疆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
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
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敎人爲學端緒在此故
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
問學晦庵門人乍見先生敎門不同不與解說無
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
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起晦翁之疑良
可慨嘆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
己自反改過遷善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

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
我不曾添一些且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脈上
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章仲至云先生講論終
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動是三鼓學
者連日應酬勞而蚤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
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巖松
年問今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
首鄧文範傅季魯黃元吉居其次且云浙間煞有
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
久而後得之者廣中一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
人亡矣朱元晦語錄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
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
自家一輩朋友又却覺不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
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
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
其人也又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
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

論解書

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庵晦庵令其精細考索
後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述所敎先生曰

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注書柄鑿最多讀
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信或是諱語或
是莽劇傅季魯保社中議此甚明可一往見之於
是往問于季魯又嘗曰解書只是明他大義不入
己見於其間傷其本旨乃爲善解書後人多以己
意其言每有意味而失其眞實以此徒支離蔓衍
而轉爲藻繪也又嘗曰河圖屬象洛書屬數先天
圖非聖人作易之本旨有據之於說易者陋矣又
嘗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
觀春秋詩書易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

顧記禮之言多原老氏之意

論傳道

與姪孫濬書

先生有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茂叔發之又云韓退之言軻氏之死不得其傳故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

却疏通

又云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則汙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淺深不必齊也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

又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惜未有承當者

夏四月望日與朱元晦書辯太極圖說

與提刑應仲寔書

與趙詠道書

秋八月遊僊巖題新興寺壁

訪江西帥王謙仲時帥幕邵叔誼在坐聽談命者曰吾之談命異於是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此命極好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此命極不好先生與叔誼書

作南豐黃世成及慈谿楊承奉二墓銘先生每謂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谿二君之墓海内名識謂無愧辭

十二月十四日答元晦書又別幅云大傳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是乎上者可得而見矣猶不謂之形而謂之成象必形乎下可得而用者乃始謂之器易之言器本於

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如網罟耒耜車輿門柝杵臼弧矢棟宇棺槨之類乃所謂器也昔者聖人之制斯器也盖取諸易之象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制器尚象與居一焉道者天下之所由而聖人則能知之器者天下之所利而聖人則能制之由其道而利其器在一身則爲有道之人在天下則爲有道之世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則爲無道矣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中人以下則由而不知盖其知識卑近所見淺末形而下者所能由形而上者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非有知道者以長治之左右之則趨於下惟利之見而不由其道矣上必有下下必有上上而無下何以為上下而無上何以為下道之與器未始相無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器者非其有矣須且乘致寇至此之謂也故惟聖人為能制器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利用安身所以崇德百慮一致道固然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此故道者形而上者也器者形而下者也器由道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而謂其屬於

形氣不得為道其為昧於道器之分也甚矣聞朱元晦詩喜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

祠秩滿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朱元晦來書略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更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為之為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以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紙末云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題達本庵詩梁光緒廬其親塋名曰達本求言於予敬賦是詩以助孝德詩云孩提無不愛其親不失其心即大人從此勸君休外慕悅親端的在誠身

壽皇內禪光宗皇帝即位詔先生知荊門軍先生始欲著書嘗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作傳值得守荊之命而不果

單恩轉宣教郎夏六月與黃循中書

磨勘轉奉議郎答趙然道書

秋七月四日與朱元晦書

七日贈踈山益侍者帖

八月六日元晦答書云荊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為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為也聞象山墾闢架鑿之功益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其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

論無極之辯與陶贊仲書再書論私立門戶之非
與唐司法書
朱元晦論學徒競辯之非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於吾之所急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於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决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侍晦庵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

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秋八月十一日答趙詠道書
答曾宅之書
與姪孫濬書
冬十月朔作外姑黃夫人墓誌銘自云先丈母誌銘叙次頗復明暢云
與王順伯書
冬至前五日跋曾裘甫答屈待舉詩後三日遊翠雲寺題名于壁先生遊翠雲寺帖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先生五十二歲
春正月與姪孫濬書
三月二十六日與包敏道書
夏五月作經德堂記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
六月旱十三日石灣禱雨十六日謝雨
秋八月二十六日作貴溪縣重修學記
與饒壽翁書
與郭邦逸書
作玉芝歌

與路彥彬書略云切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

紹熙二年辛亥先生五十三歲
春二月與劉伯協書
三月三日與林叔虎書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寺在象山之西址隔溪之山間先生往來必憩焉
夏六月作武陵縣學記
中澣作臨川簿廳壁記
得旨疾速之任

囑傳季曾居山講學先生將之荆門謂季曾曰是山繄子是賴其爲我率諸友日切磋之吾遠守小障不得爲諸友掃淨氛穢幸有季曾在願相依覲近

秋七月四日啓行十一日書贈陳晉卿名縮時爲撫州學官

九月三日至荆門軍舟車所經見豐城王允文祭文云南浦維舟徑浮彭蠡覽奇康廬濯纓瀑水潯陽晚薄齊安書䑛臨皐雪堂周覽遺趾長淮以西野岸曠平撰杖西風或憩柴荆系棗蔭奎葭葦連汀笑談之間造微詣精黃鶴入雲芳洲在目憑高

倣古北轅西輻薄于開藩霜蓂破菊云

即日親事上謝表

與羅點春伯書

與漕使薛象先叔似書與漕使論民間疾苦

新築城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隋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數千强壯可用而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功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五千而土工畢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至敵樓衡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郡學貢院及客館官舍衆役亟與初習俗偷人以執役爲恥吏惟好衣閑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

革稅務之弊革弊政

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

先生在荆門春正月十三日卲有故事上元設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有講義仍書河圖八卦之象洛書九疇之數于後以曉後學更定圖書與今世所傳者不同所以復古圖書之舊也先生未及著書發明後學傳季曾作釋義以明之

二十四日與姪煥之書略云正月十三日以講義代醮除官員士人吏卒之外百姓聽講者不過五六百人以不曾告戒也然人皆感動其所以相孚信者又在言語之外也此間不復掛放狀牌人有訴事不拘早晚接受雖入夜未閉門時亦有來訴者多立遣之歷服而去見客亦無時

二月九日之夜郡火災與鄧文範書

與吳仲時書

閱武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

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後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

上廟堂劄子乞撥常平銀助城費略云荆門素無城壁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小壘綿薄會計用磚包砌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均慈特爲數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付支用俾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

與章茂獻論築城書略云有當控告廟堂者敢不布本末庶幾一言之助去冬修築子城適值天氣晴霽民心悅懌此邦士女未嘗識城遠村僻塢携持來觀自臘至今踵係不絕

答羅田吳斗南書論太玄

作監嶽允庸齋墓表

夏四月十九日朱元晦來書云去歲辱惠書慰問尋即附狀致謝其後聞千騎西去相望益遠無從

致問近幸幼安經由及得湖南朋友書乃知政教並流士民化服甚慰某憂苦之餘疾病益侵形神俱瘁非復昔時歸來建陽失於計度作一小屋春年不成勞苦百端欲罷不可李大來此備見本末必能具言也渠欲爲從戎之計因走門下撥冗附此未暇他及正遠切祈爲道自重以幸學者彼中頗有好學者否峽州郭文者書頗多悉見之否其論易數頗詳不知尊意以爲何如也近者幸示一二有委併及

與總卿張體仁元善書

答倉使書末云比來訟牒益寡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

荆南府帥章森德茂以先生政績上薦先生與書答章茂獻書云某承乏云云又云先生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逾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家事識者知其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周益公判湖南帥府復傅子淵書末云曾通象山書否荆門之政如古循吏躬行之效至矣

禱雨

與章帥二書

秋七月薦屬縣二宰併自劾狀時姦民楊彥翼萬九成素號論官社楊景春尤甚先生以其世惡奏乞施行因以自劾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辯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辯略

贈劉季蒙

與伯兄致政書

冬十二月六日與姪麟之書末云此間風俗旬月凌覺變易形見大槩是非善惡處明人無貴賤皆向善氣質不美者亦革面政所謂脉不病雖瘠不害近來吏卒多貧而有窮快活之説

七日丙午先生疾十一日庚戌禱雪郡僚問疾因言冬暖盍祈雪乃命倪巨川濟甫畫乾卦揭之黃堂設香花翌早迎往蒙泉取水歸安奉而風雲遽興辛亥日雪驟降先是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歿女兄盡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

疾居旬日大作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灑掃焚香家事亦不掛齒雪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却之自是不復言

十四日癸丑日中先生卒郡屬棺斂哭泣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

僉判洪偃率寮屬祭文略云斯道厖洪充塞兩儀孔孟既沒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矇瞶惟時先覺云云

學錄黃獄祭文略云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

教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誠之外無餘術其使人
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夫憂國忘家愛人利物
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
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於流涕
父老李歛等祭文云刺史以詩書爲政待邦人如
子弟百姓安之何遽驚哲人之萎也蓋刺史之賢
周孔之學方將公是道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
非我民得以私之也然歛此大惠施於一邦近者
服其教遠者化其德豈期天不憖遺而奪我父師
之速也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而况賢刺

史之亡其遺愛在人㝎有不可解於心者我民將
子子孫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
湖北帥張森祭文略云惟公學本之經行通於天
淵源之漸伊孟之傳自本自根即聞即見見之躬
行死守不變德業培深我皐我夔用之斯世舍公
其誰
湖廣總領張體仁祭文略云儒者之學入孝出弟
人言江西陸氏兄弟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荊
門如古循吏有修其綆汲深未既有愜其規游刃
餘地詞流滔滔壽考日遂豈伊斯人而俾憔悴云
云
江淮總領鄭湜祭文略云聖去千載所傳者書獨
公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
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
廢
湖南漕豐誼祭文略云公稟正氣早以道鳴叱呵
非聖奔走諸生云云
朱元晦聞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
紹熙四年癸丑春正月二孤護先生柩歸沿途弔哭
致祭者甚衆三月至家

鄂州教授許中應祭文略云是理流行宇宙之彌
早不間於樵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
一何名世之稀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曾參
之皜皜而詖淫邪遁不能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
免隨揣摩之形似困聞見之支離雖勉强以力行
徒爾增附益之私公以間氣而自得師獨乎大天
淵之無際洞乎微芒芴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
委鼎鼎乎自幹而敷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
裏不至乎相違豈非合彼已於一源貫幽顯而同
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共謂先覺者爲後覺之

資彼絶物者不仁雖狂鄙皆在於扶持開晃濟於蒙昧出荊棘於平夷的然顛末之無舛二三子亦有立於斯時卽所應之有證尚安得以佛老之空談而病之哉

金谿宰王有大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六月癸丑楊簡爲記略云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卽神人心卽道安覩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智仁義禮智愚

夫愚婦咸有之豈特聖賢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通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舉天下萬古之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與金谿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無自棄意慮微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絶百非雖無私爲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雜說簡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童幼時聞人誦伊川先生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質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破學者於窟宅開聖道之夷塗其言甚平而或者塡萬說於胸中持萬說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簡積疑二十年先

生一語觸其機簡始自信其心之卽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鬼神同王令君有大因邑人崇敬二君子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簡爲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簡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人心不容穿鑿其說以惑來者乃起敬起恭而書其畧云

冬十一月王有大帥邑寮來祭

輓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衆所迷學同顏氏好功與孟軻齊獻替心彌切藩經政可稽儒宮儼遺象

柩歸自江西

九日壬申奉先生之柩葬于延福鄉朱陂之下距

姚饒氏孺人墓爲近之一云葬于鄉之永興寺山門人奔哭會葬

者以千數

詹阜民祭文略云天縱夫子以淑其徒奚暨予思

須臾不離孟軻親受厥緒是承卓哉先生能自得

師玩其遺編獨識其微探原自天立其大者操而

存之造次弗舍日漑月培充實光輝奔走學徒四

方如歸先生設教固亦多術其要使人反躬務實

一洗世習詞說支離達其本心使自得之善端旣

著日用不窮夫然後知先生之功云

楊簡祭文略云先生之道亦旣昭昭然矣何俟乎

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

隤然示人簡矣曁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

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

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先生

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

知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斁思

袁燮祭文略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

悱自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

毫髮無差涵養日充乃號於世曰天降衷至大至

精至明至公茲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

塞胸先生發之如橐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

蔽斯決有窒斯通手舉足履視明聽聰式全其大

不淪虛空此於斯世允矣有功云云

傅子雲祭文略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

易知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徹厥蔽俾安正

性周衰文弊孟沒學絕功利橫流道術分裂所見

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

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粹英道喪旣久無所取證

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略于家訓或得于群籍或

由省察之深或資辯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

歸于有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于上帝可久可大

道實簡易倘正僞之不辯而先後之舛施則已私

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說

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

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

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

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

先生即同辯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

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
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弧矢不去手關河
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
莫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畫索著卦考禮問
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問世之英拔萃
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矣云云
周清叟祭文略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
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繞繳而支離誠坦然而可
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
絕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

包遜祭文云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微先
聖秘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積仁熟功熙無
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順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
雖清非夷豈伊之任幾聖之特
包揚作先生贊云辭蔓蝕眞會當一正剗百家僞
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
孟
紹熙五年甲寅春二月十六日楊簡狀先生行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貴溪宰劉啓晦建翁立先生祠
于象山方丈之址自立祠後春秋致祭惟靈臨江

章茂獻爲記宰朱文公門人也於是先生門人約
以歲正月九日登山會祭
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先生長子持之伯微編遺文
爲二十八卷外集六卷乙卯楊簡序
略云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
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
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之幽深故反不知道
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
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

心足以王先王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
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
專敘如右
開禧三年丁卯秋九月庚子撫州守括蒼高商老刊
先生文集于郡庠
跋云洙泗之教憤悱啓發鄒魯之書困衡作喻此
學久矣無傳獨象山先生得之千載之下最爲要
切是以聽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
先生之書如黃鍾大呂發達九地眞啓洙泗鄒魯
之秘其可以不傳耶商老嘗從先生游頗自奮勵

今老矣學不加進爲州鄭卿愧於簿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倘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忌其所不必忌其爲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衎季悦編遺文成傅子雲序

略云先生生於孟子沒千有七百餘年之後當浮僞雜揉朱紫淆亂之時乃能獨信實理而不奪於浮僞精別古書而不惑於近似深窮力踐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故一時趨隅以聽者莫不

油然悟良知良能至明至近之實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興堯舜可爲不自棄自暴之志回視曩之蔽於支離浮僞之説者又不啻若夷猶於九軌之路而灼見夫在荆棘泥淖者之爲陷溺也蓋先生長於啓廸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既沒斯道之任在已病浮僞之害正渝實救焚拯溺如已隱憂撲燄障流厥功彌大故民彝帝則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闡於世云云

九月戊申江西提舉袁燮刊先生文集自爲序

畧云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不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徹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眞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

其著謂道爲遠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而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如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漑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别剖析至精如辯白黑遏俗學之横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兹乎燮識先生於行

都親傅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淸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刻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歟先生之没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闕畧先生之子持之伯㣲衰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刋于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遍言近而指遠雖使聖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兹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也歟

東澗湯文淸公鵞湖祭文

嘉定八年乙亥冬十月二十九日奉旨賜諡初嚴滋等請諡到狀云故荆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爲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承下千百輩今其遺文流布海内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盖其爲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僞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向者覩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乃今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先生之功宏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諡號未加識者歉焉云本州開録申聞乞指揮施行至是奉旨賜諡

嘉定九年丙子春三月十七日宣教郎太常博士孔煒諡議載後卷

冬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考功員外郎丁端祖覆議載後卷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諡文安撫州州學教授林恢告祠堂賜諡文

先生振絶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者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諸生請諡郡聞于朝訂議太常諡以文安聖天子俞之

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諡文

惟公志道精專禀資超卓大揚厥旨以覺後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相傳明若斗極者軻之亡異端蓁塞公實任道手開東明排斥浮僞吾道砥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而牧民時稱循良天不憖遺山頹水壞惟有文辭方冊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諡易名達于太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名世世烜赫象山之學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秋九月甲子袁燮作金谿邑庠止善堂記

略云乾道淳熙間象山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以啓告學者皆日用常行之理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敎尤著於所居之金谿今邑之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恥爲世俗之學蓋其源遠矣

理宗紹定三年己丑夏四月江東提刑趙彦悈重修象山精舍

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鶩彦悈壯歲從慈湖游慈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嘗聞或謂陸先生云胡不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觀先生與學子帖有反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訓有朴實一途之說人見其直易或疑以禪學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禪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没山空屋傾將遂湮没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敎孜孜日思乃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峻秀景物之幽深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流非學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己亥江東提刑袁甫廣微建象山書院于貴溪之徐巖先生祠侑以楊敬仲袁和叔

初先生本欲剏書院于山間拜命守荆而不果至是袁憲奏建書院以山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暘相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巳向亥傅季魯聞而識之曰書院爲講古習禮之所而先聖先師北面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暘悚然然巳申聞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聿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邈山峰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横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門之大致嗣先生之遺響警一世之聾瞶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

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内事巳分内事渾渾
乎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
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
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精舍者
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
非如此耶工役僦輿禮宜废告
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文云盡其心知其
性見先生存養之皆天在則人亡則書嵩後學講
明之無地云云是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
冬十月巳未袁甫刊先生文集

略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嘗刊于江右甫將指
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
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
體無方日用平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謂彝倫
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
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
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
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卽先
生之心甫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寡過未
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庸贊述姑誦所聞附于卷末

十一月朔袁甫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告先聖
文
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卽
道有宋知荊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示
道心明白的切闡敎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祠
圯有司弗葺祓命茲來惕然大懼遂卜地於貴溪
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相與嚴
事先生朝夕就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敎
而上繼先聖之統緒也甫職守攸縻弗皇躬詣祠
下心以告矣

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
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明如此未識本
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
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
聞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咸集溢塞堂
廡以聽講畢
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
所以敬養其親者既已恪供子職而伯叔之間自
爲師友梭山復齋皆爲一時聞人而先生又傑出
其中陋三代以下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爲師

發明本心嗣績遺響以大警後學之聾瞶天下以爲眞孟子復出也言儒釋之異趣謂釋氏爲私吾儒爲公釋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綱常所関尤爲之反覆致意洎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業斯世深望焉而娼嫉者沮之雖一斥不復浩如也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爲堂長主敎遠近學者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之則又修書院之外左方廢寺之法堂以處之也

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

以尚書省劄壽諸石後浙憲陳塤和仲跋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秘開警群迷延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于是四方儒彦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楊先生絜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鍧于以昌我宋文明之治云云

紹與六年癸巳春清明日袁甫作象山書院記

略曰寧宗皇帝更化之末年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慨念先朝碩儒咸賜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於世敎易名文安肅示褒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絜齋先生有位於朝

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策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退遍咸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秋七月辛未日金谿宰天台陳詠之建象山書院于邑治之西傅子雲記

初二陸先生祠堂既立宰以祠右有隙地高爽乃連甍建書院買田養士申臺郡禮請傅季魯主敎以發明先生之學始至講道聽者甚衆士風翕然向善記略云象山先生稟特異之資篤信孟子之傳虛見僞說不得以殽其眞奪其正故推而訓廸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奮聽沉迷利慾者惕焉改圖蔽惑浮末者赧然就說膠溺意見者凝然反正莫不知足自知仁足自守勇足自立猶出珠璧於泥淖而濯之清泉脫鴻鵠於罻網而游之天衢扶浮雲之翳日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覩也豈天以啓悟斯人之徒俾先生微覺其天典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通之效固若

是耶惜乎天啬之年志既不遂而遺文垂世又特
見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
著誠息僞興起人心亦可謂有光于孟氏矣

理宗皇帝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既望泉使陳塤刊

先生語錄自爲序

孟子殁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
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
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群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繁而
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
見之窟使聞者渙如躍如知心之卽道而不疑其

所行兹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丘阜之嵩華
歟塤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之門固嘗服膺
遺文矣蒙恩司治道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
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爲請再拜
三復乃授工鋟勒焉或謂塤曰近世儒生闡說其
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捜拾摹傳雖汗牛充棟且未
厭止也子之所得不甚解約乎塤語之曰先生之
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
庸錄錄而刊猶以爲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
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
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

青田陸氏來自邯郡其四世諱道卿酌先儒冠婚
喪祭之禮行于家家道整肅著聞州里生六子以
子貴贈宣教郎素無田產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
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叙治藥療次九皐授徒
於家塾以束脩之具補不足季其弟九韶九齡九
淵相與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于貴溪之
應天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彬乎
儒門州縣以其義聚請具表進

淳祐二年壬寅秋九月勅旌陸氏義門

皇帝制曰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在論典籍聚食踰
千指合爨二百年一門翕然十世襄微惟爾能睦
族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勅旌爾門光於閭里
以勵風化欽哉

青田義門家長陸沖進謝恩表

十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廊廟九天申命勅書復昇
於門閭乾坤之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
過分荣耀下懷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脩身
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

唐有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而下懷終始群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嚋兹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既以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屋之間詩禮相傳饔飧合爨祗謂閶闔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郡邑爭先而快覩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深恩孰兹報稱兹蓋恭遇

皇帝陛下化民長久霈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處唐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遂令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

聖恩俯察族類聖益聖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云

淳祐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門閭

初淳祐五年九月漕使江萬里奏撫州金谿青田陸氏義居十世閨門雍肅著于江右是爲淳熙名儒文達文安之家揆之令典嘉表宅里以厲風化里士合詞以請于郡郡下之邑耆老子弟具以實對越三歲未報後漕使曾頴茂再剡上事下有司考狀諏律僉謂宜俞所請於是丞相白上可其奏是日命始下撫州守趙時煥大書曰旌表名儒之家令刻石于門

淳祐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恢撰旌表門閭記

略云門閭之高不惟其人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六學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立

更剏祠堂增葺書院

初二先生祠與槐堂異處乃命王宰以七月六日鼎剏新祠于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規制悉出於郡焉記略云山川炳靈儒其並出美適鍾于一門教可垂于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祠于學宮者其風化之所繫歟三先生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都邑尸而祝之朝廷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

秋九月葉夢得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于

郡學之東以袁燮和叔傅子雲季魯侑
淳祐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恢撰三陸先生祠
堂記
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郡一家若
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歟梭山寬和
凝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資也固
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辯之者梭山
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
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
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大

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碍䌓閱百家晝夜不倦
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
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
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禦湖
寇之侵軌紀綱肅而槖弊之悉革誠意孚而人心
與起然而爲海內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
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
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
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强故其知若生知
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其
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
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
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
嗚呼彼世之以虛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
一反己就實以課日進日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
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待實
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故
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已之
妙其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己者信也由善信而
充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

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
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馴
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學者之
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世之士而
自以未嘗少避爲善之任者非敢奮一旦之決信
不敏之意而徒爲無忌憚大言也蓋以其初實因
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
亡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深造自得實自孟子故曰
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
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决必洞見其

肺肝所箴砭必的中其膏肓有感動覺其良心而
知其正性者爲多然則其學眞可質鬼神而無疑
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
焉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辯歟且
道義之門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立門戶乎故
其說曰宇宙卽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曰學者惟
理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
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戶
與人爲私商也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
天地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已人與天地並立

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是先生之學乃
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別爲一門何耶
釋氏之說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非橫出異端乎
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
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間辯之乃彼所
謂職業要其爲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
矣曰方士祖伯眞爲太祟無此迷惑則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其樂可量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
說亦明矣而或者指以爲禪學又何邪其窮理也
則曰積日累月考究磨練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

地之窮際終夜不寢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積候
以考曆數因笛聲以知律呂復齋嘗問其用功之
處則對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一日
所明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以吾之
所歷經者言之眞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
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研窮於方册文字
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爲學哉
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爲學卽是讀書而以何必讀
書然後爲學之反說爲證以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之虛說爲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

見其觀覽檢閱之不輟常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
沉涵熟復而切已致思欲平淡玩味而氷釋理順
此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
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爲教哉抑或謂其惟務超
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曾不知其有曰惟精
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
日達孰得而禦之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易
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者
則如彼或者之所謂者誤矣又或謂其惟尚捷徑
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曾不知其有曰學有本者

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當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惟指其旹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即此是實學如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矣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爾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略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圓活混浩流轉見其所造深而所養厚也下而澤

民之意亦粗見於荊門惟其以正人心爲本而能使治化孚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笞箠不施雖如吏卒亦勉以義此乃識者知其有出於刑政號令之表而周文忠以爲荊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嗚呼假之以年聖域固其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曰小補者亦其所優爲也孰謂其年僅踰中

身而止如命哉遡其旨與梭山未同者自不嫌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是其說於鵞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簣之時則亦無間然矣逮論其文則嘗語學者以窮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不進先生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諡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諡文安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之公即慨然曰果非所以嚴

事也乃命郡博士趙與輈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四直舍又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地地外有竹竹間結亭內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歟左侑以袁公燮以其爲先生之學而嘗司庾於是邦且敷行於一道次侑以傅公子雲以其爲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傅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終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宋文安公金谿陸九淵子靜 著

宋門人傅子雲季魯 編次

明後學傅文兆維行 校閱

金陵周希旦元宰 梓行

先生幼悟心學

先生方四歲常侍父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而胷中之疑終在至十三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故其啓悟學者多及宇宙二字如曰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皆此類也

鵞湖會講學

先生三十四歲成進士諸賢從游踵至先生朝夕應酬問答至不得寢食者餘四十日逾年赴部授靖安縣主簿訪呂伯恭于三衢次年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朱元晦諸公會于信之鵞湖寺復齋謂先生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鵞湖之同復齋遂與先生議論致辯又令先生自說至晚罷復齋云子靜之說是次早先生請復齋說復齋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蓁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先生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復齋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先生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鵞湖伯恭首問復齋別後新功復齋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復齋先生云某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

眞僞先須辯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翼日二
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辯
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
蓋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
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人博覽朱以陸之敎
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敎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
欲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元
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乃復書云某未聞道學
之懿茲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別去彼此之懷皆若
有未旣者然警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

此少見眷眷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
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
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
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至是始無疑於先生
無復同異之可言矣後信州守楊汝礪建四先生祠
于鵞湖寺勒詩于石

白鹿洞書院講學

時元晦爲南康守先生訪之元晦與先生泛舟樂曰
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
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曰某雖少服父兄師友
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
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
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院羣賢
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敎授先生不察
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
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
嘉命亦幸有以發之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
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
竊謂學者於此當辯其志人之所喩由其所習所習

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
喩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喩
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辯也科舉取士久矣名
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
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
人之辯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
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
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
卑祿廪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
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

不有所驗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藴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講畢元晦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云

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元晦云說得來痛快時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至有流涕者先生爲書講義元晦尋刻于石乃書於講義後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月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深痼隱微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象山書院講學

初門人彭興宗世昌訪舊于應天山麓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遠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精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應天山形類象故學者易應天山爲象山尊稱先生爲象山先生云先生既居精舍又得勝處爲方丈及部勒羣山閣又作圓菴學徒各來結廬相與講習在張伯強有居仁

齋由義齋養正堂張行已曰明德堂周孚先則曰志道伯強行已則又有儲雲齋張少石則曰佩玉倪伯珍則曰愈高至於規齋則祝才叔蕙林則周元忠而達誠則朱幹叔也乃若瓊芳則傅季魯學徒馮泰卿初名梅窓以季魯家諱先生爲改今名又有濯纓池浸月池吳子嗣刱齋先生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當爲書之至若封菴少石所刱批判先生書于世昌之堂各因山勢之高原塢之佳處爲之是時郡縣禮樂之士喜聞其化故四方學徒大集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簥至會揖升

講座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座少亦不下數十百人齊肅無譁首誨以收歛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諸生皆俛手拱聽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間舉經語爲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每講說痛快則顧傅季魯曰豈不快哉季魯齒最少坐必末常掛一座于側間令代說時有少之者先生曰季魯英才也先生平居或觀書或撫琴或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則誦經訓歌楚詞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若有終焉之意先生大率二月登

山九月末始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籍來見者踰數千人歲己酉守荆之命下先生將之荆門囑季魯曰是山緊子是賴其爲我率諸友日切磋之吾遠守小障不得爲諸友掃淨氛穢幸有季魯在顧相依親近傅季魯曰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多所興起

國子監講學

項平甫云安世聞先生之名言不一已雖未得親承謦欬而受涯亦已多矣獨念心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布萬一伏乞加察一二年來數鉅公相繼淪落任是事者獨先生耳既而得旨除國子正秋初赴國學講春秋六章明年又講春秋九章既又講春秋五章及後又講春秋四章諸生叩請孳孳啓諭如家居敎授感發良多

楚人滅舒蓼

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夷狄盛強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

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措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黃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歷家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爲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洊雷震之時必因以恐懼

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況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爲君爲父爲夫爲中國苟有食之斯爲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歴差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爲之也敬嬴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

子懼蓋爲是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不爲雨止以其有雨備也雨不克葬是無雨備潦車載簑笠士喪禮也諸侯葬其母而無雨備豈禮也哉

城平陽

平陽魯邑也冬使民時也然宣公葬母不能爲雨備不易時而遽興土工罪不可逃矣

楚師伐陳

前年晉衛侵陳以其即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楚未能盡得志於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於滑汭盟吳越而還其疆至矣然猶未盡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國之君臣能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哉

又 十年二月七日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

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子以爲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耳非定制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三王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之天下先王爲之節文著爲典訓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宣公即位九年兩朝于齊乃一使其

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熄綱常淪斁逆施倒置恬不爲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于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

齊侯伐萊

萊微國也三年之間兩勤兵於萊齊侯之志可見於此矣

秋取根牟

魯侯之志猶齊侯也

八月滕子卒

名不登載書僭牘則不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修兵力日强然聖人之情常拳拳有望於晉非私之也華夷之辯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乃爲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併將諸侯之師以伐陳春秋蓋善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書地不卒于國都也不書葬魯不會也

宋人圍滕

滕雖小國圍之則非將卑師少也滕子卒未數月興兵圍之書人之爲貶明矣

齊甚謹齊侯之卒宣公既身奔其喪及其葬也又使其貴卿往會直書于策亂臣賊子得無懼乎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弒君者仲遂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伐鄭而稱人貶也晉楚爭鄭爲日久矣春秋常欲晉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爲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於强令亦其勢然也今晉不能兆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弒君之賊晉不能告之天王聲罪致討而乃汲汲於爭鄭是所謂禮義者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以貶聖人於是絕晉望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即位十年屢朝于齊而未嘗一朝于周能奔諸侯之喪而不能奔天王之喪能使其貴卿會齊侯之葬而不能使人會天王之葬如是而天王猶

使王季子來聘則冠履倒置君臣之倫汩喪殆盡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魯之伐邾無以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重矣

又十一月二十二日

大水

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播而爲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奇天

數陽也五偶地數陰也陰陽奇偶相與配合而五行生成備矣故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即太極也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即陰陽也塞宇宙之間何往而非五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土爰稼穡穀即土也以其民命所繫別爲一府總之則五行也洪範九章初一曰五行此其在天之本也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此其在人之用而所以爕理陰陽者也日月五緯謂之七政四時行焉歷數與焉人君代天理物歷數在躬財成輔相參贊爕理之任於是乎在故堯命羲和舜在璿璣皆二典大政夫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天之行也堯有九年之水則曰洚水警予蓋以爲已責也昔之聖人小心翼翼臨深履冰參前倚衡疇昔之所以事天敬天畏天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而菑變之來亦未嘗不以爲已之責周道之衰王迹既熄諸侯放肆代天之任其誰尸之春秋之書災異非明乎易之太極書之洪範者孰足以知夫子之心哉漢儒專門之學流爲術數推

類求驗旁引曲取徇流忘源古道榛塞後人覺其附會之失反滋怠忽之過董仲舒劉向猶不能免吁可歎哉是年之水仲舒以爲伐邾之故而向則以爲殺子赤之咎是奚足以知天道而見聖人之心哉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攷其事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僕之事陳誼甚高且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

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齊惠公之卒公旣親奔其喪矣王季子之聘魯未易時而行父僕僕往聘于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往則以取繹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寔來徇私棄禮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人心之泯滅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儀

作之君師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爲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曰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歲之饑穰百姓之命繫焉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饑盖始於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楚子伐鄭

當是時晉伯旣不復可望齊魯之間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楚師于潁北不見於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爲輕重也

朱元晦來書畧云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益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所得爲多幸甚再書云歸來臂痛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身心收斂似有少進處向來汎濫眞是不濟事恨未得款曲承教盡布此懷也按朱元晦答平甫書云所語大國正語三復爽然所以警於昏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敎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說却於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旣不知尊德性

焉有所謂道問學

荆門軍講學

先生在荆門郡有故事上元設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錫民一章以代醮事洪範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叶氣嘉生薰爲太平醲

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禀有淸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　聖天子重明于上代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郡守縣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　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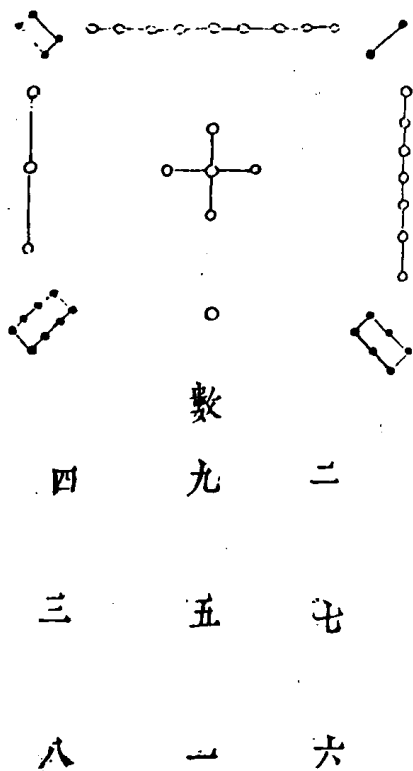
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得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　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

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敎天地鬼神所不宥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慊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慊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之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敎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卽是福德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卻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洪範根本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聖天子建用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斂時五福錫爾庶民者卽是以此心敷于敎化政事以發明爾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爾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惡卽爲保極可以報　聖天子敎育之恩長享五福更不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著在

尚書今人多讀未必能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常歲以是日建醮於設廳爲民祈福竊惟聖天子建用皇極以臨天下郡縣之吏所宜與爾庶民惟皇之極以近天子之光謹發明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幾承流宣化之萬一仍略書九疇次叙圖其象數于后恐不曾讀書者欲知大槩亦助爲善求福之心詩曰自求多福正謂此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

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盌兌上缺巽下短離中虛坎中滿

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日農
用八政次四日協用五紀次五日建用皇極次六日
乂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日念用庶徵次九
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
縱橫數之皆十五

先生既以講義及八卦圖書之數以曉後學復更定
圖書與今世所傳不同所以復古圖書之舊也先生
求及著書發明後學時季魯作釋義以明之

語錄一

門人傅季魯編錄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先生常言之

道在宇宙間何常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聖賢只去
人病如何增損得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
道理

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
必有能尸明道之責者皐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佯
狂不死者正爲欲傳其道既爲武王陳洪範則居於
夷狄不食周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
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
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
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
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
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

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
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
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
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
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
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
乎因言莊子云眇乎小哉以屬諸人謷乎大哉獨遊
於天又曰天道之與人道也相遠矣是分明裂天人
而爲二也

動容周旋中禮此盛德之至所以常有先後言語必

信非以正行纔有正其行之心已自不是了

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當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强剛毅自發强剛毅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着

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吳遜謝謂偶然

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磨礲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礲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礲得子貢就則其材豈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曾子以魯得之蓋子夏反

爲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

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即是言了

天下之理無窮若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眞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

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逮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爲仁

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至於仲弓之爲人則或人嘗謂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靜不佞無口才也想其爲人冲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但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礲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

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學有本末顏子問夫子三轉語其綱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語直是承當得過

天之一字是皐陶說起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皐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然譬之奕然先是這般等第國手下棊後來又是這般國手下棊雖所下子不同然均是這般手段始得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眞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僞恰似

檐木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又云學者不可用心太緊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須自省察

夫民合而聽之則神離而聽之則愚故天下萬世自

有咨論
先生與晦翁辯論或諫其不必辯者先生曰女曾知否建安亦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子靜
不曾過得私意一關終難入德未能入德則典則法度何以知之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爲他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說入則孝出則弟初無許多事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韓退之是倒做蓋欲因學文而學道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或問如何俗了曰符讀書城南三上宰相書是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所不及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未是某人必樂從若去動他根本所在他便不肯
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箇謂之禪已自是無風起浪平地起土堆了
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此是孟子見得透故如此說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
有善必有惡眞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惡却是反了方有
人品在宇宙間迥然不同諸處方嘵嘵然談學問時吾在此多與後生說人品
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羣陰畢伏

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後世乃指其所撰苛法名之曰典憲此正所謂無忌憚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

然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辯物之美惡眞僞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吾與常人言無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爲讐舉世人大抵就私意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者爲先吾却欲殄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爲讐
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它故人之聽之者易非若法令者之爲也如孟子與齊君言只就與民同處轉移它其餘自正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底此所以不同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先生常言之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後故曰坤作成物
夫子平生所言豈止如論語所載特當時弟子所載止此爾今觀有子曾子獨稱子或多是有若曾子門人然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之言便無疑至有子之言便不喜
先生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爲非何也因自代對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說

學者須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師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子不語怪力亂神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上面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之語因以掃上面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因言李清臣云夫子刪詩固有刪去一二語者如棠棣之詩今逸此兩句乃夫子刪去也清臣又言碩人之詩無素以爲絢兮一語亦是夫子刪去其說皆是當時子夏之言謂繪事以素爲後乃是以禮爲後乎言不可也夫子蓋因子夏之言而刪之子夏當時亦有見乎本末無間之理然後來却有所泥故

其學傳之後世尤有害繪事後素若周禮言繪畫之事後素功謂既畫之後以素間別之蓋以記其目之黑白分也謂先以素爲地非

柴愚參魯夫子所愛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以此見夫子欲子羔來磨礲就其遠者大者後來子羔早卒故屬意於曾子

叩其兩端而竭焉言極其初終始末竭盡無留藏也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數語自曾子胸中流出

咸有一德之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

皐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某事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僞爲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僞爲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然後人不可得而廋也

後世言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爲六十四卦其說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如筮人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龜筮協從亦見於虞書必非

僞說如此則卦之重久矣蓋伏羲既畫八卦卽從而重之然後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扶持天下之理文王蓋因其繇辭而加詳以盡其變爾

繫辭首篇二句可疑蓋近於推測之辭

吾之深信者書然易繫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處深可信

伊川解此卦原筮作占決卜度非也一陽當世之大人其不寧方來乃自然之理勢豈在它占決卜度之中原筮乃蒙初筮之義原初也古人字多通用因云

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當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知道者不能楊子謂文王久幽
而不改其操文王居羑里而賛易夫子厄於陳蔡而
弦歌豈久幽而不改其操之謂耶
自周衰以來人主之職分不明堯典命羲和敬授人
時是爲政首後世乃付之星官厯翁蓋緑人主職分
不明所致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却知
人主職分
詩大雅多是言道小雅多是言事大雅雖是言小事
亦主於道小雅雖是言大事亦主於事此所以爲大
雅小雅之辯

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蓋秦之失甚明至漢
則迹似情非故正理愈壞
漢文帝藹然善意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僅似鄉原
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
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楊子默而好深沉之思他平
生爲此深沉之思所誤
韓退之原性却將氣質做性說了
近日舉及荀子解蔽篇說得人之蔽處好梭山兄云
後世之人病正在此都被荀子莊子輩壞了答云今
世人之通病恐不在此大槩人之通病在於居茅茨
則慕棟宇衣敝衣則慕華好食麄糲則慕甘肥此乃
是世人之通病
春秋北杏之會獨於齊桓公稱爵蓋當時倡斯義者
惟桓公管仲二人春秋於諸國稱人責之也
古者風俗醇厚人雖有虛底精神自然消了後世風
俗不如古故被此一段精神爲害難與語道
因嘆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
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
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
人方奮立已有消蝕則議者不罪其消蝕而尤其奮

立之太過舉其進銳者其退速以爲證於是併懲其
初曾不知孟子之意自不在此
聖人作春秋初非有意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又云
春秋大槩是存此理又云春秋之亡久矣說春秋之
繆尤甚於諸經也
嘗閲春秋纂例謂學者曰啖趙說得有好處故人謂
啖趙有功於春秋又云人謂唐虞無理學然反有不
可厚誣者
後世之論春秋者多知法令非聖人之旨也千古聖
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

揆也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謂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論之在於爲私已爲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有學者聽言有省以書來云自聽先生之言越千里如歷塊因云吾所發明爲學端緒乃是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却不知指何處爲千里若以爲

今日捨私小而就廣大爲千里非也此只可謂之第一步不可遽謂千里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耳

後世將讓識作一禮數古人推讓皆是實情唐虞之朝可見非尚虛文以讓爲美名也

嘗聞王順伯云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議論遠過之此議論甚濶可取

嘗問王順伯曰聞尊兄精於論字畫敢問字果有定論否順伯曰有定論曰何以信此說順伯曰有一畫一拐於此使天下有兩三人曉書問之此人曰是此等第則彼二人之言亦同如此知其有定因問字畫孰爲貴順伯曰本朝不及唐唐不及漢漢不及先秦古書曰如此則大抵是古得些子者爲貴順伯曰大抵古人作事不苟簡尊兄試觀古器與後來者異矣此論極是

傅子淵請教乞簡省一語答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後見其與陳君舉書中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此是語病中又云闊節而疏目旨高而趣深旨高而趣深甚佳闊節而疏目子淵好

處在此病亦在此又云子淵弘大文範細密子淵能兼文範之細密文範能兼子淵之弘大則非細也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其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

會郄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
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一學者從游閱數月一日問之云聽說話如何曰初
來時疑先生之顛倒既如此說了後又如彼說及至
聽得兩月後方始貫通無顛倒之疑
三百篇之詩周南爲首周南之詩關雎爲首關雎之
詩好善而已
興於詩人之爲學貴於有所興起
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氏之徒相通者故記禮之
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

先生在勑局日或問曰先生如見用以何藥方醫國
先生曰吾有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湯或問如何曰
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先生云後世言道理者終是粘牙嚼舌吾之言道坦
然明白全無粘牙嚼舌處此所以易知易行或問先
生如此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談禪使人
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
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險恒簡
以知阻也今之譚禪者雖爲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
託其意見吾於百衆人[illegible]開口見膽

先生云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
必差大吾之斂人大槩使其本常重不爲末所累然
今世論學者郄不悅此
有一士大夫云陸丈與他人不同郄許人改過
先生嘗問一學者若事多放過有寛大氣象若動輒
別白似若褊隘不知孰是學者云若不別白則無長
進處先生曰然
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己致思
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
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

未曉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
徙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
彝常
先生歸自臨安子雲問近來學者先生云有一人近
來有省云一蔽既徹群疑盡亡
先生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說得皮膚看唐鑑令
讀一段子雲因請曰終是說骨髓不出先生云後世
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
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吾儒
之道而參禪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

若是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而今只
要就他明此手友答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
頭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鋤頭處明此手先生云淳
叟亦善喻周亦可謂善對

先生云子夏之學傳之後世尤有害

先生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
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
已學者於此亦多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是虛
說或云此是時文之見學者遂云孟子闢楊墨韓子
闢佛老陸先生闢時文先生云此說也好然闢楊墨

佛老者猶有些氣道吾却只闢得時文因一笑

先生作貴溪學記云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亦非有
甚高難行之事嘗舉以語學者云吾之道眞所謂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精看古
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槩先須理會
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然古註惟趙岐解孟
子文義多略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
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程先生解易爻辭多得之彖辭却有鶻突處必之文
章多似其氣質杜子美詩乃其氣質如此

三代之時遠近上下皆講明扶持此理其有不然者
衆從而斥之後世遠近上下皆無有及此者有一人
務此衆反以爲怪故古之時比屋至於可封後世雖
能自立然寡固不可以敵衆非英才不能奮興

有學者因事上一官員書云遏惡揚善沮姦佑良此
天地之正理也此理明則治不明則亂存之則爲仁
不存則爲不仁先生擊節稱賞

先生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

直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狥流俗而正學以
言者豈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

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繼從先生游自謂有省及作
書陳所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體先生復書云此語
極似南軒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有學者上執政書中間有云閣下作而待漏於金門
朝而議政於黼座退而平章於中書歸而咨訪於府
第不識是心能如晝日之昭晰而無薄蝕之者乎能
如砥柱之屹立而無淪胥之者乎先生云此亦可以

嘗學者
嘗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
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惟温故而後能知新惟敦厚而後能崇禮
易繫上下篇總是贊易只將贊易看便自分明凡吾
論世事皆如此必要挈其總要去處後世言易數者
多只是眩惑人之說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之論學者所用非所
學所學非所用
或有詠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

只有此一路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今人多失其旨蓋
孟子道性善故言人無有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
將甘為不善而以不善向汝汝將何以待之故曰當
如後患何
見到孟子道性善處方是見得盡
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何其說得如此端的
程先生解頻復厲言過在失不在復極好
先生在勅局日或勸以小人闖伺宜乞退省先生曰
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為去就耶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資禀之高者義之所在順而行之初無留難其次義
利交戰而利終不勝義故自立
吾自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心不肯
安必要求其實而已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後世言寬仁者類出於姑息殊不知苟不出於文致
而當其情是乃寬仁也故吾嘗曰虞舜孔子之寬仁
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見之

有士人上詩云手抉浮翳開東明先生頗取其語因
云吾與學者言眞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語錄二

門人楊松年編錄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曾國
無政所行者亦其事而已 政者正也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
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
志固爲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
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

宜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也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即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任私智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僞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

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爲執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爲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古者勢與道合後世勢與道離何謂勢與道合蓋德之宜爲諸侯者爲諸侯宜爲大夫者爲大夫宜爲士者爲士此之謂勢與道合後世反此賢者居下不肖者居上夫是之謂勢與道離勢與道合則是治世勢與道離則是亂世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骨象脃切磋之工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工觕大學問貴細密自修貴勇猛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己分上事又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奇陰偶陽以奇爲君一也陰以偶爲君二也

有一則有一第所主在一彼小人之事豈遽絕其一以所主非是耳故君子以理制事以理觀象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强大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

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孟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章紬繹誦詠五六過始云皆是言學之充廣如水之有瀾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常宜諷詠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唯金火易位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一數至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數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復變而爲一者一與一爲二一與二爲三一與三爲四一與四爲五一與五爲六五數之祖故至七則爲二與五矣是一變也至九而極故曰七變而爲九數至九則必變故至十則變爲一十百爲一百千爲一千萬爲一萬是九復變而爲一也

或問賈誼陸贄言論如何曰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

臨安四聖觀六月間傾城士女咸出禱祠或問何以致人歸鄉如此答曰只是賞罰不明

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

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歸自臨安湯倉因言風俗不美曰乍歸方欲與後生說些好話然此事亦由天亦由人湯云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次科舉萬一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然只得一半篤厚之人或三四箇篤厚之人風俗猶自庶幾不幸篤厚之人無幾或全是浮薄之人則後生從而視傚風俗日以敗

褱湯云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便是風俗之宗主只如院判在此毋只惟位高爵重旗旌導前騎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湯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曰陸丈近至城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高戶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湯云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須知人情之無常方料理得人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踐履實地上說出非虛言也

莫知其苗之碩謂葉幹鬈鬆而亡實者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首尾文義中間所惡於智者至智亦大矣文義亦自明不失孟子本旨據某所見當以莊子去故與智解之觀莊子中有此故字則知古人言語文字必常有此字易雜卦中隨無故也即是此故字當孟子時天下無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迹言之實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說耳是反以利為本也夫子贊易治曆明時在革之象蓋曆本測候常須改法觀革之義則千歲之日至無可坐致之理明矣孟子言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

帝出乎震帝者天也震居東春也震雷也萬物得雷而萌動焉故曰出乎震齊乎巽巽是東南春夏之交也巽風也萬物得風而滋長焉新生之物齊潔精明故曰萬物之潔齊也相見乎離離南方之卦也夏也生物之形至是畢露文物粲然故曰相見致役乎坤萬物皆得地之養將遂妊實六七月之交也萬物於是而胎實焉故曰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兌正秋也八月之時萬物既已成實得雨澤而說懌故曰萬物之所說也戰乎乾乾是西北方之卦也舊穀之事將始

乾不得不君乎此也十月之時陰極陽生陰陽交戰之時也龍戰乎野是也勞乎坎坎者水也至勞者也陰退陽生之時萬物之所歸也陰陽未定之時萬物歸藏之始其事獨勞故曰勞乎坎成言乎艮陰陽至是而定矣舊穀之事於是而終新穀之事於是而始故曰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

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臨深

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

也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是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其爲道也屢遷不遷處變動不居居處周流六虛實處上下無常常處剛柔相易不易處不可爲典要要處惟變所適不變處

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于上古淳朴人情物態未至多變易雖不作未有

闕也逮乎中古情態日開詐僞日萌非明易道以示之則質之美者無以成其德天下之衆無以感而化生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之憂患如此不得不因時而作易也易道既著則使君子身修而天下治矣是故履德之基也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也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常行之道履德之基謂以行爲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謙德之柄也有而不居爲謙謙者不盈也盈則其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則德乃日積故曰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爲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於物也知物之爲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恒德之固也君子之修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修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井以養人利物爲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爲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

非盛德之事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汚如禹稷顏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允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處下理之極至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晦自卑則人尊之自晦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於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隱必察其爲物所誘與否不辨於小則將致悔咎矣恒雜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情於此多至厭倦是不恒其德者也能恒者雖雜而

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損抑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既損抑以歸於善則順乎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故其德長進而寛裕設者修張也有修大不誠實之意如是則非所以爲益也困窮而通不修德者遇窮困則隕穫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井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狥人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衆無有不及故曰遷巽稱而隱巽順於理故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迹可見故隱

履以和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謙以制禮自尊處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與焉恒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損以遠害如忿慾之類爲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已能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君子不取必乎此也益以興利有益於己者爲利天下之有益於己者莫如善君子覩易之象而遷善故曰興利能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在君子無加損焉有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於困厄之時必推致其命吾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之義不必窮厄患難及己也凡有道而有所不可行皆困也君子於此自反而已未嘗有所怨也井以辨義君子之義在於濟物於井之義人可以明君子之義巽以行權巽順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重而應則動静稱宜不以一定而悖理也九卦之列君子修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詳復贊之

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一段是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强也自欺是欺其心謹獨即不自欺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也自欺不可謂無人知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如此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只當說繁纓非諸侯所當用不可以與此人左氏也說差却名了是非孔子之言如孟子謂聞誅一夫紂矣乃是正名孔子於蒯聵輒之事乃是正名至於温公謂名者何諸侯卿大夫是也則失之矣

事不可以逆料聖賢未嘗預料由也不得其死然死矣盆成括其微言如此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違之則凶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知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

以致凶明知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
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晋之卦上離以
六五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
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為明者明是理
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
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
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以言易哉陽貴陰賤
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由陰陽始交一索而得長男再索而得中男六三即
鹿無虞惟入於林中指下卦之漸入上卦坎險之地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正孔子曰吾末如之何也
已矣雖然人當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致治於未
亂保邦於未危

蒙九二一爻為發蒙之主不應更論與九五相得與
否包蒙納婦即克家之事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染習深者難得淨潔

自明然後能明人

復齋看伊川易傳解艮其背問某伊川說得如何某
云說得鶻突遂命某說某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
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或謂先生之學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學是
名物度數形而下者學者當兼二先生之學先生云
足下如此說晦翁晦翁未伏晦翁之學自謂一貫但
其見道不明終不足以一貫耳吾嘗與晦翁書云揣
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
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學者答堂試策先生云諸公答策皆是隨問走答策
當如堂上人部勒堂下吏卒乃不為策題所纏

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唯傅子淵初子淵請教先生

有艮背行庭無我無物之說後子淵謁某舊登南軒
晦翁之門為二說所礙十年不可先生之說及分教
衡陽三年乃始信先生屢稱子淵之賢因言比陳君
舉自湖南漕臺遣書幣下問來書云某老矣不復見
諸事功但欲結果身分耳先生略報答書因說近得
子淵與君舉書煞好若子淵切磋不已君舉當有可
望也但子淵書中有兩句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
掩其是亦為抹出後鬨先生臨終前數日有自衡陽
來呈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嘆曰子
淵擒龍打鳳底手段

邵武丘元壽聽話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先生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先生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先生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眞情四時之間與之相忘酬酢居多耳先生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于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媿矣先

生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大狠狽其過易於拯救却是好人剗地難理會松云如丘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先生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蹴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愈惑退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梗之者姑抄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

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忽問松云智聖是如何松曰知此之謂智盡此之謂聖先生曰智聖有優劣否松曰無優劣先生曰好無優劣然孟子云其至爾力也其中非力如此說似歸重于智松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巧也行文自當如此孟子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先生曰是松又曰智聖雖無優劣却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先生因爲子持之改所吟鶯詩云百囀吟春不暫停

長疑春意未丁寧數聲綠樹黃鸝曉始笑從來着意聽遠梁餘韻散南柯爭奈無如春色何剩化玉巢金納約深春到處爲人歌先生言鶯巢以他羽成之至貼近金羽處以白鵬羽藉之所以養其金羽也

有客論詩先生誦昌黎調張籍一篇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云云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且曰讀書不到此不必言詩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告子不動心是操持堅

執做孟子不動心是明道之力
有行古禮於其家而其父不悅乃至父子相非不已遂來請教先生云以禮言之吾子於行古禮其名甚正以實言之則去古既遠禮文不遠吾子所行未必盡契古禮而且先得罪於尊君矣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如世俗甚不經裁之可也其餘且可從舊
有縣丞問先生赴任尚何時先生曰此來爲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即行縣丞因言及虜人有南侵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則荆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

以行未免少遲若以單騎却似某有所畏避也
臨川張次房于曆子賦歸去來辭棄官而歸杜門經歲來見先生先生云近聞諸公以王謙仲故推輓次房一出是否次房云極荷諸公此意愧無以當之先生曰何荷之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凡諸公欲相推輓者姑息之愛也次房初歸時一二年間正氣甚盛後來寖弱先兄教授極力推輓是後正氣復振比年又寖衰次房莫未至無飯喫不若今諸公此舉事勢恐亦難行反自取辱耳某今有一官不能脫去得今又令去荆門某只得去若竄去南海某便着去次房幸而無官了而今更要出來做甚麼次房云恨聞言之晚不能早謝絕之也
松問先生今之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居次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且云淅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
有傳黃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詩送行云荷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畫已分明每嗟自昔傷標致頗欲從今近老成爲謝

荆門三益友何時尊酒話平生先生切問子淵與君舉切磋又起君舉之疑得黃元吉君舉方信子淵之學松曰元吉之學却在子淵之上先生曰元吉得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換入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元吉善學不敢發問遂誘致諸處後生來授學却教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爲之問剝元吉一旦從傍忽有所省此元吉之善學
先生云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

端孔子時佛敎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先生因儆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爲道勞苦而爲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爲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爲道學者何憚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先生言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豈是人心只有這

四端而已又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矣乃誦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云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先生言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如何解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季隨讀書鹵莽不思後季隨思之旣苦因以致疾晦翁乃言之曰然讀如雍之言然之然對上同聽同美同嗜說先生因嘆曰只是如此何不早說與他

先生言吾家治田每用長大钁頭兩次鋤至二尺許深一尺半許外方容秧一頭久旱時田肉深獨得不旱以他處禾穗數之每穗穀多不過八九十粒少者三十五粒而已以此中禾穗數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餘粒每一畝所收比他處一畝不啻數倍蓋深耕易耨之法如此凡事獨不然乎時因論及士人專事速化不根之文故及之

答曾宅之一書甚詳梭山一日對學者言曰文所以明道辭達足矣意有所屬也先生正色而言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

故吉凶生焉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這方是文文不到這裏說甚文

松嘗問梭山云有問松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當如何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敎諸侯篡奪之罪梭山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先生再三稱嘆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先生亦云松又云武王見得此理

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或勸先生之荆門爲委曲行道之計答云仲虺言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于古人者正在於此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先生言吳君玉自負明敏至槐堂處五月每舉書句爲問隨其所問解釋其疑然後從其所曉敷廣其語每每如此其人再三稱嘆云天下皆說先生是禪學

獨某見得先生是聖學然退省其私又却都無事事此人明敏只是不得久與之切磋

先生言重華論莊子不及老子者三孟子不及孔子三其一不合以人比禽獸晦翁亦有此論松曰孟子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惟恐人之入于禽獸是禽獸也爲其無君父也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爲其夜氣不足以存也晦翁但在氣象上理會此其所以錙銖聖人之言往往皆不可得而同也先生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七八聖人合堂同席而居其氣象豈能盡同我這裏也說氣象但不是就外面說乃曰陰陽一大氣乾坤二大象因說孟子之言如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此兩句却贅了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是爲不識艮背行庭之旨

舜隱惡而揚善說者曰隱藏也此說非是隱伏也伏絕其惡而善自揚耳在己在人一也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故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到這裏却生一疑此是湯之過也故仲虺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嗚呼謹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學者問荆門之政何先對曰必也正人心乎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辟比量也家中以次之人以我親愛賤惡而比量之或效之或議之其弊無窮不可悉究要其終實不足以齊其家

告子與孟子並駕其說于天下孟子將破其說不得不就他所見處細與他研磨一次將杞柳來論便就

他杷柳上破其說一次將湍水來論便就他湍水上破其說一次將生之謂性來論又就他生之謂性上破其說一次將仁內義外來論又就他義外上破其說窮究異端要得恁地使他無語始得

杖卜功臣之遜遜出于誠漢文帝即位之遜遜出于偽云云及後代來功詔稱朕狐疑唯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徑昌爲衛將軍云云後世人主不知學人欲橫流安知天位非人君所可得而私

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而其術益行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儒以百數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此見老氏之脉在此也蕭何薨參入相壹遵何爲之約束擇郡縣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不事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漢家之治血脉在此

邵堯夫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不如學人說乾知太始因曰堯夫只是箇閑道人聖人之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

先生一日自歌與姪孫濬書云道之將廢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云云 又歌柏舟詩松爲之涕泗沾襟少間又歌東皇太一雲中君見松悲泣不堪又歌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乃曰蕭蕭馬鳴靜中有動矣悠悠旆旌動中有靜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棄謂自棄侮謂自侮反謂自反得謂自得禍福無不自己求

之者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常言年十三時復齋因看論語命某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某云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先兄云孔門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更思之何如某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

先兄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得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

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眞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麽審問箇什麽明辯箇什麽篤行箇什麽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稱嘆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己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媿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爲告群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氣習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瑞但不能進學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廣中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偉特某因問吾與點也一段尋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終以爲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華又謂理會未得某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莫也未至全然曉不得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着到曾點却在這裏着到某語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却理會得去華頓有省自叙聽誨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有十詩別後謂人曰某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師北方之學蓋廣中

蒙欽夫之教故以此爲北方耳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歡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爲規又頃問曰何者爲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却只是箇簡易字道了遍目學者曰又却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來

道在規矩

一學者聽言後更七夜不寢或問曰如此莫是助長否答曰非也彼蓋乍有所聞一旦悼平昔之非正與血氣爭鬨作主又顧謂學者天下之理但患不知其非既知其非便即不爲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也

或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緣何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于學矣不爲富貴貧賤患難動心不爲異端邪說搖奪是下工夫至二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向之差別其聲訛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裏多少疑在是

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夫十年方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說君子之道孰先傳一段子游子夏皆非

先生感嘆時俗汨沒未有能自拔者因歌學者劉定夫象山詩云三日覩山山愈好錦囊收拾不勝編萬山擾擾何爲者惟有雲臺山巋然又誦少時自作大人詩云從來膽大胸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妥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飲渤澥水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爲琴長河爲之絃萬古不傳音吾當爲君宣又舉歐陽公贈梅聖俞詩云黃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修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有學子閱亂先生几案間文字先生曰有先生長者在却不肅容正坐收斂精神謂不敬之甚

光武謂吳漢差強人意強訓起

語錄三

門人周廉夫編錄

曆家所謂朔虛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爲準朔虛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虛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爲中分中即氣

也

堯典所載惟命羲和一事蓋人君代天理物不敢不重後世乃委之星翁曆官至於推步迎策又各執己見以爲定法其他未暇舉如唐一行所造大衍曆亦可取疑者可以久用無差然未十年而已變是知不可不明其理也夫天左旋日月星緯右轉日夜不止豈可執一故漢唐之曆屢變本朝二百餘年曆亦十二三變聖人作易於革卦言治曆明時觀革之義其不可執一明矣

四岳舉鯀九載績用弗成而遜位之咨首及四岳堯

不以衆繇之非而疑其黨姦也比之後世罪舉主之義甚異

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及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徵諸庶民而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尚書一部只是說德而知德者實難

遜志小心是兩般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爲是只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曾子踐履實地中說出來非虛言也

惟天下之至一爲能處天下之至變惟天下之至安爲能處天下之至危

大禹謨一篇要領只在克艱兩字上

學者須是有志讀書只理會文義便是無志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士不可不弘毅譬如一箇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奈何却住無怪今自不近前却說道擔不起豈有此理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處家遇事須着去做若是退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己缺何以謂學

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

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燕昭之封樂毅漢高之械繫蕭何當大利害處未免搖動此心但有深淺

人品之說直截是有只如皐陶九德便有數等就中即一德論之如剛而塞者便自有幾般

古今人物同處直截是同異處直截是異然論異處極多同處却約作德便心逸日休作僞便心勞日拙作善便降之百祥作不善便降之百殃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同處甚約

人莫先於自知不在大綱上須是細膩求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
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
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
藝亦不進
仁自夫子發之
不可自暴自棄自屈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宜自考察
退步思量不要騖外
共工方鳩僝功與如川之方至此方字不可作且字
看
堯之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迹間見之直是見他心
術
吕正字鎛職策直是失了眼目只是術然孟子亦激
作却不離正道
楊子雲好論中實不知中
大雅是綱小雅是目尚書綱目皆具

觀書到文侯之命道已湮沒春秋所以作
有所忿懥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立
志道據德依仁學者之大端
須是信得及乃可
王文中中說與楊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
要人自理會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遊於江海之中沛
然無礙
振要會以觀方來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
中庸言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夫子發明判然甚
白
俗諺云心堅石穿既是一箇人如何不打疊教靈利
今之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着一好處便且止覷時
已不如前人所以作出乍入乍明乍昏
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
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
皆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
觀一物自有綱長底道理

失了頭緒不是眈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訟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只是說未論語言伯夷叔

齊求仁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殷有三仁却從血脉

上說來

利害毁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

七重鐵城私心也私心所隔雖思非正小見亦有私

思

心官不可曠職

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魑魅魍

魎來

小德川流入德敦化小德即大德大德即小德發强

剛毅齊莊中正皆川流也敦厚化變化

皇極之君歛時五福錫厥庶民福如何錫得只是此

理充塞乎宇宙

溺於俗見則聽正言不入

知道則末即是本枝即是葉又曰有根則自有枝葉

上達下達即是喻義喻利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辯便有進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天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三百篇之詩有出於婦人女子而後世老師宿儒且

不能注解得分明豈其智有所不若只爲當時道行

道明

韓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

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

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

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既分爲二乃掛其一于前掛

別也非置之指間也既別其一却以四揲之餘者謂

之奇然後歸之扐扐指間也故一揲之餘不四則八

再揲三揲之餘亦不四則八四奇也八偶也故三揲

而皆奇則四四四有乾之象三揲而皆偶則八八八

有坤之象三揲而得兩偶一奇則四八八八有艮之象

八四八有坎之象八八四有震之象三揲而得兩奇

一偶則八四四四有兌之象四八四有離之象四四八

有巽之象故三奇爲老陽三偶爲老陰兩偶一奇爲

少陽兩奇一偶爲少陰老陰老陽變少陰少陽不變

分掛揲歸奇是四節故曰四營而成易卦有六爻每

爻三揲三六十八故曰十有八變而成卦 右揲蓍法

語錄四

門人李敏求編錄

先生語伯敏云近日向學者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夫人勇於爲學豈不可喜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爲道學之說者必爲人深排力詆此風一長豈不可懼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

因論補試得失先生云今之人易爲利害所動只爲利害之心重且如應舉視得失爲分定者能幾人往往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惟曹立之萬正淳鄭學古庶幾可不爲利害所動故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爲利害所動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這般閑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然使至此非學者之過乃師承之過也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箇閑言語曹立之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初來見某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減迫一聞人言語又復昏蔽所以昏蔽者緣與某相聚日淺然其人能自知每昏蔽則復相過某又與之蕩滌其心下又復明白與講解隨聽即解某問比或有疑否立之云無疑每

常自讀書亦見得到這般田地只是不能無疑往往自變其說某云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如立之天資思之至固有一箇安排處但恐心下昏蔽不得其正不若且放下時復涵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如此相聚一兩旬而歸其病頓減其後因秋試聞人閑言語又復昏惑又適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讐於是盡叛某之說却湊合得元晦說話後不相見以至於死因問伯敏云曾聞此等

語否伯敏云未也先生語朱云他却未有許多閑言
語且莫要壞了李敏求且聽某與他説大凡爲學須
要有所立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
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復是
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
孟子云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明
辯謹思篤行亦謂此也此須是有志方可孔子曰吾
十有五而志于學是這箇志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
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
不内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

須剛制且如有此説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
悦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先生語繆文子云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説所
惑異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故能人使在唐虞之時
道在天下愚夫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
佛活老子莊列出來也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
如人家子孫敗壞父祖家風故釋老却倒來點檢你
如莊子云以智治國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
事故被他如此説若知者行其所無事如何是國之
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
他點檢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
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學者先須不可陷溺其心又不當以學問夸人夸人
者必爲人所攻只當如常人見人不是必推惻隱之
心委曲勸諭之不可則止若説道我底學問如此你
底不是必爲人所攻兼且所謂學問者自承當不住
某見幾箇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
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説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
疾不可治寧是縱情肆欲之人猶容易與他説話最
是學一副亂説底没奈他何此只有兩路利欲道義

不之此則之彼

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濶吾身立
於其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
人豈可不爲人却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
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
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
時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了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
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
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
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

心而不由我乎

先生語伯敏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稟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伯敏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弗問又不敢躐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豈敢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

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者吾友似可進緣未嘗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蓋先入者爲主如一器皿虛則爲受物若垢汚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如季繹之學駁雜自主張學問却無奈何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爲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已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須是隆師親友伯敏云此間賴有季繹時相勉勵先生云季繹與顯道一般所至皆勉勵人但無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門戶其學爲外不爲已世之人

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與之爲敵嘵嘵騰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嘗爲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讀語錄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以某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又如學中諸公義均骨肉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他一箇敬信處某舊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見其間多有不是今人讀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羨慕者則着力研究古先聖人何嘗有起人羨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羨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風如唐虞之

時人人如此又何羨慕所以莊周云臧與穀共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曰博塞以遊問穀奚事曰挾策讀書其爲亡羊一也某讀書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伯敏云每讀書始者心甚專三五遍後往往心不在此知其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別生一心卒之方寸擾擾先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自無此患某之言打做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今讀書且

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滯

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滯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其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又未知戶馬青苗等法果合堯舜三代否當時闢介甫者無一人就介甫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己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古者道德一風俗同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同古者適所以爲美惜乎無以此闢之但云祖宗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伏惟韓魏公論青苗法云將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當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冢宰制國用理財正辭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彼

豈無辭所以率至於無奈他何處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腳踏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規模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爲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高着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胡丈因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文不誤後生推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優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様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

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礲處發光輝磨礲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常久上却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

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更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出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徤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

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為己所以自昭其明德己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于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為學只是理會

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滕口說伯敏于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滕口說為人不為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為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脈只在仁義上以

為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為斧斤所害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旦晝所為梏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為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為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

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

辰只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如此並北宮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用心在内正如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内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

以謂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為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為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枝葉謾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弦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先生首肯之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時說話有不必錄者蓋急於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時朱季繹楊子直程敦蒙先在坐先生問子直學問何所據云信聖人之言先生云且如一部禮記凡子曰皆聖人言也子直將盡信乎抑其間有揀擇子直無語先生云若使其都信如何都信得若使其揀擇却非信聖人之言也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語錄五

門人包顯道編錄

學者須是弘毅小家相底得人憎小者他起你亦起他看你亦看安得寛弘沉静者一切包容因論爭名

之流皆不濟事

因論傳聖謨無志甘與草木俱腐曰他甘得如此你還能否因言居士極不喜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號又次居士先生云此言亦有味

因論子才不才事曰居移氣養移體今之學者出世俗籠絡亦不得况能居天下之廣居

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此是大丈夫事么麽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

問楊云多時有退步之說不知曾果退否若不退絲毫許牽得住前輩大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令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諸處論學者次第只是責人不能行去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天民如伊尹之類

問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曰然

楊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氣習未盡

因說薛象先不可令於外面觀人能知其底裏了外面略可觀驗

唐虞之間不如洙泗此語不是

輪對第一劄讀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之間須當如此答陛下云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賴得有所悔連說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答此為堯為舜為禹湯為文武血脉骨髓仰見聖學讀入本日處先乞奏云臣愚蠢如此便讀疆土未復生聚教訓處上曰此有時辭色甚壯答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有甚時今日天下貧甚州貧縣貧民貧其說甚詳上無說讀第二劄論道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道甚有自負之意其說甚多說禪答臣不敢奉詔臣之道不如此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上曰人才用後見答要見之於前意思忘其辭上又曰人才用後見又說此中有人云云答天下未知云云天下無人才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上默然讀第四劄上贊歎甚多第五劄所陳甚多下殿五六步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夫只在要處秉笏立聽不容更轉對後王謙仲云渠每常轉對恐小官不比渠侍從也

事有難易定夫初來恐難說話後却聽得入覺得顯道昆仲說話難予力辯之先生曰顯道隱藏在然予於此一路亦時起疑以為人在一處理在一處後又解云只是未相合然終是疑纔聞先生說即悟得大意曰道遍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了又云只一些子重便是病又云只一些子輕亦是病予於此深有省

見道後須見得前時小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得

道字好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其道如此須是恭慢
自遠鄙倍自遠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稟二漸習
道大人自小之道公人自私之道廣人自狹之
予因說道難學今人纔來理會此便是也不是何故
以其便以此在胸中作病了予却能知得這些子見
識議論作病亦能自說先生曰又添得一場閑說話
一實了萬虛皆碎
尚追惟論量前此所見便是此見未去
予舉荀子解蔽遠為蔽近為蔽輕為蔽重為蔽之類

說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
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
甚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
却反曠而弗居舍而弗由哀哉
舊罪不防誅責愈見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愈見得
牢固

后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予
謂晦庵逐事為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
是添
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
為小兒態可惜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
那有閑管時候
典常也憲法也皆天也
要常踐道踐道則精明一不踐道便不精明便失枝
落節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小心翼翼心小而道大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吾有知乎哉晦庵言謙辭又來這裏做箇道理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
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家兄所聞考索是奴僕
如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
云始是道人心

詳道書好文字亦好純人專不中不遠
汲黯秉彝厚黄老學不能汩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道大豈是淺丈夫所能勝任斂道言資禀因舉君子
不語命也一段
今且未須去理會其他且分別小大輕重
行狀貶剝贊嘆人須要有道班固不如馬遷
人為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
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人不辯箇小大輕重無鑒識些小事便引得動心至

於天來大事却放下着
不愛教小人以藝常教君子以藝蓋君子得之不以
為驕不得不以為歉小人得以為吝敗常亂教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
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
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却不能用反
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
位行大道

見一文字未可輕易問是如何何患不曉
守規矩孜孜持守規行矩步不妄言語
鐵劒利則倡優拙
有理會不得處沉思痛省二一時間如此後來思得明
時便有亨泰處
今人欠箇精專不得
人精神千種萬般夫道一而已矣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
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
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

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為與不為之間
人之資質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
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
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
人當先理會所以為人深思痛省枉自汩沒虛過日
月朋友講學未說到這裏若不知人之所以為人而
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歠而問無
齒決若能知其大雖輕自然反輕歸厚因舉一人恣
情縱欲一知尊德樂道便明潔白直
商君所說帝王皆是破說

因循亦好因其事循其理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竈
正言正論要使長明於天下
古之君子知固貴於博然知盡天下事只是此理所以博覽者但是貴精熟知與不知元無加損於此理若以不知爲慊便是鄙陋以不知爲歉則以知爲泰今日之歉乃他日之泰
君子雖多聞博識不以此自負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他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間何常有所礙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陰

陰地在箇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箇羅網
誅鋤蕩滌慨然興發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汙澤
世不辯箇小大輕重既是埋沒在小處於大處如何理會得
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的與他一般是小
君能自立後論汲黯便是如此論論董仲舒便是如此論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理只在眼前只是被人自蔽了因一向悞證他日逐只是教他做工夫云不得只如此見在無事須是事事物物不放過磨攷其理且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二理須要到其至一處
傅聖謨說一人啓事有云見室而高下異共天而寒暑殊先生稱意思好聖謨言文字體面大不小家先生云某只是見此好聖謨有許多說話
問子路死之非只合責當時不合事輒曰此是去冊子上看得來底亂道之書成屋今都滯在其間後云

子路死是甚次第
你既亂道了如何更爲你解說泥裏洗土塊須是江漢以濯之
居移氣養移體今其氣一切不好云
這裏是刀鋸鼎鑊底學問云
人須是力量寬洪作主宰
習氣　識見凡下　奔名逐利　造次
晝歎　樂在其中　詠歸　復永
問顏魯公又不曾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彝

包犧氏至黃帝方有人文以至堯舜三代今自秦一
切壞了至今吾輩盡當整理

先生與李尉曼卿言今人多被科舉之習壞又舉與
湯鹽言風俗成敗繫君子小人窮達亦繫幸不幸皆
天也然亦由在上之人

人無不知愛親敬兄及為利欲所昏便不然欲發明
其事止就彼利欲昏處指出便愛敬自在此是唐虞
三代實學與後世異處在此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
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

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勿無事生事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哉眞聖
人學也

把捉二字不佳不如說固執

克己三年克之顏子又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
一些子未釋然處

要知尊德樂道若某不知尊德樂道亦被驅將去

諸子百家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佛老
亦然

邑中講說聞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鶻突來問答曰
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玄妙

積思勉之功舊習自除

擇善固執人舊習多少如何不固執得

知非則本心即復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孫失了樹更
無住處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
如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
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

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予因隨衆略說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顯道今知非
否某答曰略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略知不得顯道每
常愛說閑話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
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
者若引其逐外即非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
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

被教授敎解論語却反壞了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一
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老子爲學爲道之說非是如某說只云著是而去非
捨邪而適正
有道無道之人有才無才與才之高下爲道之幸不
幸皆天也
我無事時只似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

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
臨事卽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
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卽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
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
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
寬裕溫柔當發强剛毅時自然發强剛毅
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
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
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卽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
壞了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
說話去講
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
時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自家表裏內外如一
因說金谿蘇知縣資質好亦甚知尊敬然只是與他
說得大綱話大緊要處說不得何故蓋爲他三四十
年父兄師友之教履歷之事幾多今胸中自有主張

了如何撥動得他須是一切撥動剗除了方得如格
君亦須如此然如吏部格法如何動得他
朱濟道說臨川從學之盛亦可喜先生曰某豈不愛
人人能自立人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立
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然豈能保任得朝日許多
人在此相處一日新敎授堂試許多人皆往只是被
勢驅得如此若如今去了科舉用鄉擧里選法便不
如此如某却愛人試也好不試也好得也好不得也
好今如何得人盡如此某所以憂之過於濟道所憫
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

所病者在心

與濟道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非得主宰吾人正當障百川而東之

先生曰某閑說話皆有落着處若無謂閑說話是謂不敬

某與濟道同事濟道亦有不喜某處以某見衆人說好某說不好衆人說不好某解取之

某與人理會便是格君心之非事

舉徐子宜云與晦庵月餘說話都不討落着與先生說話一句即討落着

說濟道滯形泥迹不能識人被人瞞

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曰不是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孔子繫之天下之理無一違者聖人無不照燭此智也豈是術因說舊曾與一人處事後皆效彼云察見淵魚不祥如何曰我這裏制於未亂保於未危反禍為福而彼為之者不知如何為不祥

因舉許昌朝集朱呂學規在金谿教學一冊月令人一觀因好然亦未是某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常就本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既於本上有所知可略略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但莫去起爐作竈

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話閑話所指人病即實病因與午間一人問虜使善兩國講和先生因贊歎不用兵全得幾多生靈是好然吾人皆士人曾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辯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無事優游以食亦可為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皐陶求禹言禹只舉治水所行之事外此無事禹優入聖域不是不能言然須以歸之皐陶如疑知人之類以假皐陶言之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牽枝引蔓牽今引古為證為靠

既無病時好讀書但莫去引起來

懥姪問乍寬乍緊乍明乍昏如何曰不要緊但莫懈怠緊便不是寬便是昏便不是明便是今日十件昏

明日九件後日又只八件便是進

語仲顯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問傅季魯如何而通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怠時即塞若長鞭策不懈怠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即不少安即求出若更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鈍甚矣所以淹沒人只朋說閑話之類亦能淹人某適被顯仲說閑話某亦隨流不長進亦甚然通時說事亦通塞時亦塞

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

彘鷄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箇甚麼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今有難說處不近前來底又有病近前來底又有病世俗情慾底人病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於道理中鶻突不分明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過却不怕

舊橫截人太甚如截周成之後當不得無成今皆不然以次第進之有大力量者然後足以當其橫截即有出路

教小兒須發其自重之意

子問能辯朱事曰如何辯予曰不得受用曰如此說便不得彼亦可受用只是信此心未及又曰只今明白時便不須更推如何如何又曰凡事只過了更不須滯滯泥泥子淵却不如此過了便了無凝滯區處得多少事并應對人手中亦讀得書

問二兄恐不知先生學問旨脉曰固是前日亦嘗與朱濟道說須是自克却方見得自家舊相信時亦只是虛信不是實得見

我只是不說一若說一公便愛平常看人說甚事只

是隨他說却只似箇東說西說底人我不說一楊敬仲說一嘗與敬仲說箴它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詳道如昨日言定夫時宏大磊落常常如此時好但莫被枝葉累倒了須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稍懈舊習又來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

淡却只愛鬧熱人須要用不肯不用須要爲不肯不爲蓋器有大小有大大器的人自別

算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一槩去了然勇往底人較好算穩底人有難救者

定夫舉禪說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說邪人豈有正說此儒釋之分也

古人樸實頭明播種若主播種明樂者主樂欲學者却學他然長者爲主又其爲主者自爲主其爲副者自爲副一切皆有一定不易不爭

宿無靈骨在師友處有所聞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骨又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

後生隨身規矩不可失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却不自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

法語正如雷陽巽語正如風陰人能於法語有省時好於巽語有省未得其正須思繹詩雅正變風便是巽意離騷又其次也變風無騷意此又是屈原立此出於有所礙不得已後世作詩雅不得只學騷

兵書邪說道塞乎天地以正伐邪何用此須別邪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理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知此敬忌箇甚麼

見季尉因說大率人多爲舉業所壞渠建寧人尤溺於此取人當先行義考試當先理致毋以舉業之靡者爲上

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四端皆我固有全無增添

說本朝官制蔡元通所論亂道

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

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孟子言學問之道求放心是發明當時人當時未有此說便說得孟子既說了下面更注脚便不得

今上重明節九月四日早先生就精舍庭前朱衣象笏向北四拜歸精舍全四拜問之答曰必有所尊非有已也太守上任拜廳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

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
路而自謂能知
學能變化氣質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先生云某務見人一見即知其是不是後又疑其恐
不然最後終不出初一見
道塞天地人以自私之身與道不相入人能退步自
省自然相入唐虞三代教化行習俗美人無由自私
得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
都相背了說不得

高底人不取物下人取物粘於物
資禀好底人闊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閑引惹他都不
起不動自然與道相近資禀好底人須見得好自然
識取資禀與道相近資禀不好底人自與道相遠却
去鍛鍊
東坡論嗣征甚好自五子之歌推來顧命陳設是因
成王即位流言所致此召公之非不任道流俗之情
也周之道微此其一也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
二也

舊嘗通張于湖書於建康誤解了中庸謂魏公能致
廣大而不能盡精微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乃成兩
截去了又常作高祖無可無不可論誤解了書謂人
心人僞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說大凡人之
心惟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謂人慾天理非是人
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日月蝕惡星之類）豈可以善皆
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於樂記此說不是聖人
之言
與小後生說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
說便不然以此見道無巧只是邪心不平底人揣度

便失了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
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即讀書然後
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
假寇兵資盜糧
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
却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會處某於
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
敢發然其皆是逐事逐物攷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
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

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别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其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曾去理會好笑

侍登嵐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徒諸人皆困不堪

覩山云佳處草木皆異無俗物觀此亦可知學

天地人之才等耳人豈可輕人字又豈可輕有中說無無中說有之類非儒說

因提宮非晚所論事只是勝心風平浪靜時都不如此

先生說數說揲著云著法後人皆悞了吾得之矣

一行數妙甚聰明之極吾甚服之却自僧中出僧持世有曆法八卷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即為物役矣

柔柳文乎歟邪之類說乎歟是疑又是贊嘆不亦說乎是贊嘆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是贊嘆孟子杞柳章一歟一也皆疑

我說一貫彼亦說一貫只是不然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皆是實理彼豈有此

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說却透得為他中處無事彼有這般意思底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徙此虛妄最害人

過不及有兩種人胷中無他只一味懈怠沉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却好只是難起此屬不及若好妄作人一切隔了此校不好此屬過人凝重濶大底好輕薄小相底不好

槐云着意重便驚疑答有所重便不得舉孟子勿忘勿助長

優裕寬平即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即存少思慮亦不正

重滯者難得輕清刊了又重須是久在師側久久教他輕清去若自重滯如何輕清得人

黃百七哥今甚平夷閑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其資與其所習似不然今却如此非學力而何

人之精爽負於血氣其發露於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剝如何得去其浮偽而歸於眞實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覺自剝落

數即理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蓍也智卦也此是人一身之
著
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
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冲然淡然底人便使人
喜以至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年來爲不了事底方
省得稍不喜見退淡底人只一向起發他
因見衆人所爲亦多因他然亦有心知其爲非不以
爲是有二三年不説破者如此不爲則已一爲必中
此雖非中然與彼好生事不中底人相去懸絶於事

則如此多不爲至於文章必某自爲之文章豈有太
過人只是得箇恰好他人未有會叙便做得好只是
偶然又云文章要煅煉
詩小序觧詩者所爲天下蕩蕩乃因蕩蕩上帝序此
尤謬可見者
曾參高柴漆雕開之徒是不及之好者曾皙是過之
好者師過商不及是過不及之不好者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學者第一
義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學便
是志此然須要有入處周南召南便是入處後生無

志難説此與秦誓其心休休一章相應周南召南好
善不厭關雎鵲巢皆然人無好善之心便皆自私有
好善之心便無私便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今人未必
有他心只是無志便不好善樂正子好善孟子喜而
不寐又不是私於樂正子
因曾見一大雞凝然自重不與小雞同因得關雎之
意雎鳩在河之洲幽閑自重以比興君子美人如此
之美
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雅馴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是血脉教是條目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皐陶言亦行有九德
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
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
然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將使人
作僞
韓文有作文蹊徑尚書亦成篇不如此
後生精讀古書文
漢書食貨志後生可先讀又看讀周官考工記又云
後生好看繫辭皆賛嘆聖人作易
後生好看子虛上林賦皆以字數多後來好工夫不

及此
文纔上二字一句便要有出處使六經句不謂之偷
使
學者不可翻然即改是私意此不長進
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松不如此胡亂做
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是雕出心肝
人生天地間如何植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因問黎師侯詩不是理明義精只是揩磨得之所以
不能言與人曰此便是平生愛圖度様子只是他不

能言你又豈知得他是如此
定夫拕一物不放胡做
荆公求必他人不必求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充
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
又無事尚解忘今當機對境乃不能明
小人儒爲善之小人士誠小人哉
謹致念大凡多隨資稟一致思便能出
因說詳道舊問云心都起了不知如何在求道德成

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今人之性命只
在事藝末上彭世昌云只是不識輕重大小先生笑
曰打入廖家牛隊裏去了因吳顯道與諸公說風水
禪家話頭不說破之類後世之謬
繼之者善也謂一陰一陽相繼
精讀書者精采警語處凡事皆然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
類要曉此意是爲公不是私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說晦翁云莫教心病最難醫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
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
大凡文字才高超然底多須要逐字逐句檢點他才
穩文整底議論見識低却以古人高文拔之
本分事熟後日用中事全不離此後生只管令就本
分事用工猶自救不暇難難教他只就本分事便就
日用中事又一切忘了本分事難難精神全要在內
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但如奬一小人亦不
可謂今要將些子意思奬他怒一小人亦不子謂今
要將些子意思怒他都無事此只要當奬即奬當怒

即恣吾亦不自知若有意爲之便是私感畏人都不得

我這裏有扶持有保養有摧抑有擯挫

韓文章多見於墓誌祭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柳祭呂化光文章妙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不是見理明信得及便安不得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未害忽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不可戲謔不可作鄉談人欲起不肯破敗意必先借此二者發之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故小年時皆無侶輩不破指爪長後年十五六覺與人無徒遂稍放開及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乃一切剪了指爪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後見人收拾者又一切古執去了又不免教他稍放開此處難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人自理會得

截然無議論詞說蹊徑一說又一就說節不是此事極分明若遲疑則猶未

大凡文字寧得人惡得人怒不可得人羞得人恥與晦菴書不是須是直奏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只就近易處着着就實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

隨身規矩是後生切要莫看先生長者他老練但只他人看你莫看他人笑你莫笑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管仲學老子亦然

老衰而後佛入

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論嚴泰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却不好

老氏見周衰名勝故專攻此處而申其說亡羊一也

一是卽皆是一明卽皆明

指顯仲剩語多日須斬釘截鐵

因看諸人下象棋曰凡事不得胡亂輕易了又不得與低底下後遇敵手便慣了卽敗獅子捉象捉兎皆

用全力

某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某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莊子勢阻則謀計得則斷先生舊嘗作小經云意似莊子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求會此說所以不答

語錄六

門人詹子南編錄

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為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為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柴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曰某何嘗說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煞有甚事

某方侍坐先生遽起某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

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

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為說存養一節

先生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子亦見今之讀書談經者乎歷敘數十家之旨而以己見終之開闢反覆自謂究竟精微然試探其實固未之得也則何益哉

乙巳十二月再入都見先生先生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既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益一二日再謁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却不是無根據說得

出來自此幸勿輙錄他日亦可自驗、
其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
之
皇極之建彝倫之叙反是則非終古不易是極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非之致其可誣哉雖然苗民之弗用靈當堯之時則然矣建舜受終而未有格心乃竄之於三危又數十載而禹始受命爰有徂征之師夫以堯舜之聖相繼而臨天下可謂盛矣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而蠢茲有苗侮慢自

若不要諸舞于七旬之後而論於其不恭自賢之日則違應之理殆無證於此矣周自后稷積仁修德其來遠矣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商之頑民乃至三世而弗化天之所以與人者豈獨缺於是乎苗頑之於唐虞商頑之於成周可誣曰寡鄉原夫子所惡也而人皆悅之楊墨孟子所闢也而言者歸之夫子受徒久矣而顏淵獨爲好學其後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夫子沒而子夏子游子張乃欲強之以事有若自夫子不能喻之於其徒曾子不能喻之於其友則道之所存亦孤矣嗚呼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苗民之未格商民之未化鄉原之未知其非楊墨之未歸于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未能克己而復禮彼其私說詖論可勝聽哉揆之至理則是所謂不善者也是所謂不明者也是其所以爲非者也苗民之格商民之化鄉原而知其非楊墨而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一日克己而復禮則是非之辯判然明矣是理之在天下無間然也然非先知先覺爲之開導則人固未免於暗故惟至明而後可以言理學未至於明而臆決天下之是非多見其不知量也純乎其善純乎其不善

夫人而能知之也人非至聖至愚時非至泰至否固有所不純有所不純則其大小本末輕重多寡表裏隱顯始卒久近劇易幸不幸之變非至明誰能辯之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師宜在所尊而以其有不善焉而其善不遂其事不濟舉世莫辯而反以爲非反以爲懲豈不甚可歎哉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然心念之過有可以形迹指者有不可以形迹指者

今人有慢侮人之心則有慢侮之容慢侮之色慢侮之言此可以形迹指者也又有慢侮人之心而僞爲恭敬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深情厚貌色厲而内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非惟念慮之不正者有著於形迹有不著於形迹雖念慮之正者亦有著有不著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亦一善不善雜出者如比干之忠則可見如箕子佯狂微子適周不可謂之不忠如曾子之孝則可

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善此是善不善雜出者通國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不得孟子乃見得他善不善處分明故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常人不能知此等處又未足論世固有兩賢相值而不相知者亦是此處如老泉之於王臨川東坡之於伊川先生是也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禀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顔曾得其傳以顔子之進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望顔子然顔曾之道固與聖人同非特顔曾與聖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明有與聖人同者雖田畝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

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小大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由辯也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太

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苟無所蔽必無所窮苟有所蔽必有所窮學必無所蔽而後可學

不親師友則太玄可使勝易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有有志有無志有同志有異志觀雖與蔬可以辯志槃猿檻虎可以論志謹微不務小志大堅強有力沉重善思

近世尚同之說甚非理之所在要得不同古之聖賢道同志合咸有一德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能盡見雖夫子之聖而曰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又曰我學不厭舜曰予違汝弼其稱堯曰舍己從人惟帝時克故不惟都俞而有吁咈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爲君子誠小人也雖能不失爲小人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皆具是理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聖人固言仁矣天下之言仁者每不類聖人之言仁聖人固言義矣天下之言義者每不類聖人之言義

聖人之言知道之言也天下之言不知道之言也知道之言無所陷溺不知道之言斯陷溺矣

右賢而左能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道行道明則恥尚得所不行不明則恥尚失所恥得

所者本心也恥失所者非本心也聖賢所貴乎恥者得所恥者也恥存則心存恥忘則心忘千寶晉論有恥尚失所之說

求處情求處厚求下賢欲行浮於名恥名浮於行先生因讀表記書此語

邪正純雜係念慮清濁強弱係血氣

朱均管蔡志不變也非質不可變也苗格崇降聖人有以變其志也

後世知有事而不知有政知責詳於法而不知責詳於人

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爲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汙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深淺不必齊也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

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無德而富徒增其過惡重後日之

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又況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君者所以爲民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行仁政者所以養民君不行仁政而反爲之聚斂以富之是助君虐民也宜爲君子之所棄絶當戰國之時皆矜富國强兵以相侵侮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故孟子推明孔子之言以爲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推論既明又斷之曰人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在當時所陳者皆堯舜之道勉其君修德行仁勸之以閒暇之時明其政刑自謂以齊王猶反手可使孟子得用必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其朝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天下之民盡歸之則無敵於天下矣此理甚明效可必至當時之君狥俗自安不能聽用其說乃反謂之迂濶可謂不明之甚也

語錄七

門人黄元吉荆州日録

昔者先生來自金邑率僚友講道於白鹿洞發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之旨且喻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甚中學者之病義利之說一

明君子小人相去一間豈不嚴乎苟不切己觀省與聖賢之書背馳則雖有此文特紙上之陳言耳括倉高先生有言曰先生之文如黄鐘大呂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秘其可不傳耶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即無所疑所以不至於道孔子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往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復有非與之問顔子仰之彌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細甚不自安所以其殆庶幾乎

學問須論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

效先於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俱是一義皆主不忘而言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義

人道敏政言果能盡人道則政必敏矣

洪範有猷是知道者有爲是力行者有守是守而不去者曰予攸好德是大有感發者

三德六德九德是通計其德多少三德可以爲大夫六德可以通諸侯九德可以王天下翕受即是九德咸事敷施乃大施於天下

履德之基是人心貪慾恣縱履卦之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其志既定則各安其分方得尊德樂道謙德之柄謂染習深重則物我之心熾然謙始能受人以虛而有入德之道矣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惟金火易位謂金在火鄉火在金鄉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二會生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謂一與一爲二一與二爲三一與三爲四一與四爲五一與五爲六五者數之祖既見五則變矣二與五爲七三與五爲八四與五爲九九復變而爲一卦陰著陽八八六十四七七四十九終萬物始萬物而不與乃是陰事將終陽事復始艮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道何嘗有憂既是人則必有憂樂矣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孟氏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興矣夫

獨漢武帝不用黄老於用人尚可與

湯放桀武王伐紂丘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義孔子作春秋之言亦如此

王沂公曾論丁謂似出私意然志在退小人其脉則正矣迹雖如此於心何媿焉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著用七七少陽也卦用八八少陰也少陽少陰變而用之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即是道

道卽是藝豈惟二物於此可見矣
有己則忘理明理則忘己艮其背不見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則是任理而不以己與人叅也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學已到田地
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而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
人倫亦然
復小而辯於物小謂心不徧也
在明明德在親民皆主於在止於至善
皐陶謨洪範呂刑乃傳道之書
四岳舉丹朱舜鯀等於知人之明雖有不足畢竟有

德故堯欲遜位之時必首曰汝能庸命遜朕位
皐陶明道故歷述知人之事孟子曰我知言夫子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
謂善知至而意誠亦同有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
或靜莫不在時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
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趣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
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
利欲爲之陷溺爲之舊窠說卽是邪說見卽是邪見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散也
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
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
利於此而分矣
繫辭卦有大小陰小陽大
言天下之至順而不可惡也雖詭怪闔闢然實有此
理且亦不可惡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天下有不可易之理故
也吉凶者正勝者也易使人趨吉避凶人之所爲當
正而勝凶也

必也使無訟乎至明然後知人情物理使民無訟之
義如此
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
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
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
磯釣磯也不可磯謂無所措足之地也無所措手足
之義
可坐而致也是疑辭與邪字同義
人各有所長就其所長而成就之亦是一事此非拘

儒曲士之所能知惟明道君子無所陷溺者能達此
耳
斲之類如學爲士者必能作文隨其才雖有工拙然
亦各極其至而已
與朋友切磋貴乎中的不貴泛說亦須有乎勢必使
其人去災病解大病灑然豁然若沉痾之去體而濯
清風也若我泛而言之彼泛而聽之其猶前所謂杜
撰名目使之持循是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只緣理明義精
所以於天地之間一事一物無不著察仰以觀象於

天及萬物之宜惟聖者然後察之如此其精也
孔門高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參之外惟南
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之以敏達捷洽才智慧巧論
之安能望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也哉惟其
質實誠樸所以去道不遠如南宮适問禹稷躬稼而
有天下最是朴實孔子不答以其默當於此心可外
無言耳所以适出贊之云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
相離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蓋天下之不能盡所
以爲地不能盡天之所職
自形而上者言之謂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謂之器
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載必有理
六十而耳順知見到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踐
行到矣顏子未見其止乃未能臻此也
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
天降之才爾殊也
漢唐近道者趙充國黃憲楊綰段秀實顏眞卿
王肅鄭康成謂論語乃子貢子游所編亦有可攷者
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

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
者此二人耳
不踐迹謂已知血脈之人不拘形着迹然亦未造闔
奧樂正子在此地位人能明矣然乍縱乍斂驟明忽
暗必至於有諸己然後爲得也
孔子十五而志于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
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斂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而
立則無出入明晦斂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之間
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未必能
洞然融通乎天理矣然未必純熟至六十而所知已

到七十而所行已到事不師古率由舊章學于古訓古訓是式所法者皆此理也非狥其迹倣其事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始條理也如金聲而高下隆殺疾徐疏數自有許多節奏到力行處則無說矣如玉振然純一而已知至知終皆必由學然後能至之終之所以孔子學不厭發憤忘食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皆是贊易之妙用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乃泛言天地萬物皆具此陰陽也繼之者善也乃獨歸之於人成之者性也又復歸之於天天命之謂性也

切磋之道有受得盡言者有受不得者彼有顯過大惡苟非能受盡言之人不必件件指摘他反無生意

王道蕩蕩平平無偏無倚伯夷伊尹柳下惠聖則聖矣終未底於蕩蕩平平之域

重卦而爲六十四分三才初二地也初地下二地上三四人也三人下四人上五六天也五天下六天上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先儒謂屯之初九如高貴卿公得之矣

蒙再三瀆瀆則不告非發之人不以告於蒙者也爲蒙者未能尊意相向乃至再三以相試探如禪家云盜法之人終不成器一有此意則志不相應是自瀆亂雖與之言終不通解與不告同也

八卦之中惟乾坤坎離不變倒而觀之亦是此卦外四卦則不然

學問若有一毫夾帶便屬私小而不正大與道不相似矣仁之於父子固也然以舜而有瞽叟命安在哉故舜不委之於命必使底豫允若則有性焉豈不於此而驗

元吉自謂智昧而心狥先生曰病固在此本是骨凡學問不實與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發一論無非泛

說內無益於已外無益於人此皆已之不實不知要領所在遇一精識便被他胡言漢語壓倒皆是不實吾人可不自勉哉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顏子仰高鑽堅之時乃知枝葉之堅高者也畢竟只是枝葉學問於大本既正而萬微不可不察規矩嚴整爲助不少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終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宋文安公金谿陸九淵子靜　著
宋門人傅子雲季魯　編次
明後學傅文兆維行　校閱
金陵周希旦元宰　梓行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解試程文

知所以成巳而無非僻之侵則誠之在巳者不期而自存知所以成物而無驕盈之累則德之及物者不

期而自化乾之九二何其誠之至而德之博也庸言之必信庸行之必謹是知所以成巳矣知所以成巳則誠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邪之爲吾害而閑之也嚴使無一毫非僻之習以侵之則誠日益至而在巳者不期存而自存矣反而誠其身推以善斯世是知所以成物矣知所以成物則德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伐之爲吾病而去之也盡使無一毫驕盈之氣以累之則德日益博而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矣誠之在巳者不期存而自存而其端特在於閑邪德之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而其機特在於不伐則天理人欲之相爲消長其間可謂不容髮矣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所以爲君德歟中庸之言誠曰非自成巳而巳也所以成物也然則成巳成物一出於誠彼其所以成巳者乃其所以成物者也非於成巳之外復有所謂成物也又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然則曰誠曰德一本乎性彼其所謂誠者乃其所以爲德者也非於誠之外復有所謂德也明乎中庸之說則乾九二之君德可得而議矣言行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巳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

以不伐者也舍言行而求其所以善世者則乖矣閑邪存其誠誠之存諸巳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外乎誠之存而求其所謂德之博則惑矣若夫朝誅夕訪求所以洽乎人而不知反求諸其身安知夫大人正巳而物正而二之善世者特在乎言行之間而巳也小惠小信欲以爲巳之德而不知誠之不可揜安知夫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本於正心誠意而二之德博者由乎其誠之存也至矣哉誠之在天下也一言之細一行之微固常人之所忽然言出乎身加乎民

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君子
喘言嚅動皆足法造次顛沛必於是庸言之信而莫
不可以為天下則庸行之謹而莫不可以為天下法
知至乎吾之誠而不知夫言行之細也然邪之與正
循明鬼之相為生死陰陽之相為消長非僻之習一
毫焉侵之則言隨以不信而行隨以不謹矣尚何有
於誠之至故為冠以莊其首為屨以重其足在車聞
和鸞之音行步聞珮玉之聲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所
以防閑其邪而使非僻無自而至者備矣則凡見之
吾身而充乎天地者何往而非誠哉兹不曰不期而

自存者乎大矣哉德之見於天下也推吾所有兼善
天下此固人之所甚欲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
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
有也故君子正身以正四方修己以安百姓且日麗
必照物雲濃必雨苗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極吾之善
斯足以善天下矣然伐之害德猶木之有蠹苗之有
螟驕盈之氣一毫焉間之則善隨以喪而害旋至矣
尚何有於德之博故有焉而若無實焉而若虛功贊
化育而不居智協天地而若愚消彼人欲而天焉無
延謙冲不伐而使驕盈之氣無自而作則凡不言而

信不怒而威者乃所以為德也兹不曰不期而自化
者乎嗚呼由乎言行之細而至於善世由乎己之誠
存而至於民之化德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信乎有
存於至誠而知者誠者信乎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
有不能也以經考之乾之六爻隱而未見行之未成
者初之潛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者上之亢也三則
以危而進德四則以疑而自試惟五以飛龍在天而
二以見龍在田皆有利見大人之美夫君位既已在
五則夫君德者非人之龍德而正中其孰足以當之
聖人於是發成己成物之道存誠博德之要使後之

人君能明聖人之言以全九二之德則天下有不足
為矣切嘗借之於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為如何納伯益警戒之辭則
罔有忌諱詳伯禹股肱之命則使之弼違閑邪存誠
可見於此矣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考則善世不伐為
如何考其民之心則天下同歟稽其民之俗則比屋
可封德博而化可見於此矣九二之德大舜其盡之
矣說易者以為九二之爻蓋舜之田漁時也今桀以
為帝之事可乎曰以位而言則田漁時也以德而言
則夫子匹夫也或曰祖述堯舜或曰賢於堯舜孰謂

乾之九二而不足以言舜乎不然則何以謂之君德

黃裳元吉黃離元吉

用中者雖異其時獲吉者皆極其大中之爲德言其無適而不宜也黃中色也坤中在五而有黃裳之爻裳下裳也黃裳者守中而居下也在上者患不能居下能守中而居下安得而不大吉哉離中在二而有黃離之義離麗也黃離者所麗得中正也附麗者患不得中正如所麗之中正矣往而不大吉哉位有二五之殊辭有裳離之異其居下附麗雖因時而不同而其爲大吉則一而已非中之爲德疇克爾哉坤之

六五曰黃裳元吉離之六二曰黃離元吉嘗謂中之爲道大矣世嘗玩於其說而莫之省也夫以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而同出於一辭則道宜莫大於此矣而不過曰允執厥中故子思之書反覆乎大中之說丁寧乎時中之論而世之喜事者不明乎中之說欲爲驚人可喜之行是非獨得罪於聖人而其所以速戾取禍者蓋亦不旋踵矣嘗試告之以大吉之可願則莫不願至告之以大中之道則又玩而不知省嗚呼安知所願者乃出於其所玩者歟然子思之言中不獨有大中之說而又有時中之論蓋中而非其時則爲在其爲中也時乎坤之六五則疑乎陰之在上疑乎其上則居下之爲中矣守中而居下則以貴而下賤以尊而下卑以能而下於不能以多而下於寡夫守中而居下如此則天道之所益地道之所流人道之所好鬼神之所福其吉豈不亦大矣乎黃裳元吉坤之六五所以爲中也時乎離之六二則以陰而麗於兩陽之間麗於兩陽之間則麗之中正者也所麗者中正之道所附者中正之人以下而附乎上則在上者中正也以上而附乎下則在下者中正也夫所麗之中正如此則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其吉豈不亦大矣哉黃離元吉離之六二所以爲中也坤離之五二其居下附麗之義雖殊而其獲吉則咸底乎大信乎無適而不宜也竊嘗求之有周之臣周公以叔父之親師保之任而握髮吐哺下於白屋之夫終以周致太平魯疆以啟黃裳元吉周公以之太公抱鷹揚之策垂釣乎磻溪之涯年且八十矣一旦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終以大告武成齊國以建黃離元吉太公以之雖然古之聖賢未有不中者夫子之聖而卒於旅人顏子之賢而終於陋巷則所謂元吉者果安在哉曰孔

彦萬世稱聖賢吉孰大焉若乃險賊而崇軒列鼎見其益疾而已未見其吉也

使民宜之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而不宜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爲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爲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

而共享之方民未知佃漁也聖人作爲網罟而民宜於網罟矣方民未知耕稼也聖人作爲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弧矢杵臼莫不皆宜於民雖其以象以義取諸離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黃帝堯舜氏之作其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由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黃帝之事於六藝無所攷信而堯舜之事則載之典謨彰彰可攷如明五刑典三禮疏江河驅虎豹凡建法立制都俞吝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爲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爲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堯以是傳之舜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省試

滌人之妄則復乎天者自爾微盡已之心則交乎物者無或累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聖人所以復乎天交乎物者何其至耶以此洗心則人爲之妄滌之而無餘人妄既滌天理自全退藏於密微之地復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與民同之而已之心無不盡心既盡則事物之交來以神知往以知藏復何累之有

哉妄滌而復乎天者自爾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或累則夫蓍卦六爻之用又豈可以形迹滯而神知之說又豈可以荒唐窺也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意如此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夫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則可謂隱密精微之地矣而不外乎夫婦之所可知所可能蓋道之費者未嘗不隱而隱者未嘗不費內外合體用備非人之所可毫末加而斯須去也聖人

洗心於蓍卦六爻之間退藏於隱密精微之地而同乎民交乎物者雖吉凶往來之紛紛而吾之心未嘗不退藏於密此堯之所以無名舜之所以無爲文王之所以不識不知而易之書所以不可以象數泥而浮虛說也瀛海上之鷗游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東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聖人懼夫道之不明也擧而揭之蓍卦六爻之間反覆而發明之使知夫妄滌而復乎天者自微心

畫而交乎物者無累夫其所以曉天下者亦云至矣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由衍以生蓍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則由蓍以立卦蓍生卦立剛柔相推吉凶以告爻在其中矣人爲之妄尚安得而與於其間哉以此洗心信乎其復於天矣雖六七八九之錯綜無窮乾坤六子之摩盪不息而五十之數所謂不用之一者實於是乎見之則聖人退藏之地豈所謂過而溺焉者哉得失之象形悔吝之情著則爻之所以爲吉凶者吾之所以與民同患者也至誠如神受命如嚮事物之來神以知之無以異於蓍

之圓也物各付物所過者化事物之往知以藏之無以異於卦之方也夫聖人之同乎民交乎物者亦異於不及而膠焉者矣由是觀之蓍卦六爻之用其諸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歟嘗考於咸之卦而得聖人洗心之妙於咸之象發天地萬物之情於咸之象發以虛受人之義此固可以滌人妄而復天理觀乎同民交物之道也至於九四一爻聖人以其當心之位其言感通爲尤至曰正吉悔亡而象以爲未感害也蓋未爲私感所害則心之本然無適而不正無感而不通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象以爲未光大

也蓋憧憧往來之私心其所感必狹從其思者獨其私朋而已聖人之洗心其諸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也歟此所以退藏於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而不墮於溺焉膠焉之一偏者也或曰聖人生知安行彼其心之酬酢萬變者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而何以洗爲蓋不知堯舜不能忘危微之戒而當時大臣有淫逸遊樂之辭有慢遊傲虐之辭君亦不以爲輕也且樂聞而願聽之嗚呼此其所以爲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者歟於洗心乎何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有待乎聖人而天地爲不可及聖人有待乎天下而聖人亦爲不可及大哉天地聖人之不可及乎位乎上而能覆物者天也位乎下而能載物者地也天地能覆載萬物而成其能者則有待乎聖人天地未嘗專之也而覆載之功卒歸之天地此天地之所以爲不可及也聖人參天地而立成天地之能其智能非天下之敵也然人焉謀之卿士鬼焉謀之蓍龜雖百姓之愚且賤亦不謂其不能而與之焉則聖人之有待於天下者亦云衆矣然成能之功卒歸之聖人此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也然則特一己之智能

而謂人莫已若者豈可與論天地聖人之事哉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此嘗觀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其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與易言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異經同旨天錫之洪範出於溫洛之水則天地之心於此甚白而道之大原吾於此而見之矣大哉天地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者乎天之高也日月星辰繫焉陰陽寒暑運焉萬物覆焉地之厚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天地之間何物而非天地之爲者然而覆載萬物之能猶有待於聖人聖人之政有以當天地之心則諸福百祥以嘉慶之有以失天地之心則妖孽災異以警懼之彼其至於聖人以成其能者何其至耶無它無私焉而極天下之大也聖人脩裁成輔相之任秉參贊變理之權道奚而可與天地殊心奚而可與天地異朝焉卿士善責汝進違責汝弼余愆是繩余繆是糾神焉蓍龜揲枯鑽朽余不敢不敬有行有疑余不敢不問人焉鬼謀猶以爲未也懼夫百姓之能吾不與謀焉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雖芻蕘之賤未嘗不詢焉則聖人所以有待於天下者

亦何其至耶無他無私焉而與天地同其大也天地有待於聖人而覆載之功歸焉聖人有待於天下而成天地之能者歸焉嗚呼此天地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也夫子頌堯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而其所以爲大者民無能名焉孟子頌舜曰大舜有大焉而其所以爲大者亦不過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廟堂之上都焉而吁咈焉而俞昆命之龜協從之筮罔有不敬闢四門明四目而芻蕘之賤咸得上達吾於此見其所以成天地之能者歟嗚呼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君天下者可不勉所以與天

非相似者乎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有兼覆之道天下無難辨之功庶物之多萬國之衆聖人欲首出而使之咸寧可謂難辨之功矣故聖人體兼覆之乾以是首出庶物則萬物咸寧不足多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所以得乾元之用固大矣非天下之所可得而易言也大而言之何物而不備何所而不該然品物之形旣泒洪纖高下毫釐之間而各有所宜六位之成則潛見飛躍其道各異欲體是道以首庶物而寧萬國非夫學之超乎天下

之上吾未見其能也方其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學固不可以已也及見而在田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是學果可以已乎三之厲四之疑固進德修業不可懈也至於五之與天地合德上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學果何以致之首出庶物蓋在於乘六龍而聖人於乾之六位莫不反復乎學使其學能超乎天下之上則天下有不足爲而萬國咸寧信乎其不足多也用九之辭曰天德不可爲首而乃以首出庶物何耶嗚呼不爲首蓋所以首出庶物而愚所以謂不可以無學者也

孝文大功數十論

頌人之美者必增重乎其人頌人之美而不足以增重乎其人則其非爲無疑矣立言之非者必貽譏於後世立言之非而不足以貽譏於後世則其非又有大焉者矣孝文漢之賢君也晁錯大廷之對枚數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之事而凡之曰大功數十其美亦已至矣其言亦已夸矣而後世稱文帝之賢者初不以斯言而增重蓋文帝以直言極諫求人而錯亦以直言極諫充詔不聞條疏闕之輔帝不逮而但用稱述功烈其辭諄複騷騷乎攸然諂諛之風勞於附

會粉飾而無中情當理之實其非無足疑矣然自昔公明通方之士於錯之對未嘗深致意於斯言非以爲然而或取之也蓋以其言之非有大過於是者而不必以斯言輕重之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此一言之失者也若錯之對無非遷就牽合之說如五帝三王五伯之說一篇之襟領而悖理尤甚要其歸獨欲以自親事一說勸帝而又大乖乎帝王之道此孝文大功數十之說宜昔人之無譏焉耳雖然言心聲也錯以大廷對策豈徒爲是繆戾不根之說以塞詔而已耶蓋其刑名慘刻之學深欲其君廢

衣股肱之臣身履叢脞之任智慮力竭欲已不可欸進不能則勢必委之於我而我之辯智得伸焉其機如此則亦不得不盛稱其功烈能事以聳動其欲爲之心激發其敢爲之氣使之樂吾之說而不自知焉然則大功數十之說豈可謂之不足輕重而置之乎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錯之斯言其逢君之惡者矣爲錯解者曰將順其美亦事君之道而何過之深乎嗚呼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彼其終身之所學平日之所存發之於言者雖欲掩匿蔽覆由君子觀之如見其肺肝況其處心積慮旁求曲

取以附致其邪說而有所不知則不可謂之知言者矣說春秋者以爲言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聖人之情猶可以辭見蓋賢愚邪正雖異而情見乎辭則同目動言肆懼我之情見矣幣重言甘誘我之情見矣錯述文帝之功其目數十如躬親本事廢去淫末農民不租親耕節用示民不奢此五者特一事也如絶秦之迹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不孥誹謗不治除去陰刑此七者亦一事也其餘事同而條異者亦又有之號之以大功凡之以數十則其意亦可見矣蓋將以夸詐聳動文帝之心而作其自任之意投之膠擾之地陰拱以窺其困而乘其隙以申辯智焉肇端於文帝之日而遂申於景帝之朝卒然罹於七國之變而山東幾非漢有袁盎從容一說而要領竟分於東市世莫不有譏忌之惜而愚獨喜其少足以直逢君之罪

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聽聖人者甚藐人生天地之間禀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夫陷

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以寖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曉之者亦甚至矣誦其書聽其言乃類不能惕焉有所感發獨膠膠乎辭說議論之間則其所以聽之者不既藐矣乎天地之性人爲貴吾甚感夫聖人所以曉人者至而人之聽之者藐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人之形體與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爲是闊誕以欺天下哉誠以吾一性之外無餘理能

盡其性者雖欲自異於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
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
所以事天地者而必之於事父母之間蓋至此益切
而益明截然無辭說議論之蹊徑至因其有無以加
於孝乎之間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有篤敬之
心踐履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於心乎於此而
猶膠膠於辭說議論之間亦奚嘗不以三隅反者哉
雖然愚豈敢以是殫責天下衡以為古之性說約而
性之存焉者㝡多後之性說費而性之存焉者類寡
告子湍水之論君子之所必辯荀卿性惡之說君子

之所甚疾然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子荀卿之論
由禮由血氣智慮容貌態度之間推而及於天下國
家其論甚美要非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
至乎此也今而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拾孟子性
善之遺說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益自干澤者豈
可與二子同日道哉故必有二子之質而學失其道
此君子之所宜力辯深詆挽將傾之轅於九折之坂
指迷塗而示之歸也若夫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
而遽爲之廣性命之說愚切以爲病而已耳嗚呼循
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
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
天地而與聞吾夫子人爲貴之說乎

智者術之原論

實亡莫甚於名之尊道弊莫甚於說之詳自學之不
明人爭售其私術而智之名益尊說益詳矣且誰獨
無是非之心哉聖人之智非有喬桀卓異不可知者
也直先得人心之同然耳其見於施設則合物理稱
事情犁然當乎人心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奚名之
尊奚說之詳哉逮夫智失而私術興則向之良心日
馳騖乎詭譎姦詐之場實不足以欺天下也將竊智

者之名以售其詭故名不得不尊名不可以徒尊也
將文近似之說以實其名故說不得不詳名尊說詳
而智之實益亡弊益甚矣此則智之賊也漢公孫洪
謂智者術之原其賊智之誅固不可逭而愚又幸智
之說自是而益明也世之罪洪者常以其飯脫粟爲
布被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此雖之扶術之明驗
而特一人之過一時之害而常情之所易知者多詐
不情汲黯能詰其不忠外寬內深班固能知其意忌
蓋有不足深誅者至於竊智之名以售己之術要之
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詞使聽之者誠以爲治

天下不可以無術而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此吾所謂智之賊而不可逭之誅也然墨之賊仁楊之賊義鄉原之賊德皆以近似之亂真其罪正與洪之言智等耳及孟子辟而闢之而曰仁曰義曰德由楊墨鄉原而其說益明有能因洪說而闢之使天下曉然知夫私術之賊智則洪之說亦智之幸也洪之說曰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迹使遠近情僞畢見於上謂之術此所謂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爲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也且聖人之智明徹洞達無一

毫私意芥蔕於其間其於是非利害不啻如權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鑑之於妍醜有不加思而得之者故其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於其間者夫如是可謂之術乎果必若洪之說乎鑠金爲刃凝土爲器爲網罟爲耒耜爲宮室棺槨爲舟車弧矢杵臼之利此皆上世之所無有創物以敎天下者也而夫子則以爲皆取諸易之卦畫是聖人之智見於創立者猶皆因其固然而無容私焉況於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常而洪欲以其私術爲之乎語稱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天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理昔非有異於今也必欲以私術爲之則舜禹文王誠不公孫氏若也自學之不明而聖人之智不復見矣世之人往往以謂凡所以經綸天下創立法制致利成順應變不窮者皆聖人之所自爲而不知夫蓋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間彼役役者方且各以其私術求逞於天下而曰此聖人之所謂智也故老氏出於春秋而有棄智之說孟子生於戰國而有惡鑿之言是皆見夫逞私術之失也然終至於縱橫

如儀秦刑名如鞅斯者雜然四出而天下遂以分裂潰散至秦則燼然矣公孫氏生於漢而以儒名當世此溺待拯焚待救之時也乃復尊智之名詳智之說以售其私術世之人雖欲聞先王之智孰從而聽之故曰智之賊也孟子者聖學之所由傳也故其言發明聖人之智而指當時所謂智者以爲鑿老氏者得其一不得其二而聖學之異端也故幸夫私術之失因欲申已之學而其言則曰絶聖棄智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是直泛舉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言吾道而不知其皆售私術者之過也使術之說破則

爲老氏者將失其口實而奔走吾門墻之不暇其又何汚焉嗚呼觀老氏之說孟子之言與儀秦鞅斯之所爲則術之害智所從來久矣非直至漢而然也然昔之爲私術者名未甚尊說未甚詳故辯之者不力罪之者不深若孟子者不過日行其所無事惡夫鑿而已至於公孫以黠中辯吻發策人主之前陳智之名益尊而術之說甚詳非明於道者有不能不爲其疑似所惑故辯之不得不力罪之不得不深辯之力罪之深而智之說不明者不也故曰洪之說亦智之幸

房杜謀斷如何論

事之要者無二機計之得者無二說然而得於積思者其意疑得於忽悟者其意決此謀之與斷所以異任而同功殊稱而一致者也天下之事惟其要而難處也於是乎有賴於謀彼其以善謀稱而不足與斷者豈無得於其機而嘗試爲之說也哉顧特以其旁推曲致原始要終紬繹復熟而得之則謹重之心勝而剛決之意微故不能不自疑其有所未善至於善斷者因其謀而遂斷之其始之爲謀雖不出於已而亦豈無得乎其心而徒狥人之說以勇於必行而已哉蓋其權奇倜儻方鬱於細繹復熟之久而聞言輒契覩機忽悟如雷蟄而忽驚目瞶而忽明其勢不能不決然則謀之與斷雖所任各異所稱各殊而要其實豈不同功而一致也哉唐房杜佐太宗取天下而史稱元齡善謀如晦長於斷愚請以是而論之甚哉機事之可畏而謀斷之任不可以非其人也嘗觀漢高祖聽酈生之謀刻印立六國後高祖方食以告張良良借前箸籌之高祖至輟飯吐哺怒罵令趣銷印石勒去高祖五六百載以奴虜之才據有中原初不知書一旦聽讀漢史至刻印事駭曰此法當失何以

得天下及讀至張良之籌乃曰賴有此人嗚呼使酈生佩印已行數舍之遠則高祖之天下幾已去矣知天下之機事卒如是之可畏而張良之籌高祖之罵石勒之駭皆機緘互發如聲響相應非直偶然而已則知凡所謂謀者斷者皆不可以或非其人而房杜之才智可得而論之矣雖然元齡謀事帝所必曰非如晦莫與籌之及如晦至則卒用元齡策自常情觀之元齡不失爲謙抑謹重而如晦則爲無謀而因人成事者耳嗚呼以此論房杜此與兒童之見何異奕秋中枰而輟奕少下於奕秋者必不能以舉其棊矣

王良中道而弭輿少下於王良者必不能以振其策矣天下之機事而可以非其人而與於其間哉或謀或斷必其機緘識略之相符者而後可也韓信破趙之後發使使燕而燕人從風而靡其策乃不出於韓信而出於李左車然天下不以韓信為不知兵鄒陽受梁之謝入見王長君而梁罪竟解其計乃不出於鄒陽而出於王先生然天下不以鄒陽為非辯士蓋因其善而用之與夫發悟於心者實機緘識略之相符而非苟從之者也知此則知房杜之謀斷如宮商之相應而同於成聲如斤斧之迭用而同於成器初

不可以差殊觀而優劣論也某嘗言之太宗以弓矢定天下其智略之出於已者班班見於紀傳大焉制勝千里之外小焉決機兩陣之間超逸神變不可窮極及天下既定談治道論政理則老師宿儒詘其辯此亦難乎其為臣矣然而自渭北一見之初秦府表留之後謀必於房斷必於杜則夫二公之才智豈淺淺者所可得而窺議哉及考之傳紀則夫謀斷之迹有不可得而見焉嗚呼此二公之才智所以為不可及歟史臣取柳芳之言曰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此真足以知房杜謀斷之本矣若乃謀之不善而濟欲以辯屈人之異已如徐湛之於沈慶之者又有嫉其謀之善而必為沮格撓敗之計如牛僧孺之於李德裕者其視房杜之謀斷奚啻天淵之相遼哉雖然法律之書詳而望之以禮樂則缺功利之意篤而槩之以道義則疎此雖不足以是責之而亦不能不使人歎息也

劉晏知取予論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

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

與歸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眞知晏者哉夫所病夫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不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苦道遠

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汗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并貪胥旁公而侵漁繩甕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芻豢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由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然狃於常者變之則駭便於私者奪之則爭黨繁勢厚則扞格而難勝謀工計深則詭祕而不可察圖利而害愈繁趨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果不易知也支左屈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於中秋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六馬於千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利病具於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於東渭之橋而轉漕之功著補碎之選精也千請者寧奉以廩入故趨督倚辦而功成敕令之出嚴也數千里無異於目前至嚬呻諧戲不敢隱鹽法密於第五琦而地無遺入鼓鑄興於淮楚間而貨有餘緡彼其所以取之者豈盡出乎

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駃足募而商賈不得制物價之低昂賑救行而豪植不得乘細民之困溺檢核出內一委之士而吏無名竄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歛雖罷而鹽榷實行米粟之賑雖出而糴貨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創殘之餘而禦敵之甲未解也饑疲之後而饋軍之輸未艾也上方宵旰而民且囂囂而晏也遑遑於其間深計密畫誰羨補闕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妙取予之術疇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歛剝膚

椎髓疲民力而徼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捨吏欺而責負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悅君此則韋堅王鉷楊國忠之倫無恥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憤焉者也至於談仁義述禮樂既古人之文而不既古人之實大言侈說而不適於用如裴光庭之暴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房琯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此則不知堯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

以君子之智則堅鉷國忠雖晏所不爲而愚恐其有時而同科琯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可詆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乎術而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之罪人也上有道揆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悅而尊寵之鮮有不弊焉者也易之理財周官之制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者未始不與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於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商曾西之不爲孟子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爲帝秦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爲如若榷珍貢常冠諸府要官華使多出其門長權貴而稟其人默其口而啖以利爲國家者亦何利於此哉使不死於楊炎之擠則其汚身敗國者將不止此人莫不以楊炎之擠爲晏惜而愚獨以爲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詆亦未必不與堅鉷國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窺於孔孟毋徒爲侈說以輕議

焉可也

政之寬猛孰先論

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君之心政之本不可以有二而後世二之者不根之說有以病之也寬猛之說其論政之不根者歟岐君之心撓政之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惜乎未之辯也唐憲宗問權德輿政之寬猛孰先當時德輿之對似亦有得乎吾所謂君之心政之本者矣惜乎其不能伸之長之而寬猛之說未及辯也寬者美辭也猛者惡辭也寬猛所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強弗友之世至於頑囂

疾狠傲逆不遜不可以薰化懷服則聖人亦必以刑而治之然謂之剛克可也謂之猛不可也五刑之用謂之天討以其罪在所當討而不可以免於刑而非聖人之刑之也而可以猛云乎哉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必命皐陶以明五刑然其命之之辭曰以弼五教期于無刑皐陶受士師之任固以詰姦慝刑暴亂爲事也然其復於舜者曰御衆以寬曰罰弗及嗣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嗚呼此吾所謂君之心而政之本也而可以猛云乎哉寬猛之說嘗無有也特出

於左氏載子產告子太叔之辭又有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之說而託以爲夫子之言嗚呼是非孔子之言也凡其辭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使人君之爲政寬而猛猛而寬而其爲之民者慢而殘殘而慢則亦非人之所願矣嗚呼是非夫子之言也語載夫子之形容曰威而不猛書數羲和之罪曰烈于猛火記載夫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故曰猛者惡辭也非美辭也是豈獨非所先而已耶是不可一日而有之者也故曰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左氏之傳經說春秋者病其失之

誣柳宗元非其國語以爲用文錦覆陷穽彼其寬猛之說其爲誣而設陷穽也大矣左氏不足道也吾觀西漢董生三策不能無恨三策之辭大抵粹然有皐夔伊傅周召之風使人增敬加慕其首篇有王者宜求端於天任德不任刑之說尤切時病至武帝再策之有所謂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之說且繼以周秦之事爲問嘗謂當時待詔者百有餘人至於此語未必非仲舒任德不任刑之言有以激之也此其說蓋亦有所自來而仲舒乃不之辯特推周家刑措之效以爲由於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

肌膚之效也殆若無以加答而遷就其說者然若夫周措刑之美秦用刑之非武帝固自言之矣彼之所謂者特以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有異於周之措而秦之用此則武帝之所據以遂其任法之意者也此其言蓋出於戴記商人先罰後賞之言嗚呼盡信書不如無書戰國之君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孟子必力辯血流漂杵之言以爲非是武成周書也戰國周之世也書者又夫子所定去孟子未久也至其言有害理非實而足以病人君之心術亦必力辯而無嫌武帝之時經籍出於

秦火灰燼之餘而記禮之書特傳於二戴之口其非
聖人之全書明甚其所謂執五刑傷肌膚之說又皆
理非實亦彰彰明甚仲舒胡不稽克寬克仁之言敷
政優優之言后來其蘇后來其無罰之言以告之且
中戴記先罰後賞之說明辯其非是以袪武帝之惑
顧乃遷就其說而不之辯亦異於吾孟子矣張湯之
徒亢以任職稱意公卿之間往往繫獄其罪知見之
法與繡衣之使出囿密文峻而姦宄愈不勝吾於仲
舒之策不能無遺恨焉至再傳而爲宣帝之雜霸又
轉而爲元帝之優柔皆此說之不明也嘗謂古先帝

王未嘗廢刑刑亦誠不可廢於天下特其非君之心
非政之本焉耳夫惟於用刑之際而見其寬仁之心
此則古先帝王之所以爲政者也堯用舜舜一起而
誅四凶魯用孔子孔子一起而誅少正卯是二聖人
者以至仁之心恭行天討致斯民無邪慝之害惡懲
善勸咸得游泳乎洋溢之澤則夫大舜孔子寬仁之
心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然則君人者豈可
以塤刻而無是心而所謂政者亦何適而不出於此
也故曰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唐李吉
甫嘗言於憲宗曰刑賞國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惠

洽矣而刑威未振中外懈怠願加嚴以振之當時帝
顧問李絳絳雖能以尚德不尚刑之說折之然終未
能盡愜於理蓋亦曰吉甫爲宰相若中外誠有傲遊
淫縱敗常亂俗罹於法而不可逭者蓋亦明論其罪
告主上以行天討乎何乃泛言刑威不振勸人主以
加嚴此豈大舜明刑之心而臯陶所以告舜之意乎
如此則不啻於偏廢之說而吉甫之失自著矣噫吉
甫斯言可謂失其本心者矣其後于頔勸帝峻刑帝
乃告諸朝而推論其意吉甫退而抑首不言咲竟日
則吉甫亦可謂知恥者矣後之欲以險刻苛猛之說

復其君者尚鑒于此哉善哉德輿之所以告其君者
乎蓋亦有合乎吾孟子告君之機惜乎其無以終之
也人君之所以進於先王之政者蓋始於人心之一
興爾然而事物之至利害之交此心常危而易蔽況
夫水溺火烈之說載於左氏嚴理寬亂之論著於崔
寔而世莫之非一旦而君有寬猛孰先之問安知其
不有所蔽而然乎德輿首告以太宗觀明堂圖以罷
鞭背之罪此與孟子以見牛之說告齊宣王何異眞
足以興其仁心矣宜乎憲宗然之無疑其後不惑於
吉甫于頔之說而能顧問李絳推論于朝者未必非

德與斯言力也雖然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心之興固未足以言政孟子之興其仁心者固將告之以先王之政也若德輿則不復進於是矣此吾所以惜其無以終之也嗚呼是說之難久矣自堯以是而衰鰥寡之辭舜以是而稱皐陶之休禹以是拜伯益之言湯以是優代虐之政文王以是明丕顯之德武王以是釋箕子之囚至于穆王猶能以是而作呂侯之命三代降斯道其不行矣孟子沒斯道其不明矣夫自漢儒之純如仲舒猶不能使人無恨則吾於德輿乎奚責

常勝之道曰柔論

人情之所甚欲常出於其所甚不欲處天下之勝而舉天下常無以勝之者此固人情之所甚欲也若乃暴之而有勝人之形張之而有勝人之勢羌嶢然與物為敵而未始少屈者此則伕於常人之情而以為可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天下之取敗者常出於此而幸勝者不萬一焉至於窺之而無勝人之形抗之而無勝人之勢退然自守初若無以求乎人者此則常情之所甚不欲而以為無足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勇者於此喪其力智者於此喪其謀[illegible]下之所謂若可以勝人者皆於此而喪其強則夫常勝之道蓋無越於此者然則其所甚不欲者乃所以致其所甚欲者而人或未之知也常勝之道曰柔列禦寇之所以言也切嘗論之禦寇是說固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何者論勝之勢而不及理則勝有不出於柔語柔之體而不及用則柔有不可以致勝悉楚甲以奔鄒之陳則鄒之將必俘楚之庭掃齊境以臨薛之城則薛之君必惟齊之命是勝未始出乎柔也然周以岐山之邑而興王業越以會稽之棲而成伯圖蜀漢足以斃項昆陽足以死莽是勝未始不出乎柔也蓋

不出乎柔者勢也出者柔者理也理可常也而勢不可常也是勢果不足論而勝果出於柔也蒙鳩之巢不足以當嵩衡之遺石枯揚之稊不足以試鏌鋣之餘鋒是柔未始可以致勝也然天下之至柔者莫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洞庭彭蠡之瀦是汪然者非犀兕之堅金石之郛也有賤丈夫焉奮盼而裂之力則疲而水則不可裂也投石而破之石則墜而水則不可破也則是柔未始不可以致勝也蓋不可以致勝者其體也可以致勝者其用也體者徒柔也而用者不徒柔也是體果不足論而柔果可以致勝也

論勝之勢而不及勝之理語柔之體而不及柔之用
然而贊之者是不明而苟於狥人也然而訾之者是
愚而果於自任也訾之之弊往往徒恃其有勝之勢
而不知其無勝之理六國并而秦以破南北混而隋
以亡此恃勝之勢而不知勢之不可常也贊之之弊
往往徒以其有柔之體而不知其無柔之用元帝以
優柔而微漢德宗以姑息而弱唐此有柔之體而不
知徒柔之無用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
存身也猛虎伏於深谷而其威愈不可玩翠虬蟠於
深淵而其靈愈不可狎使勝之勢而若此則烏有不

可常也哉是其勢固出乎柔而非向之所謂勢者也
泊然而無勝人之形寂然而無震人之聲誘之不可
得而喜激之不可得而怒使柔之體而若此則亦何
往而不勝哉是其體固有所用而非向之所謂徒柔
也嗚呼天下之言勝者每快於秦之并吞隋之混一
而言柔者又多溺於漢之優柔唐之姑息則吾又安
得夫知柔之說者而與之論常勝之道哉雖然登華
嶽則衆山不能不迤邐浮滄海則江漢不能不汙沱
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其門墻盖正已
之學初無心於求勝大中之道初不偏於剛柔沉潛

剛克高明柔克德之中也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時
之中也時乎剛而剛非剛也中也時乎柔而柔非柔
也中也其爲道也內外合體用備與天地相似與神
明爲一又安有求勝之心於其間哉屈伸視乎時勝
否惟其德湯嘗事葛矣而仇餉之師竟舉文王嘗事
昆夷矣而柞棫之道終兌非求勝也時也虞干舞而
苗格周壘因而崇降非用柔也德也且南方之強在
於寬柔以敎而申棖之慾則不可謂之剛盖剛之中
有至柔之德而柔之中有至剛之用安得以一偏而
名之哉彼靡靡而言柔行行而言勝固無識焉耳矣

顧無禦寇之說者於此非羞汗反走則亦將舍所學
而問聖道之津矣故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
能立於門墻雖然禦寇之學得之於老氏者也老氏
駕善勝之說於不爭而禦寇托常勝之道於柔其致
一也是雖聖學之異端君子所不取然其爲學固有
見乎無死之說而其爲術又有得於翕張取予之妙
殆未可以淺見窺也其道之流於說者爲蘇張之縱
橫流於法者爲申韓之刑名流於兵者爲孫吳之攻
戰高祖得於張良而創漢業曹參得於盖公而守漢
法逮光武有見乎苞桑之說遂以興漢而理天下今

包苴竿牘之智弊精神乎蹇淺者其於蘇張甲韓之倫無能爲役而欲肆其胸臆以妄議老氏禦寇之學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

問制科 解試

對制科不可以有法制科而有法吾不知制科之所取者何人也以蝸蜓之餌畢海而冀吞舟之魚唐賈至猶以爲諸科之病今制科者天子所自詔以待非常之才也孰謂非常之才而可以區區之法制束而取之乎然是科始於漢盛於唐至于我宋其爲法益密而其得人之盛視漢唐有優焉何哉愚嘗論之漢

溺於經唐病於文長才異能之士類多淪溺於訓詁聲律之間故漢唐之制舉不可以罪法我宋之盛莫盛於仁宗蓋其承三朝涵養天下之久和氣浹洽人才衆多學術雅正經不病漢文不病唐而天聖復科之詔又其圖治之心鋭而求才之意切天下之士雷動雲合欲振發於天子之庭者心洋洋而冠峩峩也是以一舉而得富鄭公再舉而得張文定其餘如何張蘇錢之流亦往往可稱數號爲得人之盛然未幾而范文正公且言曰朝廷命試之際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欲伺其所未知誤其所熟習適足以誤多士之心非勸學育材之意也嘉祐之末蘇文忠公制策之對且曰陛下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眞足有感於陛下耶愚以爲仁宗英特之主好賢之誠蓋不後於堯舜三王而乃使當時大臣有誤多士之論制科之人有應故事之説者是蓋其法之罪也故天聖之法不可以不變恭惟主上臨御以來十年三詔鋭意方聞之彥凡記誦傳註之僻識知侍從之艱咸汎掃而新之則夫范文正所謂誤多士者蓋革之矣乃秋九月實試賢良之士孰事大人下敎諸生以試之之時有可變而

通之之理謂今歲列郡不雨者非一則成湯之自責宣王之憂民甯莊子之知天意臧文仲之知人事其所先所宜可用可爲者宜有得於大廷之對誠如是則蘇文忠所謂應故事者又革之矣雖然慶曆六年監察御史唐詢嘗請如漢故事俟有災異然後舉之親策當世要務罷試祕閣大篇參政吳育執以爲不可愚嘗交譏其齷齪庸陋詢之意非知待賢之體而能勉君以盡其禮顧患應科者之衆而欲設術以抑其進爲育者正當誅其意而取其説從而廣之若曰思未治則舉之思遺逸則舉之有缺政則舉之有

災異則舉之有大謀議則舉之惟人君之所名舉欲
問毋拘以法毋限以時則是科之設庶乎其有補而
是科之名庶乎其無愧矣不知出此而徦曰法不可
變嗚呼待賢良而有若待胥吏徒隸者存焉是尚爲
不可變乎齷齪庸陋之臣不知待賢者之禮適以無
累明君之政如是哉故曰天聖制科之法不可不變
若夫漢唐之時則未始有定法也所謂舉之以五者
惟晁錯爲然當時特詔有司諸侯王及三公九卿主
郡吏舉賢良而舉晁錯者適有五人耳若乃公孫洪
董仲舒谷永杜欽之流而推之選之舉之皆不必其

五也故彼之以五者非有定法而我之以二則法之
一定者也問之以三者惟董仲舒爲然當時固以對
策者條貫靡竟統紀未終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故至
于再至于三耳若乃晁錯谷永杜欽皆止於一篇而
公孫洪止於復問初不必其三也故彼之以三者初
非定法而我之以一者則法之一定者也至於應者
之多寡尤不可槩論漢之應者以百數而唐永昌之
初對策者至千餘當時張柬之爲第一此狄仁傑之
所謂宰相材而成誅二張之功者也固不可謂其應
者之多而所得之非才也故曰漢唐之制科不可以

非法若夫邊方之事非承學之任故愚不復爲[illegible]
道謹對

料敵　解試

曹操能註兵法而不能諭於其子趙括能讀父書而
不見許於其父兵家之變又豈可以言傳而迹窺也
哉李靖佐李孝恭平蕭銑靖請乘水傳壘以爲必擒
及叩夷陵銑已惶駭而其敗軍之將適屯清溪靖乃
以爲不可擊孝恭擊之果以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覘
其亂擊而破之孝恭繼進銑遂以降夫圖銑一事也
始而曰必擒中而曰不可擊終而擊其說三變而無

一不酬知此則韓安國淮南王之說可得而判矣李
德裕之在劍南也追咎韋皐招徠群蠻之策以爲召
寇之端撫納蕃將悉怛維州之降以爲制敵之要夫
劍南一方也群蠻之來悉怛之至大畧相類一以爲
召寇一以爲制敵而君子兩是其說審乎此則耿國
柳渾之說可得而知矣故孫武以兵爲書而曰兵家
之勝不可先傳霍去病以兵爲事而曰何至學古兵
法誠以兵家之變在於機織識略之相符非可以言
傳而迹窺也然則高祖之前料子房之決勝夫豈倘
然而已哉嘗觀石勒素不知書聽讀漢書至食其立

六國事搏手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至張良
借箸之說則曰賴有此人耳以是知高祖輟飯吐哺
之時豈無見乎其事之機而惟良之爲信者後世書
生以陳迹臆見斷天下之成敗者豈不貽咲矣哉若
夫宣帝之使單于慕義郭子儀之使回紇下拜此其
誠之所感則又進乎兵矣

問賑濟 解試

對賑濟之策前人之迹可求也然無得乎其本而惟
末之求則其策有時而窮文潞公之在成都也米價
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而糶仍不

限其數張榜通衢翼日米價遂減此蓋劉晏之遺意
然公廩無備私困且竭則其策窮矣趙清獻之守越
米價踊貴傍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清獻獨榜衢路
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路米商輻輳詣越米
價更賤民無餓莩此蓋盧坦之舊策然商路不通鄰
境無粟則其策窮矣舍是二策獨可取之富民而富
民之囷廩盈虛穀粟有無不得而知就令知之而閉
糶如初又誠如明問所慮以公家之勢發民之私藏
以濟賑食不爲無義顧其間尚多他利害故愚請舍
其末而論其本可乎漢倪寬以租不辦居殿當去官

百姓思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乃更居最夫寬於耕
斂之方略亦疎矣而能旦暮之間以殿爲最則愛民
之心孚乎其下故也誠使今之縣令有倪寬愛民之
心感動乎其下則富民之粟出而通巨散給之策可
得而施矣方略之未至利害之未悉皆可次第而講
求若監司郡守不能以是心爲明主謹擇縣令或憚
於有所按發而務爲因循舍貸則吾未如之何也已
矣

問唐取民制兵建官 省試

對古之是非得失常易論今之施設措置常難言論

古之是非得失而不及今之施設措置吾未見其爲
果知古也然則古亦豈可以易言乎哉取民制兵建
官之法蓋莫良於三代遭秦變古先王之制掃地而
盡由漢以來因循苟簡視三代之法幾以爲不可復
行蓋不知大冬之寒可以推而爲大夏之暑毫末之
小可以進而爲合抱之大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以
驟反之也唐因魏隋之舊而成租調府衛之制官約
以六典而省之至於七百三十此可以爲復三代之
漸而唐之所以爲可稱者也至於貧無以葬者許鬻
永業自狹鄉徙寬鄉者併鬻口分啓兼并之端開避

地之弊此固失在於其法省官之初自謂吾以此待
天下賢才足矣既而增員外置寖廣而不復除此固
失在於其身居重御輕之說在唐固不能無蔽而府
兵之廢實出於版圖隳而不可攷閱習弛而不可用
其源蓋與授田相表裏皆其立法之遺恨也彍騎兩
稅雖皆一時可喜之事而壞經常簡易之法馴致鉅
創大蠹而不能救承良法之弊不知修而後之苟且
變更以偷一時之利而不顧其後此尤君子之所深
惡不可諉前人之失而逭其誅至於斜封墨敕之濫
則誠無足深責大抵君子之望於唐者欲其等而上

之而唐愈下欲其推而進之而唐愈退其是非得失
豈不較然甚明哉至推之於今日則又有難言者唐
租調之法固可以爲復井田什一之漸矣然連阡陌
者難於行削奪之法厭糟糠者無以爲播種之資削
奪之法不行則田畝孰給播種之資既乏則租課孰
供況今之取於民者斗斛之數定而輸再倍和市之
名存而直不給殊名異例不可殫舉而州縣遑遑有
乏須負課之憂大農汲汲爲支柱權宜之計於此而
議復租調之法誰曰爲迂若務者唐府兵之法固可
爲復軍旅卒伍之漸矣然授田之制不行則府衛之
制不可復論況邇者兩淮流徙之民朝廷欲因援救
之粟使耕荒棄之地以成屯田之業而議者猶懼資
儲之乏事弗克究列營而居負米而爨者或者猶懼
拊循之未至居處之未安習勤之未集而遽欲望被
堅躡勁於田畝捨鋤釋耒之人亦已難矣於此而言
府衛之制蓋索商船於北溟之涯者也唐虞官百夏
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而唐承隋後官不勝衆驟而
約之七百有奇則復古建官亦莫近於唐矣今之內
而府寺場局外而參幕佐貳可以罷而省之者蓋不
爲少天下莫不知之而朝廷之憚爲此者則懼夫衣

衆之流離而無以生也今雖不省而受任者或數千
里需次者或八九年奪園夫紅女之利不復可以責
士大夫爲省官之說則又不可無以處此故曰論古
之是非得失者易言今之施設措置者難然則三代
之法其終不可復矣乎曰大夏之暑大冬之推也合
抱之木毫末之進也況夫備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
下平仲尼謂朞月而可三年有成有包荒之量有馮
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
有愚不佞他日執事大人論思之次願與聞焉

問德仁功利

對仲尼屢嘆管仲之功而遊於其門者五尺童子羞稱焉曾西有所不爲孟子有所不願威公由莒轉戰而入齊管仲釋囚拘而相之其學焉而後臣之也孟子至與成湯伊尹同稱然觀其始志不過欲立功名於天下以自尊榮其身而已豈有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之心哉召陵之役反未及國而陳轅濤塗之執驕恣之迹已形其視成湯之慚德爲如何嗚呼此功利德仁之所從分歟唐太宗與裴寂劉文靜謀動高祖時其志無異於威公管仲之事及其有天下之後致正觀之治而論者

以爲庶幾三代之王吾獨於其聽魏徵之言而見之宇文士及稱南衙群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盖當時輔拂鯁挺之臣不獨徵而已顧獨徵之言爲尤詳且切取徵之言而讀之盖有富翁貴仕之所不能挺者而太宗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功業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聽拂逆之辭於疇昔所惡之臣嗚呼此其所以致正觀之治庶幾於三代之王者乎恭惟主上盛德至仁其學盖出於五帝三王而俯取唐太宗德仁功利之問與魏徵之所以對者發於奎書形於詔旨詢及侍臣一何其德之盛仁之懃勉勉亹亹而無有窮已也實天下萬世之幸執事大人仰取而俯用之策諸生於旅試之場甚大惠也設功利德仁之疑於魏徵之辭愚既以齊威管仲之事決之於前矣至於帝王之德之仁豈但如匹夫見於修身齊家而已之說愚竊以爲不然夫所謂修身齊家者非夫飭小廉矜小行以自托於鄉黨者然也顔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顔色之際而五帝三王皐夔稷契伊呂周召之功勲德業在焉故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者取必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間愚不敏姑誦所聞執事大人幸恕其狂斐

問漢文武之治

對嘗讀洪範至於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之辭未嘗不反復深玩而敬思之以爲古先帝王之所以未嘗不學而求警戒磨勵之心未嘗不切也執事發諸生以漢文帝武帝之事愚獨以學而斷二君之失夫文帝之爲君固寛仁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柔故其承高惠之後天下無事不知上古聖人弦弧剡矢重門擊柝之義安於嫁胡之恥不能飭邊備講武練兵以戒不虞而匈奴大舉入邊者數四甚至候騎達於雍甘泉僅嚴細柳灞上棘門之屯雖拊髀求將御鞍

譲武而志終不遂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高明之義必不至於此矣武帝之爲君固英明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剛故其承文帝富庶之後貫朽粟腐憤然欲犁匈奴之庭以刷前世之恥然不知舞干格苗因壘降崇之事不止衛青霍去病之師而窮貳師之兵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雖下輪臺哀痛之詔亦無及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執事謂始作者有以基之信其然乎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沉潛之義不至於此矣嗚呼富庶之效雖遂於虛耗之報而拊髀之歎有不如輪臺之哀堯舜三王之心吾於漢武

帝末年之詔而知之此吾所以重惜其無學以輔之也若聖天子求治之至而治道未盡舉此則執事大人之任愚未敢僭

策問

問局量

問語有之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或者疑其言之過晉人有解之者曰巢許遜天下而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其相去何啻九牛毛哉其言誠辯矣然嘗病其意之未廣先儒論人之量曰有天地之量有江海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斗筲之量其意廣矣而嘗嘆乎言之雖備生乎天地之間具人之形體均之爲人也品類差等何其若是之相遼絶哉今夫天下之俗固不可以言古然蒙被先王之澤士之求堯舜孔子之道者日衆而儒宮學館之間有父兄之所敎有師友之所講磨而考其所向則有常人之所恥者此其與求堯舜孔子之道而期於必至何啻九牛毛哉二三子各悉究其日積之所嚮嘗試相與共評斯語毋徒爲場屋課試之文試言人之所以相去若是遼絶者何故已之氣質已之趨鄉當在何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實何如將有所攷焉

問唐虞三代及兩漢之得失

問齊欲稱東帝鄒魯之臣妾肯死而不肯從之秦欲稱西帝魯仲連肯死而不肯從之夫以齊秦之強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於匹夫之一辭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於是信矣西漢不崇禮義好言時宜叔孫通陸賈之徒雖稱以儒見用綜其實殆未有以殊於奇謀祕計之士也高祖寬大長者之稱見於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爲秦王則長安之民所以愛戴之者亦可謂深且素矣繼以文景之仁愛武宣之政令所以維持之者亦後世所

鮮儷元成衰平雖淩以微弱亦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然區區新莽舉漢鼎而移之若振槁葉天下靡然莫之敢爭東都之興光武之度不洪於高祖明帝之察慧有愧於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伯仲於元成之間自是而降無足議矣然綿祀垮於西漢以曹操之强其所自致者不後於高光然終其身不敢去臣位視天下有孔北海如孺子之有嚴師傅凛然於几席之上而不敢肆也推其所自則尊禮卓茂以爲太傅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文具而厚非之也於身於家於國於天下初不可以

二理觀二三子盍自其身而觀之以及於家於國於天下而備論夫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之道有道之世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皆朝廷之所樂聞而非所禁也有能究唐虞三代之政論兩漢之得失以及乎當世之務者其悉書之毋隱

問異端

問異端之說自周以前不見於傳記後世所同信其爲夫子之言而無疑者惟春秋十翼論語孝經與戴記中庸大學等篇論語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說然不知所謂異端者果何所指至孟子乃始闢楊墨闢許行闢告子後人指楊墨等爲異端孟子之書亦不目以異端不知夫子所謂異端者果何等耶論語有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亦屢言鄉原之害若鄉原者豈夫子所謂異端耶果謂此等則非止鄉原而已也其他亦有可得而推知者乎孟子之後以儒稱於當世者荀卿楊雄王通韓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軻與焉荀子去孟子未遠觀其言甚尊孔子嚴王霸之辯隆師隆禮則其學必有所傳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軻何耶至言子夏

子游子張又皆斥以賤儒則其所師者果何人而所傳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軻子夏子游子張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說而舉無足稽耶抑亦有當考而論之者耶老莊盖後世所謂異端者傳記所載老子盖出於夫子之前然不聞夫子有闢之之說孟子亦不闢老子獨楊朱之學考其源流則出於老氏然亦不知孟子之辭略不及於老氏何耶至楊子始言老子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然又有取於其言道德韓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佛入中國在楊子之後其事與其書入中國[illegible]之道

之行乎中國始於梁至唐而盛韓愈闢之甚力而不能勝王通則又渾三家之學而無所譏貶浮屠老氏之教遂與儒學鼎列於天下天下奔走而鄉之者蓋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禍福歸鄉之者則佛老等以其道而收羅天下之英傑者則又不在於老而在於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謂佛氏之學也百家滿天下入者主者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此莊子所以有彼是相非之說也要知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所以交攻相非而莫之統一者無乃未至於一是之

地而然耶抑亦是非固自有定而惑者不可必其解蔽者不可必其開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時與命而然耶道固非初學之所敢輕議而標的所在志願所向則亦不可不早辯而素定之也故願與諸君熟論而深訂之

問六經

問夫子生於周末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當時從之遊者三千門人高弟如宰我子貢有若之徒所以推尊之者至謂賢於堯舜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謂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千載之後未有以其言為過者古聖人固多至推以為斯道之主則惟夫子苟有志於斯道者孰不願學夫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傳曾子則有孝經子思所傳則有中庸門人所記則有論語簡編雖出煨燼而西都捜求參校之詳猶足傳信凡此固夫子所以詔後世而後世所以學夫子者亦未有捨此而能得其門者也蓋諸載當時問答與嚌咨訓詞既不得親炙於當時則觀其所載亦可以如親聞於當時也然學必有業不知當時在夫子之門者業果安在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家赤可使與賓客言二三子蓋自謂其

能而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其在夫子之門獨以是為業乎抑亦所學於夫子者又不在是也他日獨立伯魚過庭乃使學詩既學矣他日乃使之學禮不識伯魚之未學詩也亦有所學乎無也既學禮矣亦有所學乎無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興於詩夫子蓋屢教人以學詩不識凡居夫子之門者舉皆以學詩為業乎陳亢固在弟子列乃問伯魚而後聞詩聞禮無乃先是未知其說乎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固門弟子紀述之辭然亦必有所據而言所謂文行忠信者果何如而以為教也三千之中獨為顏淵為好學

而稱之則曰終日不違如愚曰三月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不遷怒不貳過不識亦有可得而知者乎讀論語者固當求所以爲學之方日肆之業故願與諸君論其所疑夫子之所以教人與當時門弟子之所以學於夫子者苟不在是而今日學者之所患亦不在是則亦願與諸君備論而索言之毋略

問義利

問聖人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是故網罟耒耜杵臼作而民不艱于食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民不病于居服牛乘馬刳舟剡楫而民得以濟險弦弧

剡矢重門擊柝而民得以禦暴凡聖人之所爲無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禹平水土稷降播種爲當時首政急務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有它過而孟子何遽闢之峻辯之力夫子亦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欲學圃亦斥以爲小人何也孟子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此其爲國之利固亦不細而孟子顧以爲民賊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無府庫之空埸鄰國之侵陵而不爲之計而徒以仁義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爲然耶不然則孟子之說亦不可以鹵莽觀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辯之也世以儒者爲無用仁義爲空言不深究其實則無用之譏空言之誚殆未可以苟逃也願與諸君論之

問科舉取士

問古不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從事者不專於文至漢始射策決科然仕進者不一途習其業者未始專且重也緜延以至於唐進士爲重選習其文者殆遍天下至于今不變文宜益工於古然六經之文先秦古書自漢而視之已不可及由漢以降視漢之文又不

可及矣唐三百年文章宗伯惟韓退之其次柳子厚而二人皆服膺西漢之文章恨悼當世鮮有能共與者何耶夫文一也豈科舉之文與古之文固殊而不可同耶何其習之者益專且衆而益不如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子以四教文與居一焉文固聖人所不廢也然夫子四科善言德行者不在言語之科而言語又不與文學自小子應對至於會同之相四方之使言語之用亦重矣而反不與文學則所謂文學者果何所習而何所用耶科舉取士未遽可變而諸公於科舉之習亦未能遽免方將朝夕從事於文其所

以爲文者可不深知乎願與諸君論之

問盡信書不如無書

問盡信書不如無書理固然也然自書出煨燼千有餘年其更賢知多矣則所同尊而信之者固不可槩以書不可盡信而不之信也然亦不可以人之所同信而苟信之而弗之思也觀古人之書泛然而不得其實則如弗觀而已矣孔子惡鄉原語孟載之詳矣夫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自以爲是人皆悅之此鄉原之行也夫苟自以爲是而人皆悅之則必以爲眞忠信眞廉潔者矣獨自孟子言之則以爲似耳至

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言也今鄉原者人皆悅之而夫子惡之人皆以爲忠信廉潔而孟子獨以爲似之此人之所同然者而夫子孟子乃不與之同何也居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夫居斯世爲斯世而善果有不可者乎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夫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誠足病也而又不謂是何耶孟子闢楊墨蓋自比於禹之洪水周公之驅虎豹夫楊朱墨翟皆當時賢者自孟子視之則爲先進孟子之後人猶曰孔曾墨子之賢墨子之賢蓋比於孔曾楊朱之道能使舍者避席煬者避竈猶以爲未也進而至於爭席爭竈則其所得豈淺淺者哉而孟子闢之至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天下之言不歸楊而歸墨夫兼愛之無父爲我之無君由孟子之言而辯釋之雖五尺童子粗習書數者立談之頃亦可解了豈有以大賢如楊朱墨翟其操履言論足以傾天下之士而曾不知此必待孟子之深言力闢殆好辯之譏而猶未得以盡白於天下而熄其說何耶若曰此皆聖賢之事後學未敢妄措其說則孟子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必不敢少置其思措其議是不得

爲聖人之徒矣亦何以學爲且書稱爲學遜志記稱學不躐等而顏子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必如顏子成覸公明儀之言無乃與遜志不躐等之說悖乎苟以爲必顏子成覸公明儀而後敢爲此言則滕文公好馳馬試劍未嘗學問而孟子亦遽勉之以是何也願與諸君併論其說毋愛詞

問知業

問欲學耕必問諸農欲學斲必問諸工天下之事非

可以泯爲之也業是事而不知本末則泯爲之而已唐虞商周之佐起於隱釣而登宰輔其道前定其業既修固矣陳平韓信佐高祖取天下其將相之業皆素定於困窮之時此豈偶然而成者耶又如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祖逖之聞雞起舞雖其功業不能大酬其志而人皆信其始志之不妄也後世豪傑之士各以其才自見於當時雖未可責以古人之學而觀其規模先定則與泛泛泯爲者殊也今諸君求講古聖賢之書從事於古聖賢之學不識規模果有先定如古人者乎夫子之門如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

家二人皆以此自許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諸君自知其才而人信之有如此者乎曾子鏗爾舍瑟而言志不知其所志果何事而其志果何如夫子喟然嘆而與之果何所取而然耶夫子稱顏子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夫終日如愚可知者也而所謂終日不違者果何道而亦足以發者果何事也古人雖不可妄議然讀其書爲其事可不知其說乎不然亦願聞諸君之志

問知人

問知人古所難以堯之聖其知鯀蓋審及四岳請試之猶不敢必漢高祖亡命崛起亦不知書其得天下殆有天命初非盡出其智謀然其於知人亦異矣張良授書老父爲它人言不省而帝能聽之陳平韓信楚不能用而帝用之至告呂后以後日將相之任擬擬其才能殆若權度雖善論人物者未必逮此世見其言之符契遂謂其得與書前知其事者非也顧不知高祖果何以能之耶文帝世稱賢君儒者之論往往以爲優於七制賈生慷慨言事帝抑不用世以爲非不知生獨以其壯銳不更涉姑少抑之以老其才耳賈生姑不論當時之才豈獨止生耶然匈奴大侵

邊數四帝不能堪至御鞍講武拊髀求將遠想廉頗李牧乃爲馮唐所慚則平日所以收羅人才者可知矣武帝號雄才大略然終其身無一名宰相快心胡越取前世紅腐之粟貫朽之錢而空之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輪臺之詔終亦自懊悔而已未聞有一人能開悟之者豈當世獨無其人耶是又不可以厚誣也知人固所難而爲天下以人爲本使終於不能知則天下亦終不可爲矣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蓋爲己憂皋陶曰在知人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豈可以終不知之耶知人則必有道矣願併

與漢三君論之

問逢蒙殺羿

問逢蒙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子濯孺子知其獲免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論學取友必入學七年而後可責然自其一年辯志則所辯者即其事也取友之事亦有不得不論者矣自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人誰無過如以其行之有過事之不善而遂絕之則是天下皆無可教之人矣逢蒙忍天下惟羿爲愈已然後萌殺羿之心將何以使羿能逆知之而不敎之耶必以爲不

可知則子濯孺子未嘗識庾公之斯而能知其端人何也所謂端人果何如其端而知之者果何如其知之也二三子其詳言其本末而備論之亦群居之大益也

問師古

問書稱堯舜禹皐陶皆曰若稽古記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傅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所貴乎聖人者以其寬洪博大無自用私之心其所施設必有稽考祖述理固然也然所謂稽考祖述者果獨取其無自用自私之心而然耶亦其事之施設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所濟也如曰事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濟則如網罟耒耜杵臼弧矢舟楫棟宇棺槨書契皆上世所無有而後世聖人創之而皆能有濟何耶若曰是事之小者因時而創制至其大者則必有所師法而後可則如堯傳天下不與子不與在朝之大臣舉舜於匹夫而授之果何所師法耶堯傳舜舜傳禹禹獨與子而傳以世此又何耶湯以諸侯有天下孔子匹夫而作春秋此事之莫大焉者而皆若此無乃與稽古之說戾乎且均之爲事亦安有大小之間哉今之天下所謂古者有堯

舜有三代自秦而降歷代固多而其昭昭者曰漢曰唐其君之賢者甚衆事之施設蓋有不勝其異今朝廷有祖宗故事祖宗故事尚且不一今欲建一事而必師古則將安所適從如必擇其事之與吾意合者而師之無乃有師古之名而居自用之實乎若曰吾擇其當於理者而師之則亦惟理之是從而已師古之說無乃亦持其虛說而已乎二三子其詳考而備論之

問德政

問中庸稱隱惡而尚書載其受終巡狩之後獨汲汲

於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竄之殛之之無乃異[illegible]之意異耶孔子自言爲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問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也而其爲魯司寇七日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足以風動乎人此又何也夫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湯德足以及禽獸而不行於葛伯必舉兵征之又東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而不行於崇必再駕而後降至伐阮共伐密須伐玁狁伐昆夷蓋未始不以兵何耶七

國用兵爭强攻城取地如恐不及而孟子乃遊於其間言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之事曰仁義而已曰仁者無敵曰强爲善而已矣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曰齊王猶反手耳曰天下莫不與也其説儻可信乎願究其説而悉言之毋略

問夢卜求賢

問高宗得傅説以夢文王得呂望以卜置相重事而夢卜是信可乎洪範稽疑自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及卜筮大舜命禹必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夢卜似非聖賢所宜專信者高宗之知傅説文王之知呂望其必有不止於夢卜者矣儻可得而考乎鮑叔言管仲齊威公用之徐庶言諸葛孔明蜀先主用之威公先主豈惟人言是信耶管仲與威公讐也而至於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先主既見孔明雖關張之愛將不能間至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觀此則二君二臣之所以相知者果不苟矣其相知之處果安在耶諸君其併言之將以觀其所蘊

問小學大學

問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歸乎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童稚

不過使之習字畫讀書稍長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於所謂經義詞賦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乎若曰今之教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爲文應有司程度可以取科第而已則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於古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利與仁義何如而辯若

此等類今之爲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教人者與古大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闕今悉力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人遠矣不然則是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交朋之群居相與從事者皆爲欺爲僞相驅入於苟獲陷穽也而可安乎諸君幸詳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問孔門言仁

問夫子講道洙泗論語所載問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仁如陳文子令尹子文之所爲皆世所難得而不許以仁如子夏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許以仁豈仁之爲道大而非常人所能逮及耶審如是則所謂罕言者是聖人之教人常秘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語之也且以子路子貢冉有皆聖門之高弟其所自立者皆足以師表百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列國之賢大夫非獨當時所難得人品如此蓋亦古今天下之所難得也然而猶皆不足以與於仁則今日之學者宜皆絶意於仁不當復有所擬議矣今世讀書者未有不先論語自童子而已誦習之矣不識學者每讀至言仁處果可置而不思乎亦可試思而不必其遂知之也今世又以科舉取士苟其題之言仁者又將累累而言之其爲誣欺無乃已甚乎諸生方將從事於聖人之學近世言仁者亦衆而持罕言之說以排言仁者亦衆故願與諸生論之

問人才

問天之生物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天之生才亦猶是也古之興王未嘗借才於異代而後世常患人才之不足或者歸咎於科舉以爲敎之以課試之文章非

獨不足以成天下之材反從而困苦毀壞之科舉固非古然觀其課試之文章則聖人之經前代之史道德仁義之宗治亂興亡得喪之故皆粹然於其中則其與古之所謂學古入官學而優則仕者何異困苦毀壞之說其信然乎不也人才之不如古其故安在抑果未嘗無才而獨上之所以取而用之者未至耶願有以究其說

奏表

删定官輪對劄子

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辯

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魏證爲尚書右丞或毀證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證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證且曰自今宜存形迹證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略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降寛盡下遠追堯舜誠

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讐恥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文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醻酢而不倦道雨暘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 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 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 陛下道矣取進止

二

臣讀漢武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者竊嘆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 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眞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洪道非道洪人今 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 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 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校技

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 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三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常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遂使小白置彎刀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

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爲大
者耳徐貌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
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
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
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
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　陛下識能坐進此
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
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群日與瑣瑣者共
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
敢知也取止

四

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肯趣之
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
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至如救宿弊之
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
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
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之者旦致之
時陽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
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
天下效驗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
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
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與所謂懲羹吹
齏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
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
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
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二代
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蘗之生長也大夏
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
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
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
日請復爲　陛下誦之取進止

五

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皋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
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惟德宗親
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
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
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皋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
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　陛下雖得皋
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
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

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 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 陛下之志則豈非奸詐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 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荆門到任謝表

起之詞館畀以邊城來見吏民祗承光寵伏念臣才由拙短學以樸專必古道之可求竭愚衷而自信用情所憫載僞是羞頂踵末科未更煩使荐塵薦剡遂忝周行初糾正於成均繼編摩於書局坐閱五年之久慚無一策之奇賜對祥曦誤蒙
聖獎嘖煩東省反冒優恩仰麗日之重明伏下風而增忭固願鞭其駑力以自效于昌時基玉維州沮漳在境擁江帶漢控蜀撫淮豈惟古爭戰之場實在今政守之要政須英傑以佐規恢敢謂疲駑濫膺委寄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同舜禹德配湯文灼三俊之心廸九德之行精微得於親授廣大蔚乎天成以搜訪儲材以試用責實肆令凡下亦被甄收臣敢不益勵素心庶幾尺寸上裨遠略稍逭消塵臣無任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某惟有白事書曰有備無患記曰事豫則立荆門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

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尚多有之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善制事者常令其柄在我其患在彼不善者反之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患致利備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素無城壁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畏憚其費不敢輕舉其竊謂郡

無城郭使在内地尚且不可況其在邊平居形勢不立扃鑰不固無以繫民心待暴客脫有緩急區區倉庫之儲適足以啓戎召寇患害之致何啻丘山權今費役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丘山之害難以言智一旦有警誰執其咎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趁冬土堅密庶幾可久已于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臘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滿小壘係薄仍歲迎送事力殫竭累政之積僅足辦此會計用甎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尚多日今見已包城

十丈砌角臺一所建敵樓一座以此計之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隸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爲敷奏於數内撥支銀五千兩應付包砌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伏想鈞懷垂念邊城不異墻屏思患豫防久有廟筭擇狂聽愚當不待辭之畢也

雜著

講晉卦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爲卦上離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講大壯泰卦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爲美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而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者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於非禮弗履優爲之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者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於積安之後也

講易不可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

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孰深願冰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依與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

講相得有合 爲張叔書 權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爲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爲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爲九地四生金

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成 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爲五二與三自爲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裏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爲七三得五爲八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一得五爲六四得五爲九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論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爲少九六爲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爲坎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道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爲離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

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爲陰火則爲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又 爲連叔 廣書

三奇者四四四也三偶者八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即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此六子之象也兩偶一奇則四八八爲震之象八四八爲坎之象八八四爲艮之象兩奇一偶則八四四

爲巽之象四八四爲離之象四四八爲兌之象四焉
生八卦亦可見於此
三奇四　爲老陽變　三偶八　爲老陰變
兩偶八　一奇四　爲少陽不變　兩奇四
一偶八　爲少陰不變　一二三四五五行生數六七
八九十五行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
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生而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
之終故數至於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莫非五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
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成數五六七八九十也
三象著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嶽總爲五方
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
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
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
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
家言六脈皆有胃脈人無胃脈則死亦此理也故四
爲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亦此義也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

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
爲四象卽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
爲裏陰陽之分自裏始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九
爲表裏常少表常老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四者其
本數也以四積之則乾謂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每
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
四十有四四九三十六每爻爲三十六策六爻積之
則二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三五
七九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爲五故五爲天中數二
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偶也而其中爲六故六爲地

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
六之數天中數爲十日地中數爲十二辰五音六律
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
十四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
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爲六十四七二
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
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數也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數偶則齊數奇則不齊唯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
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言

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首尾有背面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首尾前後表裏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爲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爲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既位則人在其中矣三極之道豈作易者所能自爲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之則爲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其十五則爲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與位縱橫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

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爲十三與七爲十二與八爲十四與六爲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上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中矣出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爲三才日月星爲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爲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爲合蓋一與五爲六故一六爲合二與七爲合蓋二與五爲七故二七爲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爲小衍五十爲大衍蓋五者變之終也參五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居其中鄉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爲四方天以氣運而爲春夏秋冬地以形處而爲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後有四方中央四方於是爲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而五生土而

土居中央

學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辯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已問與辯皆須在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自任私知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僞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

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爲執一廢百執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論語說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遽免過不可以遽免賢如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況於學者豈可遽責其無過哉至於邪惡所在則君子之所

甚疾是不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者天下萬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聖人惟能備道故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爲父盡父道爲子盡子道無所處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盡亡其道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田野隴畝之人未嘗無尊君愛親之心亦未嘗無尊君愛親之事臣子之義其端在是矣然上無教下無學非獨不能推其所爲以至於全備物蔽欲汨推移之極則所謂不能盡亡者殆有時而亡矣弒父與君乃盡亡之時也民之於道繫乎上之教士之於道由乎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爲學者在乎志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聖人之全德也皋陶謨之九德日嚴祗敬六德則可以有邦日宣三德則可以有家德之在人固不可皆責其全下焉又不必其三苟有一焉即德也一德之中

亦不必其全苟其性質之中有微善小美之可取而近於一者亦其德也苟能據之而不失亦必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矣惟其不能據也故其所有者亦且日失日喪矣尚何望其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哉士志於道豈能無其德故夫子誨之以據於德仁人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之盡仁孔門高弟如子路冉有之徒夫子皆曰不知其仁必如顏淵仲弓然後許之以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然亦豈皆頑然而不仁聖人之所爲常人固不能盡爲然亦有爲之者聖人之所不爲常人固不能皆不

爲然亦有不爲者於其爲聖人之所爲與不爲聖人之所不爲者觀之則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靈而不能泯滅者也使能於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克之則仁豈遠乎哉仁之在人固不能泯然而盡亡惟其不能依乎此以進於仁而常違乎此而沒於不仁之地故亦有頑然而不仁者耳士志於道豈能無其仁故夫子誨之以依於仁藝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不習者也游於其間固無害其志道據德依仁而其道其德其仁亦於是而有可見者矣故曰游於藝

孟子說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爲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壹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辯皆無暴其氣之工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

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動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贊此凡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

孟子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道因不曉其文强將詖淫邪遁於楊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詖辭何者是淫辭何者是邪辭何者是遁辭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字乃是分諸子百家處蔽陷離窮是其實詖淫邪遁是其名有其實而後有其名若欲曉詖淫邪遁之名須先曉蔽陷離窮之實蔽陷離窮是終始淺深之辯非是四家學有所蔽則非其正故曰詖辭必深陷其中其說必淫故曰淫辭受蔽之初其言猶附著於正其實非正故深陷之後其言不能不

離於其所附著故曰邪辭離則必窮窮斯必死轉逃遁而爲言故曰遁辭故蔽而不辯必陷陷而不已必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藥矣孟子之闢楊墨但泛言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初不向楊墨上分孰爲詖孰爲淫孰爲邪所以論語有六言六蔽論後世學者之蔽豈止六而已哉所以貴於知其所蔽也總而論之一蔽字盡之矣荀子解蔽篇却通蔽字之義觀論語六言六蔽與荀子解蔽篇便可見當於所字上分諸子百家

皜皜潔白也濯以江漢暴以秋陽其潔白不復可加

其言夫子之道如此非有若私智杜撰者所可擬議也

武帝謂汲黯無學

汲黯進積薪之言武帝為之默然是必有所中矣已而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人將求勝乎人以自信何患無辭謂黯無學未必不可武帝亦安取學而識人哉太史氏推原其故謂黯褊心不能無少望果足以知黯之心乎始遷榮陽令病歸田里後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印及召見則曰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卒不得請過李息曰黯棄

居郡不得與朝廷議勉息早言張湯後之人誰實為知黯者必信褊心之言此與兒童之見何異使視東越相攻不至而還曰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使視河內失火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河南貧民傷水旱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天子招文學儒者告廷臣以所欲為則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群臣或數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渾邪降漢漢發軍二千乘從民貰馬民匿馬馬不具欲斬長安令則爭之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則爭之弊中國以事夷狄庇其葉而傷其枝之言誰能易之謂公孫弘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謂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淮南謀反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獨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卒以不敢若黯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雖然張湯更定律令可乎也何必曰高皇帝約束為哉武帝之事四夷非也何必曰與胡和親為哉此等皆黃老言誤之也學絕道喪老氏之說盛行於漢黯不幸生乎其時亦沒於是

雖然學老氏者多矣如黯之質固自有老氏所不能沒者惜哉其生弗逢時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末哉武帝之所以求勝於黯者乎帝自為太子時固已憚其嚴矣即位既久大將軍青侍中帝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或時不冠至黯見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不冠黯奏事避而使人可之莊助為黯請告論黯之長帝然之且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為中大夫固以切諫不得久留出守東海大治帝聞而召之列於九卿湯敗帝聞黯與息言則抵息罪令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其卒也官其弟至九卿官

其子至諸侯相武帝之不能自克不樂於黯之切直固也然其心之靈不能掩沒有以知黯者未必不愈於後世吠聲之人也及其遂非而求勝則是心之靈或幾乎熄矣此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者也然則生弗逢時者豈不大可惜過而求勝者豈不大可畏哉

張釋之謂今法如是

張廷尉當渭橋下驚乘輿馬者以罰金文帝怒張廷尉爭以爲不可更重是也然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方其

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輕重則非也廷尉固天下平也天子獨可不平乎法固所與天下公共也苟法有不當爲廷尉者豈可不請之天子而修之而獨曰今法如是可乎虞書曰宥過無大罔書曰乃有大罪非終乃爲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縣人聞蹕匿橋下久爲乘輿已過而出至於驚馬假令有敗傷亦所謂有大罪非終乃爲眚災適爾是固不可殺釋之不能推明此義以祛文帝之惑乃徒曰法如是此後世所以有任法之弊而三代政刑所從而亡也

拾遺

好學近乎知

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不知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智乎是所謂

不待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均之爲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爲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書數專爲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爲汲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蓋有人焉氣庸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說膠於卑淺零亂

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行聞見愈雜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於北執一則懼爲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爲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者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焉者也

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

汗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爲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燄豈不甚可嘆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爲聽之不藐者

主忠信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所主則倀倀然無所依歸將至於無所不爲斯固有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念慮去爲舉出於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爲得雖有至言善道賢師良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無所主者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舉言之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

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誠實無僞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敎天下蓋皆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由是向之所謂忠信者流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當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人所欲導還其固有者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爲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爲人臣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君兄弟而不主於忠信則傷夫

婦而不主於忠信則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離視聽言動非忠信則不能以中理出處語嘿非忠信則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學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此皆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適所以崇姦而長僞况其餘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問崇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贊易則又以爲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之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爲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爲水也人而不忠

信果何以爲人乎哉鸚鵡鸜鵒能人之言猩猩猿狙能人之技人而不忠信何以異於禽獸者乎嗚呼學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庶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爲主則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爲主則一軍之事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爲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而出人能以忠信爲主則念慮云爲舉一身之事莫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毋友不如已者

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小大不必齊也至於趣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於是決矣友者所以相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爲君子之歸者也其所向苟不如是惡可與之爲友哉此毋友不如已者之意甚矣趣向之不可不謹而友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觀其經營要其歸宿則舉係於其初之所向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宣之於言語見之於施爲醞釀陶冶涵浸長養日益月進而不自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彼其趣向之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遊處之間羣薰氣

染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子張氏有於人何所不容如之何其拒人之說殆未知夫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之義也

人不可以無恥

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恥焉者吾恐其所謂恥者非所當恥矣夫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溺顛迷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恥者亦孰甚於此哉不知乎此則其愧恥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恥者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恥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以此

又

不善之不可爲非有所甚難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至於甘爲不善而不之改者是無恥也夫人之患莫大乎無恥人而無恥果何以爲人哉今夫言之無常行之不軌既已昭著乃反脽脽揚揚飽食煖衣安行而自得略無愧怍之意吾不知其與鱗毛羽鬣山棲水育牢居野牧者何以異也人而至此果何以爲人乎哉舜是人也而至於有爲聖爲賢者獨何爲而能然哉人之無恥者盍亦於是而少致其思乎人不可以無恥以此

思則得之

義理之在人心實天之所與而不可泯滅焉者也彼其受蔽於物而至於悖理違義蓋亦弗思焉耳誠能反而思之則是非取舍蓋有隱然而動判然而明決然而無疑者也

君子喻於義

非其所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喻不可也義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喻焉可也然而喻之者少則是必有以奪之而所志所習之不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自聲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圖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於義得乎君子則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念慮之所存講切之所及唯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喻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焉而已耳

求則得之

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亡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非美惡將

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强而自決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爲而爲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之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孟子所以言也

里仁爲美

自爲之不若與人爲之與少爲之不若與衆爲之此不易之理也仁人心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也者固人之所自爲者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焉而共進乎仁與一二人焉而共進乎仁孰若與衆人而共進乎仁與衆人焉共進乎仁則

其浸灌薰陶之厚規切磨礪之益吾知其與獨爲之者大不侔矣故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仁之爲美一家之仁不若隣焉皆仁之爲美其隣之仁不若里焉皆仁之爲美也里仁爲美夫子之言豈一人之言哉

則以學文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末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爲學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内所以恭望期嚮服習踐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孽而物欲之蔽實窠據乎

其中而爲之主則其所以爲學之本者固已蹙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爲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君相契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則以學文夫子所以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知所可畏而後能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後能收效於中夫大中之道固人君之所當執也然人心之危罔念克念爲狂爲聖由是而分道心之微無聲無臭其得其失莫不自我曰危曰微此亦難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畏者也苟知夫危微之可畏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致力於中乎毫釐之差非所以爲中也知之苟精斯不差矣須臾之離非所以爲中也守之苟一斯不離矣惟精惟一亦信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必者也苟知夫精一之可必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收效於中乎知所可畏而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收效於中則舜禹之所以相授受者豈苟而已哉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綸理更續井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咨詢計慮之委曲詳備證驗之著有足以折疑更嘗之多有足以破陋被之載籍著爲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爲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御不窮之變於是乎在矣學之以入官操之以議事政之不迷固其所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干乃心
必有所辯然後私說可得而破必有所主然後私意可得而絕道之所在固非私說之可擬中之所存固非私意之可間有道之君率由是中以圖事揆策其爲民之意至炳炳也而不便于其私者輙持其私意倡爲異說以鼓動吾民彼民之愚至怵於其私說黨於其私意相率而違上之令何理之是非至是而難見而心之權度至是而無所準如此哉是殆其外之無所辯而異說之來不能無惑內之無所主而愆心之素不干其中而物得以奪

養心莫善於寡欲

將以保吾心之良必有以去吾心之害何者吾心之良吾所固有也吾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以其有以害之也有以害之而不知所以去其害則良心何自而存哉故欲良心之存者莫若去吾心之害吾心之害既去則心有不期存而自存者矣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則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則心自存矣然則所以保吾心之良者豈不在於去吾心之害乎

取二三策而已矣

昔人之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顧於理如何耳蓋書可得而僞爲也理不可得而僞爲也使書之所言者理耶吾固可以理揆之使書之所言者事耶則事未始無其理也觀昔人之書而斷於理則眞僞將焉逃哉苟不明於理而惟書之信幸而取其眞者也如其僞而取之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者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非明於理者孰能與於此嘗謂言而無稽往哲以爲不足聽事不師古昔賢以爲非所聞堯舜之聖書以稽古稱之夫子之聖自

謂好古敏而求之古訓是式詩所以稱仲山甫之賢必則古昔稱先王禮所以爲學者之軌範也然則昔之聖賢蓋未嘗有不取於書者也欲求稽古昔以爲師法訓式而非書之取將孰取之哉然而古者之書不能皆醇也而疵者有之不能皆然也而否者有之眞僞之相錯是非之相仍使不通乎理而槩取之則安在其爲取於書也昔之聖賢豈其然乎自羲皇以來至於夫子蓋所謂有道之世雖中更衰亂而聖明代興而周家又號爲典章之備而職守之詳且嚴者當時載籍之傳宜其無所謂疵者否者僞者非者然

而夫子之於書也於易則有八索之黜於職方則有九丘之除書必定詩必刪言夏商之禮則以爲杞宋不足證武之樂未久也而聲淫及商至於老聃之問萇弘之問郯子之訪無非所以攷覈其醇疵眞僞是非可否而一斷之以理者也然則書之不可一槩而取也久矣雖然夫子天下後世固宜取信焉者也孟子之時去夫子爲未遠而經籍皆出於夫子之筆削則雖槩而取之可也而於武成一篇所取者纔二三策而已無亦好高求異之過耶嗚呼非也夫子所以取信於後世者豈徒爾哉抑以其理之所在而其一

以貫之者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已使書不合於理而徒以其經夫子之手而遂信之則亦安在其取信於夫子也況夫孟子雖曰去聖人之世未遠而亦百有餘歲矣言爵祿之班則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論堯舜之事則曰齊東野人之語而非君子之言然則於武成之篇不惟其書之信而一斷之以理又何疑焉故曰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使書而皆合於理雖非聖人之經盡取之可也況夫聖人之經又安得而不信哉如皆不合於理則雖二三策之寡亦不可得而取之也又可必信之乎蓋非不信之也理之所在不得而必信之也古人之於書稽求師式至於爲聖爲賢而後世乃有疲精神勞思慮皓首窮年以求通經學古而內無益於身外無益於人敗事之誚空言生談之譏皆歸之者庸非不通於理而惟書之信其取之者不精而致然耶今夫藥石之儲不能皆和平也而悍毒者有之不能皆眞良也而僞贋者有之彼良醫之遊於其間也審病者之脉理知藥石之性味擇之精而用之適其宜是以百發而百中至非能醫者而以其病而遊焉槩取而試之苟其不中得

無遇毒以益病而戕其身也哉不明乎理而惟書之信取之不當以至於悖理違道者得無類是乎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保民而王

民生不能無群群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生不可以保王者之作蓋天下聰明使之統理人羣息其爭治其亂而以保其生者也夫爭亂以戕其生豈人情之所欲哉彼其情驅勢激而至於此未有不思所以易之者也當此之時有能以息爭治亂之道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豈有不翕然而歸往之者保民而王信乎

其莫之能禦也

續書何始於漢

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固君子之所患也以其所知而妄意於古尤君子之所大患也君臣上下之大分善惡義利之大較固天下不易之理非有隱奧而難知者也然而世衰道喪利欲之途一開而莫之或止角奔競逐相師成風如大防之一潰滤漫衍溢有不可復收之勢當是時所謂大分大較非隱奧而難知者往往顛倒錯亂糜墜湮沒而莫之或顧此後世之公患也人性之靈豈得不知其非然志銷氣腐無豪

傑特立之操波流之所蕩激終淪胥而不能以自振尚何望其能軒輊於人哉然則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者誠亦人之所深患也有人於此被服儒雅師尊聖賢知大分大較之不可易隱然思以易當世志不得而攄其所有著之簡編以自附於古人此何啻去國之似人虛空之足音有識者之所宜深嘉屢嘆稱揚頌羨之不能自已者也而曰君子之所大患者何耶理之所當然而時不然有能去彼取此自拔於流俗自一言一行以往莫不有益莫不可貴然其高下淺深大小多少雖毫釐之間不可以相踰越乘人之不然而張其殊於人者以自此於古之聖賢襲其粗迹偶其大形而侈其說以欺世而盜名則又有大不然者矣彼固出於識量之卑闇見之陋而世衰道微自爲翹楚莫有豪傑之士剖其蒙開其蔽而遂至於此非固中懷譎詐而昭然有欺世盜名之心而爲之也然其不知涯分偃蹇僭越自以爲是人皆悅之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蓋與賊德之鄉原所蔽不同而同歸於害正矣欺世盜名之號夫又焉得而避之續書何始於漢吾以爲不有以治王通之罪則王道終不可得而明矣

問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君子欲行之浮於言不欲言之浮於行傅說告高宗以遜志詩人稱文王小心翼翼記美后稷祿及子孫歸之於其辭恭其欲儉大言侈志固君子之所不取夫子講道洙泗之間而遊於其門者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豈其五尺童子與管仲舅犯華度長絜大舉能無所愧耶蜀諸葛孔明距今且千載更閱賢智多矣莫敢少訾而當時不過自比管樂孔門之童子豈皆度越孔明者乎不然何其言之大而志之侈也禮不茍訾學不躐等夫子之教必不其然茍以

稱五伯之說爲非是則孟子亦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或問曾西與管仲孰賢則曰爾何曾比予於是然則羞稱之說信矣孟子言必稱堯舜且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墨亦當世所推使當時後生小子不自揆度靡然而非之豈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不苟訾不躐等之道乎諸君以孔孟爲師者也願有所析其疑

對東明之井群陰畢伏咸池既作窪鄭不可復陳矣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後世高文大冊不能無忝中林之夫漢上之女後世碩儒宗工不能無愧豈其智有

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病矣談中華之壯麗則夷裔之君長不如王朝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雍梁之秀民不如渤澥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遠矣傅說之遜志將以時敏厥修文王之小心所以昭事上帝其辭恭其欲儉后稷之德於是乎在矣必不苟訾而後可與言此必不躐等而後可以進此羞稱五伯能言距楊墨然後可以免於苟訾躐等之過而進事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之地矣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終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宋文安公金谿陸九淵子靜著
宋門人傅子雲季魯　編次
明後學傅文兆維行　校閱
金陵周希旦元宰　校行

書

與邵叔誼書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說斷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之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

畫益著益樂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僞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僞亦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强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

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爲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决顔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爲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顔子哉曾之於顔顔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

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己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三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横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話言徒爲藩飾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虺蜴其間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辯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

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顚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與曾宅之書

曩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劄至止竟寂寥若何耶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聞猶子槱之之訃以歸内外撫

解觀寔之役梢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
泉石頗多適値瀑流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
之別不容不遍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輳集應酬殊
不少暇頗復勞勩既而霖霔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
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盛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
又增劇比月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
稽留盛价皇恐示諭與章太博問荅其義甚正其前
述某之說又自換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
之言亦失其實記録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
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録其語言爲其不

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
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
有據依若據此爲辨則有案底不至大訛舛也且如
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
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
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又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
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
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卽是主
宰眞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　於吾

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
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爲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爲客
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
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爲之迷惑自爲支
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
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
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
志之士羅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
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爲
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
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
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
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
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
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
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
人所不能哉不爲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
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

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爲仁反是則爲不仁仁卽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

理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矣況其不二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

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爲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爲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荊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狃

其狃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爲智乎夫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説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爲門人之戒又況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眞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眞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日嚴祗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渝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修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説足下謂得此説而思之足下以此爲説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眞也又如脱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説虛不如古人之説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脱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檃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眞不我欺也

與胡季隨書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深服邁往丙午之夏吳山解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爲喜以款集爲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孚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廑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騖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没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旨至理誠言左右能徹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爲

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操以爲驗稽以爲决哉

其二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嘆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

傳頂黃三士人品固有不同其爲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

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嘆氣質之美固絕人甚遠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自知非儔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爲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很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己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己實

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况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眞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眞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眞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

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

與趙監書

垂諭新工尤慰勤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徇物欲者既馳而

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爲得哉鄭丞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其二

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于此矣有司不復掛之牆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敕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嘆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細

敢不自竭需公移之至續得布稟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向嘗以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說布復想洞然無疑於此矣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深雖一至函丈而究援未能輒此薦其區區尊意以爲何如幸有以教

之

與鄧文範書

昨晚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寬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豈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眞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强竊近似以爲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辯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汩沒於形似

而無所至止緜蠻黃鳥止于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爲私意私說而反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靜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强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

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聞秋試一中亦爲之喜試中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可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汙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汙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啓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尚且遷回春晚當爲一行也

其二

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扞格之離只得精求方略庶幾或悟耳

與姪孫濬書

夏末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爲

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爲俗見俗說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魔祟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惑也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祿既滿無以爲糧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甚偉第諸生中有力者寡爲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有著處貴溪宰

甚有攻聲色人以為久無此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
屢欲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末有復其一書錄往汝[illegible]
之非虛辭也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
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惻
哭於顏淵之亡喟嘆於曾點之志此豈梏於蕞然之
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
狂接輿荷蕢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
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侮豈遽止是
哉宋衛陳蔡之間我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
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為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

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
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
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祛尹士充虞之惑者其
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
儒名者甚眾而荀楊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
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
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
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
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
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
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
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
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
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
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
念之不正而假竊傅會蠹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
者何可勝道方今熟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
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
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
也不然則凡為謙遜者亦徒為假竊緣飾而其實崇

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沉吟堅忍以師心婉變夸眺
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為此等所
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
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為
可惜耳凡今所以為汝言者為此耳蔽解惑去此心
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與李省幹書

某試吏于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
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敬延跂

俟之平甫舊相從悵其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
此又交一臂而去毋爲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
五百餘年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質美志篤者尤爲
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儻有所疑以片
紙寓諸郵筒可也

其二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循以天地萬物爲師
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
麟遊鳳翥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
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

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
皐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厎行武王纘太王王季
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于箕子俾陳洪範
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
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
爾爲麴糵若作和羹爾爲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
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
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
厚猶爲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
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
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
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
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亂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
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
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
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
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
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
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
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

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爲難能其言論足
以動人光華足以燿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
擬至其傳道授業不謬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
在此位況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
子乃得其傳者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尚
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
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
錄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
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
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

世俗相欺也

與王順伯書

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濶別之懷執別忽忽又一歲有半瞻企不啻渴飢屢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勤感感且知別後所學大進齊潤潤治洗多矣仰之劇然愚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冗瀆之罪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曰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

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爲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槩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爲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廻有煩惱以爲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廻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凡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爲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爲人亦安能盡棄吾儒

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爲教非爲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爲未出輪廻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爲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

重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某嘗妄論尊兄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爲老成爲持重爲謹審以幡然改沛然從者爲輕率爲狂妄爲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

所行者爲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爲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崇儒學故至徇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决過人處又有徇流俗處莫不竊怪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徇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聳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辨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誰望

其二

屬者僭易陳露所見蒙敎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某切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雖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贅疣是則可刪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戒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爲主不專務論說所見

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不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爲其學非也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辨難於我無猶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已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辨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鄙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髡髮潔緇而從吾游耶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爲名而已此

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爲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縮之態比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凝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討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成是自擔版矣鄉來切疑於兄者以爲兄之資禀質實强敏有餘宏大通遠則不足懼爲平日所鄉所學所習之所擶持穿劃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忘本之說以爲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

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汙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濶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辨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而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廻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廻四相雖有淺深粗精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諸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嘆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廻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廻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叢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其當時若得侍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爲生死不知曰何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實爲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爲取舍未忘

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爲緒餘土苴唯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其嘗謂儒爲大中釋爲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爲不及釋爲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其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

擯面前書固謂今之爲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爲深造者之輕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有省發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韋編三絕而後贊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經擊磬者果爲何事哉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

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某方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達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爲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所論難尚蒙推挽令各極其意況在朋友彼此無他疑正宜悉意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幡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采亦願尊兄不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其不可爲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顧有如尊兄之質不可無惜處適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令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適歲必歸宅上不知曾更有切磋否歲卽除伏幾多爲親壽以厚新祉

與朱元晦書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

何日對敭伏想大攄素蘊爲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豗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卻略偃蹇中爲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階梯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姓二

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爲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峭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敎康廬之集加欵於鵞湖然猶莽鹵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敎尚此未能登高臨流無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於執燭之童子家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

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静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

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

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眞所謂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
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
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别爲一物者設
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
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
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
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
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
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
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

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
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
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
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
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
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
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
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
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

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
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
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
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
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差
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
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
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
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
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

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覆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
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
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
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
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爲
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
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
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
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
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已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然尊兄

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群雖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憚下教

政遠惟爲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其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賛喜貝疾遽興重爲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爲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黍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月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儻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益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

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群言淆亂之

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

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爲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初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得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二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

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盛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

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眞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着眞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

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

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

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

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爲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辯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爲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

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敎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絀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

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眞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敎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絀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

病巳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自愛

其三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嘆新天子即位海内屬目然罷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諭者群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贊黃

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勤息慰沃之劇堆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遠斲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與吳顯仲書

屬承訪逮深見嗜學之誠顧荒繆無以塞盛意爲別未幾已有思詠便風得書承比辰進修多福爲慰顯仲質朴甚可嘉爲學固不可迫切亦當有窮究處乃有長進若能隨分窮究廢弛豈所患也又所依得賢主人不患無浸潤之益也凌遽占復莫既所懷惟勉學自愛

其二

得書讀之其辭與鄉時書辭不相類儘平常妥帖無甚病痛但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

不患無益縱無甚益亦不至有甚繆戾也況朝夕得親象黃丈又得與濟先相處不可謂乏師友也包顯道歸遣此爲復莫究所欲言惟勉學自愛

與董伯虞書

某秋試幸不爲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滓昔非日有所警易荆棘陷穽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期於子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趨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數百里間前此蓋不多若足下者然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

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
歌乎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革百
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
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
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尚必修
其天爵後世之求人爵蓋無所事於天爵矣捨此而
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況又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
間以得喪爲欣慼惑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予知驅

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來書謂無我
笑此僕之所惆惜非所咲也足下雖不言僕固知之
深矣向僕旣不能舉聞足下鎖試亦不中甚欲卽書
一紙爲足下言之因循不遂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
之荒爲來書所先輒布此爲復

與劉深甫書

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爲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
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
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爲深父解釋又
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
亦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爲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
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
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
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
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爲道貴切近而
優游切近則不失巳優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爲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
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
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

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
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詁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
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
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
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蹙其本失巳滯物終不明白
但能於其所巳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
日以進業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
他日必有冰釋理順時矣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適
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
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巳[illegible]之智强探而力索之

非吾之所敢知也某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父勉之謹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霑滋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數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與張輔之書

來書累累及已事辭複而意切讀之甚喜慰苟如是誰不欲相告者況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兄入邑此事政可面論第恐事罷不復能留至邑又有謁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略寓此言之蒙諭鍼膏肓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

中其病顧恐學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為病不能受耳又子方求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己是何異教玉人雕琢玉哉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長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遽可以孔子望我耶且子既能究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已已知教人之方則吾當止而矣尚何以鍼子膏肓耶雖然庸詎知此言之非鍼子膏肓也寫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為詳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秪益其私增其病耳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書謂備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志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能特然自立異於流俗趣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

之所為有所不敢為人所不能為己或能為之人之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己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歟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由此也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檐板自沉溺

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救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檐版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眞所謂膏肓之病也來書舉程明道先生動亦定靜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不能定於動耶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檐版處見子壽兄可面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壽

處或兄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政有所望非所敢憚也

其二

前嘗論子爲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尚未深曉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爲賢者在子之身則爲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顧以爲踐履夫至此節已常在胸中耿耿然爲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況踐履既至自無愧於心其爲病可勝言哉凡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以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顧在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聽師友之言必當惕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問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立處一向加功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場大檐版耳吾之所望於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賢者矣勉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爲一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賢之訓得師友之益如動亦定靜亦定

之說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當以此書於讀書應事暇時常常提省久當自知之如疑欲辨無惜詳列

其三

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步者之意前書所謂踐履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子有君子踐履小人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踐履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爲輔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北轅愈騖而愈遠前書分

明與子說是拒善之藩籬既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邪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戒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愧可恥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二十五日書至發讀之見其頗無條理諸凡皆以爲此必輔之氣未平時所言使少遲半日必不如是答書也某以爲須是深省其病深生愧恐改革自新然後能所言中理如不知其過則雖心平氣定辭不悖謬亦未必能中理也如所謂初不容以口舌辨之說此正師心自用拒善不

能改過之明驗尚何戒謹恐懼之有

與曾挺之書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一貫多學之辯此似無謂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俛仰狥情縱欲汩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爲此等虛論也

與曹立之書

某駑劣之資禍患之中筋力氣血甚覺衰憊非復向時之比然更嘗之多愈覺欲速助長之病故講授處

又差省力耳所謂趙學古書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不爲甚明正使立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可必彼人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未遽可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某詳指其非非惟不暇亦恐不在此蒙問致知知止正心誠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次序深切慨嘆不知立之許多時在幹當甚事觀如此問文字一似夢中起來相似立之尚如此又何怪得趙學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生說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斷有如此疑惑隱空之說已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

者只是說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深與然用此解易則不可蓋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說不是說每事蒙問謾及之不必滯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坦然之理翻成窒礙疑惑若滯泥既解還觀向之窒礙疑惑者却自昭然坦然當是時但恐不能力行以終之耳

其二

得書乃知周丞處書未達其間大槩論立之果於自

是其說而不能盡人之説所述敘道正甫之言以示二公皆謂立之殊失其辭旨其往在都下與四方朋友講辨當其失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之爲說必使其人本旨明白言足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是非不在理當求諸其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尤不當據況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各以言語占道理其敘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只成是必欲其說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爲是與異己者辨固當各伸其說相與講求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固不可苟合強同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說而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己說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公孫丑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之問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白而丑之惑亦解景丑尹士充虞之問亦然問辨如此雖甚堅而不可屈益爲明理者之願無他惟各獻其所疑以盡人之說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於其先也至如夫子對陽貨則遜辭以適其意而不與之辨荅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辨

又如孟子排告子夷之陳相之說亦皆先有自必之意此則聖賢洞照彼己所見甚明已臻其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講益决疑講道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其至不復可以改易方將辭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說議立之矣然區區之見以爲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尚遠未可遽尸此任想立之亦未遽如此但失於講究墮常人之通患爾由前之說乃今日講辨者之通患也然遂此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復至可矣立之

鄉與趙學古往復書病正坐此聲色臭味富貴利達流俗之所汩沒者在此立之自少有志度越此等非出於勉強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立之儒雅自將未嘗一入其樊懈怠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常苟有所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善者多病於膚立之自少開爽文義洽通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苟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蔽時雖甚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傲人豈可望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立

之平日所積不為不多然聞有談道義者必屈己納交降心叩問原其設心本以審是求理非直為名而已也凡此皆立之之實非有所繫若立之者可謂士矣然求之中行狂狷則當立於狷者之列固有所強矣而不免於弱固有所明矣而不免於闇弱病固不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於不明必欲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然學而不厭發憤忘食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則雖夫子之聖亦非有天下之理皆已盡明而無復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不明者非固責其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蓋謂其有不

自知之處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不明若能為能不能為不能明為明不明為不明乃所謂明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立之之曏昔乃狷者之體至其皇皇於求善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棄固有不終狷之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求善取益之實知得崑崙之竹協以鳳鳴校於秬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狷者之體大不侔矣誠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泛議其超躐也陳后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力者割則有以使之也某雖淺陋然留志學問之日久

更嘗頗多若所以使立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立之但能以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為有序其實失序以為有證其實無證以為廣大其實小狹以為公平其實偏側將為通儒乃為拘儒將為正學乃為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姑隨所見其狀不俟小心退遜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拘可通曲可直便不至之序便不至無證苟能自省雖才質下於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弟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

嘗聞夫子告之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蔽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承欲雜說謾錄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舊所說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横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此語

誠是

與黃日新書

執別彌年比復得一見目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爲名欣喜踊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蓋如此雖然此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毀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所責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薰蕕矣盜憎主人犬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狃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於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聞善言見善行而狠狷自若無所忌憚慧黠姦慝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蒙之道以說其桎梏者也其甚者亦僅能使之革面而已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

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與黃元吉書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智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略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

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為冥行也學者未得
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
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為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
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與喬德占書

某時下粗遣無足道者彼讀來示情文煥然如昔者
之見德占未之有改不唯不改抑以有益甚者教以
為學日知其難過失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鄙無
似以為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及用不敢自外於左
右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

者非所以為恐懼也誠能知難知過知恐懼則雖無
此言千里之外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潛雖伏矣
亦孔之昭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此過不除學者大患
不然則如所云者適足以增其驕益其疾焉而已矣
將有窮年卒歲愈騖愈遠而不自知者甚可懼也

與諸葛受之書

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避為
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疑之意徒為無顧忌
大言誠以疇昔親炙師友之次實深切自反灼見善
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大發愧恥自此鞭
策駑蹇不敢自棄今契丈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
反己未切省己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儻一
旦幡然沛然誰得而禦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
也幸無久自屈抑愚見如此若有未安幸詳見教

李德遠書

古之學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見非以其位華要之地
可以責己也非以其積祿邑之贏可以惠己也非以
其妙速化之術可以援己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反此
凡其僕僕於人者必其位華要之地者也不然則積
祿邑之贏者也不然則妙速化之術者也非以是三

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三者之為而惟君子之從
必相與群而耶俞之以為狂且怪某生七歲讀書十
三志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浸剌未嘗有所投
乃汲汲焉登閣下之門固衆人之所耶俞以為狂且
怪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爾教而進之於閣
下固宜

得解見提舉書

古之見者必以贄今世之贄以文丈之作所以道進
見之意當介紹之辭而其弊至於苟為之說恭敬者
君子之道非是無以為禮而反之若夷倨慢媟失之

者恭至於足敬至於謬夫無根苟作之說叢雜紛繞之文則僕之所不能爽倨慢媟足恭謬敬則僕之所不敢欲聞名於將命者而介紹之辭不先羔鴈之禮不講用捧咫尺之書以道其進見之意而已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纔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即位須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爲不可乃以向爲舉子業云李公亦謂爲能其秋竟就試中選習俗之禮凡官于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

退又爲啓以授之曰大謝某竊以爲舉送公也從而謝焉私也謝之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以其涖試也是時王公爲使於此某亦慕其賢而欲見焉而王公適以召去不及見今某後在舉送之列而執事爲使於此其賢尤爲人之所敬服用列前之所爲與今之所以進見者爲贄焉爾惟執事進而教之

得解見權郡書

某聞君子行不貴苟異然習俗之弊害義違禮非法制之所拘而必曰不苟異而局局然不敢少違至於禮義之所在非法制之所禁乃曰不苟異而不敢行則亦非君子之道矣今之舉送古賓興理也其著之令甲行之官府者皆所以防姦僞待薄俗聖人之不得已也六籍所載雖不能無脫亂訛誤然前聖之格言先王之善政其存固多較然可考明天子固以此望天下之賢牧守習俗之弊害義違禮而非法制之所拘者能徹而新之六籍所載義禮所在而非法制之所禁者能率而行之此豈非明天子之所欲賢牧守之所當講而儒衣冠者之所願也且法制之未善

朝廷猶有望於縉紳之講明而況非法制之所拘者乎今之與舉送者僩覩揭示各爲文辭群聚而往謝舉送者舉送者乃爲之禮然則斯禮也蓋出於與舉送者之所求而非先王之時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況古者以名舉人猶所舉者不謝而舉之者不受謝今之舉以糊名其說以爲尤公則亦奚以謝爲舉者進謝之禮蓋習俗之弊而以禮禮賓之者蓋先王之禮而賢牧守之所宜率行於今日者也故某之進見不敢謝而獨以是爲贄進越之罪惟執事察而恕之

得解見通判書

子游稱澹臺子羽非公事未嘗至其室非公事而至公庭不可也某旅試塗棘之間而執事實臨涖之既覩揭示獲與其選用此聞名於將命者不爲不可習俗有進謝之禮公舉而私謝僕以爲未安適以書言於擯使君甚詳且謂舉送者俟中選之士謝焉而後禮之非所謂以禮禮賓之之意意之未究者敢布之執事幸垂聽而察焉嘗覩漢朱博逆折儒掾之辭竊歎俗吏取必三尺俗儒妄說經籍蕪穢大道汙玷前哲罪不容於誅博折掾曰且持此道歸俟堯舜君出爲陳說之而掾辭不復博蓋知其不能捨爲掾而去

夫言聖人之道而爲人折辱如此乃獨不能捨爲掾而去則當時所陳與今日所養所學可知矣科舉之法唐楊綰欲變之而不克變今日堯舜之君在上天下之好古樂道者莫不以爲必變法僕以爲不必遽及於變也大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而其運未始頓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頓進病法之未善而悖然曰必變非所謂包荒之量神而化之之道矣幾何而不敗廼事哉然狃故常而莫之改偷安便而不肯爲因循苟且棄玩歲月則是大冬之不復夏而毫末之不復進而可乎故必變而通之然後可以言化之之神而貴包荒之量者以其有馮河之勇可以革弊去蠹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也今某之所陳於擯使君者乃先王之禮明天子之所望於賢牧守者所謂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者也贊而成之惟執事是賴若乃頌已效之德美述前日之能事則非事大賢君子之道故不敢以進

與諸葛誠之書

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訊後曾與淳叟款曲否既見其過義不宜嘿承諭惟知頓身

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日減日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熟亦爲難得以誠之之勤篤從事於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妄之根者果何如將何如而鋤之不知下手鋤時便鋤得去也無若鋤得去自後却遂無此矣爲復此根非若草木之根一鋤去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耶爲復雖鋤之而不能盡去之耶又不知此狂妄之根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是素來有此是後來起得若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凡此皆當辨明又誠之所

愧惕者爲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愧惕爲復別有未足處後愧惕爲復二者兼之此一節亦須明白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取善求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穽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明方可講辨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大抵

講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道不同而相與辨明者如孟子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辨明者也如舜禹益皋陶相與都俞吁咈夫子與顏淵仲弓閔子騫相與問荅是同道中發明浸灌鞭策切磨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道雖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是有不同處當時子夏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盡不糊塗承合并之期不遠且欲得誠之自理會得頭項分明庶幾相見有可理會也

其二

承諭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者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礙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斧斤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鑠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無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懈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來復豈得遂無艱屯一意自勉更無他疑則屯自解矣此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間作然辨之於早

絕之於微則易爲力耳鄉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誠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強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術別起疑惑不亦左乎鄭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防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語殆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方能謀息與敬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其三

承諭爲學與曩時異觀書辭誠有用工處但如懊惜

亦甚害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懈怠流浪患不覺耳覺即改之何暇懊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如此於此遲疑不便着鞭宜其在己未得平泰於事有不照燭子細觀察有何滯礙爲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其鄙吝之習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邪所示書藁三通西美深甫書辭甚暢至子宜書則窘束有病此乃楊子亮所謂屈於勝己者而伸於不已若者也

與王德修書

銓曹報罷卒然以歸竟不及附致數字六月十九離都下與諸葛誠之同訪敬仲二十九日至富陽七月三日始離既望抵侍下諸幸安穩背庇所逮允倡道於彼善類響應便使慈祥愷悌和協輯睦之風鬱然興於父子兄弟宗族鄉黨之間此孟子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者也徒羨徒羨郭氏欲見延使繼賢者之後亦蒙鐫諭詳復深感厚誠第槩之愚心甚不安此如兄旅處遠方彼能館寓師事之於理則順某家居乃欲生致於千里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禮際似不如此儲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不見某雖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學如遂獨行千里而赴其招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前輩親師求友蓋不憚勞苦飢寒褁糧千里固其宜也今癸號鄉學者多乃無一人遡江而西者學者不能往而教者能往非所聞也兄之所以爲彼慮者至詳且曲也而顧不及此豈亦智者之一失乎

與劉淳叟書

承諭爲學無他疑但却不得如江下感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過

遷善亦不可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爲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復塗塞其門榛蕪其地哉平時所喜於淳叟者徒以志向亹亹有進無退今反遲回若此何耶向時謬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知過乃反如此則抑悖於用勇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爲舜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蓋夫子之明訓亹亹以進非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則亹亹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而又何病乎今淳叟不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

卽改之無待來年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勵策而進之而自作艱難自作節目乃是未肯頓棄謬妄之習為遷延苟免之計如今時寇盜已在囹圄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覬降赦苟得脫免之後必復為亂矣宜勇改之毋蹈此轍

其二

淳叟平日聞言輒喜遇事輒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間未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而眞實苦口者之未能無齟齬耶抑從悅者多而改繹之未至也此雖據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

也秋試禮記義破題誠佳然或者謂所出題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投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之名則固非也場屋之弊固久然有志者持文衡將此理是責謂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曰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為異端顔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辨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餂人以不言餂人均為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顓臾之不必伐衛鄭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

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攷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傅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淳叟之氣稟固自有異於人者往時朋舊相親鮮不服其粹和醇美以為無疵獨淳叟之心往往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至如晚寢早作躬親細事筋力日強精神日敏則自去冬以來其效甚著縱有荒怠勉之斯復所不足者恐不獨在是也麟之姪近頗精進論事儘有根據至如說淳叟輒欲以

一言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嘗關之矣然在淳叟不
可不察宏父德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
佞然光明所燭波瀾所及不已于學者當有充長之
驗以大禹之聖聞在知人在安民之言則吁而致其
問仁有所未洪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至而欲歛然
自安於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列則亦偷矣館學之
官非費宰比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則吾道有望道
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僞固不易辨然理之在
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豈得不任其責如
射者之於的雖未能遠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闢先

聖之道闢邪說放淫辭於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
是病此公孫洪禁民挾弓弩之策也

與趙宰書

竊惟執事天潢之派桂籍之英回翔仕途縶驥百里
下車之初政譽藹然凡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
歌頌未厭道塗之傳寖異前日駸尋至今良所未喻
執事之仁明豈其或疚毋乃胥吏之姦有以熒惑視
聽而致然邪金谿爲邑雖陋而財賦初不至甚窘求
之異政得失已事可見九重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
極其在荒歉之餘尤軫宵旰之慮更胥貪鄙旁公侵
漁惟利是見豈恤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風者固
宜陳忠進諫以輔聰明顧乃下與吏胥爲黨貢諛獻
佞以陷執事大抵吏胥獻科歛之計者其名爲官其
實爲私官未得一二而私獲八九矣比者數吏魁田
連阡陌樓觀岩嶤服食燕設擬於貴近非朘民脂膏
而何以取之願執事深察其姦痛懲其弊斷然革之
仂百里之内知執事之仁心被執事之仁政則日月
之更人皆仰之矣其修敬之始已欲少效區區逢執
事之不間不獲展露既而患難困苦莫遂朝夕於將
命以究所懷徒切負愧茲蒙下問之及輙薦其愚

與胡達材書

承示以所進所疑深見嗜學之誠但達材所進乃害
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
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卽不相續酬酢之
繁卽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
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
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纔
有推測卽是心害與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
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
知哉道不遠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

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稽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其二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逾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廄庫廩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汎掃堂室修完墻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煆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騖於外也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之初未甚清明蒙然未有所向雖講切之次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騖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斃於煆爐山屐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輙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齊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己分明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與潘文叔書

得書知爲學有進甚慰但所謂怠墮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眞實朋友不可

與彭世昌書

堯舜之盛詢于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爲啓予顏淵爲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爲文者在於不恥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

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欲就而取決焉在世昌未易全輕之也與人商論固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至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辨論辨論之間雖貴伸已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別有所長之心乃可

與曾敬之書

爲學日進爲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

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書不時復

與符舜功書

靜惟來辱之意非鄙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時爲其愚非能有崇論宏議驚世駭俗之說得之朋舊以足下望之太高待之太過初聞未以爲然及曾得廣人至連收兩書禮意勤厚非所宜得見喻進修之工始信傳者之不妄揆之愚心恐成過當詳細已嘗道於幾先相會幸詢之

其二

某自初與舜功相見即進性格大槩之說此在愚見頗爲不苟蓋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子淵大槩甚正然甚欲得渠一相聚書間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

其三

見論新工足見嗜學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

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侍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乘便遽甚道此不他及

與符復仲書

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爲喜常俗汩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覩是不

肯狥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强說道理又無益也

與周廉夫書

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今人縱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恩勝義之說竊以爲未然處家自有禮自有義禮義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今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貫

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看其實王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是齊宣梁惠不能捨己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說安有不可行者哉廉夫資稟隱約却不甚英特從事於學問之日又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固滯不通處其在爐錘之門雖或有未開豁然稟受之偏循習之久豈能終廓然乎非磨之以學問其爲害未有已也

與呂伯恭書

往歲先判府窀穸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略申慰誠

許必徹聽某前此雖得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自以爲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爲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游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

所爲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之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與呂子約書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能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詖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乖辟

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致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禦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爲篤切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困於茫然之地而無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耶臨深

履冰此古人實處洛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爲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實時耳思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敎

與戴少望書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諄諄時竭愚心辱以爲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左右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嫠女宿留龍窟卧病與凡航川輿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爲學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敎者何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爲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內然戕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告敎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

道遠繄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敎

與舒西美書

某時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露以求敎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如前日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爲知學耳實未必知學號爲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

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曰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决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間闕既而感發端的臨別

特曾略箴其自喜過當既過暨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爲不知事爲無志而已矣

與高應朝書

此得書知爲學進進甚喜爲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礲亦復何愛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爲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爲戕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不能詳要之詳亦未必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患不進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與楊敬仲書

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爲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爲仁由己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懈怠隨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遊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喻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眞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illegible]所用其力哉此

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涊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其二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之久爲積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

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與項平甫書

孟子揠苗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眞能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是爲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眞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眞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與舒元賓書

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嘆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縈廻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取鞭策耳

與徐子宜書

某無能連黜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闕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淳叟取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凡爲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凡也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爲邪說其行均爲詖行淳叟最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蕃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翻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文哉之處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爲學第恨相處不久

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汨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爲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凡質性篤厚行已有恥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否聞其莊整迺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爲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雜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欵志嚮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爲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否蔡行

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望皆安在爲況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凡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與同官不恊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爲吾道自重

其二

婺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守令無狀與臨川大不相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强人意劉文潛作漕江西光前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爲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爲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僞文詭辭謟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戶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爲日久矣所欲爲者如取如携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

頞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籍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正排之勢塞懲治之路潜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

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
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徇
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善者猶持杯水
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某
竊有區區之說以爲可以絶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
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
遽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詖說可破至理明
詖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可爲者君心
國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鬪哉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民爲大社稷

次之君爲輕民爲邦本得乎丘民爲天子此大義正
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
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
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
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絶之
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絶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
威衆使之吞聲歛衽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
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
相爲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與趙子直書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汙吏黠胥頗亦歛戢鄉
來懷疑者皆已氷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
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
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
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比
嘗攷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攷要須
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
所謂一堵牆百堵調撫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
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
鼎者議革其弊以爲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

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頻每斗加五十合而
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
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
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
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輙
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爲解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
兩斛納三斛已是筭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
斛面者又在此外尅歛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
有不爲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
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穫損折者已十

三四今未穫者尚多已穫者亦未得春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殊無寛假之意稅租折變著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穤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爲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墻百堵調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恥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爲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歷邦本病國脈無復爲君愛民之意良可

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嘆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麗而諸公皆議其不畜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爲無疵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

與辛幼安書

輙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爲容姦廋慝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爲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其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寛寛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遏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寛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爲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爲仁去不善

乃所以爲善也故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寛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寛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寛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姦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爲寛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爲之圄圄爲之械繫爲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爲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于下而無所壅底今　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帷勤勞來不怠列郡成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

間貪饕矯虐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槌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上巧爲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劫于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爲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眞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爲豺狼蜴蠱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爲辭此尤不可不辯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由察收歛滲漏之處深

求節約檢尼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爲大善若未能爲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爲例民亦視以爲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爲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

良之由則雖在利源徠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令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爲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爲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爲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

識執事以爲如何今江西緊要撫修撰是賴願無搖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
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與傅全美書

比領教劄禮意謙勤感佩固深然非所以望於左右者繼此凡有可以警誨幸無愛言仙里年來向學者甚衆風習可尚正賴長者不憚告敎使後生晚學得知前輩風采謙冲就實無徒長虛誕使他日反指向學者以爲戒幸甚

其二

南城朋舊至此未嘗不詢動靜比來於包顯道處尤知其詳竊聞嘗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於講究用心之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爲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爲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爲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豈爲人哉一聞爲仁由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既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少遜其竊嘗謂若顏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聖人所貴於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過而至於消沮摧縮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旨矣鈎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強困學可使必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其爲自棄也果矣常人有是皆可責也若人質之過人者而至於有是是豈得而逭其責哉今如全美之穎悟俊偉蓋造物者之所嗇而時一見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贍蔚乃其餘事公方之操潤達之度交游推服聞者莫不敬仰又謙謙若

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槩推先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優爲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而誰望若乃比者致疾之故則又殆於不能自拔者矣由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今全美乃悔其初不有以厭不肖者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爲已罪則亦惑矣夫厭不肖者之欲以遂其悖逆之誅繩以春秋之法不免於首惡矣惠姦獎逆以細人之姑息爲美行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爲非是而反悔其既往之不爲邪祟之說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

惑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傍尋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爲細人之姑息以惠姦獎逆爲悔以死有餘罪之鬼炊不敢見其靈響者爲祟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惑其所不當惑其理既明願速更之毋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某之所聞也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是非之理既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惑恬於所溺而緩於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於以已爲是歸非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略有自咎自責之意今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尚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尚以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而勇改之願益勵學不爲人之志勉致爲仁由已之實思顏子之大勇奮然自拔蕩滌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於庭宇光芒所射豈止在牛斗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與傅子淵書

三復來書義利之辯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爲易曉故躐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月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是

警書尾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
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
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
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
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爲何如

其二

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

可迪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蓋
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應所
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
可盡當還面剖

其三

日遲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
者雖多亦多繆妄近符生叙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
談此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怪獨怪其敢爾恣肆無忌
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鐫鑿往往累人事
楊朱則鈍置楊朱事墨翟則鈍置墨翟不明者往往
歸咎其師不知其爲師者亦誠冤也此等固不足道
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與傅聖謨書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
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爲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爲
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爲
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
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爲非道邪謂即身是道
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

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
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如不厭憂之
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
樂肘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
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楜其户
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月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
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乃在垂
死而從容如此貧賤與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
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
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爲道之蔽而然乎

其二

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省錄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鹵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爲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汩沒聖謨乎

其三

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求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荊楊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問途啓行竆日之力者所鄉巳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禀有厚薄昏明强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冥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祇[illegible]此一節又不與其志

來書意識之說天地相似之間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句分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易繫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略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

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爲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眞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巳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疑與合致疑

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爲泛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其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有漸於陋習膠於謬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爲芻狗耳發藉書畢後寫此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與包詳道書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乖爭陵犯汙穢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爲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爲有所不忍爲有所不肯爲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爲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爲愚矣謂不肖者爲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眞得其實詣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傅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辯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於慧巧者之所辯渾然曾不能知其至於如衔鄉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

家之成敗安危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丘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厭飫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辯邪正之莫分亂眞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爲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況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

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顛頓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汙沱爲滄海謂丘垤爲嵩華況又雜之以不正之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知其繆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爲清而心之不得爲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

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於道術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殫力於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騖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蓋甚怪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朴非能日爲此怪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謠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爲之也一溺於流俗再眩于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若通疏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荊棘陷穽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耶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況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胸襟曉了儘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

於狥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繆戾也

其二

承諭爲學日益良慊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言將一闕之或有所啓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其三

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爲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
可不講常人之病多在於黠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
附託以售其姦或訕侮以逞其意皆黠之病也求諸
癡者固無是矣然昡於所聽而不明乎擇苟於所隨
而不審於思覬覦於非所可得僭妄於非所能至失
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爲病又可勝言哉詳道之
病想已自知其大槩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
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
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
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某代言必曰僅能自知

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
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其四

爲學日進尤以爲喜詳道天質淳直但不爲夸詐者
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况學之
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
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憊頗務養息然亦不遂
所志五月麥斂授兒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
尤加强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尋幻中不能不時有疾
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
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
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究所懷要之
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其五

垂諭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
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已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
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
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
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恐見如此不識以爲如何

其六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别後爲學工夫大抵以爲朝
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
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
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爲
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
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
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
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
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

着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巳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道書則一截叙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略践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巳着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巳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巳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其七

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于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假喻功罪各不相掩今亦不及作渠書或相聚得以此書示之爲幸某未得差勑未及入城聞子淵欲來及今爲一來尤佳

與包顯道書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某今歲與朋友讀書滋蘭在敝居之南五里許密邇毛坊大路諸兄明甫必能言之爲至此方記得曾與顯道一到其下議事來但嘗時未有滋蘭之名耳

其二

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須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践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巳觀如此而巳之辭

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践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

與包敏道書

昆仲爲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歛定帖甚爲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强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巳

其二

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蘭朋友相聚爲況不減嚮昔允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

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强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敎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亹亹不厭就中春弟伎倆尤進制子四月間來滋瀾往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某春弟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恭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此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子常出讀書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遇事愈有力今已如節矣試能能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辛未休書詞亦尚虛驕未甚

履實復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得罪於履得罪於謙難以言復矣

其三

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爲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竟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爲學不長進未爲大患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爲惑深而爲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得回字夌遽遣此承秋凉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得面叩也

其四

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來督過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某來歲携二子滋瀾其上渠家書院密邇應天顯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開其書院甚宏敞

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爲向來疵薄乖戾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嘆賞雖姪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固然之理也

與吳伯顒書

此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着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及有倦志不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輒望

風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閑話以為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即有些頭鬧耳之狀近日雖稍鮮蘇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省庸腐亦但涵養之耳俟其更徤乃堪爐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着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澁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與吳仲時書

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却是好時

文秀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覈事情處却甚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處似不甚知其實然其說大剛亦好謾錄去曾南豐論將二篇以見它蹈襲分明處亦可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謾作公案事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批判不要與他牽絆我

却會斡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途開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幾觀它人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脉則為可佳若胸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與吳叔有書

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自知

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緩爐錘則所感密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矣臨歸數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日新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智苟明則前日所為亦能自知首尾故寫此以為驗爾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至但款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力辨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却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為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彩却須且放

下此信整冠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徤明白却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强合須精思熟考寫來辨之乃善

與勾熙載書

初閒臺評相及固已怪駭然其餘二三人又頗當人心亟欲一見全文以冢厥旨及得而觀之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王恕人亦孰以為非然吳洪章中乃為唐仲友雪屈彼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曖昧去議者寃之此尤可咲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

人同其欣戚於一瞬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攸分羣徒比周至理鬱塞遏絕齊語楚咻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賢者亦加少為多臨深為高耳揆之古人豈能無愧息肩王事一意自省尚友方冊勉所未至則是悠悠者蓋有負於國有負於民有負於公道而獨無負於我矣向日解舟不得面別乘便寓此臨風依然

與彭子壽書

垂示所疑尤見撝謙之德聖賢教人固句句實頭但不可專指操存之說操則存只是孔子一句孟子引在牛山之木常美矣一章後試取孟子全章讀之旨意自明白血脉自流通古人實頭處今人蓋未必知也揚子雲再下注脚便說得不是此無足怪子雲亦未得為知道者也言固難以盡意而達之以書問尤難蓋學之不講物未格知未至則其於聖賢之言必未能昭晰如辯蒼素數奇耦之審也凡所引用往往失其本旨千里附書往復動經歲時豈如會面隨問隨答一日之間更互酬酢無不可以剖析且如來示謂此心本體雖未甞不存而舊習蔽錮亦未易遽去若言雖未甞不存則與操存捨亡之說亦不相似矣

大抵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是聖賢教人使之知有講學豈有一句不實頭今講學之路未通而以己意附會往訓立為成說則恐反成心之蟊賊道之榛棘日復一日而不見其進志與事乖說與行違首尾衡决本末舛逆未可歸之稟賦罪其懈怠

邵中孚書

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朴茂立志堅篤故能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汨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詁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

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戈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明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充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皐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間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與顏子堅書

自在八石時嘗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曾用節父諸索推轂遂變儒服端爲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厚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追念曩昔爲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遠到豈遽不能明衆人所同知之過哉承欲鄙語辭情懇至非苟然者聖哲之言布在方冊何所不備傳註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搜求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唯足以愈疾而已苟厭其常忽其賤則非求醫之本意也向來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辨子

細向脚跟下點檢豈能自謾日新歸山草草布此

與張季忠書

閱元忠說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爲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

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季忠之意忘病自少所患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況必不能不有蓋耶

與胥必先書

近得吳伯顒書云麟之姪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殖荒落豈信然耶吾坐此三逕就荒吾之三逕如足下之六經也近有朋友褁糧千里而至者皆勤勤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決何人性相反如此哉吳祭丁母憂足下知之否向者嘗道先文勉勵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復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

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罪然足下果能勉於此乎伯顒以親愛之情於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爲此言然在某亦可謂悉矣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者果如是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

與朱元晦書

勅局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書鄉成矣去留之間亦可致力建請兼類多所刪削詔旨則直錄之著令縱有未安非被旨不得修惟諸處申陳疑似必下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改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尤相向元善以殊局近少得相欵謙仲屹然特立如故若向上事要亦難責此一再見以座客多魚鱗而至未得達尊意俟從容當致之也淳叟事此中初傳殊駭人聽徐覈其實乃知多小人傅會之辭要之後生客氣如此足見無學力也近見劉章全用金谿三胥之詞尤可笑彭仲剛子復者永嘉人爲國子監丞近亦遭論此人性質不至淳美然亦願自附於君子往歲求言詔下越次上封言時事甚衆其辨天台事尤力自此已有睥睨之者矣近者省塲檢點試卷官以主張道學其去取與蔣正言違異又重得罪此人不足計但風旨如此而隱憂者少重爲朝廷惜耳某對

班或尚在冬間未知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以俟命耳立之墓表亦好但敘履歷亦有未得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共間敘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尊兄曾及見否顯道雖已到劉家渠處必有此本不然後便錄去近得家書姪輩竟未能詣前可謂不勇矣明越諸公無在此者敬仲夏間必來赴官舒元賓亦當赴江西漕椽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欵稍破其執已自是之意此皆據各人自謂如此未知果如何也元英諸公間號爲日進能乎於人

者向亦曾造函丈曾記憶否令嗣伯仲令壻直卿爲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薄遽遣此未究所欲言

與吳付良書

向蒙以或者所疑環溪通說一二端垂諭足認不鄙大抵前輩質實不事辭語觀其書當得其意可也環溪事親之說乃愛親之心甚篤唯恐不順乎親想其平日事親左右無違溫凊定省服食器用之間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恐恐然懼有一事一物之拂乎親之心也如是而觀其言則可以得其爲人矣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於此有以知環溪

之心惟恐不順乎親也若其辭語之病誠不能免正所謂先生之心則善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使環溪而在必不肯固執斯言吾又將見環溪以其順親之心而順乎理舍己從人若轉圜決河幡然沛然而莫之能禦也彼呶呶者又安足以知環溪之心哉

與詹子南書

得書開讀甚慰爲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以口耳剽竊場屋之餘息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爲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己就實深以爲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己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辯論是非辯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李三一哥所學未久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尚未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尚如此費力吾友如

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其二

去臘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復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何府能一來至望紙筆之間終不若面言之審且盡也吾友天資淳靜若不惑於多岐不蔽於浮說則其進孰禦焉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雖由於學及其明也乃理之固有何加損於其間哉

其三

學植日進甚慰馳念養大體之說就孟子上看則是
因陳辭指實而說自無病讀者得其事實亦不泥其
辭說今子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
無病子南是辯制乎外一語當時爲此語者固未持
達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
說蹊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
當其蔽時多不自覺及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
排乃知其爲陷溺耳

與陳倅書

秋初供職人事袞袞殊無暇日平日疎懶成性投之
應酬之中良乖所好通訊之書曠弛不講亦惟高明
不以是督過之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
一事尤快衆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
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命出於
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元晦雖
有毀車殺馬之說然勢恐不容不一出也近來唯是
臺綱稍振班行頗亦肅清邸報中必可以得之至於
根原處則又未易論也尤丈近去弊邑三虎亦快哉
此亦仁者之勇也豈其帥權不分乃得少展耶執事
清廟之器州縣豈能久淹然區區之私以桑梓之故
願以雞筋少助牛刀之餘刃想仁人於此亦優爲而
不以爲屑也尤丈極相知必能相應合免和糴一事
此間士大夫甚多之今時郡縣能以民爲心者絶少
民之窮困日甚一日撫字之道棄而不講掊斂之策
日以益滋甚哉其不仁也民爲邦本誠有憂國之心
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財賦之匱當求根本不能
檢尼吏姦猶可恕也事掊斂以病民是奚可哉近見
二三朋友舊以作縣著稱者講究州縣吏民間事甚
詳大槩論州縣不可爲積欠所累凡所謂積欠者皆

有名無實徒爲吏胥騷擾之端善於縣者必力請於
州逐月只納本月錢若舊欠且倚閣俟後來從容却
隨時帶納縣乃可爲善作郡者亦須與諸縣約截日
去須每月納足本月錢不問舊欠如此則可以有實
得若只管理會積欠則鄉後必和新錢乾没但適爲
姦胥賄賂之端而諸縣姦貪亦得並緣以朘民必無
其實也若是戶部總司來理會州縣積欠亦一切不
答任他文移中如何打罵一切不覩但如法從日下
與催解見在合解錢米此亦是善作州縣者定說輙
以稟聞或有可采某有親戚王某新知樂安縣其人

極能官作事謹密有家法若任以事必有可觀前為
武寧丞諸司爭委任之趙子直趙景明皆相善試問
之李德章林叔虎必須常得造下風人必忠信乃可
與語也吳廣文甚好但向時見其所接頗雜人之情
偽或者未必盡知也

其二

近數得尤丈書敝邑三虎已空巢穴不勝慶快得鄉
人書與家書備報田畝閭巷懽呼鼓舞之狀此數人
雖下邑賤胥然為蠹日久凡邑之苛征橫斂類以供
其賄謝橐橐與上府之胥吏締交合黨為不可拔之

勢官寺囚桁之具所以禁戢姦惡彼反持之以劫脅
齊民抑絕赴愬之路肆然以濟姦飽欲是豈可縱而
弗呵乎事無巨細到根柢盤互處便難整理二三腴
胥至能役士大夫護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豈不悖戾
甚矣然凡為之役為之地者其人可見矣是豈可復
齒於士大夫間哉近得尤丈書云救之者甚衆只此
一節自有餘罪近於此間士大夫多論吏胥之害人
人皆知其然但所以除害之方終未容盡試耳某甚
恨不得在左右少佐萬分一前嘗僭易陳愚見不知
有可采用否凡事有可以下問者告以片紙疏示當

逐一效愚秋苗事納已過半不知尚有可救者否見
在所納如逐日納數與盤量數須拘收得逐日文曆
庶可磨算吏胥欲作弊只是要令吾無緣得知每日
看實數目若其具成文曆到吾眼前者皆是已透漏
數目此事想已無及是皆民之脂膏若少稽檢之或
可為後圖耳大抵今時士大夫議論先看他所主有
主民而議論者有主身而議論者邪正君子小人於
此可以決矣今日為民之蠹者吏也民之困窮甚矣
而吏日以橫議論主民者必將檢吏姦而寬民力或
不得已而闕於財賦不為其上所亮則寧身受其罪

若其議論主身者則必首以辦財賦為大務必假闕
乏之說以朘削民科條方略必受成於吏以吏為師
與吏為伍甚者服役於吏為國家忠計豈願此等人
多也近聞蘇宰施設極有可疑其意專欲趣辦不復
有一毫為民之心其施設往往可咲官錢想未必能
辦但徒取百姓怨詈耳幸有以申戒之某前者復渠
書已嘗寓其大意早晚更當作書箴勉之欲少救今
時之弊最不宜此等議論昌熾也

與包顯道書

前此朱繹之歸時正以暨姪物故方治棺斂不暇作

書此子盗汗之疾日深一日易醫更藥或暫有小效旋又復作而前藥輙不效醫家知脉者久以爲難治然在人情不能無僥倖其復生之意一旦至此若痛何可言先兄不五十而棄世此子又復夭逝事不可曉有如此者欲作一書告之晦翁偶遠甚未暇幸爲致此意近　主上因進擬監司諭宰執以爲當得剛正有風采者因言章穎劉堯夫皆好自此言一出班行間議論又少變但恐不久耳所報項平甫之言乃明越間謬人妄說耳承紏聽訛可笑者甚多諳事最實乃曉此耳某對班在九月十月之間今日方審察

得書知令兄弟學植不替甚慰來人立俟遣此不多具

其二

近來朋友頗多同官中相處極好儘得盡懷逐月同官中講貫亦非向來朋友所有大抵皆事實非虛論浮說也象先得國子錄早晚即來君舉可得郡然未得也子宜服猶未除他事非紙筆所能盡某對班在臘月或在來春未可知也

其三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辯也若眞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慊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於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爲讐也然患此道不明耳道終明終行

則彼亦豈能久負固哉不及作令弟書因家問全錄此書示之乃幸

其四

天下事固有易言者有難言者有易辯者有難辯者人之病有易醫者有難醫者非必不可醫爲其病奇怪非如平常在表當汗在裏當下可執常方而治之耳足下所與李解元序文及諸書覽之汗顏思爲一言以相藥則又有難言者然後知足下之病政所謂難醫者昨晚朝頴言及其證亦甚明但恐言之中而足下未必者則又成難醫耳試請言之足下之病得

於好事凡親師友爲學立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不實宜於今而未宜於古此言甚苦甚難聽足下未必肯服義然其實是也幸毋忽而求諸道某嘗見士人試罷必各自謂得意自美其文有言其文不佳者則甚拂其意吾嘗爲之說曰但可擇此人平時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者錄其文示之其人讀之失色喪氣不能自振則其文眞佳文也如是而有不中選乃可言有司不明蓋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之人必不欲我試中必不欲我程文之佳今觀我文慘然索然喪氣失色則其文必佳也又有一說亦須是讐

人識文字者方可爲準今誠使素不說顯道而稍有見識者讀之卻未必不竊喜以爲無根如此不足畏也他非面莫究

與周元忠書

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亨通初以春伯處相喚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及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疑而後釋屯而後解屯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寖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損前日之善而固滯介執之實則未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已見而不聞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所謂滿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及屯亨疑釋則所謂滿腹者其實不多但當其不明時自膠固迷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曰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顚倒然事又不可槩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

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

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紂之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爲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爲帝乙之弟也紂於二人則是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若二疏稱父子蓋伯父叔父通稱父故謂之猶子古人則通言父子也

與蘇宰書

某迂愚無似特辱眷予之厚苟有可以裨補萬一敢不自竭荒邑荐飢生理日瘁舊令尹未知加意竭澤而漁誠如來意所以撫摩而使之蘇息者繄仁侯是

望　主上加惠幽遠注心循良當路多賢公論昭白有如少緩催科而專一撫字宜可安意爲之不至有齟齬不遂之憂某僭易以爲稟

與程帥書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箒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燿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唯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

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帙寖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之籍放棄於鼠壤醬瓿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之中而登諸篋櫝干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撫笑翼以爲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四終

宋文安公金谿陸九淵子靜著

宋門人傅子雲季魯　編次
明後學傅文兆維行　校閱
金谿周希旦元宰　校行

書

與張春卿書

某儕有白事民戶秋苗斛輸斛斗此定法也常理也撫之輸苗往年惟吏胥之家與官戶有勢者斛輸斛斗輸斗若衆民戶則率二斛而輸一斛或又不

啻民甚苦之或訴之使家使家以問州家則州家之辭曰二稅之初有留州有送使有上供州家使家有以供用故不必多取於民今二稅悉為上供州家有軍糧有州用有官吏廩稍不取於民則何所取之漕司每歲有所謂明會米州家每於民戶苗米數內每碩取五斗供之故不得而斛輸斛斗輸斗也使家無以處此遂亦縱而弗問由是取之無藝而暗合斛面等名目不可勝窮辛巳壬午間張安國為太守有陳鼎者為臨川知縣甚賢安國使之領納於是盡取州之軍糧州用俸米等數與漕司明會之數共會之以民戶苗數計之每碩加五斗而有餘不問官民戶與吏胥之家一切令二斛輸三斛謂之加五令官斗子上米民戶自持斛槩見請槩量不得更有斛面百姓皆大驩呼大為民戶之利張陳既皆滿罷後來不復能守其法於二斛輸三斛之上又寖加斛面民益以為困乙未丙申間趙景明為太守某與其兄景昭為同年進士景昭極賢舍姪又在郡齋為館客因與景明言輸苗之害且言張安國與陳鼎知縣之法極良但後人不能守耳景明不能不惑於吏言初亦難之以為今日州縣家之用又多於昔時某與景昭舍姪

共會州家一歲之用景明懼見底蘊則又不必加五於是謂已詰吏輩令肯令人戶把斛槩矣但今日用度益廣欲更於五斗上加五升耳某與景昭商之以為斛輸一斛五斗五升而使不得加斛面民戶自持槩則五升之加在民戶亦所不憚於是不復求減民果大悅之景明去後有不能守其法則民戶多謁諸使家求依趙删定例令民戶自持槩迄今景明之事既遠民戶有不能記憶間今歲輸苗者取之過者皆倍不啻而郡中又反斷民戶爭斛面者民間囂囂今幸輸納未畢願有以懲吏胥之姦少寬民力幸甚適

有所聞乘便亟此布真不暇修寒暄之敬伏幸台察

與宋漕書

僭有白事金谿為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產之絕出等夷者稅籍之為緡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往時人煙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寖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樁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立額未幾有湔使勾君者知其為

横斂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樁之所從取比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朘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搥骨瀝髓民不聊生縱遇循良莫能善後累有賢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樁本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

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況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贅第以某嘗託契門墻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屬厭耳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斂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為吏胥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

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盜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類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樁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鄙諺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所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足間倉臺守倅皆賢有所建請有

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稍亟書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與陳教授書

敝里社倉目今固爲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積金谿兹歲旱處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敝里今歲得雨偶多

凡社倉所及皆有粒米狠戾之與儻得二十緡可得粟二十碩鄉斗於官爲一千碩來歲糶一千碩存一千碩爲後年之備逐年更糶之可與社倉俱廣爲無窮之利敝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爲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缺米時皆四出告糴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憐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變愁嘆爲謳謠矣況得平糴一倉以彌縫其缺推廣其惠歡舞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穫時多不復能藏亟須糶易以給他用以解逋責使無以糴之則價必甚賤而粟洩於米商之舟與富民之廩來歲必重困矣前所言米價亦准鄉斗所糴之價耳今歲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爲利不細向來梭山家兄嘗陳五利之說於主管陳丈即以白之倉臺尋得陳丈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以鄉間無米可糴故不獲卒請某竊者亦嘗言於倉臺但未稟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之儻不以爲不然郄幸見報家兄當具稟以卒所請也

其二

竊奉教墨竊知平糴之議莫逆於幕中二君子之心已遂聞於倉臺倉臺亦既惠許之矣然坐此霖霪稼之最良者又有什泥自萌之患若此雨不止人妨收穫稼必重傷民必重困此策無所施矣山間今來稍有霽色極爲之喜方取紙欲以卒請白雲又復如擁雲向之久於是山者以爲晴雲固有如此者特未可必耳萬一仍雨不解其貽有位者之憂不細矣尚憑諸君子之力出秋陽以廓此氛曀山林之人亦庶幾一飽之適若得善穫必有可糴而米之多少則繼爲之請當非所靳第支錢於金谿則恐不可耳金谿素

無倉臺錢米向來陸倉以歲歉捐二千緡委鞏主簿
於熟鄉糴二千碩爲來歲賑濟之備次年所用不多
餘者儲於縣前倉前歲梭山所掌社倉已支八百碩
矣又逝年倉臺賑卹皆取諸此所存料亦無幾金谿
年來極窘於版帳積負前此蘇宰又重罹趙侯之困
賄謝供輸大抵誅求無藝如聞錢穀侈用頗多安得
有見錢可支藉令有之金谿負郭以西率多旱鄉惟
東西鄉稍熟政宜以責之縣家自爲和糴以備來歲
近郭之用倉臺所乏者非錢也儻得徑就使臺支官
會或見錢爲便錢雖難於般挈尚可爲便允之計若

得官會則尤爲順便蓋鄉間亦商旅之路可發洩也
向來社倉趙丈欲行之移文郡縣揭示衢要累月無
應之者趙丈往往以詢所善或告之以此事全在得
人苟非其人不如勿爲之愈建寧社倉始於朱元晦
魏元履今誠得如陸梭山者爲之乃可久耳趙丈就
令詢家兄之意尋即遣人致書家兄報書許之既而
某亦得趙丈書雖愚意尚有未安事業已行又以其
人權之可以不敗亦只復書贊成其事今秋乃再散
再斂矣適見今倉臺黃丈愛民之心不後於趙故輙
申其千一之慮以爲萬一之補今幕中二君子愛民
之心不後於陳向來陳主管亦先辱梭山兄以書意
甚勤至其後梭山兄因得以平糴之法條具五利祈
於請致今倉使黃丈陳幹所復梭山兄書併往一觀
亦恐欲携呈倉使與幕中二君子也向來趙丈文移
甚簡今梭山兄并留逐時書問以爲根柢陳主管書
或呈似諸賢後擲示爲幸某已作稟劄達倉臺紙多
不欲更續切幸加察

與趙推書

黃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爲區處曰
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

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烏所攫肉
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
以爲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乃以
爲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
尤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
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
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
姦爲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爲勝負獄訟之
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必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
欲研究其實豈免用問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鉤距

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置姦惡肆行不辜
無告然後爲道耶故愚儒之論害道傷治眞實學者
必當明辯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州言
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
當司其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吏之所爲箠楚之下
努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
其詞情皆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
雖使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
詞各護其說左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
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門隔假令

有二人則隔爲二處三人則隔爲三處不使之相聞
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要
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
可據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
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姦
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
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群聖所宗
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
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
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
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
貴其明也新司理初間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爲重
輕足下尤宜謹之

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
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
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爲吏所欺爲吏所賣亦
其勢然也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爲之爭爲之者
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
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之知事實故
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效其說必非

其實然必爲實形欲爲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爲
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
之縱不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人純得事實非
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爲難純以事實行之
爲尤難

與蘇宰書

賤疾去體皆庇所逮記存之及尤重悚仄使君好音
尚爾遲遲何也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外之所遭有
時與命初不足爲吾人重輕然君子每因是以自省
察故缺失由是而知德業由是而進屯難困頓者乃

所以成君子之美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人之處憂患者又豈止如門下今日所遭而已哉願篤信此道日去其非以著其是則終來有他吉矣

其二

某往時充員勑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　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太官之[illegible]而方之賜或庶幾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

新天子即位執事者過聽又復畀之荊門某竊惟爲臣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儻尙未罹擯斥得共乃事脫或朝臣一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反爲民害者亦當用公心循公理爲百姓條析以復于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承流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令尤親于民古者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illegible]託庇治下每辱眷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illegible]以[illegible]萬一之助哉比者竊見省符責括民戶屯田將復貴之上失朝廷之體下爲良農之害甚哉討之過也其初出

監簿陳君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新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佃沒官絕戶田者租課甚重罄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爲姦計不復輸納徒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群來耕穫秋冬則棄去逃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羣至時則倚衆拒捍其强梁姦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亡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弊日積陳既被召爲職事官因以此陳請欲行責括減其租課以爲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爲說蓋未爲甚失其初下之漕臺布之州縣施行之

間已不能如建請者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一槩責括亦鹵莽矣嘗佃沒官絕戶田者或是吏胥一時紐立租課或是豪民遞互增租剗佃故有租重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致侵耕冒佃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爲建請者特爲此也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稅田雖爲加重然佃之者皆是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歲竭力其間所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人自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逋負亦優於有稅田者又此等

官田皆有莊名如某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有所謂精步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爲元祐間宣仁聖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爲莊以贍貧民籍其名數計其頃畝定其租課使爲永業今里中之老猶有能言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寖久民又相與貿易謂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若著令亦許其承佃明有資陪之文使之立契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目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郡縣皆總之目曰屯米若干此其與遂

時没官戶絶田產隸於常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歷時既多展轉貿易佃此田者不復有當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戶租課之輸逋負絶少郡縣供億所賴爲多有司因陳君之請槩行責括亦已疎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若没官戶絶田產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數弊議者方建減租之策乃不能回而推行之而復爲出賣之說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今固無買者

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能有補於縣官之調度終亦化爲烏有耳有司坐析無補之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謀國如此不亦疎乎若復及於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戶有資陪之價著令有資陪之文立契有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逋負郡縣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往僅能自給豈復能辦錢以買此田哉縱或能買是無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寃哉其能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併豪植之家

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并豪植之家而使之流離困窮衔冤茹痛相枕籍爲溝中瘠此何策也版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益熾其害易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計臺之奏遂及三郡版曹勘當則又遍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請本旨絶相背違眞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失今不救又將遍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各守其職而爭之況今未成命豈可坐糜紙札徒嚴期會滋吏姦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如父母憂民如

疾疢今誠爲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陳之上府列之討臺亐聞于朝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此必門下之所樂爲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利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某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石以中農夫食七人爲率則三七二十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農二千戶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凛凛有破家散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之所能忍視而不

爲之計者今方收穫舂揄之時誠得亟爲剗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遲緩之以煩後庚之命使慮憂之偪仄轉爲懽心慘悽怛悍散爲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遍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缺於供輸損於調度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愛念敢布腹心

其三

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豈黃堂將大行寬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爲國家培固根本爲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爲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以爲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爲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也違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也爲守宰者固不可以託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必指簿書期會爲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爲繆悠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

理吏胥因爲姦亂爲長吏者難於稽考吏胥與姦民爲市使長吏無所窺尋其縱迹此所當深思精致嚴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姦則姦民懼而弊事理良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爲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文丈大鄉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爲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儷駕於方冊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

志爲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要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與王謙仲書

某違遠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沃江鄉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舛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疾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殆無足怪獨陰氛重重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能不爲大明惜之　去冬不願着足闕籃只欲休去

欲去之語尤非所望竊料執事此蔽不能遽解則此行殆爲私便某占籍江西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開府用何日傳聞下車十連胥慶此非尺牘虛辭也元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即有仲兄子儀之喪秋初又哭一殤子乃將爲先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如此舊有拙疾哀告中大作幾至於斃臘月頓愈今頑健復如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豊中有僧瑩者爲寺其陽名曰應天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荊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葦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堂于其東山間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後携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茲山之秘要領之處眼界勝絶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爲方丈以居顧似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敎今皆翕然以象山爲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寔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成在故

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賓欣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爲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爲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烟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廻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泓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

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繙經石可憩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瀧有樺木瀧有東西塢有第一峯凡此皆舊名若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峰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峰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群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

特起凌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也下見龜峰昂首朔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盖四百里而出於龜峰之下略貫溪以經玆山之左西望藐姑石琵琶諸峰嶒峻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嘗没於蒼茫烟靄中矣彭世昌去冬亦嘗至無爲求見挾梭山之書開治行之忙不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於此矣此公志向不肯碌碌人皆謂之狂生然其平生所爲甚異流俗爲私者嘗少而爲義者嘗多惜其前日不甚得從師友擇之未精耳自此當有可望

其二

彭世昌歸適領敎翰專人荐至連奉好音慰浣何可言喻時事一新陰氛頓釋良心之所共快繼是而無以新之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如來敎前月之雨霶霈連日山溪暴漲平野渺如淵海積年所無幸不甚爲害水落之後禾黍暢茂倍於常歲旬日更得一雨早田十分成熟矣陂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旱晚稻亦有可救不至如去年也江西之民當藉大府之

德而望亦稔矣近聞饒之浮梁貴郭一寺中井泉涌溢而地陷漂廬浮尸不可勝數水後舟行者見沿流居民收積漂材往往如堵所敗傷不少矣如聞臨江筠袁亦有水患大府當知其詳今風俗積壞人材積衰郡縣積弊事力積耗民心積搖和氣積傷上虛下竭雖得一稔未敢多慶如人形貌未改而臟氣積傷此和扁之所憂也比日所去之蠹可謂大矣變調康濟政爾惟難非君臣同德洞見本末豈易言此海內之責當有在矣願得從各以究此意不啻飢渴秋深佳天氣當求一扣函丈第恐前此促召亦頼道介相

聞告以起行之日水陸所由定當前途求一見耳善政日有所聞闢夏税甚便於民恨未知其詳秋苗利病想已討論甚悉爲郡者只能於此二節去其害而致其利則及物已廣矣其去冬有與宋漕劉子言金谿月樁借其不及施行謾錄呈倘有餘力及之幸甚

與錢伯同書

不訊記曹又復逾時然蚤作晚寢渴飲飢食皆涵泳邦君之澤尺牘流數尚奚足言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爲標的及遭逢　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

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爲流俗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堅　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廢敗爲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而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委不覺喜溢文體蓋茲事湮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奉荅姑以此謝緩報之罪記文尚遲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求教

其二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之戹藉庇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磜潭西有半山磜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卧龍精舍之前兩山廻合又自爲一澗埡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翻濤四曰疎珠五曰冰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爲階梯可沿以觀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

窮已故亦樂爲執事道之王弱翁力酬於緑尊紅妓安能作守哉文公祠記某當併書之進旬日納去

與楊守書

鄉邦凋弊方深游釜之憂遽得賢師帥振起而撫摩之欣幸之私不在田夫野老之後矣翳者修敬數獲款晤深慰積年傾渴之懷至蒙禮遇之寵每邇涯分尤深感怍㕦家欲具謝尺紙以不敏因循迨今然文華日勝情實日薄此後世公患吾人相與以信義苛文非所計故不敢深以自訟諒惟高明必不以是督過之某此月七日始得束書登山九日始遂達山房

金谿與饒之安仁信之貴溪爲隣二境皆有盜賊之患金谿獨不然相去跬步之間事體便相遼絶晉國之盜逃奔于秦乃今見之賢使君之效乃如此是事乃得之親見非傳聞也金谿今歲旱處亦多通縣計之可作六分熟敝居左右獨多得雨頗有粒米狼戾之與但前數日南風亦頗傷稻目今雨意甚濃此去却要速晴以便收穫萬一或積雨則又有可憂者切窺賢者用心未嘗不在於民不敢不告近日頗從倉臺需糴本爲平糴一倉以輔向來趙丈所建社倉其詳敍授知之得就渠索其劄子一觀幸甚

其二

敘之緒餘不勝降嘆從容平易惟理是求稽諸前古千載一轍周道之衰民尚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將以沽名名亦終滅將以徼利利亦終亡惟其君子終古不磨不見知於庸人而見知於識者不見容於群小而無愧於古人俯仰浩然進退有裕在己之貴潤身之富輝光日新有無窮之聞其視懷壁負乘之人何啻蚊蚋蠛蟲哉三復來貺益厲此心敢悉布之永以爲好惟執事終惠顧之

其三

遼遠色笑倏爾經時洽聞謳謡益用鄉德某自省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爲表裏根盤節錯爲民蟊賊質之淳黠勢之强弱相去懸絶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閒劇勞逸嘗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憶爲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權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

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僞事工爲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口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爲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爲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疏事漏而無以絶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

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相爲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賢人反是則爲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治國反是則爲亂時之所以爲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爲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若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輒效區區以裨萬一

與黃監書

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敝里亦立一倉委梭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者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爲莫若爲平糴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糴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歛歲之後無補於賑卹平糴則豐時可以

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推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爲長利今以輔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善矣其詳已嘗託陳教授布稟

與林叔虎書

叔虎才美試於一縣負游刃有餘地矣顧其志義文采鬱未盡施行且觀騰驤耳學宮之壯恨不得即一拭目記文見委義當效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爲陳貴溪作重修學記謾往其刻一觀向爲仲權作宜章學記莫曾見否今竟未刻豈其有不當仲權之

意者耶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粗辦然極可憐晩節與仲權正已爲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爲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顔閔之夭疾孔孟之戹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訃以歸覲舊家庭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喪未葬然更閲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年間書問文記頗多不能盡録令小兒録經德堂記往此文頗有補於吾道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

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内義當與之戮力字下脱若虚捐歲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美人一字若令人寫出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弱翁書弱翁臂痛不能書伯同逼替復送來某自書恃有前本梓紙寫去偶有此脱羨伯同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叙此曲直跋其後置諸壁間也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爲後世之益若夫志卑識闇居斯世爲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長沙胡

季隨乃五峰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沒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慤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令録所荅渠書併所復陳漕君舉書往世固有甘心爲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不肯爲小人而甘心爲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爲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力不能自拔其所爲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臾間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流痼纏綿有甚於甘

心爲小人甘心爲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絶道喪邪説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太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爲辯無極之説而已可更熟復之

與陳君舉書

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愉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闊絶徒積傾馳遣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浣可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

問之勤懇然情實眞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用降嘆世習靡敝罔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錮於私見蔽於私見却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封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畀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駑蹇以自效竭此某所不敢不勉著太公以滅私昭至信以熄僞非尊兄尚望誰老矣之論未敢聞也傅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劉淳叟前月初旬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郎年來遊逐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困折某近抵城圍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已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塗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已慕用才術所託雖殊其趣則一此其爲敝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侔矣正已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游觀其文辭驗之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

與李成之書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旣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爲首掐爪牙者故皇懼爲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旣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旣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其二

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浣之極別紙尤見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勇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賊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爲之今幸尚知其爲奸盜而患苦之護惜玩愒之久寖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及以爲忠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豈獨爲國而然爲家爲身蓋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己復禮之力當有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與應仲寔書

向自使華在江東時草草具復來貺尋拜數字附鄉里士人以行而執事移帥南服之命已下用不果達其時其適至隆興在翠巖洪井間得聞從者至止亟還城下則發戟又南矣甚爲悵然屬嘗於復漕臺書中寄意語次亦曾及之否蒼梧舜迹所及交趾合浦九眞日南爲郡古矣粤自翠華南波更爲近服班宣之任類皆名儒重臣聞者猶以簿書遺策米鹽末務仰勤旻旒南顧之憂官人之難乃如此茲焉帥閫暫屈明賢此其加惠嶺海之民可謂至矣撫柔安輯當

有餘地遠民知方興於禮義此其時也漕臺心事舉舉伏想相得甚歡金蘭之誼於是有諺健羨健羨某往歲亦蒙誤恩俾壘荊門尚遲餘教以逃大戾區區近況有鄙文數篇公餘過目可槩見矣去年秋冬又兩通晦翁書然前說且倚閣矣

與張季海書

久欲詣謁坐此塗潦政爾未遂缺然斯懷金谿西北幷臨川處率多旱田耕必三鏵秋乃可望常歲及今再耜挾矣今阻寒凍曾未舉趾農者凜然有無年之憂雷先啓蟄泉源已動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晩則及夏深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早徵動晩稔徵今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比年貨泉日縮民生日貧穀價雖廉往往乏食重以冬春仍雪積雨畦塗瀧敗無所施力困亦劇矣霖霪未止爲之奈何浦城小寇幸已成擒警條之事尤非今日所能堪也邑民以公事至廷者莫不稱頌賢德而游談之士往往以聽信百石爲疑雖其無根不足深據然形似則有以致之更惟加察

其二

久以道濘不遂往見既望常作一紙以致區區尋以

少霽欲留面剖又不果達今併往一觀新宰既不果來吾邑遂可以久被賢者之澤向來不作久計深爲足下不取古人於事無小大無久近其處之一也居一日亦當盡吾道學絕道喪所從來久矣放利而行者滔滔也比嘗與主簿論喻義喻利之說語次曾及之否弊邑之陋風俗未還於正所幸主簿意向甚美第未甚更歷耳外此不復有正人區區亦不能不爲左右深慮要當卓然以古人自期惆惻流俗如失心者而後能無所陷溺人患無朋友無聞見與其親不正之人聞不正之言則寧其無也若見不賢而內自

省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則皆吾師也

與張元鼎書

比方得向來論事之書張權因造簿正其宿弊此固當然比復使君書固是之矣若創征之事此甚不可足下之辯殆類冉求之辯伐顓臾金谿陶戶大抵皆農民於農隙時爲之事體與番易鎮中甚相懸絕今時農民率多窮困農業利薄其來久矣當其隙時藉他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又征其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初甚駭聞茲事繼而聞其說出於沈尉卽悟其爲此謀之人豈

能有補於調度若其傷邦君之政體不復可得而文飾矣沈生小子本無知識豈恤州郡豈愛邦君豈念小民獨爲挾私者所嗾耳所重可惜者遂使賢使君爲挾私之人所役而足下又代挾私者爲辯此人之術何其如此之高乃能挾一邪說以役二賢者又重可怪也今未知已如何施行正宜及其未深有以改之無爲此人所笑

與黃康年書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順是謂不敬雖然已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豈直推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舊習乘之當其思之覺之復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願益勉之

與胡無相書

惠書憂憫俗學傷悼邪見深中時病惟是推許過盛非所敢承劉定夫得數日之欵張誠子迫試期不及一見但得訊云回日見過定夫亦約早晚登山山間朋友近多讀尚書上古道義素明有倡斯和無感不

通只是家常茶飯今人旣惑於利祿又蔽於邪說見說此理翻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與朱益叔書

區區之學不能自已朋儕相課亦謂月異而歲不同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久有定論至今不易若其支葉條目疎漏舛錯往往有之必加删削乃可何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僞者此尤不可不知也開歲合并當究其說學絕道喪私說詖論充塞彌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勢然也然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至

言但詠歌伐木之篇緝熈其事終必有無閒然者矣

與路彥彬書

得函敎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顧何以當雖然似有未相曉者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右者豈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纓絕肘見不以爲病累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叅滋則茲當挾櫝推轂以相從於康莊也若金錢穀粟之惠遺非某之任也聚族之衆終歲之計未免於飢歲日索公堂米無毫髮補助亦以事有大

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世俗羨慕富貴者天淵不足諭也來詩似未免俗意尤非所望非高明亦不敢直言如此

與涂任伯書

來諭勤勤大槩謂來學者未必可語而有耗氣勞體之患此誠足下愛我之心也雖然足下顧未知自愛安能愛我哉比數得與足下接語此邦之士惑焉者甚衆進而效說者亦不少矣大抵皆是何足與言仁義之意然猶人廣坐其意蓋不皆如是也其意如是者必其不知自愛者也其意不如是者必其知自愛者也今足下之言乃與其不知自愛者若合符節此吾所以甚爲足下不取也素問之書乃秦漢以後醫家之書託之黃帝岐伯耳上古道純德備功利之說不興醫卜之說亦不如是比見足下好誦其言特素未講學不知其非耳某氣禀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雖少加衰於壯時然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也何時合幷以究斯義

與董元錫書

元錫舊常有向學之意而中自晝毋切念之無由奉

達今因此輒致區區幸少垂聽往訓中言小人者甚多不可一槩觀小人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淵者論語所謂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如尹士既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囿於私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乖戾奸憸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革面從化則刑戮之所不貸此兩者善惡雅俗汙潔之辯如雲泥矣元錫平時喜事好修何至爲出後之小人哉若出前之

小人則恐非元錫之所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而其質不至於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又不得陶冶於先聖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爲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此輩必不能如尹士自知之明也然俗人中氣質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平時所惜於元錫者爲其氣質偶不得其厚重者故不能自拔於市井之習又輒憑之以妄議人之長短所見日陋如來書所謂讐郤陋見也知巳之說亦陋然吾能化陋以爲廣大請借元錫知巳之說而言之元錫誠欲求知巳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但恐元錫怕逢知巳耳元

錫誠能不安其舊惟新是圖則本心可以立復舊習可以立熄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誰得而禦之

與倪濟甫書

聞不就程試决計參山甚爲之喜壽翁寄示中秋分韻尤用嘉歎天宇澄徹月華晶瑩頻年未有如此夕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是夕月午啓門相半東望茲山亦念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造次顛沛莫不當然涵泳存養計當日新山翁在此濟甫之來不當遲遲也

與黃彥文書

寵示盛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近時後生所及深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尤不可及然有如着德所進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眞訣在其中矣恨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說尚冀快誦屈子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之句以厲益壯之志當刮目以俟

與劉志甫書

趙仲聲還得書讀之渙然深用慰懌順伯與足下相繼入冊府亦前時所無求外想亦未容遽也誠者非自成巳而巳也所以成物也成巳仁也成物知也性

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交游間氣質不至扞格者當日有麗澤之益此其爲進德之驗甚著馮傳之氣稟恢然當今難得所當共愛惜之何來相聚失於懶散不曾與之啓其大端去歲嘗有一書勉之近得其書殊覺其邈然不相入深爲惋惜志甫尚能致力於此乎今錄向來書稾去若致力切磋庶有其端也近與春伯一書痛箴其陋習膏肓能索觀之爲佳道之行不行固天也命也至於講明則不可謂命也知言者亦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其所到哉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至其氣稟所蒙習尚所梏俗論邪說所蔽則非

加剖剝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矣

與邵叔誼書

敘以向來爲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敘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便須認爲己物一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所說猶是竊盜此舉遂爲强盜爲强盜而不讓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時頗覺左右好隨即爲數語述所聞每爭其實既得旬日浹之欵意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甚於初時此即病證之大者失今不治必爲痼疾豈更可言爲學哉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

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間友朋觀之皆駭而問曰何爲有此言因荅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機宜之言也其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屢言仁以爲己任又嘗申之曰誠仁以爲己任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況大爭其旨盡失其實邪向來造見對語移時初間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餒既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間已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不得獨相叩問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眞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某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幸復熟而究切之也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其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與江德功書

蒙示晦翁書敬領回書徑自此遣往矣副本錄在邵

叔誼處可索觀之曰自長長之言是古人辯論處非用工處言論不合於理乃理未明耳非誠意之罪也

與曾宅之書

十日朋舊書間至多問所惠書卒難尋檢其時復書亦無草藁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朋舊講貫不敢泛爲之說大抵有所據而後言若誠有是是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略記得曾有一卷粘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說此豈非吾友所示耶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

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胸中雜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遽解其惑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當有可言耳亦略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爲易曉毋恃其爲已曉則久久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飫以俟之不可强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解郤不記得有溺志之辭此後枉問得備錄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也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不通者蓋不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目力耗其精神而無所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究秋涼能一來乎先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夫就後日望訪當共讀之也

與周元忠書

積雨遐想風練飛雪之壯甚願與諸公繙經其間以俟玉芝之茂倘有意於此何以期爲霽日媚景晴雲絢文此吾命駕所也今日平分一春羲和會當少出幽險緩轡天衢照臨吾徒成此盛集

與詹子南書

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辯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辯析是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稱至石必謬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紛紛爲大小之辯也

其二

廖倅處送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發讀甚慰馳慕用力不懈無他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爲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未明則不容不疑思索之間辯之則疑有時而釋矣疑亦豈足願哉今既曰無疑矣乃以無疑爲疑何哉願速更之毋滋其惑二包至此久矣今皆歸其家約秋間復來顏子堅既已去髮胡服非吾人矣此人質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於此育王有一僧曰祖新姓趙字日新其爲僧非本志質甚穩實亦有復本冠之志曾識之否得來書亟作此託廖丈附便奉達不能多

其

與吳顯仲書

得書承比來頗用佳適進學不替爲慰來書見喻所
學仍見斂道說頗以藝能不如人爲憂此甚非也當
書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併子夏賢賢易色
一章於几案間朝夕觀省以改前過讀書作文之事
自可隨時隨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
足恥必以才力所不可强者爲憂爲恥乃是喜夸好
勝失其本心眞所謂不依本分也看顯仲氣質本自
質朴淳實何故如此但自依本分朴實頭作筒

求正於人有所疑
不去亦且隨見在有
何不可但頻頻看前兩章書便自不至顛倒也

與朱濟道書

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爲天地
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極安
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爲小者所奪以叛
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
時文之習何足以汨沒尊兄乎賢郎志向極可嘉向
來供課想甚富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書以涵養
此志幸甚

其二

向辱惠書諸兄諸姪傳玩贊歎不能去手比之今此
書辭反如二人甚愧前日簡忽不能悉意盡誠以相
推挽逐使尊兄不能勇去餘習尚此遲回然詩却甚
佳詩意書辭亦不相似詩只兩句便說盡了後兩句
却成剩語文理頗不相紹續今欲易後兩句乘易前
二字固不能出尊兄之意但稍次其文耳此理於人
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從斷却閑牽引俯仰周

旋只事天尊兄平日只被閑牽引所以不能自立今
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何必使他人
明指大者既見此理此理無非何緣未知今是此理
非可以私智揣度傅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滅
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者亦惑若不任私智
雖無才者亦明顏子之學本未甚明尊兄未須泥此
而求但自理會眞能見得此理後日徐徐取論語讀
之渙然氷釋矣某嘗令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
明事節易曉者優游諷詠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
但空言虛說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氷釋矣縱有

未解固當俟之不可強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眞實與私識揣度者天淵不足諭其遠也不在多言勉旃是望

其三

示敎日用工夫甚善尊兄氣質忠厚得於天者加人數等但向來累外處多得日剝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炯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由省力矣

與吳子嗣書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禮亦未可輕議也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略於近古則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其二

不以前所復書爲罪又下問之不肯苟狥流俗孜孜禮法以求依據吾子之志善矣然事有輕重本末當知所先後禮文殘闕其來久矣滕文公所問孟子所答皆其大端儀節之末去其鄙俗不經者可也來書謂定之僕手此尤未宜吾子在衰絰之中不得已次序以授執事者可也安可謂之定栢人者乃巫覡所爲不經甚矣吾家未嘗用也祝稱卜塟虞子與夫異辭觀二孤之過可以類見喪祭當論所主不可言同也儀中除此三節諸皆無害

其三

往歲蒙致書見問以喪禮如生年少能不狥流俗求古制又其文用字造語皆慕奇異不肯碌碌以爲窮鄉下邑乃有後生能如此亦不易得故生之書辭不合律度者雖多皆不暇責獨合所以問之要務誘掖之庶幾其進旣而聞生詭異其服爲巫覡事深用駭

怛亦頗悔初不知生而遽相對答有失言之罪茲奉書乃有悔過自訟之辭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爲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生誠能幡然自新何幸如之雖然生家相距百里而近乃有不亟於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則改過之言亦未敢深信然吾今猶云云若此者望於生厚矣生其謹思之

其四

文字之及條理粲然弗畔於道尤以爲慶第當勉致其實毋倚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

習所重在末豈惟喪本終將併其末而失之矣陳敎授舊亦曾略相從惟其無本故其學日謬書末所糾三條屬意精切但前所取數語亦皆非是學無端緒雖依放聖賢而為言要其旨歸實已悖戾龐雜膚淺何足為據若所謂致其譽聞不泯泯碌碌者尤不可不辯人有實德則知疾沒世而名不稱者非疾無名疾無德也令聞廣譽施於身者實德之發固如是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欲其德之常久而不已也彼未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為主宰方懵於知德則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

辯

其五

前書致其聞譽之說乃後世學者大病不能深知此病力改激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吾友更當深於此處觀省使舉動云為判然與曩者異轍則吾道有望矣復前書時亦欲相勉未須與陳敎授往復後偶忘之至今不滿近歸自象山諸事冗擾文字亦不曾將歸旦晚亦須便登山儻能一來諸當面盡

其六

錄示仙郡首篇策問大旨竊所未諭新君即位曾未期月而遽曰責成無效何課效之速如此哉以夫子之聖不過曰三年有成唐虞之朝雖三載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幽明羽山之殛蓋在九載之後伯禹作司空猶八年於外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古今難易縱有不同亦安有於半年之間而遽責其成效之理哉又古所謂責成者謂人君委任之道當專一不疑貳而後其臣得以展布四體以任君之事悉其心力盡其才智而無不以之愬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

不苛察其所為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之本旨也今泛課功效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愜當且古所謂賞罰者亦非為欲人趨事赴功而設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賞罰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躋斯世於大和者也此與後世功利之習燕越異鄉矣何時登山當究其說明日欲登雲臺瞰鬼谷究南山之所自來却扁舟浮梅潭泝醽口以歸度旬日而後可反山房也

其七

承已登山結廬深用嘉嘆近得周元忠書謂幹伯伯

珍諸人有意遣輿夫相迎且問期日吾荅以霽日麗景晴雲絢文即吾就道時也是日正春分明日即大開徹輿夫至今未來豈其俟后土之乾又窘陰雨故耶昨日光風頗還舊觀乃今祁雲漫天寒飈先雨又復凄然似秋矣遐想雲臺領袖諸峰儲英育秀以相料理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行止久速在天與人而已若此雨未止能冒之一來尤見嗜學

其八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豈況於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己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人之

有善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所當然也亦何嫌何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顧恐未能成己耳若私淑二字則出於孟子當深明其旨不當輕用於此此用字之疵不足以達理而能爲理之累五代史政須熟對來本極佳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須來此當爲書之

與傅季魯書

二十四日發溆廬晚宿資國二十五日觀半山瀑由新蹊抵方丈已亭午山木益颯聲益清白雲高屯疊嶂畢露疎雨遞灑清風滲然不知其爲夏也何時來此共之適欲國紀點對一事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與陳宰書

伐松之盜仰見嚴明不容逭戮比至山間具伏其罪祈免窮究論其初心乖戾殊甚至以雀角之詞須涸官府牽率縣僚喧動隣里重費賢大夫之神明此豈可貸然斯人素狃惡習久爲鄉里之害今茲適逢令尹之賢乃肯悔過效順幡然改圖亦有可喜來此自訴其悔艾遷改之意甚力儻其自此回心易慮以歸

於善諒於豈弟之懷亦必喜之前日亦以周處之事反復勉之矣斯人有公狀首伏未敢自前併用封納

其二

無似之蹤屏處是適諸公過聽錄其姓名遽叨乘障之命進退惟谷荆門在重湖之北有道院之號事力優衍異時造物所以處貴游者尤非枯槁之所宜得然蒙泉之與飛雪金蓮之與玉芝未知孰愈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紬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儻得久於是山以既厥事是所願

辛彌縫其闕而終惠撫之則惟賢大夫是望

與李宰

教以學記所施足認不鄙然此文之作豈爲陳君設此之墓銘不有間乎貴溪安仁金谿三邑最爲比隣十餘年間不聞有賢令尹吏胥猖獗姦民以囂訟射利者與吏相表裏公爲交關肆行無忌柔良不得安迹陳宰所爲固多未滿人意至其使此輩縮首屏迹柔良陰受其惠則亦其所長也三邑十餘年間誠未見有此視前政則優視比縣則優似未爲過許嘗蒙渠見訪一聞大義誠有愧恧自失之實使此心不泯

滅復過箴藥亦安知其不能幡然也在門下尤宜略於鐖其罪而詳於求其長恃高明與契愛之厚不敢有隱諒不督過也

其二

來教謂容心立異不若平心任理其說固美矣然容心二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心哉之言平心二字亦不經見其原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其說雖託之孔子實非夫子之言也彼固自謂寓言十九其書道夫子言行者往往以教其斬侮之意不然則倚尊其師不然則因以達其說皆非事實後人據之者陋矣又韓昌黎與李翊論文書有曰平心而察之自韓文盛行後學士大夫言語文章間用平心字寖多究極其理二說皆非至言吾何容心之說即無心之說也故無心二字亦不經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爲之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爲吾無心此即邪說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失亦未

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狃於譎詐奸宄梏於末節細
行流於高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
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不行則其
爲病一也周道之衰文貌日勝良心正理日就蕪沒
其爲吾道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
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拒絕者其爲力勞於
斥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楊墨而不
在儀衍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
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
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

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學言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
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意自誠意誠則心自正必
然之勢非強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
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當是時天下之言者不歸
楊則歸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自孟子出後天下
方指楊墨爲異端然孟子既沒其道不傳天下之尊
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實也指楊墨爲異端者
亦指其名耳不知其實也往往口闢楊墨而身爲其
道者衆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沒此道不明今天
下士皆溺於科舉之習觀其言往往稱道詩書論孟
歸其實特借以爲科舉之文耳誰實爲眞知其道者
口誦孔孟之言身蹈楊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其下
則往往爲楊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沒此道不傳
斯言不可忽也諸人交口稱道門下之賢不覺吐露
至此病方起不暇櫽括其辭亦惟通人有以亮之儻
有未相孚信處當遲後便

與趙景昭書

新除極爲贊喜邦之司直非兄其誰歸刑官古人所
重皐陶尸陳謨論道之任而舜命作士今司直之名

猶在大理又適爲賢者進用之階殊令人增慕古之
懷今日法制有未容人遽實其名耳然珠藏淵媚兄
其必有以處之矣

與王順伯書

某伺秋之滿初欲復丐之適一二士友郵致諸公之
意來促此文謂欲因是圖所以相處自度屏棄之人
豈宜上累當塗遂絕此念且甘貧倭以逃罪戾不謂
竟蒙荊門之除官閑境勝事力自贍無匱乏之憂又
假以遲次使得既泉石之事究問學之樂爲幸多矣
非出推轂之素餘論之助何以逮茲敢不知自敘以

能也田收羨鑄之詳可謂恩威並立調度有方健羨
健羨然在尊兄分上直餘事耳旦暮賜環入儀禁被
雍容密勿以究忠嘉使至理昭明陰氛澄廓群疑消
釋衆善敷榮在位在職莫不恊力同心以終大義此
豈非長者之任而君子之所欲乎來教謂若要稍展
所學爲國爲民日見難如一日此固已然之成勢然
所以致此者亦人爲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乎孟
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勵與朋友
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大禹所謂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夫子所謂爲君難爲臣不

易者皆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非懼其難而不爲與
知其難而謂其必不可爲也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
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爲春
秋戰國何如時也而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
東周乎又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飢者易爲食渴者
易爲飲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曰王
猶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
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
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
固有天命而難易之論非所以施於此也曩者尸位
之人固爲朝廷之大祟群小之根柢而往年天去之
今年天殺之則天之所以愛吾君而相欺人者爲力
宏矣有官君子豈可不永肩一心相與勵翼以助佐
吾君仰承天意乎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
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槩至於
此心此德則不容有不同耳沮溺接輿豈是庸人凡
士然所以異乎聖人者未免自私耳來教謂既非以
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爲之不敢必朝廷
之從與事功之成此眞長者之本心也誠能廓而充

之推而廣之則高明廣大誰得而禦由前之説將自
昭白有不待區區之言者矣

其二

使節在淮聞時嘗復書薦區區幾有萬一之助後包
敝道自浙歸乃知其時方得啓觀蒙復書謂爲至論
今三復來貺與所傳聞議論乃知實未蒙省察疇昔
相與非徒親戚理有未安義不容嘿尊兄清修寡欲
與物不競與人處似不能言者人莫不愛之獨有志
之士往往有不快於尊兄向來永嘉諸人甚敬尊兄
政績而又議其嚴酷無儒者氣象此固是謬論某嘗

深排之矣是不足道又其問却有疑尊兄所爲不免流俗或謂是鄉原之類尊兄以抗志古人爲非有何以是嘐嘐之意此一論則近是向來伯兄因與尊兄論及監司之職見尊兄說不應求事但當因其至前而處之退甚不說以爲如此作監司民亦何賴某亦嘗稍辯之然衆咸謂未免俗元晦又謂尊兄壞人已成之功以奉執政此乃復書未及與辯以某觀之尊兄天資極有過人處而大志不立未免同乎汙世合乎流俗獨其質剛而内明故有從善服義之長向來家庭議論與尊兄初至西百官宅時窮冬踰月之集

火爐中劇談皆始疑而終釋始辯而終息始之所甚不可而終乃有切當之稱此必有以當尊兄之心而以爲切事合理故疑釋辯息而釋之尊兄必非苟從而見諛者自爲奏邸居雖相邇而尊兄之情已寖異於前日蓋相聚劇談時少切磋往復研覈之工不繼尊兄之心復歸于亳矣況今相疎如是之久固宜不相亮之甚日與游處議論者豈能啓尊兄之意其庸陋無知牽引尊兄相與淪胥則有之矣如謂輟育英才之真樂親朱墨之塵冗想非所好此是話作兩截好與不好此在某之心不可誣也尊兄政如老氏所譏夫子所謂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又引陳君舉之在福唐晦翁之在浙東以相警至謂親家尤更誠實不以小人待人尊兄昧於知人一至於此哉某平日誠不以小人待人但非如尊兄所謂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無有不善吾未嘗不以其本心望之乃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齊王可以保民之義即非以爲其人所爲已往者皆君子也至其見人之肺肝能曲盡其情則自謂有一日之長向來火爐中與尊兄論人物所以得切當之稱者皆以此别後三生作國王來總忘之也憑傳之至今未相符合然所以

相敬服者多在論人物處蓋其人與傳之甚稔而與某甚生或不相識而但見其言論事節便能知其心曲傳之以此相敬近福建一士人在此因言其鄉人事行某屢折之其人始力辯之而終屈服今其人於吾道雖未甚有得而決其相從之意者實在此也此人亦晦翁處學者某平時所望於尊兄者甚厚苦以此相扞格則是無復可言矣義不應只如此姑以此爲請教之端未即合併更惟節抑以遂揚名之孝

與尤延之書

違遠三席出入五年其爲傾依何可云喻退然耆儒

久滯朝著當人之難晉掌奉常處事之變獨裁大典緬懷疇昔秪增慨嘆越自　壽皇種椿重華聖上攢圖丹極而西掖北門高文丈冊允屬椽筆山林之人矯首盛事欲贊一辭何可得哉講讀論思固已甚晚有識之士咸謂未足以究盛蘊日遲柄用拔茅連茹使野無遺賢爲吾君立太平之基而瑣瑣者自以薰猶之不同輙肆媒孽使人重爲駭嘆玆焉偃藩近甸公道其復信乎某曩者之歸得山房於龍虎山之上游泉石之勝雲山之奇平生所鮮見其略亦屢見於朋舊書中尚欲稍記其詳亦以探討未遍猶未及也

荆門之除良出望表豈推轂之賜有以致之耶幸尚遲次猶可畢草堂之役耳第私門禍故重仍五年之間尊幼之喪多於年數妻家亦復多事妻母甫及大祥昨日又聞妻弟之訃乃鄉年至郡下相見乞銘者薾然之軀殆無以堪長姪煥之徑往求見將過浙東迎先兄教授家嫂與姪女歸成吳正字婚禮諸事當能面禀

與豐宅之書

比年山居頗有泉石之趣朋來之樂每恨不得與吾宅之共此承需鄙文乏筆吏不能多錄謾往數篇亦足以知山野況未遊仙巖題壁之末二姪其一名櫕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賦質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眞無間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絕出等夷琴尤高平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一十有六春末無疾一夕談咲間奄然長逝極爲痛心亦恐欲知使人到山間又值持之疾作老夫亦苦頭痛登山未久友朋踵至應酬殊役役作復莫究所懷

與趙然道書

某驚蟄前乘晴登山壽復積雨二十四日少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

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覩瀑爲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巳汨於利欲蔽於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反雖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爲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恥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其二

玆閱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況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傳學審問謹思明辯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亹亹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已乎秋凉過我當究是言時事第可永嘆良難言也王參恐未至如傳者之言回書不見情實此其常態其所

以不如古人者蓋在於此然道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

其三

昔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之剛强深懼其汩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當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覦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德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荅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卽無

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眞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況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横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爲

有志之士也求眞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爲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肯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淸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荅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强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

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嚚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譊譊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惆悵後學詳爲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滋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爲蛇畫足重爲贅疣乎

其四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盖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誠能無毫髮己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替則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鑠則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意適旅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與趙詠道書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

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今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爲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其二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

謹思明辯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

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其三

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嘆怛焉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疑滯深用慰喜胡爲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奈何况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卽理也秋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爲道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究此等眞正畫春氷耳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于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疑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

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爲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傅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爲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後可也

其四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

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叙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爲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與陳正己書

開歲得報書切承體中尚未脫然比日不審調護如何亦已平復否足下不獨體病亦有心病足下之體病亦心病有以重之足下近日謂所學與曩者異直去遂入薊耳向在都下見足下行步瞻視若忘若遺夜臥多寐語肢體屈伸不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騖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蟛蜞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荊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向言排遣排遣亦安能有濟足下固大丈夫今責足下以大丈夫事足下之過非一節一事之小過乃平日害心之大過天地之閉日月之蝕其他尚復何言足下性本孝弟惟病此過故遷徙展轉所存無復直純此董生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者也能頓棄勇改

無復回翔戀戀於故意舊習則本心之善乃始著明營營馳騖之私憂思抑鬱之意當冰釋霧晴矣宜進參苓等藥補助氣血俟體力強健乃博觀前言往行詳考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苟不懈怠自當循循以進不至左見背馳矣某後日即東上輒布此少見切磋之誠養心成事之效是所望於足下

其二

近聞與淳叟同爲疎山之行想甚得意二公前日頗有不相能之病比來道同志合相與羽翼光初隙末昔賢猶或蹈之今二公亦加於人一等矣雖儒者好

闢釋氏絕不與交談亦未爲全是假令其說邪妄亦必能洞照底蘊知其所蔽然後可得而絕之今於其說慢不知其涯涘而徒以名斥之固未爲儒者之害第不知其與棲棲乞憐於其門者其優劣又如何耶雖然誠使能大進其道出得陰界猶爲常人之私利不細政恐陰界亦未易出耳如淳叟正已輩恐時僧牢籠誘掖來作渠法門外護耳若著實理會雖深亦未必不知其非所敢望於公等也與正已相處之久不敢不進言

與張誠子書

泰之出所惠字知書劒已東躋躙仙巖之下而不得進亦爲子不滿傳聞鑠院如許之亟殆未必然第從容以進當無不及也友朋自仙鄉來者斷斷不可光祿勳何耶吾嘗謂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夫子有栖栖倀倀之疑而鄉原無所往而不爲原人楊朱墨翟之言至盈天下誠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亦何必鄉人皆稱原人也然誠子氣質之偏云爲之過多在於迫切斜急以此爲學安能壞積私之植以底蕩蕩平平之地俑念潛爲厲階雖加鞭勉益傷宇宙之和矣

與張輔之書

此理塞宇宙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曾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哉此理豈容有知哉吾書此非敢以贈輔之亦聊以自警耳

與饒壽翁書

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不知耳知之斯正矣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心誠得其正斯知之矣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

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比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嘆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鞭無遲回以自取湮沒

其二

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強精力贍敏淫朋醜徒狎比成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光筋力越勁步趨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君子聞正言見正事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中神褫氣奪情有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

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自明自達有所抑壓有所蒙蔽有所滯礙至於顛躓而不能自起昏弱而不能自奮沉溺而不能自拔困儽而不能自持疑惑而不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也此心之精明湮沒沉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憐哉

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無須臾或離其位也此吾新得試叅之

其三

壽翁日對雲山坐擁書史造物者時鋪張瓊瑤以照映宜其胸襟明快氣宇軒豁翰墨餘事嶽聳川增中

昨於兒姪處竊覽詩什簡尺鄙習塵言時刺人眼殊未厭所望豈離群索居綱弛棟撓市井群兒之態復得爲祟於吾象山之顛耶幸深省痛鞭毋貽雲臺羞也

其四

德固壽翁二友居山想至可樂也壽翁氣質自佳而比來學力未知其進此理未能昭徹外累圍繞殊無摧鋒陷陳之功而有蓄縮巽懦之態昏昏默默爲苟免之計此亦安敢自免哉但其智不明不能自勉耳德固頗聞是非明白幸爲我斷之

其五

得信承居山安適甚慰近詩尤佳真有陶韋氣韻可見所學之進來書著察磨礪四字不可連用若云磨礪不敢懈日有著察之驗則可蓋著察二字是效驗察字尚有兩用如省察加察熟察則是我致察於事理人物若事母孝故事地察舜察於人倫易言察於民之故史言其境闕之政盡察此皆是言其智識之明察物無能逃者非是言我致察於彼也孟子之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此乃著察字出處其義尤分明若同著字使則其爲效驗明甚此用字之疵

也德固不別紙本末先後之序切不可使倒置也

其六

閣人之多盖知人材之難蕃姪平日一家頼之事無巨細皆經其心手而閒雅沉靜琴書之致深造自得比一二月間所整葺事務至多間繙選粹晋書皆盡帙無遺材力優贍誠難其輩詩文下筆皆非泛泛所到而其涵泳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見於事上使下處事御物可謂有證矣而甚不自足若射之有志不中不止凡此皆其有以自處非或使之然也此其爲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耶痛哉冤乎鄉黨隣里

莫不傷怛況吾壽翁乎今已爲立嗣子名曰紹孫乃百九姪第五子也見擇葬地未有葬期恐欲知之耳

其七

近見與持之書及詩文其間粗存大旨雖不及詳看要亦不必詳看詩似有一篇稍佳餘無足采大抵文理未通散文字句害礙極多吾少時學文未嘗如此此等可以立曉比見後生作文多有此患竊所未喻居山必須有暇讀書何爲未能曉此其文既如此則安能知古人文字工拙鄉來見此等皆歸之大體不振精神昏弱故觀書下筆皆不得力此數書又粗存

大旨或恐所謂粗存者但習聞之熟姑存故事非胸襟流出之辭決矣

與倪九成書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皆已汩沒追念向時從游之意無復髣髴矣遂獻愚衷或冀自此幡然爲益不細來書乃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之疑此乃俗見膠固俗習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舍自以曲折之意爲曲折之說亦其勢然也譬如小兒懶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知病源即此是也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之可惡能理沒人靈蒙蔽正理思之既明幡然而改奮然而興如出陷穽如決網羅如去荆棘而舞蹈乎康莊翺翔乎青冥豈不快哉豈不偉哉尚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成肘後良劑乃在九成囊中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尚何事觀我朶頤云哉

與張季悅書

盛僕凌雲致書發緘快讀辭旨煥然深見進學之驗何慰如之比來三日乃濟登滋雨意未息而登車輙霽獨巠至而值雨至此踰四日矣白雲繾綣日相周旋猶未即安雲臺僅一再見南山亦時至於玉田中

縹渺呈露數峰風練諸瀑淙淙自振猶未及一顧之也應朱二公書未及即治更三四日可遣盛僕來取盛親賢德如此此所樂爲二公言者傳來之文誠如雅諭宜不逃所見觀其首尾皆竊用山翁平日言辭獨其旨趣乖違繆陋覽之深有假寇兵資盜糧之愧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姦言天下無小人異類則已誠未能絕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假也惟此道之明害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熄絕矣城狐社鼠託夜以神其奸使遇正人自無所施惑之者必其心之素邪所謂物各從其類也雖然彼其心之

本然豈其然哉惟其陷溺而不能以自還故至於此要當開其改過之門懇惻而開導之凡陷溺之未深而自以其聲氣相求應者尤當懇惻而開導之發明剖析使是非邪正判無所疑則小人異類妖狐孽鼠無所逃其形而陷溺之未深者安知不憣然回心而鄉道哉昔大禹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以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政欲究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礙小人異類無所竄其姦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則彼亦安得

而不愧絶乎季悅所到其於大槩可謂明矣政當益盡精微使蒙蔽者有所賴是所望也

其二

承論新工但覺徤羨第流俗凡鄙之習謬妄之說正可哀憐傷悼當有開導扶掖摧陷廓清之功乃爲進學之驗若視之如讐方敵國苟以不爲所搖爲吾效驗恐未可也

與劉伯協書

區區之志素願扶持此理竊謂理勢二字當辯賓主天下何嘗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爲之主勢爲之賓天下如此則爲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爲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爲有道之家人如此則爲有道之人反是則爲無道當無道時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小人志得意滿君子阨窮禍患甚者在囹圄伏刀鋸投荒裔當此之時則務專爲主羣小熾然但論勢不論理故平昔深惡論勢之人今門下誠肯相與扶持此理洗濯流俗之習以理處心以理論事何幸如之敬虛心以俟教

其三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絶

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間之語正爲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某素欲著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爲弊益甚至有郡守貪黷庸繆爲厲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輒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辯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群小肩勢以

從事亦何嘗不假借道理以爲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儻不以斯言爲罪敢傾倒以畢其說

某之說正吾人大趣向大旨歸所當先辯者此之不辯而規規然以聲音笑貌爲道眞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孟子所謂不知務不知類

與黃循中書

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爲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决去就耳人

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嘆哉穹壤閒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虫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其二

江德功質本庸闇加以所學之謬豈復有可論者所惜吾友爲其所引辯於其不足辯耳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及謹其獨是用工處次章惟致中和是用工處他辭皆明理之言推此可類見與晦翁往復書錄往伯珍舜輔會次幸示之

與郭邦逸書

專介奉書細視緘題如揖盛德亟發讀之慰沆良劇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嘆鑿鑿精實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義以爲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爲榮背義爲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

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辯則此義爲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則善矣垂示晦翁問答良所未喩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謂之自棄聖人於此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如顏子猶未至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有時而違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遠

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稟益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辯也語曰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所不違所無息者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子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不知指何

爲聖賢地位又如何爲留意此等語皆是胸襟不明故撰得如此意見非唯自惑亦且惑人蓋介至此偶有姪婦之喪又賤體中暑連日不得占復山間朋友雲集亦不可久孤其望勢當一往又縣宰絲滿與之爲別諸事紛擾亟取紙作復遽甚不能倫理近有復元晦書錄往一觀及有史評一首又有書二本宜章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紀也

與郭邦瑞書

前此辱令弟邦逸遣人臨存復書中託拜意近亦嘗得家問否今爲況如何新天子登極海內屬目而風雲之地陛黜殊乖物望非細故也山林之人但以草野與議言之耳未知修身之內其議論又何如也良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其心不乖其性誰非正人縱有乖戾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是自昧其心自誤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矣有能明目張膽而糾正之者乎有能惻怛豈弟以感悟之者乎區區周婁之心猶不能無望於左右別後還除未足爲門下言也姪孫濬處太學家書戒令求見此子近亦少進于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

與李信仲書

兩道府中書皆不及拜丈丈書但託邵機宜趙通判道意至今歉然前者蒙文丈教以病中所得聽之灑然今茲書中不及寓區區之意有一說煩吾友侍下達之大抵爲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非疇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眞吾所固有非由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爲固有也千萬以此紙稟之所與邵機宜書本末備矣幸復熟之

與潘文叔書

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朋間所共推重與一輩依憑假託以濟其驕矜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恐懼憂驚毋毋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虞書所謂儆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謂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亦不可同年而語也蓋所謂儆戒抑畏戒謹恐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君彫零窮蹙弗協于極名雖爲善未得其正未離其私耳不志于學雖高才美質博物洽聞終亦累於其私況下才乎尹師魯氣質固自不凡其所

植立可謂表表然如文叔所舉范韓資政書辭蓋不免乎其私者也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文叔第未得游聖人之門耳今日風俗已積壞人才已積衰公諸民力皆已積耗惟新之政亦良難哉某方此治登山倥偬占復莫究所懷何時合并以遂傾倒

與朱子淵書

五月間拜誨劄之辱備承入夏動息尤用慰沃敎以調度詳細兒以上尊兼秉仰佩眷勤感戢之至某浮食周行侵尋五六載不能爲有無日負愧惕疇昔所聞頗有本末向來面對粗陳大略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耳往年之冬去對班遐數日忽有匠丞之除遂爲東省所逐患失之人素事疑畏而又屬有憸狡設辭以㴱之故月脉出此亦可憐已然吾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是區區者安能使予不遇哉寬恩畀祠歸伏田畝日得與家庭尊幼鄉里俊彥繙古書講古道舞雩詠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婺之憂蓋所不能忘也何時合并以請敎臨楮不勝馳情

其二

稍不訊記曹日益馳鄉廬陵積弊之餘仍以旱歉調度有方無異豐歲惟竊徯羨其屬方登山同志亦稍稍合集茲山之勝前書嘗槩言之此來益發其秘殆生平所未見終焉之計於是決矣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嘗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間又有僧瑩者爲寺其陽號曰應天乃今吾人居之毋惡山名出於異敎思所以易之而未得從容數日得茲山之要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所爲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要處草創一堂顧此山形宛然鉅象因名

象山輒自號象山居士山面東南疊嶂駢羅近者數
十里遠者數百里縹緲磊落爭奇競秀飛舞於簷間
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不可窮極上憩層巔東望
靈山龜峰特起如画玉山之水盖四百里而出於龜
峰之下略貴溪以經玆山之左西望藐姑石鼓琵琶
群峯嶒崪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縈紆泓
澄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龍虎仙巖臺山僅如培
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
卑下爽曠非甚清徹目不能辯常沒於蒼茫煙靄中
矣下沿清流石澗曲折分合萬狀懸注數里蒼林陰

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造
物之遺予多矣執事方書外庸竚觀大用以究厥志
異時厭飫緑野倘有意從吾游乎世昌山陽之行餞
君禮之甚厚僕夫探囊以竄搏手來歸甚哉其窮也
此公趨尚甚奇天其或者竟以是成之耶今已息肩
共耕學於此矣因其遣還借兵草草寓此問訊

其三

去冬遠辱記存尋已具復駃哉青陽行既厭事矯首
南山豈勝馳遡區區之迹無異前日夫臘以漱廬迫
隘不得已增葺數椽然其事盡付之猶子了不相關
所困者獨書問賓客亦無暇日耳用是欲嗣致尺紙
因循迨今一春積雨近清明始得至山房古松千章
環布錯立白雲往來其間遮爲隱見彌旬未解頗盡
奇變前峰蘊秀深藏時於白銀世界中微見一二乃
知退之所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宇浮修眉
濃緑畫新就盖得於親自非臆想也數日始見根底
朝陽麗景明君圖画幕燒聯光爛若綺繡楮氏更端
停毫注目天君已復縹緲於薄雲疎雨間矣相望數
千里憑彭澤諸君發舒及此庶幾無異於令堂同席
也

與薛象先書

閑邸報得誠心公道之章深切降嘆然愛莫助之奈
何近得舊同官書唯劉志甫差强人意鄭溥之似不
及前然亦難得矣馮傳之氣質恢傑吾甚愛之恨向
來相聚日淺不能發其大端若只如此恐終不甚濟
事也每悵惜之足下尚能有方略及此乎某居山雖
未久亦頗得英才臨川南城氣象蔚然其與善爲刀
劒者亦須好鐵吾雖屏居未必不爲足下出山爐也
祠禄之滿儻復畀之似亦未爲空餐也舊與馮傳之
一書謾録往比見太學夏季私試策題異哉學之不

明人心之失其正一至於是山房朋友多有擬答策二篇者就中二三人之文最勝令小兒錄往試覽之如何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亦曰我知言人之言論豈可不察豈惟觀人善觀國者亦必於此法之矣荊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篤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尚同一說最爲淺陋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豈當論同異況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爲異端不知孔子時固未見佛老雖有老子其說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

孟子皆見之獨未見排其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異字與同字爲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節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異端矣熙寧排荊公者固多尚同之說裕陵固嘗以詰荊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同之說裕陵乃不直排者然則荊公之說行豈獨荊公之罪哉近見臺評復尾尚同之說以胡君之淳愨無他議論猶如此他尚何望

與羅春伯書

適聞晉貳奉常鄉子柄用深爲吾道慶大畜之去四方屬目惟新之政竊未有所聞鄉來相聚不爲不久不能有以相發每用自愧屬閱來示尤爲惕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來書言宋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

家人耳妄分儔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近見臺端逐林之辭亦重歎其陋羣兒聚戲雜以猥狡尚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與鄭溥之書

趙仲聲歸奉書慰浣之劇竊知晉丞大府此亦未足以處賢者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屏居者未之聞耳往年山間粗成次第便有四山之遊相繼有事役殘歲遂不得一登比來朋友復相會集後月朔除一小場報服即登山爲久駐之計去冬與邵機宜一書煩

究為學本末今往一觀游仙巖題新興寺壁數語顧足以見居山之適臘月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彙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向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之神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壅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彝倫之叙數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己之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此

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舍者文藻特溝之餘事比來議論節操凜凜近古願加不息之誠日致充長之功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吾人之學安得而不自致哉某向嘗妄論賢者封事不逮奏篇蓋愚意以為但當因天變疏陳缺失以助主上修省之實不必曲推事驗如後世言災異者嘗見元祐三年呂益柔廷對有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其言雖未精盡大槩可謂得矣如乍警乍縱不能純一之言可謂切當至以雲將族而復散雨將下而復止為天意象類而然則愚以為不必如此言也又如證以仁祖露立事亦恐於本指未相應更願精思之格君心之非引之於當道安得不用其極此責難所以為恭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所以為不敬其君也思慮審精毋及一事既舉綱

領又詳其條目使立可施行此溝之所長也然其本末偏重實未一貫故言根原處雖若精純終篇讀之却覺渾亂無統臨運卒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必綱舉領挈然後能及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願著鞭焉

與馮傳之書

春末在郡城閱邸報竊知已遂改秩自此進用吾道之幸敢不賛喜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義耳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為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說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謂不可為

外面擾動是矣君聘聘然顧流俗之議論則安在其爲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爲私均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爲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爲大天降衷于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此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爲大丈夫得之氣質怓乎似道顧恐不志其大而臨深爲高加少爲多耳願益勉旃無苟自畫則吾道幸甚

與朱元晦書

朝廷以旱暵之故復屈長者以使節儻肯俯就江西之民一何幸也冬初許氏子來始得五月八日書且聞令小娘竟不起諒惟傷悼前月末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某不肖禍釁之深仲兄子儀中夏一疾不起前月末甫得襄事七月末喪一幼孫三歲乃擬爲先教授兄後者此又喪一姪孫女姪婿張輔之抱病累月亦以先兄襄事之後長往痛哉禍故重仍未有甚於此者觸緒悲摧殆所不堪某舊有血疾二三年寖劇近又轉而成痔良以爲苦數日方少瘳矣儻子淵前月到此間聞其舉動言論類多狂肆渠自云聞某之歸此病頓瘳比至此亦不甚得切磋之渠自謂刊落益至友朋視之亦謂其然其長子自一二年來鄉人皆稱其敦篤循理過於子淵子淵亦甚擊其子比日不知何疾一夕奄然而逝劉定夫氣禀屈強姿雖朋僻鮮比比來退然方知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辯白勢力不相當强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

其二

外臺之除豈所以處耆德殆新政起賢之兆耳當今輔石平時亦有物望不應徒呼唱於內庭外衙而已豈抑自此有意推賢耶金陵虎踞江上中原在目朝廷不忘春秋之義固當自此發跡今得大賢暫將使古則軺車何啻九鼎中外倚重當增高衡霍斯人瞻仰爲之一新矣竊料辭免之章必未俞允願尊兄勉致醫藥術慰輿情縱筋力未强但力疾將護則精神折衝者亦不細矣若乃江東吏民善良有養奸惡知畏而行縣之餘或能檢校山房一顧泉石此尤區區

之私願也王順伯在淮間宣力甚勤然不能無莫助之患倘得長者一照映之爲益又不細矣

與包詳道書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爲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唇吻閑圖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事唇吻閑圖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相習而成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不已其失心愈甚省後看來真登龍斷之賤丈夫實可慚恥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

外鑠不俟他求能敬保謹養學問思辯而篤行之誰得而禦

與包敏道書

爲學無他謬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已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此乃至理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來書所述未能臻此平時氣質復浮溢於紙筆間矣幸益勉之至望二賢兄比來皆非復吳下阿蒙矣

其二

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其勢不兩立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勉旃毋多談潜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掩也不可誣也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不殊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蠹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若諸公所可喜者皆是專於向道與溺私欲不同耳固是各有病痛須索商量但比之足下則相懸耳如幾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使然也吾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豈肯作此等語也

不及答諸公書幸以此示之

與嚴泰伯書

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煨燼之餘何敢以戲論參之古人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庸敢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願是望

其二

宋無悔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答君玉書極佳足見新功彥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數得往還此公明日可喜未易得也宋秀才志向可喜而氣習中多病今

蹠小愈要未必能一成平復鍼藥蓋已備嘗亦在其自曉了耳若善自思者亦有何難但恐繆習深重毋每反用以滋其繆耳眞不狥名慕外好誇求勝道曾不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又何必大聲色也但人不知非則不能安乎此耳今歲科舉相從者既多恐難離城某初有入城之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不欲久曠遂止其行未得相見千萬爲此道勉旃

其三

道理無奇特乃人心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

但俗習繆見不能痛省勇改則爲隔礙耳古人所謂一慚之不忍恐終身慚乎此乃實事非戲論也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純是道義

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胸臆天降之衷在我久矣特達自立誰得而禦勉自奮拔不必他求來早得暇見過以觀新功

與傅子淵書

比來居山良有日新之證惜不得與子淵共之以朋友講習而說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可以泛觀料想而解當有事實吾人不幸生於後世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被聖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爲幸豈不小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倒

與羅章夫書

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眞知非則無不能去眞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

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與廖幼卿書

適聞傅仲昭語及懋卿坐間假寐仲昭以爲此必未能自拔此殆不然仲昭未知此理非但仲昭未知此理料幼卿亦未知此理人未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道背馳一旦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蹊徑爲之杜絕若勇於惟新固當精神筋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難得但得不安其舊雖未有日新亦勝頑然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懋卿雖未有日新之功苦其困睡則是已知舊見舊習之非不復就其上主張

運用故如此耳此不爲深害但少俟之徐觀其幡然則大善矣朋友間不深知此理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爲害矣

與傅齊賢書

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尚何窠穴之私哉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爲而淼然哉蔽不眞徹則區區之意殆虚設也幸勉旃毋久自屈

與胥必先書

劉德固須尚留山間前此未得與渠同讀書但說得

比卦稍詳書亦改不必遽爾多讀讀書最以精熟爲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比卦爲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毋爲德固解說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使未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爲重輕此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爲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爲蛆蟲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牆哉

其二

得書甚有奮拔之意良以爲慶然譬諸田疇荒穢之久雖粗加墾闢若畬耨不繼則茅立塞之矣用工深切至到則通暢茂悅當又與今不侔願勉旃毋忽何以聚糧爲肯來是幸

其三

蒲稍綠耳尚可想見駑駘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誠可厭也馬之精神骨幹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今爲人而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

與薛公辯書

所錄諸書已逐一點對未後復趙然道書甚多脫誤可子細將所錄本添改庶可讀也書字書甚無法度如傅字須向上着一點不着點便成傳字古刻傅字專中不着厶字但以不着點與傳字爲別所錄書其前尚稍可看向後數篇甚刺人眼結字既不端正畫之長短皆顚倒失宜向來蓋嘗說及此等處何爲都不省記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讀之甚不滿人意用助字不當律令尤爲缺典老夫平時最檢點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入規矩如吾兒持之甚懶讀書絕不

曾作文然觀其不得已書尺與爲場屋之文其功之未嘗有病造語亦勁健不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平日語故能然且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吾門者即此便可自省安詳沉靜心神自應日靈輕浮馳騖則自難省覺心靈則事事有長進不自省覺即所爲動皆乖繆適足以貽羞取誚而已

與張德清書

積年聞季悅元忠諸友稱道盛德比歲屢得款集益有以信諸賢之言又聞非久有退居自養之舉尤切歎仰近者忽又聞有不肖道士以淫侈不軌之事誘

引小子健訟以相詆毀深用不平然在左右正宜高舉以遂初志何必與此輩較勝負於流俗之中哉流俗之所謂勝者豈足爲勝流俗之所謂負者豈足爲負左右平時與諸賢交游當問道之勝負不當問流俗之勝負又聞季悅言德清其初浩然有引退之文且欲别求賢者以嗣其事而盛族乃有茅不可試火之語此可謂不勝俗陋鄙猥之言切不宜以此等語虧損盛德更願深思追還素志他日同來象山頂頭共談大道此乃眞天師非俗天師也

與高應朝書

前月併收兩書備知近况慰浣良劇山房比年况味想盡得之帥漕書中矣春尾以猶子之計出山房至今未得復登此乃梭山之子文行皆高家庭所賴年未及壯無疾而逝所以傷之者又不止骨肉之情也聚族既廣患故如此類多今日方除一姪女之服所幸諸兄皆能安之以命不至過傷也此理日明鄉里友朋寖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之未嘗不與懷應之一跌不復中閒見其祭吕郎中文迷繆之甚急於舊書閒中尋得其向時書數紙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擬相聚時發此以啓之後在臨安廨舍中相會見

其事役匆匆神志不定不欲出示却語及之渠力索觀略出示之渠欲持去吾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親自與汝剖決亦長物耳觀其容貌言論與曩者判然如二人使人不忍視之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閱應朝二書荳齋記亦甚念足下有茅塞之患帥漕處皆有吾文一編此乃韓將領親張氏朱氏所録聞亦有一編在韓將領處想必從韓處見之矣弟帥漕處本却經山間友朋點對無錯誤可從帥處借本點對却精觀熟考當有所發也

與姪孫濬書

家問遍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謂士論翕然宗之所謂嵩公樂善人無間言斯世何幸乃有斯人耶此人么麼奸宄諂事權貴陰爲譏慝謀辭善類自吾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爲少司成又進而爲大貟乘之醜海内羞之今賢關之論乃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爲士而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沈鷙二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關雎亦鷙非惡辭也向來家書中亦時有此等旨趣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多已令汝尊後便逐一告汝塲屋得失有命

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是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文不難辦安得不勤厥尊之慮也新政雖未甚滿人意且得輔道儲君者得人甚有方略誠如是國本立矣實宗社無疆之休何幸如之人心至靈惟受蔽者失其靈耳群兒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樵收而與爲禮見市井不逞與村農輸納者邀入酒肆犒之則稱頌賛美士大夫即據此以爲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曷嘗無人况賢關乎在所以召之者如何耳

其二

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近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遣輿夫相迎始復爲一登茲山廢久田萊墾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甚寡結廬之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賴其相向之篤無倦志耳儻得久於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能相之乎梭山所與汝言眞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羣小則固背馳君子於此往往亦未得平土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言之也紛紛之說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校者近閱舊稿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

及此文可也

其三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伯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爲陸沉眞栁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柔弱而中實不弱自向者旨趣未

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矣能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爲的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卻放過一着姑欲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己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謂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顏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爲國爲然哉爲家爲一身也逮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聞之便信毋略乎此見羅中舍致吾意

其四

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无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之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人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藥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爲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皐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對此

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嫉嫌惡乃爲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爲已曉則當有進益有書與胡學錄問曾盡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毋謂已盡知之矣觀汝前一書亦未深解吾說若有疑不妨吐露當盡爲汝剖白也

與陶贊仲書

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不入土春季嘗一致禱于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畝

充足然自是又無大雨地上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又以旱告矣勢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壇之時雨亦隨下然竟不能成澤今早復叩之亦以疎雨見應未蒙霈然之賜幸醞釀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劾以謝斯民也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中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録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

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絶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爲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爲是以他人爲非且當與之辯白未可便以好勝絶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辯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爲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爲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絶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某欲作一揲蓍說稍發易數之大端以排異說曉後學坐事奪未克成就早晚就章當奉納一本何時合并以究此懷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等皆德行事爲尊爲貴爲上爲先樂師辯乎聲詩祝史辯乎宗廟之禮與凡射御書數等事皆藝也爲卑爲賤爲下爲後古人右能左賢

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不尚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若德行中庸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淺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祕其說以增其價眞所謂市道故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實益不精而眩鬻之風反更張大學者不辯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爲此輩所眩者子觀近時談數學者陋日益甚妄日益熾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傳安能辯其是非但以蕞

尊卑貴賤上下先後之義推之則自知所決擇請參之情狀大槩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賛仲不能不惑於妄人庸夫之說故復書此以助决擇

其二

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看若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没理會觀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眞實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謂之繆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賛仲爲人質實學雖未至且守質朴隨分檢省雖未必盡是却儘勝誑妄之人爲學只要睹是不要與人較勝負今學失其道者不過習邪說更相欺誑以滋養其勝心而已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熾孔子亦不曾闢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緒卽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爲說亦是妄說其言闢佛老者亦是妄說今世却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慤者雖不談學問却可謂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爲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雖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理須是

窮但今時卽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與孫季和書

兹以書至發讀知已遡江而西既喜聞動静之詳又恨不得一見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敎之望之第一義也令尊夫人既許其行又有二令兄在侍下豈得便謂失計其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之地而其子不從其師周遊天下厄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

哉又曰今有無名之屈指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下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學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傅會如蛆蟲如蟊賊以飽適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悼耳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往年石應之駸駸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說至今茅塞每爲悼嘆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

必失之季和鄉時所得尚未能及應之臨安再相聚時已無初相聚時氣象是後書問與傳聞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爲過也苟以其私偷譽斯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賞不足以當所惜之萬一耳幸謹思而勉行之是間爲况要非紙筆所能宣達季和能着鞭則自相孚矣總卿之疑不必論可矣

與唐司法書

鄙文納去數篇第今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丈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况其徒苟師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也薄遽占復草草

與傅克明書

見所與毛君書及顏淵善言德行論知爲學不懈大旨不畔尤以爲慰然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著處誠難責於常才獨力私意未能泯絕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

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爲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讐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晛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何時合併以究此懷

與章茂獻書

某承乏如此懍焉朝夕祈於斯民渺若航海間巷熙

怙訟爭衰息相安相向不替有加同官協力舉無異志職事過從無非講習或有指是以爲效績匾匾之懷方有大懼兵家言射謂鏃不至指同於無矢今學射者求鏃之至指艮不易致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知不至雖弗畔不足賴也治不至雖不亂不足傳也流濕就燥物以類從心所同然捷於影響固不可誣也而其淺深多寡厚薄精粗之辯情僞名實盛衰消長之變亦不可誣也服膺典訓何敢貳心至其綵薵弗克自致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亦何敢狃飢渴

之飲食苟以自恕教其不知圖其不逮力提而申策之是所望於同志幸勿遐棄

與羅春伯書

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是間素號閒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審覆除此牢戶可閒寂矣自外視之眞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之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修者不少朝夕潛究審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眞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廼今尚有缺典如臺諫侍從當有啓劄今皆未辦所恃羣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調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晝情春伯資望日隆宜在兩地優矣濡筆以待慶牘向寒爲國保愛

與薛象先書

此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公文諒亦已徹視諸事皆仍舊貫到此並無一字揭示無隨行人一榜亦吏皇舊比從之戶庭頗無壅塞事至隨手決之頗無忤於人心是間元少訟訴今至於無其血脉蓋有在號令刑政之表者兄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衆潛究密稽日不暇給外殊不見其形也財計亦以連三年接送占壓頗多卒未有還補之策考其實與言者殊不相應元章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所存僅五千緡耳歲入倚漿肆所以爲來歲資者又當取

諸其中軍資庫尤爲匱乏其勢未至於不可爲然不爲之樽節則日蹙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今日之大弊比閱邸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屬郡之幸幸少安以惠董湖之民乍到首遣兩司迎接兵卒各有借請義勇又適秋閱見迓兵卒又有未請衣賜會慶　聖節吏以儀式諸物弊壞舉陳當修所不敢忽乎城艱工費日取於軍資又創東嶽廟工幾半諸庫日支率多於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爲之所荆門歲輸馬草二千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都錢物庫交納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係三分輸納銅

錢本軍比年係行使鐵錢地分令禁日嚴無得銅錢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渚兌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乞只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爲幸此間形勢正宜積粟聚兵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爲城於此元善聞有分戍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城見劉宰言元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耶幸有以相之子城次第秋閱畢便發手爲之俟見端緒當一一具聞也

其二

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稅錢役錢等令民戶分納銅錢比年銅錢之禁日嚴此地已爲鐵錢地分民戶艱得銅錢爲苦官或出銅錢以易會子收三分之息而吏胥輩收其羸故民以重困其一事是坊場買名錢須納銀買名人戶亦困於此然買名銀須聞于朝與倉臺乃可又所困者非農民[illegible]稅錢役錢納銅錢乃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民之請而盡罷之蓋以鐵錢地分其銅錢之禁嚴民不敢有此義不當責之輸於公今歲計方窘平時所藉者商稅比以邊郡榷禁嚴甚商旅爲之蕭條此兩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民戶輸銅錢於郡計亦

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爲制事以義乃當然耳故敢求免貼陌於使臺前書未蒙垂允無乃執事未之深察吏望斷之以義賜化筆免之不勝幸甚湖北係鐵錢地分無幾夾無他處援例之患且在使臺亦何聞此不然異時官吏或挾此以擾百姓誰執其咎切幸痛察力疾布此未暇他及

與朱子淵書

某才短智拙不習爲吏作此乘障眞如面牆初聞是間素有儲積今稽其實亦僅足耳年來庫藏占壓頗多所入有限未易還補元章初交割時公庫緡錢萬

八千有奇今繞五千耳盖元章椿留萬緡爲修子成
計略會其費曾未十一是役固未易舉而軍資常平
占壓之數未知所償讀所惠三記不勝厚顏驚驥之
分其在此矣乍到一番常禮乃今甫定簿書未及深
究更須旬月當稍自竭稽其本末詳以求敉刀圭一
粒想無吝也便風能豫以其凡先施尤所望也

其二

某居常深念人不可以自棄義不可以少忘雖其駑
蹇每自策勵庶幾十駕具於當世賢才每懷隣富之
願有如執事豈宜久於南服比來紛紛多所未喻何

止教民兵一事伯駿得衛固可喜然此公自亦傷弓
恐設施處未必能盡其材也元德直節已報行矣時
事不知竟如何天下一家痛癢未嘗不相關也發明
此理不無望於執事願涵養以需之明主可爲忠言
便當拭目

與劉漕書

計南浦之集行將四換歲矣伏自使華之東尺紙問
訊亦復濶絕懷仰盛德我勞如何杏山崔嵬蒙泉清
澈金蓮在底華葉可數民愿士淳易於開導作茲爲
邑者姓名可記藏拙之地孰便於此第斗壘事力有
限頻歲送迎宴爾空竭権酤商征今日所仰比來並
邊法禁日密行旅爲之蕭條場務日入頓以虧損迓
愚臨此未知所以善後長者何以振之吳仲權得武
岡尚遲次傅子淵左衡陽士人歸之太守亦甚禮之
但尚來有一二同官不相樂頗有違言然子淵處之
裕如也鄧文範爲丞德化政聲甚美常攝兩邑皆整
其弊壞民之戴之不愧於史冊所書皆向來會中客
恐欲知之何時復如曩集以快此懷

與吳斗南書

易古經爲覌喜知雅志第劇中未暇周覽塞宇宙一

理耳上古聖人先覺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則觀象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於是有辭有變有象有占以覺斯民後世聖
人雖累千百載其所知所覺不容有異曰若合符節
曰其揆一也非眞知此理者不能爲此言也所知必
至乎此而後可言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
之疑自此道之衰學者溺於所聞梏於所見不能自
昭明德已之志不能自辯安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
之業斷天下之疑哉今世所傳揲著之法皆襲楊子

雲之謬而千有餘年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太玄錯亂蓍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漢以來胡虜强盛以至于今尚未及正而世之儒者猶依玄以言易重可嘆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適值數日紛冗撥置占復草草必有以亮之

與章德茂書

此月兩拜手翰如奉談麈慰浣之劇伯兄以老病不獲進竭爲恨重蒙致禮之勤豈勝感戢小兒持之獲侍尊俎所以待遇者皆過其分尤切悚愧知闔屬有手足之戚諒深追悼後時修慰不專尚幸裁恕小兒

頗能文餘教萬一警策多矣荆州逃卒視州郡爲逆旅周流自如莫知禁戢平日若此緩急安能防閑比方稍修其藉華項名之弊圖致請於大府丐與隣郡爲約以絕逃逸之患適得公移甚愜下意卽已行下巡尉義勇等嚴其跡捕近有襄陽逃卒投募在此捕者尋至卽令擒去矣敝邑自某入境逃卒亦不少有未獲者恐在府下徑差人跡捕或恐此輩群黨欲丐移文兵官巡尉義勇等爲之應援倘蒙捕獲亦可懲後也干冒威尊不勝惶恐

其二

某備數屬壘倏閱半祀名雖北鄙寔帶嚴城光潤所蒙最爲親切粗謹職守未至瘝敗無非大府之賜尺牋闕焉不干記史是猶陟嵩華而忘山泳江湖而忘水揆之常情宜獲罪戾比得邸吏別報乃知姓名首塵薦剡所以獎借之辭寵甚聞之惕然弗稱是懼治古公道還於盛世前輩典刑蔚乎斯在敢不益勵素志勉竭駑朽蘄無負斯言世俗私謝之禮則不敢以累門下伏冀高明必垂洞察職事所當控聞者雖有公狀亦合更具禀劄慮勤聽覽且恃照臨之客通皆缺弗致今受知之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其三

奉十八日手誨愛民悶雨之誠尚賢戢姦之旨可謂兩盡而兼著豈勝歎仰公道之任歸門下久矣非適今日某區區之志粗知所擇雷同苟合竊亦所恥同官相與當何求哉事惟其宜理惟其當議論設施不必在已相期相勉大抵以此平居論事始有未合各獻其宜佽然自竭反復之久是非已明伏義如響人得所欲殆莫知初說爲誰主之也仰視滅私之訓妄謂或庶幾焉核實之命不容不以情報今茲旱勢可畏殊甚襄郢之間沂漢之舟鱗積灘底曠旬淹月而

不得進漢上雨暘可見於此矣江流增減大府具知之瀕淮並江諸郡屬嘗具稟續加詢訪舉亾異辭敝邑初六日致禱雖未即得霈澤壇壝之所朝莫致敬祠官未嘗不沾濕也惟望日終日晴微四綵織雲既望之朝率郡官迎致上泉復冒雨而歸自是日及今陰雨無曠日境內獨襄水西鄉先得大雨七日八日之夕自城上望雨色如黛震霆爲之達旦十二三間襄水東鄉如獨山等處亦得大雨至十七八間沿江鄉及與安樂東鄉往往得大雨矣比日郡城乃始霶霈南鄉最旱處亦且得雨雨意至今未怠當陽亦十

七八以來雨始加大江東西田土較之此間相去甚遠江東西無曠土此間曠土甚多江東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種占早禾晚田種晚大禾此間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陸陸田者只種麥豆麻粟或蒔蔬栽桑不復種禾水田乃種禾此間陸田若在江東西十八九爲早田矣水田者大率仰泉在兩山之間謂之浴田實谷字俗書從水江東西謂之源田瀦水處曰堰仰溪流者亦謂之浴蓋爲多在低下其港陂亦謂之堰江東西陂水多及高平處此間則不能蓋其爲陂不能如江東西之多且善也惟南鄉去山既遠且近江高平之地多又通大府居民差衆故多不仰泉石之田此田最下歲入甚多白楊一鄉此田居十五以上梨陂柘陂等鄉不下十二惟西北東鄉分則無此田矣然所謂水田者不善治堰則並高處亦與平日相類矣少者不十一多者不十三通之不過十二上泉距郡城幾三十里迎泉之日迂視其田計其龜圻者十一二外此皆尚有水然堰中已乾而不繼必大敗今得雨可無害也惟白楊鄉等處高平田全未種者見施行令種晚穀及可助食者今歲亦幸有潮北平時水浸有不可種禾者民皆種禾若復無水患又得時

雨或者可補未種之田耳小兒歸就試經從大府輙布此令進謁竊惟軫憂斯民之深所欲亟聞故詳及之伏幸台察

其四

屬奉手誨益深佩服小子持之再望道德之光蒙接遇之寵爲幸厚矣家問中備述餘教尤深感激傳有聞民有姓易者爲之食戶强以錢取去倉粟或云在長林境中及物色之乃無此事又云在當陽境內方此詢究尚未報也俟得其實續當布聞此來雨澤無不霑足但次第有過多之患十三日偶天陰與僉判

敎授知縣人以一馬數卒行視田間苗甚秀發水皆盈溢向曾龜圻者今得水茂暢過於不缺水者高坡未揷秧者今揷已過半秧田甚多尚往往成群揷秧問何以能備此秧則曰年例如此若其不修陂池不事耘耔則皆枯死此地情習未易空言勸之今冬欲措置革此習又未知果能革否陸地耕種粟豆者却多中稔爲有餘矣前書所謂湖田者雖未及物色勢不能不病水耳襄陽唯南漳宜城間得雨外此皆久無雨是間舟泊襄水灘下者初七八間得信猶言水澁不能前進初七日有微雨不成水十二三間自北

來者却云襄陽得雨成水但未通洽未知此後如何久傳北界旱甚河之南北至相食初未敢信今東自承楚西自均房來者其言若一恐或有是竊惟長者愛民之心追配禹稷無間於遠邇內外獨恨華夷皆足之分未克大正皇朝德施仁風獨有限隔君子之憂未容遽釋旦晩召還兩地以究設施則樂民之樂爲有日矣春間趙路分艮弼來閱禁旅介然如古節士尋有孟正將通成統領和因事相繼過此適值同官習射率然延至其間以觀其技馳射精熟議論慷慨異時所見武弁不多其比陶冶下風者人材如此

推而廣之何事不可爲哉長林汪宰初甚不堪姦民之訟既見其薄治其吏亦不能無疑因曉以吾人無他於此輩行法以防微不得不爾卽遂釋然奸民肆其欺罔以快私忿眞大蠹也長林具析申狀皆是事實併用備申伏幸過目昨日得公移聞二縣以酒折鋪兵糧長林斷無此矣長林鋪兵皆在軍倉請米軍庫請錢皆是一色白米好錢未嘗有折支也當陽方此詢之然以理揆之沈宰處事極有理不至如所聞或恐有疑似又當有曲折須其報卽具申也近日以所獲刦盜中有二人是攖客稍以摘約束之兼聞此

輩群黨擾寺觀與鄉村民戶頗甚故不得不裁之亦不敢以稟聞也西蜀之飢淮浙之蝗皆令人不能置懷處州豪民爲盜猶可憐也此土雖雨澤粗足尚用懍懍日俟敎誨以免罪戾伏幸終惠

其五

稍疎記室之詢徒積傾仰今歲之旱諸鄉皆有少損而南鄉頗甚初擬瀕江湖下鄉常歲所不種者今歲可種謂可以補近兩月間江漢之流無雨而漲溢者凡三所種之田與蔬茹麻粟皆爲烏有同官赴試與被檄而出者皆親目其事歸言其狀爲之悶然比已

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前數日方歸所得尤詳旱勞之餘米穀自少而諸處糴米之舟皆鱗次岸下如都統司至使人於鄉村攔截載負米者本軍今歲以民艱食逐時發常平以賑之所糶幾二千石見椿糶過常平錢二千緡倉臺公移遞亟催以此錢趂時糴米以備當年賑濟雖分差人於熟鄉收糴而來糶者絕少此數日以來米不出市民復艱食見出常平賑糶近來屢謀出賞榜禁米舟下河而吏輩輒以恐有遏糴之嫌爲言初以其有理亦與同官熟論而從之近日事勢尤逼又見郢州以百千之賞禁米舟下河此間

新發舉人親戚之家犯其禁用朱漕之言免其罪竟納賞錢試以問吏吏復爲遏糴之說非日同官相聚復有議洩米之禁因詰吏言果出於公乎抑有私意乎同官皆謂此輩必有親故厚善之人商販米者故以此爲地耳豈有公心哉疑未決間忽被使臺公牒深怪事未施行巳蒙止絕殆所謂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雖然此事乃如吏輩之意敝邑元無是事不知誰敢致此說於太府疑必有交鬬其間者有不可不察也某平時不能飾說況在門下尤不敢不用其情鄉來襄陽遏米價米舟至者皆困不能前然卒以賂津吏有夜竊過者常謂法禁往往不足恃比年場務益艱商旅多行私路私路舊微小少所知者今皆坦途通行北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近聞米過唐鄧間多不以舟小民趍目前之急不暇爲後日計況胥爲鄉曲計爲州縣計乎使米粟有餘無禁其洩可也今方甚不足以坐視其洩恐亦未宜敝邑褊小今歲纔數旬不雨市輒無米鄉民素無蓋藏同官出入村塢者皆謂未嘗見囷倉人家多茅茨其室廬不能深奧大率可窺其有者乃擔石之儲耳風俗所自來非一日今日不爲之計後將益弊今所謂洩米非洩於

南之患洩於此之患也已若有餘或能粗給則推以與人乃所願也此方有旦暮之憂而不爲後日計者方累累舉所恃以洩恐不容坐視蓴遽亟此布稟丐察言者之奸續容商議所以處之之宜別當具稟伏幸台察

與張元善書

漕臺數有便郵其發多值冗不克附問累託象先致意會次當必及之嚴山蓋倉其說未善若謂以舟致之襄陽則江漢湍淺曠日持久當漲溢時風濤險悍類不可行陸運則自嚴山至班竹號六十五里山路

阻隘崎嶇其實不止此數又類有水隔春夏之間每
用阻絕本軍至班竹八十五里乃坦塗又嚴山非市
井去處人煙疎濶備草則可備粟則難於看守莫若
葺軍倉以儲粟今子城既固如在枕上矣長林巡視
小路常親歷其地敘說甚詳已備在公狀中幸裁之
九江德化丞鄧約禮字文範階爲文林今冬當代其
家世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壻其居舊遭回祿
未赴德化時寓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鄧丞
欲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顧丐使臺一檄若蒙
垂允但付此間旦晚即附往也亦嘗託象先轉浼諒

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慤純正甚有宦業比年攝
兩邑當事之難拯其敝壞更使爲佳地民之戴之不
忍其去無愧史冊所書異時眞可備藥籠中物韓昌
黎字戒以在得人卒章要哉言乎敝邑兩令皆賢敎
官時有裨補自簽以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唯稅
官頗謬近得一指使佐之其職頓舉拙者不過扶持
勸勉使其善意不替有加庶幾蒙成以免戾今農賈
安帖吏卒抑畏盜賊衰息作則郵獲訟牒之少乃至
曠旬械梏塵委五刑徂立試用希闊用必聚觀此豈
迂拙所能坐致竊自幸者亦同官迺逢其人耳方至

此時積訟頗多非其俗惡乃不能無敗群者耳此輩
遨遊城市持吏長短無理致爭期於必勝敵不能甘
遂成長訟諸司不止乃至臺部初既精求案牘辯其
曲直既又曉以義理使得自新能自伏義願改者固
十八九至於怙終之人雖稍柔服於一時尚圖復逞
於他日同惡亦視此爲消長所大幸者諸司皆賢明
此輩無所復逞今訟之日少俗之日厚亦正以此向
來得書謂未識張監張監趍向甚正議論有典刑到
任以來文移條理每每可服張憲在九江時假道識
之蒙渠約飯亦自道其政大抵亦有家法聞到常德

多病少見賓客公文亦多傳入宅書押若無所執何
引大體卧護政亦何傷雖曰德星聚可也稽之事實
乃有大謬不然者今敗群之人皆走憲臺此輩不之
他司而之憲臺殆必有侮而動今不問宜可動輒索
案案之往也又不知所處動輒可怪聞憲臺之吏最
無禮而又能觀其文移行遣似皆出吏輩敝邑亦有
數事他郡可推而知之未欲盡述其本末若欲知之
後便稟聞也聞象先與之相善不知能有道以已之
乎奸吏猾民託以擾郡縣害良民傷政敗俗亦不細
矣官之不可非其人如此哉久不奉問引筆輒累累

如此可一咲也

其二

併啓三函良佩謙眷備承作止尺慰傾馳事皆得請尤用感服近日得雨稍大境内頗周遍唯傍江陵界上多未種此恐無及耳和糴一事得不及敝邑可謂大惠屬者不雨曾未踰月民已艱食亟發常平之粟四散賑之僅免狼狽繼此雨澤霑足倘得中下熟敝邑欲自措置私糴少米貯之鄉間以爲異時之備此謀或遂皆門下之賜也修城會子甚濟空之餘會若便得乃幸望示其期交納銀綱處免苛留之患皆藉

餘庇兌換會子二萬貫其數甚少聞之去年換會子時官府行之滅裂細民又不善觀揭示誤認下文立限三月之内有不及之數並仍舊流轉交易買賣遂收不損壞者不赴場換易及至限滿既行使不得悔之無及今此懲前日之害叢湊來換官吏見發到會子不多遂人限其數日限其人來者頗以爲病前日令其限數日換三四千緡來者原原後又將不止又以商人以會子難得滯留於此所積或三四百千或七八百千官吏見其數多又是商旅又限其數不肯換與來訴淹留折閱之狀勢不容不換與之所發會

子不供數日耳公移再求五萬勢恐未止此數若覺未足又當上浼前日得新漕臺復書見其辭氣温厚有前輩典刑甚爲之喜第前此不相識未欲遽以片紙輸腹心象先書中屢言林幹之賢欲通書偶亦未及漕臺會次得借一言之重使獲區區牧養之志不勝幸甚郡縣非得使家相知聞相假借則吏文之能掣肘者多矣切幸介念汪長林貞愛民如子近有奸民楊汝翼方九成者嗾其黨類十餘人擁帥庭訴其虐民詞中有云欲訴本軍又恐知軍刪定大慈若只送縣愈起讐民之意某在此初未嘗以姑息從事猾

吏奸民爲柔良害者屢繩治之矣畢辭虛僞或不待兩造而得其情尋問根本與之反覆頃刻之間有奸露辭屈伏罪而去者區區於此自謂有一日之長訟爭之少盜賊之衰殆亦以此愚民但見械荅塵委試用希濶往往有慈仁之說其姦黠駔儈者實有所憚且惡其不便於已他未有可以中傷且倡和其間加大慈等語以爲媒孽之地帥庭之訟此其驗也帥方禱雨未應此輩乘時投辭帥舊知長林方得書稱歎其美見規某不能拈出此牒尋至亦不能不疑觀其判辭不止於疑遂至盛怒章文賢甚某即以書辯之

渙若氷釋此等尤令人敬服王謙仲在陸興特曾溥
聞一事卽以書告之政與此相類謾錄往一觀此等
亦不可不知也後見謙仲報書云果有是事但所判
甚平如不至於長姦也此間號民淳但細民淳耳至
其豪猾則尤陸梁於江浙也因筆不覺忉忉

與張監書

某效職如昨皆依大庇于城土工歲前畢事包砌東
北一隅猶未周決見甎已盡鄉蒙台旨令自致買名
銀之請今方圖之俟得消息當逐一稟聞也通廟堂
朝士書更望一言之賜此事之就可壯邊城之勢常

平倉庫如在枕上矣計必蒙垂念也去冬少雨此間
幸得雪頗大麥今甚秀正月尾又得薄雪比來殊未
有雨意圃蔬甚渴高田亦需水而耕不無可慮者去
冬得家書謂江東西秋穫稻皆虛耗民多流移此間
却無是患目今皆熙熙但和糴與租米亦皆不如常
歲以此知米穀不能無耗折但人不覺耳商稅榷酤
皆虧於往時稍詢旁郡往往皆如此凡事自十數年
外細校之大抵益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
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所謂變而通之者必有其道
斷願承教不敢爲累牘之禮以溷記史當蒙亮恕

其二

屬承手翰風誼凜然三復之餘益深降嘆曾欲使樂
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孟子所喜亦曰
君將蒙其益民將被其澤道將行於時而已某前日
贊喜之牘竊自附於此固知外物不足爲賢者輕重
也歸正人伊信者常至庭伸論以賢監司宣布聖朝
恩德之意見其衣服藍縷匪澤躕之令不復叫呼矣
其類有二三人相次陳乞皆欲歸開閗也使華過此
時有一陳狀者乃長林係官畫匠役自知理曲復藏
避不欲追追以開其自新之路近方出頭喩之以理

令下當陽與其嫂行路田界且晚卽中鬬其詳簿書
捐絕官府通弊是間僻左忽略尤甚公私文書類難
稽考鄉來郡中公案只寄收軍資庫中間常置架閣
庫元無成規殆爲虛說近方令諸案就軍資庫各檢
尋本案文字收附架閣庫隨在亡證諸其籍庶有稽
考若去秋以來文案全不容漏脫矣使臺所索屈彥
誠公案申發已久續索所毀公據斷由以不曾啓縣
封不知在不尋呼縣吏問之果不在其中責令搜求
累日不得卽追薛諒劉習問之薛諒老病扶杖出頭
勢必擡輿而後可前劉習自陳初不與事薛諒亦云

省憶追屈氏公據斷由時里正是吳文海非是劉習後追到吳文海果無異辭然謂當時已追到官解詞亦云省憶得當時二文公據斷由皆已附案今若不在乃是案中漏失長林見其事如此重於發人親監縣吏倒架搜尋得斷由一截然情理尚可考公據則竟不在今且發斷由去一二人皆知責俟命若不妨裁斷得免解其人尤幸比來訟牒益寡有無以旬計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第積年之訟尚有六七事未竟此數事月已決三事勢不復起矣如靳榮屈彥誠二事旦莫必決餘二事亦皆諭之以理使自和解未

如能從否要亦在旬日當決過社節來屢得雨高田皆可耕每多夜雨農者之占以爲必稔未知果驗否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有則立獲前政有二盜未獲今巡尉亦皆是後任者憲臺督責常文久已因循近乃押至其辭加峻此盜在當時即已遠遁今固無可得之理常時巡尉已遭責罷去久矣今巡尉一人且將滿一人且書考矣一旦責以前任不可得之賊行移如此似亦非宜此間平時爲害之盜今盡捕獲能爲盜之人與常停盜之家皆已審籍在此苟有盜亦不容不獲也平時剽奪於道路者近獲二人已斷配一人一人見在獄鄉來禀聞當陽界內有六七輩打奪人財物縛之於深林中而去者皆已斷配今日之無盜大抵以此憲臺輙駁下此案令檢斷去析其所駁之說無道理此間檢斷官吏析之文條理粲然謾令錄呈得一過目幸甚又有大囚其犯乃在某未到任時到此未久即見一人來投牒乃被人殺之家訟當陽勘囚情節未盡觀其辭即知其爲健訟者已而聞之果無狀之人以好訟不已常遭徒刑矣即判送當陽縣令從公盡情根勘不得稍有鹵莽沈宰亦在郡某亦常摘其詞中所訟與相反覆沈宰謂大囚

在獄只得盡情出入皆不可其事皆親自研勘不在吏手觀沈宰序說本末果皆不苟及其解本軍軍既猶研究有節目未盡者竟追縣吏斷遣今奏案上矣健訟之人自憲使之至即投牒於憲臺計其投牒之日乃在此間奏上之後憲臺遂索案比既奏又先申憲矣然既索案只合發往前月方得牒改送司理院且言已專人發案下然其案逮今未至司理院亦無從照勘本軍相尋有兩奏案一後奏者下已久矣此案獨未下豈憲臺致疑於其間以上聞也此事本末甚詳當時憲臺但以其詞與所疑令本軍具析則其

事渙然矣刑獄淹延亦憲臺之任其因已於敍刑上
定斷獨以殺人無證法當奏裁縱令别勘其情與其
刑皆不能有所加張文老成前輩近自鄉里過九江
時亦常侍尊俎未必有心相困近物色之乃今憲臺
法司黄亮者乃此間人吏鄭守善王守之時此人多
不用事今聞自孔目已下多與之有隙或謂其人爲
此以報私怨萬一出此所簽廳官與檢法官亦唯黄
亮是聽而已張丈前輩某本欲作書又恐不暇省録
敢借一言之重以調護之幸甚鄉來張丈有公劄問
人材某常以兩縣宰與教官爲對以沈爲宰某備員

守臣莫不至甚有寃濫也張丈尊年諳事未可直致
恐反致疑也韓宮檢法者不知何等人品幸有以調
護之恃契愛冗瀆伏幸恕察

與豐叔賈書

某迂疎置之泉石間甚宜一行作吏强其所劣欲罷
不能前者所聞荆門郡計不至窘束至此大異所聞
蕞爾小壘頻歲迎送勢不能堪疆土雖稍廣潤然由
童田無人踵稀少戶口不能當江浙小縣始至妄意
創築城子今幸向畢春間廨舍適有回祿之災不容
不新之在官亭宇以數政皆不久積壞幾不可支吾
只得隨宜修葺不習於吏當此匱乏重以百役今歲
漢江岷江皆無雨暴溢瀕水下地所傷甚多分委同
官四出檢視從實與之蠲租常賦殆虧其半廩焉未
知所以善後倘有以督而振捄之是所望於長者唯
無愛是幸

與鄧文範書

某在此士民日相安所爲不至齟齬第二月九日之
夜宅堂有回祿之災大屋十餘間頃刻成燼私居行
李幾爲一室幸不曾延燒官府文書印記等無毫髮
損失骨肉間一時不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怖

向日乃定然比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時循二子與
姪孫濬當火起時頗見力量他日或可望弟目今二
子終未肯進學耳近以田間缺水登蒙泉山頂禱雨
靈應甚著三祝文薛漕處有之是間民益相安士人
亦有向學者郡無逆卒境內盜賊絶少有則立獲訟
牒有無以旬計然太守自無暇此間有積年之訟皆
盤錯外郡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有築城造屋之
役適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頗費調度近以商稅
虧額之甚遂自料理頗有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爲者
始至卽修煙火保伍賊盜之少多賴其力近忽有劫

盜九人劫南境村中軟堰寺長生庫暹明爲煙火隊所捕敵殺一人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盜義勇之外煙火隊今亦可恃凡事薛濬必能言之遠遣此更須續致

與致政兄書

某拙鈍不敏豈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所短若其深思力考究事理之精詳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則竊自信其有一日之長家信中詳言事爲者非是矜誇致政欲以情實達於長上耳某常謂三代而下有唐虞三代遺風者唯漢趙充國一

人而已宣帝問曰誰可使者則曰無踰老臣其客勸其歸功朝廷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爲後世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予暨益播庶鮮食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又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等皆非矜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子所爲不問其在人在已當爲而爲當言而言人言之與吾言一也後世爲不情之詞者其實不能不自恃古之君臣朋友之間猶無飾辭況父兄間乎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無彼已之間至其叔末德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爲太甲卒爲商太宗近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善惡是非炳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爲中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太公昭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

寡失後世人君亦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寸寸而度銖銖而稱之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之罪況今人乎今同官皆盡心力相助人莫不有才至其良心固有更不待言但人之見理不明自爲蒙蔽自爲艱難亦蒙蔽他人艱難他人善端不得遂暢人心不亨人材不得自達阻碍隔塞處多但增尤怨非所以致和消異今時人逢君之惡長君之惡則有之矣所謂格君心之非引君當道邈乎遠哉重可嘆哉

與張信書

屬者伏承使華臨貢侍坐陪吟日飽德義慰喜可知至如風露淒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鑪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爲鑑廻溪爲佩氷玉明瑩雲霜騰耀則噴玉新亭眞蓬壺瀛洲已方士徒爾幻怪安知眞仙在此而不在彼也奇石悉已知敷置之作者屹立瀑間瀕池四輩聳然相望如五老後有三峰跬步之間便使人應接不暇如聞玉泉亦蒙點化光價十倍其初此邦何幸自此天下名勝皆有望於門下矣

與似清書

九月八日蒙泉守陸其書復明珠菴清長老禪師侍者自從臨安一別直至如今談詠高風便同覿面去年百八姪姪歸自南嶽得書又承惠藥足慰別懷道人家信緣信脚到處爲家可也明珠菴幸有諸貴人賢士相愛得住且住共是名山大刹更尚有綠項笠便行亦且無碍不須擬議不勞壁畫在在處處皆是道場何處轉不得法輪何人續不得慧命事忙來人索書草草奉此想蒙道照

與沇宰書

回祿之災獨中居室此其不德之譴也慰唁勤至益重悚惻搣張一尊初欲以鬧上而終治者以其自新之意姑從末減小示懲戒恐欲知之築室之役豫蒙軫念尤佩厚意長林艱得竹林不免以累治下旋令納去百緡煩令計費續當奉償郡中以子城之役殊覺空竭更賴調護之方振翼而成就之是願是幸承欲一來諸遲面既

其二

薦領詩文皆豪健有力徤羨徤羨某鄉有復程帥惠江西詩派書曾見之否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

之說思見大槩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禀識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寫物態陶冶情性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而皆條然各成一家不可與衆作渾亂字句音節之間皆有律吕皆詩家所以自異者曾子固文章如此而見謂不能詩其人品高者又偕義理以自勝此不能不與古異今若借以古詩爲師一意於道則後之作者又當左次矣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五終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宋文安公金谿陸九淵子靜 著
宋門人傅子雲季魯 編次
明後學傅文兆維行 校閱
金陵周希旦元宰 梓行

聞鶯

百囀吟春不暫停長疑春意未丁寧數聲綠樹黃鸝曉始笑從前着意聽

鷺 六言

巧轉風臺恐筅清逾石澗回溪好去枝枝驚夢無人心到遼西

晚春出箭溪二首

晴雲冉冉薄斜暉春靜衡門半掩扉風入墻頭丹杏曉高枝頻颭亂花飛

又

長蹊窈窕晴沙暎綠樹交加細草香歸去不緣吾興盡月明應得更褰裳

子規 六言

郊院竹齋茅店雲蕪風樹煙溪聽徹殘陽曉月不論巴蜀泉西

蟬

風露枯腸裏宮商兩翼頭壯號森木晚清嘯茂林秋

贈化主

學佛居山林往往儀狀野道人翩然來禮節何爾雅職事方惛惛言論灑灑安得冠其顛公材豈云寡

疎山道中

村靜蛙聲幽林芳鳥語譁山樊紛皓葩隴麥搖青穎離懷付西江歸心薄東嶺忽忘饑歎憂翻令發深省

挽石子重

古重百里長寄命謀託孤今以京秩授麋至無賢愚

州家督版帳殿最視所輸況乃積弊久宿負堆文符老姦乘倉皇陰拱爲師模民窮斂愈急吏飽官自癯天子爲焦勞宵旰思良圖高選部使者庶使德意敷石君在薦剡聞者皆懽愉不知何方民凋瘵遲君蘇君丞同安日歲旱當蠲租縣白如故事守怒牢雖盱賴君爭之力意得所請俞揭數授里正俾後不可渝又嘗宰尤溪吏輩初闖闒首以則圖告欲關侵民途君乃治稅籍弊蠹窮根株簡易以便民上下交相孚民自不忍負豈復煩催驅閑征且損數孰謂儒術迂使家得此人黃屋何憂虞惜哉不及用重使吾嗟吁

挽張正應

海門晝夜吼奔雷却立吳山亦壯哉前殿神仙三島遼正陽閶闔九天開玉階恭授太官賜象简親承御墨回多少篳瓢蓬甕士輸君留宿兩官來

和黃司業喜雪

疇昔詩囊未破慳瓊瑰盍自倍楞然才華共落諸公後誠實徒居野老前臘雪晚成春雪早梅花靜對雪花妍從今長作豐登瑞廩庾家家贍九年

遊湖分韻得西字

命駕不辭春遝泥少蓬高會帝城西物非我輩終無

賴書笑蒙莊只強齊天入湖光隨廣狹山藏雲氣互高低誰憐極目楚殤裏隱隱蒼龍臥古堤

和楊廷秀送行

學粗知方恥爲人敢崇文貌缺誠眞義難阿世非忘世志不謀身豈誤身遂遇寬恩猶得祿歸衝臘雪自生春君詩正似清風快及我征帆故起蘋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二首

盡道吾廬登陟難上人得得到相看莫言無物堪延待也有茶澆舌本乾

又

聞說淮民未免飢春頭已掘草根歸羨君稍載還山去更挾星郎大字詩

送句熙載赴浙西監

平分浙江流東境浮海角其民仰魚鹽久已困征権麥禾與桑麻耕鋤到磽确往歲比不登場圃幾濯濯荒政勞廟謀賑廩聞數數飢羸不待飽共感君澤渥仁哉覆育恩所惡吏齷齪教詔彌諄諄聽文祇藐藐何知國與民足已肆貪濁流離且未還已復事推剝案察殊未曾聖主獨先覺重貽宵旰憂顧聆求卓犖君固岷峨英懷抱富荆璞邇來奏對語朝陽鳴鸑鷟

鏘然歷帝聰简記諒已確外臺適虛席妙選出親擢此節豈輕授委寄重山嶽除音九天下衆論靡瑕駁攬轡首越山青萍方在握送君無雜言當不負所學

題慧照寺

春日重來慧照山經年詩債不曾還請君細數題名客更有何人似我頑

贈畫梅王文顯

子作寒梢已逼眞不須向上更稱神由來絕藝知音少只恐今人過古人

簡朱幹叔諸友

利名風浪日相催青眼難於世上開何事諸君冐艱險杖藜來入白雲堆

書劉定夫詩軸

人生不更涉何由知險艱觀君一巨軸奚啻百廬山

玉芝歌

靈華兮英英芝質兮蘭形瓊葩兮瑶實氷葉兮雪莖石室兮宛宛苔茵兮菁菁蔭長松之偃蹇帶飛瀑之琮琤賓青端而黄表聊中藏而不矜匪自昭其明德羌無愧兮疇能

淳熙戊申余居是山夏初與二三子相羊褰流間

得芝草三偶相比如卦畫成華如蘭玉明氷瑩洞徹照眼乃悟芝蘭者非二物也已而上巳復靚瑶芽迫歸拜掃不及見其華是日訪風練飛雪始得一華方擬至寀間時雲庵僧適至且求余言爲卿道余方作是歌因謂之曰當爲子書之第持此以往會當有賞音者紹熙元年三月二十八日象山翁書

記

敬齋記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公爲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遏於勢而狃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蘓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彊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爲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爲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蘓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宜于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覥已所行爲天下達道詆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黄鍾大吕施宣于内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爲大縣縣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爲宰於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蘓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誠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宜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

今爲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爲，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獨爲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稂莠，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怠忽，末蔓於馳騖，深蒙密覆，良苗爲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辯。公

其謹之甚。敘宅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傳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迪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宜章縣學記

大訓有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蓋斯民之衆，惟上帝實降之，作之君師，惟其承助上帝，故曰天子。內建朝廷，由公卿至於百司庶府；外部邦邑，由牧伯至於子男附庸，則亦惟天子是承是助。故周公以微言告成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二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成王之誥康叔，誕陳民常，且曰外庶子訓人、正人，至於小臣諸節，皆所以使之分別乎此而播敷之，以造民大譽。漢董生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是故任斯民之責於天者，君也；分君之責者，吏也。民之弗率，吏之責也；吏之不良，君之責也。書曰：萬方有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責者也。可以爲吏而不任其責乎？今爲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夷狄之國，正朔所不加，民俗各繫其君長，無天子之吏在焉，宜其有不可治化者矣。然或病九夷之陋，而夫子

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況非夷狄，未嘗不有天子之吏在焉，而謂民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將誰欺？春秋之時，去成周未遠也，曾子且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春秋而來，至于今幾年矣。覩民之罪，視俗之惡，顧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責，而惟民是尤，則斯人之爲吏可知也。孟子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吾於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郴據嶺爲荆湖南徼，宜章又郴之南徼，遠於衣冠商賈之都會，其民宜淳

愿志樸顓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不才之吏不能敎訓拊循其民又重侵漁之民不堪命則應之以不肖其勢然也夫淳愿忠樸顓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此侵漁者之易以逞志而其積之已甚有所不堪則不肖之心勇發而無所還忌亦其勢然也不數十年出盜孽屢起宜章以是負惡聲有自來矣淳熙十有二年吳侯鎰抵行都諸公貴人倒屣迎之咸稱其才將有論薦於是宜章闕宰顧吏之覗仕宜章者蹈豻虎之區無敢往者帥府嗜吳侯之賢辟書東馳吳侯欣然就之至則務去民之所惡而致其所欲勉之使爲

學以雪惡聲大葺學宮補弟子員淳熙五年始建今學八年朝廷姝其令優其數以奬誘入學之士部使者各求其所隸問田以稟之士之稟於學者五十人自食而學於其間者又數十人句讀訓詁肯義辭章少長分曹皆經講授士勸其業豈惟學官興時鬭爭敓攘惰力後對之習廓然爲變忠敬輯睦尊君親上之風靄然爲興牒訴希闊岸獄屢空旦晝爲求簿書期會之事僅費數刻吳侯策勲文史優于里居問則益發泉石之秘徜徉詠歌以致其適自謂茲土之樂中州殆不如也方其始至解除煩苛布宣天子德意

爲條教以曉其父兄興學校以育其子弟而其民鼓舞踴躍回心興鄉惟恐居後曾不淹久而效見明著眼稽若此然則致治施化誠莫易於此矣雖然周道之行羣黎好德武夫之節優於干城游女之操竦於喬木忠厚純積治于庶類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當此之時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如雍容康莊而忘其夷優游廈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衰王澤寖竭綱弛倫斁獄訟滋而干戈起民墜塗炭由是霸圖迭興異端並作微其困極窘至而歸之若出荊棘而蹈邪蹊脫塗淖而棲茇舍喜幸之浮康莊廈屋平居

緩帶所無有也至於會載籍以自藩飾害義崇私不知紀極則其爲荊棘塗淖抑益深矣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豈得罪彼民哉吳侯其亦有憂於是乎僕夫效駕必命所之千里雖遠首途發軔燕越可辨此學之興敢問所向爲辭章從事場屋今所未免苟志於道是安能害之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心之存上帝臨女先民垂訓昭若日星呻其佔畢覆用敝之責有在矣夫不遠千里屬記於予而豈徒哉三晉分國齊秦圖帝衍儀伏軾說士蜂起兵強國富是爲良臣功利之習入於骨髓楊朱墨翟告

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從而評之帝降之衷茅塞
甚矣自暴者既不足與有言而自棄者又曰吾身不
能居仁由義故孟子道性善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
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唐韓愈謂柳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
積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今而後吾有
望於宜黃矣淳熙十有四年十有一月甲子臨川陸
某記

荊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

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
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
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
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
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
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
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為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
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
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
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未盡合
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
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
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
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俊明
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
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
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
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
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欲盡君道為
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

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
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
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
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疏
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
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
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
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
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
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

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

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詵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為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簡易也

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於當時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為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

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夫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為

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寘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爲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学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於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

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圮已甚過者咨嘆今惟力之祠緜緜不絶而公以蓋世之英絶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畀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於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嘆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爲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矣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某記

經德堂記

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爲人爲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爲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爲之疏瀹授之播種羿之敷敎皐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垂備器用伯夷典

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言尹自耕莘相成湯説由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溪釣漁爲文武師皆是德也關龍逄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爲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窮於陳蔡毀於叔孫貽譏於微生畝楚狂接輿晨門揭耕負蕢植杖之流孟子見沮於臧倉受喧於優兒見疑於尹士充虞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太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爲天下達孝曾子受經於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瞽瞍之命禪廩而

焚捍笠以下浚井而掩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歷斷髮文身逊之荆蠻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泊古盛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爲腹心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證驗之著在於塗巷况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興皇極不建賢智迷於貪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文公實私寳義主利陵夷不振横流不隄天常民彝所不可泯絶者如漢獻在許聽命於蜮操而已舊章先典格言至訓櫝存珠亡轉爲藻繢邪釋繆解正漫

真淪又轉而給寇兵充盜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猖狂之士方不勝憤悶乎義介節出嬰其鋒循或憑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絶者足爲且吾以聳觀聽然如狐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火不啻一車薪而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夫子生於周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詩亡亦已久矣載贄之輿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道洙泗賢顏氏之樂大林放之問嘆曾點之志稱重南宮适禹稷躬稼之言眷眷於柴參之愚魯而終不能使予賜偃商由求之徒進於知德先入之難拔積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没百家並興儒名者皆曰自孔氏顏淵之死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強之以事有若他何言哉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樂之辭爲口實者其果真爲自孔氏者乎老聃蒙莊之徒恣睢其間摹寫其短以靳病周孔躪藉詩禮其勢然也戰國嬴秦無足復道漢高帝鋤項籍其要領在爲義帝發喪一事天常民彝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深於老氏者也彼知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田常盜仁

義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雲錦吳生紹古而來從余游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爲其説使歸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發策决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考而六官可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辯而謹思之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覩其壞而欲齊諸其末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筊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拚著便文飾說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若必不可復至以爲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遼視古俗自絶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蠹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

科久渝古制馴致其弊於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旣有大證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爲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註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秖以爲蔽家藏其帙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爲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縶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爲貴溪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與而陳君自視欿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爲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撤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湢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遣學職事致請記於予陳君所鄉明著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立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八月二十

有六日戊申象山陸某記

武陵縣學記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爲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爲愚爲不肖彝倫於是而斁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敎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考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

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闕所謂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致明秖以累明非以去蔽秖以為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不為之日休而為之日拙者非學之罪

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為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基蓋往時有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焉士民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事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與民家之為者既成規模宏麗氣象雄威遂為武陵壯觀先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丁公逢倉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君之創茲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六月上澣象山陸某記

本齋記

唐虞之朝禹治水皐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教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各共其職各敦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常試為之者哉蓋其所以自信與人之所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

後世之為士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為天下用固無足怪雖然是又未可以泛責於天下天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齋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臨川簿廳壁記

壁記書前任人姓名尚矣然今官府不皆有亦視官
府事力其人志尚才具與所遭之時如何不可一槩
論也臨川簿廳舊無壁記鄱陽張瀛季海涖事既久
謂不可缺於是搜求前任姓名至今制置四川京公
其上不復可攷余常至簿廳見其廨宇乃京所置新
令張君所考適首於京異哉張君春秋鼎盛而老練
志謹臨事不苟攝縣宰攝郡幕皆舉其職今又攝宰
金谿百姓安焉是記乃未攝金谿時諉余既諾之矣
余迫荆門之役且抱拙疾念不可食言力疾記之

序 贈

送毛元善序

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
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
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
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
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
知其所歸斯可哀也南城毛君惠然訪余余未之前
識也贄余以文余視其貌溫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
事於場屋者也問其聚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貲產則
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繩甕之陋視其衣裳
冠屨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纓絕肘見者也詰其所
以來之志則悼科舉之不偶恥其肯之不充將變其
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余觀毛君雖朴
直淳厚而辭旨趨鄉大槩靡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
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者耶於是申前之說與
之言義命之歸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矍然謝余
曰乃今廓然如發蒙請從此歸矣余固美其質又甚
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則啜
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兄皆儒冠貲業又足以自養歸

而共講先王之道以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
其所得視疾其驅於利欲之途者何如耶毛君甚然
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送宜黃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
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
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
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
難知者二人之爭至于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
遂以俱罷縣之士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

謂何之過不至於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為之裒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為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嘗乎人心然揆之舛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況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曾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為曲直多矣而語孟所

稱獨在於遺逸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慍色況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槩陰輔陽以卻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迕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逸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雖然何君眷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為之也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送彭子壽序

臨江彭君子壽來行都當改秩有司以苛文滯留之輒欲棄去朋舊慰勉乃肯留有司以名上又以疑似之嫌欲棄去朋舊又相與解釋而留之既改秩欲便親養奉祠而歸人皆稱彭君恬於進取如此余謂此未足為彭君言也彭君當官無不盡力或有不便於民未嘗不盡意為上官言之雖見挫抑不為爽止此人所難然亦未足為彭君言也余與彭君同為江西人聞其賢久矣比來始識其面直諒之氣固可得之眉宇間以彭君之賢疇昔擇交必善士取舍向背不

畔於善惡是非之大歸不必過求自可不失為今世賢士大夫然自視歉然若有所甚不足者嘗相與講求古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疑於此而不肯自安於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奇彭君而有望於彭君者也於其歸書以贈之

送楊通老序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為說然而卒為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楫通老忠實懇到有志於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

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

贈吳叔有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爲庶類之最靈者汨其靈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爲人子盡子道爲人臣盡臣道豈曰無嘗乎哉蔡邕之説是殆饑其食渴其飲未得飲食之正也孟子嘗勉人以求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嘗之説不足道矣

贈俞文學

吾觀俞君大篆用筆勁快而體致閑雅與和氣浹洽聽其論當世字畫必推及氣質豈其所自得者在此

耶至其考訂偏旁叅稽模範有根據來歷殊不苟也自謂少所嘗識及觀其所得澹庵詩則蓋有識之者又問其得官獲罪本末與哉其言之也余於是所感益深俞君跋履南北歷歷能談其山川風俗余所叩未十二三然已多矣惜其遂將東上余未有以留之因書以贈

贈二趙

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大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苟得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爲病秪以爲益不得其實而蔽於其末則非以爲益秪以爲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

贈僧允懷

子弟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其於父兄君上之士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顧乃不能竭力致身以供其職甚者至爲蠹害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敎崇其門庭建瓶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鄉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懷本陸出是役也過余余於是有感因書以贈

其二

隆冬盛寒水霜嚴厲民之病涉威於搒掠上能擇吏吏能陳力則徒杠輿梁可以觀政茲事之不論久矣楊林溪者貴溪之要津他日溯焉者衆矣鄉之善士以允懷勤誠使爲石橋以便行者懷陸出而學佛余嘗因其所爲有所感矣今於是役又重嘉之懷勉之哉

贈曾友文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辭論理稱道經史未見秪惜乃獨業相人之術藝藝雖精下矣生書又能自悼

疇昔之顛頓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尚少則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之

贈汪堅老

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日辰推貴賤貧富夭壽禍福詳矣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貴富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闗龍逄誅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齊爲餓夫仲尼羇旅絶粮於陳卒窮死於其家顔冉夭疾又皆貧賤孟軻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衆闒茸委瑣朋比

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懐禄躭寵惡直醜正尸肆讒慝莫知紀極又或壽老死貧立閥閲蒙爵諡以厚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禀之清濁識鑑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辯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頗略於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濁晦歸之賤貧夭禍則吾於五行書誠有所不解生盍爲我言之

贈丁潤父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之知命如此今之知命者幸其知貧賤富貴之有定數也而無爲小人以害其心斯可矣雖然吾所謂心天之所予我者也彼其險詖傾側恐精畢力以遂其私而不肯以入堯舜之道豈亦天之所予我者乎吾嘗有說以贈汪堅老而未及於此子既見之矣今子所遊又多賢士大夫盍兼爲我言之

贈黄舜咨

陳正已以書導黄舜咨見吾家阿咸甚與其命術吾嘗聞當世鉅公言命余答之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

道之將廢也歟命也鉅公矍然曰足下所言者大命也吾所言小命耳此其説出於蒙莊余因嘆鉅公博洽出言有稽據如此小命之術其來久矣於今尤盛余又聞近時府第呼召術士有一日之間而使人旁午於道者舜咨術既精何爲不導之於彼陳廣文非忠於黄舜咨者也

贈汪彦常

番陽汪君彦常挾太乙數遊諸公間實有奇驗然汪君本知書一旦以老人之言廢其業從受此術今又以其效驗自喜吾觀汪君精神有不宜止於是者後

日過我當與汪君究其說

贈陳晉卿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人之所以大過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所為充是心而已紹熙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子靜為福唐陳縮晉卿書

示象山學者

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日鄉羣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奉訾藝之進不進

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用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幸勉旃毋忽五月朔某白象山諸同志足下

贈金谿砌街者

為善為公心之正也為惡為私心之邪也為善為公則有和協輯睦之風是之謂福為惡為私則有乖爭陵犯之風是之謂禍和協輯睦人所願也乖爭陵犯人所惡也吾邑街道不治久矣行者疾之乃有肯出心力捐貨財辛勤而為之者此真為善為公而出於其心之正者也有是心者豈得不翕然相應而助成之乎將見和協輯睦之風興而乖爭陵犯之事息矣是街者皆唐虞成周之人也諸君勉之

贈湯謨舉

消江湯謨舉往年見過占辭甚文為禮甚恭而挾地理之術登象山圖其形殊不失實相從之久溫然慈祥不少異其初比來又以啓事見余多經史全句首尾詳整類從事場屋間者問之則曰舊亦應舉屢不中乃舍之地理乃先世之傳姑業之以為生又出謝中丞詩詩得謨舉素懷旣別求余言因叢書以贈

贈陸唐卿

貴溪醽口陸堯臣唐卿今徙居望姑世其家醫學傳之二子又曰吾所傳大方脉也吾於小方脉雖嘗學之而不能精郭中有精於此者在浮屠氏今老矣吾將使少子學焉若陸君者可謂不自用矣學必有師豈唯醫哉因其求言遂書以勉之

贈踈山益侍者

淳熙已酉孟秋中氣在月之初塡星復順入龍氏直二大星之間比下星如心大星之於前星二日之夕微出其西二日之夕微出其東四日益東如朔之在西則其正隱於三日之朝矣古羲和之官甚重堯典

獨詳其職後世星翁曆官爲賊有司人庸識暗安能舉其識哉因循廢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治其事者不無所助是月也余將覲吾外姑之宅兆於東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余家四日之夕發余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旣遂抵疎山與同行昭武吳大年里中胥必先言曰五緯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不可不記之治曆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循其業爲日久矣是亦可以備其搜訪也越翼日因益侍者出此紙求余言甚力且曰當寶藏之余於是得所託矣他日拈出當

有賞音七夕月下象山翁書

贈劉季蒙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眞爲大崇無世俗之陷溺無二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

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木在龍氏金先塡于亢著雍涒灘月望東壁時雨新霽西風增凉間雲未歸悠然垂陰黍粒登場稻花盈疇菽粟粲然桑麻沃茂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次於新興宄仙巖之勝石瀨激雪澄潭漬藍鷺翹鳧飛恍若圖畫疎松翠篠蒼苔茂草之間石薆呈黃金橙舒紅被崖緣坡爛若錦繡輕舟危檣笑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鴈行至其尋幽探奇更泊互進迭爲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從老者蒼顏皓髯語高領深少者整襟肅容視徼聽冲莫不各遂其適子亦不知夫小大精粗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循子謙之楨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邑姓名字于左方

題翠雲寺壁

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余寓許昌朝家約遊翠雲明日劉伯協戒余朝餐許昌朝胡無相與焉伯協又誇翠雲泉石謂不減廬阜飯餘乘興一行不期而會者盈翠雲之堂翠雲五題始於王文公父子六詠增於吾家庸齋校山二兄之遊乃今始得親自昔年嘗東遊會稽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玉淵比歲又開象山於龍虎之上游啓半山瞭潭風練飛雪冰簾梔子諸瀑今秋之杪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龍湫觀千尋之玉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玉之奇可謂道在近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盛冬水泉旣縮又値久

晴長老敏公俾畦丁決田間蓄水大作水供陳師灝
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成此一段奇事在會長少爲
善之意如川方增不可不紀會者姓字具列於後童
子書名象山翁書

朱氏子更名字說

淳熙丁未暮春之初予抵城闉後生學子來從余游
者日以益衆余與之悼時俗之通病啟人心之固有
莫不惕然以懲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教之
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閒
之一日朱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

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侍函丈乃始自覺背若負
芒願賜更之余於是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瑕不
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玉之瑕終瑕瑜終瑜人則不
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所以予我者固
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瑕今子既覺之
則瑕者瑜矣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不揜不揜之
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梏豈遽能盡免於瑕哉
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乎其爲元瑜也故曰忠甫余
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說余留踰月而後東還晉
廬朱子文餞書旅於吾廬之傷以求講益秋七月[illegible]
歸覲其親始書以遺之

二張名字說

番陽張季海見二子求名名其一曰槐卿冠之日宜
告賓字以清父其二曰樾卿字以宏父暑氣之清莫
如槐字槐卿曰清父取清暑也夏日之蔭莫如樾字
樾卿曰宏父取宏蔭也時六月中澣予方有行役因
以是祝云

格矯齋說

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皆研磨攷索以求其至耳
學者孰不曰我將求至理顧未知其所知果至與否

耳所當辯所當察者此也強哉矯古注以爲矯亦強
貌甚當若以爲矯揉則章旨文義皆不通和而不流
中立而不倚豈矯揉所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乃
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天下之至強也故曰強
哉矯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象山西址瀕溪溪有渡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西
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
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
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

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今時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已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本末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史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常言永泰二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爲大曆元年然大曆改號在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巳立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尚傳至今能紀後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

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今曰鎮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曰押衙者豈幾是歟施其地者曰周丞鄚丞鄚之官曰押衙兼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因曰永泰後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制固宜不可盡考丞鄚稱鎮長曰中丞而其官實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聯班此尤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曰丞鄚宅西面東坑徵山脚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其深無底旱時禱雨率多靈應謂之望井水流出爲石坑謂之君坑實折徵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鄚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刊諸石求予爲跋予觀唐於今爲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髣髴則是帖之傳亦足爲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記祚德廟始末

甲辰春爲初獻官書于祠下

元豐中皇嗣未育吳處厚上書言宜祠程嬰公孫杵臼於是下詔搜訪遺迹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趙村立廟祠之曰祚德廟封嬰爲誠信侯杵臼爲忠智侯

擢處厚將作監丞徽廟朝又封韓厥爲義成侯紹興十三年建州王朝倚上封事乞祠三侯於行都其後詔立行廟加謚四字嬰爲忠勇誠信侯杵臼爲通勇忠智侯厥爲忠定義成侯初立廟在棘寺基上後建棘寺徙於元貞觀二十二年臣寮上言廟在委巷中湫隘卑陋郡歲遺從事草具酒脯祠之弗處宜崇其廟貌超六字八字侯加封二字公升爲中祠於是嬰封爲強濟公杵臼爲英果公厥爲啓佑公徙廟于貞蓮寺側秩于祀典掌於太常歲差官行事作樂祠之廟貌始嚴肅封告寺僧主之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之人此心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兔罝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心者此心存也自戰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說盛行者先王之澤竭此心放失陷溺而然也今聖明天子在上所願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

成大業則吾人可以灌畦耕田爲唐虞成周之民不亦樂乎又何必挈挈而東哉鄧君遠告予以有行予敬書是以勸其反而求之

祭文

祭呂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緊人是寄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儷晦嘗致侮彰或招忌纖芥不懷惟以自治侮者終敬忌者終愧遠識宏量英才偉器孤騫無朋獨立誰配屬思紆徐摛辭綺麗少日文章固其餘事顔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玩心黄中處身白賁停澄衍溢不見涯矣豈伊人豪無乃國瑞徃年之疾人已膠眙逮其向痊全安是冀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裨麟經是嗣杜門養痾素業不廢訃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君子曷奚奪之天乎何意荆州云亡吾兄旣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亡匪躬之瘁嗚呼天乎胡不是計蜀川夷陵忍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幸會僅一往復揖讓而退旣而以公將與考試不獲朝夕以吐肝肺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謄書

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公之藻鑑斯已奇矣公遭大故余忝末第迫歸覲親徒以書慰甲午之夏公尚居里余自錢塘遡江以詣値公適衢浹日至上一見懽然如獲大利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艾問我如傾告我如秘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肖徃徃失墜竟勤公憂抱以沒地鵝湖之集已後一歲[illegible]傾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游[illegible]之荆潢池之兵警及郡界亟還親庭志不克遂先兄[illegible]逝一二歲兩獲從欵言符心契冉疾頹夭

古有是比嗚呼天乎胡嗇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
幽鐫之重豈敢他委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銘
公卽揮賜琅琅之音河奔岳峙嗚呼斯文何千萬祀
我固罷駑重以奔踶惟不自休強勉希驥比年以來
日覺少異更嘗差多覯省加細追惟曩昔麄心浮氣
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庶幾十駕
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旣訃音東來心裂神碎
與二三子慟哭蕭寺卽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窀穸
祈兩未肆繼聞其期不後日至蹣𨃿攜簦宵不能寐
所痛其來棺柩幬蔽誰謂及門絻髮已邁足跡塗泥

追之不逮矯首蒼茫涕零如霈不敏不武將以誰罪
及其旣虞几筵進拜觴酒豆肉哀辭以載聞乎不聞
神其如在

代致政祭姪標之文

吾年七十有六闔門且將千指田僅充數月之糧卒
歲之計每用凜凜汝在同行十餘人之下獨能任吾
事以紓吾憂彌縫補苴於缺絕迫窄之中如霈然者
不動聲色而中外巨細靡不整辦使吾有以安之然
吾念汝獨勞久矣顧難於代汝者耳去年雖令諸子
與汝輪幹以遂汝學問之志而事之本末緊汝是賴
離落之未葺春榆之未便皆在隱處汝炊之日猶終
爲吾治之吾平日見爲人臣而不恤君之民不任君
之事者每竊憤之有盡瘁者必喜而愛之況汝在子
弟之中而服勤於至難之事若此者乎如汝之賢或
壽而夭人猶傷之況於未壯而亡乎而天遽奪乎汝
汝其有以知我之哀也命也柰何莫非命也吾旣以
紹孫環孫爲汝後高選之山眞佳城也吾見之矣翌
日維吉汝其行乎

代教授祭神文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禮曰非所祭而祭之名

曰淫祀惟爾神稽諸禮典非士庶所當祭於家者鄉
者因循舊俗未適厥正夫聰明正直之謂神非所當
祭而祭之固非所以祀神非所以當祭而欲人之祭
之亦非所以爲神今將革舊俗之失以爾神之祀而
歸諸正惟爾有神鑒之

石灣禱雨文

惟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三日
丙申奉議郎新權發遣荊門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
事陸某謹以元酒茗飲沉水之香清陂之蓮就所居
青田石灣山頂除地爲壇昭告於是鄉五方山川神

祇蓋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雩禜祭水旱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則祭之國有常典掌在有司非其職守誰敢奸焉然輔相不任燮調以吏專爲責守令無暇撫字以催科爲政論道經邦承流宣化徒爲空言簿書期會獄訟財計斯爲實事爲日久矣況今日輿圖未歸東南事力有限而朝廷百官有司城郭宮室郊社宗廟諸費事大體重未易損削東西被邊殆幾萬里養兵之費乃十八九公卿大臣寛厚有體日以靖恭謹重相告誠方重改作惡紛更服膺仍舊貫之旨則民力日屈郡縣日困守

令救過不給其勢然也旱雩水禜雖欲竭精盡誠而本職常務所分過半矣故祈禱散在庶民徧滿天下久以爲常法有其文官無其禁亦其勢然也今不雨彌月龜坼已深水泉頓縮陂池鄉涸車聲塞耳而淒不終亂憂色在面而歎不成聲民心自危日加一日客有病某者曰居是鄉者莫不憂一鄉之事今人所常行而法所不禁乃獨守區區古説坐視旱暵之災不一出心力以祈神明以輔郡縣以慰鄉里以分父兄之憂無乃類刻舟求劍嫂溺不援者乎某因念今天下一家郡守再期縣令三期而易之矣今日事體又有如前所陳者某嘗備員朝著之末列今又分符荆壘待次于家郡縣不鄙其愚禮以上客父兄子弟往往過而問以所長誠無以分父兄之憂慰子弟之望則客之所病不爲過矣是用齋戒以祈於爾有神是鄉之東有象山雲臺偃巖龍虎湖嶺豪嶺侯棟僊鶴中山南有崖山雲林白馬頭陀麻姑軍峰余源清江南山登高西有大嶺崇嶺靈谷何嶺明珠觀原翁塘火源官山箭溪四集北有柘岡金峰禪嶺積煙首嶺萬石塘斗門石瀨沙岡三牛桂枝嶄巖環遶韜奇蘊秀炳靈兆異歲享鄉民禱祈祭祀者多矣旱魃如

此不爲一出雲爲風雨以殺其虐而惠斯民則父兄子弟之責望恐不獨在某也惟爾有神裁之尚饗

謝雨文

維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六日己亥具位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蓬香蓮花登石灣之壇致謝於是鄉五方山川神祇除壇之日陰雲交覆致告之辰涼雨遄灑旋而風雨四作神祇參會連日未已諸鄉周洽靈應特達惠澤優渥惟神正直盡道舉職以贊上帝以蘇下民安肯論功望報然感而應祈焉而遂在吾民之心豈其敢忘用敢率茲前儀以

致虔謝惟神其鑒之以毋替德惠尚饗

荆門禱雨文

荆門故楚國也江漢爲疆沮漳在境東有百頃南有龜山西有玉泉北有上泉中爲蒙泉皆炳靈效異爲此土之望旱乾水溢實與守臣同其責徃歲之冬逮歲之春霈澤殊嗇今旣立夏矣陂池涸絶種未入土斯民凜凜有無年之憂守臣不德當身受其咎斯民何辜謹卜日爲壇於蒙泉山頂刑鵝薦血瘞于兹壇之右庸敬告於爾有神其尚鑒於兹

望壇謝雨文

蠲古爲壇以元酒茗飲禱雨於是邦山川神祇曾不崇朝雷動雲合甘澤隨降雰霈浹洽冬春所無靈應嚮荅民情大慰謹率官寮望壇祇謝惟兹穜晚陂池久涸泉源未動是安得無數願無愛威靈尚終惠之是用卒請

又

屬以是邦經冬涉春雨澤殊少啟蟄之後雷震不作已踰立夏陂池尚涸剏兹爲壇用祈於爾有神爲壇之辰油雲四興陳雨爲兆致禱之日先以震雷從以膏雨雰霈周浹連日不息靈應昭然凡厥吏民孰不感動謹率郡寮詣壇祈謝繼是雨暘時若百穀順成民戴神惠其有窮哉

東山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以元酒茗飲致告于山川之神荆門爲郡大抵在江漢之間正南爲江陵而江實在焉唯沮漳由當陽以入江在郡之西正北爲襄陽而漢實畧襄陽而後南折爲長林東境故荆門之山發於嶓冢止於西山蒙泉原其下以在郡之西故曰西山其支山沿溪而東以繞郡治有峰峨峨然曰東山有浮圖在其上於西山爲賓季春之月以不雨之久爲壇

西山之巔以致其禱靈應嚮荅沛然爲霖比日又以不雨申致其請連三日皆詣壇致請有雲油然有雨瀟然而竟未雰霈正晝間間霽二日三日之夕西北境有雷雨甚久電光畨遍而不及郡城東南土田至廣仰雨尤急殊不霑及竊惟所以事神者未至古之祠山川者皆爲壇望其所祠今西山之壇山獲靈應不敢廢也然觀東山正爲西山之賓西望則山川之本原皆森列在前宜爲壇以致禱是用於此申致前請惟神其鑒之

東山刑鵝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詣東山新壇以望西山敢告于茲土五方山川之神自九月庚辰致禱之後境内每有雨澤凡詣壇之時雲氣必變雨澤雖未霑洽可見靈應然郡城至今未得大雨諸鄉亦未週遍竊懼所以事神之禮未至春季致禱西山之時刑鵝薦血瘞於壇側用著厥誠茲月之禱此禮未講惟神恕其不逮而許其自新其尚歆茲誠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茲歲不雨之久是月六日於象泉山頂爲壇致禱十有二日又於東山望壇申致厥請自六日之朝有雲

油然有雨沛然由郡城以及諸鄉是故諸鄉循環得雨但未霑霈浹洽雖蒙靈應未終大惠是用竭誠致敬以幸靈沛尚饗

行狀

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其先嬀姓田敬仲裔孫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即陸終故地因以爲氏通曾孫烈爲吳令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於胥屏亭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爲希聲論著甚多後仕不偶去隱義興晚歲相昭宗未幾罷邠隴華三鎮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謚曰文文公六子次子崇生德遷德晟以五代末避地于撫之金谿解橐中裝買田治生貲高閭里德晟之後散徙不復可知德遷遂爲金谿陸氏之祖六子高祖有程爲第四子博學於書無所不觀三子曾祖演爲第三子能世其業寬厚有容四子祖戩爲第四子再從兄弟蓋四十人先祖最幼好釋老言不治生產四子先考居士君賀爲次子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六子先生爲第五子生而穎悟

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趣十歲丁母憂居喪哀毀如成人十三應進士舉爲文優贍有理致老成歎異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居上游時方擯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脩留意學校間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懈弛由是徐君雅相禮敬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將至先生聞其嗜黃老言脫略儀檢慨歎不樂賦詩見志歸葺茅齋從父兄讀書講古間出見故老先達所咨叩皆不苟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

節更加檃括使後可乆先生多與裁評弱冠造吏部
外郎許公忻許公居閒乆故知少見先生如舊相識
明年許公守邵陽欲先生來居士君亦敬其四方之
志先生於是游湖湘抵邵陽乆之而東至臨江郡守
郡君子延先生于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
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於學從遊者
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貴者不苟至其所以禮先生
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啓有云文辭近古
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造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
蓋如此先生覽書無滯礙紬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

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游獵
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巳卯始與舉送同郡官中都者
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閱貢籍見先生姓名相顧
喜曰吾州今乃可謂得人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
入大學故端明汪公實爲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場屋
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文
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
是不可改先生寬裕平直人皆樂親乆愈敬愛學校
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內
舍丙戌爲學錄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

之人不駭異嘗有小戾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
借後或以先生問其人顧稱先生之德不以爲怨丁
亥升補上舍戊子館於婺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
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偶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
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歿其子喪以古禮不用浮屠
氏己丑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壬辰
當赴逐吏且至時太孺人閒親藥餌先生以桂陽道
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陳乞不赴甲午授興國
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
是建炎虜寇之至先生族子謂嘗起義應募是後寇

擾相次犯州境諤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卻敵州
里賴焉至是諤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于郡
時先生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亟歸抵家請者已盈
門卻之不去日益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
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
生曰先生海內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
爲武夫所爲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荅今先生
欲身爲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
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
師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

將淪旣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討而很至問陳其顛荒甚矣故夫子荅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此閭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

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覩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虞之計亦不可已是社之初旁午應募非有成法令備禦文移類以軍與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或非其人乘是取必於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爲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爲剽刼仁者忍視之哉彼之所以必誘我者爲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爲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爲其爲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爲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

曾子異乎先生曰居吾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求仕爲祿養今之官乃吏按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爲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寇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達剽刼踐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恐鄉之毒縮手於所可得爲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丙申夏四月到

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僻絃誦希闊士人在學校者無幾先生涖職舉措謹重規模雅正誠意孚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願來親依者且衆富川學廩素薄而又負逋不輸歲入僅六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姦吏黠徒乾沒其間簿書緣絕莫可稽詰先生爲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甚簡而便白郡行之於是無文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簡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克裕士人至者日衆不滿歲丁太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

莫不惋惜巳亥四月服闋冬未到遐庚子春授全州
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屢止屢作竟
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四十有九先生雖
臥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日晨
臥坐於牀問疾者必留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
笑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病中
言論每每在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臥整衣
衾理鬚髯疊手腹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逝先生道
德之粹繫天下之望曾未及施一疾不起識與不識
莫不痛惜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

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
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無摩而藹然慈祥愷
悌之[illegible]爭融隙不斷斷刻畫而昭然脩潔清
白之實足以澄汙律慢趣尚高古而能處俗辯析精
微而能容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
圃臧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爲師其於釋老
之學辯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
無棄人而於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
逍遙從容敷析本末洞徹質疑請益者莫不得所欲
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度未可與語則不發或者疑之

先生曰人之惑固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
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扞格忤很之氣當消之
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不可則止況
泛然之交者乎又況有親愛之情者乎雖朋友商確
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傷交道不
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小大吾懼所益者小
所傷者大所爭者輕所喪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遽言
之盡言之力言之者蓋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
之以其時也毋饒氏繼母鄒氏淳熙三年以慶壽恩
封太孺人娶王氏魏公曾孫通州使君瑊之長女也

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先生臥病聞訃制服成禮
逮遣祭纖悉皆自經畫子良之年十三女人皆幼先
生未及著書若場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
傳錄者頗衆其餘雜著古律詩墓誌書啟序跋等門
人方且編次將以十二月乙酉葬于鄉萬石塘謹書
其行實之大槩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
一月既望弟其狀

吳公行狀

公諱漸字德進姓吳氏舊名興仁字茂榮以舊字行
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今幾百年矣曾大父嗣宗大

勇亦不可奪家甚貧自奉甚薄唯祭祀賓客則致其
豐鮮公在郡庠以行藝推為前廊居無何輒逡巡辭
去乾道庚寅許君及之蘇君總龜為教官尤留意學
校聞公學行信於鄉里造廬敦請至于再三不得已
就之公雅為許所知許方欲盡去宿弊事無巨細皆
以委公公為區處條畫如指諸掌許每歎曰於是見
君後日之施設矣事有緒即辭去其後令郡之士屢
請延公入學教官郡守各致其禮公皆固辭不復出
矣鄉里先達皆期公以有用乃竟不三試而死悲夫
公娶黃氏子五人顒若厚若誠若皆世其業厚嘗與

丁酉舉送女四人長歸某次甫笄而死次許胥訓次
未許嫁孫男女各一人尚幼卒之年秋九月壬申葬
于金谿縣歸德鄉金石源祖塋之側葬之日送車塞
塗祖奠于道者相望不絕行過者莫不齎咨涕洟其
在童稚時為公所知後又妻以其女知公之平生可
謂深且詳矣如公之德不可不表顯于後謹掇書以
告當世之君子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壻承奉郎尤
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陸某狀

墓誌銘

黃氏墓誌銘

父景章父萬石廸功郎致仕兄弟三人公居次少隨
伯氏從學於江公匯江為鄉先生從游多老成宿學
一時英異如李公浩曾公季貍皆在公以童幼居其
間愿慤恭遜得子弟禮有所未解人樂告之年十有
五喪母高氏服除致仕公使之治生公雅好文學重
違致仕公意服勤數歲一日從容言其志致仕公大
悅之更使從學未幾會新教官至試諸弟子貢郡之
士大集公居第一自是每試輒居上游人服其藝異
時同事江公者與為執友公每自挹損事之如子弟
紹興癸酉始與舉送人謂公一第固可俯拾明年省

試不偶公不以罪有司曰吾殆業不精丙子再舉壬
午三舉省試皆報罷自是仕進之意衰矣其後雖屢
到省皆以其子姪或門人與舉遂願公表率親舊敦
勉以行公往來超然殊不以得失介意或以特奏名
留之公曰吾來此聊復爾耳不能久也謝之竟歸日
率諸子讀書以自娛樂其聲洋洋踵門者未及見已
為之起淳熙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鄉閭莫
不惋惜公性孝事親左右無違見老者雖賤必致虔
詳愛物力所及者螻蟻蛙蚓之難亦必救之其謙恭
不競人皆以為不可及至有不當其心引義正色堅

淳熙庚子三月八日梁君世昌以書抵予言繼室黃氏將葬以李君蟠狀來乞銘余未嘗銘墓抑銘墓非古惟孔悝鼎銘見戴記則衛侯策書曰予汝銘墓之有銘柳子厚謂始於公室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銘德行如此則非公侯不得有是然郭林宗不過嘗給事縣廷其葬也刻石立碑蔡邕為之銘是則東漢時銘墓已無限制今人力能辦者必銘其墓余滋不悅然黃氏余外姑之妹也舊聞其賢梁君亦惓惓於余是春之初余訪梁君梁君內顧酒肴立具梁君去一嘗遊廬阜其談山水之勝誦高人逸士之文亹亹不

惓余於是益知其在中饋者能安於梁君而後梁君能安於所好也嗚呼乃不知余去數日而黃氏死矣墓銘今世皆用黃氏又賢余又親戚前其死數日余又適至其家梁君又惓惓於余是以重違其請銘曰

世居臨川其姓則黃曰謂之女少慧且良謂姝愛之擇配至詳爰綏其歸繼室于梁歲時祭祀潔蠲盛湘有親有賓餙具有常撫其二子成章大章與其一女藹然慈祥梁賴其相志願畢償家用益肥於前有光庚子孟春甲子遽亡年止四十壽胡不長其穴伊何靈臺之鄉桐嶺梁源舅姑塋傍三月壬申體魄以藏後有興者是不可忘

張公墓誌

公諱琬字禹錫姓張系出漢留侯世居信之龍虎山曾祖嗣宗賜虛白先生祖大方贈武功郎考念承信郎公生於元符二年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卒於淳熙八年三月十有四日庚申享年八十有三公甫冠應舉不利乃去入京師宣和間應募被方臘補進義副尉建炎初自京師從馮獬等詣濟南府邑從至南京轉進武校尉明年以嘗從使虜轉承信郎傾側擾攘汴淮之間所志不就浩然歸休居家處鄉孝慈悌順

無所違拂留意吐納希蹤喬松中年卜居不用世俗陰陽地理等說自得勝處家既饒給益自燕適晚歲尊延禮法之士為子弟師變其舊俗軌範一新鄉里改觀焉寢疾且亟召子孫申戒之言訖而逝娶莊氏早卒繼室周氏子男四人崇之簡之安之明之女二人長適章如璋次適將仕郎倪安國孫男八人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卜以十月三日丙午葬於長湖既得求予明之來求誌其墓公繼室余表姊也明之又嘗從予遊不可辭青田陸某誌

宋故陸公墓誌

公姓陸氏名九叙字子儀撫州金谿人曾大父演大父戩父賀贈承事郎母饒氏贈孺人繼母鄧氏封大孺人公生於宣和五年七月乙卯卒於淳熙十四年五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年十月壬辰葬于臨川縣長壽鄉羅首峯下公氣稟恢廓公正不事形迹孝居族談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談笑而解之以一說往往為之渙然家素貧無田業自先世為藥肆以養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從事場屋公獨總藥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此子弟僕役分役其間者甚衆公

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咸得其懽心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乏後雖稍有田畝至今計所收僅能供數月之糧食指日衆其仰給藥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間如一日也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順出於天性娣姒皆以為莫及當窮約時公之子女衣服敝敗特甚余氏或時及之公即正色呵止必伯叔氏為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游雖至窘急裘囊無不立具自公云亡遠方士友聞訃慰唁諸孫與公之伯季稱公德美悼痛傷悅無異辭子男四人望之麟之立之尚之女六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商佐次適黃叔豐次適危三畏先公十七年卒次適徐翔龍周清叟熊鑑孫男三人女五人皆幼弟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其謹誌

黃公墓誌銘

南豐黃世成少事場屋再舉不第即棄去益紬經史百家言究窮其道理結廬石僊巖有終焉之意其兄世永甫冠登科所志頗脫以出暇日憩石僊與世成劇論時事歎美其才勉之使出堅不可奪世永益奇

之名其廬曰壺隱其父南雄府君官至正郎澤及世成世成推以與弟澤再及又推以與次弟有季弟澤不及則推己田與之或惡其背馳議之曰是非人情曰矯曰好名世成處之泰然議者浸以熄久之遠近咸服不稱姓字但曰壺隱在童稚時嘗為橫浦張公賞識及長結交皆一時名流雖絶意仕進其於國之治忽民之休戚未嘗不關其心故舊居職任事者每賴以有聞江西之救荒湖廣之弭盜往往出其策比年移書左司楊廷秀諫議謝昌國其言尤剴切深至二公還書推重嘉歎然卒不能有所施行余不識世

成而得其爲人至詳粹然其容愻然其中剸煩君易處大若細其施不匱其守不渝爲文操筆立成藻思贍蔚統紀不紊有苦心極力所不到者得諸儒言論必沉涵紬繹頗復論著訂其眞僞然不白以爲是也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君所嚴事學絕道喪片善寸長必自介恃世成之所可挾者衆矣乃自視歉然汲汲於求道過人亦遠矣今其亡也其子來請銘以世成之賢雖不吾屬猶將彰之况請之勤邪世成諱文晟曾祖履中康州司理參軍姚棐氏祖府左廸功郎處州司理參軍贈左朝請大夫妣太宜人呂氏

曾氏父越左朝奉大夫知南雄州姚宜人曾氏娶曾氏子男五人長曰楫先四年卒次曰柟曰槐曰椿曰棐女三人長適湛覺次適曾林宗幼在室孫男二人壽勳女一人世成生於紹興丁巳二月己亥卒於淳熙丁未十二月壬辰享年五十有一將以戊申十一月己酉葬於石僊巖之金鵝谷銘曰匪屋之潤於其身匪爵之尊于其仁無其責而有其言非其位而及其民孰曰余咎孰曰余咎烏乎壺隱豈其隱淪誰尚顯之在其後人象山陸某誌

黃夫人墓誌

余少時見墓銘日多往往緣稱美之我不復顧其實後言溢辭使人無取信竊念之曰苟如是不如無銘及長人或過聽俾爲墓銘輒終辭之蓋不獨以才薄品卑也歲在庚子同郡梁君光遠繼室黃氏之亡乞銘於余於是銘之且具誌其故然其原大抵以其爲吾外姑之妹而有以信其賢也昔者外舅吳君茂榮之葬余狀其行乞銘於尤太史不敢加一辭如所謂閩郡之士願以爲領袖謁諸郡博士造廬延致至于再三乃始應命則許君深父哀詞言之尤詳深父乃當時郡博士今年自右拾遺進貳奉常者也余比歲

又銘南豐慈溪二君子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今吾外姑之葬雖微諸孤之請吾敢無銘乎外姑踰笄歸於外舅尊卑內外婣戚隣里僚友之家下與僕妾舉無間言自吾爲壻未嘗見其喜怒唯見其慈祥恭謹爲姑如婦祭祀賓客酒殽菹醢靡不躬親滌濯致潔調割致適奉承薦獻致其誠敬其勤勞中饋殆如一日諸婦所欲逸之而不可得待子壻卑行猶孳孳君有不及然幽閒安詳不動聲色履之如素亦使人[illegible]以安之詩書傳記所稱婦德於是有證嗚呼賢哉享年[illegible]十有四邑氏先諱見乃妹銘章子孫男女名

歔其外舅行狀與尤公之誌獨子之幼非外姑出其氣體稚弱外姑慈撫鞠育劬勞有加於嚼昔莫辨其非已出也其女之季前一年卒孫則增男一人女四人卒之日維淳熙十有五年二月丁卯明年十月巳酉葬于金谿東漕之龍岡銘曰龍岡之阡雲林之别肝江陳前浮霜湧雪瀦若鑑明繚若水潔旁羅諸峰麻姑就列却負書山屏隱巀嶭靈谷後車雷公並轍維姑之賢往訓是將維姑之身命服不設天實酬之窆以斯穴余實知之詩之斯碣尚其子孫自致閎閥褎綸崇封奕世不鈌葬月之朔壻宣義郎新權發遣

荆門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陸某書

楊承奉墓碣

年在耄耋而其學日進者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公長不滿五尺藹然臞儒而徇道之勇不可回奪血氣益衰而此志益厲賁育不足言也余獲遊其脫而知公特深平生為學本末無不為余言者四方士友辱交於余惟四明為多自余未識公時聞公行事言論詳矣公為人恭謹精悍不屑碌碌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者其言有曰畏夷狄憂用財此皆非才之明驗少時蓋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為學讀書聽言必以自省每見其過内訟不置程督精嚴及於夢寐悉艾深切或至感泣積時既久其工益密念慮之失智識之差毫釐之間無苟自恕嘉言善行不聰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秩嘗曰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檢身嚴而安其止取善博而知所擇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公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見公每發明以示監戒人患忿懥公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公捐財若無或欺其不可及公曰昔甚不然吾

改之耳一夕被盜翌日諭子孫曰姸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笥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四明士族多躬行有聞公家尤盛閨門雍雍相養以道義仲子簡尤克肖入太學治易冠諸生既第主富陽簿訪余於行都余敬誦所聞反復甚力余既自竭卒不能當其意謂皆其見時所曉殆庸儒無足采者此其服心初不以語人後乃為余言如此又一再見始自失久乃自知就實據正無復它適自謂不逮延翁遠甚恨其未聞余言後簡自以告公公果大然之於是盡焚所藏異教之書每曰人心至靈

述者繆用又曰動靜語默皆天性也又曰顏回屢空夫子所賞必以所得塡塞胸中抑自苦耳又曰今吾之樂何可量也余爲國子正公携二孫訪余留月餘而去後其子爲浙西帥屬迎公以來余更卜廨爲隣每侍函丈屬厭誨言晚學庸虛無能啓助負公所期斯爲愧耳公嘗行步小趺拱手自若徐起脩然殊不少害從行異之公曰蹉跌未必遽傷此心不存或自驚擾則致傷耳余聞之曰所謂顚沛必於是江浙相望千里而違公既還第余亦屏處時想風采如瞻其後公之云亡子簡遣訃余適西游僕及余館余不知

其爲訃也方喜見之首問公安否僕荅曰已下世余驚嗟再三哭之爲慟簡又以墓碣屬余於是次而銘之公諱庭顯字時發其先居台之寧海黃墰九世祖徙明之奉化其子又徙鄞紹興末北虜犯淮又徙慈溪曾祖倫祖宗輔父演皆隱德不仕淳熙十一年壽聖慶霈公以子官封承務郎十三年先尭慶霈封承奉郎十五年秋八月戊寅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二卜以十一月庚申葬于縣之石壇鄉句餘村孝順里娶莊氏先公十四年卒公盖合葬子男六籌纂簡權卿箎籍纂嘗與舉送簡宣教郎新知紹興府嵊縣權卿次女三長適孫楷次適馮象先次適王洽孫男十二恬恢惟悔懌恆恪慥愉憺惺愷女九長適顏洨次適舒鉞餘未許嫁曾孫三鋆㕓圭女一銘曰施之家可移天下海可竭斯銘不滅契姪臨川陸某撰并書

葛致政誌

余稚齒在先君侍側見客有長大面目方整坐立莊直揖遜恭謹者心獨異之左右知爲葛公德載而未能詳其爲人及長則聞葛才美有聲學校有業五行術者曰黃實久遊鄉里常往來吾家每科詔下問此舉誰當薦名實必曰葛才美已而不驗人皆笑

實曰是獨未有能名者耳才美竟以乾道戊子與其子同與舉送明年才美登科余聞實言時實已老矣不知此時猶在否也才美公仲子也公平日待之甚嚴其母嘗乘間爲才美泣曰兒未嘗有過盍少假借之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吾如是猶懼其業不進德不脩可假借乎是所以成之也爾毋以爲苦由是毋亦喻其意才美未第時余嘗造郡庠由東序以入有二士並立西序稍相睥睨一士容色甚少益自鬼崖面焉以出一士低回恭謹翼翼趍庭間兒郎乃才美也才美齒出吾上遠甚而其恭如此余由是益敬重

之巳而聞其有嚴君焉余然後知才美恭遜固天性
亦其教有以成之也才美與先兄復齋爲同年進士
自是往來加密余亦屢造公公年耆行尊過自謙抑
如見所畏未獲從容比年客有過我道公疇昔語且
及其行事余竊有慕焉因介客道意欲求款晤以究
本末因循未遂而公下世矣余往哭公柩諸孫執喪
甚哀余亦不知涕泗之横集旣歸卽束書入山房公
葬有日才美徒行匍匐登山以銘爲請余雅不樂銘
墓與時所辭却者衆矣或破此意而爲之者皆適有
所感而不能自已者也余於葛公所感深矣遂次而

銘之公諱賡葛其姓德載其字其先五代間自番昜
徙撫之金谿曾祖祁祖豊父思審皆不仕世以力田
殖其家公爲人剛决臨事無凝滯年十三區處家務
如成人父兄異之於是付之以其政時公父年未五
十爲堂舍北以自燕適如遺世者凡三十餘年而後
卽世公有二兄仲早卒事伯兄撫仲孤敬愛飭盡人
無間言遭時多故縣官倚辦於民者幾倍常賦公調
度有方從容贍給建炎間盗賊蜂起所在爲保伍以
自衛郡每被寇必檄以捍禦臨川爲寇衝虜騎侵軼
亦嘗及城下皆賴鄉社以免公善用長戈慷慨徇義

人所樂親所部皆勇敢以是見推爲前鋒摧堅陷陣
未嘗有所避虜騎旣敗退王燮後軍叛卒數千尋至
城下他兵遇者輙不利城中恟懼金谿鄉社旣至城
中則大喜城上呼曰賊中有髯而騎者善戰宜謹備
之旣陣果有髯而騎者奮刀馳突公直前以長戈擣
之應手墮馬賊衆驚潰獲其告身官已正使人皆曰
盡論功乎公曰今日之事本爲除賊賊除足矣論功
非吾事也有司亦不復有所省錄公仲子旣仕凡三
遇慶霈累封至承事郎賜緋魚袋今上登極加封宣
義郎公功不見錄於有司天則錄之矣紹興乙卯歲

旱明年民饑糴米斗踰十錢冨民方閉廩時公先下
價散其米徒手來者輙貸與之公限粟不多而里中
頼之宏矣蔬圃蒔茶爲用餘者以易所乏農家往往
有之嚚猾持以摧禁愚民不知所辨則可以得貨公
有三貧族嘗遭此厄訟者亦公之族被訟者願賂入
訟者萬錢求已而未能得錢丐公爲保公欣然保之
已而訟者迫公索錢凡三人爲錢三萬公度三家者
貧甚終不能得錢卽代償之公輕財類是以是家無
餘財然公處之裕如也柯山所客盧山公所聞皆願
從容者其子丞西安令星子皆適當公意方其迎侍

之官訪舊賞新窮日不惓及其興盡而返子亦不能留也性喜飲酒客至治具隨有無飲必至醉公生無他疾中年指間有贅天陰或痛久者彌日而後止醫者不能曉自其子登科痛乃浸殺久而失之年益高飲食步移無異壯時一日出門小跌旣歸如有微恙後數日從容就枕如平常左右視之公則逝矣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日實紹熙改元五月庚午公娶楊氏早卒繼室余氏封宜人子男六人曰造曰逢時儒林郎知南康星子縣曰述先公五年卒曰宗允曰少良嘗從余遊曰亮女四人王通一胡溥余邦光馮文載

其壻也孫男十三人俊卿卽與其父同舉者玉卿有光有開如霆有爲祖蒙憲卿如江冠卿三人尚幼女五人曾孫男五人女三人卜十月己酉葬于池頭鶴卯嶺下湖陰尉朱桴濟道實狀其行銘曰捐財致身紓難去害其聲則微其功則大象劣昂昂朱銀煌煌公固不言天其以章前葬十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陸某撰并書

吳伯顒墓誌

臨川吳伯顒余妻弟也外舅五子伯顒爲長孝友謹飭見於稚齒婣娭賓朋每所歎賞年十五補入郡庠歲選嘗多許深甫蘇待問爲教官時學校最盛伯顒居上游所爲生財有大道論深甫極賞之謂後日當爲世用初爲詩後爲書爲二禮月試皆嘗冠其倫然竟不薦名人爲稱屈家甚貧外舅旣下世變故仍出歲益艱伯顒處以義理凜然不移尤人所難外姑之喪將及大祥以微疾卒嗚呼痛哉伯顒名顒居世系先諱具尤禮侍所爲外舅茂榮之碑生於紹興戊辰閏八月丁巳卒於紹熙庚戌十一月乙亥以十有二月壬寅葬於金谿龍岡毋塋之東娶周氏再娶亦其族一女尚幼旣效以族子爲嗣名繼孫生四歲矣前

葬五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陸某誌

陸修職墓表

陸氏徙金谿[illegible]餘二百嗣見九世公居五世諱九皐字子昭同胞六人公爲叔氏子美其季也次爲子壽次爲某子壽下世今十有三年矣某狀其行述世系爲詳當是時先君子未贈官其後某誌仲兄子儀之墓不復具世次獨載先君子贈承事郎今再贈宣教郎去年秋某迎侍伯兄子強來守荆門伯兄至甫一月旣歸歸未及家公已下世嗚呼痛哉公少力于學

日課經子文集必成誦夜閱史册不盡帙不止嘗裦過分先君子見公循觀書勉使寢息公後不能自已為之障燈屏息懼先君之復知之也及長補郡學子弟員一試即居上游郡博士徐君覩公文行俱優擢為齋長公與二季嘗正衣冠講諷不懈徐君每所咨賞月試必聯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衆曰此其學皆有淵源非私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復不第投老乃得一官茲非命耶公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雖蹭蹬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投經之士或以獨步膠庠或以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

曾不以是一視其言行如何耳今其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終焉而進修不替者公之教也先君子居約時門戶艱難之事公所當每以條理精密濟登平易吾家素無田蔬圃不盈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寮以生伯兄總家務仲兄治藥寮公授徒家塾以束脩之饋補其不足先君晚歲用是得與族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奕裕然無窮匱之憂當是時公於妻子裘葛未嘗問也杜子美北征詩謂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公妻子無海圖可折無天吳紫鳳可依然舊繡移曲

折顛倒在短褐則有之矣先君子之喪既除公不復御講席家塾教授屬諸其季過從之隙時時杖策徜徉畦壟阡陌間檢校種刈若無意斯世者豈各以其時耶番陽許氏為書院桐嶺延師其間以處鄉之學者又自稟若干人然其季子往往從學于外亦嘗來從余游因得侍公函丈之末公之餘論遺風或者竊有所聞矣一日父子協謀闢廬舍備器用廣會集之堂增自稟之員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公公却之再三請益固公為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理之言厭場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與三席自遠

至者踵繫不絕興起甚衆然公年益高頗倦酬應未幾謝去越數歲安仁宰曾君文清孫也至則葺縣學增士稟修禮儀尊師道願公主之公不復出矣淳熙丁未江西歲旱撫為甚撫五邑金谿為甚倉臺郡守留意賑恤別駕廖君實主之廖知其說莫善於鄉得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造廬問公計策且屈公為鄉官於是鄉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以牟利明年賑糶行出粟受粟舉無異時之弊里閭熙熙不知為歉歲而俗更以善公力為多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者而智識濬深遇事始見又其每明之

變人所不解當其晦時童子所了衆人所知公或不辨然特聞見於燕間視聽使令之間未始告事至事理之盤錯情僞之隱伏賢識趨超或用蹉跌惟公之明如辨蒼素客有以名聞者公攝衣將見之矣戶間偶目其貌退而却衣曰吾不欲見斯人也已而果非佳士況此非獨人所不解公亦有不能自知者不以學自命而貌證者類有慨志不以智自多而貌謀者類有窮心公之得於天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其可量哉逆遜溺心形似蔽實微者過當甚者易位今之賢者未易免此惟公之明好惡不能亂形似不能蔽

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公疇昔亟誦斯言而屢嘆其難公之[illegible]以自致其力者深矣是書之流行近世特盛然其[illegible]足以造此者求諸其傑未見如公者焉公壯年以[illegible]氏次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於是自爲次序今遠[illegible]學者傳錄浸廣吾家獨亾其藁公之子長者年將四十乃不知父嘗有是書蓋自其省事惟見公正文諷授故也公見善未嘗不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罪兩益之辯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跡不輕實流傳之事不輕據故人之所稱有斯未許人之所損有所不絕衆人所決發言盈庭公每低回以致裁抑憂世之士或病公首鼠不足以植風聲示懲勸而公隱然持之自若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寘寘尤足爲貴其辭深切著明讀者無不感動理之所存何問幽顯當疑而決當決而疑均爲不明也孰謂公首鼠哉公嘗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然公未嘗言其義學者亦未嘗有所請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生於宣和乙巳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辛亥卒於紹熙辛

亥十月十日乙酉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小跌自是倦之然就枕即熟睡覺時醫者視脈家人進藥雖飲之必曰吾不起矣十日之朝侍疾者忽不聞鼻息察公則已逝矣娶吳氏子四人損之益之貴之升之女二人長先公二年卒未及許嫁次許嫁貴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熙壬子七月十有二日葬于鄉之長慶寺側公以淳熙甲辰　壽聖慶恩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十六年己酉　上登極覃恩進修職郎其效官重湖疾不侍藥歛不撫棺葬不臨穴嗚呼痛哉敬次序公平生以表墓其聞命之

日嘗請迎侍公曰子行矣吾往時嘗自訪子計前數日從公于夢自是節朔必夢見公嗚呼痛哉東望隕涕爲之銘曰如珠潛光可以照夜公之明也如玉備潤可以貢山公之德也表公之墳與斯銘其長存

謚議 嘉定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聖旨特賜謚

宣教郎大常博士孔 煒 撰

議曰學道以聖賢爲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

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閫域矣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則久恭而安皆取諸此也自軻既沒逮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徇口耳之末昧性天之眞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卒符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己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公生而穎悟器識絶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嚮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遠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眞有見大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卽其成己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幾獲端巖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說爽邁聽之者如指迷塗如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

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辯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繇其推是學以爲文則辭達而不事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爾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敎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旣哉

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稟純
明學無疑滯服膺先哲發揮窻言非敏而好古乎抗
志洪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
乎謚曰文安於義爲稱謹議

覆謚

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端祖撰

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
六經厄於秦而士以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莊老
唐惟辭章是詡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我本朝伊洛
諸公未出之時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

皇極詩之二南記禮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
皆未有能發明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
之學爲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
下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
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之六經之道晦而復明
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謚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丱
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
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
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
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
於自得天分既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
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惜乎不
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
歸惠政所加止荊門小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
行內若明了而外實迂闊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
表裏一致其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臨
政處事實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躁當乎人情而循
乎至理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
真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爲過博士

議是謹議

象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諱九淵字子靜其先嬀姓至齊宣王少子
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爲氏曾孫諱烈
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自吳公四十世爲唐
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爲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大
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
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
諱賀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
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毋孺

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
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
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
寢食角總經夕不脱衣履有弊而無澳韈至三揆手
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厨常自掃洒林下宴坐終日
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
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
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二舉禮經以告先生廼愛與人
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閒暇
而實勤於考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公起必見先生秉

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于後至今學者尊敬講
習之不替先生獨謂簡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
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
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
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
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
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嘗
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
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
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欵承
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
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游先
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
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興起者甚衆還
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先生既受徒
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
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眞三代時學

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
適有過知之乎生略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
食覺交足雖即改正即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
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
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
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
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
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
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
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

寔一途議論嗚呼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延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　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孳孳啟論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　勑令所刪定官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先生

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善寫甫就厥明即對上歷俞所奏修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　明主不以爲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　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既歸學者輻輳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寓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啟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遊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十六年祠秩滿今　上登極除知荆門軍是年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

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一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候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狥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囬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

訟旣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旣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知不至是淩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

曰某所某人尤黠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為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刼僧廬隣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獲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唐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灘之徑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陂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土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衛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為耻吏

惟好衣閒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逋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税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税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權杜奸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為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

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離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渴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豈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荊門旁郡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荊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能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

遂廩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綏懲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絶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荊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辯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辯略

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羣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隨至荊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跡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爲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荊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女兄盡然又嘗謂

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掃灑焚香家事毫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却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而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以敍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之地爲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

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鄉之永興寺山距姚饒氏孺人墓為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安得而知之惟簡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略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謹狀

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簡狀

別本象山文集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陸九淵撰舊本題九淵門人傅子雲編首卷為年譜次卷為講學語錄後四卷為詩文末附以謚議行狀前有萬歷乙卯金谿傅文兆重刻序稱文集已經七刻殊無善本友人周希旦得全集而刻之金陵集中不敢刊削一字又稱吾家子雲與先生同里云云考九淵子持之所作年譜云開禧元年乙丑持之編遺文為二十八卷外集八卷楊簡序之三年丁卯撫州守括蒼高商老刊於撫州是為初本又云嘉定五年壬申八月張衎編遺文成傅子雲序之未言刊板與否是為第二本是年九月江西提舉袁燮刊其文集三十二卷於倉司稱為持之所裒益是為第三本紹與四年辛卯燮之子甫文重刊之是為第四本文獻通考作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與三十二卷數合併載燮序於後宋史藝文志亦同無所謂六卷之本亦無所謂傅子雲編之事其文僅全集五分之一則不敢刊削一字之說尤為誕妄蓋後人選刻之本文兆

以宗族之故借張衎本有子雲作序一事遂題其名實非當日之舊其年譜亦多所竄亂如載形家占其先墓之言有糊糊塗塗生一個大孔夫子之語顯爲不學者所妄加也

撙齋先生緣督集十二卷

〔宋〕曾丰撰 〔明〕曾自明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詹事講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緣督集十二卷》提要

撙齋曾先生緣督集

刻緣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公丰幼度之文也公登乾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叅知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於公公歿真公誌其墓石納竁中不得見而公之孫焘以蔭補官歷鴈汉海口兩監鎮調平江節度推官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

二百餘年而書亡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燮理溥化來監其邑詢求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敘也又訪得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四十卷將刻之而燮君召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二年德安求余敘之按樂安未置邑時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有異人

善相地者為之塋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徃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文顯者莫盛於德慶矣公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序以為遠不及溫陵宣靖公父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予固兄弟文學名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以策名大延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欲刻也乃

有以見之其氣剛而義嚴辭古而理明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托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磅礴雄渾之氣蓋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鑒則文理之美必在陽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公登科之明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

昔故為之書　旹

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虞集伯生書

重刊綠督集序

宋撙齋曾先生詩文號綠督集自參知政事玉山真公奏上板行于世逮有元時五世孫德安欲再板行未果今九世孫緒端遂刊行之先生名丰字幼度初為廬陵人後割地刱縣則為樂安人登
孝宗乾道五年進士第仕至朝散大夫德慶上八守與朱晦菴同時
朝廷方禁道學士君子惟自順其中一卜綠督之名得無意乎先生既歿真公誌其墓薦引其孫君蔭補為節度推官又刊行其集蓋公少嘗受業于門感先生啓發其正學也厥後元統中臨邑樊理溥化諭求遺書得先生文集四十卷虞邵菴學士為之序
國朝洪武初元進士纔閒何先生題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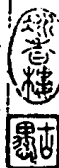
詩自乾道己丑登進士至今正統甲子二百七十六年矣先生之文不至湮沒者後學者之子孫保之柳亦神明之所護歟緒端今所購凡目錄四十卷其中所存頌賦詩雜著二十八卷遺失序記墓銘一十二卷目完而篇缺若為可惜然一草一木足觀造化之妙矣以多為哉虞公謂先生氣剛而義嚴辭直而理勝有得於易之旋斯言至矣後學豈容有所窺測于緒端家學淵源篤志揚先祖之美而其其又捐貲以相其成俱可謂賢矣其他出力協助者則載於緒端所自述云

正統九年甲子歲正月望日前永樂甲申賜同進士出身邑人素菴黃陽書

緣督集目録

卷之一
頌二首
表五首
疏二首
楚詞三首
擬雅六首
賦四首
卷之二
五言排律十首

七言排律十七首
卷之三
五言律詩三十七首
七言律詩二十首
七言絶句十一首
卷之四
啓二十四首
卷之五
書十首
卷之六
策問七首
卷之七
論七首
卷之八
論七首
卷之九
序十一首
卷之十
記十五首
卷之十一

墓誌銘五首
文六首
卷之十二
雜著
跋四首
青詞五首
說一首
贊一首
銘四首
附録七首

撙齋先生緑督集卷之一　元集

宋賜紫金魚袋樂安曾丰幼度　著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奏行
明廉州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二世孫繼武　編
邑人後學詹事講門甫　校刊

頌

紹興淳熙兩朝内禪頌并序

紹興三十有二年六月丙子
高宗皇帝有詔内禪淳熙十有六年二月壬戌

壽皇聖帝有詔内禪百官萬姓驚見交喜相與亡
堯舜以前禪無聞也堯舜以後至五代間有之求
得其正則數千年間未嘗一見馬眷今
兩朝垂三十年
内禪至再以
父子繼體之親為堯舜超世之舉烜前赫後
盛德事也實為
社稷無疆之休華夷莫大之慶臣生萬幸適際重
熙靜言遡思堯八十九歲禪于舜
高宗之禪與堯等而先於堯几三十三歲舜九十
六歲禪於禹
壽皇之禪於舜等而先於舜亦三十歲舜之禪視
堯後几七歲
壽皇之禪視
高宗亦後七歲猗歟都哉亘千萬世莫之及矣
父堯而子舜其位俱禪一可頌也其禪俱先二可
頌也其先於堯舜俱三十歲三可頌也其相先後
與堯舜俱七歲四可頌也堯舜禪於賢而已
兩朝又俱得
聖子而禪之五可頌也臣誠懽誠忭頓首頓首以

為頌其詞曰
維堯則天與天同大俯視九州細於一芥挈以畀舜
超然自邁維舜則堯與堯同高俯視四海細於一毫
挈以畀禹熙然自陶堯舜之禪允矣嘉躅若稽厥齡
或耄攸趣洪惟
高宗纔五十六遽行堯事有斷于獨洪惟
壽皇纔六十三遽行舜事不謀于僉未勌于勤先養
其恬功成身退道與天叅聖人視天遽進遽退進退
俱休　堯舜之運於赫
兩朝德宏

業峻銖較寸量寧嘗堯舜堯七十六治水云初咨岳
試鯀不遑寧居
高宗時則斯
慶壽餘
久與道息
心實若虛舜六十三郎真云始咨岳相禹不遑寧止
壽皇時則斯
巽位已
新與道休
心豁若洗凡退政機等謂大微

此退之蚤彼退之遲遲容可及蚤孰踰斯凡傳
國璽等謂大媺
紱傳之賢
此傳之子賢容可求
子孰獲只傳子若賢一出於天天固與子亢人所便
便而遂者榮具慶全退蚤若遲一關於數數固與蚤
亢人所慕慕而得之榮全慶具
蚤於
堯舜三十三年獨不一後獨不一先
兩朝胎合時乃自然舜後於堯七歲而禪胡為爾稽

匪有攸戀不欲與堯匹休齊善
壽皇禪意蓋與
堯俱所後七年匪跡是拘不期而同自然之符
高宗禪時久暘忽雨雨應云何
恩洽以溥
壽皇禪時久雨忽暘暘應云何
德輝以光得天之應誕彰孔盛
新皇丕承合為
三聖
用牲于廟靡靈弗歆式昭

新皇上合
天心決政于堂靡懷弗暢式昭
新皇下符
人望
天人同歸欲逃莫從雖
父傳
子豈為至公漢唐豈無揖遜之主非出本心未為盛
舉猗
三聖君真堯舜禹
三聖一家累洽

重華前未之有後無以加小臣獻頌大而非夸奉
孝宗皇帝聖旨
賜紫金魚袋權發遣德慶軍府事

修文立武頌并序

斌哉頌璦公宋宗室也上乂為文上與上同乂治也尚止弋為武弋射也楚子曰止弋為武未也孤矣利以戚天下非弋比止戈則弋也可知之以邀效馬慶元五年西黎謂臨高黎寇邊擁彼關矢攖吾控弦害其鈒音矣曾是罔悛明年公來蒞所以然曰不在彼此失其紀我其紀之禮義廉耻表是國都形于田里驕驕者馴埦埦居切[illegible]

笈詘枝窮黎枝允長於兮矢直東南黎南諸澄道黎歸東謂樂會黎我疆封迺秉其會俵降乞容四月丁未西黎警至五月師還而黎遁六月下亥南黎降丁酉東黎降七月庚午西黎降惠然慶曠音然與之大同此頌之所為作也公於三黎挈所侵地降之二月菜堂曰歸疆翼以事曰修文立武歸疆自修文立武出文修武立之動變夷為華歸疆效之一尔故不書其詞曰

斌哉公兮丁黎牾兮反自椨兮亶元后天覆無我若汝兮董尔僚鞶吾天序兮九法筏筏音勃其豎兮誰又我能渠語兮爾校傳相讙勿鬮而䖝胡官切箭器也兮勿鬮下季切關也而軒居言切兮矢器盛兮勿鬮而嬰力南落侯二切車兮籠也韔音歉楚崖楚加力丹切箭室也韡弩矢服也敝兮公上我邦之義以正我校之戈逡其乕賚以自嬰音兮謂師還也斌哉公兮丁黎猖音兮反自揗食尹切麕兮亶元老地載無我若人兮麾爾校迪吾天倫兮三綱几几廩其敫直珍切列也兮誰又我鬮匹賓切亂也兮爾黎傳相告勿攄音而韣徒木切衣也兮勿抉而箙扶福切矢器也兮勿掀而韃音輹無願切車也彇五責切東兮弩箭音祿室兮上校我師之乂以止彼黎之弋逶其鎧潰以自宓兮謂黎遁也斌哉公兮丁黎羧於偽切相矮精羊兮反自揆兮亶元我海涵無我若爾兮格爾黎寤吾天理兮五常炳炳劼其履兮誰又我舐兮吾伍傳相號勿嶔音兮勿綼充善切綼帶也而轑力通切車輻也兮勿紓而醫於計切兮矢器盛韘音韇徒木切兮[illegible]黎

上其乂而廷其往切自止其弋逡走貌其乾附以自陶兮謂黎降也

修文立武三章章七句三章章五句

表

代但大夫自廣東憲除廣西漕又易廣東漕

到任謝表

讞獄無功駃被將輸之命捫私未便叨承易地之
恩靜省非材多慚不稱臣中謝伏念臣少時學問雅志事為中濫專城精爽徒迷於簿領晚充煩使驅馳浸耗其聰明僅能逃不職之愆豈復有可資之策茲令飛輓孰誤選掄恭惟

皇帝陛下身已致平慮不忘遠急嶺表之蒙惠爲該
臺而擇人南方事體之同雖二廣奚分於輕重東部
土風之異謂小臣幸稔其淳漓度策馬而將西俾改
轅而復舊　寵榮至渥報塞實難臣敢不周視歎豐
謹權取予賦以馭其用寧無遺給餉之謀道御之而
王要不負愛民之意

代廣東漕賀會慶節表

小春協氣儲爲生啓之祥薄海臚心競起祝堯之敬
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建是皇極同乎大通推四海之寵恩已涵

動植享萬年之景命未啓憂勤長與逢壺不老者俱
始滿臣子無窮之願臣叨縻將漕阻徃奉觴側耳聞
韶跡莫陪於獸舞仰天見日心不異於葵傾

代廣東常平賀會慶節表

十月小春爰啓誕彌之節手秋衣會聿修於赫之儀
四海臣隣一心詠頌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懋明大德昭嗣丕圖聖度涵洪去兵不試
天衷簡靜萬物莫干其源一根乎仁於穜固得乎壽
臣叨司倉廩邈在海瀕搢笏稱觴阻聽大韶之奏槿
頭見日同伸中嶽之呼

代彭中散自廣東漕移廣西謝表

委節從天將輸東部疏恩易地飛餉西陲等是昇以
嶠南得之出於望外可謂之幸孰酬所私臣某中謝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御衆以寬使人也器曲取揉更之熟輕分
臨遣之華秪服寵榮用鞭羅鈍先及期而度嶺後閒
命而改轅纔至九韶觀民風之未審亟趍五管宣德
意之有休凡課田租一資兵糗他寧乏用斷勿横征
無郊不閣宿逋有詔宜寬新賦人民受賜定諧足食
之謀臣子報君更盡裕農之職

知德慶府到任謝表

臺閣騰章言堪試郡冕旒委聽詔使牧民非以常法
與馬實爲誤
恩可也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南縣粵壤中介
晉康山川勢壓於炎州蘊藏王氣天地意歸於
高廟開闢潛藩大運爲之復昌士風賴以增重誰其
可守臣也何人少竊儒科學未足以充其志六更吏
職拙奚事乎將以勤一黜幽而退巡復使過則知勉
惟道自融與天相似其指一萬户無德色所給二千
石何容心祿厚難酬敢爲不事事者民淳易治可決

熱為為之政教行於當然農桑勸則足矣拔貳爲長
若為稱乾坤之私化頑成仁其或塞宵旰之望他無
易此終不替初

疏

代廣東漕會慶節疏

鳴祉在晨協應千齡之壽呼嵩稱慶同傾萬國之心
人謁歸依仰伸頌詠伏願
皇帝陛下允臻於穆長享丕平為不動尊與山河而
同固得無量壽後天地而常存

聖節疏

資陽紀月潜融天地之和誕　聖應期溥賛國家之
喜洹隣仰止忭蹈以之切以曆數有歸乾坤不息瑞
鞠千齡之氣鵲作流虹惟騰萬國之聲形為舞獸臣
叨縣散秩幸際休辰寅捧玉卮阻廁衆星之拱遥瞻
金闕同伸中岳之呼

楚詞

祀蚕先并序

人以蚕兮為衣蚕以桑兮為糧柞櫄棘欒豈無葉
兮可食之今蚕嗅矣訖不嘗是以未即治蚕先期
治桑或問蚕祖則曰園客之妻吳縣之婦抑嘗攷
之赤帝之女學道得仙巢于桑樹憑桑而靈享叁
者胙夫人生理繫桑與農寒衣兮饑食用異兮功
同通郡縣祀稷為於農兮有功彼蚕先雖未廢自
后外其孰崇厥功同其祀異幾何不與世之所謂
受施而忘報者類大事難乎文拘曠禮可以義起
祀彼蚕先由吾家始又從而為聲詩以相傳庶幾
遍區夏而皆祀其詞曰　旦穀兮辰剛聿蠲衷兮
齊以莊孔偪兮再摻音摰厥奉兮三迎將飛廉掃兮
浣者以清赤松洒兮潯者以凉靈之來嫖嫖兮若翔
兮上靈之下婉婉兮若倚兮傍靈之趨蹊蹊兮若叅

兮前靈之坐盤盤兮若椐兮中央乃敞其大牢侑以
兮糜餹餻桑兮骨肉脂鼠脳脆兮糜鄉靈其盻只勿
虐我似只世傳沙宅兮亥地泥屋兮壬方棗種南舍
風来兮東廂夫是謂兮宜蚕徵其如我教兮未詳碩
奩兮消長惟靈兮弛張紛再登三熟與四出信吉利
而盍故常雅志兮蚕事匪徒製兮已之裝絲吾欲繫
蒙兮俾不折繭吾欲投火兮俾不傷于以試兮允哉
驗殆將補兮弊裳靈其烱只勿虐我景只蝠有種蛾
有秧圓嶠兮色黑寒國兮色蒼絲一指兮大繭一尺
兮長蚕有兮彼異何當畀兮千斯箱靈其佽只勿虐

我企只

乞如願

丙午歲首有商叟過余曰如願叟叟鬉醜也逸不知其姓某或曰喜毋之女欸伯之婦得自青洪君之手至自彭澤湖之口嫵音奉兮叟左婉承兮叟右叟𣥉兮授以豐叟薄兮授以厚假非玄女橫縱兮坤六倒顛兮乾九安能轉叟之凢百觭為一切耦乎委以赤心期之白首欻於晨興潛以形走門有守戶有候其故縱之守候是咎守壘候茶喔貽嗟吁奉職謦梱昌嘗少踈循疑未獲未出而廬爰搜爰索迺籲迺呼則

趄趑趄趄闖於東窳㯳㯳糊糊霾於紫姑彼紫姑者能文知書叟不識字勢難動渠公善形容以乞焉彼宜嚮應以歸歟喜不自禁則節文而為歙音曰來紫姑識音甘有兮松櫺糅音以兮膠餳紫姑來下盼余馨識辛有兮椒酥糅以兮蔥餾紫姑來下盼余馥識淡兮有桃醾糅以兮栢飴紫姑來盼余䤕音識三薰兮三酹夫有懇兮其敢昧久求如願兮顧兹在幾為余兮割愛識来紫姑伊發且嫱音初識凡借顏色饒㲳鬒識厥有李赤隊讓泡雎識若乃鬼殘彼非刑餘識彼所有若所無緩急自可相須識詎必如願而弗以

乞余識冤紫姑形不露脰音而有影若㩓殆余授邪冤如願聲不露噣音而有響若哰音殆余訁音邪公其願貴或願富邪貴豈能玉余骨使冥𧝬富豈能氷余肉使不臭邪文章可傳金石不朽要貫其精湏遲以久余心所願汝假之壽應聲謝謝似曰有有

祀南海神

赤精炎官兮神一靈兮幻只鴻澤麗施兮神一念兮胚只上清委照兮神功行兮簡只浩劫彌沙兮神慶休兮綿只太虛窈窕兮神猶徉兮栖只瀕海渺瀰兮神漫浪兮僑只沅瀣音濱滓兮神囷自兮飫只肥腯

兮薌兮神孰何兮盼只昏頓顥宜兮神惻怛兮矜只顛連號呼兮神恍惚兮聳只焄蒿悽愴兮神憑憑兮下只押狠媟嬻兮神恹恹兮涵只謳曰蒙兮景只有嘉斯穀兮羅只有旨斯醑兮酹只神兮歆只有皎斯褁兮監只有蹇斯數兮翊只

擬雅

灕之水

灕之水灕者離也居官不得行其志思與灕水俱離此以去焉

灕之水浮兮粗資以汰灕之水激兮頑資以淬灕之

水清兮垢資以灑灕之水瀾兮穢資以漑一灕者離
也胡為乎東而西其會永言西大不渤而滙音會靡資
弗沛四有一逮亦孔之快　灕者離也胡為乎西而
東其邁永言西隘不颿而瀨靡資弗礙四策一逮亦
孔之慨逮固罔功不逮寧罔罪誰謂匪詿又誰謂無
悔離哉離哉罔云忿音哉寧罔云憝哉罔云快哉寧
罔云駁哉

途歸遭雨

我歸遭雨為王事也恩重身輕無尤怨之心焉

莫予我食食于公庚我歸遭雨我不以為苦也莫予
我衣衣于公府我歸遭雨我不以為苦也莫予我居
居于公宇我歸遇雨我不以為苦也

九月

九月壽逮公宋室宗子也於數為老陽老陽應時老人
應期自然之符也

九月庚庚金風颸颸音菊之有之強名金精九月庚
庚玉露冷冷菊之有之強名玉英精英于菊薄昇其
羸公子精英裒其大成精英尤結霜莫之折小字女
節公生烈烈精英攸凝霜莫之凌小字女莖公生亭
亭女莖曰咄鋌其自拔涎濡天渥吾不如女葉女葉
曰嗟偃其自夸漸復音天和吾不如女華彼女華者
有都其色公所養兮亦孔之澤彼女華者有都其香
公所立兮亦孔之芳彼女華者有都其味公所調兮
亦孔之旨八月擷葵十月擷梨匪棗伊遲菊在中兮
有神有奇于以郊艾寧復云耆八月擷棗十月擷稻
匪遲伊蚤菊在中兮有化有造于以却老寧復云耄
既浣之後未望之先有誕初度有秩初筵公呼子孫
爾来吾前有觴勿他酺惟菊可以酒飲之長壽有脯
勿他烹維菊可以羹飡之長生飲少輒酣飡少輒飫
公舉其步謂殆神助客攬其屨謂殆仙去恵然肯臨
永與國為柱

有棨

有棨為孟公徵發也公得王蕖以其似道而酷愛
之人莫闚其意故作是詩焉

春風穆穆有棨若鋈音沃獨出者英既亭既矗孰刺之
王公昕翫兮忘餔春雨涔涔有棨若琳八出者須既
挺既參孰點之金公昕翫兮忘餐八表一裏盍九疇
之云爾英須如之亦孔之脩一中八邊盍九州之云
然英須如之亦孔之葎九疇之中屹其皇極彼孔脩
兮中兮獨屹九州之中巋然王畿彼孔葎兮中兮獨

歸中兮者得所傍者得侶主董其臣臣屜其主他華豈不須莫如此都與天地合自然之符他華豈不叢莫如此徽與君臣合自然之理游偃感止心兮朝真游貴感止心兮拱辰天子乎園偃愛之瑕美左英右幾須卓立公豈不褎音嚮為輔弼天子乎園偃愛之瑛英前英後幾須勅與公豈不褎向為凝丞天子乎園偃愛之瓓英與英蓓幾須用舊公豈不褎向為藩翰有衛大恩不忘至尊夢遊魏闕覺在陶門胸中有兮樂國天下無兮乎園華徠自北悅公之色公飲酒兮興止於適郤老還童與華同澤華聞自春怡公之

神公賦詩兮意發其真陶情歸性與華同純純極兮生白白極兮招涅矯入太素文反於質馴歸太玄白以守黑公同乎造物

公邁何遄

公邁何遄送大學尚書劉公帥蜀還朝總過家又帥潭也

公之西矣蜀人是𠴲音謠都人是嚣詔予華袞函哉來朝彩熊既秕彩鷁既發月逗歲遛誒其未達都人曰嘻吾國君師欲猷欲為未得良毗公何歸遲　公之東矣蜀人是戀潭人是羨詔予油幢函哉往駿列城既傾列騎既迎日徘日徊倘其未行潭人曰噢音王吾家耋孺不襦不袴莫能畧顧公何來暮　公之南矣潭人是抔洪人是留議奪朱幡函哉還休御者既剸餞者既軷俄馳頃驅傈音票其未返洪人曰嗎音軒吾土山川有貞有仙可伴長年公邁何遄

右公邁何遄三章章十四句

續南有嘉魚

續南有嘉魚為無實有名又自衒以自戕者作也

維離之方維丙之穴誰幽爾宅自濡自沫惟性是適與汨俱入莫其厝毀亦孔之黠

維夏之時維孟之月誰浪爾跡于哺于歠惟物是詸與滴俱出莫秕其單亦孔之拙

天與之骨其鯁如鮫道與之肉其糜如鯉非爓人口可昌我齡柰何薄味徒爾休聲魌氏傾意獻人動情雖彼相欺以機械亦由自暴其神靈彼名有累兮彼生吾生奚用兮吾名

右二章章八句一章章十四句

賦

蠹書魚賦

嗟嗟魯子貧哉其家猗富哉其書粤昔走帝鄉而千

祿猗爰子書猗作蹀弃而去去而歸猗亙半期其有
余一日發篋出書猗手欲披而莫扶糊偕楮浸腐猗
陰濕猗茁蕔楮偕縫兩不相屬猗字畫猗子俱詰其
蠹吾書誰猗有物焉曰魚乎魚而前猗訊問其辜曰
微乎女之貌眇乎女之軀爪牙猗匪豹匪貙角觜猗
匪𧇧匪虣胡為乎敢尒齧吾之楮啗吾之糊寖而蝕
賊吾孔孟之遺訓堯舜之典謨按三尺與九章猗擢
髮不足數女之罪顧女叢然之形猗盖不勝誅余將
淬劍以戮女女其何辭以對余若其辭耶則開女以
自新之途不則決不貸女之命於須臾魚也哀而乞

憐曰公且息一時之怒待吾盡其情以愬倘其自飾
以游詞然后伏公之刀鋸初吾之營營猗非為口腹
之故盖聞仁義之勝乎膏粱猗可以供吾之啜餔故
潛身入其間猗欲求其饜飫柰何哉其口不識味猗
翻為書之蠹雖然吾獨小蠹爾不幸為公擒尚有大
蠹焉公胡不之慮曾子驚曰今安在哉吾其往捕曰
其來也代久歲深其衆也雲屯蝗聚粤自孔墻失護
厥徒橫鶩瀰茫其正路出入其異戶戕穴吾春秋猗
斷斷乎公穀之據穿𥨊吾風雅猗拘拘乎毛鄭之序
書猗膠於秦誓易猗梏於象數又其甚者韓非師老

剥天下之肌膚李斯辜肖壞先王之法度詩夫乎吳
之差初者起於跬步不然胡不見墨子悲絲莫知所
措楊朱泣岐徬徨四顧原二子之初心豈欲無君無
父也耶由是觀之蠹公之書彼盖其尤者也公不鋤
而去而獨歸咎於我何歟縱云在我盖出於誤於法
猗當誅於情猗可恕曾子聳而驚曰吁女之不幸猗
至此哉宜其為人之憎惡安得聖人出而鍼其受病
之處昔者嚳聳原壞之弊也必至於為晉為梁故孔
子為之援其根之剛師商之弊也必至於為楊為墨
故孔子為之開其所未喻嗟女蠹書魚猗惜乎不孔

子之遇顧我雖非孔子猗焉忍坐視其僵仆爾蠹書
魚來吾語女道學有榘法聖門有真趨軻也豈盡信
乎書參乎惟一唯之悟鹽今而道尒能糟粕之捐猗
醇全之旨則不惟前非之可贖猗自得之學云庶不
然豈獨為人之憎惡而已哉甚則又重遭其擊𢷬也
魚謝而退曾子歸而嘆曰悲哉魚之蠹吾書也不過
乎文字之殘人之為魚也併子其道之斁吾為之懼
故為之賦

墨竹賦 中都員光祖所寫

我家江南種竹遶屋茲僑于京無竹而俗欣覩員郎

吐墨為竹不根而萌不笋而華盤礴之頃天生地成不籜而節不苞而葉逡巡之間神造鬼設謂春滋邪外萎其形謂冬凋邪中益其精瀟瀟瑟瑟滚滚滇滇未霧露兮若濕無風雨兮若聲顧壁間数竿兮之可意與渭上千畮而爭清拔我汩汩納諸冷冷府寺之跅既澆而復潔利名之骨久醉而忽醒惟竹太孫孰同保社鳳馴栖而思凝鶴矯立而神化有固可嘉無奚足訝所少七賢坐於其下七賢面目今莫識者視我形骸隨意而寫置之竹間以伴瀟洒毋謂今人之不古安知真相之非假

桂巖賦

運使馬少卿于廳事東葺故屋為宴坐所疊石為山植桂其下揭曰桂岩賦為發揚妙致作也

陽星之精彝入于月故月窟無凡植欏（欏乃可切）桂樹之婆娑夜影耿兮澄徹月桂之種下墮于粤故粤壤無凡茁翁桂嶺之葱蒼秋香樸兮清絕桂嶺之別是為羅浮下有岩兮谽谺上有桂兮崒崮花縞縞兮爍夜葉茸茸兮鬱秋小言之廣東之蓬島大言之江南之瀛洲有倘兮異境孰移寘兮公之屏天花開於逡巡石笋拔乎俄頃不墨不素寫出月中之真非水非鏡照見天上之影豈公身遊月宮手觚桂華心欲得之而植于家決鼻嚙其枝望舒攫其芽援之使歸種為生涯者耶曰不然公有斧修月莫指其痕公有石補天莫捫其罅連根斫桂端秉修月之餘平地起山一出補天之暇元勲尚爾其少稍妙用輙茲其豫借左壁天台之崖右搴合浦之涯斬雲根與烟苗幻風軒與雨榭五丁猶服其敏強六子不辯其貞假決鼻望舒公何彼借或曰岱輿之巔羽人所舍厥植有桂其驚無價子纍纍兮雌珠而牝璣香馝馝兮僕蘭而奴麝公聞之圖諳覔覩擢成杜駕叱夸娥兮疾趨靡

禺彊兮橫跨挾彼岱輿而西頓于墻屋之下夫如是則盤古公徒巨靈公亞山川繇我而峙流草木自吾而榮謝凡圄氣形率歸造化夫脩月與補天又特公之細者也雖然至人無我大道同流寓意出機猶未免混沌之鑿反身內景得無損汗漫之遊盍摸索公之胸次自有一壑與一丘了知假合誠是贅肬聊復當丸弄而竿戲豈真為蜩擬而乘樞縱自今扶天柱於無底絙地維于不周舉手戴山之力大試橫身砥河之志畢酬厭紫府而思凡告玉皇而歸休覩戚故舊勞苦諮諏公其倒羅浮於囊中傾岱輿於筆頭以

示之謂吾生宦遊之所滿拾而飽收者如此而已若
其笑乎不哉

海栢賦壽益公

南極清老人𦖊稅層霄碌徒對切墜也重滇化作石質流
為栢形軀蕞爾兮偈他盍反儑先盍反氣浩然兮崢嶸天
畜兮降材帝饒兮予齡得喬松兮稱弟與大椿兮爭
凡甲子相忘曾何有於寒暑乾坤自大胡為手厭薄
我蓬瀛踽踽然從下士以求介紹謀與上公而為朋
哉公𥈭栢栢𥈭星蘭氣臭味歲寒典刑體不同而道
合貌未接而神迎栢遇主人兮眉黃公獲良陪兮眼

青契若疇昔惟如平生謁平園兮不獨往問訊華陽
兮先登方將及身之孫高秉足之雙輕駕翛翛馭泠
泠相襲籥而上青冥也坐客俱驚起攢公纓非岨輕
舉有衰老成何當肯畨上為朝廷之重下為州里之
榮公狗客兮以情客壽公兮以誠有木名榆受氣玉
衡亶哉彼栢星氣荼也惟鍾於栢物中之亭亭故鍾
於公人中之錚錚有士姓李受氣長庚亶哉我公星
氣凝也惟公於星蓋星之精故公於人乃人之英泥
丸冊田與造化爭却老逃艾還孩及嬰華胥之城空
同之垌恬寢愉與娛坐嬉行忘其為長生　之一卷終

撙齋先生緑督集卷之二

宋賜紫金魚袋樂安曾丰幼度　著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奏行
明廉州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二世孫繼武　編
邑人後學詹事講明甫　校刊

詩

五言排律

賀皇太子生見翰墨全書

運轉黃河舊波澄少海清菊籬浮喜氣蘭殿沸歡聲

岐嶷親王羨聰明左右驚英姿涵玉船冊禮建金精
入省龍樓晚歸休鶴禁晴講筵心會道賓苑禮通情
誕日愉謹滿儲廷瑞彩盈　兩宮延具渥六佾舞儀
輕靜念孤蹤遠曾叨四友榮尚稽陪用綺遥祝壽籛
鏗

自是妾之罪

妾生昭君村國色所少逮固羞著紅紫亦懶傅粉黛
少時母教嚴稍稍攻組繪針機參大玄綫道得三昧
坐貧姑貿遷不就村市儈趨去長安遊幾入未央賣
其如主市司所好與妾背一金陽不醻翻謂索價大

求言妾所挾未道美無對猶歎西蜀錦豈數南海貝厥價誠不廉其理獨何怯況妾雖索價似亦非分外售不委自然於妾無利害古女不尚工肯犯出閫戒追思妾初謀輕發良獨悔雅負傾城姿來為倚市態人得賤眡之自是妾之罪

勸客

勸禽思夜林勸客思夜衾夜衾良獨薄夜林良獨深林深暖氣聚衾薄寒風侵氣暖猶比翼風寒更孤簪猶敢謂勸客曾不如勸禽

題會昌蕭帝巖

出門疑浪遊轉眼逢傑觀山斗路將窮脚款行小紓信笻捫石根恍若得一間嵱岈欲上呑渾沌疑始判豈期蛟壁開或者雷劈斷洞轉一曲關蹬道鬼為棧懸岩百仞餘僧巧屋其手其旁磊蒼崖其下蟠碧澗峯迴若相朝水瀨若相喚蘿斜百年枝松剝千尺榦潘皮鱗逆生鑿孔根倒貫三十六洞天往往此其冠或傳帝所棲其說涉漫漶意古隱者徒僑此避秦亂圍棋或著書不覺歲月換斷編何處藏但有竹可汗殘局何年終但有柯欲爛疑似姑置之杯酒釂賞歎移之家山旁破甑視浮宦上疏乞鑑湖故事吾可援

悠悠天聽高此計卒未辦意外今獲茲巾幘可小岸況在大化中醜好俱是幻有暇得嬉娛孰遊非汗漫

遊桃花臺寺僧指似葛仙翁煉丹處

昔為仙翁宅今作梵氏家桃花大俗生穉老安取耶物元出乎等人自分品差我來與時違有桃却無花舊來花片紅散落為流霞中有結實者往往成丹砂仙人食之餘雞犬爭輒譁翔鸞久霄漢廢竈空塵沙殆欲從之遊龍髯不容拏擬作武陵記恐謂漁父夸坐陪老上人晚烟煮春芽

小憩月華寺閱智藥眉山兩公遺跡

韶溪經其前漕溪緯其背崢嶸兩溪間月華得吾[illegible]開山不知誰立屋已忘代寺碑兵火餘斷石猶未廢始得智藥公與法作無礙梁題烟煤中殘墨猶未敗始得眉山公與寺為不壞餘詩謾贅疣滿壁空鮮芥我生遲百年來與眉山背烏為嬌人聲山作傲物態老大堂頭僧曾受智藥戒試從言下挑要看急中對寺以月華名中包法沙界方當月未生敢問華安在得月而忘華堂頭大機械更和月也忘始出機械外

謝葉英州惠石山更託尋至絕品者

梅雨酣夜眠梘風豁朝起應門疾傳聲外有夸娥氏

背負小峥嶸云自西北至涴衖出問誰乃拜公所覩太行王屋山轉從到窓几㝠㘸根倒盤混沌竅中啓歸墟孔道谺神瀵瀶痕泚兩生大丈夫二老古君子識面渭然從豈料不我彼一見三扣之琤若相諾唯燕閒與之俱庸冼各與鄙相愛至忘形相期至沒齒山容若巽辞猶有勝於已瀟洒僊主人雅性無所嗜隕星拾宋都浮磬收泗水尺寸靡不珍要作補天計適分上帝符来守真陽壘山使聽指揮石侯擬供具三間㠔齾齊四壁羅王峙况絕下車初貢者来未已新傳渤海東五山失其二神牛驅六丁挾送函六裹

風骨天下奇非直我輩比聞之喜欲狂悵莫立自致千金豈吝慳再瀆那得忌岱輿第一峯割愛良不易員嶠盖次之何當便分似

贈別曲江貢士李安之五羊相訪

南中今士風似不如古厚我来長杜門無日無人扣䵷頭利相關蛩足爭屑就夫君何為哉所見乃獨否曳裾投長箋過眼驚大手晴空一鑪薰細與勘關鈕鋒芒已經磨筋骨猶欠揉舜風久衰精韶石餓苗秀蔚為曲江公未有繼其後君姑事文章亦可傳不朽小徒為秦張大止到韓郴緬馬洙泗閒道統相受授

點破石頭機塞斷天下口三傳至孟軻軻死寂寥久我少有志焉老来晚易狗田頭萬物初着脚諸子右乾坤化氣形火者水之婦語孟發乾坤鑰者關之牡鑰通關自開火徹水俱透要令方寸間可與太虛偶事業出箇中始得免於陋聖門二三子十僅能八九倘便出一塵是謂吾儒首古人責善心敢以謝吾友歸來有餘師莫擁掃門帚

別陸德隆黃叔萬

歲在辛丑始識陸德隆黃叔萬於江西帥幸大卿坐上握手論交而去戊申又會于中都德隆得宰

夔叔萬得宰公安言別次課贈之

辛丑隨浮梗鍾陵得盍簪潛藩門若市歛板客如林氣宇黃陂濶詞源陸海深二豪談正劇一坐口俱瘖詩社初容入交盟後失尋雲山千里眼夢寐八年心九陌迎連璧孤燈話斷金始猶疑面目徐復記聲音鰕菜隨宜簇茅柴取意斟行藏更見告文行互相箴憤敵常旁午憂時半孔壬清風晨揖袂明月夕離襟發纜東流岸迴檣倒景岑剔江隨地卷蜀道與天侵通守諸侯士專弹百里琴長才優撫字暇日小登臨隱士隆中臥羇臣澤畔吟青城山鬱積赤壁樹陰森

哀樂歸巴曲興七入楚砧把杯空吊古搔首重傷今
擁戶鋒車急開緘詔墨淋舉頭高拱斗引手上門參
可畫安邊策無韜活國鍼寸心丹未了雙鬢白那禁
顧我傷強矯從今判陸沉磨礲閑筆硯模寫亂魚禽
氣反風騷朴聲收鄭衛淫吚吾樵道上款乃釣磯陰
枝茹終無忘彈冠老不任移書相荅謝吾突誓長黔

贈別滕州法曹南劍張仲明

天生張公子名家更好脩文章虹貫月意氣鶚橫秋
桃李春風發桑榆晚景妝丹心猶似在素業未容休
黃卷堆胷次青雲出筆頭小迂蓬島步聊作嶺[illegible]

穩口開三語平心活一州陰功終有報會見襲[illegible]

七言排律

過泰和赴主簿鄧楚材豫貢圍之約

福建人才古鄒魯文章師匠道宗主餘子姑作尋常
看此公僅能一二數大學頡頏賦爭衡凌雲之氣擲
地聲鯤鵬誰擬天南去騏驥猶落地上行南昌傾盖
恨不早西昌扣門喜欲倒風月那容洒絕交江山不
許詩在告官塗同調能幾人相逢莫厭情相親言下
甘心聽苦口鏡中白髮催青春

題劉武翼息齋

天地一從開闢始左旋右轉長不已詰所以然氣使
之君獨不為氣所使平生由氣今自由三平二滿過
即休千里收田渥窪馬十年養熟潙山牛本來無動
那得靜關着一毫還是剩鉎任鵲安頭上巢不妨人
打耳邊磬

吉之南門外見芙蓉爛開

小春催出傾城色笑倚墻頭若招客芬芳猶帶秋風
殘婀娜豈宜江路側詩眼驚紅狂欲呼熟看似細又
似猗花神嗇為菊後乘天意遣作梅先驅

入廣豐倉領米書所遇

創意入倉稽斗斛乃逢兩鶴三頭鹿意者殆天[illegible]
衷憐我清高墮於俗翛翛兩鶴雄與雌三鹿牝牡連
一兒本生自有山林在安用來遊城市為出山入市
已失脚況傍官倉疑更錯口與身為没齒讎心因腹
作終日惡我歸徑欲追喬松兩鶴兩鹿來相從一為
先驅一後從共馭元氣騎清風

題三衢汪學士聽雨軒

公家如許好昆仲不數河東舊三鳳床數對語無限
春簷滴闌愁不成夢馬揆看鳶始回頭知機恐不似
少游看鳶機落聽雨下誰語已輸公一籌

載欣軒并序

淳熙丙午夏陳伯英爲知己入廣爲幕賓暨秋翩
然而迓取淵明歸去來中語揭所遊息曰載欣樂
安曾丰聞之托於琴賦連韻送似

伯牙家有焦尾琴朱絃長掛窓壁陰出大都邑初何
心直爲鍾期僊知音玉軫調罷不自禁聲諧匏土革
木金試彈一曲萬籟瘖動盪南風鼓精祲長養餘恩
到魚禽齊娥趙女秋夜砧怨入離鸞别鶴深轉調忽
落思歸吟元亮歸歟故立林粉黛侯門玉差參卓氏
心挑淚空淫鐵脚豈受魔女侵撫玩無絃喜不[illegible]

農遺意絃外尋阿舒阿宣立森森大孫倚膝小[illegible]
上百千壽酒再斟爛醉欲眠不脫簪大槐宮裏無[illegible]
沉醒浮烟浦登雲岑高山流水吊古今墨子從今突
長黔

道人彭永年來番禺過訪相約歸日遊閤皁

雅性苦無他嗜好山之佳處吾皆到江西山半入詩
中點檢惟猶無閤皁吾家十世江西居南來始得閤
皁圖堊文斜横水曲直棋汁濃淡山榮枯燕閒指顧
圖之上神遊滿意酧心賞已空沙界無大千那信滄
溟有方丈詩仙來往白雲鄉惟沈廷瑞伊用昌畫[illegible]
捲舒納夜月金禹開闔吞朝陽兩篇之外有餘景盖
陽峯寫得要領陳孟陽有賦閤皁詩或云圖是無聲詩猶將夢
幻對泡影攙齋或是武陵曾道人未必非老彭相逢
恍惚似前世一笑春容話長生大道一成百無恐仙
家猶被死生動逃劫莫如徐佐卿山行未免飛矢中
道人詞詘不敢爭啟動約我遊青城横江孤鶴飛且
鳴便是道人出相迎

遞呈餘干郭主簿子敬時子敬攝廣東帥舶二模先予解去

謂吾多可失之雜與人連甍或莫識謂吾寡合失之
孤與人傾蓋或莫逆南來豈是無過從一見如[illegible]

簿公文章未始要著語造化莫能與爭工半生[illegible]
黃卷裏不如暑欵習鑿齒須臾已幸復明年咫尺[illegible]
思況千里羊城虎城任仃伶梅嶺不遮夢逢迎隴頭
梅月向人色户外清風敲竹聲漢廷用少公垂老在
我者大官無小餘干縣古簿書少赤子被聖斷兒摟
餘功始可倒魚鳥了事猶痴仍不了咲人莫更爲人
咲我住巴山沐之杪急足往来數餔曉貽詩勿憚相
揉矯吾人能有幾同調

贈江西瑞上人至南海袖詩相過

六祖求衣從嶺出六祖得衣從嶺入半夜柚身不露

椒凹頭解擔猶番跡上人寄住江之西僕僕而南何所覓雅意貞成爲衣來衣已不傳那可得假令爲法不爲衣江西自是大窟法挑動上人熟機關潮音激越箭鋒疾空還即色色即空佛便是心心是佛心源一了千佛空底用區區祖衣鉢達磨大鑑無兩身震旦天竺非異國眼高海僅小泡浮道大嶺纔微沫結往還始不計東西出入今何問南北要知飛錫杖節因直爲翫山觀水設玄鑰無一勘不同觀翫之中容有説山數須彌水西江須口能吸芥能納吸猶不盡納猶餘未足與談上乘法南海水猶多於江上人舌口若爲吸萬一猶有口可開我先生斷上人舌

鏡香

樂安縣治之西故有蓮池久漸湮廢令尹趙公子季温善恭芰穢踈清築亭其上取李太白荷花鏡裏香之句扁以鏡香

凌波仙子濃淡粧六月鑑湖夜乘凉低頭貪照廣寒影開口失噴清靜香花縣草池漪且綠疑自鑑湖分一曲若爲仙子不呈身無乃主人猶負俗新逢好事公子來十年水鬱一旦開動揺倒影弄金彩勾引田風生麝媒傑題所扁危亭峙仙子函恩勿私喜百里

黔畇屈者伸非徒恩汝數仙子長安得暇遊昆明紫橐初開有餘馨主人顧影頭尚黑仙子聞香眼重青

題吳季章挹秀堂

造物咼開新畫圖江轓前後山負隅一塵不動鷗出没萬變無心雲卷舒主人倚坐扶闌立太清之氣炎相襲風烟席上毛骨醒文字場中星斗濕説詩選央功日新江山恠見無精神筆頭收拾珠長去薆爲醆鼻河伯蟬塡胸自有貞瀟洒沃眼更何須外假景饒眼飽欲著書書成勿示斵輪者

送廣西經畧應寺丞被命改除歸朝奏

蔚林妖血掃已除桂林剜肉補未蘇玉清玄帝顧金華散仙南其驅下車首問民所苦踴躍近前告語醋緡苛歛重傷農鹺鈔抑敷良困賈小斷於獨大呌閽一呼痛拔百蠹根連營坐卧老將校萬里耕桑長兒孫足醉於湿珠未醒奏函頻以中州請十行洒渥下九天兩踵騰輝輕五嶺五更黃道烟霏霏追隨列宿朝紫微三寸舌沃萬乘渴一丸藥起四海瘻君臣道合有餘羡乞以屬之門弟子區區撫字得聞功一一編摩爲野史

勉王堯章歸并序

王堯章後余一年入廣東兩試不利余歸三年得邑西廣堯章踵至又為後科計未决復東賦詩送行勉令且歸

君氣如鵰不受韝君才如駿不受靮摩天歷塊少自許臣視文潛雌少游場屋小銛大還鈍掇第未酹方叔頤二炊無日足斗升一擲有時輕百萬買臣一出今幾時非取富貴誓不歸倚廬固禿孟母髮織錦更蘇文君眉鳳雛知我君之友相屬逢君試相叩豈有五年山上山未嘗一日口中口

寄題閤皁陳元禮蒼玉軒

道山飛落江之瀕山中草木海上春鴻濛盤成[illegible]勢沆瀣蒸出瓊之津辟塵有許猶未慪更著千[illegible]嶙峋兩三也足況千百后土不自珍其珍從坤受質外負直與乾同體中含純表裏洒然相肖似亭亭物外佳主人鳴珮瑯瑯夜步斗握圭挺挺晨朝貞音韻危梢壓霰耆威儀峻節排風塵卷班歸洞門不鑰世間望之自逡巡遼城僊僊鶴有道葛陂矯矯龍何神主人與客俱變化同為玉皇案頭臣循餘棲鳳未仙去不有冥鴻孰情親

題李克明依綠亩

主人不制眼之欲買斷江天猶未足更開兩岸小乾坤而種十洲靈草木江中照出花太貞詩中傳出花木神片言隻字畧點化四時六氣長含春夢草未終俄夢蝶栩栩羲皇上頭客未覺身居安樂窩那知園是華胥國

岐竹并序

慶元三年季春之月[illegible]竹擢萌於所居之乾維出土甫一節列為霜暈連旋而斜上者四復為節者三常為寸者九盖一苞也忽岐為二日夜長苞遂而成竹小大不能殊以分卑高不能殊以[illegible]

噩然類曰瑞或曰妖予非博物士莫別也姑[illegible]實目以岐竹既為之銘又賦以詩

漢關之茅茅之美豐城之劍劍之精雙茅雙劍龍變化一陰一陽數生成我家穉竹老能敬中而岐之相角玉玉爪斜為夭矯枝金鱗甋作斕斑箨豈無他處生乾宮震象為竹乾為龍震吾知是乾之變竹誰謂非龍所鍾瀟瀟聲韻蒼蒼色余褎二主殘精神不受氷摧直養剛無容塵入虛生白夷齊坐看萬物流不負知音王子猷半夜葛陂雷雨作二蹏欲去終難留君不見震為龍又為竹竹又為[illegible]幾翻覆學人笑問

玉版師孰是本來真面目

題宜黄鄒聖言宜雨亭 謂海棠也

佳人一代傾城色和氣醲酣更塗澤臙脂凝汁覺差濃顋頰盎光疑大赤水沉浴罷餘精神蕩去人偽還天真東風吹開巫峽雨西子化作陽臺春

搏齋先生緑督集卷之二終

搏齋先生緑督集卷之三 元集

五言律詩

贛東江

兀坐順流中吾歸與便逢窯家俱瓦汲灘户半機舂漁作傷春響山為媚客容江鷗疑不動識我舊行蹤

臘月被檄下豫章至南安簡曹宰 二首

雖卧聽衙鼓傳呼轂坐曹庭前人跡掃門外市聲鏖餕立鴈行少寒畝馬骨高寧教循吏傳書拙不書勞

又

日月迎春急江山送臘愁歲窮猶被檄途遠更乘舟

家累已相逼官身那自由欲從公歎想公自攢眉頭

再自隆興還遊至德觀

水眼通三島波心湧一峯兩崖懸石穩千古怒濤舂呵劍敺游蜃鞭雷起蟄龍僊人有餘量事了豈留蹤

潘宰孟的見余三生圖詩賡一篇見示再賦謝之

擔水誰家渡牧牛何處村未能逃刼數猶是弄精魂毛頴含雲凍鵞溪帶雨昏強從泡影底摹摸去来痕

臨安主人出氷塊佐飲曾簿嚴宰同賦

久在京塵裏仍當大暑中眼逢銀色界身落水晶宮

有客清相似無人白與同雪之不可作隨意酒樞空

曉行

已離南康縣不知何處村荒郊霜灑道野店犬應門
市尾人聲鬧津頭水氣昏雲開雙髻出髮鬢月梳痕

頹臘献歲之交出贛向韶緬懷偏親簡介弟

幼能

水出猶諳贛車行未習韶忍看鳶跕跕愁聽雨瀟瀟
豈不欲歌棣寧無工誦椒妻兒環坐外笑語與誰聊

出清遠峽

水石三過峽江流四望平鳥經波面疾雲泊樹頭輕

晃朗天光合溟濛海氣生且停篙與槳遲速信舟行

靈洲玅高臺

水心浮出石洲背湧成山草木仙家種樓臺梵氏闢
全輸緇衲老長與白雲間隔岸風煙好終嫌是世間

過達磨泉緬懷東坡

分野秦南海城池漢尉佗功名徒自苦寒暑暗相磨
破寺容僧少枯松閱士多我來空想像百世一東坡

丙午中元番羅子琳小酌

送客獨番髡慇懃共一樽星辰寘碧落燈火耿黃昏
笑語渾無間詼諧雜不忺遺言邀月出相與答中元

寄殿院謝艮齋

河鼓娉天孫昭君未出村非關媒不善自是命難婚
無貌傾人國何顏倚市門隨緣幽閣裏刺繡度朝昏

寄衡陽尉徐智伯三首

千古南昌尉神仙人姓梅久歸天上去重謫世間來
照乘無人市傾城不自媒穩乘高士轂自有鄭莊推

又

刺眼縣門柳紫心家圃梅懶為彭澤住羞見督郵來
藉有湯行聘要無石作媒吾非痴謝令自去不須推

又

衡陽客有鴈嶺表得無梅半歲人南北中宵夢往來
燈為輸喜使酒作嫁愁媒莫決敲門句幾輕改作推

自入南與二陸丈游知其為侍郎族也小陸
丈除欽未拜命而大陸丈丙午六月既望赴
德慶

屈指江西好南中古晉康能潛開王氣燕寢貯清香
恩數優新守君王奉　太皇政成歸奏最小却亦為
郎

五年遣書問董仲脩

八面海風亂四時天氣坮棠[illegible]藥物熟客只醫人

筆研為謀左烟嵐與死須僅彳之危後能姑以健償貧

暇日集越王臺

著脚卧雲室田頭蓋海亭水為三面白山作四圍青野鳥餘清弄幽人得醉聽籃輿不容款徐思渺南溟

檄充晋康考官舟行薄暮緬懷諸幕兄

水作琉璃碧霞為琥珀紅因依光迭射畢竟色俱空鼓楫乘秋氣掀蓬納晩風長教凉似許拚得住南中

八月上澣夜與張元輔張子濟小飲德慶貢院廳簷下虫聲

金氣添秋晩銀河耿夜晴天塗雲色淡月浸桂華清露坐疑僵髮風鬖欲氷𪔂羨壁虫不相亮更作戒寒聲

初秋夜嘆

髣髴蟾蜍影蕭騷蟋蟀聲秋隨桐葉落心與鬢毛驚雋出斑無數新添白幾莖百年成底事攬鏡若為情

續赴羅少卿飯坐上默和前韻

孤吟成錮疾旅坐失牢愁畫氣滇銀海春風沸玉舟詠諧狂後出汗漫醉中遊已忘行藏事從渠自倚樓

君舉再飯五峯閣四望

城中無隙地閣上有餘天白雪重湖浪黄茅五嶺烟

高樓南壓湧大字北凴連忽忍詩之具收歸作畫傳

三山寺戲堂頭僧

竹不容塵入山寧與俗交開門懸梵偈置榻解僧包不見肘生柳未聞頭戴巢葛藤非我事笑語浪相嘲

季夏宿省前董家樓

明朝從末伏今日幸秋初御閣斜陽裏天溝小雨餘風吹塵陌靜月照堊牕虛一枕三更夢清凉意自如

癸丑秋遊踈山寺首坐璣上人以其嘗在五年相識求詩

逹磨泉華湧曹溪水綫開何從南派出而過北宗来眼勘江西破肩擔法窟回少仲龍象蹋無復説黄梅

秋意自適

燕方為去意鴻已報來期老火晨相謝新凉夜見私躭書燈可眼渴睡簟宜肌好處分明是橙黄橘緑時

贈日者陸道人

象彖談無極蓍龜識未然學窮精髓處談入髮毛顛着脚九流外田頭三畫前屈伸皆在我造物更無權

送副將胡義民到部復還廣東

誦史胸翻海談兵氣拔山奔馳非得已矍鑠未容閒瓜戍開年赴梅關趁凛還后依如問我炊玉待春班

中都邂逅新崇德李汔純之為同館着話贈

別

文正三槐宅延平六桂家芝蘭含露秀鵰鶚看風斜
螭首終簪筆河陽且種花秉時長得意毋忘夜分茶

贈陰陽家謝子美

心變掌中卦地翻天上星肩擔一盤古背負幾玄宾
鶴失啣禾瑞龜忘食墨靈擬修方士傳乞換左仙經

王俊臣嘗從余遊己未冬訪別於廬陵郡庠

師席我虛設道機君飽叅玄初疑若白青卒過於藍
蟻戰何傷比鵬圖不日南江皐離思久烟與水相涵

暑夜露坐

屯坐月初曛歸眠夜欲分竹濃猶漏月風撗不容雲
霧露氣相薄星辰天自文更深群動息地籟可堪聞

遊烏石寺

縹緲崖懸屋崢嶸梜亘天我疑家王帝誰道宅金仙
鍾鼓風雷上星辰燈火前眼高胸次大沙界眇三千

秋途暮息

浴浴初秋雨濛濛薄暮天牛羊爭欲下車馬敢求前
蟋蟀挑孤咏梧桐攪獨眠又身無一事夢到汗漫邉

曲江值歐陽伯起舟行至封川

清望醉翁族俊聲童子科三千新奏牘百二舊山河
孰是披沙者其如抱璞何世終無棄劍越砥可重磨

梅月客廟山厭潤思霽

雲漫山若沒海漲地如沉人已苦平濕天猶容衆陰
非關河伯濫自是雨師淫上有太陽在何當一照臨

贈璣上人

幻抛南聚落晚据北叢林道貌枯中澤禪機淺處深
山腰雲出沒水面月浮沉賈島勘還破牢籠付一吟

七言律詩

登滕王閣　見滕王閣集

落霞未厭我来頻一度来觀一度新出沒無時鷗弄
暖飛鳴不禁鵲思春物華幾換山如故沙界長空世
自塵料得西山僊隱輩且憐且咲倚闌人

再遊登滕王閣

故閣崢嶸已刼灰又看新閣上烟煤斷碑無月不濃
墨古砌新秋猶雜苔江闊鳥疑飛不過風輕帆遠趂
先開天高地迥詩囊小收拾不多空一來

入廣至贛雪霽天朗聊舒耳目

數自離家今幾程半風半雨半陰晴白雲故作開愁
色烏鵲爭為報喜聲来耗得栝為傳送去途惟柳管

呼迎囊中少帯江西雪見説五羊烟瘴輕

赴廣過贑呈劉主晉王提幹

世味不分甘與苦吾年未老已俱嘗爐邊醉後暖生睇雪裡饑餘寒欲僵出處任緣常夢好升沉隨分自心涼經過少叙江山舊魚鳥多情尚未忘

余出疏語示陳伯英伯英勉余讀傳燈録諸

書用羅子琳韻挑伯英要看一轉語

學結蒲團禅板緣黄梅衣鉢問誰傳彌天北秀經三藏賊刼南能偈一篇夢幻故知無起滅虚空安得有中邊無人語此閒君至急着衣裳且倒顛

余以檄出陜棧宜徃西津侯別余阻風不得

前

孫子未來汜水上遠公已到虎溪頭佳人密邇不相見弱水瀰漫那自由非負酩奴辜王友莫誅風伯訟陽侯剛年訪戴番髠日太白梨蒼爛熳酧

增城丞嘉禾張元輔纔過郡輙去未及欵曲

已而同較藝晋康

隨牒相逢瘴海邊經從不為小番連藍田畫短子姑去彭澤春濃我欲眠近境曾無携具日殊鄉却有對床緣天知道大話長意借我黄花節已前

自廣歸至南康與蔡承之黎夏卿劉成叟相

見

轉蓬隨牒入番禺中土交游愈見踈嶺隔不容南過鴈水分無復北来魚往還一介動千里終始三年纔兩書所頼清風與明月時将吾夢到君廬

再題嚴子陵釣臺

四百年間将相誰豐功偉績竟何歸生前有忌榮招辱死後無朋是亙非麟閣故基為草鞠雲臺遺屋與烟飛桐江自漢至今日依舊行人指釣磯

江下望永思陵

臣生差晚十餘年八彩堯眉僅一瞻鳳出未能前附翼龍歸不及上板髯山頭鑄鼎爐長冷湖上號弓泪滿霑漠漠穀林無認處城陽烟與草相黏

陳君舉飯余倉司之五峯閣移坐臨簷口占

舉似

傑閣崢嶸依樹間門從好景未嘗關簷前珠箔開平遠座上清尊各燕閒能洗塵心三曲水欲迷客眼九疑山主人胸次俱收拾筆意渾歸太極圈

遊淡岩

混沌誰将竅鑿穿玄玄靈留巧與人傳坎中着脚疑無

地缺處田頭却有穴究虎将風時出嘯淵龍挾雨夜
歸眠瑶臺清浸無人住應惹瀛洲雨化仙

致敬五公祠堂

五公社稷益臯夔朝跡纔安輙復危始信君非難格
處皆緣國是有揺時髙山日暴行人首喬木時鞾故
老眉莫道落南非美事也應添得永州碑

到義寧自夏至秋不得家書思親謀歸不遂

散客強名邑大夫琴堂餘暇北窓孫燈前夜雨無寧
竹枕上秋風有戰梧懸望北音思射鴈滿懷東道夢
烹鱸白雲一望二千里靜聽林間返哺烏

呈臨桂宰歐陽丈

中都倥偬合還離料臆雲萍不復齊官下有緣俱嶺
表社中何幸更江西四民自喜歸摩撫百嶂相爭入
品題嗟我簿書塵裡坐來篇疑是辟塵犀

逆旅書懷

吾生宜客不宜家今趂輕舟傍淺沙天擁雲堆浮玉
乳波揺日影弄金花詩中已醉那須酒飯後雖醒可
廢茶安得長閒棹歌裏清風明月任年華

至沙溪𥘉六一先生

文章事業宋名臣𥘉上輕投未老身葛水衣冠淒欲
斷沙溪泉石鬱空𡚁髙山踞視𥘉歟與事喬木坐邀來
往人碑未失真公手澤中餘廊廟舊精神

寄臨江推官盧伯壽

都下燈前別酒闌我歸江國子閩關鯉魚不帶書來
去蝴蝶猶将夢往還抵掌伊吾灰壯念折腰彭澤汗
衰顔十年以後来相問收拾官囊歸買山

贈郭雄季

八載交盟尚未寒相逢何處再開顔互隨宦牒往來
際俱在梅關南北間減若諱忘誰是轂觸如爭勝孰
非蠻告遣只上加餐祝更祝俸餘歸買山

挽王撫幹

江左風流跡已陳故家餘韻更何人雲霄浩蕩開雛
鳳歲月崢嶸遍老椿三釜未終身大暮九泉無憾意
長春北邙山下重囬首片玉空埋萬古塵

七言絕句

隨牒至南康呈李宰

蹀躞騏驎去路寬西清大冷北門寒且将東覲編摩
手來作南康撫字官

重九對酌

豫章髙處是龍沙𥘉歲曾陪醉一巵嘉短白幸餘頭上

髮柔黄今戴廣南衣

校藝排號次成一絶呈元輔

坡老不期遠李薦歐公猶誤取劉煇點頭道有朱衣吏今古相傳未必非

遣興

開窓挐鏡岸烏紗歳月崢嶸任物華觸事輒灰心更火看書徒盎眼中花

豫章上游江中有道觀蓋尸堅吴游仙之地

弱水直傳三萬里瀛洲只隔一重關渡船莫傍梅花岸岸上吾疑非世間

道邊松

撼雨號風太古音道中豈作貴臣吟火雲烝雨無逃處乞與行人數畝陰

青湘城西飛來峰

邂逅南鵬怒輒翔乗風附翼過青湘羅浮本是仙家景借與如來作寶坊

挐鏡

直上衝天髮欲斜斜飛控地鬢還虧目中已决行藏策羸得從今不倚樓

壬戌二月十九日都巡李叔永躬按酒課於會田市二十八日聞余上至還家若相避然賦二絶

臨邛界底杏花村戲看家人擯鼻裩試問長卿躬滌器如何作賦獻金門

主人來叱麴車田客子流涎口欲開阮籍已收青眼去陶潛休望白衣来

山谷詩集有題净因寺壁二絶句未知寺在何處甲子秋余遊富陽妙山之净因寺用次山谷韻書以遺寺僧如智

三面推松争短長西偏老竹絶炎凉千尋以上有秋

色十畝之間無夕陽

賀廣東黄漕生辰

上界仙官執禮勤遺逸歸入散仙群百千歳後人相識白石山前黄老君

樽齋先生緑督集卷之三終

撙齋先生緑督集卷之四　　亨集

宋賜紫金魚袋樂安曾丰幼度　著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奏行
明廉州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二世孫繼武　編
邑人後學詹事講明甫　校刊

啓

通贛州趙守啓

乆用仰高始逢補外慶源宏演分天上近派之清治境坂雄据江西上游之勝人地幷而俱重軍民可以

同休恭惟某官雖名王孫其實士類詩書氣習豈肥馬輕裘之可遷枯淡家風有布衣韋帶之難處物莫搖所養才可立於時猶為格拘肯以符出訪避秦之仙客恐桃花水肥而不行閒庾嶺之詩人喜梅蕋風清之可挹遂移武陵之步來探大庾之春稍餘燕閒有足酢酢妝而藏之胸次時以散之民間使千里無非東風庶九重少寬南顧其殘秩未滿餘麻足依臭味或者相校喜歡至於欲舞章貢景物豈不美且膺東坡徵霰之篇崆峒道機猶有餘留對黃帝下風之問

代憲使梁大卿賀范叅政自建康得祠啓

乆圖居佚累疏祈天睠優隆曲遂石湖之樂林宮清邃雅宜朝隮之收數出煩勞一閑併償恭惟某官肯輕亞相留護陪京一心乆空萬物俱厭口飫禺食追憶一瓢之清足兀沙堤反思三徑之適遽投綏籥疑似矯姑謁祠庶免犯嫌九重重發而未俞再四力請而不已胡爾獲命豁然慰懷殆陶朱五湖之遊家聲不容墜而賀監一曲之勝心賞未及酬試賦歸歟聊寬甚只日對奎畫之揭神與筆俱如聞玉音之褒喜隨賜發比之當國倍以為榮某辱知最深占賀敢

畧東坡之詩常和固不虛昭田下餙之光西子之跡猶存更可咏濃淡相宜之句嗣有召節恐無餘工

代憲使梁大卿賀趙丞相自瀘州移荆南啓

去國渡瀘茂著維藩之績田車出峽光膺易地之恩轉移漸近於中天睠遠得資其餘照道亨何卜物論胥諧恭惟某官崛起西方巍登上第膴仕之途寖歷行道之志彌堅初際風雲虎龍相應入調禺鴉水火不爭權衡無心而物平山嶽不動而事定廟謨偶有所向朝臣不得與知獨與蕭何客作關中之計姑為葛亮遠巡渭上之行胸次有成謀江南無他慮已詔

出蜀復留帥荆控扼中原是爲四通八達之地考撫
前古豈但三國六朝所爭高據上游大寬西顧桼功
有叙裴度可歸其稔爲門下之遊空負囊中之出雖
四牡未榮於九棘幸二天猶藉於五雲感悃居深頌
言敢輟以輔弼臨翼軫之野跡猶遠於北辰自岷峨
泝江漢之流心已歸於東海滿期再相永託孤蹤

賀呂憲使移帥揚州啓

肅奉恩綸榮遷帥閫片言折獄百城之囹圄方空十
國爲連夾道之旌牙遷擁凡托帡幪之下共歸鼓舞
之中況魯沐於鴻私盖不勝其雀躍恭惟某官夙儲
士望游歷宦途初入綴於星郎俄出分於漕計錢流
滿地茲方露豹於一班草鞠圜扉稍見解牛之餘刃
會攝居於屏翰爰大簡於車徒悅以使人衆皆鼓勇
軍容入國愕怡衆觀朝論歸功咨簡天聽用是寵聯
於内直忽然擢起於外臺閫南萬里江山方幸入公
之詩句淮右數州草木柰何奪我之春風雖易地則
皆然竟攀轅之莫舍愁正東郊之尹行寬北顧之憂
爲國藩垣要使西人知有小范老傳家衣鉢誰云南
渡無復大申公某拭目觀光披情贊善徙歷三沐莫
賴萬分

通廣東漕使馬少卿啓

一官左計改秩未諧再調南來趁風有便正萍蓬若
自飄泊與綉斧適相後先得所依棲謂之幸會恭惟
某官飽谿有本之學熟探不群之資娛嬉成文章俯
取上第漫浪出仕宦游試中都隨職高卑結知君相
郎星拱北致主之願未畢酬卿月照南觀風之行不
憚苦藏哲於晦以嚴行寬或謂恩比湖而加深斯宜
坐與嶽而俱穩嶺表將漕會猶未得其人荆南平反
公有已試之效泝恩下詔易節按城豈二路上游控
山川之交而一心洒耳熟風聲之久取道不遠成功
可期湘人送而廣人迎徒淨境上軺車遣而鋒車召
恐在道中再歸近君始畢遠業須言未盡國史不遺
某百拙招窮半生坐懶情性躭筆硯是物莫移詩文
汗馬牛於饑何補一行作吏而幾困再轉爲丞者三
年雖多薦書偶一戾格復墮選調來爲下寘蕭何漕
關中或畧藉鮑生之計裴腆在幕下終須期劉晏之
知雖無他長敢不自效

回廣東李帳幹啓

曳裾邂逅已嘗佩意於一見之間轉首差池豈料同
官於十年之後並附來上託契則終書尺過於殷勤

禮數似乎顛倒恭惟某官好學成癖與書忘形燈火新功半出科第之後旅常遠業初試州縣之間不輕一尉而安之可見平時所養者未露厥頴已雷其聲方梅福解南昌之官浩然期於有立維漢朝虛東觀之選疑以直而不容復此斜飛而南何時穩步而上知音不少待價未遲某有志無資始壓中勸謂道可自文章而入試浪用工然學不為性理之歸終難傳遠方悔少作而收初心伋忽癢而復為喜至狂而莫禁關鍵徧求於前輩源流肯徇於專門青出於藍誤以師道為坡公之派白守其黑幸幾商容發老子之

機大道得新聞公家直餘事

賀湍經略啓

綸綍號恩自一節委十連之寄旌旗諏道由重湖歷五嶺之衙處贊得宜來計承便兩事適所符者輿情為之翕然恭惟某官少倘壯成厚蓄游發千里古諸侯之地春滿甫田十州部使者之風秋高衡嶽寬嚴純出於德君相稔知其勞云何直東壁之圖書又復畀南州之鈇鉞外專戎閫要未失道山之遊中寓朝行庶可重清海之望聊復捨軺車而憑熊軾會當扣瑣闥而排金閨分內榮豈不多將來頌猶未晚其叨

在末至之客快聞鼎來之音後功或卜於先聲絲計吾覩其始發越入吹雪非至靜莫鎮列城之浮海鰲戴山有餘力可任九鼎之重進進莫料區區何言

代人賀葛樞密啓

明命誕揚偉人超用顯登宥密人無不愜之心潛事經綸時有可乘之會太平指日薄海破顏恭惟某官間氣挺生粹資穎出充以學問玉礎石磨歸於聖賢霜凝水落凡致主澤民之要者自治心修性而出焉追先秦之文章一家所集幾數千卷取大漢之科第五世之間至十三人公在其中人推曰最方當筮仕

之可紀已料入朝之有餘金櫃紬書訂八索九丘於積訛之後玉堂草制還三盤五誥於流靡之餘彈糾權姦論思沃帝各得其體一歸於中厠東宮之僚既能講貫握西府之柄必善圖回與論臆知其然壽皇意出於是惟其恬養不急於進是以榮拜猶似乎遲朝望久而孚靡不期於後效人情貴則懶當無負其初心非獨恢兩朝天子之圖庶幾卒先德侍郎之業某因逢奮迅自嘆沉迷薄宦遠遊嘗為下椽難兄外補實作使君既敖鴑駘於憑軾之前又輸犬馬於易簀之後追念斷行之鴈當容投木之猿恩不吝於吹

生報豈辭於効死久匱有請正坐無因適擒賛喜之詞敢吐願言之悃雲從龍於未飛之際已望沃焦川得舟於欲濟之初何當拯溺肯一援手甘托終身

田州縣官賀年啓

夏正建寅四時告始春陽出甲萬彚向榮況在偉人又為亨會恭惟某官順迎天秩敬簉歲端顒神須協於元功惠令更叅於大易應乾三數德隨物而潛通居泰初爻道與時而偕長其為可賀盖不勝言

賀留樞密啟

觧慎坤維留登樞筦恩等執政非徒擅上澤三世之

榮身居當途又可為下光千載之業士類驚聞而增氣國人喜至而破類惟軍旅尚沉深之機故廟堂建宥密之職尊卑分為四級厰品有差長貳俱握五符其權無二況百二山河之半失盖六十甲子之一周天運既窮則必通國數九奇而将偶版圖故土非為問罪之舉莫能自歸帷幄謀臣不能循常之時容可苟處加之同事僅乃二人房雖方欲與杜而共圖召未必肯為周而久駐一旦忽專其任百端皆仰其成内而進謀決可否於陳平之口外而督戰寄勝負於裴度之身其為責人已重乎在當今誰能勝者恭惟

其官才高不露器大莫涯摩撫蕃宣已關鎮浮之有餘量論思献納更卜經遠之無遺謀賴上難揺之聲已能復廣於江西蜀中既驗之策豈不可移於天下輿情所期者如此　聖意其出於是耶報至國門詔司兵柄自從橐平陛二府尋常典文之皆然纔賜環徑入副樞二十年間之未有其為際會可謂闊希然睠厚則責望不輕而感深則答酬未易陸贄無籌之不效始可報君武侯有志而未伸甫能逃議彼王導謝安之懶計殆方叔召虎之罪人要俠　君父之廟謨共雪祖宗之宿憤兵猶可練将實難求紹興兜鍪

之舊人幸而未死則亦老矣乾道毬馬之新進非有所援其多皆嫩裔緒顯微歷資深淺是皆不足多較莫若一無所拘得其材能雖拔於小校下走可也負大智畧毋苛以曲廉細謹責之未聞已虗其心而衆不孚安有人百其勇而事難集任百揺勿移一定之力縱小阻無害大疑之勳此理灼然我公信否某誤蒙知已喜得除音賀客莫非諛意者初喜而終厭門生何容隱宜乎人頌而我規中心已見於前言未論敢申其餘意人惟鄧禹是附非舉才孰從而慰存上以晉侯相期須決勝斯可以稱塞拳拳之素喋喋

奚單

代潘帥賀周丞相啟

拜恩天陛陛位鼎司獨冠樞躔久篤宸衷之眷分持魁柄始諸天下之心聞風爭傳舉國相慶洪惟今上夐出古初聰明有得於生知邪正不容以形遁百僚庶尹擇人每猶難之三公九卿注意從可知矣自繼明已餘兩紀凡論相何翅十公其間得賢固不云乏所許立事曾未之償故自比年尤加遴選非雅負過人之器豈輕容秉國之鈞恭惟某官忠勞兩朝夷險一節初排權倖嬰鱗敢前再入班行張膽如故茲皆

由學問而發所以致聲華之歸荷橐玉堂愈重廷紳之望密機有命端為宰席之儲幾聞閑傳今果真拜雖皋視禹而有間然房非杜則莫籌衆正之路既開太平之基斯立某受知已厚借芘復多久苦肺經之重昏忽聞郵報而差醒望平津之東閣猶阻造前觧漢守之左符敢煩致曲賀仍有請借實莫文

賀周丞相啟

榮奉制麻顯登揆席幹旋樞極遐衝宴折於密勿之中掌握宰衡公道頓伸於平章之始恩拜一日慶聞百年竊以廊廟有所設施搢紳謂之造化億兆衆安

危所係二三公可否之間設若胸中猶未似天地之大措之天下孰非干陰陽之和適是方今之難殊非曩者之比由來夷夏迭相盛衰粵在靖康百二山河之半失再逢丁未六十甲子之一周雖至數未易以奇耦推然常理容可以乘除卜物窮當變天定必田況漢德無不思之民而胡人有可襲之釁左賢王右賢王爭立之怨當自相攻前將軍後將軍並發之機豈宜少緩緬惟　上意雅在中原事雖分委於群才功實責成於兩相內而修政列辟惟武侯率以忠勤外而董帥三軍視裴度為之勇怯敢負重任非循常

人恭惟某官得委和所鍾為致遠之器連收科級率以上文章道學而獨優兩入班行皆因排近戚倖臣而輒出方當甘於投散地已料可以為貴人攺元淳熙復位侍從滿意田千秋之對立可封侯安知張九齡之還尚煩視草更歷二府遲迴七年幾虛爰立之傳今果具瞻之慰自一命累陞於一品悉膺內除由三館直至於三公皆擅清選勝如此厚公若為酬江左以來不翅二百年之久河南之外未取一塊土以歸誰非駕說於天時曾莫歸尤於人事六朝已失今日何慾為國計莫出於用人得士心無先於肅已專

援親舊固無以擴大公至正之門必遠嫌疑恐未免為曲廉小謹之道謝安石之舉姪為上將源乾曜之默男為外官顧何拘之有哉惟其是而已矣凡百事機之予奪一視理道而從違我二輔臣無苟容心於上彼百執事敢不努力而前一意主張而勿搖十年愜復而可必報君無未了之事歸老有可言於人其聞報增歡撫懷過慮調鼎不能無忌有水火之攸激和羹安得有嫌於鹽梅之相資儻俱不言空為趙憬賈耽之更遜寧小有異奚害姚崇宋璟之同歸推此一心形於四海迄致泰平之極治始為燮理之全功

至若疎庸甘於潦倒薦人至二千石想不欲犯移權之名除吏幾八百員卒未敢為挾故之請夫前所告蓋出於忠

謝三府堂除義寧知縣啟

右某注擬沙縣復蒙　勑差知靜江府義寧縣者妄就壯邑誠為拙謀瀝墨控情殊負瀆尊之罪瓶恩易地特田造物之私較其事則以簡而易緜論其期則促遠而成近便當赴上歸即治行事已隔而復諧恩莫深而加感竊以方圖薄宦惟縣為難肆是再年其難益甚凡在就銓之日必為擇地之謀獨坐疎庸初傷過聽誤膺繁劇預恐難支況處至貧之中復需最遠之次公私兩失其便反覆屢為之驚自微點鐵之方鑄此大錯安得障川之手田其狂瀾四顧無門二天可託茲蓋伏遇某官以道宰物為官擇人用隨其才非所習則勿強士有所請可以行者皆從揆度駑駘之資耽迷筆研之事俾之撫摩凋瘵猶懼不勝責以辨治賦租豈容無曠與其於既敗之後很爾加罪孰若及未往之前聽其改畫奪七閩難治之邦與五嶺易為之邑強稱百里僅滿千家槐根出而馬骨高雅宜藏繆紙尾摘而鴈行退容可讀書意其與道院

等歟日之曰吏隱可也持心不懈滿考可書俸雖薄而無餘免需饑腹景況多而可詠會賡詩囊舉家十數口之安一出二三公之賜其誓無背本志敢替初涵養南訛固當體武王不忘遠之意提撕下吏更幾推泰卦無遐遺之心

通廣西運使朱太中啓

資身無策隨牒有年墨受宇民應新制於改官之後綉衣觀俗逢故人於受察之初曾未面承已先心感恭惟某官性情歸厚天地委和極深研幾學有根柢經事綜物才無鋒芒自布衣常帶之微至紫綬金章

之寵小試靡不效大用從可知入格君心始罰遍徑之志出將使指似落斜飛之途上軫北辰遠懷南極醝法變更之始軍儲匱乏之前它豈無能類非己試朱幡二千石坐精錢穀之籌白粲十萬艘飛餉江淮之戍人乎則久上決于茲始輟儒魁枉視林朱之運略收課最遄歸金馬之班富貴遁逃以無門功德迫逐而不赦所遇有立其傳不磨某病秉其奮賁重以累以筆硯尺寸之伎為饘粥斗升之資會逢誤恩叨攺通籍稽之令甲紫衣無免邑之文揆以己私華髮豈剸繁之具難辭百里未免一行所在孰非顰眉江

澗為甚其中猶可措手湖廣庶幾財賦責輕租稅入薄又從而擇其易者或可以用所短馬卓茂心勞天知足矣陽城政拙人笑任之顧不與流俗同幸猶有諸公在

通廣東提刑吳大卿啟

一賢入耳再紀關心墨綬茲來何幸際乘軺之始繡衣它出未遑躬負弩於前喜初至於失眠懼復為之欲汗兩紛交奪朋素小遲荼惟某官秉𢽾不群絜矩有道悠然雋味得於經史子集之中爛其雄文發於碑銘記序之內揆以古而合施於時也宜朝廷羽儀王度黼黻小邦猶合內相之任方諧勿期上卿不為左遷之官未與人稱枘方難入材大莫容與其枉尺而直尋寧若屈身而伸道彼退此進燈火十年之功小窮大通簡編千載之業論久復定恩優如初鵬怒如飛視草蓋分內之事鴻漸于陸觀風且嶠南之遊綿亘二十一州縱橫三千餘里華輶所歷奇觀之多山嵒養於崖谿如顏子石筍立於獨挺若伯夷至止發揮歸歟收拾凡是馬遷所感慨一於史記而吐傾比初述而更高為後傳也必遠其不足受道未忘學文攻苦無功逐貧不去三百人進士之末二十載選

人之中置散日多淫思風月養慵年久疾視米鹽恩與陛朝法應宰縣雖曰貴於撫摩耳其如責以辦治何何況直鉤非宜於釣所至竭澤孰可以漁澗視江而尤難廣校湖而差易容堪措手猥用投身獄訟希疎晉未衎揚之卧甍評察遍豈無牒牘之移亮其無它恕所不及俾安南國之跡當盡子民之心退食之餘讀書而已松林無事何當得雄著傑作而編之桂筦有詩猶可續名山大川所藏者儻容附見庶獲流聞

迎廣西經略趙侍郎啓

新皇嚴外遴於八命之頒舊德簡衆揁以古連之學
詔速西上聲搖南中編甿蓋有蘇期屬寀得非幸事
恭惟某官親見前輩密傳正宗起居飲食之間不外
道德愠罵笑嬉所發猶為文章外庖一出於中瑚幼
學滿期於壯用晁董公孫之對尊主庇民燕許陸贄
之詞代王華國道大莫容其獻替才高猶屈以蕃宣
兩委殿邦皆書最考漢三公有關當於循吏而選之
周九牧非輕處以侍臣則過矣竊闚上意加念邊陲
非資從橐之華孰借帥垣之重謂持一節書至半途
番矣建臺何八桂軍民不幸而未遇復茲開府豈七

星風月有綠而莫逃好音一傳和氣四溢雖遠涉不
應為近貴之涚然薄勞何患無厚恩之酬前為桂管
之長司近有唐人之成例李百藥請郡暫輟侍郎而
除張九齡還朝遄應相國之命一心精白千載汗青
其行事見趁願言管見嶺表非內州之比府中無外
邑之須宿逋類是全蠲新賦居常半閣厚德優於前
政寧必急趁符移畀於遙兵勿專走介期程一定職
掌相安束帶而見督郵免折陶淵明之氣彈琴而治
單父容殫虙子賤之心

通浦城縣丞啟

充員宣化允濟難期聯事得人協恭可必吾行有藉
於此今日孰為之先尺書寫心千里對面恭惟某官
質不肖俗學無叛經謹一毫於起居之間吾儒氣象
輕蕩物於詠觴之次前輩風流介將以通應出於定
中除幸於貧歷固矣外補置之冗散可乎丞雖員余
聊復爾耳世豈舍我姑少遲之諸卦欲出其門列剡
疾以聞于　上明主久渴而乍沃美官多欠而併酧
一日致身而有餘須終歷意百年報國而未了當預
為謀建其所書傳之不朽某分安於薄官守其常十
考無功未能勇退一同已試可嘆徒勞茲為補黜之

行又是鑄錯之舉凡所未逮於焉有賓嫁微官共縛
之愁買樽酒同斟之笑余有公事子姑去敢不體蕭
田之貞我欲醉眠卿且歸幸無疑彭澤之矯

轉官謝丞相啟

招致煩言除改散吏歸家引咎猶虞司敗之深文積
日計勞豈謂考功之浪許秩增者一事反其常其得
而不驚乎所慚者非攄爾竊以古之宰邑職曰字民
用度無濫門稅租有彝矩畀田授地僅十一之征共
吏給徒能幾何之費惟其厚予而薄取是以少毀而
薄譽屬者縣家之難甚哉財計之重月輸郡帑寧容

差緩於崇朝季潑漕儲不許小遲其浹浣均之用於有常之外取羡數於已足之餘幸而辦頻年新賦之粗登甚者責累政宿逋之併償上取下不寧於東濕孰敢它辭畀和尊何嘗於探湯安能自迴逾塞目前之責變招李下之嫌輕信浮言勇行成按諸公非善罔天者一敗豈免掃地耶莫之茍逃何以平進茲蓋伏遇某官學融上達識會大通一於好惡之偏詞衆以是非之至理偶然詿誤獨不與故犯殊或者詆訶得無從私意出一怛動秉之莫禦百端致曲而不辭先財以中始白于　上暴勝立威之酷直期鑠金蕭

何用法之寬曲賜全璧了知漢網之闊一出伊衡之平成始成終吾君吾相其敢不勉尸清凈恭贊明良三沐三薰華封人孰盡祝堯之意一飯一啄王仲淹何敢忘孔之恩不至喪元未論報德

賀江西提刑馬少卿上任啓

肅擁使華疾趨臺治由重湖入五嶺始疑去國之愈遥自瀕海出大江今覺還朝之漸近笑開神觀懽動門闌竊以民莫頑於江西訟尤健於天下黼坐衆祖宗之制憲章雜文武之臣所以分平反之勞廉手辭寬濫之失人不同其向背事未免於是非比歲廟堂主張專任之説諸州牒牘責辦獨員之功按之三尺則容處或流於吹毛斷以六經則恕中或至於漏網必於道與法而不悖非以儒飾吏而莫能恭惟某官以不凡之資為有用之學負才多而知已少擢第早而立朝遲守多移於窮誰以彌窮而彌守剛大過則折獨能益折而益剛初馬耻事於詭隨久則養成其定力浮榮莫動處九棘不殊於三槐大事敢爭視三台無異於一芥要不違於斯志與不負於吾君升沉兩相忘了無汲直後來居上之妒中外俱自得安有蕭生雅意在朝之貪一出十年連持四節將漕已勞

於歲月詳刑何主於再三豈以珥筆之吳人甚於好劍之楚俗圜扉草鞠前功已表其人為貫索星沉後驗更期於天應二百年國家之滲漉十一郡牧守之拊摩道院之風未諭惠文之事可掃想故國於高臺之上畧為東坡而拂塵望長安於落日之西遄歸北極而奏效此懷姑寘吾道益尊某入幕已榮受廛尤幸聾瞽敢輸其闇見濁清當勇於激揚與其惟小是懲寧若自大者始區區雖肋不足汎尊夅之施榮榮盤根何當觀利器之發愛甚為之忘分頌終所以致規

通都提舉譚大傅啟

召節及門趣裝上道詔畨嶺表雖阻蓬島之清遊鑾拜皇華亦為桑梓之盛事方當變法之後又適遷臺之初使者得人士夫增氣郵音所至喜色攸同切以煑海為鹽生民通用寖寖豪強之用事紛紛鼓扇而為姦齊集其私主持以吏秦防其盜運載以兵漢室懲獎而張官魏人建言而置使攷唐遺術比古孟精榷端雖發於琦課最廼成於晏大農會計增入十倍之錢末歲通量實當大半之賦雖若有益於國多矣謂之不奪於民得乎初馬公於因陋而為之久則視

以為常而加甚官販官鬻侵漁市價而獨擅利源計租計丁抑配農家而重為蠹本物窮必反道變斯通推行固要人之有才職守尤嫌名之不正顧今天下皆隸常平唯是嶠南近纔更始去其兼者所以專其任表以都者所以大厥稱移司蒼梧用控全廣事勢須首尾之應屬官為東西之分物論間疑其非難援國是詔書大勇於發正籍人牧付以四十二州之重權出於二三公之精鑒恭惟某官資拔物表學窮氣初渾渾先秦之文章凜凜後漢之氣節濟蕃渡海獨與從遊連帥還朝首先薦召有以結兩公之好知其為特立之人若遭當道之尉甘作退飛之鷁晉寧之治聲方著侍從之醲論又陳非賴粵人孰諳粵人之肥瘠不資朝士莫酌朝論而從違兩端旨全五嶺希有獨惟門下卓在選中方報賜環踵聞持節嚴夫子懷土先生友壻之門朱買臣歸鄉喜動故人之色人皆羨只公獨晏如雖姑假途寧微句浹之欵曲肯累溫席試發生平之討論近功有以權之遠業於是卜矣其濫聯末至之客欣拜先驅之麾嘗識江南之風流要從名下而即可蜚蓬蹤跡猶幸遇國子韓先生於八千里之餘汗簡馨名何當繼曲江張相國於五

百年之後僉所期望亟其勉旃

代廣東帥通廣西孫運判到任啟

九重遣使出觀五筦之風三命申恩仰見一人之睠軺音俶至臺事聿新幸聯嶺嶠之遊敢贊門闌之喜恭惟某官才將以德學世其家經術精深繼泰山先生已絕之統文章俊逸下紹興尚書未到之工聲華久播於縉紳步武合登於閶闔直指固由於親擢南遊亦近於斜飛自東至西雖餘千里道途之邈以閩視粵豈有百城風物之繁是謂自畀而升高毋云以遠而易近況綿歷之已熟何將輸之足勞區區粟覯

而翕飛往往鳴絃而鴈落行上木牛之放南海澄清蓱歸金馬之居北辰家邇他時竹帛所載竊意權輿於今其專閫無功餘光庶賴錢流地上富民遥聽於封侯粟移河東隣國庶免於爲壑

代德慶趙守任滿赴闕謝五府啓

秉一障於荒服慚負空餐借五雲於慶霄幸書滿考循許詣銓曹而有請豈容忘恩地而不言伏念某實本庸人名爲公子　太上皇睦族叨聯武弁之間今天子右文濫綴科名之末任萍蓬之隨牒累歳月而得州恩乎盍周公之魯封晉康乃文帝之代邸二城

俱五嶺之望山川氣雄千里况諸侯之邦民社寄重方初視事未必曠官始終四年辛苦萬狀百廢不能皆起首勸農桑四民未至舉安猶逃凍餒諸司偶然過聽兩剡皆以最聞掌無愧心亦可藉手玆蓋伏遇某官才高不露道大有容中外具委於人短長各隨其器病如汲黯何嘗卧治之是嫌拙若陽城不以催科而見責魏相不因淺薄而得罪黄霸循從煩碎以成功致令寘行亦獲善罷一丘未具百口無歸頗垂涎於斗升復投跡於爐鞲唐録名姓已幸與下方之求漢缺公卿何當在次用之選雖所願者奚敢望焉

田鄭昌化謝到任啓

優恩分竹藉甚先聲飭忘開藩凛然初令人已孚於在上事可料其有終得人移風與郡爭氣玆蓋恭惟某官以學自揉與天相融從事六經會糟粕歸於純一假途三署視英華特以緒餘非勝已私未至栽武觀光上對拳拳於此而言之服釆外庸在在行其所養者何施非冬日之愛無往不春臺之登凡幾出而乘浮桴盍一歸以奠京桃若爲千里又詘一行莫鎮南浮輟太山而借重能循中坦澄少海而使恬民則華胥公其色寃將星明徤辰極安尊其有幸資輝何辭贊喜出籌邊事專尚伐謀之兵歸策朝勳協成戰德之國

通同官賀冬至啓

日短初長潛應陽生之候卦剝始復端爲道長之辰喜不勝情賀有常禮恭惟某官學研氣始躬養精九德與辰而俱升功隨子而並建幸甚端人之得志肅於亞歲而輸儀不善頌椒未果奉卮而爲壽何人銘巍循容視履而考祥賛詠之私敷陳罔旣

溥齋先生綠督集卷之四終

撙齋先生緑督集卷之五　　章集

宋賜紫金魚袋樂安曾丰幼度　著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奏行

明廉州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二世孫繼武　編

邑人後學詹事講明甫　校刊

書

上王丞相書

五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于丞相閤下僕歳在丁酉執贄進謁虗屢蜚翰招入東閤相與語差欵首及人才方是閤下參大政未幾也已為人才計則經國之道得矣明效大驗當於久焉責之僕又怵於歸未遑進區區也語離去及今凡六年轉徙之跡後以秩滿至吏部竊窺效驗隱隱然矣未遽至明且大豈人才之命蓋猶有一欝耶敢吐固陋少裨高明按西漢二百年儒者為相公孫弘始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康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　子晏馬宫相先後當國俱被阿諛不勝任之譏惟魏相一人傳贊無貶辞或者[illegible]原其故以為神雀五鳳之間士之通經術善詞章者多獲進用無乃相陰有力耶僕攷之宣帝朝士以經術書于史者易十一人書八人禮四人春秋八人[illegible]他不指名而混言明經者又不與也雖其聲華未必同於相當國時出要豈無丰在焉丰之中國未必皆可與有為彼王吉蕭望之蓋王佐才也明薦而用之姑毋責相但於吉瑯琊之歸望之平原左馮翊之出曲為致力挽畱之亦足見相為人才計也乃恬然坐視全不相關詞章之士王褒粆褒九江枝公劉向華寵章子僑雖幸以賦頌歌詩楚詞相繼召見又徒以待詔處餘子不足道也其間學力忠概如劉向蓋寓意詞章耳今也例處以待詔之賤豈丞相權衡物之輕重分職務之高下所宜然哉彼趙定龔德不過善鼓琴視三君子相十百不翅也相亦明薦而明用之設心倒寘類如此故傳贊幸無貶辞而識者之論莫貸焉夫漢相大抵用他流求其肯待正務為經術詞章之士主盟者茫無所望幸而吾黨自公孫弘而後間相馬士猶望一二於十百也適諸公者皆持祿保位士將絶望矣又幸而吾黨有得君肆志如相者踵相馬士猶望一二於千萬也相復不顧則士竟絶[illegible]矣故當時所守固如劉向王吉則甘沈下僚所守[illegible]固[illegible]如王仲翁則移附他類或謂丙吉將死薦三

人[illegible]代望彼類也而始乃薦吾黨仲翁望之豈其性哉僕思此固矯為美事者抑亦見吾黨不自主盟嘗試薦一二相形耳嗚呼當為者不為至使他人矯為以相形獨不可惜哉僕持此論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幸今當相兩公其次樞密公又其次叅政公率其黨可與言者於閤下又有雅故宜言也故首以聞焉如僕有揣質非受大道者如舵為文字久則成癖矣極其所到不過王褒諸子而已耳不足動兩公念王吉致君之學閣朝百執事雖未可量僕恐梭間致散之中猶有更高者漢鑒不遠伏惟兩公公吾心恢吾量

張吾膽凡士之可與有為者逸斯訪之求斯受之去斯挽之吾黨有以相慰他類無以相形清議歸而太平還矣僕所敢為賦頌歌詩雖自負當他日文太平可也而所以太平之事非高見遠慮之相所喜為盍卷而歸更養之自王褒充而至劉向僕雖屈猶信也故今之所望於兩公者輕抑之揚之姑退聽焉不備

上梁丞相書

五月具位朱謹薰沐獻書于丞相閤下僕自幼讀書將[illegible]而竊一第隨牒抗塵于茲凡十五年更事涉世熟[illegible]治悟吾黨之在天下大而講學次而為文又次而進身自唐虞夏商周而上莫不代有宗主伊尹傅說周公之徒是也故三者皆有所歸焉沿春秋下逮戰國雖鄒魯之間有聖賢之師友而朝廷之上無聖賢之公卿故吾黨講學為文容有折衷而進身之道茫然莫之底蘊秦不足道漢文學之宗視春秋戰國固歉矣至於士類進身亦未有出而主其事者或冐而主焉又非吾黨所歸孜百官表漢相蓋多矣惟田蚡慨然為士類主盟而蚡非吾黨吾黨莫歸歸莫齒也公孫弘魏相俱以儒顯而弘薦用則酷吏張湯而已相所薦用則樂工趙定龔德而已一時清流如董

仲舒常玄成則疾而擠之廟堂之上先後相承上下相習大抵然也故終漢二伯年吾黨無宗主其間卓然氣銳而莫遏如嚴助徐樂朱買臣蔡義等不過詣闕上書自結主知小不自愛而甘為詭遇則主父偃以衛青進倪寬以張湯進趙綰王臧以田蚡進大不自愛而甘結與援則康衡以史高進何進以王音進杜欽陳湯以王鳳進又極不自愛而甘由左道則司馬相如以楊得意進翟方進以淳于長進貢禹以石顯進凡彼十餘士其初豈不欲遵正道附正人以顯也[illegible]何正人者坐視不顧士抱其所有方倀倀然無

所歸也而其旁之與正人為敵者又乘間竊起而招致之彼非視萬物恬不為動者安得不枉而趨也哉故天下之美事當為者不為則其弊必有不當為者出而冒為之漢朝廷之上使吾黨有宗主大闢公正之路隨才大小無遐邇輙汲引則不惟所謂十餘士有所歸其傍亦無從閒而冒為美事者矣故士之失身不特士之過權衡士者亦當分任其過焉　本朝擢相率自儒取也非若漢之雜用他流故凡當國者稍自恢廣率可為吾黨宗主顧其志氣敢自任與否耳前輩敢自任為國收拾士類如魏國韓公之薦歐

陽子至于再至于三雖不少矣然其間有初猶豫而終棄寘者焉自今觀之梅聖俞陳履常好脩之士也文康王公知聖俞深矣初欲論薦迄不果故聖俞賫所學以歿文忠蘇公太史黃公談履常不離口則廟堂正人豈無知之者而俱坐視翺使章惇睥睨而邀致之幸而履常所守淳故不屑就否則幾何不流為漢十餘士類耶方今士不乏也閣下與王公又以殊科列上相天下士不謀而同以吾黨宗主望兩公矣僕考學嗜為文王公故常知之區區猶以未經銜鑒為歉謹襲所作詩文十六卷仰塵宴覽雖浩然自期鋭然自鞭不到古不止也更惟暇日閱其槩而指其歸終獲列文藝傳足矣文康王公魏國韓公之所為待歐梅者惟兩公裁之脫或泛然揖而進睨而退僕亦甘為聖俞之齎所學以沒雖有冒而招之僕當為履常之守必不至如漢十餘士之失身也懼衆不可料其他豈無高於僕者或至東閣敢誦前所聞以獻凡美事並自任勿姑坐視吾黨之無所歸至使其傍之不當為者乘間而冒為也哉不備

上葛丞相書

僕聞之萬斯通之謂道一適其可之謂時億兆衆所

賴千百世所法之謂事業道有經有權時有常有變故遭時之常者事業成於經遭時之變者事業成於權古之大臣始終遭時之常者八元八凱是也始終遭時之變者伊尹是也始遭其常中遭其變終又衆變而歸常者周公是也時之常變雖異而元凱伊周各以其道通之應常中經應變中權故事業之歸不害其為同下至於漢始爭雌雄姑寘勿論蕭何相高帝時則有黥彭之變故一以信謹應陳平相惠帝時則有呂祿之變故一以智謀應魏相相宣帝時則有雲山之變故一以嚴毅應何之後曹參專之鎮以清

靜平之後周勃專之鎮以重厚相之後丙吉專之鎮以寬大後之三公豈固與前者異哉時有常變道有經權然也何有功於高帝固矣而法家心客往往招疑乎有功於文帝固矣而術家心深往往招忌相有功於宣帝固矣而儒家心徑往往招怨使叅勃吉不各以經道通之則疑忌怨之積豈不又與激相等哉所不滿人意者叅勃吉之道非吾儒之道故其所應未盡中經其所成可謂近功未可為遠業厥今何如時哉論多故耶邊烽不聞謂小康耶物論有駭要其至當則變伏於常常幽其變之時也補袞之責正在

中書設今畱公先事而去則閣下為何為平為相可也不然後事而去則閣下為叅為勃為吉可也又不然姑畱馬閣下容有可諉曰吾副爾今也畱不曰畱去不曰去一以權應則常形猶在一以經應則變證已前難乎其為閣下計也蓋嘗思畱公信謹似何嚴毅似相所少者平之智謀也故應常中經應變未中權何則君子求退小人求進此其時也畱公進君子退小人其志大銳其跡大露斷蛇不殊困獸猶鬪故一時之間君子以進小人以退曾未幾何退者復謀進進者復求退勢之所激無恠其然大抵君子小人之勢相容則安相形則激為今計君子求退是矣閣下不可逐其求逐則孤孤則搖小人求進是矣閣下不可沮其求沮則迫迫則合要當雜以經權之道通之一泯其跡兩安其心君子不搖譬則虎猶戀山藜藿之採未至於無禁小人不合譬則雲已散空日月之蔽未至於已甚陽為無地陰實有待或者機會至焉吾之事功成矣狄梁公用此道也閣下胸中別有成筭非人所知也僕其退聽否則道有適今智無厭故不備

上陳叅政書

士大夫為時出幸而同朝未必同職幸而同職事未必同心西漢二百年相國同心者蕭曹丙魏四人唐三百年同心者房杜二人蕭曹又相先後非同時同時同心實四人爾嗟夫何其少哉蓋人生天地間東西南北不同也故氣不同風不同也故聲不同水不同也故臭味不同心無常主惟氣是移否則惟聲是移又否則惟臭味矣然　國之論相公天下而選豈固須同風土之人哉故聯事於廟堂之上得同聲氣臭味者為難聲氣臭味同矣而心不同者有之故論心同者為尤難何則聲氣臭味

不同而心同者非大有學力不能也士大夫之有學力千不一大有學力萬不一其尢難也何恠丙吉為漢御史大夫今叅政是也而得魏相為長玄齡為唐中書令今丞相是也而得杜如晦為貳凡為貳者其位偪其權不得專其位偪故長易以忌其權不得專故巳易以慊中書以佐天子黜陟為職事者今者忌與慊之心生則口若有鉗手若有掣云為之間畏議不暇於黜陟豈暇及詳哉大抵長才高者難為貳貳才高者難為長相與如晦所謂才高者也為其貳與長寧免慊且忌哉玄齡明達吏治引於贒下不肖一

主焉可矣而每必曰非如晦莫籌此所以示我不專而解彼之慊也吉精通律令相綜核名實一與可矣而每不伐善一聽相總領此所以示我之無侵而解彼之忌也然則二史以同心書者乃吉同相玄齡同如晦非相同吉如晦同玄齡也故吉於相善為貳玄齡於如晦善為長地節貞觀之治則為長貳之效所以善為長貳則吉小有學力玄齡大有學力然歟方今葛公長中書閤下貳焉葛公之心與閤下同乎否耶僕不知也僕知閤下有學力而巳循常廟堂所急人才今不獨是君聽之從違天倫之離合一寄於二

公之手二公之心大同則天下受福小不同則天下受殃故為長者當如玄齡為貳者當如吉雖然吉於[illegible]不以嚴同而以寛同玄齡於如晦不以斷同而以謀同則廟堂長貳之同心非貴小同貴大同也如同人于門不若同人于郊同人于郊不若同人于野閤下學力充矣其貳葛公也必大相同忘言可也僕亦知學於二公未失為同聲同氣同臭味者二公於士大夫以同聲相應者多矣僕豈可不以同氣試一相求同臭味試一相投哉故終誦同人為贄焉

上李舍人書

上士學道下士學藝僕中士也度其質不足以受大藝又其所耻者故取其離於藝而進於道謂之文者而學焉自少㽞心至於壯矣今老矣雖曰未成要亦不為無立者顧猶不免以其文窮無他未獲其所附而巳蠅附驥則遠蘿附松則高文之升沉顧其所附如何夫文於五行為火八卦為離離者附也聖人以火為離無乃取其知所附耶乾下離上曰大有大有之離是為大陽之火生與天俱意其為附不自知其高也大君之有文德如堯舜者以之離下乾上曰同人同人之離是為電之火去天有間附于雲所以求

升于天也大臣之有文學如周召者以之艮下離上曰旅旅之離是為山上之火去雲有間附于山所以求升於雲也侍臣之有文詞如枚乘王褒司馬相如者以之離下艮上曰賁賁之離是為山下之火去山之上有間附于下所以求升於上也下僚之有文采如王楊盧駱者以之坤下離上曰晉離下坤上曰明夷明夷之離是為地下之火於士為埋光瘞彩者紛紛而是姑置勿論晉之離是為地上之火去山之下有間附于地所以求升於山故曰晉進也垂進矣不幸退焉士人之有文氣如劉蕡李白者以之僕持此

論久矣幸未免為劉李始謂終不以未免為王楊盧駱而聞於人也而前此為史時門下知僕文與凡士殊今門下横居論思獻納之地而僕也有懷不吐幾何不與以凡侍臣待門下者類耶門下之文乃初新之火也附於山而升乃今電火也附於雲而升日升日日升不罷太陽不止僕之文特爝火耳雖幸麗於地之上附於山之下其如寸鋭輙尺鈍何故以同人之離頌門下德又以旅之艮頌門下功王文康公不為梅聖俞賤言雖無艮功離德在未末禎也孰若韓忠獻公離德備矣又以艮功施於歐陽子之全美耶門下誠能反僕之文于賁其須示吾之幸附於上也反是則僕之文于賁其趾示吾之安處於下而已矣無尤忌焉

上張參政書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闔一闢之謂變陰陽不合之謂固出入於闔闢之間而不窮謂之通君臣與天地配剛柔其道也剛柔自為消長其變也往來於消長之間其通也反是其固也通則小康大通則太平固則未治大固則亂常理然爾伏羲畫卦存體而已未言用文王重之則九剛六柔也五君也二臣也首攷之

乾之君臣純剛非常剛純粹精之剛也坤之君臣純柔非純柔直方大柔其中有至剛存闔闢無俔出入莫窺故其效亨為元亨美為至美利為不言所利之利非常效也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臣為能次攷之六十二卦之中九二九五者十五謂之剛濟剛齊之君臣是也過則泰六二六五者十五謂之柔濟柔魯之君臣是也過則東周等過也與其泰也寧周故失之純柔於卦為小過失之純剛於卦為大過六二九五者十六謂之以柔濟剛公孫薛澤李蔡莊青翟之於武帝韋賢丙吉黃霸之於宣帝是也九二六五者

十六謂之以剛濟柔小則陳平周勃灌嬰申屠嘉之
於文帝大則富韓范之於仁宗又大則周召之於成
王是也於十六卦之義權文帝之治臨升泰之君臣
也僕於時易有斷焉君臣之道患不善為九二六五
誠善為之則其養而未發為大畜發為大壯發而成
則為大有文帝盡三大之美未盡三大之善乎勃灌
嘉等無周召富韓范之學以充之爾　主上繼統十
有一年於玆淵冞內澄天光外照徜徉大道競惕萬
幾密勿近臣恊衷無我純乎柔道之君也駸駸乎仁
宗文帝之君也計所感召宜太平未則小康今也百

神受職而祝融之驕不一四夷稱藩而獯鬻之嫚猶
初此其故無他內贊神謨外秉國鈞者曾未叶以剛
道濟之歟道路相傳廟堂始欲從事獯鬻中以祝融
驕故姑寢誠然得之矣何則祝融事關內治獯鬻事
關外治內治舉則外治隨之反是是為失策其姑寢
也宜哉僕思祝融之驕獯鬻之嫚之兆也獯鬻之嫚
祝融之驕應之也昨驕今嫚則今驕安知非兆後嫚
歟雖然此天之所以愛主上也亦天之所以開主上
也願言主上修德應天之外二三公更懲前弊纖自
今與事變遭有辛酉之災防微杜漸不謹者斬臨危
不用命者斬他一推此行之則內治舉矣或欲乘獯
鬻之機二三公懲今弊其將發有輒辭難者斬有輒
異議者斬如冦公澶淵之舉其既發有不用命者斬
如狄公西廣之舉他一推此行之豈非剛濟柔之道
歟如此則外治不足成也備戎行致死命挾乘大壯
之勢追復大有之業僕所願其如非所長區區文字
爾他日外治之舉功成不可無頌僕欲以詩學為之
後焉又恐因循怠媮卒莫就功不可無規故於今之
未舉也敢以易學為之先焉不備

上京丞相書

古之宰天下者才忌太高識忌太明大可疑者在吾
目中則小可疑者何傷彼識太明則必也迫視之大
不正莫逃則小不正者寘之度外可矣彼才太高則
不窮訊不已也故道不足而才識有餘始未免為高
明所使終未免為高明所累舜之十六相禹之伊傅
周之周召有妙天下之才反以不露為高雌守其雄
之謂也有妙天下之識反以不察為明黑守其白之
謂也雌守以雄在吾度外者莫知吾之高白守以黑
在吾目中者莫知吾之明由馬安馬老馬死馬曰彼
相於我何力哉是為有紗天下之道夫道者盖所以

充才識使之高明又所以將高明使不至於過也獨不見坤在乾上爲泰泰之時三陽用事莫高明如也肆高明所之何求不遂而九二惟中行是尚陰可疑者也外之而已未嘗迫視小人不正者也外之而已未嘗窮訊何哉迫視窮訊非中道也坤之道用中泰之道用坤相之道用泰九二之道曰包荒相之道也九二之效曰朋亡相之業也漢高平侯魏相易學也攷其爲相雖載物歟於坤而包荒可進於泰地節三年至四年平丘侯遷清河王季以可疑譴冠陽侯雲博陸侯禹樂平侯山以不正誅名實一寤朝野俱清

逋逮者聽其自遁誅誤者容其自新相於是爲不失泰九二意矣地節元康三王三史三許相先後以戚侯或者以爲非漢美事相猶可諉曰有申伯故事在也許伯之弟舜欲監護太子家疏廣不從元康二年詔侯舜廣父子於是去矣而相不去也制貴臣之驕革副封之弊既資伯爲之先議發兵之非又資伯爲之後或者以爲非相美事相尤可諉者僕曰不然自名觀之伯外戚也自實觀之檀長卿爲沐猴舞司隸校尉劾之伯曰釋之則伯長厚人也宣帝十八歲即位元康以前未三十也伯無日不在帝側地節以後又策誅逆之勛何事不可請哉十數年間史無過失可書則伯謹飭人也宣帝無過舉無失德雖曰天成要其人助未必非伯長厚謹飭力也相豈得以名廢實望望然去之論其蹟伯與相非類矣論其心誅大逆安至尊非細事伯與相初同謀後同功同謀而不洩同功而無爭吾類猶有不能爲者相豈得以迹妨心望望然去之故廣不附伯猶迹也其去存名也相不外伯猶心也其晉存實也去晉不同同歸于是孟子曰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殆豫爲相與伯設歟僕持此論久矣未嘗敢聞于人嘗試爲閣下誦

焉閣下學已夐出於漢道可復入於易其本源深故其流不激其涵蓄厚故其發不章相國四年于茲鼓一元於溥博轉萬物於混成蓋自坤之直方大出也泰之九二特坤之緒餘爾相之不失九二之意又特泰之緒餘爾相足爲閣下誦哉閣下向者嘗爲僕包荒幸矣茲者更能不遐遺僕則幸之幸也二者適然皆泰說也他求其說未有切於泰聊藉口爾泰足爲閣下誦哉不備

答劉師董書

某頓首師董劉兄兄之文辭甚高而叩我至再三何

巽而下也小子有疾於人易與與人率然遇於途不
問其識不識立談之頃往往發篋以示其形若淺中
然況兄之於我故交而叩之辭且巽而下也吾無隱
乎爾兄之叩我者時文也歐蘇之門無道時文之學
者無已則古乎昌謂古曰自我作古真古也自人作
古假而已矣假之不勝乎真固也必不得已為假歟
雖然率未易入也沿波討源必也韓柳乎文章之作
譬則醞醴也韓之麯蘖惟其中而已矣熟未熟聽其
自然故其熟也醇柳之麯蘖傷矣故其易熟而暴夫
所謂暴醴者初飲而醉過醉而病至於醇酎人之飲

之初若無力久而後醉醉則莫知所以然而非病韓
柳氏没歐蘇氏作歐之麯蘖醇乎韓蘇之麯蘖雜乎
柳韓柳歐蘇盖兄之麯蘖雖然韓歐難入柳蘇易入
易入者先入而難入者後入則先入者為主後入者
為客客之不敵主也勢也權其主客之勢而制其中
三柳而七韓四蘇而六歐可也反是則傷矣嗚呼甚
矣文氣之難調哉一失手焉終身不救其以兄之穎
拔自我作古夫豈難或者退遜未遑則四君子之文
兄宜假途焉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雖
然假人之為當先去已之病文章之病不于其他乎

浮于碎于偶如斯而已矣去浮去碎去偶是謂妙天
下之文而韓柳歐蘇之麯蘖不與也是亦教玉人雕
琢玉哉

代人上李叅政書

僕聞天下之事必宰相然後得盡行必臺諫然後得
盡言雖然天下之利害無窮而臺諫之耳目有限古
之治朝不特臺諫得言事下至草茅之賤例得言其
所見聞而悉其所欲言以進者無他誠恐以有限之
耳目妨無窮之利病則容有遺而已矣故僕嘗謂天
下之事必宰相然後得盡行此不刋之言也必臺諫

然後得盡言則失之或拘矣當祖宗朝盖有草茅之
士與時言者矣鮮有與時合者横渠張公載自少喜
談兵當康定用兵時未弱冠猶布衣也慨然以功名
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反責以儒者自有名教何
事於兵因勉之讀中庸其後眉山蘇公洵至中書猶
布衣也嘗試談兵若權衡書獻於朝加之歐陽文忠
公為之地而韓魏公意若有不滿者竟不得大用嗚
呼此二公豈蔽賢且塞天下之言語者哉固所見有
不同耳由今觀之張公載卒為道學宗師而蘇公洵
所慮二虜之變卒不逃其言則其初范公所以責之

蓋陽抑其小而陰成其大韓公所以意若不滿則未免於輕料事之未必然而重與人之有所就哉恭惟今天子嗣統以來無日無中興之念毗贊列論之臣前後累十百彼其宣力而效忠不為不至矣迄今十有七年百為無一二成就此其咎安在哉非言之者不切則行之者不力二者必居一於是矣夫僕亦能言之類也而身不當臺諫之責雖然猶幸齒於草茅之士故奮而吐數千言率窮思而僅得之者蓋已緝為成編上進矣顧未知聖覽以為何如謹懷副本與謁俱入而獻焉蓋聞之道得其機則其入易不得其

機則其入難上古有伊尹至智也而干湯之初且七十說而不受漢武帝時有田千秋無他學術也而諷帝之失至一言而悟意夫豈湯之聖反不如武帝中主之見利害明受言果耶特千秋得其機尹之初未得其機爾僕之茲行形與影俱近習親昵之援不惟無有亦所耻者徒言之切時而已之機得否非所計也萬一一言悟意特幸爾不然雖百說未可知況姑止於七十說也哉區區猶強詞於閤下之前意者欲閤下試觀何如也以為其所獻言近是耶抑迂且踈邪蓋有述者矣陽抑張公載之小而陰成其大此范公鼓舞後輩之術閤下所宜疾趣者若夫輕料事未必然而重蘇公洵之有所就此雖不害韓公之為名臣亦白璧一疵也閤下意亦小懲也哉

代人上程給事書

僕嘗謂事有出於一人之以為然固而執之雖天子莫奪者在古有之諫官史官是也至於唐則復有所謂察官者出焉給事中是也蓋嘗攷漢之時朝廷有大黜陟有大廢置有大沿革疑則下公卿議議定矣而詔勑隨下焉則無有梗之者唐制則不然天子曰可給事中曰不可則直疏而駁之小有不便雖詔勑

亦塗竄而奏還謂之曰塗歸雖天子莫奪也夫宋制唐之舊也則是今之給事中比漢公卿猶重也而閤下橫居其間嗚呼其為任不亦要且榮哉雖然所謂要而所見明猶有遺焉此僕之所以不自已也僕不量短薄竊恠今日之政上下苟且積弛成荒習暫成常莫有漸恢故士密為長治之策輙討論典故參之於古而不戾施之於今而宜者疏為目緝為編以為陛下千慮一不到之助蓋已丹壓校之矣顧惟禁近諸公皆切於為國而樂得天下之士以裨末議而濟遠業者而僕也夤緣至國門猶有頡頏然舍去則不

見君子之悔後莫及矣故敢以其始終得於漢者於
閤下前誦之元帝時有守華陰丞名嘉者所上封事
大抵薦朱雲之忠以為御史大夫貢禹之代常以嘉
疎遠小臣未然也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康衡
斷以禹為正以雲為好勇以嘉之言為很甚至以為
奸自當時言之二者之是非未可知也居無幾雲去
禹之徒植根不拔而漢業以衰則嘉言猥耶抑康衡
猥耶南昌梅福曰廟堂之議非草茅所宜言也臣誠
恐身塗草野尸併卒伍故數上書今僕所以跪為目
緝為編以裨時政萬一者雖不敢以三代之士如伊

呂者自許抑華陰丞南昌尉之所為效區區於漢者
顧未知聖覽以為何如竊自料僕所進書畧與華陰
丞之訐斥相似而身與朝廷則甚於南昌尉之疏且
遠天子曰俞則幸矣不然其勢必下諸公議焉謹懷
副封叫呼以洗視聽可否之權諸公實司之萬一如
康衡言以嘉之言很在僕則古人所遇不為三公爾
非區區茲行所計者但恐重呵貢禹而輕詆朱雲則
所關於漢者大諸公不容不計也

撙齋先生緑督集卷之五終

策問

策問一 會講堂試

問全德之君從古難之君子於是有權焉曰素所常
為而為之不責可也若夫常所不為而忽之又至於
已甚豈可不求其故哉漢高平城之大憤不以報復
介懷者終其身其豁達孰加焉而厭嫂轑釜之小嫌
終不能忘甚至於侯為羹頡文帝露臺之薄費歷百
金猶惜而不為其恭儉孰逾焉而所賜鄧通錢十數
鉅萬甚至指銅山之厚利而不顧宣帝每拜刺史守

相必親問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龔遂以明經積至
太守又出於公舉初猶輕其貌而復訊之其綜核孰
嚴焉而陳遂輒以博奕之私昵遷守太原璽書所褒
甚至於以償博為詞矣夫是三君者其豁達之度恭
儉之德綜核之政蓋天資氣習然也能容大憤而不
能不念小嫌能吝薄費而不能不輕厚利能駁公舉
而不能不狥私昵所能然者帝王猶或難之所不能
然而至於已甚者則又中材庸主所重為敢問其故
殆出於偶然耶抑理有所在而事有所從也諸君讀
史必各有得願聞之

策問二　癸卯試隆興府進士

問大吏難動小吏易繩其勢然也惟其理不惟其勢是故為馭吏者或者視彼難易為吾寛嚴必有委曲存焉豈可例以為非馭吏之善哉三代而下言漢治者類曰文帝寛宣帝嚴今攷之几杖金錢之賜文帝誠寛矣而吏坐賦者皆禁錮不得為吏罪重者伏誅且無贖法於此又不勝嚴何耶或謂文帝之寛於馭大吏耳於小吏未始不嚴然則嚴似文帝本心而寛殆出於有所牽耶趙盖韓楊之誅宣帝誠嚴矣而良民之吏每愛惜之有章劾事即留中會赦始一解於

此又不勝寛何耶或謂宣帝之嚴嚴於馭大吏馭小吏未始不寛然則寛似宣帝本心而嚴殆出於有所激耶儒者之論類謂寛勝嚴文勝宣自理推之寛於馭大吏恐不若嚴之足為威嚴於馭小吏恐不若寛之足為恩揆以恩威之歸與其為文之寛而不免為嚴寧若為宣之嚴而不失為寛今乃反是豈儒者之論未易以常理詰耶仰惟　主上自即大位首嚴贓吏之禁蓋嘗治一二以警衆矣聖度寛大間用輕典而時久人玩上貽宸慮比降詔書復申嚴禁至謂或罔革心刑茲無赦不以秩位之高下形勢之重輕將一施之臣子讀詔之罷靡者自懲貪者自新無復奸法者矣萬有一而施焉其為嚴也為文帝之嚴歟則僅施於馭小吏為宣帝之嚴歟則獨施於馭大吏二者皆非則其說必歸於唐虞三代抑不知唐虞之所為馭吏者寛歟嚴歟寛嚴之施不問大小難易惟其所犯槩坐之歟抑容有視高下重輕而為差次者歟商畧前代發明上意學者事也幸確其說以告

策問三

問物以類相附士大夫以類相薦通天下之理然也於其類之已辨是固有心術在焉於其未辨則上下

之始相求也不過視氣味而為之決擇耳氣味同則上所薦下所受薦皆理之常無足疑者今攷之或不然公孫弘以文學進而薦深文之張湯魏相以賢良進而薦樂藝之趙定龔德王嘉以甲科進而薦寵嬖之淳于長杜如晦以才節進而薦法吏之戴冑蕭瑀以忠純進而薦姦險之封倫王珪以清望進而薦律家之呂才夫是七者氣味初不同謂受薦者不失為榮事可矣顧薦者例可以為榮事否耶倪寛經學也而法家之張湯薦之主父偃書生也而奴隸之衛青薦之蕭望之儒宗也而獄吏之丙吉薦之康衡宿儒

也而權嬖之史高薦之貢禹名士也而閹宦之石顯薦之何武經師也而佞倖之董賢薦之岑文本文人也而兵家之李靖薦之夫是七者氣味亦不同謂薦者不失為美事可矣顧受薦者例可以為美事否耶方今士大夫上至於二府下至於一命莫不交相求也上之士大夫不於氣味是計而姑以所負之才薦之如蕭咸戴胄可也淳于長華雖使其才優可犯嫌疑薦否耶下之士大夫不於氣味是計而姑以其所薦之心受之如丙吉李勣可也史高董賢輩雖使其心是可犯嫌疑受否耶諸君子行篤任矣達則推己以薦人未達則欲人之薦已二者盖未免也願相與討論併處心擇術之素條陳之

策問四

問漢文帝時有一賈誼武帝時有一董仲舒世之論者盖以類視之也今攷之史誼之策急於善俗仲舒之策急於更化二人者之學與識大率又相似盖嘗思之必欲為善俗更化之計則制之誅之之請無乃非長者之言邪必欲逞其智數以求雋功則善俗更化之請無乃又不切事情之論邪史家謂誼明申韓量仲舒明孔氏推其明申韓之心以往則內制諸侯

外制夷虜盖其所學然也不知善俗之常道亦申韓所樂為否推其明孔氏之心以往則更化之請盖其所學然也不知內誅大臣外誅諸侯之雋功亦孔氏所忍言否文帝之用誼也未盡其才而漢俗以厚武帝之用仲舒也亦未盡其才而漢治以耗其所學不同而所施同所成就之效不同二人之優劣二君之用舍抑於何者而求為定論邪主上以守成之資而為中興之謀止於守成而已則誼與仲舒之常道所當先也尚有志於中興則誼與仲舒之雋功亦所當先也而揆之漢文武二君則例其言而不欲用用之而不欲盡其才居今之世而或有二子之才宜如何其處之敢以問焉併悉以對

策問五

問朝廷有大利害下之公卿議焉此漢唐之制也於其已然也而觀之雖董子亦灼知利害所在盖不必賢而後為是不肖而後為非於其未然也而議之則其是非雖帝王復出不過決於其人之賢不肖而已西漢之賢如魏相東漢之賢如魯恭盖難得矣而趙充國屯田之議相實非之竇憲伐匈奴之請恭實非之漢之不肖如公孫弘唐之不肖如牛僧孺盖不揜

矣而朱買臣築朔方之難弘實非之李德裕納維州之降僧孺實非之以其事之利害論之則相與德裕為闇於機弘與僧孺為達於權蓋亦明矣以其人論之則闇於機者為賢而達於權者為不肖於事之未然惟利害所在而已不問其人可也於其未然則其勢不得不惟其人之從今也賢不肖之利害乃相反如此為國家者殆不必賢者而後用之邪宋之為國大抵與漢唐不異天下有大利害天子下之後省後省而不詰駁也謂之過中是以給舍之任常難其人非大賢者莫以任之今攷漢唐議論之臣如前所問

則利害之明與否與其人之賢不肖初無關焉則今日議臣之擇無乃未免於徇賢不肖之名而忘利害之實諸君熟思求為至當之論将以裨禹魔之萬一

策問六

問諸葛孔明之相蜀也志大而功小是紛紛之論迄今未決當其高卧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而徐元直許之夫元直孔明之友也時人莫之許而元直許之豈其友故私之耶抑平居相知之深故信其說而時人盖未相知歟郭冲擬諸管晏又以為有餘夫管晏等輩人也孔明之所自期亦止管晏而已矣

則是未嘗自尊大而冲人為有餘豈自期者孔明之謙而冲之論則天下之公歟冲之論扶王善之而當是論者類莫之信豈孔明之自期者盖孔明之實情而冲認以為謙歟陳壽謂管蕭之亞似大之也又曰将畧非所長夫管以齊伯天下者也此豈短将畧者之所能哉壽既能以孔明亞之矣則所謂将畧非所長未喻也張儼謂近於子產似小之也又曰管晏何以加夫管晏之治齊子產之治鄭似無大相遇者豈可以優劣論哉儼既未直以孔明比子產而姑曰近之則所謂管晏何以加又所未喻也至於李興之論

則又大所未喻擬之以孫吳以為未足又擬之以臧文仲擬之管晏以為未足又擬之許由猶以為未也又擬之顛天猶以為未也又擬之皐伊上至於許由皐陶中至於伊尹顛天下至於管晏樂毅同時至於荀長文司馬仲達往往又皆援引以比方焉諸君試考其事實詳校而悉論之以祛千載之疑毋忽

策問七

問戶口之多寡視土地之廣狹土地之廣狹視郡國之增損此為治者所必計論治者所必考也黄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顓頊高辛堯舜凡三百

八十九年始至禹其間經兵戈水患多矣而禹塗山之會萬國如初豈兵與水偶無廢壞幸得全邪抑隨廢隨置隨壞隨補不令損邪禹之初萬國自禹訖桀四百七十一年耳僅三千餘國猶存蓋十損七矣商之初凡制為一千七百七十三國自湯訖紂四百九十六年耳僅八百國猶存蓋十損六矣周之初凡制為一千八百國自武王至春秋三百六十餘年僅千二百猶存蓋三損一矣自春秋至赧王五百餘年耳所謂千二百國僅百有七十猶存蓋七損六矣通周而計之自初迄終十損九矣夫三代之主大率賢聖雖不能無兵戈而未嘗有水患顧封國之損或十六或十七或十九豈祖宗固結之德厚薄有差邪抑子孫維持之政或善或否耶漢之初郡國纔六十二歷文景武昭迄于孝平二百年間所謂六十二遂至百有三蓋十增四也漢之德與政視三代歟矣視五帝愈歟也而郡國之數五帝僅守其舊三代俱損於初而漢獨增敢問其故安在

撙齋先生緣督集卷之六終

撙齋先生緣督集卷之七　利集

宋賜紫金魚袋樂安曾丰幼度　著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奏行

明廉州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二世孫繼武　編

邑人後學詹事講明甫　校刊

六經論序

六經未經孔子手六經者六籍而已矣六經一經孔子手六經者元氣也一元之氣小旋為日為月大旋為月為歲小旋為歲為世大旋為世為運小旋為運為會大旋為會為元至於庖犧氏之皇天下之初蓋十四萬有奇歲矣茫不可推皇轉而帝帝轉而王王轉而霸四者之變蓋元氣之一旋也歟均是氣也天以清地以寧萬物以生孔氏子竊取皇帝王霸之氣脉以混成六經而天地萬物之理寓焉故精精故難明魯氏子髙取諸天卑取諸地散取諸萬物之理以論索六經而皇帝王霸之治悉焉故明明故易精嗚呼人苦不自覺爾内觀返聽吾一身之中六經具焉天下人人而能内觀返聽也則吾之論誠肬贅矣誠肬贅矣

易

論曰道有形歟曰道譬則人也人有形歟曰人本無形也天地予之形今夫天地之予人以形也有耳目焉有鼻口焉有手足焉六者具矣其斯以為人矣乎曰未也六者具而不有氣扶焉則偶人而已矣夫偶人者為玩則可欲其能視能聽能營能覆則必也形氣具道大無形也聖賢狀夫形六經諸子皆所以狀夫道之形也六經與天地相始終而諸子多湮沒不行於世或行而不久此其故何歟諸子能狀夫形不能狀夫氣六經則形氣具也如斯而已矣諸子偶人

也天下豈有編草刻木以為人而能有氣與無氣扶焉而能行之理六經天地生成夫人者也天地之生人也若徒與之形而不與之氣焉為扶則其形將焉用有形而無用則天地造化之工與編草刻木者何殊也否則何貴夫造化聖人作經以狀夫道之形而氣也隨具不曰有造化之工存歟造化之祖出於無名無名之初混然而已矣混然者而不動也則至今猶混然也惟其動静相摶故裂混然者裂然後確然隤然者立混然者其氣也確然隤然者其形也形藏於氣是名太極氣傳於形是名兩儀聖人者其身法

乎兩儀之後而其道立乎太極之先太極以其氣鍾為兩儀而天地者兩儀之一息也吾於是知六經之氣同乎天地天地以其氣鍾為萬物而人為萬物之最靈也吾於是知天地之氣同乎人敢問人之氣曰嘘吸是也嘘吸之間有始始焉有終終焉始始而終終天地人之道備矣敢問道一陰一陽之謂道夫陰陽者玅仁義而為言者也六經之道夫陰陽者玅仁義而為言者也六經之道不過仁義而已矣聖人不以仁義徼仁義而以陰陽玅仁義或者取其氣焉故耶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

始動於子子一傳而至於丑丑一傳至於寅夫是三辰天地之嘘氣萬物之所由生也萬物之生萌於子芽於丑達於寅有子無丑萌者勿芽有丑無寅芽者勿達合是三者是為天地東北之氣大抵天地之氣運南而北則亂運北而南則治三皇之世天地之氣離乎北入乎東矣而未至於南也是為鴻荒之治孔子之贊易也不於其先焉始不於其後焉始而於伏羲曰易伏羲之作也易之未作初有一而已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之門此易之大凡也而得其凡者希先得一為一天地之子氣聖人所以萌萬物也後

得一為二天地之丑氣聖人所以牙萬物也二生三
三生無窮天地之寅氣聖人所以達萬物也萌而芽
芽而達伏羲神農氏所以輔天地之自然而物物也
伏羲神農萬物之母也鴻荒之民其嬰孩也哺母之
乳而不知飽飽而忘其恩飽且不知矣而何有於恩
也哉名之曰安於自然被伏羲之化者安於自然而
不知則可讀羲農之書愚於自然而不知則不可聖
人於是明告之曰生生之謂易夫生生者子丑寅之
氣也而聖人託焉有以哉斷曰易東北之運氣也天
地於焉生物羲農於焉生治孔子於焉生教

書

論曰天下之理始終而已矣易元氣之始也於十二
辰為子子天地之所以始萬物也子傳而丑丑傳而
寅天地所以始萬物者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子丑寅
者萬物之萌而芽芽而達之謂也達則達矣而無以
繼焉則未免乎病也胎生病於殰卵生病於殈羽生
病於不嫗毛生病於不育然則柰何曰必有能濟其
不及者卯所以濟寅之不及也萬物之生蕃於卯美
於辰盛於巳方其卯與辰與巳之未動也萬物則蠢
蠢然既動則油油然方其未動則蠢蠢然者雖欲止
於不病而已矣且不可得及其既動則不惟不病必
遂至於蕃至於美至於盛然則子丑寅者萬物之所
由生生也而止爾彼其所由長長則為卯辰巳之藉
也歟天地之於萬物也雖生而不能長則亦徒生而
已矣聖人曰易吾所以生萬物也不可徒生於是有
書曰書吾之所以長萬物也萬物之所為生長於吾
之易與書者非生長於吾之易與書生長於吾之易
與書之氣也嗚呼君子知易與書之道者無求諸易
與書求諸三皇五帝之治可也欲知三皇五帝之治
者無求諸三皇五帝求諸天地之氣可也三皇之俗

朴五帝之俗和三皇之法未成五帝之法已成俗之
朴與和者曰法之成與未成使然也猶之可也法之
所以成與未成者孰使之然哉則天下不知也而吾
獨知之矣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反是則亂三皇
之世天地之氣離乎北入乎東夫東北者子丑寅之
氣而寅者陽之方壯也而未老也方動也而未病也
不則殰也殈也不嫗也不育也之病生而天地之功
虧矣五帝之世天地之氣離乎東入乎南夫東南卯
辰巳之氣而卯者陽之漸老也以其漸老者迎其未
老者黃帝堯舜所以壽萬物之脉以全天地之功而

孔子之所為次易以書也歟雖然易起於伏羲而書不起於黃帝何也黃帝之俗朴固也而伏羲者朴之始也五帝之俗和固也而黃帝則未至也夫其俗之所為朴與和與未為至和者何也法始於伏羲成乎堯黃帝則成而未大成也以其法之始始易而不以其未大成成書法當如是也惟其法之成而未為大成故其俗之和而未為至和唐虞之俗其和之至歟敢問和曰和非生於和而生於朴朴者和之醞也和者朴之熟也黃帝之和則熟而未熟者也嗚呼君子則混融之而已矣以吾之氣混融天地萬物以天地

萬物之氣混融古今孰非此氣也伏羲神農以子丑寅之氣醞唐虞之和則是萬物之萌而芽芽而達之時也堯舜以卯辰巳之氣熟三皇之朴則所謂遂至於亦至於美至於盛者也萬物之生與長皆曰出機也萬物之生與長皆曰出機云者一夫二也生則為始始長則為始終者二夫一也夫有始始必有始終然則俗之朴與和者雖曰法之成與未成使然也而秖所以為自然也歟天下之治與不治也堯舜未數數然也則是堯舜以其自然輔天地之自然以長萬物以全伏羲之功也而書也首焉則是孔子以其自

然輔天地之自然以長萬物以全易之功也不然書之有三墳蓋其舊然也而今乃斷自唐虞而下余謂鶴脛雖長可斷也歟斷曰書東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長物堯舜於焉長治孔子於焉長教

詩

論曰三皇之治渾渾如也五帝之治溫溫如也渾渾也者蠢蠢者也溫溫也者油油者也蠢蠢也者生生者也油油也者長長者也天地之於萬物也生生之長長之亦可謂仁也已矣聖人輔天地者也其道亦當如是乎曰天地不徒仁夫萬物也又有義焉故五

行之氣不徒用夫甲也又有庚焉甲者氣之噓庚者氣之吸三皇之治氣之始噓也故曰渾渾五帝之治噓之極也故曰溫溫孔子贊易始於三皇而定書始於五帝則渾渾溫溫之別也嗚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孔子之贊易也于何不先其溫溫者而其定書也于何不存其渾渾者易之不先其溫溫者則猶有以曰易伏羲之作也至於書之不存其渾渾者則何以哉曰孔子太極也六經天地之氣之噓之始則為易三皇所以生物極則為書五帝所以長物也書為五帝而作而施及于王則猶易之施及于帝也

曰是固非生長萬物之正氣而要之其運必至是也
故君子以為書窮秦誓而書之氣已窮於始作俑者
之日嗚呼作俑秦誓者誰歟君子蓋有不忍言者曰
天地之所以艱艱音萬物與吾聖人之所為次書以詩
者於是乎在天地萬物之父母也生生長長者父母
之愛其子也父母既愛其子曷不與之旦旦而生生
旦旦而長長而乃愛之以艱天地不仁甚矣哉天地
仁則無乃始始終終始之理固然歟雖然詩起於三
皇而晷夫夏何也曰天地之氣然也唐虞之時純噓
也故其俗和一傳而夏則噓吸之間也噓者欲絕而

未絕吸者欲交而未交故其俗尚和再傳而商周始
雜於噓而入於吸矣故其俗激子曰虞夏之道寡怨
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獘方其未離於噓也宜乎寡
怨於民也及其既入於吸也宜乎不勝其獘也詩三
百大率為不勝其獘者作也於詩焉觀蓋有所謂責
之閔之哀之刺之戒之思之疾之憂之規之悔之傷
之之詞者韓子所謂物不得其平而鳴者是也故其
辭激夫其詞之所以激者起於其俗之激也至於所
謂美之頌之樂之嘉之之辭者莊子所謂逃空虛者
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者是也故其辭稍舒夫所謂舒

辭者不過如斯而已矣激辭者如彼其多也吾於是
知詩天地之吸氣造化之入機也決矣不必天地也
吾一身之中自有造化氣是也噓則為甲吸則為庚
甲之分有先後先庚三日起於午一元之南氣化工
所以咢布萬物也雖然猶未也午一傳至於未化工
所以申堅萬物也元氣於是乎酉聖人於是乎詩矣
詩生於俗之激激生於氣之吸夏之所以寡怨於民
者蓋萬物之始咢布而商之治則已腰膝而申堅歟
不然古詩餘三千篇就中豈無虞夏之詩尚存者而
孔子黜焉子謂鶴脛之長可斷也歟而或者於詩見

其不無舒辭則以為噓吸具余則告之曰時乎暑也
豈無一日之涼時乎寒也豈無一日之溫而天地之
氣不以其一日者變其一歲者則聖人之經安得不
惟其小者而惟其大者嗚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
已矣且以其逃空虛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者較諸所
謂渾渾如也溫溫如也則其氣象何如也況夫逃空
虛聞入足音跫然而喜者才什一而物不得其平而
鳴者滔滔也歟斷曰詩西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收
物湯武於焉收治孔子於焉收教

春秋

論曰聖人之道有窮乎曰無窮道則無窮矣道之用則有窮也道者通也無不通也何謂通曰至難言也孔子嘗兩言之矣而自為岐也曰一闔一闢之謂變不變則窮矣往來不窮之謂通窮則不通此一說也又有一說焉曰窮則變不窮不變矣變則通不變不通矣通一也而兩其說前焉以為生於不窮後焉以為生於窮由前則戾乎後由後則不合乎前天下曰孔子吾道之主盟也主盟無予奪與國柰之何嗟夫斯人也則亦未能混融而已矣混融而覘之有窮者所以無窮也孔子自為岐哉聖人以其無窮者寓諸

其有窮者而文焉曰六經其六經其道一其道一其氣二噓吸是也易微噓天地之始始也書純噓天地之始終也詩微吸天地之終始也終而始天地之用無窮矣乎曰猶有終終者焉有始始而無始終則天地之功虧有終始而無終終則天地之功撤散則無歸萬物之生堅於申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音於亥而其性命之所在則或寄諸其實或寄諸其根夫其根與實幸而堅於申矣而弗有酉焉則弗孰也借曰孰矣而弗有戌與亥焉則無歸無歸則其性命之理將蕩入於滅矣聖人曰所貴乎吾道者為其有通而

無滅也於是作春秋曰春秋詩之變也詩窮於陳靈而詩之氣久矣其窮也詩之氣不窮萬物不堅春秋不作雖然合而言之皆天地之吸氣造化之入機何者陰生於午而盡於亥中而分之午未申者吸之始西南之氣也酉戌亥者吸之終西北之氣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且夫好色者淫之媒也而未至於淫怨誹者亂之兆也而未至於亂則午未之氣然也至於平王東遷之後淫亂之風放乎天下而莫之禁則酉戌亥之氣然也以其酉戌亥者迎其午未申者而文焉曰春秋聖人所以復萬物之命而

環天地之氣也不然春秋魯史也魯之有土自伯禽至隱公三百八十六年矣就中豈無一事之可垂鑒戒者而孔子黜焉子謂鶴脛之長可斷也歟嗚呼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余嘗言孔子之贊易也猶其出遊觀之上也其定書也猶其在齊聞韶也其刪詩也猶其入太廟而觀欹器也其作春秋也猶其為魯司寇也今夫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跡者此孔子之所為魯司寇者然也而君子謂其作春秋者亦然則較諸所謂入太廟而觀欹器者其氣象又何如也司馬遷曰萬物聚散在春秋遷其有另

於此哉春秋之氣得酉戌亥者子之酉子者亥之衰二者之交萬物之所成終所成始也余謂之始終遷謂之聚散此豈二物也哉遷之説於余無以異者余於亥子之氣論其正而已矣遷則併於二者之交包焉而推循環之理曰窮則變變則通如斯而已矣雖然遷豈誠有見於此哉遷之淵源與游夏孰若游夏於此若有物鉗其舌者而遷也及之意者其億而中也夫斷曰春秋西北之運氣也天地於焉藏物五伯於焉藏治孔子於焉藏教

禮

論曰道譬則人也人之生也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嘘吸有氣斯有色有色斯有慘舒有形而無氣者偶人也彼誠偶人則嘘吸已不能矣而况夫慘舒今也有人似偶而非偶兀然坐於深山不飲不食無慘無舒其即之也與不即之也皆自若也則是浮屠氏之定也嗟夫舒慘之不可絶固也借曰可絶秪亦自私之計非大通之道也天地之氣若浮屠氏然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資焉天之氣嘘萬物資始吸萬物資終終始則有所資矣而其嘘吸之盎而見諸外東西則為青為赤南北則為白為黑離乎黑入乎青

則為舒離乎赤入乎白則為慘此何為者也曰天地之氣非能為色也而不能不為色也天地不能絶舒慘色浮屠氏獨能天地之所不能也歟聖人之道天地之氣也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則氣之嘘吸也嘘吸之氣運諸寘寘之中則固有無色之色存焉而人莫之見也夫人之情信於其所見疑於其所不見天下或曰聖人熒惑我也或曰誰謂聖人然二事爭而不已則併率其不爭者求觀於吾道而質其疑以決其爭而吾道果無可觀者以證則經之作幾何不與兀然坐於深山者類也則天下曰聖人熒惑我也吾

之作經將以信天下而天下皆以為熒惑我聖人之心則不安於是有禮焉聖人之作禮也曰非我也禮起於夫婦夫婦起於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其為禮之本歟天地之嘘吸為陰陽上降下騰陰陽之感也吾道之嘘吸為仁義易書詩春秋禮仁義之感也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則是仁義之感之謂也相感之中既有無體之禮存焉則亦足矣而又必也制經則無乃贅乎曰天地能以其相感者生萬物於是以其運諸寘寘者盎而為青為赤為白為黑者以信萬物之月聖人之作經則亦輔天地之自然而已矣

安得惟事其感者而不事其麗者然則禮也者其道之麗也歟天地之所以麗萬物者有慘舒吾道之所以麗萬物者有損益損益之變慘舒之爲也慘舒之變噓吸之盎也君子曰禮損益而已矣益之爲三皇益之又益爲五帝則是天地之噓者盎之爲舒者也損之爲三王損之又損爲五霸則是天地之吸者盎而爲慘者也舒之初爲未純慘之末爲已甚堯揖舜而前曰吾子爾天下舜拜而辭曰朕德弗嗣禹之於舜也亦然而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也不然嗟夫堯舜禹率天下後世以揖與拜而商之於夏也尚然今也

商既自去其所以率之者而率之以其非所以率之者則周之於商也無怪也孔子不曰夏因於虞禮所損益可知也而曰商周因於夏商所損益可知也則是舒慘之別也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則是又一慘一舒之迭相往來而無窮也吁亦微哉商因於夏禮孔子不忍言也周因於商禮孔子尤不忍言也其或繼周者則又有大不忍言者不忍言而言斯其所以若是微歟斷曰陰陽之氣噓吸於四時而舒慘之色與之相始終仁義之氣噓吸於四經然則禮也者盖與四經相始終歟

樂

論曰聖人近取諸身遠取諸天地以作經是故有氣氣道之噓吸也噓吸之盎是爲慘舒今也有人能噓能吸能慘能舒而不能聲是之謂病瘖人之病於瘖天地中之一廢人爾固無用也天地而病於瘖太空中一廢物爾又安能造化萬物哉盎之外又有呼焉小呼爲風大呼爲雷雷之動也轟然風之鼓也哮然轟然哮然者天地之聲也雖然於其末也則有無聲之聲存陽唱而陰和者是也夫所謂和唱天地自聞爾萬物不之聞也人有對瞶者言言則費矣瞶者誒

曰子曷不與我言天地以爲吾之唱和萬物不之聞彼其謂我瘖於是以其不可聞者寓諸其可聞者而名之曰雷風是謂有聲之聲聖人之道仁義仁天地之噓氣也義天地之吸氣也天地之噓吸爲陰陽吾道之噓吸爲仁義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則聖人所以幹仁義之氣以終萬物也四經之外有禮所以色仁義之氣以信萬物之目也目則信我矣而耳未我信則五經之作名爲廢經於是又有樂焉聖人所以聲仁義之氣以信萬物之耳也孟子曰樂斯二者二者仁義之謂也然則孔子之教天下曷不亦曰樂樂

仁義而已矣必也聲乎何哉曰聖人之作經則亦輔天地之自然而已矣天地有聲吾道雖欲無聲得乎雖然亦嘗及之矣而弗敢專用教天下乜曰無聲之樂氣志既得意者以為無聲之樂我徒自聞天下不之聞也天下不之聞要有能聞之者姑曰勿邮焉可也而彼將以為吾道瘖吾之作經所以鳴吾道也而自為病瘖然獨得勿邮乎哉於是以其無聲者散諸其有聲者而託於八物八物之鳴陰陽之聲也陽之不能為聲猶其不能不為色也陽聲起於東北故清陰聲起於西南故濁聲之不能不為清濁猶色之不

能不為舒慘也何者皆是氣也樂生於風風生於氣君子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三皇之世天地之氣漸合矣而末甚也故其樂野五覇之末天地之氣判然不合矣故其樂乖野東北之聲然也乖西北之聲然也以其始者與其末者而推其中者則五帝之樂惟韶為盛盖東南之聲然歟而三王之樂惟武為庛則西南之聲然歟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嗟夫天下之事難乎其兩盡也哉兩盡為天下極其斯以為韶歟而或者以武則疵矣勺之盛何可掩焉嗟夫二毛久矣而樂髭鬓真氣憊矣而餌金石多見其無補於壽也由是論之天地之氣盖大合於唐虞之時而沿啇迄周則其漸不合矣乎天地之氣合則為仁不合則為義既曰禮樂皆自仁義出則安得有先後曰六經天地生成夫人也故形氣具形氣具故聲色具樂聲也天一生水而水生聲地二生火而火生色水陰也火陽也陽主進而陰主退孔子所以先禮而後樂也雖然陽中之陰陰中之陽禮中之樂樂中之禮君子則亦混融之而已矣聖人之經五則刖七則贅贅未之聞也而或者之論去其樂不殆於刖歟刖則樂矣吾道不殆於瘖歟嗟夫人之未立於言

也亦嘗瞑目而混融乎否斷曰陰陽之氣嘘吸於四時而清濁之聲與之相始終仁義之氣嘘吸於四經然則樂也者與四經相始終歟

擣齋先生緑督集卷之七終

論　　利集

由求

道者有偏有全全是人之所欲也偏是人之所惡也夫人而得所欲天下無聖人可也不幸而失所欲得所惡又無聖人焉劑量之則拱手以聽事之廢也雖不廢亦無成雖成亦陋昔者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一俯仰之不度茲特小有偏而已矣夫何傷子貢覘之以為二君皆有死證焉故世疑之曰夫死大事也雖盧扁未容以脉定而子

貢以貌索雖中秖億而已矣非君子之道也而余謂容有此理何則禮貌者胸中之表襮於外者也孟子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今夫二君者其容或失之高而仰或失之卑而俯高而仰以驕卑而俯以惰以驕惰之心發而為驕惰之容蓋所謂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者歟觀其眸子人有不可逃者況胸中之表襮於禮貌又親於眸子也哉夫人之心至難測也孟子得之一瞭眊而子貢得之一俯仰吾於是知人之不可有所偏有則不揜也師商之偏在乎心而已未甚表襮也至於由求則動其心

見乎其容者也故孔子再三焉聞斯行諸之問雖兩問也而一事也孔子則退由而進求何也二子之心各有偏也余嘗論人誰無偏要自移而已矣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董安于之退失之緩者也西門豹之進失之急者也所不同者豹安于則性由求則心也而已矣其偏在性猶自移也由求之心不自移豈未有以韋弦遺之者歟孔子則遺之者也求也退故進之遺之弦也由也兼人故退之遺之韋也而二子未能佩也孔子憂焉曰一警不從而遽絶之吾不忍於是又狀其心

之表襮於外者以告其狀由也曰行行如也其狀求也曰侃侃如也侃侃之狀雖異乎行行要皆未免乎一偏何則退與兼人之心發而表襮於外者其理固然不揜也行行之狀譬則執玉高其容仰者也侃侃之狀譬則受玉卑其容俯者也以子貢之覘二君者而驗孔子之狀二子者吾知二子未免為廢人雖不廢亦無成雖成亦陋求之脂韋於魯雖不廢亦無成者也由之死於衛雖成亦陋者也魯卿之僭甚矣為求計盍諫諫不聽盍去今也不然又為聚歛之事以媚之茲所謂伊優者而已矣如之何望其有所成哉

仕之難尚矣為由計盡擇擇之而莫得盡已今也不然以為食其食不可不死其事不知出公之食不可食也玆所謂骫髒者而已矣如之何望其成之不陋哉凡事之成不成成之陋不陋或有幸不幸存焉而君子之論不期然曰盡吾心而已矣其心未盡而付之幸不幸非孔子之所望於二子者是故一謷不從又再謷之庶幾以其容之失而覺其心之偏或曰邾魯之君其偏在容而已矣子貢一見而知其不能久者以其心之亡也今二子之容猶二君也則其心之亡亦猶二君也而孔子特以由為若不得其死然何

哉曰求雖生猶死也

夷惠

百萬世而無敝者吾道也反是者他道也人非堯舜鮮有不之他者顧人之如何爾顏子於其未遠也收而入於吾道故全師商於其漸遠也收而入於吾道故廢由求則於其既遠也然後收而入於吾道故雖不廢亦無成雖成亦陋嗚呼孔子所以苦口於其初為是也歟雖初孔子所以苦口者論其心而已未及其身至於論夷惠則及其身矣夫夷不辱其身者也夫惠辱其身者也辱不辱雖異未合乎吾道則一也蓋嘗以孔子之辱不辱者參之孟子之所謂浼不浼者而為之論以為人之冠不正雖其君父猶或畧之況鄉人乎夷也望望然去之曰爾其浼我也吁此而浼我天下孰有不浼我者乎人而裸袒雖其妾婦猶或病之況外人乎惠也油油與之偕曰爾焉能浼我哉吁此而不浼我天下孰有浼我者乎浼也已惠曰不浼也已夷曰猥克夷之操而不陷於猥克惠之操而不陷於鄉愿吾不信也夫孔孟所惡此二者為其賊道也而夷惠陷焉惡在其為夷惠也哉曰夷惠無是也孤竹君夷之父也臧文仲撟惠於下僚者也吾

嘗意夷之逃去必其父子之間有閒言焉若申生之事也夷而不足於量則有死而已豈復逃去雖逃去豈能不念舊惡也哉今也否則其量甚夷也吾嘗意惠於交際之間大抵守節而不阿故文仲雖知其賢而不引用之若子西之於孔子也惠而恥於小官則凡可以進身者靡不為已豈能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哉而今也否則其節甚峻也其量夷則鄉人之冠不正夷不責也其節峻則人之裸袒惠不安也此夷惠之實也然則孟子之言過歟曰非孟子之言過梏於孟子之言者過也夷之清非其君不事而已矣惠之

和不羞汚君而已矣非其君不事謹其初也不羞汚君要其後也事君而謹其初於吾量未害也事君而要其後於吾節未害也於吾量與節皆未害則夷之清蓋王通所謂清而無介惠之和則子思所謂和而不流者歟雖然莫之推也則已自非其君不事也而推之則學夷而失焉者雖鄉人之冠不正亦将責焉夫是之謂隘自不羞汚君也推之則學惠而失焉者雖人之裸袒亦将安焉夫是之謂不恭此孟子之意也而世猥曰夷惠然豈謂夷之量能容其父而不能容其鄉人惠之節能不貶於三公而不能不貶於裸

袒也哉惜夫無貫穿孟子以告之者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而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此為伊尹言非為夷惠言也而吾取之以論夷惠夷之一諫而去周惠之三黜而不去魯或去或不去之説也而孟子以為其趨一也一者何仁也豈亦就所謂歸潔其身者參言之歟故君子以為夷惠之趨於仁猶伊尹之歸於潔未有潔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潔者也或曰夷之不辱其身謂之潔可也惠則辱身矣謂之潔可乎曰可也殊途而同歸也殊途而不同歸則是夷果隘惠果不恭果隘不恭則是歸汚其身而已矣焉有仁人而歸汚其身也哉

管晏

周衰道之不明甚矣權其輕重而制其可惟孔子為然伯高死于曰吾惡乎哭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二者無一可也於是乎哭諸賜氏曰彼由賜見我夫一哭禮之末也雖失何傷而孔子屑屑焉一毫不貸本則如之何至於後世雖本不計也雖計不悉也柰何欲無失哉幸而失其小則在其心與身而已矣不幸而加大則有刑於其家而不自禁者也其失在身雖小難收也雖收難全也猶以身也刑於其家則殆

有無如之何者繼之矣楊墨之言失而難收者也夷惠之行收而難全者也故未甚則為夷惠甚則為楊墨雖然猶幸楊墨之未得志者也假令得志吾恐不獨在其身而已矣獨不見管晏之事乎夫管晏齊大夫也大夫之有家其禮莫重於廟廟莫重於祭祭之豐儉有禮焉惟其稱而已矣去禮而言祭世之識者往往不然也而管晏則然子貢曰管失於奢晏失於儉夫儉德之共也夫奢德之賊也故奢在所去而儉在所取世之説者往往然也而孔子則不然其對子貢曰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平仲賢大夫也而難

為下也則是儉失之猶奢也夫儉之失猶奢何也曰先王之制禮不可奢也不可儉也惟其稱也仲而知禮不可奢則其組紘必緇而後稱雖青有不敢僭者况朱乎惟其不然故君子以為濫嬰而知禮則祀其先人必少牢而後稱雖羔有不敢薦者况豚乎惟其不然故君子以為隘嗚呼家廟之祭孰與故人之哭為重也孔子以故人之哭猶慮其失之疎與重而管晏之於家廟翻不顧其濫與隘而甘心之則尚得為知禮者哉孔子曰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古之君子奢不僭上儉不偪下求為可傳可繼也而已矣今

仲之奢而難為上嬰之儉而難為下則僭逼之甚雖明日不可繼也况欲為萬世之傳哉雖然二大夫可人也盖仲嘗言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而嬰嘗言君子不犯非禮則二大夫不可謂不知禮者也夫其所行及其所言二大夫豈若是等輩哉或者有所為耶故世之為二大夫解者以為仲之奢盖分威公之謗嬰之儉盖救景公之侈此戰國策曾子之說也不詰其故不及覆其說管晏之失容有可文者吾從而詰之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曾子之說然也而威公之奢猶景公也嬰矯之以儉似

矣仲胡不為嬰也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存己譽在上戰國策之說然也而齊氏之謗景公猶謗威公也仲為三歸之類以掩之似矣嬰胡不為仲也反覆而詰之二大夫必一失也威公景公譬則火也嬰之道以水救火仲則以火救火者也然則嬰其幾歟曰嬰之道大率類文景也王通論儉曰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於後吾亦曰以嬰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於後雖然儉可也夫奢雖以堯舜之心為之亦不可况管仲乎是故必不得已吾從曾子得已則吾從孔子

衰盾

君子之於道無可也無不可也裁之而已矣裁之心而貞裁之身而正裁之家而齊久矣家政之未易裁也夫苟能裁上則為舜下亦不失為魯莊公苟惟不能則管晏甚則威文也已矣雖然特家事爾春秋戰國以來以執國之政聞者大莫如子產次莫如公孫衍張儀子產之使人愛也以惠儀衍之使諸侯懼也以怒茲皆不免乎一偏者也雖然得其正焉亦足矣而吾聞之孔孟子產盖衆人之毋而儀衍類非大丈夫也則彼之惠與怒意其非正也已矣書曰德威惟

畏禮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此孔孟之正也今夫子產直衆人之母而已矣則其所以使人愛者固非君子之德也而儀衍又不得爲大丈夫則其所以使諸侯懼者夫豈德威也哉晉卿有曰趙文子與其子宣子者其一使人愛其一使人畏盖之三子類也而世率以爲正或曰特盾不正爾余惑焉盖盾之事其失也彰衰之事其失也潛夫彰故人得而知之夫潛故非識者莫知也子爲正卿而不務德此郤缺詰盾之言也子爲正卿而不討賊此董狐詰盾之言也以二子之所以詰盾者而遡盾之心則凡盾之所爲迎公子雍送射姑帑之類大抵敢行非度以脅之而已矣盖不待識者而後知故曰彰衰則不然其操似潔其言似據其爲政似和易故雖識者以爲正我則茲不予故曰潛其不予何也其心術不正也其不正何也公重去齊而衰醉以酒一不正也公遜楚禮而衰強之受二不正也公怒野人與塊而衰以爲有土之兆三不正也凡是三不正盖衰所以爲忠而君子以爲是小人之愛其君也大人格君心之非則不然也以衰之所以愛其君者遡衰之所以使人愛者要不過矯情譎詞以籠之而已矣豈君子之德愛也哉而世

率以爲正或曰特盾不正爾吾故悉言之以發千載未敗之事然則奚以未敗曰抑嘗敗矣介子推以二三子貪天之功爲誣盖爲衰發也顧未斥言之爾然則奚以知其爲衰發曰從亡之臣雖無慮十數而最善誣者莫如衰也然則奚以知其莫如衰曰秦之享公也公欲以子犯從子犯遜焉曰吾不如衰之文衰行應對捷出君子曰衰頰舌之士也吾意衰之舌不獨施於從公之享又施於誣天以攘功不然從亡之臣如子犯者鮮矣今自謂不如衰則介子推所謂二三子者非衰而誰故吾謂衰之可愛似子產盾之可畏似公孫衍張儀其所異者特子產以心而衰以舌儀衍以舌而盾以心爾盾之失在心而人知之衰之失在舌而人反不知豈其失之也以舌而文之也以舌耶此一說爾又有一說焉大抵議論人者於其失之甚者則加意未甚則畧之畧之則其失雖彰而或至於漏網加意則其失雖潛往往吹毛而求之不貸盖人情則然今盾敗而衰未敗得非盾之失也故董狐郤缺吹毛而求之而衰則未爲已甚故人畧之歟嗚呼人既畧之矣又從而文之以舌雖千載不敗可也而余獨吹毛焉者盖惜夫衰之繆用其心未可與

入吾孔子之道而已矣故君子以爲衰冬之日也盾夏之日也孔子則元氣也

齊魯

古之人蓋有夷考其行而不揜焉者矣而人或出之又有考之混而無瑕尤者矣而人或入之凡人所以或見信或見疑於後世者往往有幸不幸存焉未必其實然也趙衰之事蓋所謂夷考其行而不揜焉者也而輒以見信於後世或者有出之者歟是之謂幸周公之事蓋所謂考之混然而無瑕尤者也而間以見疑於後世或者有入之者歟是之謂不幸衰之幸

吾已發之矣周公之不幸庸得不爲一洗乎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吾讀史至此未嘗不咨嗟嘆息以爲太公之說是否或未可知周公則不幸之甚也何者周公聖人也所貴夫聖人以其能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今也爲治之法未施於國而後世之弊已不逃議者之料則悪在其爲聖人也哉故吾謂尊尊而親親非周公之言或者史家故入之否則傳聞之誤因陋承訛未之刊歟其謂之不幸也則宜雖然人所以得而入之何也太公伯禽累之也太公之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伯禽之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夫遲疾周公兩不取蓋有以也治道不欲太疾太疾則人將無以措手而或巧爲規避以塞上之責亦不欲太遲太遲則人將無以厭狀而或毛舉彌文以衒已之長夫人習規避則其弊流而爲簒俗尚彌文則其弊流而爲弱蓋其勢然有不可逃者此周公所以預爲之憂也周公既爲太公憂又爲伯禽憂則假令就國豈肯自犯其憂者哉世之好事者徒見齊魯末流其弊如彼而推其始封則周公太公也遂例駕其說以欺後世嗚呼駕

之太公可也周公則有能考之者矣何者躬自憂之躬自犯之公必不然況公之平生蓋渾然而無瑕尤豈獨於此焉疎也哉然則人之所以得駕其說於太公蓋太公有以取之也周公則太公伯禽累之歟其謂之不幸也則宜然則太公伯禽不爲周公蓋嘗思二公賢者也夫賢者之所施設豈有墮於偏而不起之處借曰亦不至已甚而今乃如此意者非生於所迫則必出於有所恃盖不徒然太公迫於齒之衰者也伯禽恃其齒之少者也凡人之情齒衰則功名之心急齒少則功名之心緩夫其心之有緩急則其政

之有遲疾也固也一遲一疾其相去特未三年爾而其利害乃關於數百年之後此豈可不求所以劑量之也哉聞之輪扁曰夫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夫豈惟斲輪然哉為國亦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者也齊失之疾者也魯失之徐者也夫徐疾雖周公之所不取而不能使其料太公之不敗於有所迫其子伯禽之不敗於有所恃則所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者也曰

然則世無堯舜將不為國耶曰必不得已寧徐無疾徐之獘不過弱而已矣未至於篡也故孔子必欲變齊而之魯雖然終不若道之不徐不疾亘萬世而無獘也故孔子又欲變魯而之道均是道也　輪扁以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治天下

文宣

隋有儒曰王通最善論治大抵以為政猛寧若寬法速寧若遲齊之法欲速也故其政猛魯之法欲遲也故其政寬徒猛則失矣徒寬亦未為得也而漢文宣又以齊魯之治其國者治其天下古所謂尤而效之

罪又甚焉者幾是耶蓋聞人君之於天下猶人之父母也今夫母之於子襁褓焉父則鞭朴焉夫鞭朴襁褓之施而為愛子雖一也不知徒襁褓焉則反以稔其驕徒鞭朴焉則反以啓其欺凡文帝之所施無非以襁褓稔其驕者也是以有吳王之事凡宣帝之所施無非以鞭朴啓其欺者也是以有王成之事人謂王之詐病不朝蓋借怨以徼寵成之增戶口蓋浪冒以冒賞如斯而已矣獨不思文宣者二人之君也有刀鋸焉有鼎鑊焉徼焉而弗動冒焉而弗得則二人之腰領非二人有也人非木石誰肯以腰領干刀鋸

鼎鑊者意者王蓋狃於有所易而成則迫於有所難而然也故人君治天下不可使人有難我之心亦不可使人有易我之心易斯驕難斯欺王之詐病不朝驕孰甚焉成之偽增戶口欺孰甚焉嗚呼人則謂然吾謂二人者其初本無是心蓋文宣有以來之也文恃心太厚者也故嘗與人易宣責效太急者也故嘗與人難尉佗之僭匈奴之叛類皆狃於文之與人易也而王則未欲僭且叛也故止於驕王吉之自殺田延年之自殺類皆迫於宣之與人難也而成則未肯自殺也故至於欺吾嘗論之王之驕者特篋裡爾非

微寵也成之欺意者特逃責爾非有賞也借使文之持心不失之太厚則凡朝廷之所廢置人將有慄其股者王雖怨望豈敢驕也哉宣之責效不失之太急則凡郡縣之所奉承人尚有措其手者成雖曠戾豈欲欺也哉吾故謂王之驕則狃於文之易而成之欺則迫於宣之難非徒然也雖然文之藩臣非特王之驕淮南王長濟北王興居亦循王也幸而王未遽反不幸淮南王濟北遽反故自殺或道死耳不然文獨惜一几杖耶宣之官吏不特成之欺田順之偽增虜獲亦循成之偽增戶口也成幸而不敗順不幸而敗

爾不然宣獨得惜一關內侯耶嗟夫欺君驕上臣子之罪也今也反以得賞小則几杖大則關內侯則人何憚而不為驕不為欺王驕之餘鼓而為七國之變成欺之後馴而致鷸雀之誣噫茲几杖關內侯之餘波也耶君子曰班孟堅所謂惠暴而寬惡文實有焉董仲舒所謂法出而姦生宣實有焉能近取譬則文之事蓋養虎自遺患者也宣之事蓋水太清則無魚者也文武之道蓋不其然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今夫文宣雖或失之與人易或失之與人難而上林之射赫赫若有怒焉似非弛而不張也務行寬大之詔休休若有容焉似非張而不弛也而卒未得為文武何哉文武動每戒之於其初文宣僅能持於末與其巧持於末不若拙戒於初後之人君茍能如堯舜則巧拙非所論也不然文武之道惟其師無徒以文之易為毋天下之襁褓宣之難為父天下之鞭扑哉

周秦

天下之事惟聖人為能作始又能善後茍非聖人而曰我能作始又能善後者非狂則誣也傳曰其作始也簡則其將畢也巨師商之失其作始者也故簡文宣其將畢者也故巨巨則巨矣而僅能善其後未為已甚吾觀周之季以弱政濟弱勢秦之季以強政濟強勢未嘗不恠其隕越之晚何者強弱之弊前未有若是其甚者也甚則如之何權焉而已矣權則如之何稱焉而已矣故治天下之患莫大於使人親而不尊親而不尊則狎尤莫大於使人尊而不親尊而不親則孤周自夷王下堂之後靡靡乎日趨於弱矣而其子孫鮮知以猛政濟焉甚者行一切之令以偷一時之安故其末流諸侯恣行至於生召天子而不顧是謂狎秦自孝公變法之後凛凛乎日趨於強矣而

其子孫莫知以寬政濟焉甚者行怵夷之誅以快一時之怒故其末流姦臣賣國至於矯詔殺其太子而無赦是謂孤方其未也天下之於周也如嬰兒之於父於母於乳保也至相親也不知狎之患生則親失其為親其於秦也如人之於天於神於雷霆也至相尊也不知孤之患生則尊失其為尊故聖人之治天下不徒使人親也不徒使人尊也曰必其交相稱焉而後可不然則狎與孤之道也其始狎也天子之見諸侯不過下堂而已矣未甚屈也甚則諸侯得以坐召焉其始孤也始皇之斥太子不過使監軍而已矣

未甚害也甚則姦臣得以矯殺焉嗚呼悲夫晉文公周之臣也扶蘇始皇之子也以臣之卑而敢以私故召其君以子之親而不敢以死故請於父強弱之弊前豈有若是其甚者哉蓋嘗論周之弱始於夷王之下堂而其弊至於河陽之狩蓋所謂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者也而世舉曰周之東遷削汝謂夷王自侮如此不東遷不削乎秦之強始於孝公欲令行於其臣與其民而其弊至於扶蘇之禍蓋所謂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者也而世舉曰秦以窮兵亡汝謂孝公悖而出如此不窮兵不亡乎雖然亦有輕重焉亦不可例論之也周室之弱不過見侮於諸侯而已矣秦未得罪於民秦失之強民斯疾視之矣未得罪於民則難拔民疾視之則易摧蓋其勢然也加之夷王之後又幸而有宣王者出而振之故其末流雖不免於削猶緩也秦則不然孝公已強矣繼之以惠王又繼之以昭王又繼之以始皇皆抱薪救火者也故其亡也亟假設宣王之後時得一賢君如宣王者出孝公之後時得一賢君如漢文者出而劑量之則諸侯雖有侮我者要不過吳王之類姦臣雖有悖我者要不過王成之類也而止爾周豈若是靡秦豈若是烈哉故吾嘗

欲懲周秦之弊必自文宣始且文之自侮也已甚特未下堂宣之悖而出也亦已甚特未慘夷爾故吳王之侮之也已甚特未坐召爾王成之悖而入也亦已甚特未矯詔爾雖然涓涓不已終成江河假設文宣不能持於末則漢之為漢焉保其不周秦耶雖然與其巧持於末不若拙戒於初故吾又謂欲懲文宣之弊必自師商始師之過於道商之不及於道其間不能以寸而孔子斥言之若其失有不勝誅然意者逆料其末流之弊必至於周秦也夫而世有推之者雖推之未有悉之者嗚呼不有吾論則方其師商也安

知其後不周秦也

撙齋先生緣督集卷之八終

撙齋先生緣督集卷之九 利集

宋賜紫金魚袋樂安曾丰幼度 著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奏行
明廉州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二世孫繼武 編
邑人後學詹事講明甫 校刊

序

隆興府纂修圖經序

郡國有制舊矣豫章自漢為郡歷隋唐至五代凡千餘年事績不勝數奈廣雷次公所為記籍包羅未盡於大槩得矣其本今亡李煜齋籍歸朝豫章郡隨之更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拊循而郡之風物始盛於是有其氏祥符图經述馬又更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培養而郡之風物始極盛於是有洪氏職方乘述馬建炎紹興間胡馬南牧闔郡委烽燼太上皇中興拊循三十餘年始復太平之舊今猶未有述也淳熙壬寅丰承乏假守至則歲且穎矣盖惟民瘼是拔是革他未遑明年幸歲熟民安而事希暇日取三書閱之錐理互有到而事互有遺乃選二三僚佐二三郡士之融於理熟於土風者相與類次每類成袟從而

次擇之一書所述或詳或畧俾從詳或同或異俾從同或是或非俾從是或有或無俾從有三書皆無而諸子百家群傳之説碑碣之所記長老之所傳或間有之乾道淳熙以來踵興創出非三書所及則各從而增入焉庶別成一書又明年某月纂具余覆校罷蠶為若干卷二三僚佐二三郡士盖用力多矣余拱手蒙成宴集次相勞苦言茲書首侈龍德之潛艷府額之賜所以報上也次攷百家凡三書輙録所以補舊也卒參新舊合三書而一之以便觀覽以備職方氏史氏採擇貽後也一舉而三意寓焉雖少縻公錢豈所計哉於是鋟於木某月某日丰序

豫章圖志後序

殿撰給事程公帥江西之明年百廢以次舉凡無益雅不事也緬維治豫章東南一都會非他支郡比聖天子悯復之念未始寘披輿地次或小有牴牾一夕下職方會茲郡於江西宜首應詔故圖經三大不害同小未免異非所以便乙夜之觀也鋭欲纂次間郡上佐劉公其黄公其恊承公意出任撰凡舉例之責又與公物色得郡士崔其馮其任編摩使祝其楊其任筆削纂成公潤色之迄成全書故昔之缺者補之分野之類是也畧者悉之郡沿革之類是也其説二三者一之辨豫章名之類是也踵出創立續之乾道淳熙二十餘年事跡之類是也余固凡頓幸嘗分祝楊二人者之責工未半輙以事解去又閱其月始報訖嗣得副本視余所草語之哇者轉為雅浮者轉為渾公潤色力也公第進士雖蚤而攻苦食淡若恬俟命不啻常布時年逢中且晚矣始擢給事中兼掌外制入選邃殿積所著盈袠大抵華國之文盖學力既到發於持滿之力理固然歟此書經公潤色多折訛歸確發伏使昭不徒華一郡而已　聖天子悯復

後詔合九州風土志之如古帝王時作九丘然則楊之一州事跡此書過半矣舉以入焉無可易者方是時又當與外制類槀併藏秘舘永為華國之書顧余濫得所附而與以自見强出腐語贅其後抑喜機所發不暇自量者哉淳熙壬寅某月某日曾丰序

送王元用謁故人序

余友人行王元用每與客語曰夫生之有死猶晝之有夜盖理之固然者世不以固然處之往往苟生而畏死者是豈知理之為故處有三有未能忘死者彭鏗之類雖羨是也有能忘死死而未能忘骸者劉伶

之荷鍤是也有死與骸兩忘者莊子為烏鳶螻蟻之所食不奪彼而與此是也僕少時讀書髙不慕為莊子畢不屑於彭鏗第安於理而已矣今也行年六十有奇就木之期遠不出三十寒暑然而家食貧不克為具殆未免資於親舊若無說以為之先容盖所謂忘死未忘骸者歟曾子聞而為之說曰吾聖人之教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也哉元用不矯為劉伶之荷鍤而安為吾教之棺衾吾所謂不害為達者是也雖不識者聞之亦樂助之況親舊乎吾聞撲滿者以土為器以為畜錢具有入

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蓋土[illegible]物也錢重償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夫元用達理如此則其親舊從可知矣豈復能有積而不散至於陷撲滿之戒者哉萬一有楊朱焉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請以吾說告之

李季膺輿地新書序

疆理之制始乎伏羲成乎黄帝至周而大備至於東周寖壞矣凡物之壞未有不變者也故周而上封建秦而下郡縣秦而下未久可攷也周而上則或可攷或不可攷矣春秋之初周之列國猶有千二百存焉訖獲麟則千二百國見於經傳者百有七十百三十九知其所三十一亡其處嗚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耳千二百之中地若名俱可攷者總百三十九而俱不可攷者至於一千三十盖十無二矣等而上之比周之初千八百國十無一矣又等而上之比商之初三千國百無三四矣又等而上之比塗山之會黄帝畫野分州凡萬國百無一二矣合五帝三王二千年間率百無一二可攷況自黄帝等而上之又有無窮之往古率千萬猶恐無一二也秦而下疆理之制具於史互見於百家傳記十猶八九無可攷雖然更代

為一書而百家傳記則人立一說者焉夫代為一書則先後散人立一說則是非雜十猶八九可攷顧第未久耳等而下之又有無窮之來今散與雜不止也則安保其終之不與黄帝等而上者類耶余竊病之久矣淳熙乙巳至廣廣州司理叅軍括蒼李如箎季膺出所著輿地新書十卷類而疏之於國都自伏羲於陳數至　本朝於汴於形勢自王畿數至於荒服於禹貢自壺口數至於海於周官自楊州數至於幽并井井畫畫散者聚雜者一余平生討論欲為而無力以及者一朝而驟至慰滿歎尚次轉以語廣之士

大夫聞者爭睹睹者爭傳百口一舌服季牖之用力專施功久而不知所謂季牖者將老矣而猶未遇也或謂季牖習貧熟其視食斗升操尺寸不啻鍾鼎鈞衡之安遇不遇非所計敢問此傳否余為言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蓋輿地書類也九丘傳自上世逮周無恙孔子出始除顛此書芟浮剪蕪舉綱録要往往用孔子述職方法也復有孔子出則容有去取其閒傳不傳未可知未有孔子則其書必傳其傳必久季牖雖老矣猶未遇也殆有遇而不老者存焉七月二十有三日曾丰序

同班小録序

孝宗淳熙十六年正月庚戌　皇帝御後臨軒選人李耆慶以下凡三十有二員踵吏部侍郎班於廡次第見已傳旨改秩退聚天慶觀具衣冠再拜而三揖敘同班也閱六日丙辰又聚於旌忠觀相與言曰古人氣投道合適然行同途宿同館猶定交去況朝觀臣子大禮吾三十有二人者東西南北士也乃獲為同班非幸歟拜聚結契其事雖出適年要有不可廢者雖然非久相親難記而易忘人情則然茲初結契相許至子孫於久要之義得矣更旬月隨牒散而之四方歲復一歲少者衰衰者老卒然遇於道往往忘面目甚則忘聲音又甚則并姓名忘之豈待至子孫哉於是類爵里狀刋而次之謂之小録人授一帙備忘也備忘未有具責三者之終不忘難矣既有具則嗣茲面目聲音籍或忘之姓名則不忘也雖曰不忘矣或面相承或書相遺言行有過而不告與忘同文字有疵而不指與忘同政術有悖而不責與忘同班中士類賢者愁然相忘萬萬無有也雖曰不忘而與忘同者萬猶有一則班契不得為全矣故於錄之首致敘又於敘之末致戒焉閏二日戊午樂安曾丰序

謇德集序

大江之右支流曰葛溪是為吉水永豐之隍自葛溪巽維而上窮源竟嶺是為贛寧都之疆於中道得聚落曰前溪安任居士譚元勛所家處也上下距邑率百里而觭左距樂安其里半右距興國其里倍太平盛時烟戶夥而生齒蕃所在有好事者客往四邑不齎糧可也自紹興迄淳熙一厄於盜再厄於兵三厄於旱四厄於水五厄於蝗夥蕃氣象變為凋耗細民姑勿道也吉凶之費巨室雖支衣食之貲中產不廩甚者積公私之逋而不輸何暇及客哉元勛僅中產

耳客至輒治具酒酣則出姬侑觴歌呼達旦隨家有無為贈豐儉豐或至過儉未嘗不及平居暇日戶外之屨常滿卽旦誕晨婚筵姻席則鋪張形容雕篆騈儷之狀累裒裝懷歲在己酉纂為鉅集緘以見貽余周覽次竊思韓退之曰有譽與否為大丈夫遇不遇之別元勛郊居村處養素守恬蓋不遇時者而才俊滿前道古今譽盛德直與遇時者等或羨且怪退之復作不知眡元勛為何如人余曰主人愛客則客愛主人理勢然也遇不遇無與焉雖然元勛於客客於元勛泛愛爾誠使元勛愛才客與常客相十愛賢客

與才客相百則其還愛主人也一才客之譽與常客相千一賢客之譽與才客相萬其間或得大賢焉愛之則話言之規摩氣味之薰染其為潛益又非浮譽比敢因其集之未名名曰譽德又從而次第其說以歸元勛俾卒其羨焉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序

送布衣羅以寧上書不報歸鄉序

淳熙十有五年秋豐城布衣羅氏子以寧投匭以書三上而三不報浩然歸歟顧余同館又同為江西人獨見厚善行業具謁來告別億其辭色若欲得余贈者乃與坐有頃言三代取士一出於學故天下無不羈之士七國取士一出於客故天下無有常之士至於漢去七國未遠雖漸興學而未容頓禁客故士之出入於客與學常相半而取士則別設科目不一途而足夫科目繩尺事也有常之士所樂趨而不羈之士所厭就故士之出入於學者相率而應科目鼂錯公孫弘董仲舒魏相杜欽之徒是也彼出入於客者往往轉而他售或上書獻頌朱買臣徐樂司馬相如車千秋之徒是也方今馭士之法自　廷對而賜第者十之九自舍選而釋褐者十之一自囊封而授官率千百不一二故上而祿於朝次而祿於州縣太抵

有常之士也不羈之士雖間出焉求其稍能自致美官者始有鄧酢次吳曾又次戴之邵之徒數十人耳夫今天下無事朝廷之上惟簿書獄訟是務雖庸夫高枕而有餘暇至於邊烽猝警羽檄交馳雖聖人亹足而不給況區區有常之士哉以寧梜不羈之才乃於庸夫高枕有餘之時出售其說三上而三不報無怪也橫渠張公載少喜談兵質於文正范公責以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勉之讀中庸橫渠退而變所習卒為河南學者宗師自末言之講學之功大於談兵固矣自初言之談兵非無益人之國者而遽責之

文正之心豈沮赴功名者哉誠以横渠之資可進於道是以寧故拂之俾勉成其大毋姑順之以苟安於小以寧歸余誦所聞以告焉今所上書中天子意急徵而驟用雖少慰初志其終所成要不過鄧酢輩爾不然而竟歸雖初志亦未愜然繼自今以趨時之心趨古以談事之口談道他日學成則為横渠公不竢其成而姑為時出猶不失為有常之士如公門人顧決擇如何耳所親劉純叟余友也於理道明歸以余所告告之屬為決擇會得其當焉九月二十有五日序

鄧氏立見曆序

有道然後有數有數然後有曆曆者歷也施於占天侯氣歷歷然莫逃也三才未分有道而已既分則道散為數麗於天為五緯麗於地為五行麗於人為五事自一散為三五又自三五散為十百千萬數益散益睽矣道則相為流通者焉人君法天地以建民極故以道歸於獨運而以數付之百執事曆官其一也唐虞之時堯舜以道運於上羲和以數揆於下數明偶者道實培之數明晦者道實銷之故星緯之度無至於變而占侯之職不失其常至春秋之時反是道運數揆胥失之矣日食不書左氏猶歸失於官余惑焉　上即位二十有七年星度以乖常聞者不下三五矣小則徹樂避殿大則損膳减服御無所不用其至曆官以失職聞者亦不下三五矣小則奪俸大不過削秩未嘗坐以已甚之罪此豈務姑息於人而過以重自累哉亦曰責人不若責已徇數不若徇道故耳惟其於道加詳而責已重故星度之乖隨感而輒順惟其於數加畧而責人輕故曆官之警乍警而復弛上鋭於革而中難其人於是詔搜草澤焉方是時吾鄉有鄧浩者出盖儒家子也少世其業壯而貧姑

假卜筮自資初取易次取古今曆書強力鑽研潛心占候盖六七年始悟又六七年其學始成惟焉百中經終於淳熙癸卯厥後未有述者迺自為一書斷自崇寧三年歲行甲申歲旦丙子為始演筭兩曜五星之度窮分極杪至淳熙改元又增入逆順遲留隱伏之數為便於卜筮設也百中經約其槩今書析其微約其槩則未盡也故用之占侯必重覆乃可析其微則無遺矣用之占候則綱舉而目張立掔而畢見不重復可也名曰立見曆持以應詔不與裨曆議顧獨於卜筮豈不可惜哉浩始萌進懸矣既又思　聖主

右道而左數君子主儒而賓伎挾卜筮進巳非美事詔又類常行是以未決曰不然曆出於數數出於易故曆雖數而近於道數雖伎而近於儒謂非美事過自退巽爾詔凡三下不可以常行視也用識卷端以志浩之决焉淳熙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樂安曾丰序

浦城耆舊録序

紹興五年九月余眂南浦事首見吏民問風俗次見士大夫問人物或曰有詹叅軍耆舊録在可攷也既攷且思封建盛時諸侯之國有史凡人物隨其國書

之罷侯置守之後史官在朝廷郡國鈌然人物物故則氓識者憂焉此襄陽耆舊傳之所為作也叅軍易傳為録不以史自居爾其實則史渾其所蓄曰德赫其所建曰功華其所命曰爵三者全大書之偏特書之太上上德其次上功又其次上爵故不得巳寧遺爵毋遺功寧遺功毋遺德史法則然録之書功書爵一法不貸史法也所未喻者容有遺德耳襄陽之傳龎德公所謂以德書者十室之邑有如孔子南浦千室之邑孰謂無龎德公或者叅軍重於推擇故耶德公初書於耆舊傳卒書於列傳列傳所書未為不自

書舊傳出故野史者國史之儲也書顯者畧書隱者詳法當如是卿大夫有功若爵楊文公輩是也國史具書之兹不厭畧鄉先生有隱德謂誰國史未及書所望者野史書之兹不厭詳卷而歸叅軍更裁之詳者寧憚損畧者勿憚增焉

贈張德榮序

歲在乙未五行家流張德榮至余前談百六數雜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試之推輙驗者多矣至於所以名曰百六未洞洞然也余聞數起於一而成於十一三五七九陽也九為老陽二四六八十陰也六為老

陰物老未有不變者易於上九上六則復初所以通陰陽之變也否則戹陽老於九而終於九故其戹謂之陽九陰老於六而終於十十而取嬴於六以合焉故其戹謂之百六百舉其成六舉其觭在人之筭則百年而觭半得六月焉謂之百六限在天地之筭則百丁亥而觭一得六甲焉謂之百六會是也自甲子初起奇耦相乘數極百六戹於唐堯之丁亥堯至於今閱六十丁亥更四十有一則一百一丁亥其數復戹堯丁亥之戹為洪水後丁亥之戹未知為何如也天地之數小戹則陵谷變遷萬物淆亂大戹則乾坤

融釋六合混冥百丁亥而觭一大尼也自開闢視之特小物耳相乘不已其末容有大尼者馬德榮之數學進進未艾繼玆去與精於數者相遭為我細問更幾百丁亥而觭一然後離大尼得則幸見告相與謀前期求出六合之外而逃之無所逃則聽之

高元之變騷後序

余聞詩生於聲聲出於氣天地與氣為聚散則詩與天地為終始蓋其理然也孔子所取者雅頌風而已不及於騷時則騷未作也而雅不及於上古何也上古之詩言大道者多未純乎雅也雅變為風風變為

騷極矣下此則樂而淫哀而傷怨誹而亂去雅遂而難返不足以為常道矣故詩之原止於雅其流止於騷慶元己未臘余得高元之變騷於周君可初疑騷不可變變則狗流緒而繹之意所欲者變騷為風變風為雅蓋還源之道雖名變也其諸異乎人之變歟齊變至魯魯變至道孔子志也騷變至風風變至雅元之志也充所志而至之患不變變必至顧元之無孔子之才人未必然待之爾書之典流為誓詩之雅流為騷是或一道也繆公悔過近道孔子收秦誓入於書屈原愛君與悔過等使孔子生於戰國之末余知收騷入於詩必矣彼曰刪後更無詩為狗騷之流者設可也元之學未同乎大通而果於立論如此或者以典推雅以誓推騷逆知孔子意然歟後世有孔子出騷得附於詩以為經則元之所變得附於騷以為傳用璩所見其叅末寄之徃使藏以竢焉二月十五日樂安曾丰序

重脩族譜序

曾氏始出於鄫姒氏封也其國微在春秋傳寔時不克自立襄公六年以晋不輔為莒滅晋以鄫故討曾曾詘則鄫蓋不幸也国既滅子孫散亡其在曾者則

自列為曾氏卓然著見於後世者黜參元申也沿秦歷漢迄於唐皆微不顯五代時其族浸微與於温陵臨川臨川之派二一南豐始遷之祖畧一崇仁之醎溪始遷之祖舊惟我八世祖諱財醎溪族也尋徙于吉水松江厥後吉水析為永豐大宋興南豐温陵之族並有以文章事業顯者而我祖後曾未大有聞於世嗚呼鄫遠出於禹既其国滅於不幸而黜參元申又如此賢而不見用於世則固當在其子孫其子孫之榮且顯宜其不一族而止而南豐温陵之派獨盛恒天無私豈於彼厚而我薄耶其遲速先後之各有

時也惟我祖實生七子俱隱德不仕其子孫滋蕃迨今十世世業儒三歲大比領秋薦者五十而贏偕計于春官者二十而縮中童子科者一中神童科者二皆仕不甚顯而小子手則未可知也在易否極則泰剝極則復盖消長盈虚之理然也其效可立而待惟我曾氏根豈源深其流慶固不偏於南豐溫陵天運回環必有當之者願小子手雖其質駑下豈敢自棄以墜我先更為同派者勉之無使南豐溫陵顓其美是之謂曾誌吾慮夫吾諸子孫之不學莫知吾曾氏所由來也世遠而不自奮發以迎天之報故知其世加詳焉旣觀之乾道二年六月二十有五日九世孫手序

樽齋先生緣督集卷之九終

撙齋先生緣督集卷之十　貞集

宋賜紫金魚袋樂安曾丰幼度　著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奏行
明廉州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二世孫繼武　編
邑人後學詹事講明甫　校刊

記

盤古山記

南方之山衡為宗自衡袞而南稍東為大庾自大庾袞而北又稍東為盤古其地介閩粤故吳上游今隸贑余為贑丞進取計左矣猶幸並緣得賞所謂盤古者父之未偶也逢人談勝致中為熟淳熙九年秋假會命明年春邑事稍閒會不雨久迺語丞徐君曰盤古禱雨所也相與沂巽維而之凡百里山皆童惟盤古若翳翳然望之青葱突兀始蹈背而上其勢逶邐高不覺其為數百仞也即之松蘿參天上偃盖而蟠糾其東西崖壁立嘗試投石焉一茶頃始至下或徙倚而頫仰也目勇若輩足怯若將墜徜徉徘徊不忍舍以去去矣猶數步一回首其得我歎尚如此上有浮屠宫其徒法義領雖仍故揭其門訊之莫折也擄

南康記本盤固固訛為古耳余為言盤古混沌時神人所為立天地者天地立矣心不有其功一歸之太空是山今為云然竊意後人思盤古之功因而以其名志之歟雖涉傳致校之以訛傳訛為不失本始法義曰容有此理相對語罷道松竹間上絶頂顧謂波利古禪伯也至自西域廬於是又捫蘿而下有泉泓而碧曰定公今南安岩主也至自西峯井於是又沿坡而望其後有岩窪而黙曰古仙女不知至自孰何也室於是世教三兩遺蹤在馬猶缺一或有所屬幸公以文賁此山庶幾足之一再卻不獲強為書曾丰

攻苦儒也至自樂安記於是

蕭帝岩記

贛亂山中傑觀往往而是湃巽維而上三百里岩相屬也而訛號蕭帝者蓋甲馬余始於東坡山水畨得之淳熙十年正月禱盤古罷秉餘徤往數百里過其間一飯去始望之塊然一盤古若將踊也裂而拔二壁厥中谽門道出馬壁之上岌岌一横石若將壓也疾趨一轉曲厥石峭磴道出馬是為岩其面如硏其背如蹲其項如傴其巔如髠其底如擲四支裹而曳如舞廢寺屋其半如嘀四圍諸峯莫擇也其前屹與

岩對者如跂左右爭相向如擁旁羅而角立如拱外峯之半出如卻走如迴顧溪瀠瀠出其間如蟠千萬象之晦明出没如幻余覽之忘其為歸之暮也歸與家人談忘倦對客談忘踞客以余雅嗜好佳境乃爾殆山靈以起廢相屬也余頷為然物色久得甞為南安岩浮屠祖炤囊而饟之掃塵墾荒凡數月始就緒更一再歲次第還故常而余滿去矣世為浮官為蜚蓬余去未必來而祖炤若浮雲然又安知不厭此而他之盍求所以壽其傳按南史蕭頤是為齊武帝初起兵揭陽山怒張疾視之氣不取天下不止終之事

與時左迨於今閱幾興廢而山自若也故老相傳岩殆揭陽支號蕭有一非訛而岩閒石靈則齊之興廢猶為石笑况區區浮屠之數椽屋哉達觀所立惟其是傳之否耶不計也未免俗而小計馬則自為可壽而已余齒且衰猶未能自為可壽者而祖炤乃謁文而石馬意兩者必有一可以壽於世余謂文難託固矣正恐石久莫之託以壽安在其為壽余文也惟為祖炤計自掃塵墾荒外姑寘之

光孝寺重脩筆授軒記

佛夷人也其徒由漢始入中華最後達磨於梁普通

丁未般剌密諦於唐神龍乙巳皆自天竺航至南海逹磨初不上文字卒有楞伽經為中人設也般剌密諦譯彌伽釋伽語於制止寺房相國筆所譯授之學佛者楞嚴經是矣其為意蓋楞伽類歟制止今為報恩光孝寺復殿之陰故有軒宋元祐丁卯府公蔣之奇揭曰筆授刻石其閒久之石仆軒失治紹興壬子府公向子諲至寺顧軒石認蔣遺跡且墜輟俸為施軒如初加壯且麗至淳熙辛丑閱五十年壯者朽麗者陳府公鞏湘懐蔣猶向也好施甚焉建大閣於殿之左推餘力及軒壯麗復如初閱四年乙巳閣與軒

工訖函楞嚴於閣閲二年丁未主寺祖瑩道余坐軒下大硯在焉融故物也拊摩次問筆安在莫有知者相與太息筆之壽不如硯固矣而硯之功不如筆何則融所授經硯之為用緩筆之為用急揭軒以筆不以硯蓋其序然也楞嚴行於佛之徒筆之功雖多又有與筆相為先後者彌伽釋伽語之始譯般剌密諦受以口融受以耳既譯融授以手學佛者受以目嘗試問殆口即耳手即目而授耶抑耳即口耳即手而授耶祖瑩對余謂即即不即謂不即即即謂授即受受即授即不授受謂授不即受受不即授即授受無即不即是為貞即無授受不授受是為貞授受余於佛書寔如也揆於吾書要不出於易之寂論語之空則口耳手目一無功於楞嚴矣筆何功之有哉反而求之筆於手手於耳耳於口口於楞嚴楞嚴於佛佛道皆為長物况軒乎無容記可也所可記以遺後之攷古者融為般剌密諦筆所譯於寺祖瑩為融函所筆於閣其歲俱乙巳蕭昴為逹磨表所由來余為祖瑩証所授受其歲俱丁未似有數存焉非偶然者凡今佛之徒華人也其閒豈無嘗於余所謂空寂者求之誠能聞黙耳見黙目言黙口書黙手未必不逈本

也然則記豈特為攷古者設耶

愽見亭記

自羅浮而東而北稍西又東而南至增城支為鳳凰岡岡之腹傳舍踞焉址左叢祠右精廬丞廨其間地於邑為高與闤闠稍稍相左非郭非村不關不鑰而自與塵遠也吏部不除丞久廨垂廢淳熙丙午三月淮海張君霦元輔來眡丞事葺而居焉公餘散步翛然有古梅亞堂北疾趍眡之其左突以隙者丈而綺蓋積土成阜也捫蒙茸而上枝葉蔽虧凡數畝有清陰無滓氣則喬木盤其前者一錯其後者二遠藂平

林重峦複嶂環其外者無數尤稍而高者羅浮也小竚次口與心語其宜烟雨風月者歟立呼牛馬走芟夷之隱然一亭址揣亭材未易致姑以竹為木藤為鐵茅為瓦柱四徑為寸六衡如之椽相什焉徑殺三之二傍不壁下不磚上簡易也甫數日亭成君挾笑徙倚其上俯而視居者欝烟行者撲塵繽如也平而眡雲出岫鳥投林杳如也仰而眡辰尊星卑粲如也混而融之天光水華交加上下莫非與吾學機相觸冥然心會劉荀卿語扁以傳見客至相與茗飲手談意行燕坐眷焉忘歸有疑景稱名亭未稱景者請太之君言卯為學逮茲髮種種傳非吾志特資傳以成約耳未離形則我小於天地萬物離形則天地萬物小於我况區區一羅浮哉夫理約物無傳心大亭無小傳者吾將約之矣小者安用大之耶八月會余語其故質其與道合否余然之靜惟亭雖壽為君吹其說剌而拱於楣來者有攷知君風流不可磨跡又簡而易踵尚相扶持為不腐焉

山月亭記

吾樂安山水縣也士族子詹相魏卜縣之東南瀕水以築而亭揭取月於山非簡水也水溪也能瀨而不

能淵可陂而不可舟山之勝歟如也亭南其向山之東西月之出沒也皆在目中容有擇於此否耶夫人胸中自有山自有月然後與山與月莫逆莫逆然後無擇相魏從吾友董仲偷學速而肖也不知其人視其師視仲偷知相魏與山與月未必非莫逆誠莫逆矣山於月非吐晦也將吐朔也徹吐朏暗也吐之既望也吐矣微魄之吞也吞吐亭之臆也月於我朔發蒙也朏漸之進漸而長也望道大光也魄惡盈也晤損益與時偕行也晦退藏入安息也推而朏又推而測悉與吾不融者豈特取之東西逢其原哉樂安於永豐為上游李子權有亭曰江月永豐之勝以水也彼以其水此以其山易地則皆然予無擇也於子權入鷗不亂行闠之知其與水莫逆於相魏入鹿不亂群闠之知其與山莫逆於月之莫逆友末由闠也余為子權賦詩矣失於不及問月故詩未盡意相魏必欲余詩余其携樽酒造亭須月未出則舉酒以邀出則傾酒以酹問訊予相魏所以莫逆何如也然後復賦焉

張參軍注倚閣記

淳熙十有四年靜江府司法參軍張德器閒居語家

人吾先世種德多後必昌今門閭非貽謀具也卜改築得大壯馬如其兆以規以經明年六月宅成門距江二十步而準墟之江其不俗我哉迺出獨見而乘餘力於江之瀕叠石為級者三立石為柱者十六横而板之為尺從四十横五十建閣其上高稱是材中度工中時臒者如霞堊者如練緗層縹間者如虹叅軍與客落之烟霞横陳鷗鷺前列過鳥回翔潛魚出泳儵然物表之樂未央也而吏部速之官又明年予亦隨牒而南過門陞閣山來賓而歸徃徙倚不忍去至静江一再見叅軍相與談閣勝曰水近而山遠必

也取名乎吾從近嘗試劉杜少陵注目寒汀倚江閣之句題以注倚或疑少陵詩為有怵於得失者設耳叅軍家世素封萬戶侯也一出而應舉覔官輒遂再出而趨事赴功輒有聲不即人而人即之習得之慣不知有失曾何决擇於是非予謂少陵詩句楯得失意關汙潔潔無失也汙無得也是故與其有汙得寧以潔失雞虫之得失其輕重與世同忘其為道之汙而少陵意指世之得失其輕重與雞虫同汙視之也雖然人非鉶而後食安能必其不合汙耶顧所趣何如耳發興於雞虫合乎汙世也妝思於寒江歸潔其身而已矣始乎合汙情習未免終乎歸潔禮義不愆故縛雞行一篇於詩之體為風於義為湼而不淄於思為哀而不淫少陵詩近道大抵如此叅軍父學多聞於得失蹟若未忘者而其心竊以雞虫視之矣玆應時需陶潛之五斗王績之三升禄之手哉漫復爾耳不知更幾年倦遊而端避問閣無恙與江講瀾球肆目所注凡孟之觀瀾點之浴沂記之澡身浴德充而至於易之洗心則在我愈大在物愈細自雞虫等而下之未必不以槐之南柯視郡蝸牛之左右視圖大橘視天下胸中豈復有得失哉老之将至時哉難

得厥有忠告其無苟安後會相追隨舉杯而邀明月臨清流而賦詩當互於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顧其進此道淺深何如也

得異亭記

提點湖南刑獄臺治於衡公廬為絶其東瀕城其城瀕江江之岸城之隍也楚觀据馬山自獻而水横陳使者𥨊客茗於是觴於是咏於是雖良獨快而水風切人可暫而不可久舍之而不可齋則閣快莫卒是志紹興改元右司范公仲藝将使指之明年也徧徉臺治之宦睥睨榛間陷者若窪褰者遺坎未湮也突

者若甃築臺遺壕未夷也目指氣使穢彝蕪薶草闢徹而木欝開郎之若有得焉乘輿奮迣取窪嬴補墊缺以為址卓亭其上背臺而面城亭卑於城無幾山在遠而見嶺舟過前而見桅其為快半楚觀也重樓水風却而坐賴有此耳四月亭成余從公其間率意言王弘中於荒丘而望得異處韓文公記燕喜語也事於是類名於是取可否詰晨而公書得異字揭之矣公儒家子於蜀公蓋四世孫自少苦學既壯上進士對宦遊往來西發蜀東至吳越北使燕南循江湖與目相習不知幾巨麗也於細謂不屑矣迺取容膝

而資放目何哉景辟則道遊辟則學也融於心則巨細一域於目則巨細二既巨之習復細之屑公其以學為遊歟夫以學為遊也擴充於瞿塘灧澦太行王屋雲夢彭蠡洞庭具區而反約於容膝之地猶曰納巨於細秋毫之中太山具焉況以游為學耶其習巨不至於塞乎天地之間屑細不趾屏氣不息不止也公行所學非坐廟堂未畢他日畢厭與巨習歸而鉏三徑追思于今艾荒卓亭事均一屑細耳屬記於余預為追思有效焉設也

蘭石重脩榔侯祠記

祠在榔建於唐長慶初歐陽　經紀之在吾邑建於本朝元豐間徐邵經紀之久輙壞紹興丙子徐忠彥經紀之為一新久復壞慶元庚申徐元老夏邦英經紀之又為一新吾里四士者知侯為一代文章家讀其書起慕觀其像起敬擴身任經紀責寓吾棊若敬爾非為其能禍福人設也惟侯之生抗志高既第既仕內之志為公卿其為御史為郎未得志也外之志在方伯連率其尊為潭州失志也夫人未得志小憤不得志中憤失志大憤憤則思所以泄之御史有東郎有牘州有甲兵刀鑽盡泄憤具也而侯入為御史

為郎望遷出為州望還小不忍則亂大謀矣故郢聖前重發其憤無所泄一於詩文泄之死則志於為星辰為仙為神其為鬼不得志也憤何所泄歟蓄憤無泄迕之者裂此李儀之所以侮慢死也韓文公有成說人無他辭矣撰以俚見古之士養成吾清死為星養成吾虐死為仙傳說老聃是也養未成為神無所養為鬼侯壯歲未有所養也一索黜之百囏養之余自邵之永自永之榔之后之文之詩闕焉言事者去嫩未盡言理者造談已多盖其所養而成矣籍其死未免為神與人為福而已矣其屑為禍人之事耶夫

死生數也公豈不知儀之死數與慢期會特與侯善屢久而慕者忘敬者忌祠且不保用神道設教意振而大之爾見謂誠然非有得於公者也祠又新以還每禱輙應吾里人於是加敬焉夏與徐敬與人同所以敬與人異余不敢以見謂誠然者語之矣故其請記不敢不以所得於公者薦之也

南雄州通判廳後題名記

南雄州貳通守之四十八年是為紹興辛未始有詹大聲題名又三十五年是為淳熙乙巳始有林緝續題名官繫以姓姓繫以名名繫以年月日題名法也

詹若林為之辭無不可者辭於州曰壓望重而已於通守曰天寵優而已其如有遺意何通守於州貳也貳於長其道以相可否為忠其德以不相可否為容容為貳德迺長之賊忠為長敵乃州之益慶元已未建寧郭公邦儀為廣貳以相可否見黜不輙悔嘉泰辛酉九月復貳南雄長宋公价也余過州知其不輙懲與宋相可否如故已而宋去劉公篆至相可否予未知也踰季而觭書至自州言其不輙變與劉相可否如故久之如始至顛沛造次如常是之謂貳忠其長長容其貳盛德事也更踰季而觭郭公書滿最去矣有可攷在相繼為貳遠者知公之姓名未必知公之忠於長近者知公之忠於長未必知公之既以忠自累復以忠自持曾不以悔故懲懲故變也故攷公之為後續題名屬筆於予表公固有識又有守以示焉

坦齋記

天開地闢山川生焉山峙川流險生焉予少讀書知險之說稍長出見鄉里山川而已耴乎無以夸為也將冠遊學江東山見廬阜水見彭蠡既冠且壯第而仕東入吳粵南入閩廣山見金華天目大庾水見浙

潮贛灘既衰且老入桂道衡陽山見嶽入瓊行珠厓儋耳水見海知險之狀嘉泰改元秋還自瓊過江陵見太守宋公倫簿仲談易陽畫一其體混成夷之象也陰畫二其體角立險之象也二陰戴一陽為艮一陽挾二陰為坎陰倍於陽矣加之陽二陰二倍之又倍故艮為山險坎為水險山險矣山之重尤險也故兼山為艮之危水險矣水之重尤險也故洊水為坎之窞山自山重水自水重險矣山水之合重之又重尤險也故艮下坎上為蹇之難然後知險之理然矣遇險若為處哉處山險水險易處人險難人險蓋甚

於山水也君子受陽氣以生故其心夷小人受陰氣以生故其心險陽數一故夷者寡陰數二故險者衆夷非險敵矣重以寡敵衆敗之道也善處險者不以險持險惟持吾夷勿變而已矣故乾德易以知險易者夷之謂也然後知險之道反自近省歲在己酉與公相先後班改秩各隨牒去予令義寧次浦城次貳璦俱與險者遇始有天幸卒不免蓋失處也聞公言惜乎晚矣番禺月知公有所謂坦齋意其所出不外云云者詰之自履之二出也詰二之義於爻為以乾處坤於位為以陽處陰於理為以夷處險公賦性夷

蓋乾之姿易也而自居以坦不以易蓋理學明惟臣子於乾非所敢奸而履又乾之變也與其涉嫌蹟孰若用履之道避乾之德殊途同歸之為順且安歟予與公為莫逆知其坦表裏如一課坦之效不能不詒惑於妻妾而見信於朋友不能不詒笑於里巷而見知於廟堂不能不詒慢於流俗而見敬於士君子如此足矣更能堅持吾坦大而格君移俗動天地感鬼神不以驕故變小而感者笑者慢者久之如初也不以悔故變始終如一又不趣是

福慶寺始末記

紹興十有九年詔撫州創縣是為樂安治在詹氏之墟釋老宮與墟故相左縣成帝誕之月國諱之日令丞尉迂駕藏事三十有一年令王植曰非便聞於朝還廖源之延福寺於郭乾道元年架緒未就我孠令陳厲谿改卜今址背庚而面甲主寺了初奉令意薪為堂於以措座六年從仕郎彭兊邦之父大全龔為殿於以措佛八年承仕郎黄藏器又龔為殿於以措藏了初之孠廣倚乞於衆龔為藏於以措經淳熙五年廣倚之嗣良幹龔為堂於以措翻經者他須鈌外復策家矣莫出也六年提舉常平令顯謨閣學士鄭

僑見祖道才之風知州事王公晚昇以主座責其卒工至則事以勤理行以勤孚十年鼓吾宗進士泳與其嫂廖覺貞姪澥滙倡於衆龔為堂於以措僧又鼓詹道倡於衆龔為庖於以措釜又鼓朱安黄廷振倡於衆龔為門於以措彩揭其上十有二年設會曰大乘乘檅乞於衆龔為樓於以措鍾十有六年覺真倡於衆又龔閣曰華嚴於以措毗盧像此其凡也繢九大廬竹木土石以為質冊漆堊黝以為文猶曰未也其間百爾器須一隨所主辦之於寺足之座措於堂隆者一其餘剎佛措於堂尊者三其餘庫又其餘則

羅漢像十八觀音像一分措傍若後藏之建為殿柱四覺貞泳如其數為神龍像蟠之為輪面八市稠人如其數為力士像推之鄒邦倚為岳主像措其前黃師旦又為彌陀像措其後藏藏藏器所施經為大部四為小函百而觭計藏貫增於殿堂十五樓為鍾設者其隙復措騶山所施彌陀像閣為華嚴設者其隙復措黃夢猢所施地藏王像什大善像五十有三門左措金剛像又如之寢有堂醫有寮溲沐有舍汲有井儲有帑廩示不紊也漏者補之傾者正之汙者潔之朽者圮之窳者泐者更之示不忽也開址詹氏子

曾氏子施貲彭氏子黃氏子俱為祠享之示不忘也紹熙二年又埏音土布道南興官衢接而寺役畢矣此其悉也寺故律至道二年錄為禪剎創寺僧義祥雖無圖記有鍾題未剝可覆也粤從歲辛巳遷於郭逮淳熙戊戌十有八年主寺不一而足堂殿藏質猶具而文未稱已亥祖道主寺迄紹興辛亥纔十有三年不寧一新樓閣門之質又併堂殿藏而加文之餘屋地界等是所須者備所備者孅信祖道之成終視了初之經始廣倚之營中勞相倍也費蓰也祖道白予費出於人勞出於我何當人我記之靜循施者如大全覺真其身壽其家益其子孫昌於報云然可書也而有不然者裝書之人未必信奚不費數百言而記焉復循寺之役實因為佛名亦為國止於實而已雖勞費之必然揆之吾教未免為利而行之者況有不然乎夫惟有名曰吾亦為國則勞斯義勞費斯義費奚嚴數百言而不記焉

重建華嚴寺記

紹興戊午占崇仁籍學佛者行冲請於縣出力起華嚴寺華嚴寺廢惮靡錢多重遷其築維新其基維舊大歸沿陋就簡材苦窳而工綿蕞非所以崇教也有

跂畐意未决卒之日屬其嗣如儼閔十四年是為淳熙丙申相於南原厥坡突宜屋厥泉甘宜井厥壤腴宜圃山之後如伏前者如拱左右者如擁四顧者如環卜馬而龜食禱馬而神不吐曰易地莫踰此意輕三萬錢當得之如樽手何無以乞於修職郎主福州閩縣簿羅某如其數乞以貲焉午而絜之地方八百尺規撫視故倍經材綜用無算莫出也簿公復乞百萬日差其剛工鳩其良誅茅而夌關開埏土而窪錎平準而礎其上為閣為堂為殿為門端屋也為藏為廡為寮廉屋也為庖為帑為湢奇屋也其築也如磐

其架也如騰其覆也如幕屋之質相陸續以立其壁如鍊其甃如織屋之文相陸續以成如儼私錢擬簿公之半頷乞於他足之百爾像設千斯器須縻錢又擬屋之半已莫出矣乞於他不欲也簿公復乞百萬其兄之子屢乞三十萬相録續以掀徹屋表裏金碧獻狀不日月而自輝虬龍肖形不風雷而自怒周數百里徠遊少者詛見老者驩談二十年間物輕錢重富家不敢覬土木釋老可知或乞於人不應或應而不繼輙寢顧寺自丙申迨辛亥無歲不役無役不訖為工五萬而贏間其費如儼乞於簿公者三乞於他

不知幾也如寄而取之簿公與不知幾者之乞如儼如逋而庚之豈事與時不相遭則難人相遭則易歟簿公雅輕施屬有得所乞錢卒浪耗鮮不悔且懟非如儼忠實足以動人堅強足以立事則乞焉未必不重乞乞焉未必不浪耗也安得有響應翕成之效焉故為簿公雖難為如儼尤難寺故在下傳無畱記屬何歲興莫攷也有銅爐存其題為大中祥符三年則廢居復未知屬何歲爾茲不為可攷者以遺則十百後復興之迹與始興類相與謀屬記於予釋學予不知也槩如儼以吾道不負其師所屬近孝蓋可書也

已況復誘曰為國祝頌近忠為民祈禱近義奮不自嫭書之使刻焉

華蓋山新建三廬記

江西名山華蓋於他無得巽自三仙遺靈其顛也聞者信故有禱禱者萃故有廬翦焉萬丈而高環焉千里而迥故顛於廬其風勁而易撼其雨橫而易淫其日烈而易剥故廬於顛其豎也竹不若木其負也磚不若石其覆也茅不若甓自四方之乞靈其顛也好施者莫不欲壯木以豎壯石以負壯甓以覆其如工若徒何仰而躋其上壁立其傍扳蕩其曲斗絶坻不

敢分步不能寸所齎輕曾未免傴僂然也重槃跚然加重扶伏然矣其難如此故自永康迨紹熙七八百年間為殿為閣為亭未始一滿施者意慶元三年歳在丙辰裴省中主觀事鮨首三仙罷念殿敗舊矣新之非我誰歟謀以戊午而始柱以庚申而起工以壬戌而止一年閣成三年亭成豎者負者覆者材皆壯免易撼易淫易剥之患傳二三百年可也省中首尾十年中興其先七八百年欲為未為之工遺其後二三百年欲繼莫繼之蹟嗟夫難哉非其氣銳始孰經非其材施中孰勝非其志堅卒孰成既成矣何加焉

曰循須移其志於道也道之初有虛而已虛生氣氣
生天地人天地之初有土而已土生萬物人之初有
儒而已儒生百氏故土為萬物宗儒為百氏宗土之
氣中氣也儒之道中道也萬物宗土百氏宗儒無他
萬理不外一中而已矣獨不見三廬之瓴乎石木瓦
於萬物為三始寘土上則高於土矣而終之泐折腐
石泐歸土木折歸土瓦腐歸土蓋還原也老於百氏
為一自負高於儒矣安知其終之不還源也特未易
前期爾予恐省中誠欲移其志於道故於記三廬也
借事為喻識其端使擇焉

永豐縣重建狀元樓記

國家三歲一第天下士於省千取百百取十上焉覆
第於廷其制第文藝其意第器識也第在三之下鄉
黨稱榮第在二之上舉天下榮之所隸州縣長取第
一義以揭坊示榮一示勸天聖八年歐陽公脩上所
業於省於天下士為第一紹興十八年董公德元上
所對於廷其第如之上下一百十有九年吾邑士中
第一選得二人焉固希闊矣況董公少居首貢晚就
偏科身瘽而齒凋事左而氣沮人易眡之一旦奮而
擅天下尤希闊也時則紹武吳君南老為邑令尹謂

學顧二三職事謂示榮示勸雖有揭坊故事在盍更
思董公嘗為學諸生惟坊是揭與學與聞者憣然
相與議而建樓於學門之右取第一義揭之觀者知
榮學者知勸五十年間士氣勃如文風郁如也郭以
外白徒半青衿郭以內故籍吏部者寡茲多故籍大
學者無茲有其效不一二足而樓浸以不治廢矣慶
元三年令尹汪君文振乘葺學決起廢策權輿於四
月己未九月庚申攷焉過者緬止聳然舊觀之復在
目也中之增廣為間二上之增高為尺三靡錢為緡
二百米為石三十三之一出於邑帑廩二則二之

孫九成兄若弟邑之群進士協資之其於經以至
邑與群進士言學故有祠為歐陽公設出於勸也有
樓為董公設出於慶也董公生而樓成榮矣何當復
死而與祠耶雖然死久之而樓廢廢之未久而輒興
起張遺像其間行釋奠禮有沾丐焉等之與祠無殺
雖殺無幾祠百年於茲隳弊隨新樓半之而中弊卒
廢雖曰廢有大小役有難易抑亦令尹注意與否然
也汪君銳於受代半歲間葺學已可見有志為循吏
事他緩緩容有可諉乃復起樓廢曾不以將去倦於
始至多見其主張吾道也力雖小關風化亦深介念

慮與樓與學為左後日學之道成邑變而鄉魯推左之功樓與焉則樓壽宜與學俱茲幸復起又恐繼茲去董公遠而忘之起者復廢故於其成也而書今令尹之志以遺後令尹之觀務相繼續焉

東川西園記

巴山三面盤礴一面卓犖曰芙蓉芙蓉大卓犖也袤而西百里巍至永豐又百里縮至吉水小卓犖亡數■自吾樂安五十里間莫領畧者太任陳魯卿卜東川而築焉為宅為別墅領畧之亡他人有胸中卓犖然後能至目中之卓犖亡不也別墅都號西日百

畝園之觀則庵軒亭樓夸如也堂豁如也臺如也洞窈如也籓籬蔓如也門潭如也樓之上曰馮高歷級而升曰壓雲下曰延桂堂左曰小隱右曰賞心亭曰蓮舟曰秀峯曰華臺曰碁庵曰海棠屋之錯其裏然也園之勝則峙而圍者如鍾橫者如屏峭者如壁銳者如筍山之環其表然也流而乙抱者溪千遶者田淺導者溝深瀦者沼水之縱貫橫穿其表裏然也山水俱勝也寸較之山勝故園之大指主山山之園橫峭銳俱勝也寸較之銳勝故園之微指主卓犖由門入園第一揭曰秀峯其賬所主之微指歟園之變則時葩古枏乍森乍秋疏影繁陰俄日俄月煙雲關園風雨晦明禽魚蜂蝶蜚泳顛頏百千萬態魯卿佚偃彷徉其間隨所遇逢為之酬酢坐嘯行吟與天爭籟醉舞醒蹈與鳳爭儀偷偷乎自適之未足也賓客至輒晉糜蘩供具常者豆觴異者籩篚抑寓而好禮者也豆觴籩篚之禮施諸友厚於雜客施諸師厚於友故士之有師友道者樂遊魯卿之園而魯卿之子若弟耳濡目染氣移心化其遊息於園也收草木魚蟲而入吾學融為爾雅收山川而入吾學融為史記收天地萬物而入吾學融為易富矣教之誠是

則魯卿子若弟之胸中豈止於魯卿有卓犖已哉

搢齋先生緑督集卷之十終

榗齋先生綠督集卷之十一　　貞集

宋賜紫金魚袋樂安曾丰幼度　著

參知政事門人西山真德秀奏行

明廉州府學教授十世孫自明　輯

臨淮教諭十二世孫繼武　編

邑人後學詹事講明甫　校刊

墓誌銘

貢士王千里墓誌銘

紹興慶元間廬陵貢士王鐵侍其致政公疾朿甚則頻蹙湯劑之奉非自其口若手出不進也甚[illegible]矣沉緜矣則食若噎寢若忘非大故迫之不出[illegible]在戊午九月辛未湯劑無功大變矣則摧裂躃踊哭之慟閔卒哭如初浸毀浸瘠明年四月力蒲伏走三百謁余誌銘弗獲弗歸也歸則黽為襄期食矣逦竄籍逦兆必躬必親無往迈非戴星主經憊矣客氣乘之有疾証甫至十二月復土而疾華支罷訖戔而還蒙首籍枕又明年二月戊辰竟不起享年五十有七於乎為子死孝死得所也苟責以備豈不曰過要之過厚秪所以賢者歟又明年十二月甲申窆於泠塘山之原予嘗與為州學同舍生貢芻執紼義也禮也姑為誌曰千里其字也五歲讀書穎悟易教十三屬文輩行巽之十八售所業於郡博士第之優不以文氣方張自多討古旌學日加功大歸主儒書傍通方伎經子郤則函史晉馬月浸歲淫胸中浩乎莫涯也其文孟昌挾應丙午大比詔主司囊以上王再拜受之甲寅推老老恩詔爵其耦迪功郎復應乙卯詔不耦自歎籍后詔耦也過強仕年而觡若為趍事赴功哉請於致政公築齋揭以如愚聘師淑子曰爾其以爾祖爾父志自奮也產故中又不苟殖歲入寡供師友具靡之羸輟以仁宗禮賓舊自奉泊如也鄉[illegible]月是非折以至理則寢求直於公不什一治身謹[illegible]於朋從而不言使得移家於國移父於君其可觀當有大於此者有抱莫攄預為家訓二篇於易贊次授其子如塤如篪而已命也夫娶其氏有孫矣長曰制小字庚老其三世所承二子所志五女所遺有致政墓碣在可攷也故不書姑為銘曰

吾先於吾委之志兮吾於吾先還以貴兮吾先於吾委之氣兮吾於吾先還以費兮吾生無冥媿兮吾死可昭示兮

鍾大明墓誌銘

穎川之鍾惟唐越公為閩人慶支四裒其一五季時

受吾廬陵順化鄉烏山之壘名宇逸矣更累世而鎮
勳綜繼之壘隱蓋均之三父也均諱南金字大明七
歲而孤服毋彭氏訓承師授易詩學三應大比詔持
詩論太高有司惑焉卷而歸斂杜音門著書隆興乾道
間余為州學諸生諸老先生見謂均有易解言象融
象不膠於往言數融數不措於故唯其與大道合而
已矣後三十年是為嘉泰壬戌閱均行於游祖誼所
著狀先二年卒矣長裏有福短氣未充其家孤過余
白先君首以所得大者為易解次為道德經金剛經
解尚書謝公諤刻以名堂曰三經蓋借重也又以小

者為脉辯事類歷述地理斷未有借重者書亡不序
墓宜有銘舉以屬余余惟均之書七二與易不失為
同體七四未免為異用要之皆自易出堂不以易名
而厝之二公之不可作孰啇畧是序之是為重耶欣
其平生攻苦好古成癖行已不上客氣與人交無他
腸生生之業歐如也倘不屑意於鄉隣義甲義役等
事若奔救然濟人利物之志無尺寸柄可行以策近
勛攄而寓諸書緬者傳之鄉刊者傳之國濟若利遠
且博矣謂之德娶張氏得其所出汝楫鏜詩謙汝猷
汝嘝汝作為子者也先大出繼兄後女適進士郭才

卲不與焉得諸子所生相格栻樸槫柽機梓模為孫
者九女孫適王三顧夏逢吉郭廷瑞黎李信四在室
不與焉得冢孫所生烜熾燁為曾孫者三謂之福得
年七十有七謂之壽無憾也可銘矣卜其年國月丙
辰塟其鄉鐙田之原銘曰　孰一其心既詩既易孰
二其心且老且釋曲會傍通富經是曆有見若聞非
著則述新功幾書舊學三益華顛白𠯍書疑失策淑
其子孫置其書力謝芝斯蔚竇桂斯茂今發揮之畜
有金石後追貴之容有竹帛

鄭公知府墓誌銘

紹興間國家右文士大夫狃時闇吾書不口𡖖事者
二十年信之弋陽士鄭公仁傑字克俊理學明曰未
有久而不窮者窮則變於素不籌於卒孰酬堨焉自
晝攻守策獻於舊丞相趙公鼎晋語奇之寘散已
未得用蕭何成韓信故事第從右尚命之官蓋有待
也從吏衆而奮出應時選中材武優等調行在省倉
下界戶部余場不素餐受侍郎李公淵知辟為使廣
行屬過中原闚見表裏與所進趙語合竊自多歲在
庚辰也明年奸亮奸紀一如公所料而趙不可作矣
丞相曾國陳公康伯相知如趙躐拔容有嫌循年進

例扈從　高宗視師金陵還增秩參政汪公澈相知
如陳居以離嫌故進不得地惜之節制軍馬之行耳
目寄闘辟以自廣都閫王宣攻汝軍未張得口奉節
制檄為統領鼓游軍而前㧞之上功補閤門祗候尋
授京鐵将先是節度王公彥成邊首向未决公與言
無金則遼陽不固得啇虢則金孤法當先取二城虜
望以莽音蜀障然後獲開陜之宜軌向之王用其計
攻㧞之捷閫拜招撫使移守襄陽屬闘辟以自贊後
有詔置發運使史公志正以侍郎領事衆置官闘辟
以自藉至則不傳史意反謂析秋毫無足尤六晨隨

次建業議不合去歸自於朝未幾史以不可行罷周
行諸公以南北在其目中口道如目躬行如口可否
中機去就中節未識問安在有事則疊疊問何如也
參政鄭公聞尚書沈公介御史李公慶全韓公彥右
侍郎胡公銓十餘人交狀所知薦記其姓名中傳江
公應辰俄復露章孝宗省知薦者棨棨召對便殿奏
陳切時聖悟慰薦曰行大用卿擢右監門即将其進
也在環列條上軍民十便稱旨賜帶而意忤時宰固
請外除鎮江兵鈐物色謀變者諭主将者律寘之法
閫郡恃以無恐除知廉州改欽州移光州請祠之管

州崇道觀少選除知復州改隂州赴欽過桂林與經
閤張公栻平章百策施之民間曰便治郡毓士撫蠻
有仁聲張以召歸表揚其材參政范公成大代張剡
白其績遂膺先命直大酋冦境死警徼中諸司類覬
得自效旨下畀公討冦授将校方畧去三日梟其首
還函獻帥漕閫餘黨以自新蒙生死者恩者芬音如
也詔以金為碗賜之漕使張公士元傳旨将其東上
知如此而言者過聽於得君至請老不宜行曾不疲
未六十也久之起以總管福建馬步軍又有以耄聞
者易命與祠公曰此吾志自退緩十五六年安坐有

堂嬉遊有圃暇繙書而倦擊策客至茗飲果啗手談
鼻衆得味成趣使其晉晉而遂未必有此樂其曾大
父某始聘越國陳均居仁之女為大父圭配其子秦
國公亨仲是為魯公毋楚國公仕尭之曾女孫又鄭
之歸棨贈宜人是為公毋陳貴鄭因之族望著矣肆
公通籍贈其父郎棨至大夫又加著矣貲產歲入晚
良饒支伏臘羸復為袁事不問識不識食口衣體等
事左右之砥道梁津等事乞乞之無吝色由報得年
至六十曰足矣慶元戊午七月十日也先二年余與
其子修職郎建寧府浦城縣尉岩瞻為僚歸道見公

知其慱涉廣記意氣性度豁不為深中浮外與人交
有忠告無詭隨臨事機蘗出用之未殫其材成者猶
歎於志薦紳聞訃是魁是嗛所舉武經郎岩堅才難
與仲岩贍俱有志廣父聲先聳其奏議詩詞為二十
卷傳於後伯岩崇弗祿仲與濽貢後未易量公生自
武經至武功大夫為達而沒有不朽者存矣嘉州文
學周宗之女其配也累封宜人先公卒從仕郎汀州
軍事推官曾迨進士蔣容畐之妻其女也皆蚤世闔
詩鎔鑰鎡其孫也會郊以保義郎開詩矣修職郎南
劍州順昌主簿傳傑忠訓郎潭州攸縣巡檢陳三儒

文林郎靜江府觀察支使李孝述進士蔣景望陳檽
之妻五在室其孫女也渭孫沂孫其曾孫也二孤卜
地得某鄉某里之原卜日得某年某月某甲子吉日
公葬焉次其行詔銘余惟公徒步起家子孫克承初
祿克終可書也不辭而銘曰　紹興之末狃治成血
國勢屹然公睨曰殆不籌其素孰酬其卒我盟虜寒
卒如公言一從其計援彼大藩百計百從還我中原
輔經㣲綜用不必中於乎於公中不必用甘其外澁
借千里重臺糾諫繩平不必鳴於乎於公鳴不必平
恬其中養視萬物輕十公之薦四朝之眷無乃寵榮

有以詒燕門戶簪纓子孫筆硯肆新又新曾善之善

劉氏夫人墓誌銘

吾州之劉諸邑不一族也有名餘者廬陵族出也以
其先德未著殫為善月稔歲熟天委之順夫人生焉
自稺靚莊稍長言容工眡姆所道向之揉習為淑在
父母側柔色怡聲似不能言者見謂蹈女道長而歸
諸鍾君子友以事父母者事舅姑徽鈇禮見謂蹈婦
道辛子友有仁族姻禮賓有不贍無告乏意援力取
逮秉而贊其決闔以內事無鉅細整如也見謂蹈妻
道與子友頻行配處如初接無間言見謂蹈妯娌道

冢婦以下歸教謹有初未始苛責以備咸得其心起
敬起愛見謂蹈姑道知教子嬓事也迺心渠渠師友
至不必子友躬令治具飯揮靴掌不辭見其子岳秀
明遠明揚明大明允率教知方挾所業第於庠序官
粲見録寖有文聲歸則子友合辭勉以遠者大者業
未卒聞子友卒卒哭勉以卒業勿孤父志貽未亡人
羞諸子奮激益自淬勵應慶元戊午大比詔上孟仲
姓名天府三季待辟應試鄉里荐之三遷之教與有
力焉見謂蹈母道行將以子貴一疾竟不起蓋嘉泰
改元七月癸酉也享年五十有九十月乙酉合葬於

子友之壙女適進士張國紀孫國俊國杰國傳國任國保國偉國僑女孫八長受進士葛廷珪聘未歸餘幼有以臨桂簿公迪功郎歐陽士龍所狀行謁銘者讀狀云然槩之理宜銘之曰　劉室之女鍾饋之主閫域雍雍戶門侃侃誰氏無子誰子有五遷之義方作賓於王盛哉實桂行矣齊芳夫人有死夫人死而不忘

淑婦陳氏墓誌銘

臨川陳氏其縣新豐鄉壓隱諱錫者之女承節郎諱巽者之孫女其鄉望塘方朱聖言之妻公禮之母也

初歸聖言豔之者曰朱陳陳矣新朱陳出焉歸若干年生公禮又若干年舅卒聖言與姑又相先後卒生事死塟未嘗缺禮梱內外整整無廢事族姻之間雍乎穆哉無間曰朱婦淑女也朱母淑婦也朱姑淑母也自公禮聘吳氏以歸則淑姑也既母遷其子以義方既姑帥其婦以內則度胝方則久稍閑貫移家樣授之曰繙佛老書收聰明入安息方自幸也而哭公禮若婦矣復以家重自肩塟祭如式擬前而差非殺也他費寧殺無隆日積日生業擬前而饒推朱婦時所以自淑者以淑五女擇而得王某贅黃某吳某可妻也坐以歸焉又得承信郎張某可贅也納以居焉餘百爾酬酢各適宜常爾其變者公禮卒莫奉聖言祀中表相與議立繼主子者遺孫主孫者遺子不間者有規幾不言輒殊大歸志於一其業曾不謂長非公禮子行幼如聖言門戶何延揆獨見而排群議擇其傍支長者宜子子之繼聖言後名曰公誼幼者一宜孫孫之繼公禮後名正義順與情翕然聞者嗟尚夫有天地而有夫婦也於何天弗慭遺嘉泰二年十一月甲子卒矣年僅六十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甲子附塟於夫順菴之隆余聞之亦嗟尚夫有天地而

有夫婦也奮不逞訂而銘曰　其媲有嬀其志無貳舅姑顓兮莫兼以侍喪塟遠兮莫分以治曲盡孝思終成禮制茲事雖事盡難之細不幸所天有效其嗣父耶子耶若為命繼此是彼非同詆異議所議者偏方澄忽沸聽斷者獨方擢忽礎喜其父子後也有祀岌其門戶今也有誘融異使同會非歸是茲事難事又難之至尚其特書於以昭嘲

文

改袝初歸告始祖妣墓文

維淳熙十六年五月一日庚申三日壬戌具官丰敢

昭告於始祖妣之靈曰維祖分裔武城承休百世古籍松江起家五季爰振孤蹤聿懷遠志居則卜宅塟則卜地龜堆野源允協於筮陰陽家流亦曰曾氏長老相傳文辿其字相我二塚喜而作記謂子若孫逾遠逾利衣金佩魚九世斯遂應期而出有孫曰丰少鋭於學懼隳厥宗垂壯始第將老尚窮京秩初改覃恩幸逢紫衣金魚下賁廼躬雖濫其獲寧徹所從篤言此塚卜吉之功追念厥先貽謀其後亦云不苟初記金符亦云不偶揆以至理人善天祐父祖祖夷子孫悠久區區卜吉何功之有階官品服國以寵賢德

不稱寵受之赧然匪以為榮來拜塚前再惟吾祖積累勤拳苟不報本庸非負先斯酒盂旨斯饈盂蠲亟其敬只聊以慰焉謹告

祭故丞相魏國文忠京公文

維公天稟粹温德器涵渾大致遠業難具名言騤之經體卦合於坤坤言屹屹惟悪是疾殲魁拔根闢風者懔騤之卦體得坤之直使節皇皇惟指是將抗虜爭禮氣奪其狂騤之卦體得坤之方朝端謞謞惟天是代開陽闔陰薰陶無外騤之卦體得坤之大三德盤盤萬物芒芒忽斂磅礴而遊汗漫騤之坤體神反其元三朝元勲百代偉觀公之奄然害喪公存方倚其門忽哭其壻丰之潛然害煦丰寒尚享

會昌縣詣盤古山南安岩主祈雨雪文

臈不雪麥不結其數特未決也而農家有此說也臈不雨禾不稽其理特未諭也而農家有此語也惟公生而惻吾氓也昏則與之明也仆則與之興也死則與之生也玆歲麥禾或不孕也則吾氓又死証也其勢必累縣令也他禱不如公應也敢為氓請命也尚享

辭會昌諸廟文

民不趨利而趨義縣令志也民不向禱而向囚縣令憂也民不受賚而受害縣令罪也其志莫遂我孔愧也豈不又有自也其憂莫瘳我孔羞也豈不又有由也其罪莫蓋我孔悔也豈不又有在也穢玆不神昧也神獨不我貸也尚享

赴廣東漕屬到官謁廟文

維淳熙十二年二月丙寅朔初四己巳具官曾丰謹具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南海洪聖王之神曰洎與牒轉兮南荒俶領記兮眡厥章睇比摻兮天子春七乃渥兮殆若為償丕欽命兮效職神掌陰兮吏掌陽吏

視神德邈甚幽明咫兮職交相昭弗逮兮潛是依注
掺蔵俗兮誼固云當有穀兮盈豆有醴兮盈觴神我
不揹兮來下嘗試聍兮禮之常他有義兮與命福匪
敢要兮災匪敢禳尚享

南浦謝晴祭張大王文

有赫斯靈昭神跡兮有徽斯稱畀神職兮有儼斯容
托神息兮有彩斯旺薦神食兮有沃斯霖軫神惻兮
有庋斯濡音覬神斯格兮有羆斯暉蒙神力兮有赫
斯羞答神德兮尚享

撙齋先生綠督集卷之十一終

撙齋先生綠督集卷之十二　貞集

雜著

跋

跋伏節死難武德李公翼行狀

潁濱先生進臣事十篇其八言古諫臣猛将有死無
二社稷之臣死宗廟郡縣之臣死封疆文吏死其職
武吏死其兵　國家陽九之㐰李若水之死死宗廟
者也楊邦乂李昪之死死封疆者也王唐臣之死死
其職者也宣和陸年虜人入圍崞縣公坐勢孤被執
二大酋協以威啗以官爵公不為屈又辱罵之酋怒
加刄其頟公益憤罵至氣絶視古猛将有死無二可
無媿矣或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公等直死耳
余謂成事固難死事亦不易凡為人臣子遭國家艱
難當自度其力如何度必能為君父成事不死可也
未必能秖有死耳猥曰易者不足為吾將為難者焉
卒坐難而無成方顧死而莫及反兩失之不若及難
即死之為忠孝也嗚呼士患非死忠孝耳誠死忠孝
則死者一人憤者千萬人一人之死雖不克成事然
千萬人之憤久蓄而併發則事有不足成者况崞之
難與公同此凡數人焉則憤者不知幾千萬人特蓄

而未發發即為國家雪耻矣然則凡死天下事者乃所以成天下事歟公死三十餘年其子宗周除郡賜對白於　上詔贈武德郎付其事於史館旌卹厚矣又三十餘年余得公行狀於其孫顯祖起敬之餘他日恢復後朝廷論功以為千萬人之憤者自公等激之則旌卹當又有厚於曩者因吐所見跋於狀末歸顯祖蔵以竢焉

跋丘軍判上周孟公平園二十四詠

唐劉禹錫為裴晉公賦詩二十一篇大抵公官居時也閑居時僅緑野堂凉風亭傍水竹閣行五六篇耳

未必非視公用否為多寡猶可誇曰偶然遊洛之陪禹錫謝公曰終期大冶再鎔鍊願托扶搖翔碧虛此何為者耳當是時公退養成趣矣豈復屑鎔鍊禹錫進取得路矣何必資扶搖一與言閑兩墮理外古詩自學閒出者似不如此吾友丘虞卿百苦而得一命視禹錫未為得路孟公退養雖與裴等其餘力猶足以吹送虞卿也而二十四詠莫非閑居設曾無嫌跡使其中有鎔鍊扶搖等語誰不情恕今考其始末又無毫髮相資意余竊難之孟公答以詞意俱美知虞卿深矣未暇取禹錫詩校其孰為近理校則知虞卿當加深也

跋王荊公帖後

右荊公手筆外著顛頓之形中函嫖姚之氣頎乎喬松之聳壑挺乎脩竹之欹風頽乎踈梅之横水也態度不同同歸於清所謂瘦硬通神幾是耶大抵公之字猶其人蓋嫖姚者公得志於時又若顛頓則公所守固不為富所淫雖身享廟廊之奉日饜犧羊終猶有飯蔬氣習在其貌曾未改山澤之臞也歟

跋山谷帖

右少陵灧澦白帝詩皆摹岷江日月雷霆風雨雲龍

氣象黃山谷追書之蓋元祐元年中伏日也杜之詩固清矣詩中景物尤其清者加之黃山谷之胷次與岷江等想其當落筆時毫瀝生氷手膚生粟凜然覺暑氣遂熄豈復知其為中伏哉

青詞

代廣東漕祈謝地變星變青詞

地動星流天無厓變政愆刑濫人有潛機積尤未免於干和控禱何辭於引咎竊以土為陰之主火出陽之精地不滿南故粤中之陰常病於不足炎莫逾午故嶺表之陽常病於有餘況才震而孛偏兆伏則愆

旱祈洪造曲軫大慈俾熒光歸伏於大無而坤體承
安於至静舍爲三退餘菑既出於宋郊震以五書大
戒敢忘於魯史

禳災青詞

爵浮於德頼厚莫包福過而災膺寒欲破與其馴致
於塗地孰若疾起而呼天靜言所爲俱悖於理昭昭
臨汝望望㫺誰伏惟璇極聽卑王虛道大網容其漏
償蒙一洗之恩璧幸而全當勵重磨之志

謝火德星君青詞

積薪資火俄爾上炎比屋騰烟已而中熄禍猶未至

於酷機已不勝其危跼地坐迷呼天立應十家何幸
而全九異事未幾而復常多謝祝融施霽風前之怒
滿期熒惑永安天上之躔

祈雨青詞

陽驕彌亢田涸且枯宜天喪予未免饑餓而死幸帝
臨汝猶容呼吁以聞將以三薰申之九跪撫躬知咎
歸命乞憐地毛及此以昭蘇生齒頼焉而全活伏願
軫閔厪惻輟畀靈休山川出雲群起滃然之氣雷雨
作解復與穡矣之苗成就有秋皈依無極

假守晋康祈雨青詞

禾苗未實踳地不皇何意非虔籲祈可應況備員而
假守又繫職於勸耕斯望年登乃逢陽九五穀虧功
於一雨三農失擬於千倉冒聽明正直之忍聞敢齋
戒沐浴以敬告伏願列貞降鑒四岫出雲沛爲三日
之霖使民之幸馴致九年之蓄與國增休蒙荷不貲
皈依無極

說

豪猪說

余兒時見里中有蓄豪猪箭者其大如箸長稱之其
本如萌其末如穎其膚白黑相間白者如蒲差硬黑

者如角差軟耳老長言箭生毛間氣怒則身張身張
則箭發所中能殺人人不敢近予雖聞之實始未見
意說文所謂豪豕鬣如筆管者是也歲在丁未余年
四十六矣自廣東漕掾滿航而歸至清遠之茭塘其
左岸有自山逐猪而下者猪至水瀕前不能進後不
能退舟人遂以篙殺之曰是豪猪也余起而視之爪
牙毛甲胭項腹背皆與世所蓄等所異者其目如猴
其觜如兔其體如鱗箭誠生毛間諏之舟人汝獨不
懼爲箭所中耶曰猪出於前之伺迫於後之逐氣雖
怒而不張箭雖發而不遠此篙之所以得施也静循

猪之所為自雄族類間其心往往恃吾有箭內足以衛身外足以中物安知一有怵迫則箭發而不遠嗟夫猪中之豪真豪也一怵於伺迫於逐身猶不免況世之人姑以豪名徒恃吾有衛身中物之伎輙自雄於衆日逞而不已余恐有起而逐其後伺其前者矣其終能免乎

贊

石城簿蘇瑩叟貞贊

鬚類陳平駟車猶未乗也面類帝挺象笏猶未秉也背類馬周冊地猶未遊也頷類竇軌油幢猶未啓也

頷類班超金章猶未腰也角類李固花磚猶未步也而乃恬無戚於容豈其大有得於中容具四相其貞有様中涵萬象其貞莫狀或欲為子狀之必矣盤礴浩刧之餘睥睨太玄之初彼狀子相者雖得其粗未與神俱嘗試闡将子道德比我疏筭矍矍者孰宜筆歟

銘

陳西尉觿齋銘并序

長樂名家子陳景俊字有卿尉會昌之半年解後余攝邑稍閒輙相過宴坐劇談扣其中強記博涉出而與物接多可易與余欲挽之入於道而重疑強與博多與易之或為累也宜於萬物中搜所以鑴之得一焉曰觿為其齋揭夫觿解結之具也天下之物百千萬結不外吾一觿恐所以為觿者非耳古之士隨物會理故其擇而得觿左右佩焉今佩解矣余為子劉以揭齋又從而銘之庶幾朝夕見焉猶佩也銘曰

維道維何一元滇滓窈兮勘之若有縈兮吾祖之曾孝行觿兮唯觿中之機兮祖學孫傳吾為子授猗未授侯緒非紐觿其子矣紬其剖矣我云𪽈矣餘芻狗

矣

劉貢士定齋銘并序

余攝會昌之旬月訪盍友焉得劉思恭德欽每相過非觿切語不出口意其中必有所得又旬月乃以所自揭定齋謁銘予惟定之為義大為說多犨妻手而妻閣明年四月次第綮而西於未行也而面速焉銘曰

天地塊然在太虚也穩中之浮萬物淆然在天地也浮中之漚吾自嫂然在萬物也漚中之細吾心卷然在吾身也細中之至胡為千萬乎挽之而莫前九虎

薄之而不避曰有以然學力之堅世有能奮臂於鼎屭而不能不變色於蝮蛇者矣尚疾厥鞭尚完厥天尚讐厥鎸

黄子由鏡齋銘并序

淳熙癸卯吳郡黄公子由命書鎮南之三月為連帥率二三才俊編摩豫章志未竟也邂逅余至為同事辰而入酉而出相與居逾月聞公有所謂鏡齋夫鏡金以治之明之所從受也水以淬之明之所從發也匣以居之明之所從歸也公所謂揭齋意殆出是邪曰然余惟公齒僅僅三十上進士對

太常為天下第一而動容貌出辭氣艮兇寠布衣不啻也則鏡之功矣雖然足以照我未足以忘我足以照物未足以忘物繼茲更廣而充之以太素為金太玄為水以太一為匣則明之所從受所從發所從歸又非今比矣極其所照豈復有物我哉余視公齒相若盖友朋行也友朋於為學之道譬則水以淬之是矣晉粵而為齋銘銘曰

謂道居前而忽居後頬鑽之堅前後俱透謂道居左而忽居右盂資之深左右俱湊維鏡照物前見後遺移置左右見遺如之維公揭齋胡以鏡為公固有鏡盍自磨治鏡質之耀與日月省晦以居之其發莫料照物之餘更反自照物我皆空乃鏡之妙

貪泉銘

氣混沌兮水為元體氣泮渙兮水為物始水不自知吾知為水誰字誰名或惡或美惡泉曰盜美泉曰醴丘於盜泉將飲復已豈招拘攣猶畏疑似中抑聖心下貽士軌貪之為名固非盜比其毋其貪不盜不止隱之飲焉丘也異矣竟行者聖規行者士丘也聖歟隱之士耳茲易所為乃合於理始乎為士避此瓜李終乎為聖肆我冠履不夢周公而見南子涅弗為緇

澄弗為泚美惡兩忘貪廉一洗

附録

樽齋先生事蹟

公名丰字幼度樂安板橋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以文章鳴嘗晋隆興都督幕府與黄子由同編豫章乘子由倫魁公勉以為學之道因其號鏡齋為之銘晚年恬於仕進築室曰樽齋以詩酒自娛四方求文者坐常滿公初宰浦城西山真公德秀方丱角時公一見奇之曰他日必為天下偉器置書舍懋以聖學後西山在朝奏公緑督集入崇文四部板行於世仕至德慶太守柳塘何毅贊云不夷不惠斯道之愧不歐不蘇斯文之脉外容萬象中無一物 出宋景定臨川郡誌

曾丰字幼度雲盖鄉板橋人擢乾道巳丑進士第歷官至朝散大夫知德慶號樽齋事繼母孝友愛群弟妹其學無所不窺自少卓厲壯而愈奮詩自派入選凡碑銘記頌序賦之作經以至理緯以奇字自成一家格言倖璦日適際重華躬行舜禹之事公著三朝内禪頌驛置以獻中朝稱其考証千載若合符節可薦清廟知德慶時韓侂胄當國久思釣致鴻碩叅議堅望以壓議巳者介所厚以書來公截柜之自是不復出初宰浦城西山真景元方總角公一見奇之曰他日必為天下佛人置書舍懋之學後西山在朝奏公緑督集入崇文四部板行於世 出本縣教授漢儒誌

曾丰字幼度樂安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仕至太守以文章鳴有緑督集行世晚年無意仕進築室以詩酒自娛柳塘何毅贊云不夷不惠斯道之愧不歐不蘇斯文之脉外容萬象中無一物世以為名言 出大明一統誌

壽樽齋曾先生七十八詩　尹直卿

先生雖老正康強紫綬金魚兩鬢霜椿幹豈因更節健松江自飲翦潭香方過一百官省歲尚有八千年壽長微福定從勾漏令丹砂問了却分嘗 出翰墨全書

題緑督集後

公名丰字幼度仕宋當光堯内禪之際獻三朝内禪頌中朝稱其考證千載若合符節西山真公當丱角時公一見器異之因嘉成其學公歿真公為題其墓云是集先由真公　奏上板行於世元統間御史褒君為樂安宰求其書奎章閣學士虞公序之欲再板行弗果

附詩一律

當年次策檀詞场皂盖歸來老故鄉揖讓屢逢堯典禮頌聲渾似漢文帝大賢 謂西山真公也 題墓傳高致御史

謂變理專化也徽書出舊藏曾向清門訪遺跡題詩大半滿
山莊
元進士第武岡縣丞邑人鑊闇何淑書

西山真文忠公徽時事蹟傳

吾祖樽齋先生未第時求豐龍雲鄉預源熊姓者聘
為子師西山真公德秀孤而貧遊至預源樽齋見
其狀魁傑大奇之留舍指貲教焉日見穎發樽齋登
第官於贛仍留公於家與昆弟璞玠琬琰等同學西
山院意惟如也公偶夜歸預源門不啓宿於梧熊氏
是夜感鳳棲梧夢起視之乃德秀也故黙江誌有鳳
凰瑞應西山真之句隨還浦城樽齋勉以歌行載黃
氏拾遺錄中樽齋殁公誌石納壙內後以是集奏入
崇文四部板行於世又以元孫君蔭補鴈以海口兩
監鎮陞平江節度推官推舊恩也西山之號不忘師
矣

隆慶戊辰夏月之吉十二世孫臨淮教諭繼武書

樽齋先生緣督集卷之十二終

選刻樽齋曾先生緣督集後序

宋樂安樽齋曾先生雅志立言著緣督集
若干卷其門人真西山先生執政時嘗表
章行之代遷世遠遂用散佚入 國朝而
其裔孫猶有知收拾之者顧欲廣布寓內
未逮也會先生之鄉有我詹侯由進士來
令吾宣載其本笥中乃屬不佞釐正而摘
其粹者付之梓人刻既成復以序見屬且
申之曰序先生之集者夥矣而緣督之義
莫有發之子盍為之闡其旨乎不佞重侯
之命敢不敬諾謹拜手序曰緣督之說出
自老莊其言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
緣督以為經釋之者曰緣順也督中也經
常也順中以為常蓋忘善惡而居中任萬
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
而全理在身要渺哉此養生主之旨有味

乎立言之矣先生生當宋季崛起南服其學淵源濂洛若與老莊相左而其所著書乃假老莊之説以標名豈其朗鑒宏識悟合道真真見夫天下之理盡於一中苟得中而冝庋則事事皆可爲而故以是操行即以是名集與抑所處非時而姑有所託焉以爲全生盡年之道與今觀其集備藝林諸體大都言言紬繹性靈根極理要其瑰然傑異者不傷鉥劌之過而濟然冲寂者中蔚渟泓之思不詭於正憲而亦不慱爲名髙詳玩之盖皆緣督之義也藉第令先生柄國當塗其所表樹當更鴻偉而阨於下僚僅僅以是集鳴世然先生是集曩既顯於真西山今又顯於吾詹侯世有法言必有知之者如豐城神物埋沒土中固日有望斗間龍氣而出之以現示於世也

先生可以不朽矣抑我詹侯令宣凡六越歲治重文教譽髦有成是集之刻非特表揚先哲亦以嘉惠來學甚盛心也敢併及之謹序

旹

皇明萬曆癸未四月既望宣城後學萬鎬頓首譔

別本緣督集十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曾丰撰丰集久無完本近始採永樂大典所載葺綴成帙已著於錄此本爲其十世孫自明所輯萬歷癸未嘗事講爲選而刻之據事講自序其先本曾氏裔也所選僅詩三卷文九卷挂漏頗多今已採其中永樂大典所未載者編入新本故附存其目不更繕錄焉